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名人演说总集
(外国卷)

 **e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世界名人演说总集
外国卷

伯里克利（约公元前 495 ~ 公元前 429）

古雅典政治家、军事家。出身名门，24岁从政，善于思辩。受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民主思想的影响，推崇奴隶主民主政治。公元前444年当选将军，连续15年执掌军权，成为雅典的实际统治者。当政期间，对内推行和完善奴隶主民主制，废除任职财产资格限制，鼓励工商业和文化发展；对外与波斯言和，加强提洛同盟，维护雅典海上利益，使雅典进入鼎盛时期，成为“希腊的学校”。

为称雄希腊地区，公元前431年率兵迎战斯巴达，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互有胜负，但战局发展对雅典不利。公元前430年在攻讦声中落选将军，并被课以巨额罚金。次年再度当选。不料瘟疫席卷雅典，染疾而终。

论雅典之所以伟大（公元前 431）

我们为有这样的政体而感到喜悦。我们不羡慕邻国的法律，因为我们的政体是其他国家的楷模，而且是雅典的独创。我们这个政体叫做民主政体。它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全体人民。无论能力大小，人人都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等，并在成绩卓著时得享功名。担任公职的权利不属于哪个家族，而是贤者方可为之。家境贫寒不成其为障碍。无论何人，只要为祖国效力，都可以不受阻碍地从默默无闻到步步荣升。我们可以畅通无阻地从一个职位走向另一个职位；我们无所顾忌地共享亲密无间的日常生活；我们既不会为邻人的我行我素而烦恼，也不会面露不豫之色——这有伤和气，却无补于事。这样，我们一方面自由而善意地与人交往，另一方面又不敢以任何理由触犯公益，因为我们遵从法庭和法律，特别是那些保护受害者的法律，以及那些虽未成文，但违反了即为耻辱的法律。另外，为了陶冶身心，我国法律还规定了十分频繁的节假日。赛会和祭祀终年不断。届时美不胜收，蔚为大观，欢愉的气氛驱散了忧郁。我们的雅典如此伟大，致使宇内各地的产品云集于此。这些精美产品和国内产品一样，给雅典人带来了习以为常的乐趣。

我们在军事政策上也胜过敌人。我们的方针与敌人的方针截然不同。雅典向世界敞开大门。我们并不担心敌人会窥得那些从不隐藏的秘密，使我们蒙受损失，也从不以此为由，把前来寻求进步和猎奇的外国人驱逐出境。比较而言，我们不大依靠战备和谋略，而是信赖公民们与生俱来的爱国热忱和行动。在教育方面，某些国家的人从小就要接受严酷的训练，以便在成年后承受辛劳；我们雅典人的生活尽管温文尔雅，却能像他们一样勇敢地面对任何战争危险。

在生活方式上，我们既文雅，又简朴，即培育着哲理，又不至于削弱思考。我们以乐善好施而非自我吹嘘来显示自己的富有。承认贫困并不可耻，无力摆脱贫困才确实可耻。我们既关心个人事务，又关心国家大事；即便那些为生活面奔忙的人，也不乏足够的参政能力。因为唯独雅典人才认为，不参与国事乃平庸之辈，而不止是懒汉。我们能作出最准确的判断，并善于捕捉事情的隐患。我们不认为言论会妨碍行动，而认为在未经辩论并充分作好准备之前，不应贸然行动。这是雅典人与众不同的优点：行动时我们勇气百倍，行动前却要就各项措施的利弊展开辩论。有些人的勇气来自无知，深思熟虑后却成了懦夫。毫无疑问，那些深知战争的灾患与和平的甜美，因而能临危不惧的人，才称得上具有最伟大的灵魂。

我们在行善方面也与众多的民族不同。我们不是靠接受承诺，而是靠承担义务来维护友谊。根据感恩图报之常理，施惠人对受惠人拥有优势；后者由于欠了前者的情，不得不扮演比较乏味的角色，他觉得报答之举不过是一种偿还，而不是一项义务。只有雅典人才极度乐善好施，但不是出于私利，而是纯属慷慨。综述未尽之言，我只想加上一句：我们雅典总的来说是希腊的学校，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部具备了完美的素质，都有资格走向沸腾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最优雅的言行举止和最迅速的办事作风。

至于你们这些幸存者，你们可以为改善命运而祈祷，但也应把保持这种英勇抗敌的精神和激情视为己任。不要仅凭高谈阔论来判定这样做的利弊。因为每一个夸夸其谈的人，都能把众所周知的道理和奋勇抗敌的益处诉说一遍。你们要把祖国日益壮大的景象系在心上，并为之着迷。等你们真正领悟到了雅典的伟大，你们再扪心自问，雅典之伟大乃是由那些刚毅不拔，深知

己任，在战斗中时刻有着荣誉感的将士们缔造的。一旦他们的努力不能成功，需要他们以大无畏气概来报效祖国，他们不认为这是耻辱，因而作出了最崇高的奉献。他们就这样为国捐躯了。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将千古流芳。他们的陵墓将永放光华，因为这不仅是安葬英灵的墓穴，而且是铭刻英名的丰碑。无论何时，只要谈到荣誉或实践荣誉，人们就会提到他们。他们永垂不朽。

【简析】

伯里克利师从著名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学识渊博，能言善辩，曾发表过许多精彩演说。本篇是公元前 431 年雅典公民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举行国葬时发表的演说，被认为是描述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范文。本篇抒发了对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的自豪感，高度赞扬了“慷慨而生、慷慨而亡”的阵亡将士，演说深沉、庄严、有力，令人肃然起敬。通篇说理填密，讲求词藻，刻意铺陈，以繁茂取胜，反映了当时诡辩学派修辞家的影响。

苏格拉底（约公元前 469 ~ 公元前 399）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生于雅典。早年随父学雕刻，后专事伦理哲学探索。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共同奠定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对以后的哲学发展影响巨大。其学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认为天地万物，生存毁灭，皆出于神意。哲学的目的不在于认识自然，而在于“认识自己”，在于教导人们过道德的生活，认识普遍的道德规范。倡导“知德合一”说，认为“美德即知识”，“作恶即无知”，鼓吹灵魂不灭和灵魂轮回。

苏格拉底一生自奉俭约，广招弟子，不收学费。好在街头与人辩论伦理道德等问题，公开反对奴隶主民主制，特别是雅典后期的激进民主派。公元前 399 年以“传播异端”和“腐蚀青年”罪被判处死刑，从容饮鸩而亡。

在雅典五百公民法庭上的答辩（公元前 399）

雅典人们：原告们的话虽然说得好像头头是道，可是没有一句是真的。假话里最使我吃惊的就是，他们叫大家小心不要为我的绝顶的雄辩所欺骗；其实，除非把说明纯粹真理叫做雄辩的话，我根本就不会什么雄辩。现在请听我用不加修饰、随口说出的日常语言来向大家说明。我已经 70 岁了，但是在法庭上受审还是第一遭，对于打官司完全是门外汉。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请大家仔细听一听我说的话是不是有道理。

我应当对老早就攻击我的那些人先提出答辩，而对阿尼图斯和后来攻击我的那些人的答辩则将放在后面。因为后来攻击我的这些人虽然攻击得很巧妙，但是从前攻击我的那些人更使我害怕——他们从诸位年轻的时候起就毫无根据地警告大家，不要上苏格拉底的当，说他是一个哲学家，不管天上地下的事都要追根问底，而且要颠倒黑白，把坏的说成好的。他们的攻击的确是更狠毒些，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如果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大家便一定会认为他根本不信神了。我不能把这些人的姓名一一明确地指出来，只能说其中有一个是喜剧作家。我也没法子和他们一个一个地辩驳。但是我一定要简括地答辩一下。我想我已经知道自己将会在什么地方碰到难关；但是事情总会由神来决定的。

梅勒士斯一帮人攻击我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呢？他们说：“苏格拉底是一个为非作歹的人，爱管闲事，天下和地下的事都要追根问底，而且还教别人也这样做。”各位已经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里看到那个专门追寻这些事情的苏格拉底了。查问这些事我个人倒并不反对，但是我绝不能让梅勒士斯拿这些事情来攻击我，因为这些事都是与我无关的。诸位当中有很多人听我的谈话，但是没有一个人听见我谈过这一类的问题。从这一点上诸位就能够看出其他攻击我的话是真是假了。

还有人攻击我给别人讲学是为了拿钱，这同样也是假的。如果有人能够像哥期亚、普罗蒂克和喜皮亚他们那样把知识传授给别人，像他们那样从一个城走到另一个城，引得许多青年人都来和他们谈话，使青年们宁愿出钱来享受这种特权，而不愿和自己的不用花钱的伙伴们在一起，这倒也是一件好事。我还听说有一个巴罗人名叫爱文纳斯，现在也这样做，他收的学费是 5 敏纳。如果他们真有宝贵的知识，而又能传授给别人，倒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我自己也想这样做，可是我没有这种知识。

大家也许会问：“那末，苏格拉底，问题到底是出在什么地方呢？你既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怎么会有这些谣言和诽谤呢？”

现在我要对大家作出我的解释。问题在于我似乎有某种天赋的智慧，不过并不是说上面的那几位先生所具有的那种超人的智慧，这并不是我自己吹嘘，而是根据特尔斐的神巫对大家都认识的奇勒芬说的话，他说世界上没有比苏格拉底智慧更高的人。我倒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智慧，但是神是不会说假的。那末神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于是我便去探寻神的意思，我找到一个以智慧出名的人，想证明还有许多比我智慧更高的人存在。但是我发现他虽然自命有智慧，其实根本没有智慧。我想把这事向他说明，但是结果只是使他生了很大的气。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一方面我到底比他智慧高，因为我没有他那样的幻觉，以为自己很有知识。我把所有以智慧出名的人一一都试了一下，结果总是一样，以致弄得我很招人讨厌。我问政治家，问诗人，问手艺人，所得的答复完全相

同。诗人对他们自己的那种艺术的确是知道一些的，所以他们便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了。

我继续这样干下去，抓住每一个机会，想弄清楚那些以智慧出名而且本人也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智慧，结果总是发现他们并没有智慧。因为我这样揭发别人的无知，以致使我自己凭空得到了一个有知识的名声，同时也变成了许多毁谤中伤的对象。一些有地位的青年听过我的谈话后也都学着我的样，去揭露别人的无知，因而得罪了他们。这一切现在便都归罪于我一人身上，说我是一个败坏青年的坏人。为了要证实这点，毁谤我的人便不得不拿看我“对天上和地下的事情都要追根问底”等等的罪名来控告我。

以上所说的便是我对诸位久已听惯了的那些攻击答复。现在让我对高尚的爱国者梅勒土斯和其他一些人后来所提出的控诉作一下答辩。他们说我是个为非作歹之人，败坏青年，不敬城邦尊奉的神明而信邪魔。其实为非作歹的人不是我而正是梅勒土斯。他竟然把控诉当儿戏，他还对自己从来不关心的事情装出非常重视的样子。梅勒土斯，请答复我：你是不是认为尽量使我们的青年变好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

梅勒土斯：当然。

苏格拉底：那末你说，到底是谁使青年们变好的，这人你当然知道。……你不说话吗？……你说是法律吗？……我问的是“谁”？

梅：是法官，全体的法官。

苏：换一句话说，是除我以外的全体雅典人，对吗？只有我一个人是败坏青年的，是吗？的确，我现在倒霉了！但是，拿别的动物来说，就说马吧，只有少数人有本领把马驯养好。你这话说明你对青年人的教养从来没有注意过。其次，请你告诉我，一个人是和好市民住在一起好呢，还是和坏市民住在一起好呢？当然是和好市民住在一起好，因为坏市民对他有害。这样说来，我就不可能特意到处使人变坏了。我的朋友，谁也不愿意让自己受害。假如我败坏了他们，那一定是出于无意，对于这一点，你本应该告诫我。指教我，可是你并没有这样做；你本不应该到法庭来告我，可是你偏偏来告我！究竟你是不是说我教他们不敬城邦尊奉的神明而信邪魔，因此便败坏了他们呢？我到底是教他们说有神明存在，还是根本没有神明存在呢？

梅：我说的是你根本不信神。你说太阳是石头，月亮是土。

苏：好个梅勒土斯，人人都知道只有安那萨哥拉斯才这样说，你花一个银币就能买到这份材料。你是不是真的认为我根本不信神呢？

梅：不，你根本不信神。

苏：这话就没法让人相信了！你这种胡说无疑是捏造出来的，因为你的诉状就说我是敬神的。一个人能相信有人的、马的或者工具的事而不相信有人、马或工具的存在吗？你明明白白地说我有信魔鬼的事，自然就是说我相信有厦鬼，可是魔鬼就是神的一种，或者说是神的子孙。这么说，你就不能认为我不信神了，老实说一句，我已经完全驳倒了你的控诉。假如我被判罪的话，也决不是因为梅勒土斯的诉状，而是因为公众的诽谤，在我以前已经有不少善良的人因为这种诽谤而被判罪，我相信在我以后还会的人会因此被判罪。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应当对自己这些招致杀身之祸的行为感到羞耻。其实真正有意义的行动是不应当考虑生命危险的。如果生命危险必须考虑，那么

特洛伊城前的英雄便都是坏人了！每个人都应当不顾生死地坚守自己的岗位。我在波替底亚从军的时候既然不曾怕死，坚持职守，现在当神让我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难道我会怕死而退缩吗？

虽然有许多人自以为知道死是不好的，但是我却不知道死是好还是坏。我只知道违背神或人间的权威意旨是不好的。我决不会干出我自己确实知道是坏的事情来逃避可能实际上是好的事情。假如诸位说只要我以后不再从事哲学的研究便可以释放我，再犯就处死的话，那我就回答说：“雅典人：我爱你们，我尊敬你们，但我要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只要我还活着，还有力气，我就决不会放弃哲学的研究，我还是和以往一样劝诫大家，不要过分贪求财富而不为自己的灵魂修好。这是神的吩咐。”假如这样说就算是败坏青年，那便是我败坏了他们。但是谁要说我还讲了旁的东西，那便是胡说八道。这些事，我将不辞万死地干下去。

请不要嘀咕，听我讲下去，这对大家是有好处的。你们要是杀了我，你们自己所受的害比我所受的害恐怕还要大，因为冤屈别人的人比受冤屈的人更难受。以往我是受神之托，作一个马虻来刺激一匹高贵的马，再找我这样一个人是不容易的。我作这种工作自己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只要看一下我的贫穷的家境就可以知道。

如果认为我只是这样爱管私人的闲事，而不管公众的事似乎很奇怪，那就是因为我刚才说过的、也就是梅勒士斯的诉状里用嘲笑的口吻提到过的那种神或魔鬼的驱使。这是一种暗中阻止我而从来没有鼓励我去干的声音。老实说，假如我过问政治的话，大概早就没命了。

可是我从来没有以教师自居，也没有借讲学收过钱。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来问问我，听我说些什么。许多人高兴和我交往是因为他们爱听我的揭发，我揭发了某些自以为有智慧而实在没有智慧的人，这种揭发是神在神谕、梦征和其他各种默示中交给我的任务。假如我正在败坏青年，或者已经败坏了青年，那末为什么他们或者他们的父兄或其他亲属不出来为这个罪状作证呢？假如我这个罪状是真的，在我周围所见到的人中，就该有很多人出来作证了。但是他们却都愿意帮助我。

我在辩护中所要说的就是这一些。各位当中，也许有人会想到当他处在像我这种情况而没有这么严重的时候，也会流着眼泪，带着自己的孩子家属向法庭求情，现在看到我虽然有三个儿子，却不这么做，心里也许有些气愤。我所以不这样做，决不是因为不敬重你们，而是认为那样做对我说来有些不适合。这种把死看做似乎非常可怕的做法，在我看来是很奇怪的，而且被外人看到也有辱我们的城邦；有辱于处处以优越出名（正和我在某些方面认为比寻常人高一筹一样）的人们。

就是撇开信誉不谈，我认为我们也只应当向法官解释说明，而不要用求情的方式来打动他们，让他们可以依法秉公处理，而不要感情用事。被梅勒士斯控告为不敬神的我，怎么还能来破坏你们的誓言呢？如果那样做我便是劝你们不要信神，那岂不正好犯了这个被控的罪名吗？我希望我将得到对你们和我自己都最适当的判决，我已经把这事全部交给你们和神明了。

四你们判我有罪我并没有感到难受，这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是我早就预料到这个判决了。使我感到惊讶的倒是通过这个判决的只是这样微弱的多数。显然，要是只让梅勒士斯自己单独来搞的话，他一定无法得到使他免处罚金的那几票。判断的内容是死刑。我自己也要提出大致上应得的判决。

我抛却了对己对人都没有好处的世俗事务和野心，为的是要通过私人交谈的方式使每个人都得到益处，劝他首先注意自己，注意如何使自己变得最优秀、最聪明，然后再来注意那些世俗事务。我也想用同样的方式来奉劝整个城邦。对我最恰当的报酬是把我当做大恩人供养在迎宾馆。

你们也许会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傲慢无礼的说法，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认为我自己并没有错待过任何人。时间已经不允许我来证明我的问题，我也不说自己应当判处罚金来承认自己有罪。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死是好是坏我还不知道，我对梅勒土斯给我的死刑有什么可怕呢？我是不是要逃避这个而选择肯定是坏的途径呢？受监禁，做埃利温的奴隶吗？判处罚金，在未缴纳之前去坐监牢吗？最后还是一样，因为我根本就付不起。放逐吗？连我的同胞都容不得我，怎能希望异邦人容纳我呢？大家也许会问，你为什么不能闭上自己的嘴，一走了事呢？这却是我不能做的事。这是违反神意的，要是像那样活着，生命也就没有意义了，这话也许大家是不会相信的。我本来准备付出一敏纳罚款，但是柏拉图、克里托和阿坡罗德卢斯劝我缴付三十敏纳，他们愿意作保，因此我便缴三十敏纳。雅典人们：你们把我苏格拉底这样一个哲学家处死，你们的敌人也会谴责你们的。即使你们愿意等待的话，日子也不会长了，因为我已经老了。我对于判我罪的人要说几句话。我所以被判罪，不是因为我没有理由可说，而是因为我没有用逢迎谄媚诸位而污辱我自己品格的方法来求饶。

对于投票主张释放我的公正法官们，在我们能谈话的时候我也要说几句话。我必须告诉诸位，我的保护神决没有阻挡我所走的道路，原因肯定是由于我所做的是最好的事情，这样便获得了神的保佑，死完全不是什么坏事情，因为死就像进入了无梦的睡乡，一切感觉都终止了，这算不了什么损失，要不然就是进入和死去的人共聚的地方，古时的诗人、英雄和哲人都在那里，和他们交谈问题，是多么可贵的美事啊！

各位对于死应当满怀希望，因为一个善良的人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伤害他。至于对我自己来说，我相信死去比活着好。因此，我对那些置我于死地的人一点也不怨恨。现在我们分手了，我走向死，诸位走向生。但是究竟谁好，那只有神知道了。

【简析】

苏格拉底在法庭的这一申辩是一篇极为著名的演讲。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锋芒毕露。或自辩无罪，或反诘原告，或抨击当局，或直抒人生哲学。他娓娓而谈，以退为进，用日常谈话的方式进行申辩，逻辑性很强，抓住对方的破绽，予以有力的驳斥，显得十分雄辩。

伊索克拉底（公元前 436 ~ 公元前 338）

古雅典雄辩家。早年师从著名修辞学家高尔吉亚，后开馆讲授修辞，名噪一时，与柏拉图主持的哲学“学园”争衡，继而充当法庭辩士，并从事政治活动和评论时事。主张希腊各城邦和解，共御波斯；期望在马其顿王腓力领导下统一各邦，并发动反波斯战争以摆脱危机。公元前 338 年，希腊兵败喀罗尼亚丧失独立，愤然绝食而死。残留演说、政论及书信 30 余篇，其文体对后世西方政论家有很大影响。

论希腊人团结起来抗击波斯（公元前 380）

大家都承认我们的城邦最古老最伟大，在全人类的心目中最有名。我们的基本原则是高尚的，下面的理由使我们更应当受到尊重。我们并不是由于把别人赶走了，也不是由于占据了这块荒无人烟的地方，也不是由于组成了一支多民族的混合队伍而定居在这里的。我们的种族是这样高贵，这样纯粹，自有史以来，我们就一直占据着这个生育我们的地方，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能够用称呼最亲近的人的名义来称呼我们的城邦，因为在希腊人当中唯有我们有权利称呼我们的城邦为奶妈、祖国和母亲。如果有人认为有理由自高自大，有正当的权利争取领导权，经常怀念祖先的光荣，他们就该证明他们的种族有这样高贵的起源。

尽管我们的最著名的战争是抗击波斯人的战争，但是我们的最古老的战斗所提供的证据，在那些对祖传的权利有所争论的人看来，也并不是无关重要的。当希腊还很弱小的时候，我们的土地就受到波塞冬的儿子欧摩尔波斯带领的色雷斯人和阿瑞斯的女儿们——阿玛宗人带领的西徐亚人的袭击，虽然不是在同一个人时期，却都是在这两支民族企图统治欧罗巴的时候。他们虽然憎恨整个希腊民族，却只是对我们有怨言，以为这样一来，既可只攻打一个城邦，又可同时压制其余的城邦。可是他们并没有成功，而是在同他们的祖先单独遭遇的时候照样全军覆灭，就像是同全世界的人作战一样。

这些事业是高尚的，是适合于那些对领导权有所争论的人使用的。和方才说起的相近的、和出自这样的祖先的后人可能做出的事业相似的，是那些同大流士和薛西斯作战的英雄立下的功劳。尽管我们的祖先和拉栖第梦人一直在互相竞争，但是在那个时期，双方都是为了最高尚的目的而竞争；他们不是把对方当作仇敌看待，而是当作对手看待；他们并没有由于拍那个蛮子的马屁而使希腊人沦为奴隶；相反，他们对于共同安全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互相竞争，看谁能保证这种安全。

当大流士派兵来攻打的时候，他们初次显示了他们的勇气。当波斯人在阿提卡登陆的时候，雅典人并没有等待他们的盟军，而是把共同的战争看作自己的事情，带着自己的军队去抗击那些不把整个希腊放在眼里的敌人，少数人抗击千千万万的人，就像拿别人的性命去冒险一样；而拉栖第梦人则一听见阿提卡发生了战争，就扔下一切别的事情，前来相救，他们跑得这样快，就像是他们自己的土地在遭受蹂躏一样。此后是第二次进军，由薛西斯亲自率领——他离开王宫，壮着胆子担任将军，招集亚细亚的全部军队。哪一个演说者说起这家伙不是辞不达意，尽管他很想夸张？这家伙是这样傲慢，竟自认为征服希腊是一件小小的事情。他想留下一件不是人的力量所能造成的纪念物，不住地胡思乱想，直到他想出了一个脍炙人口的计划，并且强迫执行——他在赫勒斯滂搭浮桥，在亚陀斯挖运河，在陆上行舟，在海上过兵。

我们的祖先和拉栖第梦人是在抗击这个不可一世、干了这么大的事业、

波塞冬是海神。阿瑞斯是战神。阿玛宗人是居住在西徐亚的好战民族。

欧摩尔波斯曾和厄瑞克透斯争夺雅典，据说他父亲波塞冬曾经在雅典娜之前占据雅典。

即斯巴达人。

薛西斯曾在赫勒斯滂海峡上架起两道浮桥过渡陆军，在希腊北部亚陀斯海角开凿一条 2400 米的运河过渡水师。

成为这么多人的主子的家伙，他们各自分担一半危险：拉栖第梦人选出一千精兵，同少数盟军联合起来，一起开赴温泉关去抵抗敌人的陆军，企图在那狭窄的关口上阻挡他们前进；而我们的祖先则装备 60 艘三层桨战船，开赴阿耳忒弥西翁去抵抗敌人的全部海军。他们这样敢作敢为，并不是由于瞧不起敌人，而是由于互相竞争：拉栖第梦人羡慕我们的城邦在马拉松打了胜仗，想要追上我们，害怕我们的城邦接连两次成为希腊人的救星；而我们的祖先则很想保持既得的名声，让大家看一看他们在上一次是靠勇气而不是运气获胜的；其次，他们想要显示在海战中，正如在陆战中一样，可以以勇胜众，借此鼓励希腊人在海上决战。

在那个蛮子看来，比较合算的是想办法使我们打内战，永远不停；我们不但不要去搅乱他的事情，或者使他的内部发生叛变，反而在他的国内偶然发生乱子的时候，企图帮助他进行镇压。如今有两支军队在塞浦路斯作战，我们竟让他利用其中一支来围攻另一支，尽管双方都是希腊这边的人。那些背叛他的人不仅同我们很友好，而且很信赖拉栖第梦人；至于忒里巴洛斯带领的军队，最有用的步兵是队我们这些地方招募去的，大部分海军则是从伊奥尼亚开去的，所有这些军队都很乐意同心协力劫掠亚细亚，而不愿为了琐碎的事情互相殴斗。但是这些事情我们从来没有想一想；我们在昔加拉第群岛问题上发生争执，却把这样多的城邦和这样大的兵力随随便便送给了这个蛮子。这样一来，我们的土地，有一些已经被他霸占了，有一些即将被他霸占，还有一些他也正在觊觎。他有权利瞧不起我们全体希腊人。他完成了他的祖先从来没有完成的事业：亚细亚属于国王，这一点已经由我们和拉栖第梦人承认了；而希腊人的一些城邦则被他以无上的权威霸占着，他可以把它们夷为平地，或者在城内建筑卫城。这一切都是由于我们愚蠢，而不是由于他有力量。

关于我们的同邦人，我也有同样的话要说。他们在和解的时候，便忘却了对其他的同他们打过仗的人的旧仇；可是对大陆上的人，甚至在他们受到优待的时候，他们也不感激；他们对那些人的愤怒是永世难消的。我们的祖先以亲米太人的罪名判了许多人死刑；在我们的大会上，甚至在今天，在审议别的事情之前，我们总是先诅咒任何一个建议派使节去同波斯人议和的公民；在举行入密教的仪式的时候，欧摩尔庇代和刻律刻斯也由于我们憎恨波斯人而警告其他的蛮子，就像警告杀人犯一样，叫他们不得参加这神圣的仪式。我们对他们的敌视是这样深入我们的性格，使我们最爱一块儿消磨时间，听有关特洛亚战争和波斯战争的故事，因为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闯下的祸事。人们会发现我们打蛮夷的战争激起了颂歌，我们打希腊人的战争引起了哀歌；我们在节日里高唱颂歌，我们在灾难中回忆哀歌。我认为荷马的诗获得了更大的名声，因为他曾经用高尚的风格赞美那些和蛮夷作战的英雄。由于这个缘故，我们的祖先愿意在音乐比赛和青年教育中给他的艺术

昔加拉第群岛加入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海上同盟，年年纳贡；斯巴达人为争夺这些岛屿在那里驻扎军队，向岛民征收贡款。

指波斯人。

指波斯人。

阿里斯忒得斯在前 480 年首先建议请祭司诅咒任何一个同波斯人谈判的人和背弃希腊联盟的人。这种诅咒在前 4 世纪成为一种宗教仪式。

以光荣的地位，使我们一再听了他的诗句，得知我们对蛮夷怀抱的敌意，使我们在称赞那些攻打蛮夷的英雄的勇武的时候，很想干出同样的事业。

在我看来，鼓励我们和他们作战的因素是很多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目前的时机，这是不可失去的，因为时机到来而不加利用，时机过去而念念不忘，都是可耻的。在我们即将同国王作战的时候，除了目前这些有利条件之外，我们还想要什么别的条件呢？埃及和塞浦路斯不是背叛了他吗？腓尼基和叙利亚不是由于战争而遭到了毁灭吗？使国王感到骄傲的泰尔不是被他的敌人占领过吗？西里西亚境内大多数城市是在我们的盟友手里，其余的要拿下来也并不困难。吕西亚从来没有被波斯人征服过。加里亚的总督赫卡同诺斯实际上长期以来一直在背叛，在我们盼望他声明的时候，他是会声明的。亚细亚海岸从奈达斯到西诺珀，都有希腊人居住，用不着劝这些人参加战争，只要不妨碍他们就行了。有了这样好的根据地，有了这样长的包围亚细亚的战线，我们又何必过于仔细地观察后果呢？既然蛮夷敌不上我们的小部分人，那么，要是他们被迫和全体希腊人作战，他们的境况是不难看出的。

情形是这样的：要是那蛮子加强他对沿海城邦的控制，在那些地方驻屯比现在更多的部队，那么，靠近大陆的岛屿，例如罗德斯、萨摩斯和开俄斯，也许会偏向他那一边；但是如果我们先占据那些地方，那么吕底亚、弗里基亚以及其他内地的居民就可能落在我们从那里出发的军队的手里。因此我们必须迅速行动，不可耽误，免得遭到我们的祖先的命运——他们由于比蛮夷晚了一步，撒下了一些盟友而被迫以寡敌众；要是他们抢先进入大陆，手下有希腊人的全部兵力，他们就能把那些民族一个个地征服。

最好是在我们这一代就进军，好让那些分担过我们的灾难的人也能享受我们的福利，不至于一生不幸。过去的日子够受了，还有什么恐怖的事情没有发生？人类的天性中已经有了许多有害的东西，我们自己又制造了更多的灾难，多于命运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因为我们给自己制造战争和内讧，以致有一些人在自己的城邦里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处死刑，有一些人带着妻子儿女流落异乡，还有许多人由于缺乏每天的口粮，不得不去当雇佣兵，帮助敌人打自己的朋友而送掉性命。

对于这些事情没有人感到愤慨；人们认为应当为诗人们编造的灾祸而流泪，而对于真实的苦难，那许许多多由于战争而引起的可怕的苦难，却熟视无睹，不加怜悯，甚至对共同的灾祸比对自己的幸福还要庆幸。也许有人会笑我太天真了，要是我在这样的时候悲叹个别人的不幸，这时候意大利已经被夷为平地，西西里正在被人奴役，一些这样大的城邦让给蛮夷了，其余的希腊人正处在很大的危险当中。

我们必须揭穿这些阴谋诡计，而采取那些足以使我们更安全地居住在各自的城邦里、更放心地互相信任的行动。关于这一点，我的意见是很简单的，也是很容易说明的：我们不可能维持稳定的和平，除非我们联合起来攻打蛮夷；希腊人不可能和睦相处，在我们从同一源泉获得利益、和同一敌人进行战斗之前。等这些成了事实，等我们摆脱了生活上的贫困——这贫困使友谊破裂，使至亲成仇，使全人类陷入战争与内乱之中，——那时候我们才能和睦相处，彼此间才能有真正的善意。为此我们必须竭力使战争快快地从这里

“意大利”指南意大利，为希腊人的殖民地。

狄俄西俄斯一世在公元前 405 年和迦太基人签订和约，把西西里的一些城市让给迦帮基人。

转入大陆，我们从内战中所能获得的唯一好处，就是决心把我们从那里取得的经验用来对付那个蛮子。

我们并不使各城邦感到苦恼，不向它们招募兵士——这是内战期间最使它们感到烦恼的事情。因为，在我看来，愿意留在家里的人远不及一心要随行的那样多。有谁，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会那样懒惰，竟然不想参加这远征军——由雅典人和拉栖第梦人带领的、为了我们的盟友的自由而招集的、由全希腊派遣的、前去向蛮夷报复的远征军呢？我们应当认为那些将在这样的战斗中立下武功的人生前将要享受的或死后将要留下的名声、荣誉和光彩有多么大？因为如果那些向阿勒克珊德洛斯 进攻的、拿下了一个城市的英雄值得那样称赞，那么，这些征服了整个亚细亚的将士应当得到什么样的褒奖呢？哪一位诗歌能手或演说行家不卖力气，不费心思，不想给千秋万世留下一件足以表现自己的才智和勇气的纪念品呢？

【简析】

本文选自伊索克拉底最著名的《论希腊集合辞》。原文长达 5 万余言，据称费时 10 年，精雕细刻而成。因此，本篇之所以久传不衰，主要是因为它洋溢着希腊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它最能代表作者的风格。本篇结构严谨，散文式的节奏，频频出现的对称句、等长句和环形句，给人以美的享受。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把本篇誉为标准的希腊语散文，而西塞罗则常常以此为蓝本，进行摹仿。

指亚里山大所采用的方阵战术，据认为是击溃波斯帝国的主要战术。
帕里斯的别名。

狄摩西尼（公元前 384 ~ 公元前 322）

古雅典政治家，最伟大的雄辩家。幼年丧父，遗产被人侵吞，乃立志学习修辞，克服先天口吃，终于在遗产案中胜诉，并成为出类拔萃的演说家。曾讲授修辞和代人写诉状，继而从政，为雅典后期民主派代表人物和实际领袖。与伊索格拉底相反，视马其顿王腓力为野心家和暴君，反对与腓力为伍，主张雅典与各城邦联合，共同抗击腓力入侵。公元前 338 年希腊在喀罗尼亚一役失利，被迫逃亡国外。公元前 322 年重返雅典、组织反马其顿运动未果，饮鸩而亡。

第二篇反腓力辞（公元前 344）

雅典人！任何时候，我们辩论的主题都是指向腓力充满故意的各种企图，指向他不断对和平犯下的暴行。在辩论中，你们的发言充满人性和正义。而且，有些人在猛烈抨击腓力时所表现的激情，将永远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是，直率地讲，关于必要的各项措施，至今既没有人进行探索，也没有人做过任何一件切实有效的事情。

当然，在座各位比腓力更有资格为正义事业辩护，或者说当它遭受到别人强制时更有资格为它忧虑。但是，如何切实有效地反对腓力目前的各种图谋呢？在这方面，你们全然无所作为。对后果，对必要性，对必然的结局，你们明察秋毫，你们个个擅长于此，你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是，腓力强于行动，而你们长于演说。如果认为只消用真理和正义的浩然气势去论辩，去说项就足够了，那么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打算考虑一下如何匡正时下的混乱，如何提防漫不经心地陷入更大的危险，如何阻止最终会扼杀所有反对意见的某种力量的增长，如果我们真想这样考虑，我们的辩论就必须采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

雅典人，首先我要说的是，如果有人面对腓力日益扩大的权势和征服欲竟无动于衷，毫不担心，甚至还幻想这并不预示着国家面临危难，或者幻想腓力的各种图谋不全是针对你们，这样，我将感到震惊！我不得不恳求你们留心听我解释，而我要解释的那些理由促使我抱有不同的看法，促使我把腓力看作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我首先要提到和约刚签订后腓力获得的东西——温泉关，以及福西斯的统治权。腓力利用它们干了些什么？他用来讨好忒拜人，而不是为雅典人的利益服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野心勃勃，他追求的唯一目标是一统天下的帝国；他不是为了和平，不是为了安宁，也不是为了任何正义的目的。他内心非常清楚，我国的宪法和原则使他无机可乘，不会允许他用他的任何承诺和他的任何作为，劝诱你们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希腊的一个城邦。由于你们相当注重正义，唯恐自己的名誉沾上哪怕一丝污点，由于你们具有敏锐的识别能力，所以一旦他有所企图，你们就会群情激奋，起而反对，其势如同你们直接遭到攻击一般。腓力认为，忒拜人为了自身利益，决不会去反对和阻止他的图谋，而会容许他随心所欲地如法对待其他地方的人，并会欣然听候调遣，为他而战。现在，出于同样的信念，他对美塞尼亚人和阿尔戈斯人恩宠有加，信誓旦旦。我的同胞们，这一切反而将你们反衬得更加伟大，更为光彩。因为，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之后，事实证明唯有你们在坚定不移地维护着希腊人的权利。任何个人感情，任何出自私利的游说都不能诱惑你们背离对希腊的热爱之情。

腓力知道你们持有这些观点，持有这些与忒拜人和阿尔戈斯人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他也许已被你们所折服，你们不仅用过去，而且用现在的事例使他感到信服。他肯定很早就知道，你们的先辈原本可以通过归顺国王而换得希腊的主权。当亚力山大这位腓力的先辈以信使身份前来传达条件的时候，雅典人不仅表示轻蔑，决不听从，而且作出了弃城的选择。尽管雅典人遇到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们的英勇行为却使人们激

动不已，永远称颂。至于忒拜人和阿尔戈斯人的先辈，腓力知道前者是为暴君而战，而后者并不反对他。因此，他早就了解到这两个民族所关注的仅仅是私利，一点也不关心希腊人的共同事业。腓力如果选择你们作为他的同盟，你们至多也只会是在正义所允许的范围内为他效力；但是，如果他到忒拜人和阿尔戈斯人那里去寻求支持，他将会得到他们的帮助来实现他的雄心和完成全部计划。正因为这一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腓力决意站在他们那边，而不是站在你们这边。

雅典人，让那些曾经信誓旦旦的人受到传唤吧！这是公正的做法，因为正是他们的许诺，才促使你们签订了和约。如果早知道在达成和约后腓力竟会如此行事，那我决不会去出任什么和谈使节，而且我坚信，你们也决不会放下武器。不！决不会！腓力昔日作出的保证与今天的所作所为大相径庭！另外，还有一些人也必须受到传唤。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我第二次出使归来看到这个国家受到凌辱的时候，我向你们提出过危险的警告，证明过事实的真相，并尽我所能反对放弃温泉关和福西斯。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些人大叫大嚷，说什么我这个禁酒主义者乖僻暴戾，说什么只要和约得以通过，腓力就会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就会加强塞斯比阿和普拉蒂亚，制止忒拜人的蛮横无礼，切断切尔松尼斯，并将埃维厄岛和奥罗珀斯让给雅典人，作为安菲波利斯的等价交换之物。我相信，你们对所有这些依然记忆犹新，尽管此刻更能让人铭记的是切肤之痛。更有甚音，你们似乎嫌这奇耻大辱还未到顶，你们竟然将自己的子孙后代也卷入到那个和约中去，让他们全然依附于那些承诺；你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彻底地陷入一种诱惑。

此刻，我提这个问题的目的何在？我又为何希望那些人应该受到传唤？我要诸神为我作证，我将毫不推诿，我将勇敢地宣布真理！我不会破口谩骂，进行攻击，那样只会使自己遭到同样的待遇，再次为我的宿敌提供一个领取腓力常金的好机会；我也不会沉湎于那种向公众慷慨陈词的虚荣做法。但是，我确实忧心忡忡：腓力的所作所为比现在更能引起你们关注的那一天肯定会到来。我认为他的图谋正变得越来越成熟。但愿将来的事实证明我现在的担心和疑虑是多余的。但我还是惧怕这个时刻离我们不远了。只有到了是否可以对事态不加理会已由不得你们作主的时候，到了你们要用自己的知识和理智，而不是用我的或其他什么人提供的信息在燃眉之急中确保自己安全的时候，你们才会迸发出最强烈的忿恨。

既然我们的问题还没有完全令人绝望，既然我们还有着辩论的权利，那么，请允许我提醒你们一件事：是谁游说你们放弃福西斯和温泉关？我们中间谁也不会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只要一得到那两个地方，那个人就为他的军队开往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铺平了道路。尔后，他就能迫使我们放弃考虑希腊的权力和我们在外国的利益，迫使我们转而进行一场防御战争。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强烈地意识到那个人的居心。而就在那一天，他的图谋变成了现实。如果当时我们不是受骗上当，这个国家本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担忧。他的海军不可能变得如此强大，足以从海上冒犯阿提卡；他也不可能横扫温泉关和福西斯。若不是我们受骗上当，他只能在道义约束下认真遵守协议，否则立即会卷入一场战争，就像上次那场战争那样，他必将被迫乞求和平。

【简析】

狄摩西尼共留下 61 篇演说辞，以“反腓力辞”最为著名。西方语言中通用的 philippic（猛烈抨击）一词即源出于此。本篇谴责腓力破坏和约，居心叵测，怂恿墨塞涅和阿尔戈斯攻打雅典的阴谋，抨击有理有据，号召力强，很有感染力。

金冠辞（公元前 330）

我的结论是，埃斯基涅斯，你从事演说为的是炫耀口才和嗓门，而不是为了惩恶扬善。但是，埃斯基涅斯，演说家的价值并不在于他的语言或声调，而在于以人民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以祖国的爱憎作为自己的爱憎。有了这样的思想，就会满怀忠诚说出每一句话；如果向危及共和政体的人阿谀奉承，就不会与人民同舟共济，因而也不会与人民一样期望国家安全无恙。但是，你看到了吗，我却有这样的期望。因为我的目标与人民一致，我的利益与人民无异。你也是这样吗？这怎么可能呢？众所周知，尽管你原来一直拒绝出使马其顿，但战斗刚刚结束，你就立刻以大使身份投奔腓力了，投奔这个给我国带来巨大灾难的罪魁祸首了。

是谁欺骗了祖国？当然是那个心口不一的人。谁该遭到诅咒？当然是这种人。对演说家来说，还有比口是心非更大的罪行吗？你的品行正是如此。你还有脸开口，胆敢正视在座的听众！你以为大家不了解你？你以为大家如此糊涂健忘，已记不起你在集会上讲的那些话？你不是诅咒发誓说你与腓力绝无瓜葛，而我对你的指控纯属私怨、毫无实据吗？打仗的消息刚刚传来，你就把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并信誓旦旦地声称你和腓力很友好，你们之间存在着友谊——其实这是你卖身的新代名词。埃斯基涅斯是鼓手格劳蒂亚的儿子，他怎么能够以平等公正之类的托词，来充当腓力的朋友或知交呢？我不明白。不！这是不可能的！埃斯基涅斯，你是受雇来破坏雅典人利益的。你在公开叛变时被人当场发现，事后你已经作过交代，但是，你却以其他人可能犯而我却不会犯的罪行来辱骂我，指责我。

埃斯基涅斯，我们共和政体的许多伟大光荣事业是通过我进行并完成的，祖国没有忘记这些。下面这件事就是明证。在打完仗选举由谁来发表葬礼演说时，虽然有人提到了你，但人民不选你，尽管你有一副好嗓子；也不选狄美德斯，尽管他刚刚达成和平；也不选赫吉门或你们一伙中的任何人，却选了我。而且，当你和彼索克利斯蛮横而又卑鄙地走上前来（慈悲的苍天哪！），用你现在罗列的罪状来谴责我、辱骂我时，人民却更加要选我。原因你不是不知道，但我还是要告诉你。雅典人知道我在处理他们的事务时的忠诚和热忱，也知道你和你那伙人的不忠；你在祖国强盛时誓不承认某些事情，在祖国蒙受不幸时却承认了。因此，人民认为，那些以国家的灾难来换取政治安全的入早已成为人民的敌人，而现在也是人民的公敌。人民还认为，那位将用演说来颂扬烈士及其英勇气概的人，不应该曾经与人民的仇敌同室而坐，同桌而饮；他不应该与刽子手一起欢宴作乐，并为希腊的灾难大唱赞歌，然后再到这里来接受殊荣；他不应该用嘴，而应该用心来悼念死难烈士。这是人心所向，吾心所向，但不是你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想法。因此，人民选了我，却不选你。不但人民是这样想的，而且当选主持葬礼的死者父兄也是这样想的。按照风俗，丧筵应摆在死者至亲家中，而他们却要摆在我家。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单独来说，家属与死者的关系要比我亲近，但对全体烈士而言，却没有人比我更亲了。最深切关心他们安危和成就的人，对全体死难烈士的哀痛也最深。

你提到了古代诸位贤人；你这样做很对。但是，雅典人哪，他竟然利用你们对古人的崇敬，把古人同我——同你们中的一员进行对比，这就有失公允。因为普通人忽视了一件事实：对于生者，人们总是多多少少存有恶感；

而对于死者，甚至连敌人也会尽释前嫌。既然这是人之常情，难道还能用前辈作为标准，对我进行考验和判断吗？愿上苍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埃斯基涅斯，你这样做不公正，也不公平。让我同你作一个比较吧，或者同你喜欢的那伙人中的任何一位作一个比较吧。我们来思考一下，怎样做才能给国家增添光荣，对国家更有利：是借口上一代人创造了难以言喻的事业，因而现代人的功绩就应该不予报偿并弃之不顾？还是主张凡能证明怀有良好愿望的人，都应该得到人民给予的荣誉和关怀？不过，实际上——假如我必须说这么多——人们在公正思考后就会发现，我所遵奉的政策和原则与古代圣贤不谋而合，目标也一样，而你的那些政策和原则却与古代诽谤者如出一辙。因为古代肯定也有这种人，他们像你一样居心不良，贬低活着的人，赞扬作古之人。

你说我根本不像古代贤人。埃斯基涅斯，你像吗？你的兄弟像吗？我们演说家中有人像吗？我断定没有一个人像。但是，我的老兄（我找不到别的称呼了），请你在活着的人之间，在竞争对手之间进行比较吧，例如在诗人之间，舞蹈家之间，运动员之间，你愿意的话，可以在任何一类人之间进行比较。菲拉蒙并没有因为比不上卡里斯特斯的格劳克斯，或因为比不上过去时代的其他格斗士，所以就未能获得桂冠而离开奥林匹亚；相反，由于他击败了所有闯入格斗场的对手，他被戴上桂冠，并被誉胜利者。所以，我要求你把我与今日的演说家进行比较，同你自己进行比较，同你喜欢的任何人进行比较，我不会向任何人认输。当共和政体能为自己的利益自由地作出抉择时，当爱国主义成为一种竞赛时，我已表明自己是一个胜过任何人的谋士。国家的每一个行动、都遵循了我所拟定的政令、法律和谈判方针。你那伙人却无影无踪，除非你们想给雅典带来危害。但是，自从那个可悲的事件发生后，当不再需要直言敢谏的人，而需要俯首贴耳的人，需要甘愿卖身叛国、奉迎异邦的人时，你们却各就各位，变成了前呼后拥的要人；我承认，这时我无能为力，尽管我比你们更眷恋我的同胞。

雅典人啊，有两件东西是善良的公民所特有的。请让我现身说法，尽量不冒犯别人。在拥有权力时，他应该怀着维护共和政体的尊严及其至高无上的坚定目的；而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情况，他都应该有忠贞不渝的精神。这首先取决于一个人的天性、本领和能力。你们将会发现，我始终真诚地怀有这种精神。只要看看下列事实：当我受到传唤，当他们以邻邦联盟为由对我进行控告，当他们对我进行威胁，当他们春风得意，当他们派出歹徒像野兽一样向我扑来，无论怎样，我都丝毫没有抛弃对你们的感情。我从一开始就选定了一条诚实的、正直的政治道路，来维护祖国的荣誉、力量和光荣。我崇尚这些品质，我就是这样为人处世的。我不会为异邦的欣欣向荣而兴高采烈地在市场上来回踱步，并伸出右手向某些人表示祝贺，因为我认为他们会将此事到处传扬。这些人一听到我们自己获得了成功，就会发抖、呻吟、瘫倒在地。他们就像伪君子，他们指责雅典人，似乎不是在指责自己。他们的眼睛盯着国外。如果异邦人因希腊的不幸而繁荣起来，他们就倍感庆幸，并且说我们应该让异邦人繁荣下去，直至永远。

众神啊，让这些愿望永远不要被你们批准吧！若有可能，你们甚至也要让这些入获得更清醒的理智和情感。但是，如果他们确已不可救药，那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在陆上和海上都灭绝吧。至于我们其余的人，请准予我们迅速解除目前的忧患，获得永久的解脱吧。

【简析】

本篇一如既往，狄摩西尼发挥言辞犀利的风格，一方面申斥政敌埃斯基涅斯卖身投敌，另一方面为自己的政策和政绩辩护，因而赢得了极高荣誉——被赠以金冠。

卡米卢（？～公元前 3 仍）

古罗马战将，政治家。公元前 396 年起五度出任执政官。曾率军抗击高卢人入侵，攻克德尔斐城，为扩大罗马疆域，立下显赫战功。

反对迁往维爱（公元前 388）

同胞们哪！同平民保民官的争辩对我是如此地痛苦，以至当我居住在阿底亚的整个时日里，我在痛苦的流放中唯一的慰藉就是我远远地躲开了这些冲突。如只就这些冲突而论，即使你们用一千道元老院的命令和人民的票决来把我召还，我也决不回来。现在我回来了，这不是由于在我这方面改变了主意，而是由于你们的命运的变化才迫使我回来的。当前的问题是我的祖国究竟是否应当安然不动地留在原地，而不是我是否要不顾任何代价留在我的祖国。如果我不是在为我的祖国进行另一次战斗，即使现在我也乐于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只要一息尚存，不对祖国克尽厥责，对其他人就是一种耻辱，对卡米卢更是一种莫大罪行。如果当现在祖国已经光复时，我们抛弃了她，那我们为什么要把她赢回来呢？为什么要在她被敌人包围时把她从敌人的手中解救出来呢？当高卢人获得胜利并占有了整个罗马时，罗马的神明和人民仍然坚守着神殿和城寨，仍然居住在那里。而现在当罗马人获得了胜利并收复了罗马时，难道反要放弃城寨和神殿吗？难道我们的幸运要比我们的厄运还要使罗马遭受到更大的荒凉吗？即使在罗马城建立时没有制定宗教制度且一代一代地相传下去，但是上天的意旨在此次事变中已经如此清楚地显示出来，最少我个人相信，一切忽视神圣崇拜的思想都已经从人们的生活中排除了。

同胞们哪！当你们看到因崇拜或漠视神明而在人事中产生了这样重大的后果时，你们还没理解到，当我们还没有完全由我们从前的罪过和堕落所引起的毁灭中挣脱出来时，我们是又在策划着多么沉重的罪行吗？我们的罗马城是在通过占卜和兆象而显示出的神的意旨之下建立起来的；罗马城中没有一块地方不满是宗教的联系，没有一块地方没有一位神明存在；一切正规的祭祀，正如它们都有指定的日期一样，也都有指定的地点。同胞们，你们要抛弃所有这些神——这些由国家崇敬的神和你们在自己的祭坛上供奉的每个神祇吗？你们的行为比起光荣的青年盖约·费边在围困时的行为来相去多远呢？当他从城寨上下来，穿过高卢人的枪林箭雨，在奎里那尔山上举行了他的家族的规定的祭祀时，连敌人都同你们一样敬佩地注视着他。当家族的神圣仪式甚至在战争时期都不曾间断，难道你们竟愿意看到在和平时期放弃国家的宗教礼制和罗马的神明吗？难道能让大司祭们和佛拉门们对他们的公共职能比私人对自己家庭的宗教义务还要不加重视吗？

有人可能会回答说，我们可以或者在维爱履行这些义务，或者派祭司到这时来履行。但是，如果要依礼完成这些仪式，这两种办法都是做不到的。不用一一列举每个仪典和神明，我只要问：在朱露特神的节日大宴时，除了在神殿内，我们又能在其他什么地方铺设他的卧榻呢？我又何必谈起维斯塔神的不灭的神火和安全地保存在她的神庙中的作为我们国统保证的神像呢？而你，玛尔斯神哪！和你，父神奎利努啊！又何必谈起你们的神盾呢？你

罗马每年 9 月 13 日在朱露特神殿举行大祭，朱露特神像置一卧榻上。

在维斯塔女神的神庙中由维斯塔贞女维持着国灶中的不灭的神火，它是罗马公民的象征、是罗马国统的保证。

玛尔斯神和奎利努神都是罗马的战神。据说在罗马第二王怒玛统治的时期，由天上降下了战神的神盾，这被认为是罗马国家永远存在的象征，由战神的祭司们悉心保存。

们的愿望是要把所有这些与罗马城同寿的，甚至有些是更古老的神圣之物都抛弃在污浊的土地上吗？

祭司们又如何呢？你们难道不了解，这将要犯一种多么重大的罪过吗？因为，维斯塔贞女们一定只有一个住所，除了罗马城的陷落，从来没有任何事物曾使她们离开那里。朱霖特神的佛拉门由神法规定，不能在罗马城外留地一宿，你们要使这些神职人员变成维爱的祭司而不再是罗马的祭司吗？维斯塔神哪！您的贞女们要抛弃您吗？佛拉门要因他每夜寄居在外而给他自己和国家带来新的罪恶吗？想一想我们在正式占卜吉凶后几乎完全在罗马境内进行的其他活动吧！对它们，我们是想要如何地弃置不顾和疏忽漠视啊！授予最高统帅权的库里亚大会，你们选举执政官和军政官的百人团大会——除了在经常召开它们的地点，又能在哪里召开它们并占卜吉凶呢？我们将把这些都迁到维爱去吗？或者在需要召开大会时，人们在罗马城已被神和人抛弃之后再非常不便地到这里来开会吗？

但你们会说，显然整个罗马是被褻渎了，没有任何祓除的祭祀能够使它洁净，形势本身迫使我们离开被火摧毁，一切化为废墟的罗马，而迁往一切完整的维爱。我们不应该建设罗马使赤贫的平民为在这里重建家园而受苦。但同胞们啊！我想，不用我说，你们就很明白，这个说法只是一个动听的托词，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理由。你们记得，迁往维爱的这同一个问题是怎样在高卢人到来前就被提出过的，而那时公私建筑和罗马城都还安然屹立着。并且，保民官们，请你们注意：我的观点和你们的观点是多么的不同。你们认为，即使在那时不应该搬迁，无论如何现在就应该搬迁了，然而——在你们听懂我要说的意思之前，请不要表示惊讶——我的意见却是，即使在罗马完整无缺时迁徙是对的，那么，现在我也不应放弃这片废墟。因为，在那时，如果迁往一个被我们攻陷的城市，其理由在于，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这都显得是光彩的胜利，但现在这种迁徙将是对高卢人的光荣，对我们的羞辱和痛苦。因为，我们将被认为，不是作为胜利者离开了我们的祖国，而是因为被征服而失掉了祖国。人们会认为，这是阿里亚的溃逃、罗马的失陷和神殿的被围等等迫使我们抛弃我们的家神，注定我们自己要从我们无力保卫的地方流亡出去。难道高卢人能颠覆罗马，而罗马人竟不能恢复罗马吗？

难道因为建设有困难，你们就准备容许这个罪恶和忍受这个耻辱吗？如果说，在整个罗马城中，不能建起比我们祖国的创建者的茅屋更好更宽敞的住处，难道在我们的神庙和神祇之间，像牧人农人那样居住在茅屋中，不比作为一个流亡的民族而迁徙外地更好吗？我们的祖先——牧人和难民，在几年之间就创立了一个新的城邦，那时这里除了丛林和沼泽外，别无他物；难道我们竟不管城寨与神殿的依旧完整，各神庙的仍然屹立，而逃避重建被烧毁的建筑的责任吗？如果我们的房屋烧了，我们每人会如何为自己努力呢？现在是罗马城被烧毁了，我们作为一个整体，难道就不想作同样的努力吗？

再说，假定或出于恶意，或出于偶然，维爱发生了大火，而火焰被风煽扬（这是很可能的），烧毁了城市的大部，那我们是不是又要去注意腓德耐或盖比爱，或任何其他你们能想到的城市，作为迁往的地方呢？我们的乡土，

传说罗马创建者罗慕洛是维斯塔贞女与战神所生。国王（也是他的叔父）下令处死其母，将罗慕洛掷在台伯河中，但他未死，并受到牧人的抚养，因此这里说他是牧人和难民。

这块我们称之为祖国的土地，对我们就只有这样微弱的吸引力吗？我们对祖国的热爱，就只是依恋它的建筑吗？虽然回忆我的苦难是不愉快的，因忆你们不公正的行为是更不愉快的，但我必须向你们承认，每当我在外地怀念我的祖国时，所有这一切——山丘、平原、台伯河、这片对我如此亲切的景物、这片我生长于其下的天空——都立刻涌上我的心头。我深望这一切所激起的眷恋之情现在能够打动你们，使你们留在你们的祖国，而不要在你们放弃她之后，让这一切引起你们的故国之思而使你们怀念不已。神和人选定这块地方作为一个城邦的所在，不是没有正当的理由的。这里有振奋精神的山丘；有宽阔的河流，通过这条河流，内陆各地的物产可以运来，海外各地的货品也可取得；这里临近大海，可以获得海洋所能提供的一切好处，但又不太近海，不致遭受外国舰队的威胁；这里又是正位于意大利中心的地区——总之，这是天然的适合于一个城邦扩展的应置。一个城邦立国不久，其疆域已如此之大，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同胞们，今年是罗马建城的第 365 年。然而在你们长期与之作战的所有那些古老国家中，不必提单独的城邦了，只讲同爱奎依人相联合的伏尔西人以及他们的所有工事坚固的城镇和雄视海陆、横贯意大利东西海岸的整个埃特鲁里亚——他们在战争中都未能成为你们的对手。你们命运亨通，迄今一直是如此；又有什么理由叫你们尝试另一种命运呢？打消这种想法吧！即使承认你们的勇敢能够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这块土地的好运肯定是不转移过去的。这里有喀必多林山，它是从前曾经发现一个人头的所在，这被认为是一个预兆，顶示这里将是世界首领和最高权力的所在。就是在这里，当喀必多林山由占卜的仪式予以清除时，朱维塔斯神和德尔米努神不肯被人移动，这曾经使你们的祖先欢喜不已。维斯塔的神火就在这里；天降的神盾就在这里；所有的神明都在这里，如果你们留下来，他们将向你们降福。

【简析】

演说的目的往往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公元前 388 年，面对惨遭高卢人劫掠的罗马城和沸沸扬扬要求迁徙的民情，卡米卢在元老院发表了这篇文理交融，声情并茂的演说。他用天意、古训、史实、乡情，用罗马城的地利，阐述了反对迁徙的理由。一连串的设置、反问和排比，使演说层层推进，产生了不凡的气势。结果，罗马人决定重建家园，卡米卢因而也被尊称为罗马的“再生之父”。

汉尼拔（前 247 ~ 前 183 或 182）

北非迦太基统帅、政治家。出身名将之门，少年时代多次随父出征，骁勇善战，机智勇敢，战斗中善以出其不意之策取胜。26 岁时任驻西班牙军队统帅。公元前 218 年，汉尼拔率数万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远征意大利，大败罗马军。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壮举。后来，汉尼拔以先进技术改造自己的步兵，在公元前 216 年卡内交战中再次大败罗马军队。公元前 203 年，奉召回国，曾主持迦太基国务。由于政敌的逼迫和罗马的进攻，他只得出走叙利亚，最后于公元前 183 年服毒自杀。

要么胜利，要么死亡（前 218）士兵们：

你们在考虑自己的命运时，如果能记住前不久在看到被我们征服的人溃败时的心情，那就好了。因为那不仅是一种壮观的场面，还可以说是你们处境的某种写照。我不知道命运是否已给你们戴上了更沉重的锁链，使你们处于更紧迫的形势。你们在左面和右面都被大海封锁着，连一艘可用于逃遁的船只也没有。环绕着你们的是波河，它比罗讷河更宽，水流更急，后面包围着你们的则有阿尔卑斯山，那是你们在未经战斗消耗、精力充沛时，历经艰辛才翻越过来的。

士兵们，你们已在这里同敌人初次交锋，你们必须获胜，否则便是死亡。命运使你们不得不投身战斗，它现在又站在你们面前。如果你们获胜，你们就能得到即使从永生的众神那儿也不敢指望得到的最大报酬。我们只要依靠勇敢去收复敌人从我们先辈手里强夺去的西西里和萨迪尼亚，我们就会得到足够的补偿。罗马人通过多次胜利的战斗所取得和积聚起来的财富，连同这些财富的主人，都将属于你们。在众神的庇护下，赶快拿起武器去赢得这笔丰厚的报酬吧。

你们在荒凉的卢西塔尼亚和塞尔蒂韦里亚群山中追逐敌人已为时已久，历经如此艰辛危难却一无所获。你们跋山涉水，转战数国，长途劳顿，现在是打响夺取丰富收获的战役，为你们的穷苦取得巨大报酬的时候了。这里命运允许你们结束辛苦的努力，这里她将赐予你们与贡献相称的报酬。你们不要因为这场战争表面上的巨大规模，而担心难于取胜。故对双方受藐视的一方往往坚持浴血抗争，而一些著名的国家和国王却常常被人并不费力地征服。

因为，撇开罗马徒有其表的显赫名声，它还有什么可与你们相比的？默默地回顾你们 20 年来以勇敢和成功而著称的战绩吧，你们从赫拉克勒斯支柱，从大洋和世界最遥远的角落来到这里，一路上征服了高卢和西班牙许多最凶悍的民族。如今你们将同一支缺乏经验的军队作战，它就在今年夏天曾被高卢人击败、征服和包围过，至今它的统帅还不熟悉他的军队，而军队也不知道它的统帅。要把我同他作一比较吗？我的父亲是最杰出的指挥官，我在他的营帐中出生、长大，我荡平了西班牙和高卢，我不仅征服了阿尔卑斯山诸国，还征服了阿尔卑斯山本身。而那个就任仅 6 个月的统帅是他的军队里的逃兵。如果把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的军旗拿掉，我敢肯定他不知道自己是哪一支军队的指挥官。

你们中每一个人都看到了我的累累战功，同样地，我作为你们英雄气概的目击者，能列举每一个人勇敢作战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士兵们，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我在成为你们的指挥官以前是你们大家的学生，我将率领曾千百次地受过我表彰和犒赏的士兵，阵容威武地阔步迎击那支官兵互不熟悉的军队。

不论我把眼光转向何处，我看到的都是斗志旺盛、精神饱满的士兵，一支由各个最英勇的民族组成的久经战阵的步兵和骑兵。——你们，我们最可靠、最勇敢的盟军，你们，迦太基人，即将为你们的国家并出于最正义的忿恨而出征。我们是战争中的攻击者，高举仇恨的旗帜进入意大利，将以远远超出敌方的胆量和勇气发起进攻，因为攻击者的信心和骁勇总是大于防卫者。此外，我们所受的痛苦、损失和侮辱燃烧着我们的心：它们首先要求我——你们的领袖，其次要求曾围攻过萨贡塔姆的你们大家去惩罚敌人。如果

我们畏缩怯战，它们将使我们受到最严厉的折磨。

那个最为残暴、狂妄的民族认为，一切都应归它所有，听它摆布；应当由它决定我们该同谁交战、同谁情和；它划定界限，以我们不得逾越的山脉河流把我们封锁起来，而它却不遵守自己规定的界限。它还说，不得越过伊比利亚半岛，不得干预萨贡廷人；萨贡塔姆在伊比利亚半岛，你们不得朝任何方向跨出一步！掠走我们最古老的省份——西西里和萨迪尼亚是件小事吗？你们还要掠走西班牙，让我从那里撤走，以便你们横渡大海进入阿非利回吗？

我说他们要横渡大海，是不是？他们已经派出本年度的两位执政官，一个派往阿非利加，一个派往西班牙。除了我们用武器保住的地方外，他们什么地方都没有给我们留下，有后路的人可能成为懦夫，他们可以通过安全的道路逃跑，回到自己的国土家园请求收容。但你们必须勇敢无畏。你们在胜利和覆灭之间绝无回旋余地，或者胜利，或者死亡。如果命运未卜，与其死于逃亡，毋宁死于沙场。如果这就是你们大家确定不变的决心，我再说一遍，你们就已经胜利了；这是永生的众神在人们夺取胜利时所赐予的最有力的鼓励。

【简析】

《要么胜利，要么死亡》，是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后，准备向意大利出击时的战前鼓动演说。一开始，汉尼拔就明确指出当时的形势是背水一战，“你们必须获胜，否则便是死亡。命运使你们不得不投身于战斗。”汉尼拔以巨大的热情和坚定的意志，鼓励将士们奋勇作战，演说完毕后，将士们齐声高呼，“要么胜利，要么死亡。”汉尼拔作为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虽不以辩才闻名于世，但此篇演说，以鲜明的对比显示睥睨敌人的无畏气概和必胜信心，是战前鼓动演说中颇为成功的典范之作。

西塞罗（公元前 106 ~ 公元前 43）

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哲学家。生于骑士家庭。早年在罗马、雅典学习法律、修辞和哲学。公元前 81 年起发表诉讼演说，开始政治生涯。公元前 70 年控告威勒斯贪赃枉法，名闻政坛，公元前 63 年当选执政官，未经认可，镇压卡提利那暴乱，受到反对派攻击，于公元前 58 年流亡。在凯撒与庞培的争斗中，支持庞培。凯撒独裁时失意。公元前 44 年凯撒遇刺后，热衷于恢复共和政体，连续发表反安东尼演说，公元前 43 年被安东尼部下杀死。

对威勒斯的控告（约公元前 70）

元老们，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在公开的诉讼中，有钱人不论其罪证如何确凿，也总能安然无事。这种危害你们的制度，而且不利于国家的看法，正待你们行使权力给予驳斥。现在有一个富人在你们面前受审，希图以其财富获得无罪开释；但在一切正直的人心目中，此人的生活和行为已足以构成定罪理由。我说的是凯伊乌斯·威勒斯，如果不能对他课以应得的刑罚，那不是由于缺乏罪证或检察官，而是因为司法官们不能履行职责。威勒斯年轻时即行为不轨，十分可耻，后在财务官任上继续犯有种种罪行：浪费国帑，背叛一位执政官并剥夺其财产，抛弃一支军队，使其给养无着，掠夺一个行省，而且蹂躏人民的公民权利与宗教权利。西西里执政官的职务更使他的罪恶勾当达到顶峰，成为永远抹不掉的恶行纪录。他所作的各项决定违反了一切法官、一切先例、一切公理。他对劳苦贫民的强取豪夺无法估量。我们最忠实的盟友被他当作仇敌对待。罗马公民被他当作奴隶凌辱处死。高尚的人被他不经审讯即判为有罪，予以放逐，而最凶残的罪犯则以金钱贿赂对其应得惩罚的豁免。

现在我要问威勒斯，对这些指控你还有什么话可说？胆敢在意大利海岸举目可见的西西里，将不幸而无辜的公民帕索里乌斯·加维乌斯·柯萨努斯钉在十字架上，使之受辱而死的暴虐的执政官，难道不是你吗？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他曾声明将向国家法官上诉，控告你的残酷迫害。因而在他登船回家时即被抓到你的面前，被指控为奸细，受到鞭笞和毒刑。虽属徒劳，他仍高呼：“我是一个罗马公民！我曾在卢西乌斯·普里蒂乌斯手下服役，他现在在帕诺穆斯，可以证明我的清白！”可是你对一切抗辩充耳不闻，冷漠无情，依旧下令处以这种残酷的刑罚！“我是一个罗马公民”！这话即使在最偏僻的地方也是安全的保障，然而他刚说出这句神圣的话，即被你下令处死，在十字架上钉死。

啊，自由！这本是每一个罗马人喜欢听到的声音，这是罗马公民的神圣权利！曾经是神圣的，如今却横遭践踏！果真已经如此严重？一个地位不高的地方官，一个总督，在一个与意大利近在咫尺的罗马行省里执掌着罗马人民赋予的全部权力，难道就可以任意捆绑、鞭笞、以酷刑折磨一个罗马公民，并使之受辱而死吗？难道清白无辜者痛苦的叫喊，旁观者同情的眼泪，罗马共和国的尊严、以及对国家法制的畏惧都不能制止这个自恃财富而冒犯自由的根基、蔑视全人类的冷酷的恶人吗？能让这个人逃脱惩罚吗？元老们，绝对不能！绝对不能让他逃脱，除非你们愿意毁坏社会安全的根基，扼杀正义，并为共和国招致混乱、屠杀和毁灭！

【简析】

西塞罗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极为保守，在罗马共和国的内争中，徒劳地维护共和制，但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雄辨的艺术被誉为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本篇对威勒斯的控告篇幅并不长，但内容充实，突出威勒斯令人发指的罪行，终于胜诉。

对卡提利那的第一篇控告辞（公元前 63 年 11 月 8 日）

卡提利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停止愚弄我们的耐心？你那种狂妄行为还得嘲弄我们多久？你所吹嘘的那种放肆的无耻行径何时才能结束？部署在帕拉廷山上的重兵、遍布全城的岗哨、人民的惊恐不安、一切善良人们的联合，此次在这戒备森严的地方召集元老院会议所显示的警觉、各位可敬的元老的神色，这一切难道对你全无影响？难道你不觉得你的计划已被察觉？难道你没看到你的阴谋已为今日与会者人所共知而难以得逞？昨夜和前夜你在哪里，做了什么？应你之召与你会面者都有谁，你采取了什么计谋？你居然以为我们中间无人了解这些情况。

为这个时代和它的节操感到羞耻吧！元老院知道这些情况，执政官了解这些情况，可是这人仍然活着。他还活着！甚至参加了元老会议。他参与公众事务的审议；他注视着我们，记下了他想杀害的每一个人。而我们这些勇敢的人却以为，只要置身于他的疯狂攻击之处，就是履行了我们对共和国的职责！

卡提利那，你本来早就该由执政官下令处死。你长期策划要强加于我们的毁灭早就应该落在你自己头上。

怎么？我们最杰出的大祭司萍索里乌斯·斯奇皮奥，不是以一个公民的个人身份，把对国家体制稍有损害的蒂伯里乌斯·格拉库斯处死了吗？我们这些执政官难道能容忍卡提利那公然企图以火焰和杀戮毁灭整个世界吗？诸如凯伊乌斯·塞尔维利乌斯·阿哈拉亲手杀死阴谋作乱的斯普里乌斯·马利乌斯这类更早的事例，我就省略不提了。这个共和国有过这样值得称颂的先例：勇敢的人以比用于最凶恶的敌人身上更严厉的惩罚来镇压为害国家的公民。卡提利那，我们有元老院的决议，那是针对你的权威性的严厉法令；共和国的智者是没有过错的，元老院的长者也是无可指责的。我坦率他说，我们，只是我们这些执政官未能恪尽职责。

元老院曾通过法令，授权执政官卢西乌斯·奥皮米乌斯保护共和国不受损害。他连一个晚上也没耽误就把涉嫌国家不忠的凯伊乌斯·格拉库斯处死，尽管后者的家庭世代以来名声清白。被处死的还有当过执政官的马尔库斯·孚尔维乌斯及其后人。根据元老院同样的法令，由执政官凯伊乌斯·马里乌斯和卢西乌斯·伐累里乌斯维护共和国的安全。后来共和国对护民官卢西乌斯·萨图尔尼努斯和地方行政官凯伊乌斯·塞尔维利乌斯的惩罚、对他们所判的死刑不是连一天也没耽搁就执行了吗？但是我们这 20 天来却使元老院权威的锋芒变钝了。我们虽有元老院同样的法令，却使它停留在纸上，可以说，把利刃收进了刀鞘；根据这项法令，你卡提利那必须即刻伏法。可你还活着——活着继续作恶，犯罪活动并未稍见收敛。

各位元老，我希望自己待人宽厚，我希望自己不会忽视国家所面临的危险，但我现在责备自己的懈怠和迟钝。与共和国为敌的人已在意大利，在伊特鲁里亚入口处安营扎寨，敌人的数量与日俱增；我们看到这个阵营的统帅、这些敌人的首领就在城内，甚至就在元老院内，每天策划着从内部损害共和国。卡提利那，即使我现在就下令将你逮捕处死，我想我也应该担心一切善

约公元前 108 ~ 公元前 62 年。破落贵族出身、竞选执政官失败后、阴谋暴力夺取政权。阴谋败露后负隅顽抗，率部与元老院军队作战时身亡。

良的人会说我行动迟缓，而不会有人认为我做事残忍。尽管这早就该做到，但我有充分的理由不那么做；只有在像你这样恶毒无耻的人不再说那样做是不对的时候，我才会将你处死。只要有一个人敢于为你辩护，你就能活着；但你得像现在这样活着，由我的许多可靠的卫兵包围着，使你不能稍有反对共和国的动作；许多眼睛和耳朵会像以前那样监视你、注意你，而不被你发现。

情况既已如此，如果你不能安静地留在这里，那么，卡提利那，你是否还愿意离此而去某个遥远的地方，把你那幸免于正义惩罚的余生付诸逃亡和孤寂？你对我说，向元老院提议吧（因为这正是你的要求），如果元老院公议决定你应该流放，你会服从。我不会那样提议，它有悖我的行动常规，然而我要让你明白这些人对你的看法。卡提利那，离开这个城市，使共和国摆脱恐惧吧；离开这里，开始流亡吧，如果这话正是你所期待的。现在还有什么，卡提利那？你没看到，没明白这些人的沉默吗？他们批准了，尽管他们什么也没说；在你从他们的沉默中明白了他们的希望时，你为什么还要等待他们用言语来表明他们的权威？

如果对我来说比生命还要可贵的共和国问我：你在干什么？你要让这个你确认是敌军首领的人、一切阴谋的主使者离开这里而不被处死吗？当意大利被战争夷为废墟、许多城市受到袭击、房舍陷入火海时，你不认为你将毁于仇恨之火的爆发之中吗？

对共和国这个神圣的质问，对抱有同样见解的人，我将如此简单作答：各位元老，如果我认为以死刑惩罚卡提利那最为妥当，我不会让这个斗士多活一刻。如果从前萨图尔尼努斯、格拉库斯兄弟和弗拉库斯等人的血没有玷污那些杰出的人物和著名的城市，而只是为他们和它们增辉的话，那就没有理由因处死这个残杀公民的叛逆而害怕后世对我的垢骂。如果那对我的威胁的确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我仍将一如既往地认为坚定所引起的非议，不是诟骂，而是光荣。

然而，元老院内有些人看不到现在的威胁，或者看到了而佯作不知，他们的温和情绪助长了卡提利那的希望，他们的怀疑心理加强了正在兴起的阴谋；为他们的权威所影响的、许多虽非邪恶而仅属无知的人，就会在一旦处死卡提利那时指责我残酷专横。但是我知道，如果他到达了他想去的曼利乌斯营寨，就不会有人愚蠢得看不出一直存在着阴谋活动，冷漠得不肯承认这个事实。但若仅将他一人处死，我知道共和国的这种祸患只是暂时得到抑制，而不是永远根除。如果他自行流放，并携去一切同伙，把所有堕落的人从各处集中在一个地方，则不但共和国这个已成气候的灾难，而且连同未来一切坏事的根基和种子都可以被消灭和根除。

各位元老，我们长期以来就处于阴谋奸计的危险之中，可是到了我执政时，这由来已久的一切凶恶狂妄的无耻活动竟成熟起来，达到危急关头。但若使他一人离开这个强盗团体，在短期内我们似乎免除了恐惧和焦虑，而危险却潜伏于血管和内脏之中，扎下根来。就像身染重病的人苦干发烧而喝下冷水，痛苦似乎得到了缓和，但以后却会越发加剧；同样，共和国的这一疾患，如果以处死这一个人的办法来缓解，就只会越来越严重，因为其余的人仍然活着。

为此，各位元老，让这些卑鄙的人走吧，让他们离开好人，让他们集合在一个地方，像我常说的那样，同一堵墙把他们同我们隔开，让他们无法密

谋把执政官杀害在自己家中，或包围城市行政官的官廨，或用刀剑围攻元老院，或备好烧毁罗马的木块与火炬；总之，让他们每一个人在脸上表明他对共和国的态度。各位元老，我向你们保证：卡提利那离开后，我们执政官将会更加勤奋，你们的威望将会更加崇高，罗马骑士将会更加勇敢，一切善良的人将会更加团结，那时一切将会清楚地呈现在你们面前，一切罪恶都会得到遏制和惩罚。

卡提利那，这些征兆都表明，为了共和国的安全，结束你那邪恶狠毒的战争吧，结束你自己的厄运和所受的伤害吧，让那些参与你的每一件坏事和暴行的人停止走向毁灭吧。啊，主神尤皮特，罗慕洛像对罗马城一样地尊崇你，我们理所当然地把你称为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的支柱，把这个人和他的同伙从你的祭坛和其它庙宇、从罗马的房屋和墙垣、从一切公民的生活和命运中驱赶出去吧；对于善良人们的一切敌人、共和国的反对者、意大利的劫掠者、以无耻的罪恶联盟聚集起来的人，不论其已死或尚存，都以永恒的惩罚来进行镇压吧。

【简析】

西塞罗对卡提利那的控诉辞共4篇，本文为第一篇节选。作者以有力的论据和尖锐的反诘构成气势凌厉的抨击，被后世西方政治家奉为楷模。

大演说家及其训练

在数量众多的学者中，有大批精通本业的专家和许多最杰出的天才，而雄辩术虽有各种根据因而可获得最丰厚的报酬，但演说家却为数甚少。这除了这项艺术令人难以置信的博大艰深外，谁能想像出其它原因？对于各种事物的渊博知识是必要的，否则词语的流利就会空洞可笑；演说本身的构成不仅依靠选择词语，而且依靠细心地谴词造句；自然赋予人的各种感情都应深刻地加以认识；因为演说中的一切力量和技艺都必须用来融合或激起听众的情感。应该具备一定的优美和机智，教养良好者应有的知识，在抨击和回答时的敏捷和简洁，以及精心表现出的体面和文雅。此外，还得记住全部古代知识和大量事例；一般法律，特别是民法的知识也不能忽视。另外，我还要强调一下由身体的动作、姿势、外观和声音的抑扬变化所决定的演说风格。因为，相对平凡的演员表演艺术即已证明：从本质上说，仅仅演说风格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力量。尽管许多人都以极大的努力塑造自己的外观、声音和姿势，但谁不知道，能使人们屏息聆听的演说家过去和现在都屈指可数？对于记忆，那个一切事物的贮藏库，我能说些什么呢？除非它所保存的素材和词语是思想和创造力的成果，否则，纵使演说家的才能超群，亦将无所裨益。我们不必惊叹优秀演说家之难得，因为雄辩术来自所有上述各种条件，而每一种条件都须经过艰苦努力才能成功地获得。我们还要告诫孩子们和珍视其荣誉与光荣的人深思这个目标的深广程度，不要以为通过他们现正遵循着的箴言和大师们的教导，通过练习就可以达到预期的高度，而应懂得他们必须采用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

照我看来，实际上没有人能成为集一切值得称赞的才能于一身的演说家，除非他能获得关于所有重要事物和全部文理科的知识；因为他的语言必须通过知识的滋养，才能臻于华美绚丽、旁征博引；演说家若不能理解并感受到处于表面以下的事物，演说术就会变成近乎儿语的连篇空话。

克拉苏斯说：“我的看法是，对演说提供最大帮助的首先是禀性和天才；就安东尼乌斯现在所指的那些谈论艺术的人而言，他们的演说所缺乏的，不是技巧和方法，而是天赋的才能；因为，在人的思想和认识中总该有某些敏于构思、长于描述、善于记忆的活跃力量；如果有人设想能够通过艺术得到这些力量（那是不对的，因为它们倘能由艺术激起，固然很好，但它们是天赋的才能，不能由艺术灌输给人），那么口才的流利、音质、肺部的活力和整个面容及身体的构造这些条件是与生俱来的，他又该作何解释呢？我并不是说艺术不能改进这些具体条件（因为我并非不知道好的条件能通过教育而更好，不很好的条件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进）；但有人说话吞吞吐吐，声调刺耳，身体的动作和神态笨拙粗野，则不论其因天赋或因艺术而具有什么力量，也不能算作优秀的演说家；然而另有一些人却幸运地具有上述条件，天资过人，熠熠生辉，似乎生而与人有异，系由神力造成。在大庭广众之中，人人静听某一个人谈论最重要的问题，这确实是了不起的事业，因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敏锐地觉察讲演者的失误，而不会注意他的长处，因而听讲者一有反感就会忘却讲演者值得称赞的地方。我这番话对于即使是天资不足的年轻人也根本无意于阻止他们学习演讲术。因为，谁没看到我的同时期人凯利乌斯，一个新手，才智平庸，却在演讲中赢得殊荣？谁不知道你们的同时期人维里乌斯，一个迟钝笨拙的人，却依靠磨练本领而赢得盛誉？”

可是由于我们探讨的是完美的演说家，我们必须在讨论中设想一位去除一切缺点、具备各种优点的演说家。即使大量的讼案与各种原因和我们借以展开辩论的广场上的混乱与粗野都给最差的演说家留下了活动余地，我们也不能把这当作理由而将视线从我们探讨的目标移开。人们在演说艺术中寻求的不是某种必不可少的实际用途、而是思想中得以无所拘束地、精细地、几乎近于挑剔地进行评价的乐趣。因为，尽管人们可能容忍广场上平庸的演说家，却没有什么讼案和论战能迫使人们忍受舞台上拙劣的演员。所以演说家必须认真做好准备：不但要满足必须给予满足的那些人，还应显示出值得那些有权进行公正评价的人所作的赞美。如果你们想知道我自己的想法，亲密的朋友们，我愿向你们表白我至今尚未说过并且认为永远也不应该提及的想法。那些讲得最好而且姿态最自然、最优雅的人，如果开始讲话时一点也不胆怯，一点也不慌乱，在我看来，他们似已丧失了羞耻感；尽管不应显出胆怯和慌乱，然而我们却无法做到，因为一个人进行演说的条件越充分，他就越对演说的困难、演说是否成功和听众的期望感到担心。但他若不能说出与讲题相符，与演说家的名声相称，并值得听众注意的内容、即使他讲话时故作慌乱，在我看来，也是完全不知羞耻的；我们不能通过表现羞怯，而应通过摒弃不适宜于我们的腔调，来避免厚颜无耻的品性。我认为没有羞耻之心的演说家（我在许多人身上看到这个情况）不仅应受责备，还应当面给以申斥。确实，常在你们身上看到的情况也十分频繁地出现在我身上，我在演说开始时往往脸色苍白，感到心中一阵战栗，也可以说，全身都在战栗。我年轻时，一次在开始一项指控时由于害怕而完全失去了信心和讲话的能力，非常感激玛克西穆斯，他一见到这个情景便即刻宣布解散那个集会。

人们对此都表示赞成，意味深长地相互看着，并开始交谈；在克拉苏斯身上有着一一种奇妙的羞怯，那非但不是他的演说的缺陷，而且是对它的一种帮助，使它显示出可取的诚实。

【简析】

本篇是系统阐述演说技巧的较早专论。提出演说家应博采众长，知识丰富，并注意演说风格，以束缚对手、左右听众情绪，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

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公元前 100 ~ 公元前 44）

古罗马军事统帅、政治家。贵族出身。公元前 60 年与庞培、克拉苏结成“前三头同盟”。公元前 59 年当选执政官。自公元前 58 年起，8 年间屡次征服高卢全境，掠取大量财富及奴隶送往罗马，权势日重。公元前 48 年法萨罗战役获胜，追杀庞培入埃及，干涉埃及托勒密王朝内讧，拥立克娄奥派特拉七世为王。公元前 45 年被元老院封为终身独裁官。破例连任 5 年执政官，终身保民官，兼领大将军、大教长衔，及“国父”尊号。限制发放罗马贫民口粮数额，引起不满，其专制日益招致元老院年贵族共和派的反对，于公元前 44 年 3 月 15 日为布鲁图、卡西乌等刺杀。

破釜沉舟 (公元前 48)

我的朋友们，我们已经克服了我们更可怕的敌人，现在我们所要对抗的不是饥饿和贫乏，而是人。一切决定于今日。记住你们在提累基阿姆时所给我的诺言。记住你们是怎样当着我的面前，彼此宣誓：非战胜，决不离开战场。同伴士兵们啊，这些人就是我们过去在赫丘的石柱所遇着的那些人，就是在意大利从我们面前溜跑了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在我们十分艰苦奋斗之后，在我们完成那些伟大战争之后，在我们取得无数胜利之后，在我们为祖国在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增加了 400 个属国之后，不与我们以荣誉，不与我们以凯旋，不与我们以报酬，而要解散我们的那些人。我向你们提出公平的条件，不能说服他们；我给他们以利益，也不能争取他们。你们知道，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我释放的，不加伤害，希望我们可以使他们有一点正义感。今天你们要回忆所有这些事实，如果你们对于我有所体会的话，你们也要回忆我对你们的照顾，我的忠实和我所慷慨地给予你们的馈赠。

吃苦耐劳的老练士兵战胜新兵也是不难的，因为新兵没有战斗经验，并且他们像儿童一样，不守纪律，不服从他们的指挥官。我听说，他害怕，不愿作战。他的时运已经过去了；他在一切行动中，变为迟钝而犹疑；他已经不是自己发号施令，而是服从别人的命令了。我说这些事情，只是对他的意大利军队而言。至于他们的同盟军，用不着去考虑他们，用不着去注意他们，根本用不着去和他们作战，他们是叙利亚、福里基亚和吕底亚的奴隶，总是准备逃亡或作苦役。我知道得很清楚，你们马上就会看见的，庞培自己也不会在战斗行列中给他们以地位。就是这些同盟军像狗一样向你们包抄过来威胁你们的时候，你们也只要注意意大利人的士兵。当你们已经击溃敌人的时候，让我们饶恕意大利士兵，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同族人，不要屠杀同盟军，使其他的人感到恐怖。为了使我知道你们没有忘记你们不胜即死的诺言起见，当你们跑去作战的时候，首先摧毁你们军营的壁垒，填起壕沟。这样，如果我们不战胜的话，就没有逃避的地方，使敌人看见我们没有军营，知道我们不是在他们的军营里驻扎。

【简析】

凯撒以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著称于世，其所作所为改变了希腊——罗马世界的历史进程。同时他还擅长政治演说和军事记叙，文体简洁生动，有拉丁文典范之称。《破釜沉舟》是法萨卢战役前夕，凯撒对将士们作的战前动员，他以“我的朋友们”一句开头，在演讲一开始便缩短了和将士们的距离。然后，他激励将士们：“一切决定于今后”，“非战胜，决不离开战场。”他对敌我形势的分析十分精要，所用的词语充满鼓动性，使将士们士气高昂，最后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论惩处阴谋家（公元前 63）

各位元老：

凡对复杂问题进行慎重考虑的人都不宜怀有仇恨、激情、愤怒或怜悯，以免受其影响。如果视线被这类感情所阻挡，即不易识别正确的事物，此时，任何人都会不再顾及热切希望达到的目的与利益。在思想不受阻碍地活动时，它的推理是正确的；但激烈的情绪如果支配了思想，就会成为统辖思想的暴君，而使推理失去力量。

各位元老，我可以很容易地举出不少国王和国家因受忿恨和同情的影响而采取不明智行动方向的例子；但我却愿讲述我们祖先的例证，他们抵制了感情的冲动，而以智慧和正确方针指导了行动。

在我们反对珀西斯王的马其顿战争中，在罗马人民支援下强大起来的罗得斯国，曾背信弃义而与我们敌对；在战争结束后考虑罗得人的行为时，我们的先人却没有惩罚他们，以免有人会说对他们作战是为了攫取他们的财富，而不是为了惩罚他们的背信弃义。同样地，在整个布匿战争中，尽管迦太基人在和平时期与停战阶段都犯有许多非正义的罪行，我们的祖先却从未借机报复，他们考虑的是与自己相宜的，值得的事，而不是给予敌人以应得的惩处。

对于现在这些阴谋家，各位元老，我的意见是最严厉的酷刑也不足以惩罚他们的罪恶；然而人类的多数总是注意最后发生的事，以罪大恶极者的案件而言，如果惩罚过于严厉，人们就会忘掉他们的罪行，而只谈论对他们的处置。我也确信，像德西穆斯·西兰努斯这样英勇善断的人，是从对国家的热忱出发而提出建议的，他对这样重要的事情所持的见解不会出于偏袒或敌意；我知道这是他的品质和判断力。然而在我看来，我不愿说他的建议是残酷的（因为对那些人来说有什么惩罚能算是残酷的呢？），但不符合我们的方针。因为，西兰努斯，我敢说，必定是你的担心，要不就是他们的叛逆罪行，才使你这样一位当选而尚未就任的执政官提出了这种新的惩罚。没有担心的必要。因为我们的执政官才能出众，行动果敢，已命令如此众多的军队整装待命。至于惩罚，我们可以说，在困境和危难中，死亡是痛苦的解脱，而不是折磨；死亡可以结束一切人间苦恼；人死之后就无所谓愁苦，无所谓欢乐了。

但是，我以永生的众神的名义问你，西兰努斯，你为什么不附带提出，先对他们施以鞭笞之后再予处死？是因为波尔久斯法禁止那样做吗？但是其它几种法律却禁止对已判刑的公民剥夺其生命、并允许他们流亡。或者是因为鞭笞是比处死更重的刑罚？可是对于犯有如此罪行的人，还有什么刑罚能算是太严厉或太苛刻的呢？如果鞭刑轻于死刑，那么，遵守法律意义不大，而你不尊重法律倒是得其要领的，这说得通吗？

但是，可能有人要问，对于这些叛国者判刑的严厉性，日后加以责备的将会是谁？我回答说，是时间，是事件的进程和命运，它们的变化支配着各

即罗马征服马其顿的战争，公元前 214 年起四起战端，历时 60 余年。

布匿战争系罗马与迦太基为争夺地中海西部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战后迦太基领土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阿非利加省。

波尔久斯法，公元前 197 年通过。规定公民在未上诉前不得施加鞭笞。

个国家，它们将会提出责备。不论落在叛逆者身上的是什么，都是他们应得的惩罚；但是，各位元老，应该认真考虑以什么刑罚来判处别人的是你们。所有导致了恶果的先例本部出于良好的用心；但当一个政府被无知或无原则者掌握时，施加于罪有应得的合适对象的任何一种新的严厉刑罚，都会被作为例子援用于那些罚不当罪的不合适的人身上。斯巴达人征服雅典人时，指派了 30 人统治他们的国家。这 30 人开始执政时时一切恶名昭著或众所痛恨的人，甚至不经审判一概处以死刑；人民庆祝这一行动，称颂他们的公正。可是后来他们那种不尊重法律的权力逐渐增大，他们发展到随心所欲，不分好歹地杀人，使全体人民陷入恐怖之中，从而使那被压服和奴役的国家为它轻率的高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同样，在我们自己的记忆中，当胜利的叙拉命令把危害国家的达玛希普斯和其他犯有同样罪行的人处死时，谁不称道这一行动？大家欢呼那些结党营私、以煽动叛乱的行为损害国家的恶人之丧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这个行动却成为一场惨重杀戮的开始。任何人觊觎别人的宅第或别墅、甚至金银餐具或服饰，就运用自己的势力把那人列入死囚名单。于是，那些把达玛希普斯被处死视为喜事的人自己也很快被人置于死地；屠杀迄未得到遏制，直至叙拉以财宝使其党徒感到履足方告结束。

当然，我并不担心在西塞罗治理下或这一时期会出现这类无节制现象。但在一个大国里会有各种不同性格的人。在其他某个阶段，换上另一个像现在这位执政官一样统率着一支大军的执政官，某种错误的指控就可能被信以为真；按照前面提到的先例，执政官可能向元老院的权力挑战，那时谁能制止其进程，或缓和其狂暴？

各位元老，我们祖先的品行和勇气是无所欠缺的；他们的自尊心也从未妨碍他们效法别国值得重视的做法。他们的盔甲和兵器是向撒姆尼人学来的；他们表示权力的标志多数取自伊特鲁里亚人；总之，只要是对他们合适的，无论其来自盟友或敌人，他们都非常乐意采用过来，他们对别人的长处愿意仿效，而不是存心戒备。可是与此同时他们也采用了希腊人的一种做法，以鞭笞惩罚公民，并对宣告有罪的人处以极刑。然而，当共和国强大起来，众多公民中内讧加剧时，人们开始将无辜者卷入定罪范围，并滥施刑罚；于是才提出了波尔久斯法和其他法律，允许已定罪的公民流亡。各位元老，我把我们祖先这种宽容大度视为我们不应采用任何新的严厉手段的有力理由。因为那些艰苦创业、建立了如此伟大的国家的人，同我们这些仅能把祖先光荣地创建的基业维持下来的人相比，肯定具有更大的优点和智慧。那么，你们会问，我的意见是不是说应该释放这些阴谋家，从而使卡提利那的军队得到扩充？决非如此，我的建议是他们的财产应当充公，他们本人应被监禁在足以承担其费用的城市中；从此任何人不得再向元老院提出这一案件，或就此向人民发表意见；并且现在即由元老院宣告任何人著作出与此相反的行动，就是反对共和国及公众的安全。

【简析】

《论惩处阴谋家》是凯撒在元老院所作的一次演说，语词尖刻、主张依法行事，不以极端手段对待卡提利那集团，以免贻患未来，并援用历史教训力陈利害，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威廉公爵（1027 ~ 1087）

诺曼底公爵罗伯特之子。1035年父卒袭位。1063年兼并曼恩伯国，翌年迫使布列塔尼伯爵称臣。1066年英王爱德华死而无嗣位，大贵族哈罗德即位。威廉借口先王曾许以王，纠集诺曼底贵族和骑士，率兵5千，在教皇支持下渡海侵英并攻占伦敦，年底自立为英王。称威廉一世（史称“征服者威廉”）。在位期间委诺曼底贵族以要职，大批没收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土地，推行采邑制，下令清查所有领主和教会的土地财产情况，并编订调查清册，史称《末日审判书》。1087年与法王腓力一世作战，死于疆场。

高举战旗，勇往直前

(1066年10月14日)

诺曼底人！一切民族中最勇敢的人！我毫不怀疑你们的勇气，也不怀疑你们必将取得胜利。任何意外或障碍，都不能阻止你们努力赢得胜利。即使你们确实有一次——只有一次未能取胜，或许现在需要我来激励你们，但你们的勇气与生俱来，无需靠人鼓动。最勇敢的人啊！我国的缔造者，我们的先王罗伦，不是率领前辈们在法国的心脏巴黎战胜了法兰克王吗？法兰克王不是恭顺地献出了女儿和地盘，才得以苟安一时吗？这块地盘后来就以你们的民族命名，称为诺曼底公国。

你们的前辈不是在鲁昂俘获了法兰克王，并把他囚禁在地牢里，直到他将诺曼底公国归还给当时还年幼的理查公爵吗？双方还协定，今后，法兰克王和诺曼底公爵举行任何会议时，公爵务必佩剑，而法兰克王却不得佩剑，即使是一把匕首。高贵的法王不得不对你们的前辈表示让步，因而这一协定就有了永久的约束力。后来，这位公爵不是率领你们的前辈到达阿尔卑斯山下的莫门第，迫使该城的勋爵即他的子婿，听命于自己的妻子即公爵的女儿吗？你们征服了凡人，公爵却战胜了魔鬼。他同魔鬼搏斗，把魔鬼打翻在地，反缚双手，让它在众天使面前受辱。但是，我何必要追述往事呢？在我们的时代，你们不是在摩梯梅同法兰克人打过仗了吗？法兰克人不是怯于战斗而仓惶溃逃吗？你们不是杀死了法兰克人的主帅拉尔矢，然后作为获胜的自然结果，满载着荣誉和战利品凯旋而归了吗？啊！我们的祖先丹麦人和诺曼人曾上百次地击败过英国人。如果任何一个英国人能站出来证明，罗伦的民族自立国以来有过败绩，我就认输撤退。我的勇士们啊！一个屡战屡败、对军事一无所知、连弓箭都没有的民族竟在你们面前抛头露面，这岂不叫人羞愧吗？那些残杀你们的同胞和我的亲族艾尔弗雷斯的人竟然还活着，这岂不令人诧异吗？我的勇士们，高举战旗，勇往直前吧！愿你们的荣耀之光，犹如闪电照亮四方！愿你们的进攻呐喊，犹如雷鸣东西回荡！为我高贵的死伤战士复仇吧！

【简析】

本篇是威廉于1066年10月14日在与英王哈罗德大战前对参战将士所作的动员演说。威廉深知此战役关系重大，因而用历史、战例、国家仇恨来激发士兵的求战欲望和必胜信念。反问句构成了演说主体，产生了巨大的鼓动效果。结果，此役英军大败，英王哈罗德被击毙。

罗伦（约860—930）为诺曼底第一代公爵，海盗出身。常率部侵扰英、荷及法国北方。法兰克王指查理三世（879—929）。

1911年法王与罗伦签约，同意将诺曼底划归他统治。并以女儿吉塞拉相许。诺曼底定居者逐渐改操法语，皈依基督教，接受了法国的制度。

贝尔纳（1090 ~ 1153）

中世纪法国基督教神学家，明谷隐修院创始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鼓吹者。生于第戎侯爵家庭。1112年入西多隐修院。1115年创明谷隐修院，任院长。在政教冲突中，帮助巴黎主教反对法王路易。1130年两派红衣主教分别选出两名教皇时，站在英诺森二世一边。竭力反对“理解而后信仰”的主张。1146年充当罗马教皇犹金三世顾问，赴西欧各国煽动农民和骑士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组成圣殿骑士团，亲订章程，扩展罗马教廷统治。1149年失败而归，从此隐退于明谷隐修道。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

你们必然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灾难深重、面临毁灭的时代。人类之敌使得世界所有地区散发着腐朽的气息。我们面前，满目都是未受惩戒的邪恶。人类的法律和宗教的规条已无力阻止道德沦落、邪恶得逞。异教的魔鬼占据了真理的宝座，上帝已将咒诅降到他的圣殿。

听我说话的人们啊，你们快快使上天息怒吧，但不要只靠几句空洞的诉怨来求得他的慈悲。披上丧服于事无补，穿上你们那刺不透的盔甲吧。白刃相交、行军劳顿、危难困苦就是上帝要求你们的赎罪苦行。快快战胜异教徒，以洗清你们的罪孽。夺回圣地将是你们仟悔的奖赏。

如果有人向你们宣告敌人已经侵占了你们的城池与土地，凌辱了你们的妻女，褻渎了你们的神庙，有谁会不飞奔前去拿起武器？现在，所有这些灾难，甚至更大的灾难已经降临你们兄弟身上，降临到耶稣基督的家庭——也就是你们自己的家庭。你们为什么还在犹豫，不去消除罪恶，惩处暴行？难道你们能容许异教徒蹂躏了基督子民后依旧心安理得，逍遥法外吗？请记住，他们的得胜将使我们的子孙长恨无穷。我们这一代若容许他们得胜。便将成为千古罪人。是的，耶稣基督命我向你们宣布他要惩罚那些不抗敌保护他的人。

快快拿起武器吧。愿神圣的怒火使你们在战争中勇武有力，愿基督徒的世界回响起先知的预言：“刀剑不染血的人要受诅咒。”如果我主召唤你们起来保卫他的财产，你们切勿以为他已失去手中力量。他岂不能派遣无数天使或一声令下就使敌人倾刻之间化为齏粉？可是上帝顾惜他的子民，给他们仁慈的出路。他召你们为恢复他的荣耀和圣名而战，使你们有一天得到平安。

基督的勇士们，为你们献出生命的基督今天要求你们以生命回报。你们值得进行这场战斗，因为战胜则无比光荣，死亦受福无穷。显赫的骑士，十字架的英勇捍卫者啊，谨记你们先辈征服耶路撒冷的榜样，他们的名字已经铭刻在天堂。抛弃尘世终将消灭的一切吧，你们该夺取的是常青之树，要征服的是永恒的王权。

【简析】

本篇是贝尔纳在十字军第二次出征前向军队所作的布道。由于演讲者身份的局限，演讲辞的内容只能从宗教精神上进行鼓动，从神圣的角度，强调出征的合理性。

约翰·保尔（？～1381）

中世纪英国传教士。原为肯特郡神父。因布道时宣传无阶级社会，抨击社会不公，反对教会和封建领主，1366年被次特伯雷大主教开除教籍。但反叛精神丝毫不减，仍继续在市场或任何可能的场合进行说教，被上层人物咒为“肯特郡疯牧师”。1376年起屡遭监禁。1381年泰勒农民起义爆发后得救，加入并领导起义队伍前往伦敦。沿途发表演说，呼吁杀尽贵族和主教，应者甚众，被起义农民誉为“平民演说家”。起义失败后被捕，惨遭绞刑。

奴隶与自由民（1381年6月）

亚当和夏娃男耕女织时，有谁是什么绅士？

上帝造人之初，一切人生来本属平等，后来恶人不正义的压迫，我们才陷于奴役束缚的境地。如果上帝一开始就要创造奴隶，他必然会指定谁为奴隶，谁享自由。上帝任命的时刻现已到来，因此我要劝你们考虑，只要你们愿意，就可以摆脱身上的枷锁、恢复自由。我建议你们深思熟虑、鼓足勇气、振作精神。你们要学习一个好庄稼人的榜样，先耕耘田地，再拔除损坏庄稼的莠草。你们也可以先铲除国内的大贵族，然后除去法官、律师、贪得无厌者和一切压抑平民百姓的人。时候一到你们将可以得到和平与安稳。除去那些大人物后，你们就能得到自由平等，再没有高低贵贱的不同等级。剩下的只是你们对一切事物的同等尊严和权威。

【简析】

这篇短小精悍的演说，是保尔在伦敦附近向农民发表的。其中，“亚当和夏娃男耕女织时，有谁是什么绅士？”不仅鼓舞了起义者，而且成了传世佳句。

贞德（约 1412 ~ 1431）

法国女民族英雄。出身农家。英法百年战争（1337 ~ 1453）后期，英军占据法国北部，并围攻通往南方的门户奥尔良城，形势危急。1429年，贞德率军 6000 人驰援，重创英军。解除城围，扭转了战局，被称为“奥尔良姑娘”，成为法国人民爱国斗争的旗帜。后被封建主出卖，为英军所俘，交付教会法庭以异端和女巫罪判处火刑。1431年 5 月 30 日凛然就义。

侵略者滚回老家去（1429）

英格兰国王暨僭称法国摄政的斐德福公爵：

你们要对上帝表示诚意，要向我——根据上帝旨意降临到你们所侵占所蹂躏的法国土地上的一名少女表示诚意。她是为了要求归还国王的骨肉亲人而来这里的。她完全愿意进行和平谈判，也就是说，你们如果给她以满意的答复，就得把法兰西交还，并赔偿因你们侵占而造成的损失。要求你们所有的弓箭手、军人绅士以及在奥尔良前线的其他人都撤回本国，如不照办，那就等候少女的消息吧！你们很快会遭遇大难。如果你英王不照办，我将掌握战事的主权，不论你的部下到达法国何地，我都要使他们自动或被迫退却。如果他们不服从，我就全部消灭他们。我是奉上帝之命来把你们赶出法国领土而到这里来的。你们休想占领法兰西王国一寸领土。

拥有法兰西的应是真正的继位者，国王查理，因为上帝要这样。

国王将率领精锐之师进入巴黎。如果你们不理睬上帝和少女的意愿，那么，不论我们是在哪里遇上你们，我们都要进攻你们，并使你们遭受前所未有的惩罚。

如果你们不给我以满意的回答，那就等着瞧吧！

如果你们愿意讲和，就到奥尔良来答复。如不照办，就将马上以武力教训你们，迫使你们遵照执行。

【简析】

《侵略者滚回老家去》是 1429 年春奥尔良大战之前贞德所作的阵前演说。演说辞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言语朴素简洁有力。

马丁·路德（1483～1546）

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发起者，基督教路德宗（新教的一支）创始人。生于矿工家庭。1501年入爱尔福特大学攻读法学，深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毕业后成为修道士和神甫。1512年获神学博士学位，任符登堡大学神学教授。深知教会腐败，主张建立没有教阶，没有繁琐仪式的“廉洁教会”。强调“因信称义”；认为靠虔诚信仰，灵魂便能得救，而无需接受所谓“圣礼”的宗教仪式；否认教皇权威、主张以《圣经》为唯一原则；轻视教会颁布的敕令、通告和宗教会议的决议。1517年在教堂大门上张贴《95条论纲》，反对兜售赎罪券，揭露罗马教皇骗局，引起普遍反响。152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采承教皇旨意，下令逮捕路德，要他去国会承认错误，撤回《论纲》。本篇演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

在沃姆斯国会上的讲话（1521年4月）

最尊贵的皇帝陛下，各位显赫的亲王殿下和仁慈的国会议员们：

遵照你们的命令，我今天谦卑地来到你们面前。看在仁慈上帝的份上，我恳求皇帝陛下和各位显赫的亲王殿下，聆听我为千真万确的正义事业进行辩护。请宽恕我，要是我由于无知而缺乏宫廷礼仪；因为我从未受过皇帝宫廷的教养，而是在与世隔绝的学府回廊里长大的。

昨天，皇帝陛下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是否就是人们谈到的那些著作的作者；第二个问题是：我是想撤回还是捍卫我所讲的教旨。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已经作了回答，我现在仍坚持这一回答。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已经撰写了一些主题截然不同的文章。在有些著作中，我既是以纯洁而明晰的精神，又是以基督徒的精神论述了宗教信仰和《圣经》，对此，甚至连我的对手也丝毫找不出可指责的内容。他们承认这些文章是有益的，值得虔诚的人们一读。教皇的诏书虽然措词严厉，但又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此，如若我现在撤回这些文章，那我是做些什么呢？不幸的人啊！难道众人之中，唯独我必须放弃敌友一致赞同的这些真理，并反对普天下自豪地予以认可的教义吗？

其次，我曾写过某些反对教皇制度的文章。在这些著述中，我抨击了诸如谬误的教义、不正当的生活和丑恶可耻的榜样，致使基督徒蒙受苦难，并使人们的肉体 and 灵魂遭到摧残的制度。这一点不是已经由所有敬畏上帝的人流露出的忧伤得到证实了吗？难道这还未表明，教皇的各项法律和教义是在纠缠、折磨和煎熬虔诚的宗教徒的良知吗？难道这还未表明，神圣罗马帝国臭名昭著的和无止境的敲诈勒索是在吞噬基督徒们的财富，特别是在吞噬这一杰出民族的财富吗？

如若我收回我所写的有关那个主题的文章，那么，除了是在加强这种暴政，并为那些罪恶昭著的不恭敬言行敞开大门外，我是在做些什么呢？那些蛮横的人在怒火满腔地粉碎一切反抗之后，会比过去更为傲慢、粗暴和猖獗！这样，由于我收回了这些文章，必然会使现在沉重地压在基督徒身上的枷锁变得更难以忍受——可以说使教皇制度从而成为合法，而且，由于我撤回这些文章，这一制度将得到至尊皇帝陛下以及帝国政府的确认。天哪！这样我就像一个邪恶的斗篷，竟然被用来掩盖各种邪恶和暴政。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我曾写过一些反对某些个人的书籍，因为这些人通过破坏宗教信仰来为罗马帝国的暴政进行辩护。我坦率地承认，我使用了过于激烈的措辞，这也许与传教士职业不相一致。我并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圣徒，但我也不能收回这些文章。因为，如果我这样做了，就定然是对我的对手们不敬上帝的言行表示认可，而从此以后，他们必然会乘机以更残酷的行为欺压上帝的子民。

然而，我只不过是个凡夫俗子，我不是上帝，因此，我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为自己辩护。耶稣说：“如若我说了什么有罪的话，请拿出证据来指证我。”我是一个卑微、不足轻重、易犯错误的人，除了要求人们提出所有可

指利奥十世 1520 年 6 月签发的《斥马丁·路德谕》，限路德 60 天内取消自己的论点，否则施以绝罚。路德当众烧毁诏书，与教廷公开决裂。

《圣经·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 18 章第 23 节。

能反对我教义的证据来，我还能要求什么呢？

因此，至尊的皇帝陛下，各位显赫的亲王，听我说话的一切高低贵贱的人士，我请求你们看在仁慈上帝的份上，用先知和使徒的话来证明我错了。只要你们能使我折服，我就会立刻承认我所有的错误，首先亲手将我写的文章付之一炬。

我刚才说的话清楚地表明，对于我处境的危险，我已认真地权衡轻重、深思熟虑；但是我根本没有被这些危险吓倒，相反，

我极为高兴地看到今天基督的福音仍一如既往，引起了动荡和纷争。这是上帝福音的特征，是命定如此。耶稣基督说过：“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上帝的意图神妙而可敬可畏。我们应当谨慎，以免因制止争论而触犯上帝的圣诫。招致无法解脱的危险、当前的灾难以至永无止境的凄凉悲惨。我们务必谨慎，使上天保佑我们高贵的少主查理皇帝不仅开始治国，且国祚绵长。我们对他的希望仅次于上帝。我不妨引用神喻中的例子。我不妨谈到古埃及的法老、巴比伦诸王和以色列诸王。他们貌似精明，想建立自己的权势，却最终导致了灭亡。“上帝在他们不知不觉中移山倒海。”

我之所以这样讲，并不表示诸位高贵的亲王需要听取我肤浅的判断，而是出于我对德国的责任感，因为国家有权期望自己的儿女履行公民的责任。因此，我来到陛下和各位殿下尊前，谦卑地恳求你们阻止我的敌人因仇恨而将我不该受的愤怒之情倾泻于我。

既然至尊的皇帝陛下、诸位亲王殿下要求我简单明白，直截了当地回答，我遵命作答如下：我不能屈从于教皇和元老院而放弃我的信仰，理由是他们错误百出，自相矛盾，犹如昭昭天日般明显。如果找不出《圣经》中的道理或无可辩驳的理由使我折服，如果不能用我刚才引述的圣经文句令我满意信服，如果无法用《圣经》改变我的判断，那么，我不能够，也不愿意收回我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因为基督徒是不能说违心之言的。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愿上帝保佑我。阿门。

【简析】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改变了人类的精神导向，而实现这一点，却需要巨大的勇气和献身精神。马丁·路德的这篇演讲成为他宗教改革精神最深刻的表达。演讲的内容超越个人灵魂之上，有较强的说服力。

伽利略（1564 ~ 1642）

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生活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早年毕业于比萨大学，并在该校和帕尔多瓦大学任教。他通过实验，推翻了被视为权威的亚里斯多德的落体理论。他还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体的等时性、自由落体规律等，是近代物理学的开创者。他积极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而受到教廷和宗教裁判所的迫害，被处刑罚，还被隔离，此后仍坚持科学研究，完成了《两种新科学的对话》。伽利略被爱因斯坦称赞为“具有超群的意志、智慧和勇气，是理性思维的代表”。

地球在转动（1632）

昨天我们决定在今天碰头，把那些自然规律的性质和功用谈谈清楚，并且尽量地谈得详细一点。关于自然规律，到目前为止，一方面有拥护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立场的人提出的那些，另一方面还有哥白尼体系的信徒提出的那些。由于哥白尼把地球放在运动的天体中间，说地球是像行星一样的一个球，所以我们的讨论不妨从考察逍遥学派攻击哥白尼这个假设不能成立的理由开始，看看他们提出些什么论证，论证的效力究竟多大。

在我们的时代，的确有些新的事情和新观察到的现象，如果亚里士多德现在还活着的话，我敢说他一定会改变自己的看法。这一点我们从他自己的哲学论述方式上，也会很容易地推论出来，因为他在书上说天不变等等，是由于没有人看见天上产生过新东西，也没有看见什么旧东西消失，言下之意，他好像在告诉我们，如果他看见了这类事情，他就会作出相反的结论；他这样把感觉经验放在自然理性之上是很对的。如果他不重视感觉经验，他就不会根据没有人看见过天有变化而推断天不变了。

如果我们是在讨论法律上或者古典文学上的一个论点，其中不存在什么正确和错误的问题，那么也许可以把我们的信心寄托在作者的信心、辩才和丰富经验上，并且指望他在这方面的卓越成就就能使他把他的立论讲得娓娓动听，而且人们不妨认为这是最好的陈述。但是自然科学的结论必须是正确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讨论时就得小心，不要使自己为错误辩护；因为在这里、任何一个平凡的人，只要他碰巧找到了真理，那么一千个狄摩西尼和一千个亚里士多德都要陷于困境。所以，辛普利邱，如果你还存在着一种想法或者希望，以为会有什么比我们有学问得多、渊博得多、博览得多的人，能够不理睬自然界的实况，把错误说成真理，那你还是断了念头吧。

亚里士多德承认，由于距离太远很难看见天体上的情形，而且承认，哪一个人的眼睛能更清楚地描绘它们，就能更有把握地从哲学上论述它们。现在多谢有了望远镜，我已经能够使天体离我们比离亚里士多德近三四十倍，因此能够辨别出天体上的许多事情，都是亚里士多德所没有看见的；别的不谈，单是这些太阳黑子就是他绝对看不到的。所以我们要比亚里士多德更有把握地对待天体和太阳。

某些现在还健在的先生们，有一次去听某博士在一所有名的大学里演讲，这位博士听见有人把望远镜形容一番，可是自己还没有见过，就说这个发明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来的。他叫人把一本课本拿来，在书中某处找到关于天上的星星为什么白天可以在一口深井里看得见的理由。这时候那位博士说：“你们看，这里的井就代表管子；这里的浓厚气体就是发明玻璃镜片的根据。”最后他还谈到光线穿过比较浓厚和黑暗的透明液体使视力加强的道理。

实际的情形并不完全如此。你说说，如果亚里士多德当时在场，听见那位博士把他说成是望远镜的发明者，他是不是会比那些嘲笑那位博士和他那些解释的人，感到更加气愤呢？你难道会怀疑，如果亚里士多德能看到天上的那些新发现，他将改变自己的意见，并修正自己的著作，使之能包括那些最合理的学说吗？那些浅薄到非要坚持他曾经说过的一切话的鄙陋的人，难道他不会抛弃他们吗？怎么说呢？如果亚里士多德是他们所想象的那种人，

他将是顽固不化、头脑固执、不可理喻的人，一个专横的人，把一切别的人都当作笨牛，把他自己的意志当作命令，而凌驾于感觉、经验和自然界本身之上。给亚里士多德戴上权威和王冠的，是他的那些信徒，他自己并没有窃取这种权威地位，或者据为己有。由于披着别人的外衣藏起来比公开出头露面方便得多，他们变得非常怯懦，不敢越出亚里士多德一步；他们宁可随便地否定他们亲眼看见的天上那些变化，而不肯动亚里士多德的天界一根毫毛。

【简析】

《地球在转动》，是伽利略的代表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的一部分。这一著作记录了他的日心说与地球中心说之间的激烈论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完全可以称作一种特殊形式的讲演。伽利略运用科学事实，有条不紊地作分析，论证十分严密，得出的结论无可辩驳。

约翰·弥尔顿 (1608 ~ 1674)

英国诗人，政论家，新闻自由思想奠基人之一。生于富裕的清教徒家庭。1632年获剑桥大学硕士学位，并开始创作活动。早期作品充满清教观念和人文主义思想。1638年旅居意大利，会见被囚禁的伽利略，深受震动。1640年回国投身革命，属于独立派，写了大量反对封建专制、捍卫共和政体的作品。1652年双目失明仍疾书不已。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屡遭迫害，但不向君主政体妥协。晚年穷困潦倒，在逆境中创作名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

论出版自由（1644）

出版检查之弊

如果我们想依靠对出版的管制，以达到淳正风尚的目的，那我们便必须管制一切消遣娱乐，管制一切人们赏心悦目的事物。除端肃质朴者外，一切音乐都不必听，一切歌曲都不编不唱。同样舞蹈也必设官检查，除经获准，确属纯正者外，其余一切姿势动作俱不得用以授徒；此节柏拉图书中本早有规定。但要想对家家户户的古琴、提琴、吉它逐一进行检查，此事确乎非动用 20 个以上检查官莫办；这些乐器当然都不能任其随便絮叨，而只准道其所应道。但是那些寝室之内低吟着的绵绵软语般的小调恋歌又应由谁去制止？还有窗前窗下、阳台露台也都不应漏掉；还有坊间出售的种种装有危险封皮的坏书；这些又由谁去禁绝？20 个检查官够用吗？村里面自也不应乏人光顾，好去查询一下那里的风笛与三弦都宣讲了些什么，再则都市中每个乐师所弹奏的歌谣、音阶等等，也都属在查之列，因为这些便是一般人的《理想乡》与蒙特梅耶……脱离现实世界而遁入到那些碍难施行的“大西岛”或“乌托邦”式的政体中去，决不会对我们的现状有所补益；想要有所补益，就应当在这个充满邪恶的浊世中，在这个上帝为我们所安排的无可逃避的环境中，更聪明地去进行立法。

言论自由之利

正像在躯体方面，当一个人的血液活鲜，各个基本器官与心智官能中的元气精液纯洁健旺，而这些官能又复于其机敏活泼的运用中恣骋其心智的巧慧的时候，往往可以说明这个躯体的状况与组织异常良好那样，同理，当一外民族心情欢快，意气欣欣，非但能绰有余裕地去保障其自身的自由与安全，且能以余力兼及种种坚实而崇高的争论与发明的时候，这也向我们表明了它没有倒退，没有陷入一蹶不振的地步，而是脱掉了衰朽腐败的陈皱表皮，经历了阵痛而重获青春，从此步入足以垂懿范于今兹的真理与盛德的光辉坦途。我觉得，我在自己的心中仿佛瞥见了一个崇高而勇武的国家，好像一个强有力者那样，正从其沉酣之中振身而起，风鬓凜然。我觉得，我仿佛瞥见它是一头苍鹰，正在振脱着它幼时的健翎，它那目不稍瞬的双睛因睁对中午的炎阳而被燃得火红，继而将它的久被欺诳的目光疾扫而下，俯瞰荡漾着天上光辉的清泉本身，而这时无数怯懦群居的小鸟，还有那些性喜昏暗时分的鸟类，却正在一片鼓噪，上下翻飞，对苍鹰的行径诧异不已；而众鸟的这种

指柏拉图在其《共和国》一书中已有规定。

《理想乡》为英诗人菲力浦·锡特尼 1580 年以古希腊传说中的理想仙乡为背景所写的一本田园浪漫故事。这里指理想乡这类书籍。

指蒙特梅耶所写的那类书籍。蒙特梅耶为葡萄牙诗人与作家，代表作为《多情的黛亚娜》，内容写牧人与牧女间的恋爱故事。这本书就是将古希腊传说中之“理想乡”移入葡萄牙语的另一尝试，曾被译为欧洲许多文字。

即《新大西岛》，培根所著的一本带些小说性质的理想国著作。

指力士参孙，见《旧约·士师记》16 章 13~14 节。

恶毒的叽叽喳喳将预示着未来一年的派派系系。

【简析】

本篇发表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1643年，革命阵营的上层长老派试图与王党妥协，促使国会通过了一项新闻检查法案。为捍卫出版自由，反对检查制度，弥尔顿以演说词形式向国会提出了这篇呼吁。全文篇幅不长，但言词犀利，掷地有声，表达了作者对封建专制的憎恨和对出版自由的向往。

威廉·皮特 (1708 ~ 1778)

英国政治家，演说家。辉格党人。毕业于牛津大学。1735年当选下院议员。1746年起在辉格党历届内阁中任职，与国王乔治二世政见不合。1756年出任国务大臣，成为政府的实际决策人。次年短暂辞职，复职后执掌外交和军事，在英法争夺殖民地的“七年战争”中立下殊勋。1766年出任内阁首相，受封为查塔姆伯爵。1768年因病去职。

论无权向北美征税（1766年1月14日）

我认为这个王国无权向殖民地征税。同是，我断言这个王国在管辖及立法诸方面对殖民地享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殖民地人民是这个王国的臣民，他们同诸位一样享有天赋人权和英国人特有的权利；他们同样受到法律的制约，同样承担这个自由国家的宪法所赋予的义务。北美人是英国的亲生儿，不是私生子。征税不属于管辖权和立法权范围。纳税只是下院的自愿赠予。在立法上，英国的三个等级都有其权利；但国王和贵族议员认可一项课税，只是法律形式所需。是否赠予只能由下院作出决定。

在古代，王室、贵族、教会都拥有地产。贵族与教会向国王纳贡。他们缴纳的是属于自己的财产。现在，由于美洲的发现及其他种种原因，土地已归平民所有。教会的地产极其有限（上帝保佑！）、贵族的地产与平民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下院代表了土地拥有者平民，而后者实际上代表了全体居民。因此，当我们在下院决定贡纳和赠予，我们所贡纳和赠予的是自己的财产。但是，如果我们向北美征税，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大不列颠国王陛下的下院议员，向陛下进贡”……但进贡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的财产？不是！“我们向陛下进贡北美平民的财产！”这种说法荒谬绝伦！

区分立法权和征税权对维护自由极为必要。国王、贵族和平民享有同等的立法权。但如果征税只是立法权中简单的一部分，那么，国王和贵族也就与诸位一样享有征税权。一旦这项原则获得有力的支持，他们就会要求取得并行使这种权利了。

有些人持有一种观点，认为议院实质上代表了殖民地。我倒很想知道，谁在这里代表了北美人民。这个王国有一个郡，哪一位议员代表了他们？如果真是如此，但愿上帝大大增加这些有身份的代表数目！或行，诸位能否转告北美人民，某市镇的代表正在为他们说话，而该市镇却又可能从来没有见到过自己的代表？这便是宪法中的所谓腐朽之处。它不可能长久延续下去。如果它不消亡，就必须删除。认为下院实质上已代表北美的想法，是迄今为止进入人脑之中的最可鄙的想法，不值得一驳。

北美平民在当地各州州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他们一直享有自己的法规所赋予的纳税权。如果没有这一权利，他们早已沦为奴隶了。与此同时，作为拥有最高管辖权和立法权的英国，始终以王国的法律，规章，以及在贸易、航海和产业等方面的限制，来约束各个殖民地，唯独不能未经他们的同意去掏他们的口袋。

许多先生被指控在北美孕育暴乱。他们针对这项令人不快的法案，自由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而这种自由竟然成了他们的罪行。令人遗憾的是，我听到下院也要给言论自由定罪。但这种恶意中伤吓不倒我。任何人都不应当害怕行使自由的权利。我需要这种自由。那些对自由加以诽谤的人也许得到过好处，但他们应该悬崖勒马。他们说什么北美人民顽固不化，几乎已卷入了公开的暴乱。我庆幸北美已经在进行抗争。当300万人民感到对自由的一

分别指英国和北美殖民地。

意即下院议员通过立法手段，自己规定必须纳税。

“三个等级”指上院主教议员、上院贵族议员和下院议员，其中，下院议员握有实权。

指由于历史原因，有些市镇人口稀少，已失去选区实质，但仍在选举（下院）议

切希望成为泡影，即将俯首为奴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使对方屈服的最合适的力量。

【简析】

本篇为最著名的论辩演说之一，发表于英国下议院。当时，英国为弥补“七年战争”造成的亏空，接连向北美殖民地课征重税。其中，1765年颁布的《印花税法》遭到北美强烈的抵制，并反过来触发了国会的激烈辩论。皮特意识到高压政策有可能引起革命，主张与北美和解，提出了“征税不属于管辖权和立法权范围”、“未经殖民地人民同意不能去掏他们的口袋”等论点。皮特的本意是维护英国的统治，但客观上支持了“北美的抗议行动，因而被后者誉为“朋友”和“最伟大的下以员”。辩论结果，《印花税法》被废除。

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

普鲁士国王（1740～1786）。史称“腓特烈大帝”。文采出众，有“学者勇士”之美誉，据说曾与伏尔泰侃侃而谈。在位期间，推行“开明专制”，整顿财政司法，推行一系列改革，并扩充军队，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使普鲁士版图急剧扩大。其严酷的军纪和机械的训练方法，对日后的普军有很大影响。

致众将军（1757年12月3日）

先生们，你们不会不知道，正当我们忙于阻击法军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时，这里却陡降不幸。施魏尼茨陷落了；伯弗恩公爵败北了；布雷斯劳失守了，我们的粮草弹药全完了；西里西亚也大部分沦陷了。说真的，如果不是因为无限信任你们和你们的素质，而你们作为祖国的勇士和儿子，多次显示过这种素质，我目前的尴尬处境将使我难以应付。你们之中几乎没有人不是战功显赫。你们为祖国和为我所做的一切，我都了如指掌，并将永志不忘。

因此，我对这次战役也十分相信。祖国有权期待你们拿出勇气，你们不会缺乏勇气。决战时刻已经来临。如果让奥军继续盘踞西里西亚，我便一事无成。我要晓告诸位：查理亲王的兵力虽两倍于我，但我要冲破战争艺术的束缚，哪里发现敌军，就在哪里进攻。问题不在于敌军的数量，或是他们占据了有利位置。我们依靠勇气，依靠缜密的计划就能成功。我必须铤而走险，否则，一切都会付之东流。我们必须打败敌军，否则，就让我们在敌军炮火下为国捐躯。我就是这样看待这一战役的，我就要这样行动了。

把我的决心传达给全体官兵吧。让他们准备接受即将到来的考验吧。告诉他们，我要求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至于你们，我想到你们是普鲁士人，难道我会认为你们会辜负这一称号吗？但是，如果诸位之中有人怕与我分担这一切风险，他可以今晚就退伍，而不会受到任何斥责。哈哈！我知道，你们谁也不会背弃我。那我就仰仗诸位的帮助，并相信必然会赢得胜利了。

在此次战役中，一旦下令出击，如果骑兵不全力以赴冲向敌阵，我就在战斗结束后叫他立即下马，叫他充任留守部队；如果步兵在战斗中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犹豫，胆怯或拿不住军刀，我就割去他的军服上的花饰！好啦，先生们，晚安！过不了多久，我们要么已经打败敌人，要么就永远见不着了。

【简析】

本篇为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柳坦决战前夕向将军们的讲话。其时，为了争夺西里西亚，普奥之间展开激烈角逐，史称“七年战争”。初期对普军不利。奥军在法、俄、瑞典等国支持下步步进逼。弗里德里希深知柳坦之役关系重大，因而作了这次战前动员。他时而神色严峻，时而故作轻松，坚定的语调里流露出自信，诙谐的话语中暗藏杀机，表现了一个“学者勇士”的风采，和一个为容克地主效劳的专制君主的冷酷。

塞缪尔·亚当斯 (1722 ~ 1803)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政治家，美国第 2 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堂兄。生于马萨诸塞州布伦特里，祖籍英格兰、曾祖父于 1636 年移居北美。幼时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曾以律师为业，但逐渐对英国王权产生不满。1772 年率先在马萨诸塞州组建通讯委员会，次年参与策划波士顿倾茶事件。大陆会议期间，坚决主张美国独立。1788 年为马萨诸塞州反联邦派领导人。1796 年曾参加总统竞选、得 15 票。

美利坚的独立（1776年8月1日）

今天，在我们这片大陆，300万同胞为着同一个目标联合起来，这使全世界感到震惊。我们的军队人数众多，训练有素；我们的指挥官具有第一流军事才能，他们生气勃勃，热情超群。我们以非凡的信心，准备好了弹药和粮草。外国纷纷等待与我们联盟，以庆贺我们的胜利。我想说，上帝几乎是令人惊讶地站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成功挫败了敌人，使丧失意志的人恢复了信心。因此，我们可以真诚地说，拯救我们的并不是我们自己。

看来上帝一直在引导我们，也许是要我们恭顺地接受伟大而十全十美的天意。我们已经摆脱了政治厄运，让我们不要回头张望，以免遭到灭顶之灾，成为世界的羞辱和笑柄。难道我们不希望在防卫上更一致，备战更周密？难道我们不想让敌人众叛亲离，让自己勇气倍增？”我们的力量与抵抗足以使我们赢得自由，并将确保我们获得光荣的独立。在自由而庄严的各州，它将成为我们的后盾。我们不能设想，由于我们的抵抗，一个分崩离析的垂亡之国就会对美利坚变得较为友好，或变得稍为尊重一点人权；我们因而就可以期望他们出于对权力的追求，抑或出于恐惧而不是德行，重新恢复我们的权利，并补偿我们所受到的伤害。步调一致和英勇无畏将为我们带来光荣的和平，它将使今后为自由奋斗成为理所当然。如果有力量逮住恶狼，却又不拔除它的尖牙，不斩断它的利爪，反而任其逍遥，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疯子。

我们别无选择，要么独立，要么蒙受最卑劣最残忍的奴役。在我们的平原上，敌人已经重兵压境。荒芜和死亡就是他们的血腥行径。我们同胞血肉模糊的尸体在向我们呐喊，这喊声仿佛来自上苍。

我们的联盟已经组成，我们的宪法已经起草、制定并获得通过。他们现在就是自身自由的卫士了。我们就像罗马执政官告诉罗马人那样对你们说，“没有你们的同意，我们的任何提议均不能成为法律。保持你们的本色吧，美利坚人！你们书写了法律条文，你们的幸福也就有了保证”。

你们的士兵已经开赴战场，足以击退所有敌人，包括他们的精锐部队和雇佣军。士兵们的心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激烈跳动。他们为正义的事业而群情激奋。他们一旦举起刀剑，就能从上帝那里得到帮助。你们的敌人卑鄙无耻，嘲弄人权，把宗教化作笑柄。他们为了高额赏金，不惜把矛头指向自己的首领和祖国。

继续从事你们伟大的事业吧！你们要为以往的胜利而感谢上帝，并坚信将来会赢得最终胜利。对我来说，除了与你们共享光荣，分担危险，我别无他求。如果我有一个心灵的愿望，那就是：我愿将我的骨灰同沃伦和蒙哥马利们撒在一起，让美利坚各州获得永久的自由和独立！

【简析】

本篇为《独立宣言》签署一个月以后，亚当斯针对主和派的妥协论调在费城向州议会发表的。演说篇幅不长，但字字铿锵，句句有力，表达了演说者将独立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指英国。

指各州根据大陆会议精神所拟定的宪法。

埃德蒙·伯克（1729—1797）

英国政论家。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律师之家。1750年移居伦敦，入中殿律师学院进修。曾研究美学，受到狄德罗，康德、莱辛等哲学家和姜学家的关注。1765年任辉格党议会领袖罗金厄姆侯爵的秘书，开始从事政治活动。1770年发表《关于当前不满情绪的根源》一文，揭露国王乔治三世任人唯亲，违背宪法精神，主张政府要员应由人民交付议会选定。1774年当选议员，继续为削弱王权、维护议会政治而努力。在北美殖民地问题上持温和立场，反对政府采取轻率政策，要求与殖民地和解。为此，曾在议会发表过几篇著名演讲，本文为其中之一。

论与北美的和解（1775年1月23日）

我的观点与其说是赞成诉诸武力，不如说是同意采用精明的管理方式；为了要在一种在我们看来是有益的从属关系中保护一个人数众多、积极主动、日益发展、生气勃勃的民族，我们不仅应当把武力看作令人憎恨的工具，而且应当视为软弱无效的手段。

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指出，武力的作用只能是短暂的。这也许能暂时压制一下，但避免不了需要再次进行镇压；而对一个需要不断征服的民族是无法统治的。

其次，我的异议在于使用武力的不确定性。恐怖并非总是可以通过武力来达到的；而武装力量也不总是意味着胜利。如果你不能获得成功，那你就黔驴技穷，再也使不出别的什么良策了；因为，如果和解失败了，武力手段依然存在；可是，倘若武力无法取胜，那么和解的希望就不复存在了。亲善有时可以带来权力和权威；但是，在穷兵黩武并遭到失败后，就决不可能通过乞求而得到权力和权威了。

再次，我反对使用武力的理由是，你们为了拥有北美所作的努力而伤害了北美。你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并非就是你们想重新恢复的事业，因为它已在战争中失去了原有的价值，遭受了损害和消耗殆尽。唯有完整无损的北美才能遂人心意。我不愿消耗北美的力量而同时又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因为从各个方面来看，我们消耗的正是英国的力量。

最后，我们在统治各个殖民地的过程中，尚未有过那种赞成以武力作为统治方式的任何经验。这些殖民地之所以得到了发展并带给我们利益，一向是由于我们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方法。

先生，这些就是我对那种未经检验过的武力方法持有不同看法的理由。许多绅士似乎已深深地被这种采用武力方法的观点所迷住，尽管我对这些绅士们在其他各个方面所持的观点怀有崇高的敬意。

可是，除了北美的人口和商业因素外，还有更重要的第三个因素，它促使我形成了关于管理北美应奉行何种政策的观点——我是指北美人的性格与特征。在北美人的这种性格中，热爱自由是最显著的特征。

各殖民地的人民都是英国人的后裔。英格兰珍惜自己的自由；我希望，它仍然尊重这种自由。当这种酷爱自由的性格压倒一切的时候，许多殖民者离开了英国而移居他乡；当他们想摆脱你们控制的时候，他们就具有这种追求自由的倾向。因此，他们不仅献身于自由，而且是依照英国人的理想和原则献身于自由的。如同其他纯抽象事物一样，抽象的自由是无法找到的。自由根植于某种明智的目标之中；每一个民族都为自己形成了某种特别喜爱的特征，这种特征也就成为他们获得幸福的标准。先生，你们知道，在这个国家，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历来是围绕征税问题展开的。而在古代各城邦，绝大多数斗争主要是针对地方行政官的选举权问题，或者是指向国家各个等级之间力量对比的问题；在他们看来，钱的问题并不是那么迫切的。但英国的情况就不同了。精悍的笔力和雄辩的谈锋无不针对税款问题；这些伟大的精神既能充分发挥作用，又深受其害。

我并不想对这种精神作过分的夸奖，也不想对产生这一精神的道德原因加以赞扬。或许，北美人若拥有一种较为平静和随和的自由精神，将更能为我们所接受。或许，自由思想是值得向往的，但应同我们这种专横的、无限

制的权势相和解。或许，我们可以期待殖民地人民能够为我们所说服，即他们在我们（作为他们处于永久性少数民族地位的监护人）的托管之下，他们的自由较之由他们自己所掌握的任何一部分自由都会安全得多。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他们的精神是否值得赞扬或应受到指责。那么，以上帝的名义，我们怎样处理这一问题呢？

我的观点是，在不考虑我们不论是出于权利而作出让步，或者出于行善而予以承认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允许殖民地人民具有宪法所赋予的权益，并且，要在议会公告上刊登这种承诺，使他们获得如同事情天性将能给予的那种强有力的保证。

至于讲到殖民地对英国的税收、贸易或帝国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不论是对其中一个方面还是对所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我对北美在不列颠宪法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充满信心。我所以支持殖民地，因为这是一种亲密的情感，它产生于相同的姓氏，同源的血缘、相似的利益以及公民在法律上所拥有的平等的监护权。这些就是纽带。虽然它们像空气一样轻盈，却也像铁链一样坚强。殖民地应该永远怀有那种同你们的政府连接在一起的公民权思想；他们将同你们紧密连在一起，天下任何力量都不能破坏他们的效忠。可是，你们应该懂得，政府是一回事，而他们的特权则是另一回事；两者无需相互依存；粘合剂已脱落；凝固力已松懈；一切都在迅速地衰败和解体。只要你们有智慧使我国至高无上的权力始终成为自由的殿堂，成为奉献给我们共同信仰的神圣的殿堂，那么，在上帝选定的种族和英格兰儿子们朝拜自由的任何地方，他们都将转向你们。他们的人数越增加，你们的朋友就越多。他们愈是炽烈地爱自由，就愈会变得顺从。

我深信，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让我为和平的殿堂铺下第一块基石。我提请各位注意：大英帝国所属北美殖民地和种植园共有 14 个相互分离的政府；该地的自由居民已超过 200 万，而且还在增加；它们还没有获得向英国议会选派议员或市镇代表以代表自己的自由的特权。

【简析】

本篇演讲曾影响北美和平统一进程，可见演说的力量。演说者以理性的态度、强调使用武力带来的恶果，体现了一位政论家较高的政治智慧。

乔治·华盛顿（1732～1799）

美利坚合众国奠基人之一，首任总统。生于弗吉尼亚的一个种植园主家庭。11岁丧父，受教育不多。16岁远离家乡任土地测量员，后在英国殖民军中服役，曾参加英法为争夺北美而进行的“七年战争”，因战功显赫升任上校。1759年起任弗吉尼亚州议员，逐渐对英国王权产生不满。1774年和1775年先后出席两届大陆会议，被委任为大陆军总指挥，领导美国独立战争。1787年主持制订联邦宪法，1789年当选为总统，1793年连任。任内、超脱党派和地方纷争，成功地组建并维护了共和制中央政府，并采取一系列安邦治国措施，为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打下了基础。1797年拒绝再次连任，两年后病逝。

就职演说（1789年4月30日）

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公民们：

在人生沉浮中，没有一件事能比本月14日已收到根据你们的命令送达的通知更使我焦虑不安。一方面，国家召唤我出任此职，对于她的召唤，我永远只能肃然敬从。而我十分偏爱、并曾选择了隐退，我还满怀奢望，矢志不移，誓愿以此作为暮年归宿。星转斗移，我越来越感到隐退的必要和亲切，因为喜爱之余，我已经习惯，还因为岁月催人渐老，身体常感不适。另一方面，国家召唤我担负的责任如此重大和艰巨，足以使国内最有才智和经验的人度德量力；而我天资愚钝，又无民政管理的实践，应该倍觉自己能力之不足，因此必然感到难以荷此重任。怀着这种矛盾的心情，我唯一敢断言的是，通过正确理解可能产生影响的各种情况来克尽厥职，乃是我忠贞不渝的努力目标。我唯一敢祈望的是，如果我在执行这项任务时因陶醉于往事，或因由衷感到公民们对我高度的信赖，因而过分受到了影响，以致在处理从未经历过的大事时，忽视了自己的无能和消极，我的错误将会由于使我误入歧途的各种动机而减轻，而大家在评判错误的后果时，也会适当包涵产生这些动机的偏见。

既然这就是我在遵奉公众召唤就任现职时的感想，那么，在此宣誓就职之际，如不热忱地祈求全能的上帝就极其失当。因为上帝统治着宇宙，主宰着各国政府，它的神助能弥补人类的任何不足。愿上帝赐福、保佑一个为美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组成的政府，保佑它力这些基本目的而作出奉献，保佑政府的各项行政措施在我负责之下都能成功地发挥作用。我相信，在向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伟大缔造者献上这份崇敬时，这些话也同样表达了各位和广大公民的心意。没有人能比美国人更坚定不移地承认和崇拜掌管人间事务的上帝。他们在迈向独立国家的进程中，似乎每走一步都有某种天佑的迹象；他们在刚刚完成的联邦政府体制的重大改革中，如果不是因虔诚的感恩而得到某种回报，如果不是谦卑地期待着过去有所预示的赐福的到来，那么，通过众多截然不同的集团的平静思考和自愿赞同来完成改革，这种方式是难以同大多数政府在组建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相比的。在目前转折关头，我产生这些想法确实是深有所感而不能自己。我相信大家会和我怀有同感，即除了仰仗上帝的力量，一个新生的自由政府别无他法能一开始就事事如意。

根据设立行政部门的条款，总统有责任“将他认为必要而妥善的措施提请国会审议”。但在目前与各位见面的这个场合，恕我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而只要提一下伟大的宪法，它使各位今天聚集一堂，它规定了各位的权限，指出了各位应该注意的目标。在这样的场合，更恰当、也更能反映我内心激情的做法是不提出具体措施，而是称颂将要规划和采纳这些措施的当选者的才能、正直和爱国心。我从这些高贵品格中看到了最可靠的保证：其一，任何地方偏见或地方感情，任何意见分歧或党派敌视，都不能使我们偏离全局观点和公平观点，即必须维护这个由不同地区和利益所组成的大联合；因此，其二，我国的政策将会以纯正不移的个人道德原则为基础，而自由政府将会以赢得民心 and 全世界尊敬的一切特点而显示其优越性。我对国家的一片热爱之心激励着我满怀喜悦地展望这幅远景，因为根据自然界的法理和发展趋势，在美德与幸福之间，责任与利益之间，恪守诚实宽厚的政策与获得社会繁荣幸福的硕果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统一；因为我们应该同样相信，上

帝亲自规定了永恒的秩序和权利法则，它决不可能对无视这些法则的国家慈颜含笑；因为人们理所当然地、满怀深情地、也许是最后一次地把维护神圣的自由之火和共和制政府的命运，系于美国人所遵命进行的实验上。

除了提请各位注意的一般事务外，在当前时刻，根据激烈反对共和制的各种意见的性质，或根据引起这些意见的不安程度，在必要时行使宪法第五条授予的权利究竟有多大益处，将留待你们来加以判断和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法从过去担任过的职务中找到借鉴，因此我不提具体建议，而是再一次完全信任各位对公众利益的辨别和追求；因为我相信，各位只要谨慎避免作出任何可能危及团结而有效的政府的利益的修订，或避免作出应该等待未来经验教训的修订，那么，各位对自由人特有权利的尊重和对社会和谐的关注，就足以影响大家慎重考虑应在何种程度上坚定不移地加强前者，并有利无弊地促进后者。

除上述意见外，我还要补充一点，而且向众议院提出最为恰当。这条意见涉及到本人，因此宜尽量讲得简短一些。我第一次荣幸地奉召为国效劳时，正值我国为自由而艰苦奋斗之际，我对我的职责的看法要求我必须放弃任何俸禄。我从未违背过这一决定。如今，促使我作出这一决定的想法仍然支配着我，因此，我必须拒绝享用任何个人报酬，并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不适宜的，而不可避免的是，行政部门享有俸金有可能被列入永久性规定。同样，我必须恳求各位，在估算我就任的这个职位所需要的费用时，可以根据我的任期以公共利益所需的实际费用为限。

我已将有感于这一聚会场合的想法奉告各位，现在我就要向大家告辞；但在此以前，我要再一次以谦卑的心情祈求仁慈的上帝给予帮助。因为承蒙上帝的恩赐，美国人有了深思熟虑的机会，以及为确保联邦的安全和促进幸福，用前所未有的一致意见来决定政府体制的意向；既然如此，上帝将同样明显地保佑我们能扩大眼界，稳健地进行协商，并采取明智的措施，而这些都是本届政府取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依靠。

【简析】

华盛顿以全票当选为美国首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他字斟句酌，显得沉稳持重，表达了他要在君主大国控制的世界上进行“实验”的决心。

告别演说（1796年9月17日）

朋友们，同胞们：

重新选举一位公民来管理美国政府的日期，已为期不远、你们必须考虑任命一位能托以重任的人的时刻已经到来。我觉得现在就将谢绝把我置于候选人之列的决心告诉你们是合适的，尤其是因为这可能有助于公众表达更为明确的声音。

当我盼望结束政治生涯之际，我的感情不允许我不对我可爱的祖国表示深切感谢。我感谢祖国授予了我许多荣誉，并以坚定不移的信心支持我，使我享有一切机会通过坚贞不渝的工作、表现我对祖国的神圣感情，虽然这在效果上与我的热忱并不相称。如果我的供职对我的祖国有所裨益，我们要永远记住：当各方面激起的热情容易把我们引入歧途时，当有时出现捉摸不定而又令人泄气的局势时，当因经常失利而大受责难时，你们坚定不移的支持就是战胜艰难的主要支柱，也是使各项计划有效地实施的一项保证，这才是你们应赞扬的，并应视之为有教益的事例列入史册。我深感此种支持，死后也不会忘记，为此我要不停地为你们祝福：愿上天继续把最精美的赠品——它的仁慈赐给你们；愿你们的联邦和兄弟般的情谊千古长存；愿你们一手制定的自由宪法将神圣地保持下去；愿每个部门的工作将显示出智慧与德行；总之，愿你们在自由的庇护下，认真维护并慎重使用上帝的赐福，各州人民享有更美满的幸福。使你们获得把你们的宪法介绍给其它各国的荣誉，使这部宪法为那些对之还十分陌生的国家所赞美、爱慕和采用。

也许我的讲话应该到此为止。但我对你们的幸福的关心，这种关心只有在我生命结束时，才会终止，以及因关心而必然要产生的对危险的担心，促使我在此场合向你们提出一些看法，供你们慎重考虑和经常回顾。这些看法是经过多次思考和慎重观察后才产生的。在我看来，这些看法对你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永久幸福是十分重要的。

政府的统一使你们组成为一个民族，它对你们是十分珍贵的。这确是如此，因为它是你们真正独立大厦的主要支柱，维护着你们在国内的平静和国外的安宁，保障着你们的安全和各方面的繁荣以及你们如此高度珍视的自由。但是不难预见，总是会有人以种种理由从各个方面，煞费苦心地、不择手段地来动摇你们心中对这一真理的信念。由于它是你们政治堡垒中的要害所在，国内外敌人的矛头便会持续不停并不遗余力地（虽然往往是鬼鬼祟祟、阴险狡诈地）对准着它。因此，极为重要的是，你们应该正当地估计全国性的联合对你们集体和个人幸福的巨大价值，你们应该对它怀有真诚的、经久不变的感情，要习惯于像对待护佑你们政治上的安全与繁荣的守护神那样想到它或谈到它；要小心翼翼、无微不至地保护它；要驳斥一切抛弃它的想法，即使对它抱有丝毫怀疑亦不允许；要义正词严地反对刚冒头的一切可能使我国的任何部分与其他部分疏远并削弱连接全国各地的神圣纽带的种种企图。

对此，你们有一切理由抱有同感并表示关切。不论是出生于或选择住在这个共同的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有权要求你们感情专注地爱它。美国人这一名称是属于你们的，你们都是国民。这个名称必须永远凝聚应有的爱国主义自豪感，要高于任何因地域差别产生的名称。你们之间尽管有一些差异，但毕竟有相同的宗教、风俗、习惯和政治原则。你们在共同的事业中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你们拥有的独立和自由是群策群力的结果，是经历了共

同的危险、苦难和胜利后取得的。

因此，我国各地都感到联合与它们的直接的和特殊的利益息息相关，它们在统一的步调下，共同努力，便会产生更大的力量，获得更丰富的资源，能够更好地抵御外来的危险，它们的和平就会较少地受到外国的干扰。其无法估计的价值还在于：联邦能避免他们之间的争吵和战争。那些内部不受同一政府约束的邻邦，战祸频仍；它们内部的纷争即足以挑起战争，而国外的敌对的同盟、各种依附关系和阴谋又从中挑拨使之激化。因此，有一个联合的政府，即不必要拥有过分庞大的军事建制，而庞大的军事建制在任何形式的政府里都是不利于自由的，对共和国式的自由更为有害。因此，你们的联邦应被视为你们自由的主要支持，爱自由就必须维护联邦。

在考虑到可能扰乱我们联邦的各种原因的同时，有一件亟需严重关注的事情，即地理差别居然成为区别党派的特点的根据，如北方的和南方的，大西洋的和西部地区的；而诡譎之徒可能力图煽动人们相信，地方利益和观点的确存在差异。党派在特定区域内获得势力的手段之一，乃是将其他地区的意见和目的加以歪曲。你们应尽量提高警惕，克制由此种歪曲所引起的妒忌与不满。妒忌与不满易使本应亲如手足般地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彼此疏远。

不幸得很，这种党派性是和本性的不可分的，在人类心灵最强烈的感情中扎下了根。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一切政府之中，多多少少受阻扼、控制或压抑。但是在那些民主形式的政府中，可见其散发剧毒，成为政府的最危险的敌人。

一派轮流对另一派进行的统治，会因党政间不和而自然产生的复仇心成为苛政。这种复仇心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国家中曾犯下最可怕的罪行。因此，这种轮流统治本身就是可怕的专制，并将导致更加正式的和永久的专制。轮流统治造成混乱和苦难会逐渐地使人们赞同个人具有绝对权力，以求得安全与宁静。迟早某一个比他的敌手更有能力、更为幸运的掌权派的首领会利用这种倾向来达到自己正位的目的，从而毁坏了公众的自由。即使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极端的事例（这种事的确不应发生），但是党派性所造成的那些常见的、无止境的危害应足以引起每一个明智的人的关注和责任感，去阻拦和制止其滋长。

有一种意见，认为自由国家的政党对政府的行政机构可起到有用的制约作用，并且可用以使自由的精神富有生气。这一点在某种限度内也许是真实的。在一个君主政体型的政府中，爱国主义可以宽容（如果不赞同）党派性。但是在那些民主型的国家里，在纯粹选举产生的政府里，这是不值得鼓励的一种风气。

同样重要的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思考的习惯会使那些受命管理国家的人谨慎从事，不超越宪法规定的他们各自的权限，避免一个部门在行使职权时去侵犯另一个部门的权力。侵犯职权的风气易使各部门的权力集中为一，这样，不管建成何种形式的政府，都会产生一种地道的专制。正确估计支配人类心灵的对权力的迷恋及滥用权力的癖好，就完全可以使我们相信这种情况是真实的。行使政治权时，必须把权力分开并分配给各个不同的受托人以便互相制约，并指定受托人为公众福利的保护人以防他人侵犯。这种相互制约的必要性早已在古代和现代的试验中显示出来。我国也在进行某些试验，而且就在我们自己的眼前。有必要进行这些试验，也有必要继续这些试验。如果根据人民的意见，认为宪法规定的权力的分配和修改有错误的话，

可用宪法规定的修正方法予以改正。

对一切国家要讲信义和公正。要力求与一切国家和睦相处。宗教和道德责成我们这样做，难道好的政策就不要求我们这样做吗？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国家将称得上是一个自由的、进步的伟大的国家。它为人类树立了一个始终由正义与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且新颖的榜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事物的发展，这样一种计划的成果将充分补偿由于坚持此项计划而失去的任何暂时利益，这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难道上帝没有把一个国家永久幸福与它的德行连接在一起吗？这次试验至少是根据人类本性可以为善的观点而进行的。难道可以因为其罪恶就认为此项计划是不可能实行的吗？

在执行这样一项计划中，重要的莫过于应该排除对个别一些国家抱着永久的、根深蒂固的反感以及对另一些国家的感情上的依附。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培养正直的、和睦的感情来对待一切国家。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习惯性的偏爱或习惯性的偏恶，这样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无异于一个奴隶，是一个受自己的仇恨或偏爱摆布的奴隶。无论是做哪一种奴隶，都足以使自己偏离自己的职责和利益。

同样，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感情上的依附会产生种种罪恶。在并没有真正的共同利益存在的情况时，同情自己喜好的国家会产生一种错觉，幻想有一种假想中的共同利益，也会使自己对另一方抱有敌意，这样就会无缘无故地把自己引入参加以后的争吵和战争的歧途上去。在这种感情支配下还会将别的国家不能享有的权利让给自己喜好的国家，这就容易加倍地损害正在作出让步的国家，不必要地放弃本来应该保持的东西，并在不能享受平等权利的各方中激起妒忌，恶意以及报复。

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我们则没有，或关系甚疏远。因此，欧洲必定经常忙于争执，其起因实际上与我们的利害无关。因此，在我们这方面通过人为的纽带把自己卷入欧洲政治的诡谲风雨，与欧洲进行友谊的结合或敌对的冲突，都是不明智的。

我国位于隔离的和遥远的位置，这要求我们并使我们追寻另一条不同的道路。如果我们还是一个民族、在一个有效的政府下，则那样一个时代就不会太远了，到那时我们可以避免外来烦扰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毁坏，并使我们在任何时候决心保持的中立态度会获得严格的尊重。当交战各国无望获得我们的支持，也不敢轻率地冒险向我们挑衅时，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的正义所指引的我国利益来选择和平或战争。

为什么摒弃在如此特殊形势下的有利条件呢？为什么离开我们自己的立场而站在外国的立场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与欧洲任何地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从而把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好恶或反复无常的罗网里去呢？

我们真正的政策是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联盟，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所做的不应超越我们目前所负的义务。不要把我的话理解为可能赞成不遵守现有的协定（我坚信诚实始终是最上策，这一箴言对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都同样地适用）。因此我再重复说一遍，让那些协议按照它们的真正的含义予以遵守吧。但依我看来，超越这些协议是不必要的，也将是不明智的。

我们应始终注意保护适当的军队，使自己处于有利的防御状态，这样我们就可能有把握地信托暂时的联盟以应付特别紧急的情况。

同胞们，在向你们提出这些出于一位亲爱的老朋友的忠告时，我不敢希

望这些忠告将产生强烈的和持久的印象，但我愿这些忠告会抑制通常产生的感情冲动，或防止我们的国家走上迄今为止留着各国命运印迹的老路。但是如果我竟能希望这些忠告可能产生部分的效益和一些暂时的好处，可以不时提醒你们要避免党派性的泛滥并预防外来的离间阴谋，警惕伪装的爱国主义的欺诈行为，那么，为你们幸福而担忧的心情将得到充分的补偿，这些忠告就是根据这一希望提出的。

【简析】

《告别演说》以情动人，言辞恳切，敦促国人同心同德，防止分裂，不要与任何国家永久结盟。这篇演说为美利坚的发展定下了基调，甚至成为美国历史发展内政外交政策的雏形。

帕特里克·亨利（1736～1799）

美国革命时期杰出的演说家和政治家。做过店主和农民。为养家糊口，发愤研读法律。24岁正式开业，三年内打赢近千起官司，显露出非凡才华。1763年在“牧师案”中援引“天赋人权”学说，语惊四座。1765年当选弗吉尼亚州议员，率先反对征收印花税。此后10年，成为主张北美独立的有力发言人。历任弗吉尼亚州通讯委员会委员，民团司令，该州州长。晚年与华盛顿总统政见不合，拒绝在新政府中供职。1799年在演说中呼吁民族团结，同年去世。

不自由，毋宁死！（1775年3月23日）

议长先生：

我比任何人更钦佩刚刚在议会上发言的先生们的爱国精神和才能。但是，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往往因人而异。因此，尽管我的观点与他们截然不同，我还是要毫无保留地、自由地予以阐述，并且希望不要因此而被视作对先生们的不敬。现在不是讲客气的时候。摆在会议代表们面前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我认为，这是关系到享受自由还是蒙受奴役的大问题，而且正由于它事关重大，我们的辩论就必须做到各抒己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弄清事实真相，才能不辜负上帝和祖国赋予我们的重任。在这种时刻，如果怕冒犯别人而闭口不言，我认为就是叛国，就是对比世间所有国君更为神圣的上帝的不忠。

议长先生，对希望抱有幻觉是人的天性。我们易于闭起眼睛不愿正视痛苦的现实，并倾听海妖诱人的歌声，让她把我们化作禽兽。在为自由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这难道是有理智的人的作为吗？难道我们愿意成为对获得自由这样休戚相关的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人吗？就我来说，无论在精神上有多么痛苦，我仍然愿意了解全部事实真相和最坏的事态，并为之做好充分准备。

我只有一盏指路明灯，那就是经验之灯。除了过去的经验，我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判断未来。而依据过去的经验，我倒希望知道，10年来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凭什么足以使各位先生有理由满怀希望，并欣然用来安慰自己和议会？难道就是最近接受我们请愿时的那种狡诈的微笑吗？不要相信这种微笑，先生，事实已经证明它是你们脚边的陷阱。不要被人家的亲吻出卖吧！请你们自问，接受我们请愿时的和气亲善和遍布我们海陆疆域的大规模备战如何能够相称？难道出于对我们的爱护与和解，有必要动用战舰和军队吗？难道我们流露过决不和解的愿望，以至为了赢回我们的爱，而必须诉诸武力吗？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了，先生。这些都是战争和征服的工具，是国王采取的最后论辩手段。我要请问先生们，这些战争部署如果不是为了迫使我们就范，那又意味着什么？哪位先生能够指出有其他动机？难道在世界的这一角，还有别的敌人值得大不列颠如此兴师动众，集结起庞大的海陆武装吗？不，先生们，没有任何敌人了。一切都是针对我们的，而不是别人。他们是派来给我们套紧那条由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铸造的锁链的。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抵抗呢？还靠辩论吗？先生，我们已经辩论了10年了。难道还有什么新的御敌之策吗？没有了。我们已经从各方面经过了考虑，但一切都是枉然。难道我们还要苦苦哀告，卑词乞求吗？难道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策略没有使用过吗？先生，我请求你们，千万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为了阻止这场即将来临的风暴，一切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我们请愿过，我们抗议过，我们哀求过；我们曾拜倒在英王御座前，恳求他制止国会和内阁的残暴行径。可是，我们的请愿受到蔑视，我们的抗议反而招致更多的镇压和侮辱，我们的哀求被置之不理，我们被轻蔑地从御座边一脚踢开了。事到如今，我们怎么还能沉迷于虚无缥缈的和平希望之中呢？没有任何希望的余地了。假如我们想获得自由，并维护我们长期以来为之献身的崇高权利，假如我们不愿彻底放弃我们多年来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那么，我们就必须战斗！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必须战斗！我们只有诉诸武力，只有求助于万军之主的上帝。

议长先生，他们说我们太弱小了，无法抵御如此强大的敌人。但是我们何时才能强大起来？是下周，还是明年？难道要等到我们被彻底解除武装，家家户户都驻扎英国士兵的时候？难道我们犹豫迟疑、无所作为就能积聚起力量吗？难道我们高枕而卧，抱着虚幻的希望，待到敌人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就能找到有效的御敌之策了吗？先生们，只要我们能妥善地利用自然之神赐予我们的力量，我们就不弱小。一旦 300 万人民为了神圣的自由事业，在自己的国土上武装起来，那么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我们。此外，我们并非孤军作战，公正的上帝主宰着各国的命运，他将号召朋友们为我们而战。先生们，战争的胜利并非只属于强者。它将属于那些机警、主动和勇敢的人们。何况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即使我们没有骨气，想退出战斗，也为时已晚。退路已经切断，除非甘受屈辱和奴役。囚禁我们的枷锁已经铸成。叮铛的镣铐声已经在波士顿草原上回响。战争已经无可避免——让它来吧！我重复一遍，先生，让它来吧！

企图使事态得到缓和是徒劳的。各位先生可以高喊：和平！和平！但根本不存在和平。战斗实际上已经打响。从北方刮来的风暴将把武器的铿锵回响传到我们耳中。我们的弟兄已经奔赴战场！我们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袖手旁观呢？先生们想要做什么？他们会得到什么？难道生命就这么可贵，和平就这么甜蜜，竟值得以镣铐和奴役作为代价？全能的上帝啊，制止他们这样做吧！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

【简析】

这篇脍炙人口的演说发表于弗吉尼亚州第二届议会，在美国革命文献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其时，北美殖民地正面临历史性抉择——要么拿起武器，争取独立；要么妥协让步，甘受奴役。亨利以敏锐的政治家眼光，饱满的爱国激情，以铁的事实驳斥了主和派的种种谬误，阐述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演讲结束时，亨利高呼：“不自由，毋宁死！”引发起全场听众高喊“拿起武器”的呼声。此后，“不自由，毋宁死！”成了美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战斗口号。

让—保罗·马拉（1743～1793）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活动家，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生于清贫的教员家庭，曾从事医学和物理学研究，为眼疾物理疗法创始人。

受唯物论和百科全书派影响，开始从事进步政治活动。1774年发表《奴隶制的锁链》，抨击封建制度。法国革命爆发后，创办《人民之友报》，宣扬暴力革命，倡导革命专政，为采取最激进的民主措施的有力发言人。1792年选入国民公会，力主处决国王路易十六。1793年5月底参与领导巴黎人民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统治，使“革命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马克思语）并发展到最高阶段——雅各宾专政阶段。同年7月，被一个狂热的吉伦特派女青年用匕首刺死。

辩护词（1793年4月24日）

下面我要谈一下控告状。这份控告状是由立法委员会提出的，而委员会委员几乎全部是我的死敌，全部是派系成员。控告状的起草如此欠考虑，以至从字面上看，就具有愚昧无知、弄虚作假、疯狂残暴等特点。一眼即可看出，控告状明显充斥着自相矛盾，或者应该更确切地说，它同借以为据的“控告决定”格格不入。因为控告状并没有提及由雅各宾派起草并经过我签署的通告——这构成了我的一条罪状——然而，导致作出“控告决定”的恰恰是这份通告。

我在指出这份控告状如何荒谬而没有根据的时候，很为委员会感到害臊。由于雅各宾派的通告包蕴着真正的共和派观点，由于我的“山岳派”同仁几乎都在上面签了名，委员会不得不放弃所起诉的主要罪状，而被迫采取权宜之计。他们将多月来湮没在案宗尘埃中的、我的一些作品翻捡出来加以引证，并且愚蠢地对我的其他一些作品重新加以谴责——该议题曾经列入议事日程而国民公会拒绝进行讨论，正如我下面所要证明的那样。

现在让我们来证明控告状是非法的。正如诸位所看到的那样，它依据的完全是我的一些政治观点。这些观点在写进我的作品发表之前，几乎全部在国民公会的讲坛上阐述过。这是因为，我的作品是对我在议会中一直未能予以阐释的问题的一个补充。其始终如一的目的是揭露阴谋，撕下卖国贼的假面具，并提出有效措施。”制宪法案”第5条第7款明文规定：“国民代表是不可侵犯的：任何时候都不得因他们在执行其代表职责的过程中的言论、写作和行为而对他们进行搜查、控告和审讯。”

因此，“控告状”是无效的。因为它完全违背了根本大法。国家宪法并没有、而且也不能废除。它所以无效，还在于它侵犯了属于人民代表的最神圣的权利。

我充分意识到，这项权利并不包括阴谋反对国家，肇事损害自由的权益，侵犯公民权利或危害公众安全；但是，它一定允许公民怀着为国效力、为民造福和为促成自由胜利的神圣目的而说话、写作和办事。这项权利是国民代表的职责本身所固有的。没有这项权利，忠诚之士就不可能保卫祖国及他们自己，就不可能防止卖国贼的压迫和奴役。

制宪议会中的爱国者深切地感到，有必要使代表不受侵犯和不受攻击，有必要使他们能不受惩罚地同暴君进行斗争和完成革命，因此，他们早在成立国民公会之前，就急切地在1789年6月23日通过了著名法令，使这项权利变得神圣不可侵犯。

他们深切地感到，这项权利是每一项公职所固有的，因而将它扩展到每一个司法机构，每一个行动机构，乃至结合在公民大会中的全体公民。

没有这项不可剥夺的权利，自由还能在反对阴险的敌人的阴谋诡计时维

指吉伦特派。

雅各宾派为法国大革命中最有影响，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1793年4月5日，马拉以该派总部主席的身份向下属发布通告，要求各郡发动“声势浩大的请愿和控诉运动”，反对卖国贼，撤换不忠诚的议员，清洗革命队伍，引起吉伦特派的不满和恐慌。

即雅各宾派。

指三级会议通过决议：议员享有不受侵犯之权。

持一时半刻吗？没有它，在一个腐败的议院里，无限眷恋祖国的少数代表如何能揭穿力图压制祖国或给祖国戴上桎梏的卖国贼的假面具？

没有这项基本权利，少数远见卓识、矢志不移的爱国者如何能挫败一大帮阴谋家的诡计？人们可以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来判断这一点。如果一帮政客能够用伪造的借口攻击我，把我逐出国民公会，拉我上法庭，把我监禁起来，置我于死地，那么，明天，他们就能用其他借口攻击罗伯斯比尔，丹东，科洛-德布瓦，帕尼斯，兰代，卡米耶，大卫，奥杜安，莱盖利，莫尔，迪皮伊，雅武盖，格拉内，以及其他各位勇敢无畏的国民公会的代表。他们将会用恐怖手段来遏制其他人。他们将篡夺国家统治权。他们将把迪穆里埃，科布尔，克莱费伊，把他们的同谋凑到一起。他们就会得到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亡命者”的支持，就会在一个要割断所有著名爱国者咽喉的国王手中重新建立专制国家，他们就会用国家财富来资助上等人。所以，因我的政治观点而控诉我也是对全体国民代表的攻击。我并不怀疑，随着爱国的委员们的归来，公会很快就会感到其危险的后果和不祥的结局，并且将会为它竟然以自己的名义发布控告状而感到羞愧。它很快就会急于予以废除，因为这份控告状破坏了公众的自由。

控告状的荒谬不仅在于它侵犯了宪法规定的全部自由，攻击了国民代表；更在于委员会违反了一切原则，把国民公会变成了一个刑事法庭。因为这个委员会促使公会恬不知耻地宣布了一个非常不公正的判决，以致没有对任何一份案卷进行预审，甚至没有问一问这些作品是不是我写的，就裁定我煽动凶杀和抢劫，扶植一种威胁人民主权的势力，使国民公会蒙受耻辱，煽动解散公会等等。

但显得难以置信的是，委员会竟不顾礼节，不知羞愧，毫不留情地降死刑于我头上；他们还引证刑法条款，宣判我死刑。我不怀疑这就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有多少政客一直苦恼于未能囚我于监狱，压制我的声音，限制我的笔头？那个凶残的拉卡兹不就是其中之一吗？他不就像迪穆里埃和科布尔要求吉伦特派那样，竟然厚颜无耻地要求公会剥夺我的公民权吗？因此，控告状只是一份不得不执行的、真正的“交付宣判的裁决”。

最后，还应指出控告状是一纸谎言和捏造。它指控我煽动凶杀和抢劫，指控我要设立“国家元首”，还指控我侮辱并要解散公会等等。只要读一下我的作品就会得到相反的证明。我要求连贯地披读受到指责的那些部分。因为了解一位作家的思想，不是通过挂一漏万和断章取义，只有联系上下文才能判断它们的含义。

如果披读之后还留有疑问，我将在这里当场释疑。

【简析】

在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争夺领导权的关键时刻，保罗·马拉因激进态度而受到诬陷和指控。本篇为其在革命法庭上为自己所作的辩护。虽身为被告，但毫无惧色，据理力争。无数民众涌入法庭，声援这位“人民之友”。结果，马拉无罪获释，重返国民公会。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

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德国古典文学和民族文学杰出代表。早年学习法律，深受卢梭、斯宾诺莎等人著作影响。1771年结识狂飙运动领导人赫尔德，投身于反对封建割据、呼唤民族统一、提倡创作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文学运动。1775年应魏玛公爵邀请，出任枢密顾问，提出由上而下社会改革方案，每每无法实现，逐渐对官场感到厌倦。1786年旅居意大利，钻研古代艺术，萌发“古典主义”

文艺思想，归国后一度潜心创作。1794年与席勒结为知己，双双为促进古典文学的繁荣作出贡献。一生著述甚丰。其中，《浮士德》、《威廉·迈斯特》、《少年维特之烦恼》、长诗《列那狐》、自传《诗与真》、剧本《哀格蒙特》和《塔索》等，堪称世界文学之瑰宝。

莎士比亚纪念日的讲话（1771年10月14日）

我们希望，在命运好像已把我们带回乌有之乡时，还能留芳世间，这种希望，据我看来，是我们一种最崇高的情绪。诸位先生，人世生命，对我们灵魂的期望说来，实在是太短促，它证实，所有的人，无论最卑贱或最高贵，最庸碌或最有才能，宁可对其他一切感到厌倦，而不会厌倦生命；它证实，没有一人到达他当初向往的目标——因为无论他经历了多长的中途，最后还是倒下，而且往往在期待的目标已经在望的时候，他倒在不知道谁替他挖掘的墓穴里，从此归于乌有。

归于乌有！我！对我自己说来，我是一切，通过我自己我才认识一切！每个意识到自己的人会像上面这样喊着，他跨着巨大的步伐越过生命，而这个生命为了彼岸无限旅程作着准备。当然每人的步伐大小有所不同。有人以漫游者最快速的步伐出发，可是别人却穿上七里靴 越过了他，后者的两步标志了前者一天的路程。不管事情怎样，这个勤奋的漫游者还是我们的朋友和同伴，而那个人的无比巨大的步伐引起我们的惊讶和尊敬，我们追寻他的足迹，把我们的和他的步伐相比。

诸位先生，让我们动身上路吧！只要观看一下这样的步伐，会使我们的灵魂，比注视千足蠕动的王妃仪仗队伍，还感到更大的兴奋激昂呢。

我们今天对最伟大的漫游者表示景仰的怀念，同时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尊敬。我们懂得去尊重的业绩，那些业绩在我们胸中也已有了萌芽。

请不要期待我写下很多很有头绪的话来，和平安静的心绪不是节日的服装；到现在为止我关于莎士比亚想得还是很少，我所能达到的最高境地，至多是一种预感，一种感觉而已。我初次看了一页他的著作之后，就使我终身折眼；当我读完他的第一个剧本时，我好像一个生来盲目的人，由于神手一指而突然获见天光。我认识到，我极其强烈地感到我的生存得到了无限度的扩展；对我说来一切都是新奇的，前所未闻的，不习惯的光辉使我眼睛酸痛。我渐渐学到了怎样去用视力，感谢赐我智慧的神灵，我现在还亲切地感到，我获得了些什么。

我没有片刻犹豫地拒绝了有规则的舞台。我觉得地点的统一好像牢狱般的狭隘，行动和时间的统一是我们想象力的讨厌的枷锁。我跳向自由的天空，这时我才觉得有了手和脚。现在我知道了这些讲规律的先生们在他们的洞穴里对我加了多少摧残，并且还有多少自由的心灵在里边蜷曲着，因此，要是我不向他们宣战，不每日寻思着去攻破他们的牢狱，那我的心要激怒得爆裂法国人奉为规范的希腊戏剧有着这样的素质和外形，以至若使让高乃依去效法索福克勒斯的话，那要比一个法国伯爵摹仿阿尔克比亚德斯 还要难。

悲剧原先是祭神典礼中的插曲，后来有了庄严的政治的意义，它把祖先们个别的伟大行动显示给人民看，它有着完善事物所具有的纯洁的朴素性，它在心灵中激起了完整的、宏伟的感情，因为它本身也是完整和宏伟的。

在哪一种心灵中（激起这样的感情）呢！

在希腊人的心灵中！这话是怎么讲呢，我不能给以解释，但我感觉得到

七里靴；童话中神奇的靴子，穿上这种靴子，可以一步七里。

王妃仪仗队伍：1771年奥地利公主玛丽·安东奈特出嫁给法国路易十六，途经法国边境城市斯特拉斯堡。

阿尔克比亚德斯：公元前5世纪雅典贵族，苏格拉底的门弟子，雅典政治家和统帅。

它的意识；我简单扼要地请荷马，索福克勒斯，忒奥克里特 作我的证人，因为他们教给我这样的感觉。

我要赶紧追加一句话：微小的法国人，你拿了希腊人的盔甲做什么呢，它对你说来是太庞大太沉重了。因此所有法国悲剧也都是对自己的嘲弄而已。

它们的情节这样有规则地进行着，它们像一双鞋那样地相似，有时也很无聊，一般说来特别在第四幕中，这些事情先生们都不幸地经历过，我就不再谈了。

我不知道究竟是谁第一个想起把政治历史大事搬上舞台的，感到兴趣的爱好者可以就此题写一篇分析性的论文。我怀疑是否创始此事的荣誉应该归于莎士比亚；至少他使这类戏剧达到迄今为止看来还是极致的高度，很少人的目力能望到这样高，也更难希望有人能眺望得更远或者超越这个高度。

我的朋友莎士比亚，你如果还活在我们中间，那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生活，假如你是俄瑞斯忒斯那我多么愿意做他的配角皮拉得斯，这要比做得尔福神庙里的祭司长、这个尊严的人物、还要强。

诸位先生，我要中断一下，明天再继续写下去，因为我现在的语调虽然是从我的心底发出，可是对于你们说也许不太有益。

莎士比亚的舞台是一个美丽的百象镜，在镜箱里世界的历史挂在一根看不见的时间的线索上从我们眼前掠过。他的布局，按照普通的措辞来说，不像什么布局，但他的剧本全部围绕着秘密的一个点旋转，（这个点还没有哲学家看见和确定过），我们自我的特殊性，僭拟的自由意志，与整体的必然的进程在这一个点上发生冲突。可是我们败坏了的趣味使我们眼睛周围升起了一阵这样的迷雾，以致若要使我们从黑暗中解放出来，几乎需要把世界重新创造。

所有法国人和受到传染的德国人，甚至魏兰 也在内，在这一事情上，正如在好些别的事情上，没有使自己增添光荣。从来以毁谤一切至尊为他的职业的伏尔泰，在这一方面也证明是一个真正的特尔西脱，假如我是乌里斯的话，他要在我的杖下把背部扭歪了。

这些先生们的大多数对他的人物性格特别感到不满。

而我却喊道：这是自然！是自然！没有比莎士比亚的人物更自然的了。

于是大家都来围攻我了。

让我透过气来，使我能把话说出。

他跟普罗米修斯比赛，一点一划地学习他去塑造人类，只是这些人类有着无比巨大的身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不出自己弟兄的原因了；随后他用自己的精神呵了一口气，使他们都变成活人，从他们的口中可以听到他自己的语言，人们可以认出这些人物的血统渊源来。

而我们这一世纪，却胆敢在自然的问题上作出判断吗？我们这些人从童

忒奥克里特：公元前3世纪希腊牧歌诗人。

俄瑞斯忒斯和皮拉得斯：俄瑞斯忒斯为报父仇，杀了母亲，被复仇女神追踪，皮拉得斯始终跟着他。两人是希腊神话中忠实友谊的象征。

魏兰所译成德文散文的莎士比亚剧本（1762~1768）当时深受欢迎，其评注中有对莎士比亚的趣味非难之处。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丑角特尔西脱，谩骂统帅阿伽门农，为乌里斯所杖责。

年起在自己身上所感到和别人身上所看到的都是些束身的带子和矫揉造作的打扮，我们能从哪儿获得对自然的认识呢！我时常在莎士比亚面前感到羞惭，因为有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起先一看，觉得某一点我不会那样写的。但后来我认识到，我是一个可怜虫，自然借莎士比亚的嘴说出真理，而我的人物却是些传奇小说里的怪诞幻想所吹成的肥皂泡而已。

现在要说几句结束语，虽然我还没有开始呢。

高尚的哲学家们关于我们的世界所说的话，同样也适用于莎士比亚：我们称为罪恶的东西，只是善良的另一面，这一面对于后者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且必然是整体的一部分，正如要有一片温和的地带，就必须有炎热的赤道和冰冻的拉普兰一样。

他带领我们游览全世界，而我们这些娇生惯养，没有经历的人遇见任何一种奇异的蝗虫时，便喊道：天啊，它要把我们吃掉了。

起来吧，诸位先生！吹起号角，把所有高贵的心灵从所谓文雅趣味的乐园中唤醒，他们倦眼惺松，在无聊的朦胧中过着半死不活的生活，心底里有着热情，骨子里却没有精髓，既不是太困要去睡眠，却又是太懒不能活动，在桃金娘和月桂树丛之间游荡，打着呵欠消磨他们影子似的生存。

【简析】

1771年10月14日，歌德在他的家乡法兰克福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剧作家、诗人莎士比亚举行了一个纪念日，本文即是为此而作的演讲。

在文中，歌德将古典主义者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尤其是悲剧）作了对比，高度评价了后者，热情洋溢地指出莎士比亚对自己的影响和启迪，呼吁同时代的人都来追踪这位伟人的足迹。

古典主义戏剧创作遵从时间、地点、情节统一的“三一律”，严重束缚了作家创作才能的自由发挥，模仿希腊使语言丧失了新鲜的生活气息，特别是题材的拟古限制了对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的反映，人物性格单一、静止造成类型化的弊病。与此相反，莎士比亚的戏剧却是个美妙的万花筒，他取材广泛，尤其是将历史题材提升到了历史真实的高度，采取“反映自然、显示善恶本来面目”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的典型人物，同时讲究情节的波澜起伏。读莎士比亚，歌德说自己“跳进了自由的空气里”，“生活被无限地扩大了”，以至自己的“一生都属于他了。”于是，他号召人们学习莎士比亚，不仅学习他创作的丰富，更有他心灵的自由，努力将自己从无聊的愚昧中解脱出来，高视阔步走过人生。

这篇讲话自始至终回荡着汹涌澎湃的激情，但同时又沉淀着意蕴深远的哲理，情与理融会贯通，叙述、抒情、议论相互交错，使人觉得丝丝入扣，天衣无缝。在语言运用上，歌德挥洒自如，比喻贴切。说法国悲剧如同鞋子一样只是大同小异，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像一只神奇的手赋予了他双目的视力，等等。这篇讲话引人深思，鼓动性强大，从中也可以看出演讲者歌德的苦心、诚心与唤醒民众的拳拳爱心。

拉扎尔·卡尔诺（1753～1823）

法国革命时期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堡垒防御工事专家。曾任工程兵上尉，投身 1789 年革命后负责莱茵方面军军务。1792 年选入国民公会，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次年参加救国委员会并负责军事工作，成功地组织了许多战役。因不满罗伯斯比尔的恐怖政策，转而支持热月政变。1795 年任督政官，与巴拉斯不和，曾被迫流亡德国。1800 年被拿破仑召回，任陆军部长。因主张维护共和制，反对拿破仑称帝，遂退出政界，悉心研究军事和数学。1814 年被委任守卫安特卫普，百日王朝时期曾任内政大臣。1816 年被作为弑君者驱逐出境，此后侨居国外，直至逝世。

反对实行帝制（1802）

我无意贬低首席执政官 所受到的赞扬。仅以他赐予我们民法典而言，他的英名值得我们永志不忘。但是，无论一个公民为祖国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都必须在国家认可其功绩的范围内获得荣誉。如果这位公民恢复了公众的自由，成了国家的恩人，却又要人们牺牲自由作为回报，这难道合适吗？不！这岂不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国家变成私人的世袭家产吗？

自从有人提议要法国人民通过投票把执政府改为终身制机构，大家便看出了该提案的处心积虑及其最终目的事实上，带有明显的君主制色彩的机构正在接二连三地迅速成立。然而，每当看到这种情形，人们总是从维护自由的角度出发来安抚内心的不安和疑虑，以为这些新建立的机构和新作出的安排，为维护自由提供了最高层次的保护。

当时，我曾投票反对终身制的执政府；现在，我要投票反对一切重建君主制的企图。这是我的职责所在。我这样做决无煽动党派争斗之意；因为我并不是从个人感情出发，并不带有任何其他的感情色彩，唯有为公共利益着想的一腔热情，这种热情一直激励着我去捍卫人民的事业。

我始终绝对服从现行的各项法律，尽管这些法律毫不使人感到悦意合理。我本人曾不止一次由于忠诚于法律而备受其害。不过，今天我并不打算旧题重谈。因此，我郑重宣布，我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反对这一提案的：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新秩序，它将得到大多数公民的赞同和支持。在反对这一提案的时候，我应该首先协调自己的行为，按照符合宪法的政府的要求，向最高当局表示我全部的遵从。作为社会一员，你们能否也像我一样，真诚而无私地立下这一誓言？

我并不想把我个人对某种政治制度及其优点的偏爱强加给这场讨论。有关这类话题已有无数宏论巨著加以阐述。我只是想用最简洁的词句探讨一下我们今天处境的特殊之处。至今，所有有关在法国重建君主立宪制度的辩词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建立这一制度是政平民安的唯一良策，是避免内乱的唯一出路，是团结起来抗御外敌的唯一纽带；而共和制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全力以赴，至今仍是一无所获。

在此我想评论一下，寡头政治根本不能确保稳定的政治局面。罗马帝国的持续时间并不比罗马共和国存在的时间长。但两者的自相杀戮颇为激烈，犯下的罪孽更是罄竹难书。共和制的精粹、英雄主义精神、孔武刚毅的美德统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极端荒谬的虚荣浮夸，极端卑鄙的谄媚、奉承，厚颜无耻的贪婪智昏，而对国运昌盛与否却表现出极端冷漠。在帝位的遗产中我们能够找到整饬的良方吗？这个帝位不是曾经被人们认为是奥古斯都王室的合法遗产吗？诚然，在法国，最后一个王朝持续了整整 800 年，可是人民有没有因此而少受一些痛苦呢？国内此起彼伏的纷争和冲突是为了什么？那些为了觊觎王位和继承权而与外国进行的战争（那些战争促使这个王朝同不少国家结成联盟）又是为了什么？一个国家一旦开始偏护某一个家族的特殊利益，将不得不介入那千头万绪的纷杂事务，倘若不是出于偏护，那些事

指拿破仑·波拿巴。

拿破仑从 1800 年起主持编制《民法》，该法典“以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为依据，并把这些成果转变成法律”（恩格斯语）。

情本来与它毫不相干。我们至今还没有成功地建立起一种共和政体，尽管我们以各种各样多少是民主的形式对它作出了尝试。

确实，当国家正走向崩溃时，是专制主义将它从地狱的边缘拉了回来。但我们队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世人皆知，政治权力机构会产生种种弊端，这些弊端只有经过暴力的治疗才能得到根除。人们还知道，某些时候需要独裁者去拯救自由，连如此崇尚自由的罗马人也承认这种专制权力的必要性。但是，由于病人曾得救于一帖猛药，难道我们每天必须服用这种药吗？费比阿斯、辛辛内塔斯、克米勒斯 曾通过独裁拯救了罗马，但一旦这独裁权力实际行使后，他们就予以放弃。因为倘若他们继续行使这种权力，他们必将毁了罗马。凯撒是渴望保持这种权力的第一个人。可结果他却成了独裁权力的牺牲者，从此自由荡然无存。因此，迄今为止，一切有关独裁政权的论述部表明：只有在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人们才需要进行暂时的、必要的专政，但不是要建立一个持久而又不负责任的政权。

一些伟大的共和国之所以缺乏稳定性，并不是政体的性质所造成的，而是因为它们诞生于急风暴雨之中，还因为它们在建立起共和政体之后洋洋自得。迄今，只有一个共和国是哲理的产物，是冷静地组建起来的。这就是美利坚共和国，它充满了智慧和力量，一天比一天昌盛，其他国家为之惊叹不已。因此，新大陆正在教诲着旧世界：在自由和平等的治理下，生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祥和的。不错，要陈述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可以不用惧怕党派势力影响的情况下建立一个新秩序，那么，同建立一个没有专制的君主政体相比，建立一个没有无政府主义的共和政体要容易得多。当一个政府的首脑集一切行政权力于一身，握一切人事安排于一手的时候，我们又如何能为这样的政府设想一种不是虚幻的制约呢？

在建立这个新王朝的时候，人们是否希望加速全面和平的进程？新的王朝难道就不会成为一个新的障碍吗？我们就那么肯定，欧洲其他强国会赞成这个新的称号？如果它们不赞成，我们是否要拿起武器去抑制它们？即使将皇帝的桂冠加在首席执政官头上，他是否就会满足于继续当欧洲其他地区的首席执政官，而仅仅当法国人的皇帝？或者他们作出妥协，用一个空衔去换得整个国家的安全和繁荣？

因此，我们经常怀疑新秩序能否给我们带来稳定的局势。对于政府来说，要达到团结巩固，坚强有力，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公正；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唯亲和偏听偏信影响政府的工作；我们应有效地制止一切掠夺和欺诈！我使用如此异常的言词来批评政府的行为，决不是本心所愿。我抨击的是独断专行的权力本身，而不是可能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向人们表明自由的目的难道就是使他们永远不能享有它吗？难道自由就像鲜果一样永远可望而不可及，当人们伸出双手去获取它的时候却必须遭到死亡的鞭挞吗？还有，造物主已经将自由作为一种急迫的需求赋予我们，难道它真的想失去我们对它的信心吗？不！我永远也不相信我们渴望得到的自由仅仅是一种幻想。世间万物中、我们宁愿选择自由。没有自由，其他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我的良知告诉我，自由是可能获得的、以它为基础的政权比任何独断专行的政权，比任何寡头统治要平和得多，稳定得多。

我再次重申，我随时准备将自己最珍贵的感情奉献给祖国的利益；我将

很高兴地再次听到对独立思想的强调。我对法律的遵从之意将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坚定，因为法律是我们经历了长期艰难奋斗才夺得的果实。今天，法律迫切要求我们重新团结一致，去反对我们不共戴天的共同敌人。让我们每一个党都奋起反对这个敌人。如果我们的敌人想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实现全面的暴政和压迫，那么，只要反对它，采取一切手段都是合法的。

我投票反对这个提案。

【简析】

本篇发表于国民公会。当时，拿破仑已颁布共和十年宪法，规定执政府第一执政终身任职，并有权任命后继人，准备建立资产阶级帝制。卡尔诺对此大为不满，拍案而起，抚今追昔，讴歌共和，反对帝制。当他发现自己已无力阻止拿破仑的企图时，便愤然弃官而去。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1758～1794）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廉正立身，享有“不可收买者”之美誉。曾任律师，酷爱哲学，崇拜卢梭。1789年当选为阿拉斯市三级会议代表，从此投身革命。制宪会议期间，因提出不少民主措施而深孚众望，成为雅各宾派领导人。1792年9月选入国民公会，力主处死国王和抗击外敌。1793年5月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统治，建主雅各宾专政。执政期间，颁布宪法，实行普选，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并以革命恐怖手段粉碎了国内外敌人颠覆共和国的阴谋。革命后期，先后镇压忿激派、埃贝尔派和丹东派，毁坏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盟。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中被捕，次日被处死。

路易应当死，因为祖国必须生！（1792年12月3日）

大会已经不知不觉地远离了真正的问题。这里并不搞什么诉讼案。路易不是一个被告人。你们也不是审判官。你们只是、你们只能是政治家和国民的代表。你们无须为赞成或反对某一个人而宣布判词，但是要采取一种救国措施，要采取一种作为国家保护人的行动。在共和国内，一个被废黜的国王只有两种用处：要么扰乱国家安宁和动摇自由，要么加强安宁和自由。可是，我肯定地认为，到目前为止，你们的讨论的性质是直接违反这个目标的。实际是，为巩固新生的共和国，健全的政策该拿出什么样的办法来呢？这就是要把对王权的鄙视深深地铭刻在人的心里，并使国王的所有拥护者都惊惶失措。因此，要把他的罪行作为一个问题、把他的动机作为法国人民的代表们忙于最严肃、最认真、最困难地进行讨论的对象那样，向全世界说明；对他过去曾是一个怎样的人和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品格之间的诚实的回忆所出现的难以估量的距离，正好找到了之所以还使自由处于危险中的秘密。

路易曾经是国王，而现在共和国已经成立。仅凭这两句话，已经决定了你们正在讨论的这个著名的问题。路易由于他的罪行而被废黜；路易指责法国人民是叛乱者；为了惩罚人民，他曾召唤他的同僚——暴君们的军队；胜利和人民决定了只有他是叛乱者，因此，路易不能再受审；他已经被定罪，而共和国也并未死亡。提出起诉路易十六，不管可能出现什么方式，都是向君主的和立宪的专制的倒退；这是一种反革命思想，因为它把革命弄成有争议的事情了。事实上，如果路易还可以成为一个诉讼案的对象的话，那末他可以被赦免，他可以是无罪者。我说什么呢？他在被审判以前就已经被假定为无罪者了。然而，如果路易可以被赦免，可以被假定为无罪者，那末革命又成了什么呢？如果路易是无罪者，那末自由的一切保卫者倒成了恶意中伤者了，叛乱者倒是真理的朋友和被迫害的无辜者的保护人了，外国宫廷的所有声明倒只是反对一个执政的捣乱集团的合法抗议了。到目前为止，路易受到的监禁本身也是一种不公正的欺负了；结盟军、巴黎人民、广大法国的所有爱国者都是罪人了；而在这个合乎常理的法庭里进行的罪行和美德、自由和暴政之间巨大诉讼案，最终的判决竟会是有益于罪行和暴政的了。

公民们，请你们小心。在这件事上，你们正在被一些虚假的概念所欺骗。你们把民法、人为法的准则同国际公法的原则混淆了；你们把公民之间的关系同国民和一个阴谋反对他们的那个敌人之间的关系混淆了；你们也把在革命中的人民的地位同处于一个稳固的政府之下的人民的地位混淆了。

你们把在保持政府的形式下惩治一名公职人员的国民同摧毁政府本身的国民混为一谈。我们正在把依存于我们从未运用过的原则的一种特殊情况同我们所熟悉的概念联系起来。这样，由于我们习惯于看到我们作为见证人的犯罪行为都是按历来的准则审判的，我们自然会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国民是不能用其他准则来公正地惩处一个侵犯他们权利的人的；而且在审判的场合，我们看不到一名陪审官、一个法庭、一种诉讼程序，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司法权。我们把这些术语用到它们平常表达的不同于我们的概念的概念上去，这些术语本身就把我们搞糊涂了。正是这种习惯的自然的威力，使我把最专横的惯例、有时甚至是最不完善的规定看作真与假、正义与非正义的最绝对的准则。我们甚至没有想到大部分人还必然会坚持专制政权给我们养成

的偏见。我们曾长期屈服于专制政权的桎梏，以致我们很难把自己提高到永恒理性的原则上来；而所有追溯到一切法律的神圣来源上去的东西，在我们看到似乎都有一种不合法性，自然秩序本身在我们眼里也好像是一片混乱。一个伟大民族的壮美的运动，美德的崇高的跃进，在我们胆怯的目光上往往显得像是火山的爆发和政治社会的颠覆。当然，我们存在的习俗软弱、精神堕落与我们敢于追求的作为自由政府前提的原则纯洁、性质坚强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引起我们混乱的较小原因。

当一国国民被迫行使起义权时，对暴君来说，国民回到了自然状态，暴君怎么还可能引用社会公约呢？他已经把公约销毁了。在关于公民之间的关系方面，如果国民认为适当的话，可以保留公约；但就暴政和起义的结果而言，却是暴君与公约关系的完全中止，并彼此构成战争状态。法庭、司法程序只是为了社会成员才设置的。

设想旧宪法可以支配国家的这种新秩序，这是一种明显的谬误；这会被设想为该宪法本身还在生效。取代这一宪法的是什么法律呢？是自然法，是作为社会本身的基础的法：人民的获救。惩处暴君的权利和废黜暴君的权利是一回事，并无形式上的不同。起诉暴君就是起义；对他的判决就是他的权力的崩溃；对他处刑是人民的自由所要求给予的处分。

人民不像法院那样进行审判；他们并不作出判决，而给以霹雳般的打击；他们不给国王们定罪，而让国王们归于撕灭，这种裁判不亚于法庭的裁判。如果这是为了他们的获救、他们武装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的话，他们又怎么会坚持采取一种对他们有新的危险的惩处方式呢？

路易十六诉讼案！然而这个诉讼案如果不是向某一个法庭或大会控告起义，又是什么呢？当一个国王业已被人民推翻时，谁有权利使他重新出场，成为制造混乱或叛变的新的借口，而这种做法又会产生什么别的后果呢？给路易十六的辩护者开辟一个活动场所，你们就是重新挑起专制主义反对自由的争吵，你们就是认可那种咒骂共和国和人民的权利，因为保卫过去的专制君主的权利涉及到与他的案情有关的一切权利。你们在复活所有的捣乱集团；你们在活跃、鼓舞已经沉睡了的保王主义：人们将能自由地表示赞成或反对保王主义。路易的辩护者将能在你们的律师席上和你们的讲坛上公开宣扬那些准则，并被人到处重复宣扬，难道有什么比这更合法、更自然的吗？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从各个方面给它挑起敌手，让它在摇篮里遭到攻击，这是什么样的共和国呀！请你们看看，这种做法已经取得了多么快的进展。

有人援引宪法来为王权张目。这里，我避免重复由那些轻蔑地驳斥这些怪论的人所阐述的所有无可争辩的论点。

对于这个问题，我只对那些未能信服这种论点的人说一句话。宪法禁止你们做过的一切事情。如果只能用废黜来惩罚路易，你们也不能不经过预审他的诉讼案就宣布这一废黜。你们没有权利把他关在监狱里。他有要求你们释放的损害赔偿的权利。宪法谴责你们：你们去俯伏在路易十六跟前，请求他的宽恕吧。

就我而言，我会为认真地争论宪法上的这些模棱两可的说法感到脸红；我把它们丢给学校或者法院，最好丢给伦敦、维也纳和柏林的内阁去讨论。当我确信这是一种会令人气愤的讨论时。我是不会长久地争辩下去的。

有人曾经说，这是一个重大案件，应当明智而慎重地进行审理。这是你们把它弄成一个重大案件的。我说什么呢？这是你们把它弄成一个重大案件的！你们发现它重大成什么样子了呢？是有处理上的困难吗？不。是由于这是一名显赫的人物吗？从自由的观点看，他是一个最卑鄙的人；从人道的观点看，他是一个最有罪的人。他只能使比他更恶劣而残忍的人敬服他。这是由结果所产生的实际效应吗？这正是应当加紧处理这个案件的理由。一个重大案件，这是人民法律的一种设想；一个重大案件，这是受专制暴政迫害的不幸者的一种案件。你们劝告我们无限期地延期是出于什么动机呢？你们担心伤害人民的舆情吗？似乎人民本身所担心的只是他们的受委托人的软弱无力或追名逐利：似乎人民是一群卑微的奴隶，愚蠢地依恋着已被他们驱逐掉的那个愚蠢的暴君，不惜任何代价甘心处于低下的被奴役地位。你们讲到舆情，不正是你们在指导舆情、强化舆情吗？如果舆情走入歧途。如果它堕落，那么不责怪你们自己又该责怪谁呢？你们害怕那些联合起来反对你们的外国的国王吗？啊！战胜他们的方法，大约就是要显得害怕他们吧！使专制君主们陷于混乱的方法，大约就是尊重他们的同谋者吧！你们害怕外国的各族人民吗？这么说，你们还相信对于专制暴政有天生的爱。那末，你们为什么又渴望得到解放人类的光荣呢？是什么样的障碍使你们设想那些并未为人类权利宣言所震惊的国民将会由于惩办他们的一名最残暴的压迫者而恐慌呢？最后会有人说，你们担心后代人的看法。是的。后代人的确将会为我们言行不一和意志薄弱而吃惊，我们的后代将既嘲笑这种自以为是，也将嘲笑他们的先辈的种种偏见。

不过，一个在还没有由公正的法律巩固起来的革命内部的被废黜了的国王，仅仅国王这个名称，就会给这个动荡的国家招来战争的灾难，无论坐牢或流放，都不能使他的存在对公共幸福毫无干系；这个为司法权所承认的通常法律上的残酷的例外，就只能归咎于他的罪行的性质了。我不得不宣布这么一条必然的真理。确实，路易应当死，因为祖国必须生。

【简析】

罗伯斯比尔的演说素以观点鲜明，逻辑严密和滔滔不绝著称，本篇针对路易十六诉讼案所引起的争执，驳斥了所谓国王的“不可侵犯性”，论述了处死国王的理由。

指导国民公会的政治原则（1794年2月5日）

人民代表公民们：

前不久，我们已经说明过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些原则；今天，我们阐述一下我们对内政策的各项原则。

法国人民的代表们在一些对抗的派别集团活动的骚扰下，摸索了很长时间以后，终于显示出一种特性，建立了一个政府。民族机运的这个突然的转变，向欧洲宣告了在国民代议制里已实现了新生。不过，直到我现在讲话的时刻止，必须承认，在那么骚乱的环境中指导我们的是对幸福的热爱和需要祖国的那种感情，而不是正确的理论和行为的确切的准则，这些我们以前甚至还没有时间去拟订过。

现在是明确指出革命的目的和我们要求达到的界限的时候了；是让我们自己了解使我们还远离目的的那些障碍和我们应该采取的达到目的的那些方法的时候了。这种简单而重要的思想，似乎从来没有被想到过。唉！一个软弱无力和贪污腐化的政府怎么敢实现这种思想呢？一个骄傲的元老院，一个凯撒，一个克伦威尔，首先必须让他们的计划披上宗教的外衣，同一切恶习妥协，安抚所有的政治派别，摧残正直人的派别，压迫或者欺骗人民，借以达到他们阴险的野心的目的。如果我们没有更加伟大的工作需要完成，如果问题只涉及一个政治派别或一个新的贵族阶级的利益，我们也许会像某些不太邪恶却很愚蠢的作家那样相信，法国革命的蓝图早已清清楚楚地写在塔西佗和马基雅维里的书里，找一下奥古斯、蒂贝尔或者韦帕芻、甚至法国某些立法者的历史，就可以找到人民代表的职责了；因为除了奸诈而残忍的程度略有不同以外，所有的暴君都是相同的。

就我们而言，我们今天要让全世界了解你们的政治秘密，使祖国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听从理性和公共利益的声音，使法兰西民族及其代表们会受到终将了解他们的真正原则的世界所有地区的尊敬，使总是滋生不息的阴谋分子会被按照切实易行的法规加以审判。

必须及早小心在意，把自由的命运交到永恒的真理手中，而不是交到要消逝的人的手中，使被公认的原则的光辉能够在政府一旦忘记了人民利益或者重新落入腐败者手中的时候，按照事物的自然进程，反映出他们的叛卖行为，使所有新的政治派别只要一想到犯罪就趋于灭亡。

能够达到这一点的人民是幸福的！因为，不管有人给人民准备些什么新的侮辱，作为自由的保证的公共理性就表现为事物秩序的巨大力量！

我们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平静地享有自由和平等。这种永恒正义的统治的法律已经镌刻好了，不是镌刻在大理石上和石块上，而是镌刻在所有人的心里，甚至镌刻在忽略法律的奴隶和否认法律的暴君的心里。

我们希望有这样的状况，即所有卑劣和残酷的激情会受到法律的抑制，一切良好和崇高的热情会受到法律的鼓励；即人的抱负是渴望赢得荣誉和为祖国服务，而差别只从平等本身中产生；即公民服队政、法官官，政、法官

塔西佗（约55~120年），罗马帝国时期史学家，主要著作有《编年史》、《历史》等。

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史学和政治活动家。著有《君主论》、《战争艺术》、《佛罗伦萨史》等。

奥古斯等三人都是罗马皇帝。

员服从人民，而人民服从正义；即祖国保证每一个人的个人幸福，每一个人自豪地享有祖国的繁荣和光荣；即每一个人由于共和主义感情的持续的陶冶和出于成为值得尊敬的伟大人民的需要而变得高尚起来；即工艺是使人们高尚的自由的的花朵，商业是公共财富的源泉，而不只造成几个家族的骇人听闻的富有。

我们要在我们的国家里用道德取代自私，用正直取代名声，用原则取代惯例，用责任取代礼数，用理性的威力取代流行的暴政，用轻视恶习取代轻视灾殃，用自豪取代傲慢，用心灵的崇高取代虚荣心，用热爱光荣取代热爱金钱，用善良的人们取代逞私的小集团，用功绩取代阴谋，用才能取代机巧，用诚实取代浮夸，用幸福的情趣取代嗜欲的烦扰，用人类的伟大取代大人物的渺小，用宽宏、强大和幸福的人民取代随遇而安、轻率和不幸的人民，也就是说，用共和政体所有的美德和奇迹取代君主政体所有的恶习和荒谬。

总而言之，我们要满足自然的愿望，完成人类的使命，信守哲学的诺言，把天命从罪恶和暴政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要使过去在奴隶国家中占有显著地位的法国取得超过一切曾经存在过的自由人民的光荣，成为各个民族的榜样，成为压迫者的恐惧和被压迫者的安慰，成为宇宙的装潢，在用我们的鲜血凝成的我们的工程上面至少能够看到世界幸福的曙光……这就是我们的抱负，我们的目的。

什么性质的政府能够实现这样的奇迹呢？只有民主或者共和的政府：民主、共和这两个词是同义的，尽管被当做通俗词汇给滥用了；因为贵族政体并不比君主政体更共和。民主政体并不意味着人民不断聚集在一起，自行管理一切公共事务，更不是由成百上千个人民集团各自采取孤立的、仓促的和矛盾的措施来决定整个社会的命运；这样的政府从来没有存在过，而如果曾经存在过的话，也只会把人民推向专制主义。

民主政体是一种这样的政体：享有最高主权的人民，接受作为他们的作品——由他们自己尽可能好地制定的法律的指导，亲自做他们能够做的事，并委托代表们做他们不能亲自做的事。

因此，你们应当在民主政府的那些原则中去寻找你们的政治行为的各项准则。

但是，为了在我们中间确立和巩固民主政体，为了达到宪法的和平统治，首先必须结束自由对抗暴政的战斗，顺利地度过革命的风暴：这就是你们已经确定下来的革命体制的目标。因此，你们还必须调整你们的行动以符合共和国所处的暴风雨般的境遇，而你们的管理计划也必须是革命政府的精神与那些普遍的民主原则相结合的产物。

那末什么是民主政府或人民政府的基本原则呢？也就是说，什么是支持和推动这个政府的主要动力呢？是美德。我指的是公共美德，这种美德曾在希腊和罗马创造过许多奇迹，它将会有共和主义的法国创造出更加惊人的奇迹；我说的美德，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对祖国的爱和对祖国的法律的爱。

不过，由于共和国或民主政体的精髓是平等，对祖国的爱自然也包括对平等的爱。

这一点也是确实的，即这种崇高的感情一定乐于把公共利益放在一切个别利益之上。由此，对祖国的爱又必然包含或者产生一切美德，因为一切美德如果不是一种使人作出这种牺牲的心灵的力量，又能是什么呢？例如，守财奴或者名利鬼能把他们的心爱之物奉献给祖国吗？

美德不但是民主政体的灵魂，而且只有在这种政体里它才能存在。在君主政体下，我只知道某一个人能够爱祖国，可他并不因此就需要美德；这个人就是君主。理由在于，在他的国家的所有居民中，只有君主一个人有祖国。难道他不是统治者吗？难道不至少是事实上的统治者吗？不是他占据了人民的地位吗？祖国是什么？如果不是一个人人既是公民、又是最高主权的成员的国家，又是什么呢？

根据同一原则来推论，在贵族统治的国家里，“祖国”这个词只对窃据最高主权的贵族的家族才有某种意义。

只有民主国家才是真正的所有个人的祖国，这些个人组成它，而且可以把它所包含的公民算做与它的事业有利害关系的保卫者。这就是自由的人民比别的人民优越的根源。如果雅典和斯巴达战胜过亚洲的暴君，瑞士人战胜过西班牙和奥地利的暴君，是无须去寻找其他原因的。

而且，法兰西人是世界上第一个号召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全部公民权利，并且已建立了真正的民主国家的民族；在我看来，这是所有联合起来反对共和国的国王们将被打败的真正原因。

现在根据我们上面阐述的这些原则，作出如下的重要结论。

由于共和国的灵魂是美德、平等，而你们的目的是建立和巩固共和国，所以，你们的政治行为的第一条准则就是以你们的一切活动来支持平等和发展美德，因为立法者主要关心的应是加强这一条治国的原则。因此，凡是有助于激发热爱祖国、纯洁风俗、高尚心灵、使人心的热情转向爱护公共利益的东西，你们都应当采取或者使它们确立起来。凡是会把活动集中于自我的卑鄙的目的、会使人迷恋小事、轻视大事的东西，你们都应该摒弃或者制止它们。在法国的革命体制中，不道德的东西都是反政治的，使人堕落的东西都是反革命的。软弱、恶习、偏见是走向王权的道路。或许由于往往过多地受旧习惯影响的牵引，就像受人类弱点的不知不觉的偏向的牵引那样，总是朝向虚伪的观念和怯懦的意见，所以我们要防止过分软弱而不是过于刚强。我们应当避开的最大的障碍，也许不是对热情的爱护，而无宁是对善行的厌倦和对自我的勇敢的恐惧。因此，你们要不断旋紧共和政府神圣的发条，而不是让它松弛下来。我无须说我不想在这里为任何过火的行为辩护。人们滥用那些最神圣的原则；这就在于政府明智地审度形势，掌握时机，选择手段；因为安排好干大事的方式是干大事的才能的一个主要部分，正如明智本身是美德的一个部分一样。

我们不主张把斯巴达共和国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模式；我们既不愿意把斯巴达的严峻、也不愿意把寺院后院的腐败带给法兰西共和国。我们刚才向你们说明了人民政府的完全纯洁的道德和政治原则。因此，你们有了一个指南针，它能够在一切激情的风暴中和围绕着你们的阴谋的漩涡中引导你们前进。你们有了一块试金石，你们可以用它来检验你们的一切法律和向你们提出的一切建议。不断拿它们同这个原则进行比较，你们今后就能够在一些重大集会中避免通常出现的障碍，避免一些意外的危险以及那些草率的、不一致的和矛盾的措施。你们的一切活动就能具有作为世界最优秀的人民的代表所应显现出来的整体性、一致性、明智和尊严。

【简析】

本篇作者以救国委员会名义向国民公会提出报告，勾勒了共和国的蓝图。作者在演说中首先批判了传统政治体制的不合理性，从国家的未来、人民的幸福的角度，阐述了实行民主政治的进步性。

红茄克（约 1758 ~ 1830）

北美塞内卡族首长，善于组织鼓动，为著名印第安人演说家之一。

生于纽约州，原名萨波耶瓦撒。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曾为英国效力，并接受英军红色号衣，故改名“红茄克”。不久掉转矛头，率部支持美国革命。1792 年谒见华盛顿总统，并接受银质勋章。

随着白人文化的推进，印第安人的土地渐遭蚕食，遂与美国的政府日益对立，竭力主张印第安各部落联合起来，捍卫本族利益和习俗，抵制白人文化。1815 年起，用激烈手段驱逐白人传教士乃至所有白人。

由于酗酒成癖，加之与部下不和，1827 年被解除首长职务。

致白人传教士（1805）

我的朋友和兄弟，今天，是神的意志使我们聚首一堂。他为我们的会议安排了一切，并赐予我们如此明媚的艳阳天。他让太阳喷薄而出，将灿烂的光芒洒向人间。他使我们耳聪目明，得以看清周围的一切，得以听清您说的每一句话。我们唯一要感谢的是伟大的神灵，感谢他赐予这一切。

我的兄弟，是您点燃了这次会议之火。正是在您的要求下，我们各方人士此时此刻会集在一起。刚才，我们聆听了您的讲话。您希望我们畅所欲言。这使我们感到分外高兴，因为今天我们是怀着坦诚的心情与您见面的，并希望说说我们的心里话。我们像一个人那样听了您的发言，现在又像一个人那样对您说话。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我的兄弟，您说在离开此地之前希望听到对您讲话的反应。您说得对。您应该得到这样一个反应，因为您千里迢迢来到这儿，我们也无意过分相留。但首先让我们稍稍回顾一下过去。我想您了解我们的父辈是如何对我们说的，而我们又从白人那里听到了什么。

我的兄弟，请仔细听我们说。我们的祖先曾经拥有这片广袤的陆地。他们的足迹从日出之土一直延伸到日落之地。伟大的神灵创造了这片大地，供我们印第安人享用。他创造了水牛、麋鹿和其他动物，以作我们的食物；他创造了熊黑和水獭，以其毛皮作我们的衣裳。他使这些动物遍布大地，并教导我们如何捕捉。他还让土地长出五谷，作为我们的食粮。伟大的神灵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红皮肤孩子们，因为他爱他们。即使我们的孩子之间为了猎物而互有争执，这些争执也总是在不甚流血的情况下得以平息。

但是，罪恶的一天突然降临。您的祖先们远涉重洋，踏上了这片土地。当时他们的人数并不多。在这儿，你们遇上的是朋友，而不是敌人。他们告诉我们，他们逃离自己的祖国是出于对邪恶之徒的恐惧，而来到这儿是为了继续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请求得到一隅之地。我们怀着对他们的怜悯，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于是，他们同我们坐在了一起。我们给予他们的是谷物，是肉食，而他们回报的却是毒药。

从此，我的兄弟，白人看上了我们的家园。消息不断地传回去，越来越多的白人接踵而至。然而，我们并不害怕他们，仍将他们视作朋友，他们也称我们为弟兄。于是，我们相信了他们。并给予了他们更大的生存之地。终于，他们的人数急剧增加。他们需要更多的土地，他们想得到我们整个的家园。我们疑惑，我们不安。战争爆发了。印第安人被雇佣去和印第安人拼斗，我们中的很多人就此遭到杀戮。那些白人还带来了烈酒，使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失去了生命。

我的兄弟，我们的生存之地曾经是那样广大，而你们的却是那样狭小。现在，你们成了一个庞大的民族，而我们的生存之地却所剩无几，甚至难以铺开我们的栖身之毯。你们夺走了我们的家园，但还不感到满足，还想将你们的宗教强加在我们头上。

请继续听我说，我的兄弟。您说您被派到这儿来是为了教导我们怎样敬神，并遵照神的旨意行事；而我们如果不信奉你们白人要求我们去信奉的宗教，将从此得不到幸福。您还说，你们正义而高贵，我们却迷茫而堕落。可我们又如何得知您的话就是真理呢？我们知道你们的宗教是写在一本书上的。如果这本书既是为我们而写，也是为你们而写，为什么伟大的神灵不把

它赐予我们？为什么伟大的神灵既不直接如实地让我们的祖先知晓那本书的内容，又不赋予他们正确理解那本书的方法？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你们告诉我们的。我们屡屡受到白人欺骗，又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相信，什么时候不该相信？

我的兄弟，您说崇敬和献身神灵只有一种方式。既然只存在一种宗教，你们白人之间又为什么会言人人殊？既然你们个人都会读那本书，你们自己又为什么莫衷一是？

我的兄弟，我们确实搞不懂这些事情。我们听到的是，你们的宗教先被赋予你们的祖先，尔后又代代相传。我们也有自己的宗教，它也被赋予我们的祖先，并代代相传到我们，再传给我们的孩子们。它教导我们要为我们所受到的一切恩惠而对神灵充满感激之情，要相互热爱，要团结一心。我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对宗教的崇敬。我们从来不为宗教而争吵。

我的兄弟，伟大的神灵创造了我们的全体，但他也造成了他的白皮肤人孩子和红皮肤孩子之间的巨大差别。他给予我们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习俗。伟大的神灵给予你们各种各样的艺术，而在这方面，他却至今未使我们开眼。我们知道那些艺术是真买的。既然神灵在其他方面也造就了这种巨大差别，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按照这种理解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神灵给予我们印第安人一种不同的宗教？伟大的神灵是对的。他知道对他的孩子们来说，什么是最好的。我们感到满足。

我的兄弟，我们丝毫不想摧毁你们的宗教，也不想从你们身边夺走它。我们只是向往信仰自己的宗教。

我的兄弟，您说您来此地不是为了我们的土地和金钱，而是为了启迪我们的心灵。我现在可以告诉您，我曾经出席过您主持的集会，亲眼看到您在收钱。我不能肯定这些钱将派什么用场，但也许是为了您的教长。推而论之，假如我们接受了您的思维方式、您或许也会向我们收钱。

我的兄弟，我听说您一直在向本地白人布道。那些白人都是我们的邻居，彼此相识。您的说教到底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们将拭目以待。如果我们发现您的布道对他们确有益处，使他们变得诚实，不再老是欺骗印第安人，我们将重新考虑您所说的一切。

我的兄弟，现在您终于听到了对您讲话的反应。我们眼下所能说的就是这些。我们将尽心照顾您，因为您即将离开我们。愿神灵保佑您旅途平安，顺利地回到您的朋友中间。

【简析】

本篇演说是在6个部落酋长联席会议上的对白人传教士的回答。演说者抚今追昔，不卑不亢，有理有节，既揭露了白人殖民者的背信弃义和恩将仇报，又表达了印第安人抗御白人文化的理由和决心。

乔治·雅克·丹东（1759～1794）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活动家，雅各宾派主要领导人之一。律师之子，曾承父业并供职于巴黎高等法院。

深受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影响，崇尚自由、平等，积极投身反封建革命洪流。力主废黜国王，实行共和，几度任革命政府要职，领导国人奋勇抗击欧洲封建势力的武装干涉，捍卫革命果实。后期转为温和，鼓吹和平、宽容，主张人道、法制，反对恐怖统治，加之爱财贪色，为当时主政的革命派所不容，1794年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但报效祖国矢志不移。据称被捕前愤然斥责功逃者曰：“走？难道把自己的祖国也放在鞋底下带走？”

勇敢，勇敢，再勇敢！（1792年9月2日）

作为自由民族的部长，十分满意的似乎是能够向人民宣告，国家即将得救。全国都沸腾了，都激昂了，都渴望投身到战斗中去。

大家知道，凡尔登尚未陷入敌手，守城部队发誓要将第一个提议投降的人处死。

我们的人民一部分将奔赴前线守卫边疆，一部分将留下挖沟筑壕营建工事，其余的人则手持长矛保卫城市内部的安全。巴黎将大力支持这些壮举。国民公会委员们将庄严号召公民们拿起武器，奋起保卫祖国。在这样的时刻，你们可以公开宣告，首都巴黎值得全法兰西的尊重。在这样的时刻，国民公会成了真正的战争委员会，我们要求你们和我们一起指挥这场伟大的人民运动，指派特派员支持并协助实施这些重大措施。我们将大力支持这些壮举。国民公会委员们将庄严号召公民们拿起武器，奋起保卫祖国。在这样的时刻，你们可以公开宣告，首都巴黎值得全法兰西的尊重。在这样的时刻，国民公会成了真正的战争委员会，我们要求你们和我们一起指挥这场伟大的人民运动，指派特派员支持并协助实施这些重大措施。我们要求把任何一个拒不供职或拒绝提供武器的人判处死刑。我们要求对公民发布正确的指令以指导他们的运动。我们要求派信使到各郡去，把你们在这里发布的各种命令通告他们。我们将要敲响的不是危险的报警信号，而是向法兰西的敌人发起进攻的冲锋号。为了战胜敌人，我们需要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法兰西的安全就能得到保障。

【简析】

演讲的成功往往需要渲染一定的气势，本篇作者大气磅礴的气势，给人以极大的振奋和力量，有着强烈的感染力。

凡尔登为法国东北部重镇。1792年普奥联军入侵法国，于8月30日迫临城下，大举围攻，使巴黎人心惶惶。

让法兰西获得自由（1793）

向诸位介绍的总体考虑属实；但在现时，灾难既已袭击我们，因此，与其检查引起灾难的原因，不如迅速补救和消灾除难。大厦着火时，我决不同盗窃家俱的流氓为伍；我去灭火。因此，我告诉诸位，迪穆里埃的急件应该使你们相信：你们必须刻不容缓地拯救共和国。

迪穆里埃拟定了一个为他的天才增光的计划。我将给他比我近来所给予的更多的公正和赞扬。3个月前，他通知执行机构即公安委员会说，如果我们不能大胆地在隆冬季节进攻荷兰，立即对英国宣布我们实际上早已在进行的战争，我们就会给敌人以喘息的时机，使我们的战争倍加困难。既然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他的这一天才预见，现在就必须改正我们的过失。

迪穆里埃没有气馁。他正在荷兰中部，他将在那儿找到军需品。为了打败我们的一切敌人，他需要的仅仅是法兰西人，而法国有的是公民。我们会自由吗？如果我们不再想要自由，就让我们死去吧，因为我们全都宣誓过要自由的。如果我们想要自由，那就让大家都来捍卫我们的独立吧。你们的敌人正在孤注一掷。皮特认识到他将失去一切，什么都在所不惜。如果我们能攻占荷兰，击败迦太基，英国就只能永远为自由而存在！如果自由征服了荷兰，甚至连现时统治英国人民的商业贵族本身也会奋起，反抗政府进行这场反对一个自由民族的专制战争，他们将会推翻这个愚蠢的内阁，因为它以为旧制度的方法能够扼杀法兰西横溢的自由天才。一旦为了商业利益而推翻这个内阁，自由党派就会出现，因为它并未死去！如果你们知道自已的责任，如果你们的特派员立即出发，如果你们向渴望消灭形形色色暴政的异乡人伸出手去，法国就会得到拯救，世界就会获得自由。

那么，迅速派出你们的特派员吧；全力支持他们吧；让他们今天晚上，今天黄昏就出发吧！

让他们去对各富裕阶级说，欧洲贵族必须向我们的力量投降，必须偿还欠下的债；不然，你们就得偿还！人民一无所有，只有热血——他们对此毫不吝惜！那 goes 吧，造反的人，毫不吝惜你们的财富吧！（暴风雨的掌声）公民们，看一看等待你们的公正命运吧。什么！你们有整个国家作杠杆，有国家的理性作支点，却尚未将世界翻转！要这样做，我们需要坚强和毅力；而在实际上，我们缺少这些。我把各种感情都置之—旁，除了对共和国利益的炽爱之外。

在最困难的形势下，当敌人到了巴黎大门口时，我曾对那些统治者说：“你们的讨论是可耻的；我能看到的只有敌人。（热烈鼓掌）你们用争吵使我厌倦，而不是致力于共和国的安全！我斥责你们，你们都是祖国的叛徒！我把你们都看作一丘之貉！”我对他们说：“我对自己名誉何虑之有？让法兰西自由，虽然我的名字被诅咒！”我被人称作“饮血者”又有何虑？好吧，让我们痛饮人类仇敌的鲜血吧，如果需要的话；但是，让我们斗争，让我们获得自由。有人担心，特派员的启程会削弱国民公会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莫须有的担心！处处奋力抗争吧。最令人愉快的公告莫过于向人民宣

法国将军（1739—1823），1792年6月任北方军司令，同年9月在瓦尔米战役中击败入侵的普鲁士军队，迫使普军撤出法国。翌年2月攻入荷兰，连连失败。

英国首相（1783—1801，1804年—1806），托利党首领，仇视法国革命，为欧洲反法同盟组织者之一。

布：压在他们身上的巨额债务将由他们的敌人偿还，或者，富人们不久将不得不偿还。国家的形势是严酷的。价值的流通已失去了平衡。劳动者的白天毫无必要地延长了。采取一项重大的纠正的措施势在必行！让我们做荷兰的征服者，并使共和派在英国重新振作起来；让我们将法兰西推向前进，这样我们将流芳百世。让我们完成这些伟大的使命吧！不要再辩论了，不要再争吵了，这样的话祖国就能得救。

【简析】

本篇以设问、反问句强调拯救祖国的急迫性，并以轻重缓急的语调，调动听众的情绪，唤起人们同仇敌忾的愿望。

特库姆塞（约 1768 ~ 1813）

北美肖尼族酋长，以骁勇善战，试图在中西部地区组建印第安部落联盟著称。

生于俄亥俄州，自幼痛恨白人文化的扩张。为捍卫家园，青年时代多次与美军作战，1791 年曾大败入侵者圣克莱尔总督。1805 年，与孪生弟弟（外号“先知”）在俄亥俄发起复兴自卫运动，号召革除酗酒陋习，停止割让土地，发扬本土宗教，组建部落联盟。1808 年移至印第安纳地区，继续联络各部落抗御白人文化，并开始接受英国资助。1810 年，与美国政府印第安纳领地总督哈里森（1814 年当选为美国第 9 任总统）举行会谈，痛斥白人扩张主义罪恶，拒绝割让土地，号召全体印第安人团结一致。次年外出联络时，其部落与美军交战于蒂著卡努，失败后流散各地。1812 年第二次反英战争中为英方效力。次年战死疆场，惨遭分尸剥皮。

与哈里森总督会谈（1810）

我是一个肖尼人。我的祖辈全是斗士，他们的儿子也是一名斗士。从他们那儿我得到的只是降生人间，而从我的部落中我却一无所取。我为自己造就命运。每当我想起主宰宇宙的神灵，我多么想为我们印第安人，为自己的家园实现一种命运，像我理想中那样伟大的命运。可我不会因此而走到哈里森总督面前，央求他取消条约，撤掉地标。我要对他这么说：先生，你有回到自己家园的自由。在回顾以往历史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告诉我：从前，这片大地上没有任何白人。这片大地属于印第安人，属于他们的后代。是伟大的神灵创造了他们，并将他们安置在这片大地上，让他们拥有它，开垦它，享受它提供的一切，并在它的怀抱中生息繁衍。他们曾经是一个幸福的民族，后来却遭到悲惨的境遇，因为白人到来了。白人贪得无厌，到处霸占土地。制止这一罪恶的唯一办法在于全体印第安人团结起来，要求得到普通而平等的土地权利。原先我们拥有这样的权利，现在应该把它夺回来。这项权利从来不能分享，而是属于全体人民，以保证每一个人都能行使。我们不能出卖权利中的任何部分，哪怕是相互出让，更不用说交于外来者了。那些外来者企图得到全部权利，否则就不会善罢甘休。

白人没有权利从印第安人手中夺走土地。因为是印第安人首先得到土地，土地属于他们。他们也许会卖地，但这必须由全体人民参与决定。否则，任何一次土地买卖都是无效的。最近一次土地买卖就十分糟糕，它只是由一部分人定夺的。但一部分人无法知道如何出售，需要全体成员为了整体利益来进行交易。任何一个印第安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去获得未占之地。地不分南北，占有权同样有效。但在同一块土地上，不应出现双重占有。先到者有权排斥后到者。这种情形不同于打猎或旅游；在那种情况下，同一块土地可以为许多人服务，而且每天人们可以川流不息。可是，帐篷是固定的，它意味着占领。每一块土地属于第一个将自己的毛毯或兽皮扔在地上并坐下来的人。除非他离开，否则，任何人都无权染指。

【简析】

本文是作者与当时占领印第安那领地的美国总督哈里森的一次正式交涉。演说者以强烈民族义愤，指出了白人侵占印第安人领地所犯下的罪行，并以勇敢无畏的气概，表达了自己战斗到底的决心。全篇主题鲜明，气势逼人。

乔治·拜伦（1788～1824）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生于破落贵族家庭。1808年从剑桥大学毕业，步入诗坛。诗路宽广，擅长讽刺、多阐发民主自由的向往和对专制压迫的憎恨。1809～1811年漫游西班牙、希腊、土耳其等国，创作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1813～1816年刊行《东方叙事诗》，抨击英国当局。1817年发表诗剧《曼弗雷德》，表达知识界的愤恨。旅居意大利期间，参加烧炭党活动，创作长诗《青铜时代》，鞭笞神圣同盟。代表作《唐璜》，讥讽资产阶级的虚伪，抨击欧洲封建势力，为世界文学之瑰宝。1823年迁居希腊，次年在希腊革命中献身，年仅36岁。

反对通过惩治机器破坏者法案（1812年2月27日）

你们把这些人叫做贱民，放肆、无知而危险的贱民，你们认为似乎只有砍掉它的几个多余的脑袋才能制服这个“多头的妖魔”（“Bellua multorum capitum”）……我们是否还记得我们在好多方面都依赖于这种贱民？这些贱民正是在你们的田地上耕作、在你们家里伺候、并且组成你们海军和陆军的人……但在这个时候，即成千成百陷入迷途而又惨遭不幸的同胞正在极端困苦与饥饿中挣扎的时候，你们那种远施于国外的仁慈，看来现在应该推及国内了。……抛开不谈新法案中显而易见的欠缺公道和完全不切实际，难道你们现有的法典中处死刑的条文还不够多么？……你们打算怎样实施这个新法案？你们能够把全郡都关到监狱里去么？你们是否要在每块土地上都装上绞刑架，像挂上稻草人那样绞死活人？既然你们一定要贯彻这项措施，你们是否准备十个人中必杀一个？是否要宣布该郡处于戒严状态，把周围各地都弄得人烟稀少满目荒凉？……这些措施，对饥饿待毙走投无路的人民来说，又算得什么？难道那些快要饿死的，在你们的刺刀面前拼命的困苦到极点的人，会被你们的绞架吓退吗？当死成为一种解脱时，而看来这是你们所能给他们的唯一解脱，死能够迫使他俯首听命吗？

【简析】

本篇是拜伦在议会上的著名演说。他以一连串诘问，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虚伪与残暴，他毫不掩饰自己站在“机器破坏者”即饥寒交迫、奋起反抗的无产者一边。他说，正是被统治者蔑称为“贱民”的劳动者，养活了这些大人先生。他明确地断言：“惩治机器破坏者法案”是不可行的，因为，那些快要饿死、困苦到极点的人，死或许是唯一解脱，绞刑是吓不退他们的！全篇逻辑严密、气势凌厉，具有无可辩驳、所向披靡的战斗性。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

法国政治家，军事家。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者（1799～1804），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1804～1815）。生于科西嘉小贵族家庭。曾就读于布里埃纳军校和巴黎军事学院。受启蒙思想影响，投身法国革命。1793年起屡败王党军，显露军事天才，由陆军上尉擢升至法军统帅。1796年挥师远征，横扫奥地利、意大利、埃及和叙利亚。1799年返法发动雾月十八政变，成立督政府，自任第一执政，继而称帝。统治期间加强中央集权，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屡败反法同盟，并入侵西、葡、意、德，使帝国达到鼎盛。1812年侵俄失败。1814年反法联军进入巴黎，被迫退位遭到流放。次年重返巴黎建百日王朝，6月在滑铁卢一役中惨败，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直到病逝。

开进米兰（1796年5月15日）

士兵们！你们像山洪一样从亚平宁高原上迅速地猛冲下来。你们战胜并消灭了一切阻挡你们前进的敌人。从奥地利暴政下解放出来的皮埃蒙特，表现了与法国和平友好相处的天然感情。米兰是你们的，在全伦巴迪亚上空，到处都飘扬着共和国的旗帜。

帕尔马公爵和莫德纳公爵能够保留政治生命，完全归功于你们的宽宏大量。

号称能够威胁你们的敌军，再也找不到更多的障碍物，可以凭借它们来抵挡你们的勇气了。波河、提契诺河和阿达河不再阻挡你们前进了。意大利这些所谓了不起的堡垒看来都是不经一击的，你们像征服亚平宁山脉一样迅速地征服了它们。

你们取得这样多的胜利使祖国充满喜悦。你们的代表们规定了节日，以示庆祝你们的胜利，共和国所有的公社都在庆祝这个节日。你们的父亲、母亲、妻子、姊妹以及你们所有心爱的人都为你们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他们都以自己是你们的亲人而感到自豪。

是的，士兵们！你们做了许多事情。可是，这是不是说你们再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呢？人们在谈到我们时会不会说，我们善于取得胜利，却不善于利用胜利呢？后代会不会责备我们，说我们在伦巴迪亚碰上了卡普亚呢？不过我已经看见你们在拿起武器，懦夫般的休养生活已经使你们烦恼啦！你们为荣誉而花去的时光，也就是为自己的幸福而花去的时光。总而言之，让我们前进吧！目前我们还需要急行军，我们必须战胜残敌，我们要给自己戴上桂冠，对敌人给我们的侮辱必须给以报复！

让那些准备在法国挑起内战的人等着吧！让那些卑鄙地杀死我们的驻外使节和烧毁我们土伦的军舰的人等着吧！复仇的时刻到了！

但是，要叫老百姓放心。我们是一切老百姓的朋友，特别是布鲁图家族、西庇阿家族和一切我们奉为典范的大人物的后裔的忠实朋友。恢复卡皮托利小山上的古迹，在那儿恭敬地竖起一些能使古迹闻名的英雄雕像；唤醒罗马人，使他们摆脱几百年的奴役造成的昏沉欲睡的状态。这些将是你们的胜利果实，这些果实将在历史上创造一个新的时代。不朽的荣誉将归于你们，因为你们改变了欧洲这一最美丽部分的面貌。

自由的、受全世界尊敬的法国人民正在给全欧洲带来光荣的和平，这种和平将补偿它在六年中所忍受的一切牺牲。那时你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你们的同胞就会指着你们说：他是在意大利方面军服过役的！

这是一句暗语，源于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在打败罗马军队后，没有完全消灭敌人，而长期逗留在卡普亚无所作为。

布鲁图是古罗马政治活动家，杀死独裁者凯撒的英雄。西庇阿家族是古罗马著名贵族柯尔涅利支族之一，这个支族出了许多大统帅的国务活动家。

卡皮托利是古罗马时代建有丘比特神殿的山名。

在蒙特诺特战役中的演说（1796年4月28日）

士兵们！你们在15天内赢得了6次胜利，缴获了21面旗子和55门大炮，攻下了几座要塞，征服了皮埃蒙特的最富饶的地方，你们捉住1万5千名俘虏，你们杀伤1万多敌人。

在此以前，你们为那些不毛之山而战，并在那些山岩上留下了你们的荣誉，可是这些山岩对祖国却是毫无裨益的。现在由于你们的功勋，你们可以同荷兰和莱茵方面军并驾齐驱了。

你们什么也没有，什么都得自己操心。你们没有大炮打了胜仗，没有桥梁能够过河，没有鞋穿能够急行军，你们休息时没有酒喝，甚至常常没有粮食吃。只有共和国的军队，只有自由的战士才能够忍受你们所忍受的一切。士兵们，为此应当感谢你们！有功必赏的祖国正在以自己的繁荣昌盛来答谢你们。如果你们，土伦的胜利者们，曾经预言过1794年的不朽的战争，那么，你们现在的胜利就预示着面前还有更光荣的战事。

奥地利和皮埃蒙特两国军队不久以前遭到你们勇敢的攻击、现在它们恐惧万状地在逃避你们了。以前嘲笑你们穷困，以梦想你们在敌人打胜仗为乐事的那些荒淫无耻的人们，现在吓得惊惶失措，胆战心惊了。可是，士兵们，你们还不能万事大吉，因为你们还有仗要打。无论是都灵或米兰你们还没有拿下来。那些杀害巴斯维尔的凶手还在践踏着赶走塔尔克维尼的胜利者们的骸骨。据说，你们中间有些人的勇气减少了，他们竟宁愿回到亚平宁山和阿尔卑斯山的山顶上去。不，我不相信真有这回事。蒙特诺特、米莱西莫、迭戈和芒多维等战役的胜利者们，正满怀着把法国人民的光荣传播到更远的地方的热烈的愿望！……

【简析】

拿破仑的军事才能使他成为传奇式的历史人物。他深知士气的重要性，他善于以简短有力的言语，以炽热的感情激励战士们勇往直前，夺取战斗的胜利。这两篇战前动员语言铿锵有力，极有鼓动力量，堪称军事演说之佳作，历来流传甚广。

黑格尔（1770～1831）

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第一个自觉地、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法，“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恩格斯语）。

生于斯图加特，父亲为税务秘书。1793年从图宾根大学毕业后，曾任家庭教师，耶拿大学讲师，中学校长等。1816年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1818年被普鲁士政府聘为柏林大学哲学教授，开始形成自己的学派，逐步创立了欧洲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同时大大发展了辩证法。1829年任柏林大学校长，两年后因霍乱病逝。

开讲辞（1816年10月28日）

诸位先生：

我所讲授的对象既是哲学史，而今天我又是初次来到本大学，所以请诸位让我首先说几句话，就使我特别感到愉快，恰好在这个时候我能够在大学里面重新恢复我讲授哲学的生涯。因为这样的时机似乎业已到来，既可以期望哲学重新受到注意和爱好，这门几乎消沉的科学可以重新扬起它的呼声，并且可以希望这个对哲学久已不闻不问的世界又将倾听它的声响。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现在现实的这股潮流既然已经打破，日尔曼民族既然已经从最恶劣的情况下开辟出道路，且把它自己的民族性——一切有生活的生活的本源——拯救过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希望，除了那吞并一切兴趣的国家之外，教会也要上升起来，除了那为一切思想和努力所集中的现实世界之外，天国也要重新被思维到，换句话说，除了政治的和其他与日常现实相联系的兴趣之外，科学，自由合理的精神世界也要重新兴盛起来。

我们将在哲学史里看到，在其他欧洲国家内，科学和理智的教养都有人以热烈和敬重的态度在从事钻研，惟有哲学，除了空名字外，却衰落了，甚至到了没有人记起，没有人想到的情况，只有在日尔曼民族里，哲学才被当作特殊的财产保持着。我们曾接受自然的较高的号召去作这个神圣火炬的保持者，如同雅典的优摩尔披德族是受留西的神秘信仰的保持者，又如萨摩特拉克岛上的居民是一种较高的崇拜仪式的保存者与维持者，又如更早一些，世界精神把它自己最高的意识保留给犹太民族，俾使它自己作为一个新精神从犹太民族里产生出来。我们现在一般地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较大的热忱和较高的需要，即对于我们只有理念以及经过我们的理性证明了的事物才有效准。——确切点说，普鲁士国家就是这种建筑在理智上的国家。但是像前面所提到的时代的艰苦和对于重大的世界事变的兴趣也曾经阻遏了我们深澈地和热诚地去从事哲学工作，分散了我们对于哲学的普遍注意。这样一来坚强的人才都转向实践方面，而浅薄空疏就支配了哲学，并在哲学里盛行一时。我们很可以说，德国自有哲学以来，哲学这门科学的情况看起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坏过。空洞的词句，虚骄的气焰从来没有这样飘浮在表面上，而且以那样自高自大的态度在这门科学里说出来作出来，就好像掌握了一切的统治权一体为了反对这种浅薄思想而工作，以日尔曼人的严肃性和诚实性来工作，把哲学从它所陷入的孤寂境地中拯救出来，——去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可以认为是接受我们时代的较深精神的号召。让我们共同来欢迎这一个更美丽的时代的黎明。在这时代里，那前此向外驰逐的精神将回复到它自身，得到自觉，为它自己固有的王国赢得空间和基地，在那里人的性灵将超脱日常的兴趣，而虚心接受那真的、永恒的和神圣的事物，并以虚心接受的态度去观察并把握那最高的东西。

我们老一辈的人是从时代的暴风雨中长成的，我们应该赞赏诸君的幸福，因为你们的青春正是落在这样一些日子里，你们可以不受扰乱地专心从事于真理和科学的探讨。我曾经把我的一生贡献给科学，现在我感到愉快，因为我得到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在较高的水准，在较广的范围内，与大家一起工作，使较高的科学兴趣能够活跃起来、并帮助引导大家走进这个领域。我希望我能够值得并赢得诸君的信赖。但我首先要求诸君只须信赖科学，信赖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学的第一个条件。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那最初隐蔽蕴藏着的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它必然会向勇毅的求知者揭开它的秘密，而将它的财富和宝藏公开给他，让他享受。

【简析】

《开讲辞》，是 1816 年黑格尔所作的一篇极享盛誉的演讲。从中可以看到黑格尔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深刻的见解，还可体会到他十分严谨的语言和耐人寻味的哲理。

罗伯特·欧文（1771～1858）

英国杰出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生于手工业者家庭。10岁离家谋生，当过学徒和售货员，酷爱读书，自学成材。1791年成为企业家。1799年在苏格兰新拉纳克管理工厂，以改革家身份寻求使劳资共同获益的途径。认为人是环境产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杜绝一切罪恶。1824年赴美，试办共产主义“新协和村”，实行资料公有和集体劳动，但遭失败。1829年返英，首创生产合作社并从事工会运动。晚年明确提出共产主义主张，但反对进行政治斗争，认为知识的普及就可消除社会弊病和实行和平过渡，并寄希望于仁慈的统治者。

欧文的学说在其《新社会观》、《新道德世界书》、《人类意识和实践中的革命》等著作中有过系统的阐述。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他对未来社会的许多设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来源之一。

让更多的人获得幸福（1817年8月14日）

大不列颠与爱尔兰帝国现在所遭受的苦难、贫困和悲惨状况比以往许多世纪曾经实际遭受的都更为严重。

现在不论表面上有些什么样的改进，我国实际上的贫困和堕落却正在发展，而且将继续迅速发展，直到我们根除了产生这两种情况的原因并代之以性质完全相反的因素时为止。

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帝国从来没有过这样多得不可胜数的条件可以使全体人民解除这种苦难、堕落和危险。

我国当政者还没有提出任何合理办法，对成千成万在贫困中挣扎的人进行一劳永逸的实际救济，他们的家却不必要地成了危害人生的各种苦难的渊藪。

这些当政者没有其他方面的帮助对这个问题便无法具有充分的权力和实际的知识来适当地运用国家丰盈有余的条件，使人民摆脱全部愚昧和邪恶，而这两者又是一切现存祸害的来源。

这种权力和实际知识的帮助，只能由社会上各地区最善于思考，最为明智和最有教养的那部分人明确表示的舆论提供。

事实也证明，舆论应当提出以下各点：

1、一个国家如果供养一大部分劳动阶级过着无所事事的贫困生活或者从事无谓的工作，就永远不能富强。

2、任何国家如果存在着偏见和贫困，而仅有的教育又坏到不堪设想的程度，那就必然会使人民的道德败坏。

3、在这种人民中如果酒店林立，公开赌博的诱惑一应俱全，那么他们就必然会变得低能无用，或是作恶、犯罪和危害他人。

4、这样一来，就必然要使用强制手段并使用严峻、残酷和不公平的惩罚。

5、接着人民就会对当政者产生不满、怨恨和各种反抗情绪。

6、政府如果允许和纵容一切恶习、坏事和犯罪行为的诱因存在，而又大谈宗教，大谈改善贫民和劳动阶级的生活状况，大谈提高他们的道德，那就简直是在嘲笑人们没有常识了。

7、这种行动和言论是欺骗群众的无聊和愚蠢的办法；现在群众已不再受这些言行欺骗了：将来这种矛盾百出和无意义的废话也骗不了任何人。

（但是，朋友们，不要对这些言行感到愤怒，你们应当和我一起努力把可能产生这种颠倒是非的客观条件铲除掉。可怜可怜在这种情形下受到损害的人吧：帮帮他们、给他们做些有益的事情吧。）

8、如果让这类条件保存下去，而又希望国家进步，那就像是看到天下江河日夜奔向海洋，还在等待海洋干涸一样愚蠢而无远见。

9、如果要消除这些祸害，并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有价值的知识和建立永久的幸福，那就必须把陷于贫困、邪恶、犯罪、苦难和不良习惯之中而又聚在一起的广大群众逐步加以隔离，分成若干可以管理的部分，分配到全国去。

10、如果要改善低级阶层以至整个社会的状况，就绝对必须拟定办法使劳动阶级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以有利的方式雇用他们，并为他们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和有益的享用品。

11、我们必须作出安排，使劳动阶级在稳健和公平的法律下通过自己节

制有度的劳动获得这一切幸福。在广大人民的品行和知识提高时，这种法律就将相应地扩大他们的自由。

12、现在着手进行这种安排的经验和条件都已具备；这种变革丝毫不会损及任何人，相反，它会使每个人，从最受压迫和最卑下的人直到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将从这种变革中获得实际的和持久的利益。

事实还说明，现代有学识而无经验的人，如果认为目前行将公开提出的关于消除贫穷、邪恶和犯罪行为的计划会产生、增加和延续贫穷的现象，那他们就完全想错了。

这些先生们把聪明机智的人所能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都提到公众面前来了，我个人十分感谢。我所希望的是整个计划能受到充分的考察和研究，使它的直接效果和最间接的后果没有一点不为世人所知。它将经受住最强烈和最稳定的光芒的照射，否则我就不会为它作辩护了。

我说这句话是充满信心的，不怕任何人反对。我对于眼前这一牵涉极广的计划具有正确而明晰的全面认识，我知道它可以经得起这种考验。我知道在它经过考验以后，甚至经过最强有力的反对者的考验以后，会越来越多地清除愚昧的误解。唇代将发现，这计划就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来说，是完整而首尾一贯的。

在这里我要请问这些先生们：

如果把儿童从最小的时候起，就小心地好好加以培养，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

如果用正确和精密的实际知识来教导儿童，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

如果使儿童获得健康、养成仁慈的性情和其他良好习惯，并使他们养成积极而愉快的工作作风，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

假如在劳动阶级中教导每一个男人，使他们学会园艺、农业以及至少另一种行业、工业或职业的实际业务和有关知识；假如我们教导每一个妇女，使她学会用最好的方法看管小孩、培养儿童并操持所有的日常事务，使自己和旁人都生活得舒适；假如我们还教导妇女，使她们学会园艺以及某种有用的、轻松的和合乎健康的工业劳动的实际操作和有关知识，请问这个计划中的这些部分或其中任何一部分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困现象的作法呢？

假如消除了愚昧、忿怒、报复和其他一切邪恶情欲的根源，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

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培养得节制有度、勤勉而有道德，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

如果以精诚团结和互相合作的精神使大家结合在一起，并使任何人都没有一点点不信任的感情，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

如果使世界的财富增加三倍、十倍以至于百倍，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

我还可以对这些先生们提出许多其他问题，他们的答案也许不会像答复刚才提出的问题那样现成：但我只要提出一个就够他们能提出什么办法使我国人民摆脱全国举目皆是的愚昧、贫困和堕落现象呢？这些现象如果不迅速加以制止，就必然很快会使所有的阶层淹没在一片混乱和毁灭的景象中。

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根据有关这个问题的任何可靠的实际知识提出答复。

如果我国政府、议会和任何党派都具有必要的知识和实际经验来消除我国和其他国家人民在身心两方面所遭受的祸害，那么，我将感到难以言喻的快慰。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全国务阶级、各教派和各党派的最明智、最开明和最有经验的人士当中耐心而沉着地寻找这种知识。任何来源，只要能从中取得所需的知识，我都从不放过。当成千成万的同胞完全不必要地在贫困中挣扎，他们的后代每时每刻都在父母眼前消瘦下去的时候，我就焦急地注意议会两院委员会的活动，想知道是不是快要救济了。但不久，我发现他们丝毫没有为部分地和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所必需的知识和经验，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他们很快就陷入头绪纷繁的细节中去了。这恰恰足以使他们的理智陷于迷惘，并使国家的一切希望皆成泡影。现在，我所肩负的责任使我不得不指出：他们照这样进行一百年，也会一直停留在黑暗中，始终不能对这攸关全帝国福利的重大问题通过一项合理的法案。我有这种看法，而且它在我的心目中就像我现在看到大家一样清楚。这样我难道还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吗？难道我应当讲究毫无意义的形式和习惯而闭口不言吗？不，就我目前所能获得的知识来说，假定我为了任何一种个人打算而不设法让大家听到迄今仍然微弱的真理之声，那我岂不是成了人类的头号罪魁了吗？这种真理之声已经像方舟上的鸽子一样飞出去，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一真理在前进中将永不停步，直到它走遍和充塞世界各地为止。它的影响将驱散和消灭一切瘴病和一切污秽邪恶的东西。朋友们，它将使我国和其他一切国家变成理性动物的乐园。但是，朋友们，我作为一个平凡而现实的人和长期熟悉人类事务的人向你们提出：在这个时期来临以前，你们身上有许多东西要革除，你们有许多东西要学习。你们的行动中的这种变化，不会也不可能通过魔术来完成。这只能逐渐地、一步步地完成——在实践中运用正确的原则来完成——在经验提出更好和更有利的方式以前，只能根据初期不完善的方式来完成。

我很早就认识到，而且在若干年以前就说过，你们如果能把新的事物秩序明确地提到眼前，跟过去以及现存的一切作一比较，你们就会迫不及待地要求进行这种改革了。你们将在新房屋建成并能迁入居住以前就要把旧房屋毁掉。这种感情是很自然的，但是，这种作法却是非常不聪明的。从今以后，我将毋须敦促你们实际推行我所提出的这个计划。这种计划必能为你们和你们的子女以及子孙万代提供幸福，你们希望实际享有这种幸福的迫切心情将远远不是人们国前为实现这个计划而进行准备的一切力量所能满足的。但这些考虑不应当妨碍我们作出一切可能的实际准备，来消除我们现存的祸害和困苦，并毫不迟延地用一种新环境来代替它们。毫无疑问，这种环境定能产生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幸福，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现在都不能对它作出明确的估价。

【简析】

本篇演说发表于伦敦中心区酒家，虽然为即席讲演，但亦较全面地反映了欧文社会主义学说的思想主旨。本文为节选。

据《旧约全书·创世纪》第8章，诺亚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探视洪水是否退尽。这只鸽子两次放出，都飞回来。第三次没有回来，说明地上的水已经退尽了。

罗伯特·埃米特 (1778 ~ 1803)

爱尔兰爱国志士，民族主义领袖。早年参加爱尔兰人联合会。1800 ~ 1802年间与该联合会领导人一起流亡欧洲大陆，谋求拿破仑政府支援，进而实行反英武装起义。1802年10月潜回爱尔兰，开始收集、贮存武器，准备起义。1803年，由于秘密武器库意外爆炸，决定提前发动抗英起义。他带领一队人朝都柏林城堡进军，失败后逃到威克洛山。同年8月25日，在探望未婚妻萨拉·柯伦时不幸被捕。法庭以叛国罪将他判处绞刑。同年9月20日执行。

对被判为叛国罪的抗辩（1803年9月19日）

法官大人：为什么根据法律不该判我死刑，对此我应当说些什么呢？尽管我所说的任何话都不可能改变你们预先作出的决定，而且也没有适合我所说的话以便减轻你们在这里所宣布的，而我又必须服从的判决。但是，我还是要将那些我认为比我的生命更重要的真理，而你们却绞尽脑汁要予以消灭（在当前这个受压迫国家中法庭必须如此行事）的话倾吐出来。对于为什么我必须驳斥对我的大量诬告和诽谤中伤，以便恢复我的名誉，我有许多话要说。我不能想象，你们在这里就坐，而你们的思想却可以如此纯洁，以至于对我所要讲的一切会无动于衷。

人们对我的记忆不会消失，我将永远活在祖国同胞的记忆中。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对那些所谓的指控进行驳斥。当我的灵魂飘游到一个比较友好的口岸；当我的灵魂同那些为了保卫国家、维护美德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汇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希望人们的记忆以及我的名字能够激励那些比我话得更长的人。

我始终懂得，一名法官的职责是，在一个罪犯被证明有罪时，依法判刑。我也明白，法官有时候认为，他的职责是耐心地倾听，富于人性地讲话和规劝，以及对驱使罪犯作案、并因此而定罪的动机，仁慈地提出他的意见。我深信，法官历来认为，他的责任是做到这一点。假如只是根据你们的政策，而不是根据公正，打算将一名不幸的被告移交给刽子手，而且不允许他诚挚而忠实地解释他的动机，以及不允许他为促使他行动的原则进行辩护，那么他就要问：你们的制度自诩的自由在哪里？法庭自吹自擂的公正、仁慈和宽大又在哪儿？

法官大人，从社会的角度来判断，难道一个濒死之人对法庭指控他有野心，对法庭试图可卑地抛弃这个国家的自由而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不该拥有申明自己无罪的法定权利吗？你们为什么要侮辱我？或者确切他说，当你们要我回答为什么我不该被判死刑时，你们为什么要侮辱正义呢？法官大人，我知道，这种体制规定你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体制还具备一种回答问题的权利。但毫无疑问，没有这些程序也照样行，没有这一切审判形式也照样行，因为在陪审团远任之前，这判决早已作出；我想，你们只是宣读神谕的教士而已；我坚持认为，这是整个体制的问题。

我被指控为法国的间谍！一个法国的间谍！那是为了什么目的？据称我想出卖祖国的独立！那又是为了什么目的？难道这就是我的野心吗？难道这就是法庭自圆其说的办法吗？不，我不是间谍！我的“野心”是要成为一名救亡者，不是为了权，也不是为了利，而是为了完成这项光荣的事业！把祖国的独立出卖给法国？难道是为了改换门庭？不！这是为了实现雄心壮志！啊，祖国！难道个人野心能支配我的行动吗？如果这就是我的行为准则，那么，根据我所受过的教育，我的财富，我的家庭地位和荣誉，我不是早就可以置身于压迫我的那一派人的最得意之徒的行列了吗？祖国是我的崇拜对象；为了祖国，我牺牲了个人的一切利益和感情；为了祖国，我现在又献出了生命。啊，上帝！法官大人，我决不是叛国分子！我做的一切，像每一个爱尔兰人所做的一样，就是决心要将我的祖国从一个冷酷无情的外来暴君统治下解放出来，从国内一小撮人的残酷统治下解放出来。

我希望祖国独立，地球上任何强国都无法染指；我希望那时你们都能享

有独立，并傲然屹立于世。

我们确实打算同法国建立关系，但仅仅为了互利互惠。倘若这种关系有悖于真正的独立，就意味着这种关系的破裂；我们谋求援助，我们确实这样做了，因为我们确信应该获得这种援助——在战争时期我们希望得到帮助，在和平时期希望得到同盟者。

倘若法国人违背我国人民的意愿，作为侵略者而来，作为敌人而来，那么我将竭尽全力予以抗击。是的，同胞们，我一定会奉劝你们一手拿剑，一手高举火炬，到海滩上迎击入侵之敌；我一定会怀着无比的愤怒迎敌；我一定会鼓励同胞们在敌人玷污国土之前就将其消灭在海上。假如他们登陆成功，我们在强敌面前被迫后撤，我也将寸土必争，焚毁陆地上的一草一木，而保卫自由的最后一道屏障就是我的坟墓。

但是，前来援助我们的法国人不是作为敌人踏上我们的国土的。我确实期待法国的援助；但是，我希望向法国和全世界证明，爱尔兰人是值得援助的！他们对奴隶制度表示愤慨，他们随时准备维护爱尔兰的独立和自由。

我希望为我的祖国获得一种像华盛顿为美洲获得的那种保证。依据美洲的榜样，这种援助是重要的，它与训练有素的、骑士风度的、孕育于科学和经验的英勇精神同样重要；这种援助应当对德行有所领悟，并使我们品质中的不足之处得到完善。法国人是作为异乡人到我们中间来的，但是在分担我们的风险、确保我们的命运后离开我们时，他们就成了我们的朋友。这些就是我的目标——不是去迎接新的统治者，而是驱逐旧日的暴君；这些就是我的观点，而只有这些才能成为爱尔兰人的观点。正是为了这些目的，我才谋求获得法国人援助。

法官大人，绞刑架是暴君为了杀害我而竖立起来的，你们只是间接的杀手而已。在我走向绞架时，你们难道要对我说，在这场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斗争中造成的流血牺牲，应当由我负责吗？你们会这样说吗？我必须如此奴颜媚骨，不予驳斥吗？

我并不惧怕接近万能的法官，我也不怕对我一生的所作所为作出回答。我决不会被这里仅存的死亡吓破了胆，从而说假话。假如有可能由你们来汇集遭受你们残害的无辜者的鲜血，并把它们蓄集在一个巨大的水池中，那么法官老爷，你们就可以在其中游泳了。

法官大人，你们对我这个牺牲品已经不耐烦了吧——那些笼罩着受害者的人为恐怖，不可能使热血凝固起来；热血在沸腾，热血在环流，热血在上帝为了崇高目的而创造、可你们却为了罪恶目的而竭力破坏的血管中流淌，它们在向上苍哭泣。请你们耐心些，我还有一些话要说。我正走向那寒冷寂静的坟墓；我的生命之烛行将熄灭，我在世的时间不长了；坟墓已经打开，准备迎接我。我将步入墓穴之中！在我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之际，我只提出一个要求——请赐予我宁静的上帝之爱！谁都不要为我写墓志铭：因为了解我的动机的人现在不敢为我的动机辩护，还因为不该让偏见和无知来诽谤我的动机。让我的那些动机以及我本人在默默无闻和平平静静之中安息吧！在另一个时代，在别人能公正地对待我的名声之前，让我的墓碑保持光碑一块吧；在我的祖国能够跻身世界民族之林时，再给我写上墓志铭吧。我的话完了。

【简析】

本篇为埃米特在接受法庭宣判时发表的即席抗辩。他慷慨陈词，仗义执言，倾吐了一位青年爱国志士的悲愤与激昂，驳斥了法庭对他的种种指控。通篇不求文词华丽，但求直抒胸臆，这正是即席演说的重要特点。

何塞·德·圣马丁（1778～1850）

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的杰出领袖之一。生于军人世家。11岁加入西班牙军队，曾参加反拿破仑战争。受美洲独立运动影响。1812年回阿根廷参加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1814年任拉普拉塔联邦爱国军北路军总司令。1817年率军突袭智利，击败西班牙殖民军，翌年智利宣布独立。1820年攻入秘鲁，次年7月解放利马，宣布秘鲁独立，被推为“护国主”。1822年7月在瓜亚基尔会晤玻利瓦尔，共商将殖民者彻底赶出南美大计，因意见分歧未果。为促进玻利瓦尔尽快出兵解放秘鲁全境，回利马后即在秘鲁第一届国民大会上宣布自动卸职，返回阿根廷，后移居欧洲，直至去世。

辞职演说（1822年9月22日）

先生们：

我一生驰骋疆场，夺关斩将，不胜荣光。然而，我的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难以平静。今天，在这幸福的日子，一种美好的感情使我激动不已。对一个为人民的幸福而战的战士来说，只有确信自己已使人民享有了权利时，才会备尝胜利的喜悦。然而，就是国家解放了，他的愿望也没有最终实现。战争风云变幻莫测，乌云不时遮住美好的前景。一连串的惊人事件不断发生，美洲未来的命运现已确定无疑。秘鲁人民的命运有赖于国民代表制。只有国民代表制才能保障秘鲁人民长治久安，幸福万年。国民代表大会现在召开了，我甚感欣慰。在这次大会上，我提出辞职，辞去最高执政职务。就任最高执政，是违背我的心愿的，完全是出于需要。我任职至今一直非常勉强。将来只要一想起曾经担任过这一职务，就会使最最令人愉快的时刻顿然消失。请原谅我讲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为美洲的事业所做的工作值得大会称谢，我今天谈及我的工作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不要有人提议让我继续担任政府首脑。圣马丁作为秘鲁的公民，一个为自由解放而战的排头兵，将怀着崇敬的心情，永远听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召唤。

【简析】

本篇是圣马丁在国民大会上的演说，文字简练，感情真挚，也体现了他无意功名的美德和宽广的胸襟。

丹尼尔·韦伯斯特 (1782 ~ 1852)

美国政治家，演说家。生于新罕布什尔州。16岁考入达特茅斯学院，显露出惊人的辩才。毕业后曾任教师、不久成为著名律师。1807年当选众议员，1827年进入参议院，声望日增。因与杰克逊总统政见不合，成为辉格党领袖之一。1841年和1850年两度出任国务卿，因支持国会通过有利于奴隶制的《1850年妥协案》而遭非议。1852年退出政坛，隐居农庄，不久去世。

约翰·亚当斯谈《独立宣言》（1826年8月2日）

今天，当我们悼念美国独立战争中杰出的政治家亚当斯先生，并发扬美国革命传统的时候，亚当斯先生为支持美国独立而大声疾呼的动人情景又浮现在我们眼前……

无论生死存亡，我都举手衷心拥护《独立宣言》。的确，在开始时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独立。但是，上帝为我们安排了结局。英国的不义迫使我们拿起武器。他们视而不见自身利益，反而使我们得益；他们一味固执己见，直到我们看到独立的希望。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奋力争得独立，因为它属于我们。既然天意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推迟《独立宣言》的诞生呢？难道今天还有人如此软弱，竟希望同英国达成和解，并以为这种和解会保护北美的安全与自由，或保护其本人的生命和名誉？请问那位在座的先生，还有那位坐在您身旁的年高望重的同事，难道你们二位不都是遭受仇视、惩罚和放逐的对象吗？如果英国人继续当政，而你们又无望得到王室宽恕，你们二位除了作为歹徒，还能有什么结果？如果推迟独立，我们究竟是想继续这场战争，还是放弃这场战争？难道我们打算服从英国国会颁布的包括波士顿港法案在内的所有议案吗？难道我们心甘情愿地同意毁掉我们自己，而听凭我们的国家和权利遭到践踏吗？我知道，我们毫无屈服之意，我们永远不会屈服。当我们推选华盛顿去冒战争风险和政治风险时，我们曾发誓，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用我们的一切乃至生命来支持他。难道我们现在想违背在上帝面前立下的、敬重华盛顿的神圣誓言吗？我相信，各位宁愿天崩地陷，也不愿损害我们的誓言和信仰。至于我本人，既然一年前我曾在此地向你们提议，要求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武装力量总司令以保卫美国的自由，因此，假如我在支持他时有半点犹豫或动摇，我情愿“右手忘记技巧，情愿舌头粘于上膛。”

所以，战争必须继续，我们一定要战斗到底。既然战争要打下去，为什么还要推迟发表《独立宣言》呢？宣言将使我们变得坚强，将为我们赢得国际地位。那时，各国将同我们交往；而我们如把自己当作武装反抗君主的臣民，它们就永远不会这么做。不仅如此，我还坚决认为，英国本身也宁愿在我们独立的基础上同我们媾和，而不愿意通过废除各项法规，承认加在我们身上的全部做法是一部不公正的历史，一部压迫的历史。比较而言，英国屈服于必然导致我们独立的历史进程，要比屈服于叛臣作乱所提的条件更为体面。因为他们会觉得前者是命运使然，而后者却是奇耻大辱。既然如此，先生，我们为什么不把这场国内战争变成民族战争呢？为什么不尽快这么做呢？而且，既然我们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而且还要赢得胜利，为什么不赋予自己享受胜利果实的地位呢？

即使失败，情况也不会因此而变得更糟糕。但是我们不会失败。我们的事业会召集起军队，会创造出海军。只要我们忠于人民，人民就会支持我们，就会坚持斗争，直至取得辉煌的胜利。我不管其他民族如何变幻无常，可我了解我们殖民地的人民。他们心中深深埋藏着反抗英国欺凌的情绪，永远无

1774年3月，规定封闭港口，以压服该地人民赔偿倾茶事件造成的损失。

参见《圣经·旧约全书·诗篇》第137篇。

此段起义为亚当斯的原话。

法抹去。确实，每一个殖民领地都已表示，只要我们带头，他们就会响应。先生们，《独立宣言》将鼓舞人民，他们会勇气倍增。与其进行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争去恢复种种权利，去纠正冤情，去争取英王赐予种种特权，还不如确立彻底独立的光荣目标，给人民注入新的生命力。到军队中去宣读《独立宣言》吧；所有的将士将拔剑出鞘，庄严发誓，以自己的荣誉和生命维护它。到教堂中去宣读吧，宗教界人士都将赞同它，都将围绕着它凝聚起对宗教自由的热爱，并为它而生，为它而死。把《独立宣言》拿到公众聚会的大厅去吧；到那里去宣读吧；让那些听到敌人第一声炮响的人看到它吧；让那些亲眼目睹自己的子弟倒在帮克山战场、倒在列克星敦和康科克大街的人看到它吧；那时，大厅里将回响起支持宣言的呼声。

先生，我知道人间之事变幻莫测，但我通过今天的事情即明白了，看清了。诚然，也许我们会感到悔恨。也许我们活不到宣言真正实现的那一天。也许我们会死去；作为殖民地人而死，作为奴隶而死，甚至可能屈辱地死在绞架上。可这一切都无所谓，毫无所谓。如果国家需要我献出微不足道的生命乃是天意，那么，不论那时刻何时到来，我随时准备走上祭坛。然而，只要我一息尚存，让我拥有一个国家吧，至少让我有希望得到一个国家，一个自由的国家吧。

不管我们的命运如何，请坚信，《独立宣言》将是永存的。也许要付出财产的代价，甚至要付出鲜血的代价，然而，宣言将永存，将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结出丰硕的回报之果。透过目前的重重昏暗，我看到了未来的道道光明，如同一轮红日喷薄于天际。我们将把今天这个日子变成辉煌的永恒。当我们长眠于地下时，我们的子孙后代将纪念这一天。他们将感恩戴德，燃起篝火，张灯结彩，欢庆佳节。年复一年，每当这一天来临时，他们将热泪盈眶，歔嘘不已。可他们流的不再是屈辱之泪，不再是受奴役之泪，不再是痛苦绝望之泪，而是欢庆之泪，感激之泪，喜悦之泪。先生，上帝在上，我相信这一时刻已经来到。我全身心地赞同并支持这一宣言。在此，我已经作好准备，为了宣言，我将奉献出我一生的全部禀赋，全部所有，全部希望。现在，我重申开始时说过的话，无论生死存亡，我衷心拥护《独立宣言》。这是我的生平夙愿；愿上帝保佑，这也将是我的临终遗志。立刻就独立吧！永远独立吧！

【简析】

韦伯斯特是 19 世纪初美国讲坛上首屈一指的人物，据称可与后来的林肯总统相媲美。本篇是在《独立宣言》签订 50 周年之际，为悼念第 2 任总统亚当斯和第 3 任总统杰斐逊同时逝世而发表的讲话。演说者怀着深切的感情，以亚当斯的口吻追忆了美国革命传统，使人仿佛回到了独立战争年代。这次演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致一位听众在日记中写道：“韦伯斯特的演说无愧于他的名望，也无愧于今天的隆重仪式。他的魅力、风格、声调无人匹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英国在北美建立 13 个殖民地。

波士顿查尔斯顿区高地，1775 年 6 月 17 日英美双方激战于此。

均为马萨诸塞州东部市镇。1775 年 4 月 19 日，独立战争第一枪在此打响。

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领袖和统帅，南美共和制度的奠基者，有“南美华盛顿”之称。生于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早年师从著名学者罗德里格斯。后周游欧美，深受启蒙思想影响。1810年回国领导独立战争，失败后移师新格拉纳达。1813年率军进入委内瑞拉，攻克加拉加斯，建立第二共和国，获“解放者”称号。次年西班牙殖民军卷土重来、逃匿国外，1816年从海地回师，宣布解放奴隶，分田分地，渐获人心。此后屡败西军。1818年委内瑞拉第三次宣布独立，次年成立大哥伦比亚（今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任总统。1822年解放基多省（今厄多尔），1824年解放秘鲁全境，1825年建立以其姓氏命名的玻利维亚共和国，结束了西班牙殖民统治。

在国民议会上的演说（1819年2月15日）

立法者们，我们不要想入非非，我们的要求要有节制。奢望取得人类还没有取得的东西，取得最伟大最明智的国家也未曾取得的东西，这是办不到的。无限的自由，绝对的民主都是暗礁，一切实现共和的希望都曾在这些礁石上撞得粉身碎骨。你们看一看那些古代的、现代的、以及新生的共和国吧，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曾力图建成绝对民主的共和国，而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正当愿望都失败了。那些渴望建立合法的机构，完美的社会的人们的确是值得赞扬的，但是，有谁曾经说过，人类已拥有全部智慧，具有全部美德，并迫切地要求把权力与正义结合起来呢？唯一可以自由、平静而幸福地生活，个个都行使主权的只有天使，而不是人类！

委内瑞拉人民已经享有自己可以正当而顺利地享受的权利，现在我们要节制要求过高的急迫心情。这种急迫心情或许会给我国人民招致一种无能的政府形式。让我们抛弃对我们不合适的联邦制吧，让我们抛弃三头执政的行政权吧，将行政权集中在一个总统身上，给他以足够的权威，使他能站稳脚跟，去跟与我们近期的局势、与我们正在经历的战争状态、与我们的国内外敌人相联系的种种弊端进行斗争。我们将不得不长期进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希望立法权放弃那些本来属于行政权的职权，要在平衡权力方面增加稳固性，造成新的影响。希望法庭通过法官的稳定性与独立性，通过建立陪审团，通过建立民事与刑事法典而得到加强。民事和刑事法典不是由古代颁布的，也不是由征服国的国王们颁布的，而是要由自然的意志、正义的呼声与智慧的才华来颁布。

我的愿望是，政府和负责管理的各个部门都应当富有活力。只有这样，才能不仅保持政府成员之间的平衡，而且保持我们的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平衡。一个政治体系的发条会因为和自身的软弱无力而松弛。如果这种松弛不造成社会机构的解体和社会成员的瓦解，那自然无关紧要。人类在战场上或在喧腾的广场上的呼喊是对天控诉那些轻率盲目的立法者。这些立法者以为，可以演习一下那些空想的机构而不受惩罚。世界各国的人民都渴望自由，有的是拿起武器去谋求，有的是通过法律去争取，但都是交替地从无政府状态走向专制主义，或从专制主义走向无政府状态。只有很少数的国家的人民以其有节制的要求而获得了自由，以一种与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情况相一致的方式而建立了自由制度。

我们不要向往做不到的事情，不要因为把我们提高到超出了自由领域反而滑落到专制的领域。从绝对自由总是要滑到专制。介于绝对自由与专制这两个术语之间的术语就是社会的最高自由。抽象的理论是造成无限制的民主这种有害的思想的理论。我们要使得公众的力量不超出理性与利益所允许的范围，要使全国的意志不超出正当权力所指出的范围，要使一种与我们当前宪法相一致的民事与刑事立法有力地管辖着司法权，这样才会有平衡，才不至于有阻碍国家前进的冲突，才不至于有那种不是把社会结合起来、而是把社会束缚起来的错综复杂的结构。

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就要有一种民族精神作基础。这种精神是以举国一致走向两个基本点为宗旨，即调节总的意志和限制政府权威。很难找到恰当的词汇来从理论上确切地表述这两点。不过，可以这样来理解：指导这两点的准则是限制和相互靠拢，目的是要使意志与合法权力之间的摩擦尽可

能小。这门学问是通过实践和研究而不知不觉地获得的。实践的进展是由知识的进展来增加的，知识的进展是由精神的正直来扩大的。

对祖国的爱，对法律的爱，对执政者的爱，应是独一无二的贯注于一个共和主义者的灵魂的崇高热情。委内瑞拉人热爱祖国，但不热爱原先的法律，因原先的法律是不好的，是万恶之源。他们原先也不可能热爱他们的执政者，因为都是些不公正的人，而新的执政者才刚刚进入政治领域，人们对他们还不太熟悉。如果没有对祖国、对法律和对执政者的一种神圣的尊重，社会就会是一团混乱，一片深渊，就是一场人与人、机构与机构之间的特殊冲突。

如果我们不使人民大众成为一个整体，不使政府的组成成为一个整体，不使立法成为一个整体，不使民族精神成为一个整体，那么，我们的全部道德力量都将不会使我们新生的共和国摆脱这种混乱。团结，团结，团结，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的公民的血统是各不相同的，我们要混合血统使之融为一体。我们的宪法实行分权，我们要把几种权力连结起来使之联合在一起。原先的法律是古代和现代一切专制主义的有害残余。要让这座丑恶的大厦坍塌、倾倒，连它的废墟都搬掉，由我们来建造一座正义的圣殿。在这座圣殿的神圣启示之下，我们来颁布一部委内瑞拉的法典。如果我们想参照一下立法的丰碑和典范，英国、法国和北美已提供了值得称赞的典范。

人民教育应当是国民议会所体现的父亲对长子的爱。道德和知识是一个共和国的基础，道德和知识是我们的第一需要。我们要学习雅典的最高法庭和习惯与法律的检查官，要学习罗马的道德监察官和家庭法庭。我们要将这些道德法规组成一种神圣同盟，要在世界上恢复这样一种思想，即一个国家的人民不能满足于成为自由和强壮的人民，而且要成为有道德的人民。我们要学斯巴达的那些严格的学校，要把上述这三种源头形成一种道德的源泉，要给予我们的共和国以第四种权力，这种权力的管辖范围是人们的童年，人们的心灵，公共精神，良好习惯与共和道德。我们建立这个最高法院，为的是让它关注于儿童的教养，国民的教育，为的是让它去净化共和国内遭到腐蚀的东西，为的是让它去控告公民的忘恩负义、自私自利、对祖国冷漠无情、不务正业、玩忽职守；去审判腐败与恶劣的典型。它应当用道德的惩罚去矫正习惯，就像法律用痛苦的刑罚去惩处罪行一样。不仅要惩处违法行为，而且要惩处嘲弄法律的行为；不仅要惩处攻击法律的行为，而且要惩处削弱法律的行为；不仅要惩处破坏宪法的行为，而且要惩处破坏社会公德的行为。这个真正神圣的法庭管辖权应当切实有效地行使于教育与训练方面，只是对判刑和惩处提出意见。但是，记载它的活动和辩论、道德准则和公民行为的案卷或记录将是美德与恶习的档案。人民在进行选择时将参阅这些档案，执政者在作出决定时将参阅这些档案，法官在进行判断时也将参阅这些档案。这样一种机构，即使再显得空泛，也比某些古代和现代的立法者们所建立的那些对人类益处不大的机构更切实可行得多。

凶残的奴隶制以其黑色的外衣覆盖着委内瑞拉的土地，我们的天空乌云密布，似乎大难即将降临。我曾请求上帝保护人类，而后，救世主驱散了风暴。奴隶制的镣铐被粉碎了，委内瑞拉的身旁围聚着新的儿女，值得感谢的儿女，他们把囚牢中的器具变成了争取自由的武器。是的，从前的奴隶现在成了自由人；原先他们都仇视一个后母，现在他们都成了祖国的卫士。当你们了解古代斯巴达克奴隶的历史，斯巴达的历史和海地的历史；当你们懂得了除非既破坏自然法则又破坏政治与民事法律，否则不可能同时是自由人又

是奴隶，这时再向你们强调解放奴隶的正义性、必要性和好处就是多余的了。对于我制定的所有章程和法令，是进行改革还是加以废除，我听从你们的崇高决定。不过，我请求确认奴隶们的绝对自由，就像恳求我的生命和共和国的生命一样。

给你们讲述委内瑞拉的军事史就好像是给你们讲古代人的共和英雄主义的历史，就像是告诉你们，委内瑞拉曾进入在自由祭坛上作出牺牲的壮丽场面。除了献给人类的造福者们的崇高光荣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占据我们的杰出战士们的高尚胸怀。他们不是为权力而战，也不是为财富而战，更不是为荣誉而战，他们仅仅是为自由而战，共和国解放者的称号是他们当之无愧的奖赏。鉴于我和这些高尚的人们创建了一个神圣的社会，因此，我设立了委内瑞拉解放者的勋位。立法者们！授予荣誉与勋位的职权属于你们，执行这个表示全国的谢意的崇高行动是你们的义务。

丢弃了他们原先以其美德和才能而得到的一切享受与财产的人们，在一场恐怖战争中经历了种种残忍的考验、经历了最痛苦的损失和最无情的折磨的人们，为祖国建立了如此卓著功勋的人们，应当引起国民议会的重视。因此，我命令用国家的财产给他们以补偿。如果我对于人民有某种功绩，那么，我请求人民代表们听取我的请求，以作为对我微薄贡献的奖励。请国民议会下令，根据我为照顾委内瑞拉的军人们而以共和国的名义制定的法律分配国家的财产。

把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联合成一个伟大的国家，是这些共和国的人民和政府的一致愿望。战争的需要已使所有哥伦比亚人如此向往的这种联合实现了，我们实际上已经在一起了。这些兄弟般的人民已经把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权利、他们的命运托付给你们了。当我来到这片辽阔的地区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灵魂飞向那可以看到壮阔前景的高处，那里展现出一幅多么令人赞叹的图景。我的想象力的羽翼在今后的年代中飞翔，注视着未来的世纪。我从那里以钦佩和惊奇的心情看着这个广阔地区得到的繁荣、壮丽和生命、我感到欣喜若狂。我似乎已经看到我们的国家处在世界的中心，展现在各大洋之间绵长的海岸线上。这些大洋是大自然把它们分开的，而我们的祖国用漫长而宽广的渠道把它们连结起来。我已经看到我们的国家成为人类大家庭的纽带、中心和中央市场。我已经看到我们的祖国正在把她那些金山和银山所蕴藏的珍宝送往世界的各个角落。我已经看到我们的祖国正通过她那些神奇的植物把健康和生命分发给旧世界痛苦的人们。我已经看到我们的祖国正用她珍藏的秘密去启示那些尚不了解知识的领域是多么广阔的智者，去揭示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无尽财富。我已经看到我们的祖国登上了自由的宝座，手执着正义的权杖，头戴光荣的花冠，向旧世界展示着现代世界的尊严。

【简析】

本篇是在安戈斯图拉（后改名玻利瓦尔城）第二届国家议会上发表的，是西蒙·玻利瓦尔生平最重要的演说。他满怀激情地论述了委内瑞拉的政体、法制、民族团结、人民教育、废除奴隶制、奖励官兵和成立大哥伦比亚等重要问题，从而为这个新生的共和国绘制了蓝图。使他痛心的是，大哥伦比亚于1830年陷于分裂。他被迫辞职，同年忧郁而死。

路德维希·伯尔纳（1786～1837）

德国作家，生于犹太家庭。原名洛普·巴拉赫。德国文豪歌德的少数几个对手之一。青年德意志派主要人物。1830年为法国七月革命所吸引而迁居巴黎，并从自由主义发展到民主主义。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政论性新闻报道，代表作品有《巴黎信札》和《巴黎新信札》等。

纪念让·保尔的演说（1825年12月2日）

一颗星星陨落了，在它重新升腾之前，这个世纪将闭上眼睛。因为天才之星在那遥远的天体轨道上运行，只有后辈才快乐地欢迎他，悲伤的父辈却痛哭着同他离别。一顶王冠从君王的头上坠落！一柄利剑在统帅的手中折断！一位崇高的神甫与世长辞了！我们也许是在为一位对我们来说曾经是补偿，而现在已无法替代的人而痛哭。每个国家对其每项令人沮丧的不足都可找到某种令人愉快的补偿：无情的北国有它铁的力量；多病的南国有它金色的阳光；阴沉的西班牙有它的信念；施于别人的幽默使贫困的法国神清气爽；而英国的雾则美化了自由。我们曾经拥有让·保尔，现在我们已不再拥有他，我们从他身上得到的一切都已随他而去：力量、宽厚、信念、轻松愉快的戏谑和激情澎湃的演说。这就是那颗陨落的星星——在黑暗中为我们指路的来自天国的信念；这就是那顶坠落的王冠——那顶掌握着佩戴着及其所有臣民的爱之王冠；这就是那柄折断的利剑——无情的手中所执的嘲讽，在它面前国王也得发抖，它使那些脸色苍白的朝臣面红耳赤；这就是那位曾在自然的神殿里为我们祈祷的崇高的神甫。他离开了我们，我们的祈祷从此没有了翻译。我们要哀悼我们所失去的他和别的没有失去他的人们。他不曾为所有人活过！但是，他为所有人而生的时代将会到来，所有人都将为他痛哭。而他却耐心地站在20世纪的门口，微笑着等候他那步履沉重的人民随他而来。然后他将这些疲惫和饥饿的人们领入他那爱的城市；他把他们带到好客的家里：把名人雅士带入高贵的阿尔巴诺的宫殿；把凡夫俗子领到他那个西本凯斯的陋室。忙碌的菜乃特管着灶台上的事，性情急躁尖刻的房东在给德国菜肴加胡椒子。

世纪流逝；四季轮转。幸运的气候交替变换；年龄的阶梯时高时低。没有任何东西像替换这样的持续不变，没有任何东西像死亡这样持久永恒。倘若没有文学，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将给我们留下伤痕，生命就会是永恒的流血。文学给了我们大自然所拒绝给予的东西：一个永不生锈的金色时代，一个永不凋谢的春天、明朗的幸福和永恒的青春。如果上苍授予诗人全权，如果上帝在其额头上烙上印记，如果他不是为了可怜的报酬而传递上天的福音，诗人就是人类的安慰者。让·保尔就是这样的诗人。他不在大人物的宫殿里吟唱，不在富人的饭桌旁伴奏。他是平民百姓的诗人，他是穷人的歌手，哪里的悲哀者哭泣，哪里就可听到他那甜美的琴声。我们谨向只有在为数不多的节日里才庄严敲响的自豪的钟声致以我们的敬意；把我们的爱献给可信赖的时钟，它陪伴着我们的心脏的每次搏动。它每时每刻报道着我们的欢乐，每分每秒都在分担我们的痛苦。

国家中受人瞩目的只是都市，都市中受人瞩目的只是塔楼、寺庙和宫殿；家庭中受人瞩目的是一家之长；民众中受人瞩目的是社团；社团中受人瞩目的是领袖。四季中唯有春天受到人们的青睐；游人惊奇的目光总是凝聚到大道、激流和阿尔卑斯山脉；讨人喜欢的诗人赞美的总是众人惊羡的东西。而让·保尔却不是众人的谄媚者，他不是习俗的奴仆。穿过杂草丛生的狭窄小路，他探寻着被人鄙弃的村落。他重视民众中的人、都市中的屋顶和每个屋顶下面的每颗心。四季都为他献上鲜花，四季为他带来全部果实。就连最穷的诗人也歌颂着那初恋的节日，尽管那把蹩脚的琴上只剩一根琴弦在为他颤动。让·保尔守护着这神圣的火焰，直至它随着死亡而熄灭。每一次金婚庆

典，他作为主持仪式的神甫，把不再年轻的心又一次合在一起，在死神将那颤抖的手分离之前，把它们最后一次配成双。他穿过浓雾和风暴，越过冰冻的溪流，挤进一位乡村教师为积雪所覆盖的小屋，同其孩子分享圣诞之夜的欢乐。他放声歌颂马乔列湖欢乐岛上国王的喜悦，他以轻柔温馨的语调赞美一个健壮快乐的德国老人的自得其乐和瑞典教士的欢乐。

在争取思想自由的斗争中，让·保尔同别人并肩作战；在争取感知自由的斗争中，他却孤军作战。我们人类是多么奇特古怪！我们隐藏爱比隐藏恨更为经心，我们是那么怕流露善心，就像身处窃贼群中的人们害怕显露钱财一样。司空见惯的是，在那日常交易的市场上，在那日常闲聊的厅堂里，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每年都在交易和谈论的重要物资上！我们看上去泰然自若，实际上却躁动不安；我们貌似严厉而内心虚弱；看上去是清醒的，而实际上却为甜欲蜜念所动摇。我们迈着悠闲的步子，而我的心却在回忆中蹒跚，我们漫游在儿提时代的花坛间，乘着梦幻的翅膀飞向我们那已经坠落的青年时代的火红晚霞。你是那么害怕地环顾四周，看看是否有眼睛在注意你，是否有耳朵听到你胸腔的默叹！这时，让·保尔来到你的身边，他微笑着低声对你说：“我认识你！”你遮掩你的欢乐，因为乐不自禁似乎太孩子气了，有损你的尊严；你掩饰你的痛苦，因为你觉得这种痛苦还用不着同情。而让·保尔发现了你和你那不引人注意的乐趣，说道：“来，同我一起玩！”他轻轻走进你孤独地在那里哭泣的斗室，投入你的心房并安慰道：“我来了，我来和你一起哭！”当你内心蕴藏着、梦想着某种孩子般的爱好醒悟时，让·保尔就已站在摇篮边，也许正是他的摇篮曲将你的心带入这样的甜睡和梦幻之中。与众不同的，他追踪人类内心世界隐蔽的荒野，并从中探寻被掩埋的乐园。他揭去已经变硬的胸口上的硬皮，展示底下的嫩肤；他在那已经燃尽的心的灰烬中找到了最后的、将要熄灭的火星，并将它吹得升起了爱的熊熊火焰。从这点而言，他造福于他的人民，他是人民的救星！曾有过那么一个时代。那时爱恋中的德国小伙没有一个敢说“我爱你”的。而他却像他的为人那样，老练而朴实他说道：“姑娘，我们爱你！”牵绊在国家城墙的棚架上，攀缘在习俗的竹竿上，这一切使他忘记了信赖自己的根。让·保尔鼓励那些羞怯的心；是他最先敢于说出那个曾使每个德国人恐惧的“我”字。如果说自由并不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无需法律约束，而是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法律制定者，那么，为我们的子孙播下德意志自由之种子的就是让·保尔。

让·保尔是再美丽、再崇高不过的爱的诗人。他在青年时代就庄重地立下以下誓言：“伟大的爱之天才！我尊重你那神圣的心，不管是以何种死亡的或活着的语言来表达，不管出自何人之口，出自天使机灵之口也好，出自一张笨拙之嘴也罢。你也许住在阿尔卑斯山的狭谷中，或是住在苏格兰人的小屋里，在世界之光的中央；你也许给人们送来春天，也许给他们带来大量的错误或小小的愿望，或是他们那里拿走一切，但我决不会认错你！”让·保尔是这样发的誓，他直至生命的终点都遵守着他的誓言。然而，如果没有公正，爱又算什么东西呢？强盗送给某个人的同情是他从另一个人那里抢来的。让·保尔是公理之神甫，对他来说，爱就像是神圣的火焰，而公理则是燃烧着圣火的祭坛，他只将纯洁的祭品奉献给爱的圣火。他是一位道德的歌手。他从来不用自己美好的言辞来装扮丑恶的罪行；从来不用他金子般的演说来遮盖卑鄙的冲动。只要他愿意，他完全可以那样做，他也完全能以他那巨大的魅力去骗取那些好心的指责者的微笑，但他没这样做。他为真实、公

理、自由及信仰而争辩，从来不用名声显赫的旗帜，去庇护那些提供给无信仰者的罪恶而卑劣的庄园。

诗人的使命并非只是去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人，或是作为赐福于人的天帝去消除精神饥渴。他同样是人类的执法者，和荡涤这个充满污秽的世界的闪电和风暴。让·保尔发怒时就像是位雷神；惩罚时就像一条血淋淋的鞭子；他讥讽时有着满嘴利牙。谁要是害怕他的嘲讽，还是避开为妙。还没有谁狂妄到与他相遇时嘲笑他。要是傲慢这个庞然大物鲁莽地顶撞他的话，定会被他的石弩所击中！如果狡诈躲进自己的黑暗洞穴，他就用火烧它，这晕头转向的骗子只得束手就擒。他射出的箭准确无误，他的目光更是敏锐，他的手很有把握。他喜欢训练它们，一面总是开着宫廷和德国的玩笑，他并不是想得到猎物，他只是出于好心想保护国民的原野和农夫的耕田免遭蹂躏。我们也许可以谈论某些猛禽的羽毛，讲讲某些被猎获的猛兽的犄角和利爪；在这仅仅摘下墙上的猎枪就被认为是违法行为而受罚的极好的禁猎期内，我们千万不要被引诱去讲狩猎的故事。

幽默和天主教义都未曾教会人们自由和平。假如公理不是那已经没有用处的财产的一幅讨人喜欢的画，假如希望不是匮乏的奉承者，让·保尔也白教白唱了。然而，让·保尔画得很好，而且还温柔地奉承我们。幽默并非是精神的施舍，而是心灵的奉献。它就是德本身，好比是天分很高的心灵行中教，因为它不许教中行。在这糟糕的年代，幽默家是那些畜生国王的宫廷弄臣，真理就像是一口不许发出声响的神圣大钟，人们只是为了藐视它，为了嘲讽它而让它敲响。幽默家解去萨杜恩脚上的绳索，给奴隶戴上主人的礼帽并宣布那由精神服侍心灵，由心灵来嘲讽精神的农神节的开始。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时人们不知幽默为何物，因为人们不知道悲伤和思念为何物。生活曾经是那人人能比试自己力量和技巧的奥林匹克赛事。对弱者来说，被挡住的只是终点，而不是跑道；失掉的仅是奖牌，而不是比赛。让·保尔是他那被囚禁的人民的耶利米。悲叹业已沉寂。痛苦则还存在，因为我们不想听信他同时代的和后来的假先知。只是出于对那位受人爱戴的死者的爱，我们才想对他的那些病态的模仿者说几句话。这些人把锁链弄得叮当响而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在牢中怒吼而自以为是勇敢的；他们责骂狱卒而自以为是正直的。他们从精神跳到心灵，从心灵跳到精神——一会儿站在这边，一会儿站在那边，然而深渊依然存在；他们不懂得在生活的断层之间架设桥梁。脱臼对他们来说是肢体的动作灵活，扭曲的嘴脸则是脸部表情。他们把铁皮分币弄得当当直响，就像是在摆弄金币一样；他们不知道适当地使用偶发的沉船事故抛将给他们的珍宝，他们像尚未开化的野蛮人头领一样，将十字勋章挂在耳垂上。

钦佩之情在歌颂着，而爱慕之意则是默然无声的。我们不想歌颂让·保尔，我们只想为他而悲泣！贪婪的客人只记得饭菜而将主人忘却；无情无义的艺术收藏者只记得作品而将艺术家忘却。向人述说同伴的善行的人诚然称得上是懂得感谢的人，但是，最懂得感谢的人却是那种忘记善行而只记住行善者的人。因此，我们怀着爱戴之情纪念英灵本身，而不是纪念他那值得我们钦佩的业绩和作品。即便我们不想这样做也不行。人们可以计算出让·保尔的作品，但算不出它们的价值。他留下的宝贵财富并不全是可以简单卷走的现成的金币。其中有调料贩拒收的金块、银锭，珠宝、纯真宝石和纪念币，还有不少贮藏着的尚未磨成粉的面包果和后辈将在上面收获的耕地。这一大

笔财富使得某些评价相形见绌。有人骂富足为奢侈；骂慷慨为挥霍！由于他拥有的金子比锡多，就有人指责他好讲排场，每天用金碗进餐，用金杯饮茶。如果说这方面让·保尔确有不足的话，那又是谁的责任呢？一个继承祖上历代积累的大笔财产的人，习惯就会教他掌握享受的分寸；富足被安排得井然有序，一切都恰到好处，在每处耀眼闪光的地方拉上一幅趣味的幔帘。而一个突然走运的穷人，当他那空荡的四壁一瞬间树起昂贵的巨镜时，当酒神突然将那空酒桶灌满时，他就狂喜地从这屋跑到那屋，陶醉于欢乐的酒杯之中，并不加思索地满把满把地向人分发钱财，他令人眼花缭乱，因为他自己已经眼花缭乱。让·保尔就是这样的暴发户；他从他的人民那里无所继承。天帝赐予他宠爱；幸运之神和声悦色地推倒他的谷仓，并把鲜花和果实倾泻在他身上；地球向他献了蕴藏着的宝藏。他高兴地看这宝藏，并向人展示！然而，同代人出于忌妒而嘲讽的东西，后人同样乐于讥笑。但金子终究是金子，即使还处于矿石阶段，只是不为众人所识；镶嵌宝石的托架提高的是宝石的价格，而不是宝石的价值。

这就是让·保尔！——如果你们要问：他生于何方，住在何地，葬于何处？他来自天国，住在这地球上，而我们的心的就是他的墓。你们想打听他几时的日月，打听他青年时代的梦幻和他那成人的岁月的话，就去问男孩古斯塔夫，问小伙子阿尔巴诺和正直的绍佩。你们想寻找他的希望吗？你们可以在他的坎帕人的山谷中找到。没有哪个英雄，没有哪位诗人像让·保尔那样，从他的生活中写下了如此真实的信息。英灵虽散，文字尚存！他回他的故里去了；不管他漫游于哪个天国，不管他居于哪个星座，他升入仙境时将不会忘怀他那亲爱的地球，不会忘怀那些同他一起玩过、哭过、爱过以及像他一样忍受过折磨的可爱的人们。

【简析】

《纪念让·保尔的演说》是伯尔纳受法兰克福博物馆之托，为悼念于1825年11月14日逝世的德国作家让·保尔而作，经安乐·基希纳神甫宣读，引起轰动，为德语演讲之杰作。

约翰·布朗（1800～1859）

美国著名废奴主义领袖。早年浪迹俄亥俄、马里兰等地，当过散工、小贩、小农，生活艰难。1849年定居纽约黑人区。虽为白人，但坚决反对奴隶制。1855年成为奥萨沃托米地区游击队领袖。1858年在安大略湖畔查塔姆召集大会，通过了“美国人民临时宪法”，准备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山区建立逃亡奴隶收容根据地，并亲任总指挥。1859年10月，率领16名白人和5名黑人在哈普斯渡口举行武装起义，袭击联邦军火库，并抓来60名地方显贵作为人质。因势单力薄负伤被俘，1859年11月2日被弗吉尼亚州法庭以杀人、谋反和叛逆罪判处绞刑。

1859年12月2日，布朗勇敢地走上了绞架。他在遗言中写道：“我，约翰·布朗，现在坚决相信，只有用鲜血方能洗清这块罪恶土地上的罪行。我现在认为，我一度自认为不必流很多血就可达到目的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判刑时的讲话（1859年11月2日）

如果法庭允许，我有几句话要说。

首先，除去我一直承认的我要解放奴隶的计划之外，我否认其他一切指控。正如去年冬天我所做的那样，我确实想要做这类正义之事。当时，我去了密苏里。双方未放一枪，我带走了奴隶，穿过美国，最后把他们安置在加拿大。我计划还要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这类行动。这就是我的全部打算。我从未图谋过杀人、反叛、毁坏私人财产、煽动奴隶造反或暴动。

我还要提一个抗议，那便是我受到这样的判决是不公正的。我在法庭上所承认的事实，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我钦佩在这个案件中作证的多数证人的诚实和正直）。假如我所做的是为了富人、权贵、智者和所谓大人物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他们的任何亲明好友——无论是其父母、兄弟、姐妹、妻子或儿女，还是其所属阶级的任何人的利益，并因此而蒙受现在这样的痛苦和牺牲，那就会一切都好了。法庭上的每一个人就都会认为我的行动应当得到奖赏，而不是处罚。

我想，法庭上承认上帝的法规的公正性。我看到你们亲吻一本书，我想那大概是《圣经》，或者至少也是《新约全书》吧。它教导我们说，要别人怎样待你，就要怎样待人；还教导我不要忘记身陷囹圄的人，就如同自己与他们囚禁在一起。我曾努力遵循这个教诲。我认为我还太年轻，不懂得上帝竟也会偏袒人。我确信，我一直坦率承认是在为上帝的受鄙视的穷苦难民而工作，这一切并没有错，而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为了伸张正义而必须献出我的生命，必须使我的鲜血和我子女的鲜血，以及这个蓄奴国家中被邪恶、残暴、不公正的法规剥夺了权利的千百万人的鲜血流在一起，那我在所不惜！

让我再说一句。我对在审判中所受到的处置完全满意。考虑到各种因素，这已比我所期望的要宽大。然而我依然无法认罪。一开始我就声明我的意图是什么，不是什么。我从未计划过要危害任何人的自由，也不曾打算谋反、煽动奴隶造反或举行总暴动。我从来没有鼓动过任何人去这样做，相反，我一直在制止这类念头。

我还要再说一句，这涉及到与我有关的人们的陈述。我听到他们当中有人说，是我引诱他们与我联合，但事实恰恰相反。我说这话并不是想要伤害他们，而是为他们的弱点深感遗憾。与我联合的每一个人都是自愿的，而且大部分人是自己掏钱。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来找我之前，我从未见到过，也从未和他们说过一句话，他们是为了我所声明过的目的而来的。

现在我的话说完了。

【简析】

本篇是布朗在接受法庭宣判前的讲话。他大义凛然，面无惧色，慷慨陈词。一代文豪爱默生称其为“新圣人”。

1846~1851年间，布朗制定了通过武装斗争解放黑奴的计划。

1850年，布朗从密苏里州救出11名奴隶，帮助他们逃到加拿大。

指夺取军火库起义。

布朗的两个儿子在起义中壮烈牺牲。

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

意大利独立和解放运动著名领袖，民族英雄，军事家。曾加入青年意大利党。1834年参与热那亚海军起义失败，流亡南美，参加当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1848年4月回国投入意奥战争。翌年罗马共和国成立，领导人民抵御法军入侵。失败后率军突围，穿越意大利中部，跨过亚平宁山，抵达海岸。沿途传播意大利统一思想，鼓励人民抗击入侵者，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1860年率领“千人义勇军”远征，支援西西里岛起义，解放南意大利，取得“本世纪最惊人的战绩”（恩格斯语），确保了意大利1859～1860年革命的胜利。1862和1867年两度攻打罗马、米兰。1866年参加普意对奥战争，迭获胜利，使威尼斯并入意大利。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协助法国屡挫普军，拥护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为意大利解放和统一及人类自由贡献了毕生精力。

致众士兵（1860）

目前，这个历史时期行将结束。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国家复兴的最后一个阶段并准备好问心无愧地去完成世代代仁人志士设计的宏伟蓝图。上天有意把完成这一蓝图的任务留给我们这幸运的一代。

是的，年轻人，意大利由于有了你们，才得以从事这项值得寰宇称颂的伟业。你们已经取得胜利，还将取得更大的胜利，因为你们精于战术，胜券在握。你们比之古代的马其顿勇士毫不逊色，比之成功地抗击了亚洲的骄横征服者的古代将士毫不逊色。在我国历史这灿烂夺目的一页之上，还要增添更加辉煌的一页，奴隶们终于要向已经获得自由的兄弟显示，他们已用身上的镣铐铸成了利剑。

因此，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拿起武器吧！压迫者和不可一世的敌人都将烟消灰灭。还有你们，妇女们，抛开你们怀里的胆小鬼丈夫吧。他们只会为你们的儿女树立懦夫的榜样；而你们，这片美丽国土的女儿，你们必须养育高尚勇敢的后代。让那些胆小的空谈家离开我们的队伍，带着他们的奴颜媚骨和诚惶诚恐到别处去吧。我国人民是自己的主人。我们希望做别国人民的兄弟。但对于傲慢无理的人，我们要投之以睥睨的目光，不要卑躬屈膝地向他们乞求自由。决不再跟着那些内心肮脏的无耻之徒亦步亦趋！决不！决不！决不！

上帝把维克多·伊曼纽尔赐给了意大利。每一个意大利人都应团结在他的周围。在维克多·伊曼纽尔身旁，一切争执都应当忘却，一切宿怨都应当摒弃。我再一次发出战斗的呐喊：“所有的人，都拿起武器吧！”倘若到1861年3月，我们还征集不到100万意大利军队，自由就会丧失，意大利就会灭亡。啊，不，让我绝不要有这种可怕的念头。到1861年3月，必要时是2月，我们所有的人，卡拉塔菲尔、巴勒莫、安科纳、沃尔图诺河、卡斯特尔非达多和伊塞尼亚等地的意大利人，以及我国的每一个人，除了懦夫与奴才，都会和我们一起各就各位。让我们大家团结在这光荣的帕勒斯特罗英雄周围，给摇摇欲坠的暴政大厦以最后一击。因此，勇武豪迈的青年志愿军啊，请你们在这捷报频传的光荣时刻，接受我的临别赠言吧。

这是我发自肺腑的真挚之言。现在我不得不离开你们，不过只有几天。等到战斗打响，你们会看到我又来到你们中间，站在为意大利的自由而战的战士身旁。让家里有急事而必须回家的人回去吧，让为国光荣负伤的人回去吧。他们无愧于祖国的信任。他们必定会在后方继续为国效力，他们那年轻额头上的伤疤就是忠于意大利的光荣标记。除了他们之外，让其余的人都留下来捍卫我们光荣的旗帜吧。不久我们就会重聚一起，共同进军去解救那仍在异邦奴役下的兄弟。不久我们就会重聚一起，向新的胜利进军。

【简析】

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巴尔干半岛中部的一个国家。

指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1820~1878），撒丁王国的国王（1849—1861）和统一后意大利的第一国王（1861~1878）。

指伊曼纽尔，帕勒斯特罗是意大利地名。

本演说为纪念意大利爱国者击败奥地利入侵而作。演说虽短，情真意切，掷地有声。勇士为之动容，懦夫为之赧颜。

达尔文（1809 ~ 1882）

英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1813年，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乘海军勘探船作为时5年的环球考察，在大量观察和采集动植物标本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深入的探讨，逐渐形成进化论思想。回国后，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完成了进化论的理论构建工作。于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对当时学术界震动很大。另有《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人类和动物的表情》等著作。恩格斯认为，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之一。这一理论对于否定上帝造人说和生物神创论，起了巨大作用。

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1858年7月1日）

第一，人工选择原理，就是挑选具有品质的个体，从其中进行繁育，然后再挑选，它所起的作用是令人惊异的。甚至繁育学家们对他们自己所得到的结果也感到惊奇。他们能够影响没有受过训练的眼睛看不出来的那些差异……我相信有意识的和偶然的的选择是形成各种家族的主要动力。

第二……在自然界中，我们有某些轻微的变异，偶然地出现在一切部分；我想可以指明生存条件的变化是子代不完全类似于它亲代的主要原因。

第三，我想可以指明，确有一种准确无误的力量在起着作用，这就是“自然选择”……试想每种生物（甚至是象）用这样的速率在繁殖着，在几年之内，最多在几个世纪或者几千年之内，地球的表面将不能容纳任何一个物种后裔。我发现很难经常记住：每个单一物种的增加是在它生命的某一段中，或者在某一短暂的后代中受到抑止。每年降生下来的只有少数能够生存并繁殖它们的种类。微小的差异常常决定着何者生存、何者灭亡！

第四……生物必须同其他生物进行斗争来获取食物，在一生各个不同的时期里必须躲避危险，必须散布它们的卵或种子，等等。鉴于这些无穷尽的各式各样的情形，我不能怀疑在几百万代中一个物种的一些个体生来就会带着有利于它自己的某一部分的轻微差异；这等个体将有更好的生存机会，增殖这些变异，这种变异又会因为自然选择的累积作用而缓慢地增加。这样形成了的变种或是同它的亲代共存，或是消灭它的亲代，后一种情形更是常见。像啄木鸟或青藜寄生那样的一种生物可能这样变得适应了许多偶然的状况。自然选择在生物一生的任何时期里积累了它的构造的一切部分的、在任何方面对他有用处的轻微变异。

【简析】

《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是由达尔文的朋友胡克在林耐学会上代为宣读的一篇讲演。当时达尔文因爱女不幸去世而陷于深深的悲痛之中。达尔文的这篇讲演提出了进化论的基本概念及理论框架，显示了经过深思熟虑后极为清晰的思路和鲜明的观点。

让·雅克·皮佑（1809～1877）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活动家。生于神甫家庭。早年当过神甫、后与天主教决裂，成为无神论者，并从批判宗教转而批判现存社会制度。1839年创刊《人民论坛》，鞭笞社会丑恶现象，宣扬绝对平等和公有制，因“密谋结社罪”被捕判刑。出狱后继续宣传鼓动，1840年发表力作《既无宫廷，又无茅舍》和《平等的历史》，并组织第一次共产主义宴会。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被逐出法国。1870年回国参加布朗基领导的起义，次年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以极大热情投入革命。公社失败后被军事法庭判服终身苦刑，卒于狱中。

在第一次共产主义者聚餐会上的演说（1840年9月19日）

开会词公民们：

我们到这儿来是想高高举起一面必然很快地受到全世界人士注意的旗帜。我们现在聚会在一起打算认真研究一些大有前途的思想，并且向世人郑重地加以宣布。因为这些思想在我们幽居的生活中已排除了其他的一切杂念，而深入到我们的脑子中来。我们这儿要宣扬的一些原则将使人类相信幸福生活就在眼前。人类由于早已看惯了那么多卑鄙龌龊的行为，由于这么多世纪以来只知道自身受的种种的苦难，只知道身陷绝境的苦闷，无疑对这种幸福生活再也不敢抱有什么奢望了。

公民们，我们的事业的伟大，它应当给我们留下的巨大后果，以及它必然给世界提供的大有教益的知识——这一切要求我们保持一种在这些重要情况下所应该保持的行为。作为对一个配得上享受自己权利的人的奖赏的尊严，真诚的兄弟情谊所培养出来的坦率——这两种东西都是我们须臾不定抛弃的头等重要的品德。

这次友好聚餐会的筹备委员会，在会上只想宣布和传播我们的崇高原则。从我们一开始工作起，我就觉得你们的高尚的沉着的态度已使我们确有把握地认为你们已懂得了委员会的意图，并且正在用无愧于它和无愧于自己的方式来响应它的号召。委员会所期待的唯一的报酬就正是这样。

闭会词

公民们：

尽管心怀恶意的人处心积虑想在我们中间散播怀疑、恐惧、不和，以及作为这些东西的恶果——纷争。尽管如此，我们的队伍中间却无时无刻不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秩序、卓越的正派的行为和至善至美的兄弟情谊。

你们的委员会所期待于你们的正是如此。我代表委员会谢谢你们！对，首先是为了我们的原则谢谢你们，千声万声地谢谢你们！

在我们刚刚一起度过的这几个小时中，我们完成了一桩巨大的事业——它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还在昨天，当我们每个人谈起公有制，谈起实行公有制的方法和结果时，任何一个听众都可能对讲这种话的人说：这只是您个人的意见，我可以怀疑它，可以把它当作是精神病患者的胡说。现在，当我同你们谈话时，再也不会会有一个人说这样的话了。

不久，全法国都会知道，某一天有1200位公民被邀请到一处聚会，也可以说他们是偶然聚首的，因为他们虽然准时到会，可是并不确切知道那里有什么事在等待他们。全法国还会知道：在这次大会上，事前没有准备的、丝毫没有使用巧计地大声宣布了公有制原则，与会者立刻就理解这一制度，并以热烈的掌声和出自内心的语言，一致接受了这个制度。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将来同我们的敌人斗争的多么有力的武器啊！

公民们，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本来可以把某些论点作一些必要的发挥。然后向你们论证：公有制作为医治人类所受的折磨和危害他们的一切病症的唯一良方。这种制度不仅是容易了解的和合乎理想的，而且是毋庸置疑的，不需要经过千百年之后才能实现，而是在现在，甚至是在此刻就能实现的。如果我们向你们证明了这一个无可争辩的真理，那么，我们聚会的成绩一定还要大得多。但是，我们用自己热烈的希望，把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变为

有益的东西，以代替我们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希望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把刚才在这儿所得到的这一切印象，传递给未到会的人。这样，我们的队伍很快就会壮大起来，并且不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昨天美好的空想就会变成明天的鼓舞人心的现实。请你们对这一点不要存在任何的怀疑！

公民们，我们的节目完了，我们的事业实现了，我们的前途有了保障了！
现在会议宣告闭幕！

【简析】

本篇为 1840 年在贝尔维尔举行的共产主义者聚餐会上的讲话。约 1200 人出席了这次历史性聚会。尽管历史已证明，皮佑所说的“即刻就能实现公有制”纯属空想，但他对现存制度的批评和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却教育和鼓舞了每一个与会者，并引起了当局的严重不安。会后不久，他被指控犯有教唆谋杀国王罪而被捕。

贝尼托·胡亚雷斯（1806—1872）

墨西哥民族英雄，历史上第一位印第安人总统（1858～1872）。生于印第安农民家庭，毕业于法律学校，做过律师。1847～1852年任瓦哈卡州长。政绩卓著，声誉鹊起。1854年参与推翻独裁统治，次年任司法部长，拟订《胡亚雷斯法》，废除教士和军人特权。1858年接任总统，颁布改革法，没收教会财产，实行政教分离，限制大地主势力，改善人民生活。1861年再度当选，并领导人民抗击法国、英国和西班牙武装干涉，1867年把侵略者赶出国土。曾兴办印第安人教育，平息退伍军人暴动与叛乱。

誓死保卫独立（1847年9月16日）

誓死保卫独立。呵，这是无限幸福的事业！呵，1810年9月16日升起的朝阳！三百年来你使我们在处于可耻的被奴役地位时看到一线光明，今天你使我们恢复了尊严，你灿烂的光辉已经照亮了一个发誓报仇雪耻的共和国战士的心。

同胞们，你们都知道，西班牙奴役墨西哥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原则。它的统治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基础上的，因而也只能靠不公正来维持。为了达到公然攫取他人财产的目的，必然要采用为道义与理性所不容的种种手段。实际上它的所作所为就是这样。它置墨西哥人的教育于不顾，对他们关上科学的大门，以使他们完全忘却自己的权利。它向他们灌输盲从的说教，迫使他们承认被奴役是他们的首要职责。它造成了利益各殊的阶级，并将专横权力的一小部分赐与一些阶层，使他们认为自己比被压迫者优越，同时精心地让他们构成通往其邪恶的宝座的阶梯。它禁止墨西哥人与外国的一切联系，关闭通商口岸，并且助长罪恶的仇外情绪，把外国人当作上帝及人类的敌人。它设立了不道德的、可耻的鞭刑，目的在于使墨西哥人失去自尊心——人类尊严的最坚固的堡垒。它为了使墨西哥人贫困化，向他们严酷地征收苛捐杂税。它把政治和宗教合而为一，使其准则得到上帝才应享有的那种崇敬。它使偏执和狂热制度化，谁要是胆敢要求自己的权利，或以开明的道理为武器攻击政权的滥施淫威，所得到的唯一答复便是断头台和火刑。

这就是西班牙为了统治我们所遵循的行动原则。孤立，腐蚀，恫吓，分化，这些就是他们的暴虐政策的准则。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使我们在贫困、野蛮、腐化和奴役中过了三百年。而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的印第安人——我们的兄弟——浑浑噩噩地在赤贫中挣扎；各种苛捐杂税仍然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初等教育陷于无人过问的可悲境地。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的偏执使他们迫害人和仇视人，因为人是有理性的，总会有自己的思想。他们轻视技术和科学；他们憎恶劳动，爱好恶习和游手好闲；他们的欲望是利用公职和靠人民的血汗生活。总之，他们保护的是无能的、卖身投靠的人；而他们横加迫害的，却是懂得自己作为人的尊严、不屈服于他人的暴虐的正直公民。所有这些弊病作为西班牙殖民政府的遗产仍然存在，是它那卑鄙的政策残留下来的恶劣影响，是我们的幸福的真正障碍，也是我们的政治分歧的实际内容。既然那些不公正的准则产生了如此悲惨的恶果，理智、审慎乃至个人利害都告诫我们要像避免祸源那样抛弃那些准则，并且要把它们从我们的社会制度中清除出去。

西班牙采取了这些准则，因为它毕竟是征服者，而且企图压迫和控制一个被奴役的殖民地。而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自由的和主权的国家；我们采取的是共和政体；我们不是宰割不幸的臣民们的老爷，我们应当遵循开明而公正的政策准则；我们应当保护人，使之摆脱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并损害他们子孙的生计的各种赋税；我们应当把妨碍人自由行使自己权利的一切障碍予以排除；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当赞扬美德和功勋、同时要蔑视那些无才无德却妄图靠阿谀奉承、卑鄙行径、卑劣的欺骗和诽谤来窃据要职的人；我

1810年9月16日，墨西哥独立战争领袖伊达尔戈在多洛雷斯带领群众高呼“美洲万岁！打倒坏政府！”这成为墨西哥历史上著名的“多洛雷斯呼声”。9月16日现为墨西哥国庆日。

们应当尊敬宣讲福音书的圣洁道德，并像米格尔·伊达尔戈那样将这种道德与政治结合起来，在我国青年中传播爱国、自由和其他美德的种子的教士；我们应当感谢那些在为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的战斗中光荣负伤的军人。总之，我们应当维护一切阶级的受教育的权利，因为只有那些进行暗无天日的统治、依靠滥施淫威及人民的愚昧无知而得以生存的暴君，才会惧怕并憎恶文明的进步。

如果我们的行动遵循这些原则，我们将能真正摆脱西班牙的控制及其陈腐有害的习俗的影响。如果我们能这么做，我们的努力一定不会毫无效果。我国的自由对于我们再不会只是徒有虚名，对于人民也绝不会是一种为了牺牲他们而设的陷阱。我们之间将充满安宁与和睦，我们的祖国也终将成为光荣、克制和正义的乐土。到那时，神圣的自由之树终将深深扎根，我们的子孙将幸福地在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材的浓荫下憩息，并向我们致以永恒的谢忱。

【简析】

本篇为胡亚雷斯的代表性演说之一，发表于瓦哈卡州政府大厦。他历数殖民统治的罪行，歌颂自由独立和共和政体，展望墨西哥的未来。全文感情充沛，简洁明快，一气呵成，是一篇优秀的政治演说。

路易·布朗基（1805～1881）

法国近代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空想社会主义者。青年时代深受巴贝夫影响，主张暴力革命，依靠密谋暴动夺取政权。曾参加“烧炭党”，组织过“家族社”、“四季社”等团体密谋暴动。1871年3月17日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前一天被捕，但仍被缺席选为公社委员、公社名誉主席。公社失败后被判处终身监禁。从事革命活动达半个多世纪，有37年在狱中度过，马克思赞誉他是无产阶级“实干家”，是一个大无畏的革命家。

为红旗而斗争（1848年2月26日）

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 93 年了！而是生活在 1848 年！

三色旗不是共和国的旗帜；它是路易·菲利浦和君主国的旗帜。

正是这面三色旗指挥了特朗斯诺南大街、韦斯郊区和圣埃蒂安的大屠杀。它曾多次沉浸在工人的血泊中。

人民在 1848 年的街垒上高高地举起了红旗，正像他们曾在 1832 年 6 月、1834 年 4 月、1839 年 5 月在街垒上举起过红旗一样。这面旗帜经历过胜利的和失败的斗争，今后它就成了人民的旗帜。

昨天，红旗还光荣地在我们的大厦前面飘扬。

今天，反动派无耻地把它扔到污泥中，并且胆敢诽谤诬蔑它。

有人说，这是一面血的旗帜。它是用先烈的鲜血染红的，先烈的鲜血使它成了共和国的旗帜。

红旗倒下对人民是一个侮辱，对先烈是一种亵渎。市卫队的旗帜将会盖上先烈的坟墓。

反动派赤膊上阵了。人们再一次认清了它的凶恶面目。保王党分子跑遍了大街小巷，进行破口辱骂和恫吓，撕掉公民身上佩戴的红色领章。

工人们！你们的旗帜倒下去了，你们听着，共和国不久将随着红旗倒下去。

【简析】

1848 年 2 月，布朗基得知革命后成立的法国临时政府拒绝在市政大厅悬挂红旗，便在中央共和社俱乐部所在地巴黎贝热尔街音乐学院礼堂发表了这篇讲演。演说义正辞严，铿锵有力，热情歌颂了人民的旗帜——红旗，愤怒斥责了反动派对红旗的污辱。愤怒中显示出力量，赞颂中指出了方向，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鼓动力。

指 1793 年，即罗伯斯比为首的雅各宾派推翻吉伦特派统治那一年。

1834 年 4 月 13 日和 14 日，人民群众起义反对王国政府。起义遭到了血腥镇压，尤其在特朗斯诺大街，许多公民遭到了士兵的屠杀。

朱塞佩·马志尼（1805～1872）

意大利爱国者、革命家、宣传鼓动家，意大利复兴运动中民主共和派领袖。生于医生家庭。热那亚大学法律系毕业，曾任律师。早年加入“烧炭党”，1830年被捕，获释后流亡法国，在马塞创立“青年意大利党”。30至40年代多次发动起义，均告失败。1846年在英国创建“国际人民联盟”。1848年意大利革命爆发、回国参加革命。翌年罗马共和国成立，任三人执政之一。共和国被颠覆后，侨居国外，继续为意大利统一而奋斗。1860年支持加里波第远征南意大利。令他遗憾的是，统一后的意大利，实行的不是他所期望的共和制，而是君主制。

致意大利青年（1848）

年轻人，你们要我在这圣殿里讲几句话，纪念班迪耶拉弟兄及其在科森扎一起蒙难的战友。我想，听众当中可能会有人激于义愤，拍案而起：“哀伤逝者有什么用？对于为自由而献身的烈士，最好的悼念莫过于为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继续战斗，直至胜利。现在，烈士们殉难的地方科森扎还在遭受奴役，烈士出生的城市威尼斯尚在外敌包围之中。让我们去解放这些地方吧！在此之前，除了战争动员，什么也不要说！”

但是，有人提出了另外的想法：“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战胜敌人？为什么我们在意大利北方为独立而战的时候，南方的自由却在丧失？为什么一场本该雄狮般一举迅猛推进到阿尔卑斯山麓的战争，却拖延了四个月之久，宛若一只被火圈围困的蝎子蹒跚而行？一个刚刚走向新生的民族，为什么她那敏锐有力的洞察力消失殆尽，却似一个辗转反侧的病人，在作孤苦无助的挣扎？”啊！假如我们所有人都已在烈士们为之献身的圣洁信念中奋起；假如烈士信仰的神圣旗帜已指引我们的青年奔赴疆场；假如我们已像烈士们那样精诚团结，同心同德，使每一个行动都化作思想，每一个思想都比为行动；假如我们虔诚地将他们的遗言铭记在心，并向他们学习，认识到自由与独立本是一回事，认识到对于任何一个为立国而奋斗的民族来说，上帝和人民、祖国和人类两者是不可分的，认识到意大利若不统一，若不崇尚平等、爱护人民、信奉永恒真理、献身于崇高使命、成为欧洲各民族的道德表率，意大利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假如我们认识到这一切，战争早已结束，我们早就胜利了。科森扎用不着秘密地悼念自己的烈士，威尼斯也可以公开为他们立碑了。我们聚集在这里，可以欢欣鼓舞地呼唤他们的英名，而不用为我们未来的命运忧心忡忡，愁眉不展了。我们会告慰先驱者的英灵：“在九泉之下欢笑吧！因为你们的精神已经溶入弟兄们的血液，他们无愧于你们。”

然而，我们为最初几次胜利所陶醉，目光短浅，不考虑未来，忘记了上帝对受苦受难者的启示；因此上帝延缓我们的胜利，以惩戒我们的健忘。根据上天的意旨，我的同胞们，意大利的运动就是欧洲的运动。人类通过信仰而生，通过信仰而行动；伟大的原则是欧洲走向未来的指路明灯。让我们面对烈士的坟墓，寻求为我们大家献身的志士对我们的启示吧，我们将会发现，胜利的奥秘在于热爱信仰。

班迪耶拉弟兄的信仰过去是、现在还是我们的信仰，这一信仰建立在几个简单而又无可置疑的真理的基础上。诚然，这些真理很少有人敢于宣布为谬误，但大多数人却忘记了或是背叛了它们：

上帝和人民。

上帝居于社会大厦的顶端，人民、全体弟兄位于底层。上帝是圣父和育人者，而人民是上帝戒律的不断进步的解释者。

没有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目标，任何一个真正的社会都不可能生存。宗教宣布信仰和目标，政治通过实现那一信仰而治理社会，并为达到那一目标而准备手段。宗教代表原则，而政治意在应用。天上只有一个太阳照耀着整个人间。人间的全体居民只有一个戒律。人类的法律就是全体居民的法律。我们被安置在这尘世上，不是为了任性地运用我们自己的个人才能——我们

的才能和自由是手段，不是目的——不是为了在人世间建造我们自己的幸福，因为幸福只可能在上帝为我们操劳的地方得到；而是为了奉献我们的一生去发现上帝的戒律，竭尽全力去实施它，并将它的知识和慈爱传播到弟兄们中间。

为了帮助我们追求真理，上帝赐予我们传统和我们自己良心的声音。在任何情况下，一旦违背传统和自己的良心，我们就会犯错误。为了达到个人良心与人类良心的协调一致，任何牺牲都微不足道。家庭、城市、祖国和人类，只不过是达到这一伟大目的而发挥我们的主动性和运用我们的奉献能力的不同场所。

班迪耶拉弟兄及其蒙难战友无穷的精神力量来自炽热的爱，这炽热的爱增强了他们的信仰。假如现在他们能够从坟墓里站起来对你们讲话，相信我，他们会对你们提出同样的忠告，与我的忠告没有什么两样，虽然其效果要比我的大得多。

爱吧！爱是心灵飞向上帝的翅膀，飞向伟大、崇高和完美的双翼，这伟大、崇高和完美乃上帝垂顾人世的身影。爱你们的家庭、伴侣和你们周围甘愿与你们同甘共苦的人吧；爱你们故去的至爱亲朋吧。但要像但丁所教导的那样去爱，用共同追求的精神去爱；不要卑躬屈膝地去追求尘世间凡夫俗子不可企及的那种幸福；不要被谬见蒙住你们的双眼，那必然会使你们堕入自私自利的泥坑。爱就是奉献和对未来作出承诺。上帝赐予我们爱，使困顿的心灵在人生旅途中能够作出奉献和得到支持。用爱来净化你们的灵魂，坚定你们的信仰，完善你们的品格吧。要永远正直地做人，即使以增加爱侣的尘世磨难为代价。这样，与你心心相印的她无论何时何地都用不着由于你或者为了你而脸红。总有一天，你们将欢聚一堂，从新生活的顶端俯视整个过去，领会它的奥秘，笑谈你们遭受的悲伤痛苦和你们克服的艰难险阻。

热爱你们的祖国吧。祖国是你们的先辈长眠的地方，是说那种语言——你们的心上人害羞地、悄悄地第一次对你们倾诉爱情所使用的那种语言——的地方，是上帝赐给你们的故乡。将你们的才思、你们的智慧、你们的热血奉献给她吧。让她伟大富强，繁荣昌盛，像我们的伟人所预言的那样。努力做到：当你们离开祖国的时候，不让她受到谎言或奴役的丝毫玷污，不让她遭受被肢解的亵渎。你们有 2500 万人，有充沛杰出的才能，有欧洲各族人民羡慕的光荣传统。无限光明的前途展现在你们面前；展望一下最美丽的天空吧，欧洲最美丽的土地在你们周围微笑；阿尔卑斯山和大海环抱着你们，是上帝亲手为这巨人的民族划定了四周的疆界——你们必须是巨人，否则便是废物。我们有 2500 万人！不要让任何一个人留在注定将你们联结在一起的友爱纽带之外；不要让任何投向上苍的目光不是自由人的目光。在那之前，你们要么没有祖国，要么你们的祖国受到了玷污或亵渎。

热爱人类吧。你们只有从上帝给全人类规定的目标出发，才能认清自己的使命。上帝赐给你们祖国作为摇篮，赐给你们人类作为母亲。如果不爱共同的母亲，你们就不能公正地爱你们摇篮里的兄弟。在阿尔卑斯山那边和大海彼岸。生活着其他民族，他们正在或者准备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进行神圣的战斗。他们正在沿着不同的途径来努力达到相同的目的；这就是进步，联合，并为建立起一种权威而奠定基础。这种权威将结束道德混乱状态，使尘世与天国重新连接起来，人类将毫不后悔和毫无愧色地尊崇和服从这种权威。同他们联合起来吧；他们也将你们联合起来。在你们能够独自战胜敌人时，不

要求助于他们。但是要告诉他们：正义力量与愚昧力量不久将展开殊死的搏斗，那时你们永远会发现，与你们高举同一旗帜的人将与你们并肩战斗在一起。

年轻人啊，热爱理想、崇敬理想吧。理想是上帝的语言。高居于一切国家之上，高居于人类之上的，是精神的王国，是灵魂的故乡。在那里人人皆兄弟，他们相信思想不容侵犯，相信我们不朽的灵魂无比尊严，而获得这种兄弟关系的洗礼是为国捐躯。唯有出自那样崇高境界的原则能够拯救各民族。奋起吧，奋起是为了实现这些原则，而不是因为无法忍受痛苦或是害怕邪恶。愤怒、自尊、志向和物质欲望是人民与压迫者都可以使用的手段。即使你们今天用这些手段获得了胜利，明天你们还是会失败。唯有原则仅仅属于人民，压迫者找不到战胜原则的手段。崇尚胸中的热情吧，珍爱贞洁灵魂的理想和青春的憧憬吧，因为这是灵魂所保存的、造物主亲手散发的天国芳香。你们要尊重良心胜于一切事物；要宣传上帝种在你们心田中的真理。在解放我们国土的一切努力中，要精诚团结，甚至要团结和你们意见分歧的人，同时要永远高举你们自己的旗帜，大胆地传播你们的信仰。

年轻人啊，假如科森扎的烈士们还活在你们中间，他们也会对你们说这番话。现在，烈士们圣洁的灵魂被我们的爱所感召，可能正在附近翱翔；我号召你们铭记这番话并牢牢珍藏于心中。我们呼唤烈士的英名，心怀烈士的信仰，就定能战胜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

愿上帝与你们同在，上帝保佑意大利！

【简析】

本文是 1848 年在米兰为纪念反抗奥地利入侵而牺牲的爱国志士的讲话。讲话情真意切，既具哲理，使人头脑清醒；又富激情，使人热血沸腾，不愧是一篇鼓舞斗志、催人奋进的战斗檄

拉尔夫·爱默生（1803～1882）

美国 19 世纪中期杰出的散文家、演说家和诗人。牧师家庭出身。就读于哈佛大学。当过校长和牧师，后专事文学。反对种植园主，拥护资产阶级民主，主张南北统一，建立民族国家。在道德哲学上，宣扬溶于“自然”，皈依“上帝”，力臻自我完善，改善美国社会；认为一切思想与行动的是与非，最终须由个人的认识为依归；主张改革宗教，以一种直觉的信仰代替形式主义与僧侣干预，因此成为超绝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散文在美国文学中具有不朽的地位。

一个普通美国人的伟大之处（1865年5月）

当噩耗越过海洋，越过陆地，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我们相聚在灾难的阴影中，像预料之外的日食遮盖世界，它给整个文明世界的善良人心头蒙上了阴影。尽管人类历史如此漫长。悲剧如此多样，我怀疑是否有任何人的逝世像这次一样对人类造成如此巨大的悲痛，或在宣布消息时引起人类如此巨大的哀伤。与其说这是由于现代艺术将各民族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倒不如说是因为当今与美国的名称和制度相联系的神秘希望和恐惧。在这个国家，上个星期六使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当他们对这一可怕打击冥思时，最初只是在内心最深处有所意识。也许，到了目前这一时刻，当这装有总统遗体的棺柩正在运回伊利诺斯家乡，沿途各州正在举行致哀活动，我们应该沉默，让时间的怒吼折磨我们。然而，这最初的绝望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就这样哀悼他。他曾是最活跃、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人。他的事业并没有毁掉。对他的工作的赞誉和喝彩谱成了一曲凯歌，即使人们的伤心泪水也不能淹没它。总统在我们面前是人民中的一员。他是地道的美国人，从未漂洋过海，从未被英国的偏狭或法国的放荡所侵蚀。就像树上的橡果，他是一个温和的、朴素的、土生土长的人，既不崇洋媚外，也不哗众取宠。他生在肯塔基州、长在农场，曾是平底船员，在墨鹰战争时任船长，还当过乡村律师和伊利诺斯农村地区立法机构的代表——他的博大声誉就是建筑在如此谦卑的基础上。经过十分缓慢而愉快的准备阶段，他进入了自己的位置！我们大家都记得——那只不过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他首次在芝加哥被提名时国民所表现出的惊讶和失望。西沃德先生当时声誉甚高，是东部各州的红人。当林肯这个新的、比较陌生的名字被宣布时（尽管有对此喝彩的报道），我们冷淡伤心地听取了结果。在这样令人忧虑的时刻，仅凭一个人在某个地区的名望就赋予如此重大的责任，似乎操之过急；人们议论的话题自然是政治不可知论。然而结果并不是这样。伊利诺斯和西部的人们对他赞不绝口，他们把这些看法与同事分享，使他们可以在各自家乡的选区证明自己的正确观点。这一切都不是操之过急，尽管他们还没意识到这个人的全部价值。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却有不寻常的运气。培根勋爵说过：“展示美德使人获得名望；隐藏自己的运气。”初次见面时，你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使人目眩的品格；但别人优越却不能使他逊色。他的面孔和风度能消除怀疑，提高自信和确保善意。他是一个没有恶习的人。他责任感强，易于服从大局。他还是个农民称之为精明的人，非常善于盘算，为自己的意见作辩解，并公正坚定他说服对方。后来，他们发现，他还是个伟大的工作者，而且具有惊人的工作才能，他工作起来轻松自如。工作好手本来十分少见，因为每个人都有某种毛病。而这个人却是从里到外都十分乐观，锲而不舍，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而且他本人也最热爱工作。他性子非常好，具有忍让精神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作为一个公正的人，他根据请求者的愿望，和蔼可亲地、而不是神经过敏地对待无数来访者给他造成的折磨；而作为总统，他本来可以让别人做这些事情。在战争引起的许多悲剧中，他的好性格化为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

1832年，萨克族印第安人在黑鹰酋长率领下，试图夺回伊利诺斯居住地，但被联邦军队击溃。林肯此时为一艘平底船船长。

指1860年林肯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每个人都会记得，他在怜惜一个种族时是如何愈来愈亲切小心地处理问题的。可怜的黑人在一次令人难忘的场合是这样谈论他的：“林肯先生无处不在。”他的广泛良好的幽默感是这个聪明人的另一财富，他可以轻松自然地和别人进行诙谐的谈话，他十分擅长这样做，并从中得到乐趣。这使他可以不泄密，可以与社会各阶层人物接触，使即便是最严肃的决定也不那么锋芒毕露，以此掩盖他自己的目的，试探他的同事并本能地捕捉各种听众的情绪。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好性格对在令人忧虑和精疲力尽的危机中奋斗的人来说，是一种天然恢复剂，就像睡眠一样有效，也是一支预防针，防止操劳过度的大脑趋于烦恼成疯狂。他说过许多优秀格言，然而它们是以诙谐的方式表达的，最初决不会获得名声，而只是被视为笑话；直至后来这些格言为成千上万的人所传诵，人们才发现它们是时代的名言。我相信，如果此人是在印刷业不那么发达的时期执政，那么他可靠他的寓言和格言在几年内就成为神话中的人物，象伊索、皮尔佩或七贤哲其中的一个。今后，他的信件、文件和演讲中许多有份量有深度的段落必定会赢得盛誉，而现在，恰恰是因为刚刚运用了这些想法，它们反而显得默默无闻。多么意味深长的定义，多么完美的常识，多么远大的见识，而且在重大时刻，又表现出多么高尚、浑朴的人情味！他担任总统是人类美德的胜利，是公众信心的胜利。这个中产阶级的国家终于有了一个中产阶级的总统。这是指他的风度，他的同情心，而不是他的权力。因为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掌握每天发生的问题。随着问题的发展，他对问题的理解也在加深。很少有人如此胜任。在惊恐与妒忌中间，在辩护人与当事人的一片喧闹声中，他以全部身心和诚实不懈的工作，努力弄清人民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他们的需要。如果确实有人受过公正的考验，那么他就是这个人。这样对他评价可以说没有任何夸张。进行抵制、诽谤和嘲笑的也大有人在。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已无国家机密可言；国家经历了如此巨大的骚扰，必须给予充分的信任，不保留任何秘密。每道门都半开着，使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发生的事情。随后我们遇到了战争的旋风，那是怎样一个时刻啊！这里没有政府官员，没有只适合好天气航行的水手；在旋风中，新的领航员被匆匆地安排到舵前。在4年内，在四个战争的年代中，他的坚韧、足智多谋和宽宏大量经受了痛苦的考验，而且从未发现过不够格的现象。因此，通过他的勇气、公正、良好秉性、足智多谋和人道精神，他成为历史新纪元的一位英雄人物。他就是那一时代美国人民的真实历史。他一步一步地走在他们前面，和他们一起放慢脚步，一起加快步伐。他是这个大陆的真正代表，是十分热心公益的人。作为国家之父，2000万人的脉搏在他心中跳动，他们的思想通过他的喉舌得到明确表达。亚当·史密说，在霍布雷肯的英国国玉和知名人士的画像中，斧子被刻在那些曾受劈砍之苦的人下面，这给画像增添了某种高贵的魅力。甚至在这场刚刚发生的悲剧中，谁又看不到暗杀的恐怖和毁坏是多么迅速地吞噬着受害者的光荣？比起在希望中生活，比起亲眼看着自己的官能衰退，比起目睹（也许甚至是他）众所周知的政治家的忘恩负义，比起看到小人得势，这种命运要愉快得多。他难道没有在生前遵守诺言吗？这是迄今一个人对他的同胞作出的最伟大的诺言——实际废除奴隶制。他看到田纳西、密苏里和马里兰解放了它们的奴隶。他看到萨凡纳、查尔斯顿和里士满投降；看到叛军的主力部队放下武器。他征

服了加拿大、英国和法国的公众舆论。在运气方面，只有华盛顿可以与他相比。如果再把事情铺开些，结果是他已经到达了终点。这个历史性的救助不能再为我们服务了；叛乱已经到了该停止的地步；而下面所要做的工作需要独立的新人来承担——一种在战争的废墟上产生的新精神。同时，上帝为了向世人展示一个完美无缺的恩人，要让他以死亡而不是生存来更好地为他的国家服务。正如柔顺和讨好的国王不是好国王一样，柔顺和讨好的民族也不是好民族。“国王的仁慈寓于正义和力量之中。”共和国的随和性格是一个危险的弱点，因此有必要让敌人施以暴行，迫使我们达到不寻常的坚定，以确保这一国家在以后得到拯救。

【简析】

本篇是爱默生为悼念林肯不幸去世而发表的。1865年4月14日，一个狂热的奴隶制卫道士用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时代伟人林肯的生命。消息传遍美国，百万群众为之送殡。爱默生的这篇悼念演说文理并茂，声情俱佳，高度评价了林肯的一生。热烈的赞颂，难言的悲愤，无限的哀思，融于对林肯栩栩如生的描述之中。

维克多·雨果（1802～1885）

法国著名作家，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杰出代表。生于贝桑松，父亲是拿破仑麾下的将军，母亲为波旁王朝的拥护者。早期作品呈保守倾向。因不满查理十世的统治和受进步思潮影响，逐渐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1826年与大仲马等人组织“第二文社”；次年发表剧本《克伦威尔》，提出积极浪漫主义文学主张。此后笔耕不已，佳作迭出，《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为其要著。作品文辞华丽，情节动人，阐发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同情劳动人民，鞭笞世间丑恶，“象暴风一样轰响于世，呼唤人们心灵中一切美好的事物”（高尔基语）。

巴黎的自由之树（1848年）

我怀着高兴的心情答应了同胞们的要求，来到这里与他们一起，为获得解放的希望，或者说为建立秩序的希望，为和平的希望而欢呼。这些希望将会萌芽，与自由之树的根交织在一起。

这棵树作为自由的象征是多么恰如其份和美好！正像树木扎根于大地之心，自由之根是扎在人民心中；像树木一样，自由把它的枝叶伸向天空；像树木一样，自由常青不枯，让人们世代享受荫蔽。

18个世纪以前，上帝亲手在各地栽下了第一棵自由之树！这第一棵自由之树就是耶稣为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而献身的那个十字架！

18个世纪过去了，那棵树的意义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不过，我们切不可忘记，新的时代赋予新的使命。我们的父辈60年前进行的革命以战争显示了它的伟大；而你们今天所进行的革命应该以和平作为其伟大的标志。前者是摧毁，后者应该是兴建！兴建是摧毁之举必不可少的补充，正是这一点将1848年与1789年紧密地联系起来。建设、创造，生产，抚慰；实现人类一切权利，发挥人类一切卓越的才能，满足一切需求——这就是未来的任务。而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未来即在眼前！

我们甚至可以说，未来不远，即在明日！未来始于今日！干起来吧！用双手劳作的工人们，以知识为工具的工人们，我的听众们，我身边所有的人们，大家干起来吧！让我们同心同德，在同一个思想指导下，为了同一个目标，共同完成这个把各国人民像兄弟般团结在一起的伟大任务。让我们摒嫌弃旧，不惜辛劳，不吝汗水。让我们向身边和世界上所有的人播撒同情、善良和博爱。

三个世纪以来全世界追随着法国，在这三个世纪中，法国一直是国中之首。你可知道“国中之首”的含义？这意味着最伟大，也应该是最优秀。我的朋友，兄弟们，公民们，伙伴们，让我们以自己光辉的榜样在世界上建立起我们理想的帝国！让每个国家都以模仿法国为乐，以模仿法国为荣。

让我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指导下团结起来，请与我一起高呼：“环宇自由万岁！环宇共和万万岁！”

【简析】

本篇是在巴黎孚日公园栽种“自由之树”仪式上的讲话。当时，经过革命风暴的洗礼，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已经诞生，但各派政治势力仍在继续较量。因此，他在这篇充满调和色彩，但闪烁着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演说中，深情地期望和平，期望团结，期望共和，期望振兴。但他没有料到，革命果实不久落入崇尚帝制的路易·波拿巴手中，他也一度被迫流亡国外。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1805～1879）

美国废奴主义者。1828年任《全国慈善家》杂志编辑，1829年任《时代日报》编辑，同年与废奴运动先驱本杰明·伦迪合作，出版《普遍解放精神》一书。1831年在波士顿创办《解放者》周刊，宣传立即完全废除奴隶制，但认为依靠道德说教就可达到目的。1832年组织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次年组织全美反奴隶制协会，1843～1865年任该协会主席。南北战争期间放弃和平主义信仰，把解放奴隶放在第一位，忠实地支持林肯总统，但仍暴露出保守倾向。在他为被解放的奴隶所制定的纲领中，并不打算立即保障奴隶的政治权力。1865年企图解散全美反奴隶制协会，但未成功。同年12月《解放者》停刊。晚年拥护共和党，支持禁酒运动、女权运动和自由贸易。

布朗之死（1859年12月2日）

我们决不能再继续听任偷窃抢劫、僭据侵占、虐待妇女等事情发生了！我们必须以自由的名义联合起来。至于美利坚联邦，联邦安在？联邦指的是什么？在它的一半疆土上，人民不能行使言论和出版自由，不能发表华盛顿、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的言词，否则就要承担风险。北方人只要被认为内心向往自由，就会到处被追捕，并被驱逐出南方。我们正生活在野蛮的奴隶制寡头政府的可怕专制统治之下。如果我们不再继续像以前那样替他们去干那些罪恶的勾当，直到在他们的面前倒毙，他们就威胁要脱离联邦。让他们见鬼去吧！然而，他们并不想走；他们要缠着你们，使你们屈服。但是你们会屈服吗？我要告诉你们，如果我们还想享有我们剩下来的点滴自由，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结束这该诅咒的奴隶制国家。毫无疑问，自由民与奴隶主不可能建立联盟。前者信仰严格的正义和公正的自由，而后者妄图一下子消除所有的人权。“除非他们能达成协议，否则两者怎么能走到一起？”奴隶主的双手沾满了鲜血，我能与他订立契约吗？有人要劫掠反奴隶制的摇篮，难道我还能对他说：“兄弟，让我们一起干吧？”当一个男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色欲和兽性；而对妇女进行鞭笞蹂躏，直至地上撒满她的鲜血，难道我还能对他说：“把你的手伸过来，让我们建立一个光荣的联盟吧？”不，决不能！我们之间不可能建立任何联合。“耶稣基督与魔鬼之间怎能和谐一致？”自由与奴隶制又怎能融合在一起？我要告诉南方那些冷酷无情的专制统治者，迄今为止，他们强加于我们的那些条件是惨无人道和刻毒邪恶的，根据这些条件，我们对奴隶制的存在负有道义上的责任，鉴于其邪恶性，我们不能执行这些条件。

有朝一日这个奴隶制国家解体了，我们将给奴隶制度以最后的打击。那个时候，上帝将使我们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充满活力的、不朽的、包括一切人的合众国。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人们将崇拜同一个上帝，敬仰同一个救世主，执行同一种政策。无论何处，不论肤色和种族，所有人都享有自由的权利。上帝之福将赐予我们每一个人。我多么想看到这灿烂壮丽的一天！现在，南方充满了苦难、恐怖和绝望，正在走向无可挽救的毁灭！官员们已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但愿这一切会如同一场恶梦般地消失！这该多么省事！上帝要求南方消除一切苦难的根源，减少各种恐怖，使其境内充满繁荣昌盛，这究竟是指什么？无非是一种没有暴力和骚乱，没有威胁和危害的正义行为。也就是说：“解除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这样，光明就会犹如在黎明时突然来临，黑暗就会如同在中午时完全消逝。从而，你呼喊时，上帝就会应答；你哭泣时，上帝就会说：“我来了。你应该去重建那片破旧荒芜的土地，为千秋后代打下基石；你将被称为裂口的修补者，自己家园小径的修复者。”

这是多么简单而又多么光荣的任务！这是对所有这类问题的完善解决。哦！但愿南方不会明智得太晚，但愿它能聆听上帝的教诲！然而，无论其听取与否，让我们重申我们为正在流血的人类的事业所作的誓言，并竭尽全力使这里真正成为自由人的国上，成为被压迫人民的避难所！

“向前，你们这些无畏的人，

心连心，手拉手；
你们要么站在基督徒的立场，
要么进入殉教者的墓地。”

【简析】

这篇充满战斗激情的演说是为哀悼约翰·布朗而作，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美国内战的必然到来和奴隶制必然灭亡。

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

美国第 16 任总统。生于肯塔基州一个贫寒的拓荒者家庭。仅受一年小学教育，依靠自学于 1836 年成为律师。1834 ~ 1842 年为伊利诺斯州议员。1847 年当选国会众议员。1856 年由辉格党转入共和党，1860 年当选总统。任内，领导人民投入南北战争，挽救了联邦，重新统一了美国，被誉为与华盛顿齐名的最伟大的总统。1865 年 4 月 14 日被同情奴隶制者暗杀。

家不和，则不立（1858年6月17日）

主席先生和代表大会的先生们：

如果我们首先明白自己现在在哪里，将去何处，我们就能更好地决定要做什么和怎样去做。自从就停止鼓吹奴隶制的方针公开提出目标，并作出明确许诺以来，已进入第5个年头。这项方针实施后，那种鼓吹煽动不但未见收敛，反而不断加强。据我看来，除非出现并经过一番转折，这股势头不会消失。“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维持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我不希望联邦解体；我不希望这个家败落；但我的确希望它结束不和状态。美国要么完全是一个样子，要么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以奴隶制而言，要么反对它的人制止它进一步发展，并按照人民的心愿把它纳入最终消灭的轨道；要么拥护它的人把它推向前进，直至它在所有新的和老的、南方的和北方的各州都取得同样合法的地位。我们难道没有走向后一种境遇的趋向吗？如果有人对此怀疑，那就让他认真考虑一下：现在几乎全部司法机构的组成部分都可以说是了内布拉斯加原则和德雷德·斯科特判例的精神。让他不仅考虑体现这套机构所适应的工作和适应到什么程度，而且研究它建成的历史，并且，如果他能做到，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不能做到的，但他若能做到，那就让他追寻它的主要的建筑师们从一开始所作的的设计和所采取的一致行动的各种迹象吧。

1854年元旦，半数以上的州根据各自的州宪法排除了奴隶制，多数准州也根据国会禁令排除了奴隶制。4天之后，开始了一场斗争，结果是撤销了那项国会禁令。这给准州开放奴隶制，成为奴隶制拥护者赢得的第一成果。然而，迄今为止，国会的所作所为只是保全这既得的成果，并为以后更多的成果提供机会，当然是得到了它所必不可少的人民的认可的，不论是真正的还是表面的认可。这种必要性并没有被忽视，而被用于有关“人民主权”或“神圣的自治权”的著名争论，“神圣的自治权”固然充分说明了任何政府的唯一合法基础，却被歪曲为这样的意思：任何人如果决定要奴役另一个人，第三者不得反对。这种论点以下列语言写进了内布拉斯加法案：“本法案的真实目的和意义不是在任何准州和州通过立法手段建立奴隶制，也不是在各准州和州排除奴隶制；而是让该地人民在只服从合众国宪法的条件下，完全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并处理其内部各种制度。”从而掀起了支持“人民主权”和“神圣的自治权”的喧嚣。反对派成员说：“但是，让我们修改这个法案，以便公开声明准州的人民可以排除奴隶制。”这项法案的支持者则说：“我们不同意”、并否决了修正案。

正当内布拉斯加法案由国会进行审议时，一件涉及一个黑人的自由问题的诉讼案也正由密苏里地区的合众国巡回法庭进行审议：这个黑人被他的主人无意之中先后带到了两个不使用奴隶的州和一个适用国会禁令的准州，并在这两个地方长期将他作为奴隶使用。内布拉斯加法案和这件诉讼案都在

《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2章第25节。

根据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北纬36°30'以北的新领土不允许存在奴隶制。

全称《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由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提出。

分别指伊利诺斯州和威斯康星准州，均位于北纬36°30'以北。该黑人称既已在自由州居留，便已获得自由，并据此上诉，但被驳回。

1854年5月同一个月内得到裁决。这个黑人的姓名是德雷德·斯科特，这个姓名就被用来标明这个案件最终所作的判决。在接着而来的总统选举之前，这一诉讼案被提交合众国最高法院进行辩论；但最高法院的判决推迟到了选举以后。然而，在选举以前，参议员特朗布尔在参议院议员席上要求内布拉斯加法案的主要鼓吹者说明准州的人民究竟能否根据宪法在他们的地界内排除奴隶制，后者答复说：“这是一个由最高法院裁定的问题。”

选举到来了，布坎南先生当选，这促成了其性质仅如上面所说的那样的认可，这是他们赢得的第二个成果。不过，这一认可以40万票而不足明显的多数，所以也许并未得到压倒性的信任和满意。即将离任的总统对此的反应是，在他最后一次年度咨文中尽可能动人地向人民讲述这一认可的重要性和权威性。最高法院再次开庭，没有宣布他们的判决，却命令重新进行辩论。总统就职典礼到来了，最高法院仍未作出判决；继任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热诚地告诫人民，不论即将宣布的判决如何都得服从。于是，几天后宣布了判决。内布拉斯加法案的著名作者及早抓住机会在首都发表演说，支持德雷德·斯科特案判决，并强烈谴责一切反对意见。新任总统也抓住机会支持并竭力解释这个判决，且为人们曾经抱有不同看法而表示惊讶。

最后在总统和内布拉斯加法案的作者之间又掀起一场争吵，问题仅在于利康普顿宪法事实上是不是合法地由堪萨斯人民制订的；在争执中，那位作者声明他所要求的只是人民的公正表决，而并不关心奴隶制是否被否决。我认为他的意图并不是要说明他不关心奴隶制是否被否决，而是要巧妙地解释他想使公众牢牢记住的一项方针——他声称这是一项他为之感到痛苦，并愿为之痛苦到底的原则。他完全可以坚持这项原则。如果他有任何父母般的感觉，他当然可以坚持。这项原则只是他原来的内布拉斯加原则的残余。在有了德雷德·斯科特判例的情况下，人民主权论就逐渐消失不见了——像临时脚手架似地倒塌了——像玻璃厂里的模子，在一次吹塑中用过后，被扔回散沙了——在一次选举中用过后，就被弃置一边了。他后来同共和党人一起反对利康普顿宪法，就丝豪不再提到原来的内布拉斯加主义。那场斗争是围绕一个问题进行的，即一个地方的人民有无制订自己宪法的权利，而在这一点上，他同共和党人从无分歧。

德雷德·斯科特判例的几个要点，连同格拉斯参议员的“不关心”方针，目前构成了一套办法。这是他们赢得的第三个成果。这套办法的实际内容是：（1）按照合众国宪法所用“公民”一词的含义，任何从非洲运来的黑人奴隶及他们的后代都不能成为任何一个州的公民。提出这一条是为了阻止黑人在任何可能情况下享有合众国宪法下列条款所规定的权利：“每一个州的公民都享有其他各州公民的一切权利和豁免权”。（2）“服从合众国宪法”，国会和准州的立法机构都不能在合众国任何准州排除奴隶制。提出这一条是为了让个人得以在各准州到处使用奴隶，而不致于丧失奴隶这种财产，从而加强在将来永远保持这种制度的可能性。（3）身在一个自由州内而实际处于

指第15任总统布坎南只获得45%普选票。

即第14任总统皮尔斯。

1857年堪萨斯州的蓄奴派在利康普顿制订的一部维护奴隶制的州宪法，规定保护奴隶主对现有奴隶的所有权，后被否决。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4条第2节。

奴隶地位的黑人是否有权享有自由，这是不利于其主人的，这个问题不能由合众国其他法庭判决，而应留待这个黑人的主人可能强迫他进入的任何蓄奴州的法庭判决。这一条提出后，虽未立即贯彻，但只要在短期内得到默许，并在表面上从一次选举中得到人民的认可，就可以逻辑上长期确认这样的结论：既然德雷德·斯科特的主人在伊利诺斯州对待他的做法是合法的，那么，在伊利诺斯或其他任何自由州内，其他每一个主人都可以如此合法地对待其他任何一个或一千个奴隶。

配合上述这一切，并与内布拉斯加原则或其残余部分密切相关的，是要培植并形成民意，至少是北方的民意不要关心奴隶制的被否决与否。这确切地说明了我们现在在哪里，也部分地说明了我们将去何处。

回顾并扼要地复述已经说过的一连串历史事实，可以使人进一步看清后一个问题。有几件事现在比它们当初出现时显得清楚了，不那么神秘了。人民被置于“完全自由”，“只服从宪法”的地位。至于宪法将如何对待这些问题，局外人那时是不能看到的。现在够清楚的了，那正是适合于后来的德雷德·斯科特判例发挥作用，并宣告人民的全部自由就是毫无自由的一个办法。为什么修正案公开宣告否决人民的权利？现在够清楚的了，正式通过这项权利就会破坏用于德雷德·斯科特案判决上的办法。为什么法院判决被搁置下来？为什么连一个参议员的个人意见也被压制到总统选举以后才允许发表？现在够清楚的了，让他说出那些话来就会损害选举所依靠的“完全自由”的辩论。为什么即将离任的总统对那项认可发表祝词？为什么重新辩论被推迟？为什么即将就任的总统要提前告诫人们支持判决？这些事情看来就像是骑马人害怕一匹烈马会把他摔下来，而在跨上马背前预先小心翼翼地对它进行轻拍抚慰。那么，为什么总统和其他一些人又急于作出事后的认可呢？

我们无法确实知道，这一切准确的适应性动作都是预先商定的结果。但是当我们看到许多成型的木料时，我们知道这些形状不同的木料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由斯蒂芬、富兰克林、罗杰和詹姆斯这些不同的工人做出来的，当我们看到这些木料拼在一起时，我们看到它们正好构成一座房屋或一间厂房，所有的榫头榫眼完全对上，不同木料的长度和大小都完全适合它们各自的位置，而且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连脚手架也没被忽略——，或者，如果发现缺少了一片木料，我们会看到构架里正好有一个适合的位置，已准备好嵌入这片木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相信斯蒂芬，富兰克林，罗杰和詹姆斯从一开始就互相熟悉，而且是根据开工前即已制订好的计划和草图进行工作的。

根据内布拉斯加法案，一个州或准州的人民被置于“完全自由”、“只服从宪法”的地位，这一点是不应忽视的。为什么要提到一个州？他们是为了准州，不是为了州而制订法律的，也不是制订与州有关的法律的。当然，一个州的人民是、也必须是服从合众国宪法的：可是为什么要把这一点硬扯进这个只用于准州的法律中去呢？为什么把一个准州的人民和一个州的人民混为一谈，并完全一样地看待他们与宪法的关系？坦尼大法官所说法院对德雷德·斯科特案件的意见，和所有参与审判的法官的个人意见都明白地声称，合众国宪法不允许国会或一个准州的立法机构在合众国任何准州排除奴隶制，但是他们都忘记说明这同一部宪法是否允许一个州、或一个州的人民排除奴隶制。可能，这只是一个疏忽；但是，如果麦克莱恩或柯蒂斯企图把关于一个州的人民在他们州内排除奴隶制的权力不受限制的声明放进这些意见

中去，或者蔡斯或梅斯为了一个准州的人民的利益企图把这样的声明放进内布拉斯加法案中去——我要问，谁能肯定这个案件不会像以前那样被否决？纳尔逊法官的态度最接近于宣告一个州有权决定奴隶制的问题。他不止一次地作过这种表示，使用了内布拉斯加法案的观点、甚至语言。有一次他所用的语言就是：“除了其权力受到合众国宪法限制外，州的法律对于在其裁判权范围内的各种奴隶制问题是至高无上的”。在什么情况下州的权力才会如此受到合众国宪法的限制，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正如在内布拉斯加法案中对准州权力的限制也是尚待讨论的问题一样。把这二者放在一起，我们就看到了另一个精巧的办法，不用多久我们就可看到最高法院宣布合众国宪法不允许一个州在它的地界内排除奴隶制的另一个判决。如果“不关心奴隶制被否决与否”的说法在公众思想中博得足够的好感，使他们允诺这样的判决一旦作出即可得到贯彻，就会出现一个州不得在它的地界内排除奴隶制的情况。

这样一个判决的全部意义在于表明：现在奴隶制在所有各州需要得到同等的合法地位。欢迎或不欢迎，这样的判决总会出现，很快就用在我们身上，除非目前这个政治王朝受到反对，并被推翻。我们将舒舒服服地躺下梦想着密苏里的人民即将使他们的州成为自由州，相反，我们醒来时却将看到最高法院已使伊利诺斯成为一个蓄奴州的事实。反对并推翻这个政治王朝的工作正放在一切愿意防止那种结果的人面前。这是我们必须做的。我们怎样最好地完成这个工作呢？

有人在他们自己人面前公开责骂我们，一面又对我们轻声耳语说道格拉斯参议员是最适宜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他们希望我们根据他正与那个王朝现有的首领有着小小的争执，并常在某个单一问题上与我们意见相同、从无分歧的事实而推论一切。他们提醒我们说他是个伟大的人，而我们中最伟大的也不过是些很小的人物。姑且承认是这样吧。“但是一条活着的狗还比一头死去的狮子强”。就这件工作而言，道格拉斯法官即使不是一头死去的狮子，也是关在笼子里、老掉了牙的狮子。他怎么能反对奴隶制的推行呢？对这件事他丝毫不关心。他公开宣布的使命是感动“公众的良心”不要管这件事。一份重要的民主党道格拉斯派报纸认为，反对恢复从非洲购买奴隶的工作需要道格拉斯的卓越才能。道格拉斯是否相信恢复那种买卖的活动已在进行？他没有这样说。他真是这样想的吗？但是如果恢复奴隶交易的活动正在进行，他怎么能反对它呢？多年来他一直努力证明把黑人奴隶带进新的准州是白人的一种神圣权利。他可能表示在以最低价出售奴隶的地方买进奴隶是一种不那么神圣的权利吗？在非洲无疑能以低于弗吉尼亚的价格买进奴隶。他在权力所及范围内尽量把整个奴隶制问题缩小为只是一个财产权的问题；照此看来，他怎么能反对国外的奴隶交易呢？“财产”既是“完全自由”的，那么，除非为了保护本国的生产，他怎么能拒绝那种交易呢？由于本国的生产者很可能要求保护，他就完全没有反对的理由。我们知道，道格拉斯参议员主张一个人今天比昨天聪明是恰当的——他发现自己错了就改变主意是恰当的。我们能不能根据这种理由而提前推论他将作出他本人没有暗示过的某种特别的改变？把我们的行动建立在这样含糊的推论上面可靠吗？像以往一样，现在我不想歪曲道格拉斯法官的立场，怀疑他的动机，或做任何有损他个人的事。只要一旦他和我们能在原则上站到一起，我们的事业就一定可以从他的卓越才能中得到帮助，我希望我没有分外地设置任何障碍。然而，

很明显，他现在不是和我们站在一起——他并不装作是和我们在一起，他从不承诺将和我们在一起。

所以，我们的事业必须交托给它自己真正的朋友，由他们来进行——他们的手是自由的，他们的心已经投入这项工作——他们真正关心这个事业的结果。两年以前，我国的共和党人合计超过 130 万。我们是在一种真诚的愿望即抵制一个共同的危险的愿望推动下达到这个数量的。在由各种奇怪而互不一致的、甚至由敌对因素组成的、反对我们的外部环境中，我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在一起，在不断受到一股训练有素的、傲慢骄纵的敌人猛烈攻击的情况下，我们组织了这场斗争，并坚持了下来。我们那时无所畏惧，现在难道会退缩吗？——现在，这同一股敌人正在动摇、分裂，但仍好战！结果是无须怀疑的。我们不会失败——如果我们坚定地挺立着，我们决不会失败。明智的计谋可以促进这一事业，错误则会给它造成延误；但是，胜利迟早心将到来。

【简析】

林肯的演说素以朴实无华、感情真挚、逻辑严密、思想深邃著称。这里选收了三篇演说。其中，1858 年为与道格拉斯竞选参议员，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家不和，则不立》的演说，警告人们提防联邦解体的危险、在人民心目中留下宪法捍卫者的形象，使他声誉鹊起。

包扎好国家的创伤（1861年3月4日）

合众国公民们：

按照一个与政府本身同时产生的惯例，我来到你们面前发表简短的讲话，并遵照合众国宪法对总统在“就职前”必须宣誓的规定，当着你们的面宣誓。

我想，我现在不必讨论那些并不特别令人忧虑或激动的行政问题。

南方各州人民似乎担心，共和党一旦执政，将会危及他们的财产、和平与个人安全。这种担心从来就没有什么合理的根据。实际上，足以说明相反事实的充分证据却一直存在着，并且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这种证据在现在同你们讲话的这个人的几乎所有发表过的演说中都可以找到。我只引述其中的一篇，我曾经宣布——

“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各蓄奴州的奴隶制度。我认为我没有那样做的合法权利，而且也没有那样做的意向。”

提名并选举我的那些人完全知道我作过这一声明和许多类似的声明，而且我从未宣布撤回这些声明；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一个鲜明有力的决议列入竞选政纲，并为我所接受，作为彼此都应遵守的准则，我现在读一读这个决议：

决议：“维护各州的各种权利不受侵犯，特别是每一个州完全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并管理其内部机构的权利不受侵犯，这对我们政治结构的完善与持久所依赖的权力平衡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谴责非法使用武力侵犯任何一个州或准州的领土，不论其凭借何种借口，都是最严重的罪行。”

我现在重申这些看法，我这样做只是提请公众注意有关这一情况的最确实的证据，即任何地区的财产、和平与安全都不会受到即将掌权的政府的危害。我还要补充一下，所在各州如果合法提出要求，政府都乐于给以符合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而不论其出于什么原因——不分地区部一样愉快地对待。

关于从劳务或劳役中逃亡出来的人的引渡问题，人们有着许多争论。我现在要读的这个条款和宪法其他条款一样清楚：

“凡依一州法律应在该州服劳务或劳役者逃往他州时，不得依后者任何法律或法规解除该项劳务或劳役，而应依享有该项劳务或劳役的当事人的要求予以引渡。”

毫无疑问，制定这一条款的那些人的意图在于要求归还我们所说的逃奴；而立法者的意图就成了法律。所有国会议员都宣誓拥护全部宪法——包括这一条款和其他任何条款。对于把符合该条款所列条件的奴隶“予以引渡”的主张，他们的誓言是一致的，那么，如果他们能心平气和地进行努力，难道就不能以几乎同样的一致来草拟并通过一项法律，以便使那个一致的誓言同样有效吗？

关于这一条款究竟应由联邦政府抑或由州政府来执行，现在存在某些分歧，但这决不是实质性分歧。如果奴隶要被遣还，那么该由谁来办理遣还事宜，对该奴隶或其他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差别。难道会有人仅因在履行誓言

共和党 1860 年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政纲第 4 条。

引自合众国宪法第四条第二节。

的方式上存在无关紧要的争议就愿意违背誓言吗？

再者：应该不应该把文明的、人道的法学中保证自由的所有规定都列入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任何法律，以便使一个自由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沦为奴隶？与此同时，可不可以通过法律使宪法中关于保证“每州公民在其他各州均应享有公民的一切特权和豁免权”的条款得以实施？

我今天正式宣誓时，并没有思想保留，也无意以任何苛刻的标准来解释宪法和法律；尽管我不想具体指明国会通过的哪些法案是适合施行的，但我确实要建议，所有的人，不论处于官方还是私人的地位，都得遵守那些未被废止的法令，这比泰然认为其中某个法案是违背宪法的而去触犯它，要稳当得多。

自从第一任总统根据我国宪法就职以来已经 72 年了。在此期间，有 15 位十分杰出的公民相继主持了政府的行政部门。他们在许多艰难险阻中履行职责，大致说来都很成功。然而，虽有这样的先例，我现在开始担任这个按宪法规定任期只有短暂 4 年的同一职务时，却处在巨大而特殊的困难之下。联邦的分裂，在此以前只是一种威胁，现在却已成为可怕的行动。

从一般法律和宪法角度来考虑，我认为由各州组成的联邦是永久性的。在各国政府的根本法中，永久性即使没有明确规定，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有把握说，从来没有哪个正规政府在自己的组织法中列入一项要结束自己执政的条款。继续执行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条款，联邦就将永远存在，毁灭联邦是办不到的，除非采取宪法本身未予规定的某种行动。

再者：假如合众国不是名副其实的政府，而只是具有契约性质的各州的联盟，那么，作为一种契约，这个联盟能够毫无争议地由缔约各方中的少数加以取消吗？缔约的一方可以违约——也可以说毁约——但是，合法地废止契约难道不需要缔约各方全部同意吗？

从这些一般原则往下推，我们认为，从法律上来说，联邦是永久性的这一主张已经为联邦本身的历史所证实。联邦的历史比宪法长久得多。事实上，它在 1774 年就根据《联合条款》组成了。1776 年，《独立宣言》使它臻于成熟并持续下来。1778 年，《邦联条款》使联邦愈趋成熟，当时的 13 个州都信誓旦旦地明确保证联邦应该永存。最后，1787 年制定宪法时所宣布的目标之一就是“建设更完善的联邦”。

但是，如果联邦竟能由一个州或几个州按照法律加以取消的话，那么联邦就远不如制宪前完善了，因为它丧失了永久性这个重要因素。

根据这些观点，任何一个州都不能只凭自己的动议就能合法地脱离联邦；凡为此目的而作出的决议和法令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任何一个州或几个州反对合众国当局的暴力行动都应根据情况视为叛乱或革命。

因此，我认为，根据宪法和法律，联邦是不容分裂的；我将按宪法本身明确授予我的权限，就自己能力所及，使联邦法律得以在各州忠实执行。我认为这仅仅是我份内的职责，我将以可行的方法去完成，除非我的合法主人——美国人民，不给予我必要的手段，或以权威的方式作出相反的指示，我相信大家不会把这看作是一种威胁，而只看作是联邦已宣布过的目标：它将按照宪法保卫和维护它自身。

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已先后宣布“脱离”联邦，并于 2 月成立了南部同盟。

进行这项工作不需要流血或诉诸暴力，除非强加于国家当局，流血和暴力绝不会发生。委托给我的权力将被用来保持、占有和掌握属于政府的财产和土地，征收普通税和关税；但是，除了为达到这些目的所必须进行的工作外，将不会对人民有任何侵犯，不会对任何地方的人民或在他们之间使用武力。在国内任何地方，如果对联邦的故意非常强烈而普遍，致使有能力的当地公民不能担任联邦公职，在那种地方就不要企图强使引起反感的外地人去担任那些职务。尽管政府握有强制履行这些职责的合法权利，但那样做会激怒大众，它几乎是行不通的，所以我认为目前还是放弃履行这些职责为好。

对任何事件和变故，我都将根据实际存在的情况，抱着和平解决国家困难并恢复兄弟般同情与友爱的观点和希望，以最慎重的态度加以处理。

某些地区有人企图破坏联邦，并且爱用各种借口去实现这一点，对此我既不肯定也不否认；但若真有这样的人，对他们我什么话都不必讲。然而，对于真心热爱联邦的那些人，我能不说点什么吗？

大家都声称，如果宪法所规定的各项权利都能得到保证，就愿意留在联邦内。那么，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利是否真有哪一项被否定了呢？我认为没有。幸运得很，人脑的构造使得任何一方都不敢那样做。你们能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宪法中明文规定的条款有哪一条曾被否定掉吗？如果多数人只靠数目上的力量就去剥夺少数人应该享受的任何一项明文规定的宪法权利，就道德观点而言，这就可以证明进行革命是有理的；如果那是一项重要的权利，当然应该进行革命。但是我们的情况并非如此。少数人和个人的一切重要权利都得到宪法中所列的各种肯定和否定、保证和禁止的明确保障，在这方面从未引起过任何争议。但是，任何组织法都不能在制定时就针对实际行政工作中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问题都提出专门适用的条款。对于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没有那样的先见之明，也没有任何篇幅适当的文献容得下那么多明文规定。逃避劳役的人应由联邦政府抑或由州政府遣还？宪法未作明确规定。国会可以禁止各个准州的奴隶制吗？宪法未作明确规定。国会应该保护各个准州的奴隶制吗？宪法未作明确规定。

从这类问题中产生了我们有关宪法的各种争议，由于这些争议我们分成了多数派和少数派。如果少数派不能默然同意多数派，多数派就得默然同意少数派，否则政府就不能存在下去。别无其他选择，因为要使政府能继续存在，就必须有这一方或那一方默然同意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少数派宁愿退出联邦而不肯默然同意多数派，他们就创立了一个导致自我分裂和毁灭的先例，因为他们本身也有多数少数之分，一旦多数派拒绝接受少数派的控制，他们自己的少数派便会退出。举例来说，正如我们现在这个联邦的某些部分目前要求退出一样，一个新联盟的任何部分一二年后为什么就不可以任意退出呢？一切怀有分裂情绪的人正在接受着这样的熏陶。

在想要组成一个新联盟的各个州之间，是否有着完全一致的利益，足以使它们和睦相处而不会重新发生退出联盟的事呢？

很明显，退出联邦的中心思想实质上是无政府主义。一个接受宪法所规定的检查和限制，并经常按照公众舆论和情绪的审慎变化而欣然转变的多数派，乃是自由人民的唯一真正的统治者。凡拒绝接受它的人，必然走向无政

林肯预见到南卡罗来纳查尔斯港和萨姆特要塞是南北必争之地，故出此言。后来，同部同盟的炮兵于4月12日向该要塞开火，拉开了内战序幕。

府主义或专制主义。完全一致的意见是不可能有的。由少数人实行统治，并作为一种永久的办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此，如果否定了少数服从多数这条原则，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某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或专制主义了。

我没有忘记某些人认为各种有关宪法的问题应由最高法院进行裁决的主张，我也不否认这样的裁决在任何案例中对诉讼各方以至诉讼的目的都具有约束力，同时它们在所有类似案例中也值得受到政府其他各部门的高度尊重与考虑。尽管在某一特定案例中，这样的裁决可能明显有误，但随之而来的不良后果却只限于这个案例，且有被驳回的可能；而决不会成为其他案例可援的先例，因而同采取其他措施所产生的后果相比，这还是比较可以接受的。与此同时，诚实的公民必须承认：如果政府在那些影响到全体人民的重大问题上的政策也得由最高法院的裁决来确定的话，那么，个人之间的普通诉讼案件一经裁定，人民就不再享有自主权，因为到了那种程度，人民实际上已经将政府交给了那个显赫的法庭。上述看法不是对法院和法官的攻讦。他们无可推御的责任便是裁定以正当方式提交给他们的案件，如果别人想把他们的裁决转用于政治目的，那决不是他们的过错。

我国一部分地区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应该得到扩展，而另一部分地区认为它是错误的，不应得到扩展。这就是唯一的实质性争论。在人民的道德观念并不完全支持法律的社会里，宪法中有关逃亡奴隶的条款和禁止贩卖外籍奴隶的法律都得和其他任何法律一样严格执行。人民中的大多数能够遵行这两项枯燥的法律义务，但每一项都被少数人触犯。我认为这是无法完全纠正的。这两种情况在上述两种地区分离之后还会更糟。如外籍奴隶贩卖，现在没有完全遭到禁止，最终会在一个地区不受限制地恢复起来；而逃亡奴隶，另一地区现在只是部分地遣还，那时就根本不会遣还。

以自然条件而言，我们是不能分开的。我们无法把各个地区彼此挪开，也无法在彼此之间筑起一堵无法逾越的墙垣。夫妻可以离婚，不再见面，互不接触，但是我们国家的各个地区就不可能那样做。它们仍得面对面地相处，它们之间还得有或者友好或者敌对的交往。那么，分开之后的交往是否可能比分开之前更有好处、更令人满意呢？外人之间订立条约难道还比朋友之间制定法律容易吗？外人之间执行条约难道还比朋友之间执行法律忠实吗？假定你们进行战争，你们不可能永远打下去；在双方损失惨重，任何一方都得不到好处之后，你们就会停止战斗，那时你们还会遇到诸如交往条件之类的老问题。

这个国家及其机构，属于居住在这个国家里的人民。一旦他们对现存政府感到不能容忍，就可以行使他们的宪法权利去改组政府，或者行使革命权利去解散或推翻政府。我当然知道：许多可贵的、爱国的公民渴望宪法能得到修改。尽管我未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但我完全承认人民对整个这一问题所具有的合法权力，他们可以施行宪法本身所规定的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在目前情况下，我应该赞同而不是反对公平地为人们提供对此采取行动的机会。我愿大胆补充说明：在我看来，采取会议的形式是可行的，因为它可以让人民自己提出修正案，而不是只让人民去采纳或反对别人所提出的某些方案，那些人不是专为这一目的而被推选出来的，那些方案也并非恰恰就

当时最高法院同情和支持奴隶制、最突出的例子是 1857 年首席法官塔尼亲自判定从自由州回到蓄奴州的原黑奴斯科特仍为奴隶。

是人民想要接受或拒绝的。我知道，国会已经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但我尚未看到那项修正案，其大意是：联邦政府永远不得干涉各州的内部制度，包括对应服劳役者规定的制度。为了避免对我所说的话产生误解，我放弃不谈某些特定修正案的打算，而只是提出：鉴于这样一项条款现在已意味着属于宪法中的条款，我不反对使它成为明确的、不可改变的规定。

总统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但人民没有授权给他为各州的分离规定条件。如果人民有此意愿，那他们可以这样做，而作为总统来说，则不可能这样做。他的责任是管理交给他的这一届政府，并将它完整地移交给他的继任者。

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人民所具有的最高的公正抱有坚韧的信念呢？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好或一样好的希望吗？在我们目前的分歧中，难道双方都缺乏相信自己正确的信心吗？如果万国全能的主宰以其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支持你北方这一边，或者支持你南方这一边，那么，那种真理和那种正义必将通过美国人民这个伟大法庭的裁决而取得胜利。

就是这些美国人民，通过我们现有的政府结构，明智地只给他们的公仆很小的权力，使他们不能为害作恶，并且同样明智地每隔很短的时间就把那小小的权力收回到自己手中。只要人民保持美德和警惕，无论怎样作恶和愚蠢的执政人员都不能在短短4年的任期内十分严重地损害政府。

我的同胞们，大家平静而认真地思考整个这一问题吧。任何宝贵的东西都不会因为从容对待而丧失。假使有一个目标火急地催促你们中随便哪一位采取一个措施，而你决不能不慌不忙，那么那个目标会因从容对待而落空；但是，任何好的目标是不会因为从容对待而落空的。你们现在感到不满意的人仍然有着原来的，完好无损的宪法，而且，在敏感问题上，你们有着自己根据这部宪法制定的各项法律；而新的一届政府即使想改变这两种情况，也没有直接的权力那样做。那些不满意的人在这场争论中即使被承认是站在正确的一边，也没有一点正当理由采取鲁莽的行动。理智、爱国精神、基督教义以及对从不抛弃这片幸福土地的上帝的信仰，这些仍然能以最好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目前的一切困难。

不满意的同胞们，内战这个重要问题的关键掌握在你们手中，而不掌握在我手中。政府不会对你们发动攻击。你们不当挑衅者，就不会面临冲突。你们没有时天发誓要毁灭政府，而我却要立下最庄严的誓言：“坚守、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

我不愿意就些结束演说。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一定不要成为敌人。尽管情绪紧张，也决不应割断我们之间的感情纽带。记忆的神秘琴弦，从每一个战场和爱国志士的坟墓伸向这片广阔土地上的每一颗跳动的心和家庭，心将再度被我们善良的天性所拨响，那时就会高奏起联邦大团结的乐章。

【简析】

本篇是林肯就任总统的宣誓演说。由于内战迫在眉睫，林肯的就职仪式是在军队的保护下进行的。但林肯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地发表了这篇不同凡

指1860年由密西西比州的戴维斯（后为南部同盟临时总统）在联邦参议院就奴隶制在政治和宪法方面的问题提出的一组决议案。

响的就职演说，充分表现了一位伟大总统和天才演说家的风采。演说的主题是维护联邦，反对分裂。他首先重申了竞选时许下的诺言，保证尊重各州的现行制度，并执行联邦的有关法令，从而封住了分离主义者的口舌；接着，他申明大义，分别从宪法，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多种角度，精辟地论述了维护联邦的正义性和反对分裂的必要性，从而彻底剥夺了分离主义者的行动依据；最后，他仁至义尽地对“不满意的同胞们”进行了规劝，并表明了自己要“坚守、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的决心。通篇逻辑严密，一气呵成，堪称就职演说中的精品。

在葛底斯堡的演说（1863年11月19日）

87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

现在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和奉行上述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下去。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战场上集会。烈士们为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来到这里，是要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他们作为最后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应该而且是非常恰当的。

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块土地我们不能够奉献，不能够圣化，不能够神化。那些曾在这里战斗过的勇士们，活着的和去世的，已经把这块土地圣化了，这远不是我们微薄的力量所能增减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全世界不大会注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但勇士们在这里所做过的事，全世界却永远不会忘记。毋宁说，倒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勇士们已经如此崇高地向前推进但尚来完成的事业。倒是我们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于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简析】

《在葛底斯堡的演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演说之一，虽然篇幅不满千字，但热情洋溢地赞颂了烈士们的功绩，表达了对烈士的崇敬之情及继承烈士遗志的决心。

连任就职演说（1865年3月4日）

同胞们：

在这第二次宣誓就任总统时，我不必像第一次那样发表长篇演说。当时，对于将要执行的方针稍作详尽的说明似乎是恰当而适宜的。现在，4年任期已满，对于这场仍然吸引着全国关注并占用了全国力量的重大斗争的每一重要关头和方面，这4年间已不断地发布公告，因此我没有新情况可以奉告。我们军队的进展是其他一切的主要依靠，公众和我一样都清楚地了解军队进展的情况，我深信，大家对之都是感到满意和鼓舞的。我们对未来抱有极大的希望，但却不敢作出任何预测。

4年前我就任总统时，同胞们的思想都焦急地集中在日益迫近的内战上。大家都害怕内战，都想避免内战。当我在这个地方发表就职演说，竭尽全力想不经过战争来拯救联邦时，叛乱分子却在这个城市里图谋不经过战争来毁灭联邦——企图以谈判方式解散联邦并分割财产。双方都表示反对战争，但一方宁愿发动战争也不愿让国家生存，而一方则宁可接受战争也不肯让国家灭亡，于是战争就爆发了。

我国全部人口的八分之一是黑人奴隶，他们并不是遍布于联邦各地，而是集中在联邦南部。这些奴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重大的利益。大家都知道，这种利益由于某种原因竟成了这次战争的根源。叛乱者的目的是加强、永保和扩大这种利益，为此他们不惜用战争来分裂联邦，而政府却只是宣布有权限制享有这种利益的地区的扩大。双方都没有料到战争竟会达到如此规模，历时如此长久。双方也没有预期冲突的根源会随着冲突本身而消除，甚至会提前消除。各方都期望赢得轻松些，期望结局不至于那么涉及根本，那么惊人。双方同读一本《圣经》，向同一个上帝祈祷，而且都乞求上帝的帮助来与对方为敌。看来十分奇怪，居然有人敢要求公正的上帝帮助他们从别人脸上的汗水中榨取面包，但是我们且勿评论别人，以免被人评论。双方的祷告不可能都应验。也没有一方的祷告全部得到应验。全能的上帝有他自己的意旨。“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如果我们设想美国的奴隶制是按照天意必然来到的罪恶之一，并且在上帝规定的时间内继续存在，而现在上帝要予以铲除，于是他就把这场可怕的战争作为犯罪者应受的灾难降临南北双方，那么，我们能看出其中有任何违背无意之处吗？相信上帝永存的人总是把天意归于上帝的。我们深情地期望，虔诚地祷告，这场巨大的战争灾祸能够很快地过去，但是如果上帝要它继续下去，直至奴隶们250年来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全部毁灭，或如人们在三千年前说过的，直至鞭子下流出的每一滴血都要用剑下流出的每一滴血来偿还，那么今天我们还得说：“主的审判是完全正确和公正的。”

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一切人心存宽厚，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们看到了正义，让我们继续努力完成正在从事的事业，包扎好国家的创伤，关心那些肩负战争重任的人，照顾他们的遗孀孤儿，去做能在我们自己中间和与一切国家之间缔造并保持公正持久和平的一切事情。

林肯于1863年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

《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8章第7节。

【简析】

《第二次就职演说》的文辞质朴无华，但情理交融，充满了林肯把南北战争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曾使站立于寒风中的听众激动得热泪盈眶。

托马斯·赫胥黎（1825——1895）

英国生物学家。生于英格兰一个教师家庭。1845年毕业于伦敦大学。次年随英舰到大洋洲考察。1851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次年进入枢密院。1881年当选皇家学会主席。他发现并论证了关于脊椎动物头骨构造一致的原理，证明了鸟类起源于爬行动物。坚决支持达尔文的进化学说，自称为“达尔文的随从”及其理论的“总代理人”。在科学研究中是自发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列宁认为他的不可知论掩藏着唯物主义。主要著作有《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动物分类学导论》、《进化论与伦理学》等。

关于进化论的讲演（1893）

有这样—个有趣的儿童故事，名叫“杰克和豆秆”，这个故事对于在坐的我的同辈来说是熟悉的。但是我们很多庄重可敬的年轻人，曾接受了更加严格的知识教养，也许，仅仅是从比较神话学的初级读物熟悉了仙境，因此，有必要把这个故事作—梗概的介绍。这是—个关于—棵豆子的传说，它—个劲儿地长，耸入云霄直达天堂，它的叶子伸展成—个巨大的华盖。故事的主人公，顺着豆秆爬了上去，发现宽阔茂密的叶子支撑着另—个世界，它是由同下界—样的成分组成的，然而却是那样新奇；主人公在那里的奇遇，我不去多谈，这些奇遇—定完全改变了他对事物本性所待的观点：尽管这个故事不是哲学家们编的，也不是为他们写的，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观点。

我现在的探索与这个勇敢的探险者的探索有某些相似之处。我请求你们与我—起，借—粒豆子之助，尝试着去进入—个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感到奇特的世界。正如你们所知，那个世界是—个简单的、看起来无生气的东西。可是如果有适当的种植条件，最重要—条是有足够暖和的温度，它就会非常显著地表现出—种十分惊人的活力。从土中露出地面—枝小青苗，很快地茁壮长大，同时经过—条列的变化，这些变化并不会像我们在故事里所遇到的那样使我们那么感到惊奇，只是因为我们每日每时都可以看到这些变化。

这—植株以觉察不出的步骤逐渐长大，成为由根、茎、叶、花和果实组成—种既大且多样化的结构，每一部分从里到外都是按照—个极端复杂而又异常精确细致的模型铸造出来的。在每个复杂的结构中，就像在它们最微小的组成部分中—样，都具有—种内在的能量，协同在所有其他部分中的这种能量，不停地工作着来维持其整体的生命并有效地实现其在自然界体系中所应起的作用。经过如此巧夺天工建立起来的大厦—旦全部完成，它就开始倒塌。这种植物逐渐凋谢，只剩下—些表面上看去毫无生气的或多或少的简单物体，恰如它由之生长出来的那个豆子—样；而且也像豆子那样赋有产生相似的循环表现的潜在能力。

不必用有诗意的或科学的想象来寻求与这种向前进展又好像是回复到起点的过程的类比。这就像向上投掷出去—块石头的上升和下降，或者像是一支沿着轨道飞行的箭的进程。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生命力起初走的是向上的道路而后走的是向下的道路。或者可能更恰当的是，将胚芽扩展成为成长的植物比作打开—把折扇或者比作向前滚滚流动和不断展宽的河流，而由此达到“发展”或“进化”的概念。在这里和在别的地方—样，名词只是“‘噪声”和“烟雾”，重要的是对名词所表示的事实要有—个明确而恰当的概念。由此说来，当前的这—事实是永远重复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有生命并在成长中的植物从种子的比较简单和潜伏的状态过渡到完全显现为高度分化的类型，然后又回复到简单和潜伏状态。

对这—过程的性质深刻理解的价值在于：它适用于豆子，也适用于—般有生命的东西。在动物界，也和—在植物界中—样，从非常低级的类型到最高级的类型，生命过程表现出同样的循环进化。不仅如此，我们只要看—看世界的其他方面，循环进化从各方面都表现出来。诸如表现在水之流入大海复归于水源；天体中的月盈月亏，位置的来回转移；人生年岁的无情增加；王朝和国家的相继崛起、兴盛和没落——这是文明史上最突出的主题。

正如没有人在涉过急流时能在—水里落脚两次，因此，也没有人能确

切断这个能感觉到的世界里的任何事物的现状。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不，当他思索这些话的时候，谓语的时态已不再适用，“现在”已变成“过去”，现在式的“是”（is 应该是过去式的“曾经是”was）。我们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得越多，也就越了解到我们所谓的静上只不过是没被觉察到的活动；表面的平静乃是无声而剧烈的战斗。在每一局部，每一时刻，宇宙状态只是各种敌对势力的一种暂时协调的表现、是斗争的一幕，所有的战士都依次在斗争中阵亡。对世界的每个局部来说是这样，对整体来说也是这样。自然知识越来越导致这样的结论：“天上的列星和地上的万物”都是宇宙物质的部分过渡形式，在沿着进化道路前进，从星云的潜力，通过太阳、行星、卫星的无限成长，通过事物的千变万化，通过生命和思维上的无限的差异，也许，还通过我们没有想到，或不能想到的各种存在形式，而回复到它们由之产生的不确定的潜在状态。这样，宇宙的最明显的属性就是它的不稳定性。它所表现的面貌与其说是永恒的实体，不如说是变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除了能量的流动和渗透于宇宙的合理秩序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持续不变的。

我们已经沿着豆秆攀登到了一个奇异的境地，在那里，普通而熟悉的东西，变成了新奇的东西。于是，在这样表现出来的宇宙过程的探索中，人的最高智慧获得了无穷无尽的利用；巨人们听命于我们的使唤；思辨哲学家的感情都被那些值得永恒不朽的美所吸引。

宇宙过程，像机械结构那样完整，像一件艺术品那样美好，然而，却还有另外一面的表现。当宇宙创造力作用于有感觉的东西时，在其各种表现中间就出现了我们称之为痛苦或者忧愁的东西。这种进化中的有害产物，在数量和强度上都随着动物机体等级的提高而增加，而到人类，则达到了它的最高水平。而且，这一顶峰在仅仅作为动物的人中，并没有达到；在未开化和半开化的人中，也没有达到；而只是在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的成员的人中才达到了。这是他努力按照这样一种方式生活的必然结果，即在那些对于充分发展他那最高贵的才能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下生活的必然结果。

人这种动物、事实上在有感觉的东西的世界里，已经进展到了领导地位，并且由于他在生存斗争中的胜利而变成了超等动物。当环境条件处于某一种状态时，人在宇宙斗争中能够使自己的身体结构比他的竞争者的结构更好地去适应这些条件。就人类而论，他已表现出构成生存斗争的本质的“自行其是”、那种不择手段地攫取一切所能抓到的东西和顽强地把持着一切所能保持的东西等特性。在整个未开化时期，人主要靠着他与猿、虎共有的那些特性，靠着人的特殊的体质结构，靠着他的灵巧、他的社会性、他的好奇心和他的模仿力，以及靠着在受到对方激怒而引起的粗暴、凶猛的破坏作用，才取得有成效的进展。

然而人类愈是从无政府状态进到有社会组织，文明价值愈是增高，这些根深蒂固的有用的特质就成了缺陷。文明人也会仿效那些获得成功的人的样子，踢倒他自己借以爬上去的梯子。他非常满意地看到“猿与虎死去”。但是它们并没有给他带来方便；他那火热的青春时代的这些亲密伙伴对安排好的文明生活进行的这种不受欢迎的入侵，在宇宙过程必然给单纯动物带来的痛苦和悲哀之外，增添了无数无法估量的痛苦与悲哀。事实上，文明人对所有这些猿与虎的本能冲动加上罪恶之名，把它们所从事的许多活动都当作犯罪行为加以惩处，在极端的情况下，他还竭尽全力用斧头和绳索把那些先前时代的最适者置于死地。

我已经说过，文明人已经达到了这一点；这种说法也许太笼统，我最好说，遵循伦理原则的人已经达到了这一点。伦理这门科学宣称能力我们提供理性的生活准则，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行为和为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不管在专家中可能存在何种意见分歧，总的一致意见是猿与虎的生存斗争方法与健全的伦理原则是不可调和的。

故事的主人公又从豆秆上爬了下来，回到了普通世界里。这里，生活与工作都同样艰苦；这里，丑恶的竞争者比美丽的公主常见得多；这里，与私心搏斗的持久战，比与巨人交锋取胜的把握要小得多。我们已干过类似的事。几千年前，我们的成千上万的同类在我们之前已经遇到同样的可怕难题。他们也已经懂得宇宙过程就是进化，其间充满了神奇、美妙，同时也充满了痛苦。他们试图发现这些重大事实在伦理学上的意义，找出是否有关于宇宙行径的道德制裁。

【简析】

本篇是作者在“罗马尼斯”讲座上的讲演的一个部分。他通过“杰克和豆秆”的故事，宣传了进化论观点，并试图把进化论与伦理学联系起来，“找出是否有关于宇宙行径的道德制裁”。演说把深奥的科学道理置于浅显有趣的故事之中，说理清楚、通俗易懂，收到了纯学术讲演所难以收到的效果。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的最亲密的战友。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7日）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作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

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简析】

恩格斯是伟大的演说家，一生讲演甚多。本篇是在马克思葬仪上的悼词。马克思的伟大业绩无论用多少文字也难以全面表达，但这篇简短的悼词却科学地精辟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巨大贡献。演说表达了“对在世时的马克思的无限热爱，对于死后的马克思的无限敬仰”（列宁语），语言朴素，措词严密，悲壮肃穆，堪称吊唁演说之珍品。

在维也纳欢迎大会上的演说（1893年9月14日）

亲爱的同志们！

今天晚上我受到了当之无愧的接待，在我离开这个会场以前不能不对此表示深切的、衷心的感谢。我必须说，可惜现在只能由我来享受我的亡友马克思的荣誉了。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接受你们的热烈的欢迎的。如果说我在参加运动的50年中的确为运动做了一些事情，那么，我并不因此要求任何奖赏。我的最好的奖赏就是你们！到处有我们的同志：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在加利福尼亚的金矿里，直到澳大利亚，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大的国家，在那里社会民主党没有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现在全世界无论做什么事、都得看看我们的神色。我们就是一个使人畏惧的强国，一个比其他强国更能起决定作用的强国。这使我感到骄傲！我们没有白活，我们能够自豪地、满意地回顾自己的事业。在德国，有人曾想用暴力来镇压运动，每一次，社会民主党都以资产阶级完全意料不到的方式作了回答。在每一次新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总是不可遏止地增长，这使资产阶级战栗，使卡普里维战栗，使所有的执政者战栗（暴风雨般的掌声）。刚才一位讲演人提到，在国外，社会民主运动总是被人估计不足。亲爱的同志们，我走过维也纳的街道，看了资产阶级如此殷勤地为未来的无产阶级建造的非常漂亮的大厦（会场大为活跃），我还请人指给我看了你们曾经正大光明地占领过的富丽堂皇的市政厅大厦。从你们占领市政厅大厦的那一天起，谁也不会再对你们估计不足了（掌声雷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那时候我正在伦敦，看到了英国报纸记者们的那种惶恐的样子，当时他们报道说，7月9日无产阶级占领了维也纳，而且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巧妙地占领了它。（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与会者一再高呼：“恩格斯万岁！”）

【简析】

本篇是恩格斯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为恩格斯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的讲演。恩格斯以“拉第二小提琴”的身份，表达了对“第一个提琴手”马克思的无限敬重和怀念，显示了革命导师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怀。演说精辟分析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形势，激励奥地利无产阶级充分认识自身的巨大力量，具有巨大的号召力。

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工人报》编委洛伊特纳。

1893年7月9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组织了4万多人的示威，争取普选权，并在维也纳市政大厅举行大会。英国报纸故有此说。

苏珊·安东尼 (1820—1906)

美国女权运动先驱，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主席 (1892 ~ 1900)。曾任教师，早年为禁酒运动团体组织者之一。1854年起投身反奴隶制运动和女权运动，是南北战争前废奴协会主要代言人。1872年底，为促使国会通过立法赋予妇女以选举权，曾带领一批妇女到罗彻斯特投票站强行投票，引起轩然大波，遭到逮捕、审讯和处罚款。此后，通过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全美女权运动联合会，常到全国各地宣传讲演，为取消选举权上的性别限制大造舆论。晚年致力于国际妇女运动，为国际妇女理事会和国际女权运动联合会创始人之一。

论妇女选举权（1873）

朋友们、公民们：

今晚我站在你们面前，被控在上次总统选举中，因没有法定权力参加投票而犯有所谓选举罪。今晚我要向你们证明，我参加这次选举不但没有犯罪，相反只是行使了我的公民权。我国宪法保证我和全体合众国公民拥有公民权，任何一个州都无权剥夺。

联邦宪法的序言写道：“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设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证国内安定，筹设共同防务，增进公共福利，确保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享自由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订本宪法。”

组成联邦的是我们人民，不是男性白人，也不是男性公民，而是全体人民。我们组成联邦，不是为了赐予自由幸福，而是为了确保自由幸福，不是为了确保我们中的一半及子孙后代中的一半人的自由幸福，而是为了确保全体人民的自由幸福——女人和男人都包括在内的自由幸福。参加投票是这个民主共和政体所提供的、确保自由幸福的唯一手段。因此，一方面侈谈妇女享有自由幸福，另一面却又剥夺她们的投票权，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任何州政府，如果把性别作为参加选举的资格，必然导致人口中的整整一半被剥夺公民权。这等于通过一项剥夺公民权的法令，或一项具有追溯效力的法令。因此，这样做违背了我国最高法律，使妇女及其后代中的所有女性被永远剥夺了自由幸福。对妇女来说，这个政府也就没有来自被统治者赞同的正常权力。对她们来说，这个政府就不是民主政体，不是共和政体，而是可憎的专制，是可恶的性别独裁，是地球上迄今为止最可恨的专制。因为，富人统治穷人的富人独裁，有教养者统治无知者的劳心者独裁，甚至撒克逊人统治非洲人的种族独裁，人们或许尚能忍受；而这种性别独裁，却使得每家每户的父亲、兄弟、丈夫、儿子，成为母亲、姐妹、妻子、女儿的统治者，使一切男人至高无上，一切妇女沦为奴婢，因而给全国每家每户带来了不和、纷争和反叛。

韦伯斯特、伍斯特和布维尔都认为，所谓合众国公民，就是有权投票和有权供职的美国人。

现在唯一要解决的问题是：妇女是不是人？我相信，任何反对我们的人都不敢斗胆说妇女不是人。妇女既然是人，那么就是公民；任何州都无权制定某种法律，或重操某种旧法律，来剥夺妇女的特权和豁免权。因此，今天，某些州的宪法和法律中所有歧视妇女的条款，正如所有歧视黑人的条款一样，都是无效了。

【简析】

本篇为1872年投票事件发生后，安东尼在法庭为自己所作的辩护。她引用宪法，据理力争，蔑视判决，拒付罚金，展现了一个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的女权运动者的风采。

华尔特·惠特曼（1819～1892）

美国诗人。出身于纽约长岛一个农民家庭。1836～1841年任巡回教师。1846～1848年任布鲁克林《鹰报》编辑。后任《市民报》编辑。1857～1859年任《时代》报编辑。代表作《草叶集》在1855年出版后，不断重版。并有新诗补充。诗的风格独特，热情奔放，取材广泛；能够用新的形式表达民主思想。对欧美诗歌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林肯之死（1890年4月）

今晚我要讲四五十分钟的题目是林肯之死，和他之死怎样会最后逐渐渗透美国。我不会给你们讲什么新东西；我在这里无疑完全是因为我热烈地希望纪念这个时刻和他的壮烈牺牲。袞袞年华又把这个时刻带了回来，那就让我们，不管时间多么短促，纪念纪念它吧。至于我呢，我的打算是：直到我去世为止，只要4月14日或15日到来，我就要年年召集几个朋友，作一点悲痛的回忆。

那天，1865年4月14日，对全国说来都是很愉快的一天——道德气氛也很愉快——长期以来的风暴是这样使人黯然神伤，兄弟阋墙、充满了鲜血、疑虑与忧闷的日子总算过去了、结束了，绝对的民族胜利使得红日东升，脱离主义彻底垮台了——这简直不能置信！李在阿波马托克斯的苹果树底下投降了。其他的军队，叛军的支援部队也跟着很快投降了。当时这种情况真是可能的吗？从这个世界事务中的不幸、失败和混乱中真能出现可靠、正确的计划和像上帝发射出来的纯洁光芒那样的正确领导吗？因此我说这一天是吉利的。早吐嫩芽的草类和早开的花朵出现了（我记得我在那里驻足，季节也推向前进，许多丁香正盛开）。真是一种意想不到的巧合无缘无故地影响了发生的事件。我看到、闻到这种花的香味时总会记得那天的巨大悲剧。

但是我不应该多说附带的事情。这件大事正在加速进行。华盛顿畅销的下午版报纸，小小《黄昏星》的第三版到处都写着、而且非常醒目的安插在广告中间，足足出现在一百多个不同的地方：总统和他的夫人今晚将出现在戏剧里……（林肯喜欢看戏。我自己就看见过他几次。我记得我还曾经觉得很可笑，因为他在某些方面是几个世纪以来的真正历史舞台上、风暴最巨大的戏剧中的主要角色，却会坐在那里对这些稻草人这样全神贯注、感觉有趣，还真去追随他们那些愚蠢的小动作、不近情理的精神活动和浮夸的词句）。

这一次剧场里挤满了人，许多仕女穿着华丽而花哨的服装，军官们穿着制服，还有许多知名人士和年轻人；到处还照例点燃着一球一球煤气灯，又有这么多照例具有吸引力，欢乐，香气四溢，小提琴和笛子的音乐——（在这一切之上则是渗透一切的巨大而不完全明确的奇迹：胜利，国家的胜利，联邦的凯旋，它塞满了空气；这种思想，这种感觉令人十分振奋，超过了一切音乐和香气）。

总统按时来到，而且和他妻子在一起，在第二层楼的大包厢里看戏，两间并成一间，挂满了国旗。这出戏的幕和景——这是一出写得离奇的作品，它的优点至少是让脑力劳动或紧张做买卖而有许多心事的观众尽情轻松一下，因为它一点都不会引起观众的任何道德的、感情的、美学的或精神方面的反应——这个戏（《我们的美国老表》在许多其他所谓人物之外，还有那么一个北方佬（当然美国北方从未见过这种人，没有一点逼真的地方）。他到了英国，剧本于是用了各种荒诞的对话，情节，布景和诸如此类走马灯式的人物和场景，凑成了一出通俗的现代戏——这个戏在进行大约两幕的时候，叫它喜剧也罢，什么也不是也罢，别的名称也罢，为了衬托得明显，或为了给它一个圆满的结尾（好像“大自然”和伟大的“文艺之神”在嘲笑这些可怜的演员拟人），插入了很难准确描写的那些一幕，（因为对在那里的几百观众来说，这个时期似乎都只留下了一点模糊的印象，像在作梦，或只见一团漆黑）——因此我也只能像现在这样把它局部地描写出来。

戏中有一幕出现了一个现代化的客厅，那个什么人也不像的美国北方佬正在告诉两位前所未见过的英国女人说，他不是有钱的人，因此想找上门来和他结婚的打算是行不通的；后来话说完了，剧中的三个人退场，使舞台上暂时没有了人。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杀害伯拉罕·林肯的事件。

虽然其多方面的后遗症是很大的，而且环绕着它还将把它在“新大陆”的政治、历史、艺术等各方面的影响延续到将来的好几个世纪——事实上，那主要事件，那次实际的凶杀案，却像任何一件极平常的事情一样，悄悄地、简简单单地发生了——像植物成长时，一个花苞和一个豆荚绽开了一样。在舞台暂停和方位更换的嗡嗡声中，出现了沉闷的手枪声，当时并没有百分之一的观众听见了这个声音——但是沉默只是一瞬间——不知怎么，十分可以肯定地出现了一种模糊而惊恐的紧张情绪——然后在总统包厢那装饰、悬挂得十分隆重的星条旗空隙处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他用手脚扶住、使自己爬上了栏杆，在上面站了一忽儿，然后跳下、登上了舞台（距离大约是十四或十五英尺）；但没有站住脚，鞋跟卷在挂得满满的幔布之中（是一面美国国旗）。一脚跪倒，他又赶快拨正方向、站了起来，好像没事一样（其实他扭了脚踝，不过那时没有觉得）——这个人，这个凶手布斯，穿着一身黑色的棉布衣服，没有戴帽子，满头乌亮的头发；眼睛像野兽似地闪耀着亮光 and 决心，而且还保持着一种离奇的镇静，一手举着一把刀子——沿着舞台前沿的灯光不远——把那张具有雕塑美的脸正面朝着观众，那对壁虎似眼睛放射出绝望而又很像是疯癫的光亮——用一种坚定而沉稳的声音喊出了“这是暴君的下场”这句话——然后不紧不慢地斜角走到舞台后面消失了。（这一可怕的情景——使舞台上扮演的情节显得荒唐——布斯事先是不是全部预演过了？）

一时的沉默——一声尖叫——一声大叫杀死了人——林肯夫人脸色和嘴唇灰白，把身子伸出包厢，指着那正在后退的人影，不知不觉地叫了起来。他杀死了总统。

又是片刻的离奇而不可置信的紧张等待——然后是洪水暴发！——然后是交错着的恐怖，人声，不知所措（后面出现了声音，有一骑马的快速马蹄声）——人们穿过座位和栏杆，全乱了套——一片解不开的混乱与恐怖——妇女晕倒了——虚弱的人们摔倒了，受到了践踏——到处听得见惨叫声——那宽阔的舞台突然挤满了密不通风的九流三教的人群，像是举行什么可怕的狂欢聚会——观众冲上去参加，至少强壮的男人这样作了——男女演员也都穿着他们的戏装、描着脸出现了，十分恐怖的情绪透过了胭脂——尖叫声、呼唤声、杂乱的说话声——加大了两倍、三倍——两三个人总算从舞台那里给总统的包厢送去了水——有些人试图上爬——等等，等等。

在这场混乱中，总统卫队里的士兵和一些别人突然一起被吸引到现场、冲进来了（一共约两百人），他们拥进剧院，经过每一层楼，特别是上面的几层，火冒十丈，硬是用枪上的刺刀、步枪和手枪对准了观众大叫出去！出去！你妈的……这就是那天晚上在剧院里的一片混乱，至少是这样的味道。

在这一片大乱的、怒气冲冲的士兵、观众、人群、舞台人员和所有男女演员、化妆用的瓶瓶罐罐和煤气灯等等之中——国家最优秀最甜蜜的生命之血在从血管中缓缓滴出，死亡的浆液已开始从唇中出现小小的泡沫。

这就是亚伯拉罕·林肯被杀时肉眼可见的情节和周围事物：事实就是这样。那些想脱离联邦的企图就这样结束了；四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但是主要的事情却是在后来悄悄的、暗暗地发生的，也许过了很久才到来——既非

军事的、政治的，也不是历史的（虽然事情不小）。我是说我认为这一死亡的悲剧的某些次要和间接的后果才是真正的大事。刺杀事件本身并不伟大。也不是因为林肯先生把这一时期的主要要点和人物都像珠子一样地串在他事业的这根单线上了。也不是因为他的乖癖时隐时现，给这个共和国留下了一个比任何人迄今留下的更加显著更加持久的印记（甚至超过了华盛顿的）——我是说除了这些原因之外，这个悲剧的不可估量的价值与意义，对一个国家说来，还寓于最珍贵的感受之中（又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即想象力和艺术方面的感受——文学和戏剧的感觉之中。

几个世纪后（我认为必须要经过几个世纪，我们的州“民主政府”的生活才会真正被写下并描绘下来），居于领导地位的历史家和戏剧家在寻找具有足够深刻含义并且能使我们回忆起我们这个动乱的 19 世纪的某个人物某个事件时（不仅是这几个州，也包括整个政治、社会和世界），或者在寻找某样东西以结束一下欧洲封建主义的辉煌过程以及它的富丽堂皇和等级观念时（我们美国也免不了是这长长年代留下来的后代），并想找个什么来说明一下这个合众国的历史上最革命的一个步骤（也许是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怎样完全、绝对地消灭、取缔了这几个州的奴隶制时——这些史学家除了林肯之死以外，将找不到任何一点能帮助他们彻底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文艺之神是可贵的——对国家又更加三倍可贵——对整个人类——对这个联邦是可贵的——对“民主政府”十分可贵——无法表达而且永远可贵的是——他们的这第一位成为烈士的领导者。

【简析】

《林肯之死》是惠特曼为悼念林肯逝世 25 周年而发表的演说，也是他多次作过的关于林肯之死的演说中最动人的一次。演说回忆了他第一次与林肯见面的情景，也叙述了林肯被害的过程。这篇演说充满了对林肯的敬意和怀念，感情真挚、热烈。其演说节奏感强，如同他的诗歌作品，感染力十分丰富。

卡尔·马克思（1818～1883）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他和恩格斯一起领导了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在革命实践中建立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883年3月14日在工作台前逝世，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贡献了一生。

论波兰问题（1848年2月22日）

先生们！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793年的雅各宾党人成了今天的共产主义者。1793年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瓜分波兰的时候，这三个强国就以1791年的宪法为借口，据说这个宪法具有雅各宾党的原则因而遭到一致的反对。

1791年的波兰宪法到底宣布了什么呢？充其量也不过是君主立宪罢了，例如宣布立法权归人民代表掌握，宣布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公开审判、废除农奴制等等。所有这些当时竟被称为彻头彻尾的雅各宾原则！因之，先生们，你们看到了吧，历史已经前进了。当年的雅各宾原则，在现在看来，即使说它是自由主义的话，也变成非常温和的了。

三个强国和时代并驾齐驱。1846年，因为把克拉科夫归并给奥地利而剥夺了波兰仅存的民族独立，它们把过去曾称为雅各宾原则的一切东西都说成是共产主义。

克拉科夫革命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由于这革命的目的是复兴波兰民族，因而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呢？要是这么说，欧洲同盟为拯救民族而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何尝不可说成共产主义的战争，而维也纳会议又何尝不可说成是由加冕的共产主义者所组成的呢？也许由于克拉科夫革命力图建立民主政府，因而就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吧？可是，谁也不会把共产主义意图妄加到伯尔尼和纽约的百万豪富身上去。

共产主义否认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要消灭任何阶级，消除任何阶级的差别。而克拉科夫革命家只希望消除阶级间的政治差别；他们要给不同的阶级以同等的权利。

到底在哪一点上说克拉科夫的革命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呢？

也许是由于这一革命要粉碎封建的锁链，解放封建劳役的所有制，使它变成自由的所有制，现代的所有制吧？

要是对法国的私有主说：“你们可知道波兰的民主主义者要求的是什么？波兰民主主义者企图采用你们目前的所有制形式。”那么，法国的私有主会回答说：“他们干得很好。”但是，要是和基佐先生一同再去向法国私有主说：“波兰人要消灭的是你们1789年革命所建立的、而且如今依然在你们那里存在的所有制。”他们定会叫喊起来：“原来他们是革命家，是共产主义者！必须镇压这些坏蛋！”在瑞典，废除行会和同业公会，实行自由竞争现在都被称为共产主义。“辩论日报”还更进一步，它说：剥夺20万选民出卖选票的收益，这就意味着消灭收入的来源，消灭正当获得的财产，这就意味着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毋庸置疑，克拉科夫革命也希望消灭一种所有制。但这究竟是怎么样的所有制呢？这就是在欧洲其他地方不可能消灭的东西，正如在瑞士不可能消灭分离派同盟一样，因为两者都已不再存在了。

谁也不会否认，在波兰，政治问题是和社会问题联系着的。它们永远是彼此不分离的。

但是，最好你们还是去请教一下反动派吧！难道在复辟时期，他们只和政治自由主义及作为自由主义的必然产物的伏尔泰主义这一沉重的压力战斗吗？

一个非常有名的反动作家坦白承认，不论德·梅斯特尔或是博纳德的最高形而上学，最终都可以归结为金钱问题，而任何金钱问题难道不就是社会问题吗？复辟时期的活动家们并不讳言，如要回到美好的旧时代的政治，

就应当恢复美好的旧的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道德的所有制。大家知道，不纳一税，不服劳役，也就说不上对君主政体的忠诚。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更早的时期。在 1789 年，人权这一政治问题本身就包含着自由竞争这一社会问题。

在英国又发生了什么呢？从改革法案开始到废除谷物法为止的一切问题上，各政党不是为改变财产关系而斗争又是为什么呢？他们不正是为所有制问题、社会问题而斗争吗？

就在这里，在比利时，自由主义和天主教的斗争不就是工业资本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吗？

难道这些讨论了 17 年之久的政治问题，实质上不正是社会问题吗？

因而不论你们抱什么观点（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好，激进主义的观点也好，甚至贵族的观点也好），你们怎么能责难克拉科夫革命把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呢？

领导克拉科夫革命运动的人深信，只有民主的波兰才能获得独立，而如果不消灭封建权利，如果没有土地运动来把农奴变成自由的私有者，即现代的私有者，波兰的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是你们使波兰贵族去代替俄罗斯专制君主，那只不过是使专制主义改变一下国籍而已。德国人就是在对外的战争中也只是把一个拿破仑换成了 36 个梅特涅的。

即使俄罗斯的地主不再压迫波兰的地主，骑在波兰农民脖子上的依旧是地主，诚然，这是自由的地主而不是被奴役的地主。这种政治上的变化丝毫也不会改变波兰农民的社会地位。

克拉科夫革命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这就给整个欧洲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虽然这次革命暂时被雇佣凶手的血手所镇压，但是现在它在瑞士及意大利又以极大的声势风起云涌。在爱尔兰，证实了这一革命原则是正确的，那里狭隘的民族主义政党已经和奥康奈尔一起死亡，而新的民族政党首先就要算是改革派和民主派的政党了。

波兰又重新表现了主动精神，但这已经不是封建的波兰，而是民主的波兰，从此波兰的解放将成为欧洲所有民主主义者的光荣事业。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年4月14日）

那些所谓的1848年革命，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但是它们却暴露出了外壳下面的一个无底深渊。在看来似乎坚硬的外表下面，现出了一片汪洋大海，只要它动荡起来，就能把由坚硬岩石构成的大陆撞得粉碎。它们吵吵嚷嚷、模模糊糊地宣布了无产阶级解放这个19世纪的秘密，19世纪革命的秘密。

的确，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1848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但是，尽管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气把两万磅重的压力加在每一个人身上，你们可感觉得到吗？同样，欧洲社会在1848年以前也没有感觉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它、压抑着它的革命气氛。

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狴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好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当然，他们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役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我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上一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家把它们掩盖起来和隐瞒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为了报复统治阶级的罪行，在中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种叫做《Vehmgericht》[“菲默法庭”]的秘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画上一个红十字，大家就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受到了《Vehm》的判决。现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简析】

这里选录的第一篇演说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的，马克思高度评价这次起义为“整个欧洲做出了光辉的榜样”。第二篇是在《人民报》创刊4周年宴会上的演说。《人民报》是英国宪章派的周报，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好友、革命宪章运动领袖之一厄·琼斯创办的。马克思指出欧洲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磅礴气势，正形成排山倒海的巨大威力，形象地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两篇演说从不同角度热情歌颂了革命运动。前篇语言简洁通俗，说理清楚透彻，在热情的讴歌中道出了欧洲的未来。后篇语言形象生动，比喻诙谐，气势磅礴，意蕴深邃，主题明确，构成马克思演说的重要特色。

屠格涅夫 (1818 ~ 1883)

俄国作家。生于贵族家庭。早期写诗，后主要创作小说，1847 年发表《猎人日记》，深刻揭露农奴主的罪恶，农奴的悲惨生活。此后又发表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中篇小说《阿霞》、《多余人的日记》等。辛勤笔耕达 40 年之久，为世人留下大量优秀文学作品。是俄国文学史上有巨大影响的作家之一。

普希金纪念像揭幕致词（1880）

女士们、先生们：

为普希金建造纪念像得到了素有教养的全俄罗斯人民的参与、赞同，我们这么多优秀的人物，来自乡村、政府、科技、文学和艺术各界的代表在此聚会庆祝，这一切向我们表明了社会对它的一位优秀成员的由衷爱戴。我们尽量简练地阐述一下这种爱戴的内涵和意义。

普希金是俄罗斯第一位诗人艺术家。艺术这个词从广义上理解应包括诗歌在内。艺术是理想的再现和反映。理想存在于人民的生活根基内，决定了人民的道德风貌。艺术活动是人的基本特性之一。在人类本性中早已发现了的、明确了的艺术活动——艺术，事实上是模仿，即使在人类生存的最早期，它也已经表达出崇高精神和人类某种最优秀的东西。石器时代的野蛮人用尖石块在适当的断骨片上画熊或麋鹿头，此时其实他们已不再是野蛮人、动物类了。但人类只有到了天才们用创造力自觉、充分、有特色地表现自己艺术的那一刻，它才获得了自己的精神面貌和自己的声音，从而有了宣布自己在历史中自身地位的权利。于是，它开始和那些承认它的民族友好共处。怪不得希腊被称为荷马的国家、德国为歌德的国家、英国为莎士比亚的国家。我们不想否定人民生活在宗教、国家等等领域内其他现象的重要性，而我们现在所指的特性是人民从自己的艺术、自己的诗歌那里得到的：人民的艺术是它活生生的个体灵魂、它的思想、它高层次含义上的语言，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艺术一旦得以充分的表现，它甚至比科学更能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因为它是有声响的、人类的、思索着的灵魂，这一灵魂是不死的，因为它能比自己的人民，自己的肉体存活得更久。希腊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留下的是她的灵魂。宗教形态以及随后科学形态的东西同样比表现它们的人民存活得长久，这是由于在他们里面有着共同的、永恒的东西；诗歌、艺术的长存是由于有着个体的、生动的东西。

普希金，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是我们第一位诗人艺术家。诗人充分表达了人民性本质，在他身上融合了这一本质的两个基本原则：相容性原则和独立性原则，我们可大胆地补充解放成女性和男性原则。俄国人加入欧洲大家庭比别的民族来得迟，这两种原则在我国染上了特殊的色彩。我们的相容性是双重的：既对本国的生活也对其他西方民族的生活相容，其中对西方生活中的所有精华以及有时在我们看来是苦涩的果实都能相容。我们的独立性也获得一种特殊的、不平衡的、阵发性的，但有时又是很完美的力量。这种独立性必须同外界的复杂情况、同自身的矛盾作斗争。请回忆一下彼得大帝吧！他的本性与普希金有点相似，难怪普希金对彼得大帝怀有特殊的仰慕、敬爱之情。我们现在所讲的这种双重的相容性意味深长地反映在我们诗人的生活之中：首先，他诞生在旧贵族老爷的家里，其次，贵族学校的外国化教育，由外部渗透进来的当时社会的影响，伏尔泰、拜伦，和 1812 年伟大的人民战争，最后是俄国腹地的放逐，对人民生活、民间语言的沉迷，以及那著名的老奶妈讲的平凡的故事……至于涉及独立性，那么它在普希金身上很快就被激发出来，他不再摸索、徘徊，他进入了自由创作的天地。

女士们、先生们，任何艺术都是把生活拔高到理想境界，持日常琐碎生活观点的人总是低于这一境界。这是一个应该努力去攀登的高峰。不管怎么说，歌德、莫里哀和莎士比亚始终是真正含义上的人民诗人即民族诗人。让

我们作一比较，例如：贝多芬或莫扎特，无疑都是民族的，德国的作曲家，他们的音乐大部分是德国音乐，然而在他们所有的作品里你非但找不到一点从平民百姓那儿借用来的音乐痕迹，甚至也找不到与它们有相似的地方，这正是因为这种民间的、还处于自然阶段的音乐已经渗入他们的血肉之中，促使他们活跃。这好比艺术理论完全消溶于他们体内，也好像语法规则在作家活生生和创作中无影无踪一样。在另外一些脱离日常生活观点更远一点，更封闭一点的艺术领域内，“民间性”的提法是不可思议的。世界上有民族画家：拉斐尔、伦勃朗，但却没有民间的画家。我顺便指出，在艺术、诗歌、文学领域里提出民间性口号只会是那些弱小的民族，他们尚未成熟或者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状态下。他们的诗歌当然要去服务于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维护好民族自身的存在。上帝保佑，俄罗斯并不处于类似的环境中，它既不弱小也不奴役其他民族，它用不着为自身存在而担惊受怕，用不着死死地固守着独立性，它甚至可以去爱那些能指出它缺点的人。

我们还是回到普希金的话题来吧！有人问，他是否能称之为与莎士比亚、歌德和其他大艺术家相提并论的诗人？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谈，但他创造了我们诗歌的文学的语言，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只需沿着他的才智所开辟的道路前进就可以了。从我们以上所说的话中，你们已经可以相信，我们不会同意那些当然是好心肠人的意见。他们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俄罗斯的标准语，而只是民众和其他一些慈善机构为我们创造的。我们反对这种说法，在普希金创造的语言里我们看到的是所有生命力的条件：俄罗斯的创作、俄罗斯的相容性，在这壮丽的语言中它们严谨地融合在一起。普希金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俄罗斯艺术家，的确如此，俄罗斯的！他诗歌的核心本质、所有特性正是和我国人民的特点本质相一致的。

一切正是这样……但是我们能否有权利称普希金为世界级的民族诗人呢？（这两种表达法往往是相吻合的）就好比我们这样称呼莎士比亚、歌德、荷马一样呢？

普希金还不能与他们完全相提并论。我们不该忘记：他孤身一人却必须去做两项工作，在其他国家具有相隔整整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来完成的。这两项工作分别是：创立语言和造就文学，再加上残酷的命运又增加了他的负担，命运之神几乎是幸灾乐祸地对我们的天才穷追不舍，把他从我们身边夺走，当时，他未满37岁……可是，我们不去局限在这些悲剧的偶然性上，正因为这种偶然性，也就富有悲剧色彩。我们从黑暗中再返回光明，再来谈谈普希金的诗歌。我没有篇幅和时间一一列举他单独的作品，别人会把这件事做得更好。我们仅仅想指出，普希金在自己的创作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典型例子、典型形象（这是天才人物的又一无可置疑的特点，它们仍将在我们以后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请你们只要回味一下《鲍里斯·戈都诺夫》中小酒馆的场面、《格罗欣村的编年史》等便可以了。而诸如毕明以及《上尉的女儿》中的主要角色，难道不就证明了他心目中的过去同样存活在今天，存活于他所预见过的未来。

然而，普希金终未逃脱诗人艺术家、创业者所共有的结局。他感受到了同时代人对他的冷漠，以后的几代人离他就更远了；不再需要他，不要以他的精神来教育自己。直到前不久我们才渐渐看见重新着手读他诗歌的局面……我们已经指出了一个值得庆幸的事实，青年人重又回头阅读、研究普希金了，但我们不能忘记，好几代人延续不断地从我们眼前经过，在他们看

来，普希金的名字也就像其他名字一样总会被人遗忘。我们也不想过分怪罪于上几代人，我们只想扼要说明，为什么这种遗忘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也不该不为回归诗歌的境况感到欣慰。我们特别高兴，是因为我们的青年人回头阅读，并不是像那些追悔莫及、万念俱灰、被自己的失误拖得精疲力竭的人那样寻找着他们曾经抛弃的避风港和安身处。我们很快就发现，这种回归是满足的表现，尽管只有一点满足。我们还找到了以下情况的证据：某些目标，不管是被认为可以达到，还是必须达到的，都是在于把一切与生活无关的东西清除掉，把生活压缩在唯一的轨道上运行，于是，人们承认这些目标达到了，未来又会预示向其他目标进取。然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以普希金为主要代表的诗歌在社会生活众多合法现象中占有自己一席合法的地位。曾几何时，美文学几乎成了再现当时生活唯一的方式，但接着又完全退出生活舞台……美文学当时的范围过于宽大，而诗歌又被压缩到几乎等于零。诗歌一旦找到了自己自然的界限，便会永远巩固住自己的地盘。在老一代的，并不是老朽的导师的影响下，我们坚信，艺术的规则、艺术的方法又会起作用，谁精通这些呢？也许会有某位新的、尚无人知晓的、超过自己导师的天才问世，他完全可以无愧于世界级民族诗人这一称号。这个称号我们还没决定赋予普希金，但也不敢从他身上剥夺去。

无论如何，普希金对俄罗斯的功绩是伟大的、值得人民感激的。他把我们的语言进行了最后的加工，以至于使它在文字的丰富性、力度感、形式美方面甚至得到了国外语言学家的首肯，几乎被认为继古希腊语之后的第一流语言。普希金还用典型形象、不朽的音响影响了整个俄罗斯的生活风尚，最终是他第一个用强劲的大手把诗歌这面旗帜深深地插入了俄罗斯大地。如果在他去世后，论战掀起的尘土暂时遮盖住了这面光辉的旗帜，那末今天尘土已开始跌落，由他升起的常胜大旗重又辉耀高空。发出光辉吧，就像矗立在古老首都中心位置的伟大青铜圣像一样；向未来的一代又一代人宣告吧，我们有权利被称为伟大的民族，因为在这一民族中诞生了一位和其他伟大人物一样的人物：正像人们一提起莎士比亚，则所有刚识字的人都必然会想成为他的新读者。我们同样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后代都怀着爱心驻足在普希金的雕像前理解这种爱的意义。这样也就证明，他像普希金一样成了更俄罗斯化、更有教养、更自由的人了！女士们、先生们，这最后一句话请你们不必惊奇！在诗歌里蕴含着解放的力量，因为这是一种高昂的道德力量。我们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甚至那些至今仍不想读我们诗人作品的平民百姓们的儿女也会明白，普希金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他们会自觉地反复念叨一直在我们耳际回响的喃喃自语声：“这是一座为导师而立的纪念像！”

【简析】

《普希金纪念像揭幕致词》是屠格涅夫 1880 年作的悼念性演讲，充分表达了他对普希金的思念和无限崇敬。他赞美普希金在文学上的不朽功绩，“是我们第一位诗人艺术家”；还赞美了普希金在语言上的成就，使俄语成了“继古希腊语之后的第一流语言”。演讲最后一句“这是一座为导师而立的纪念像！”嘎然而止，既紧扣本题，又引人思考。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17～1895）

美国著名废奴主义者、政治家、作家。母亲是个黑奴。道格拉斯 15 岁时，被卖给巴尔的摩一家船商，6 年后逃到马萨诸塞州。后来，他投身废奴运动，被聘为反奴隶协会讲师。他曾周游英国、爱尔兰等地作反奴隶制宣传。1845 年，回国创办《北极星报》，积极鼓吹反对奴隶制度。美国南北战争以后，主持《新国民世纪》杂志，后曾任美国驻海地公使。

谴责奴隶制的演说（1854年7月4日）

公民们，请恕我问一问，今天为什么邀我在这儿发言？我，或者我所代表的奴隶们，同你们的国庆节有什么相干？《独立宣言》中阐明的政治自由和生来平等的原则难道也普降到我们的头上？因而要我来向国家的祭坛奉献上我们卑微的贡品，承认我们得利并为你们的独立带给我们的恩典而表达虔诚的谢意么？

为了你们，也为了我们，我真希望这几个问题能有肯定的回答！要是我的任务不至如此繁重，我的担子不至这样压人该有多好！然而，有谁会这样冷若冰霜，以至民族的同情心也难温暖他的心？有谁会这样顽固不化，对于感恩的要求毫无反应，居然不愿满怀感激地承认独立给我们带来的无价恩惠？有谁会这样麻木不仁，这样势利，在四肢解除奴役的锁链之后，仍不愿为国庆节献上颂歌？我并非这种冷漠的人，处于这种时候，哑巴也要侃侃而谈，跛者都会如鹿踊跃。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我是怀着一种与你们截然不同的凄凉心情来谈及国庆的。我并不置身于欢庆的行列，你们的巍然独立只是更显露出我们之间难以度量的差距。今天，不是人人都像你们一样为幸福而欣喜。你们祖先留下的公正、自由、繁荣和独立的丰厚遗产是由你们在享用，而没有我们的份。阳光给你们带来了光明和温暖，给我们带来的却是鞭挞与死亡，这个7月4日是你们的而不是我们的。你们可以高兴，我却只能悲伤。把一个身带镣铐的人拖进宏伟而灯火辉煌的自由宫殿，并要他与你们同唱欢乐颂歌，这简直是非人道的嘲弄和亵渎神明的讽刺。公民们，今天要我在此发言的目的也是为了嘲笑我？如若真是那样，那么被嘲笑的也有你们自己。我不禁奉劝你们，不要重蹈巴比伦王国的覆辙，这个罪恶滔天的王国最终被上帝一息吹塌，埋入废墟，永世不得复生。今天，我又要唱一唱那个历受剥削、惨遭蹂躏的民族哀歌了。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歌唱，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我们怎能在异邦唱耶和華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们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左手忘记技巧；我们若不纪念你，宁可舌头贴于上膛。”公民们，在你们举国同庆的欢声笑语中，我听到了千百万人的悲号！他们昨天的沉重锁链在你们今朝的欢呼声中更显得令人难忍。今天，假如我忘记这一切，假如我没有忠实牢记那些流着血的孩子们的悲哀，我宁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忘记他们，将他们的冤屈轻易抛在脑后，去追随国庆颂歌的主旋律，就意味着最最令人愤慨和震怒的叛逆，这将使我在上帝和世界面前都成为罪人。请注意，公民们，我的主题是美国的奴隶制。我要从奴隶的角度来看今天和它的民众性，我要和美国的黑奴站在一起，把他们的冤屈当作我自己的冤屈，以我的灵魂担保，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在我看来，美国的声望再没有比这个7月4日更低下，行径更卑劣的了！无论我们对照过去的宣言，还是比较当今的声明，美国的实际行为看来是丑陋的，令人厌恶的。美国的过去是道貌岸然，今日是道貌岸然，将来依然会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今天，同上帝和被压迫的鲜血淋漓的奴隶站在一起，我要以忍辱受屈的人权的名义，以披枷带镣的自由的名义，我敢用最最严厉的口吻责问并唾弃一切使奴隶制得以生存的东西——美国的罪孽与耻

辱！“我决不闪烁其词，我也决不宽恕原谅。”我要竭力使用最最犀利的语言，但决不让片言只语刺伤那些不因偏见而丧失公正的人们，或是那些并非真心拥护并将会否定奴隶制的人们。

可是我仿佛听到听众中有人在说：正因为你们以这种口气议论奴隶制，所以你同你的废奴主义兄弟不能在公众心目中留下良好印象，倘若你们多一些辩论，少一些斥责，多一点规劝，少一点非难，你们的事业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得多。然而，我以为根本毋须争辩，一切昭然若揭。在反对奴隶制的纲领中有哪一条你们还需要我辩论？有哪一部分内容美国公民还需要解释呢？难道用得着我来证明奴隶也是人？这一点是早已明明白白，无人置疑了。奴隶主本身在他们统治的法律条文中也已承认这一点。当他们惩罚违法的奴隶时业已承认了他们也是人。在弗吉尼亚州，就有七十二种罪名可以判处一个黑人的死刑，不管他是怎样的清白无辜，而其中能判处白人罪犯以同样的刑罚的只有两项。这不正承认奴隶也是有德性、有智慧、可信赖的人吗？奴隶们都具有人的健全功能，这也是无人置疑的，南方的法典中有禁止奴隶读书写字的条文，违者罚款并施以酷刑，这一事实不也是例证？如果你们能指出，在适用于牲畜的禁令中也有不准它们读书的规定的规定的话，我就答应来辩论一下奴隶是不是人的问题。甚至街上的狗、空中的鸟、山上的牛、水中的鱼、地上爬的虫都能区别奴隶与野兽，难道还需我向你们证明奴隶也是人吗？

够了，今天所说的已足以肯定，黑种人也同样是人。如今，我们黑人耕耘、播种、收割，使用一切机械工具，我们盖房、建桥、造船、开采各种矿藏：金、银、铜、铁与黄铜，如今我们黑人也读书，能写会算，担当了职员、商人和秘书工作，我们中已不乏律师、医生、牧师、诗人、作家、编辑、演说家、教师；如今我们黑人也能和别的人种一样从事各种事业，在加利福尼亚州淘金、在太平洋上捕鲸、在山坡上放牛牧羊；我们也同样地生活、旅行、工作、思考、计划，生活在有丈夫、有妻儿的家庭；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承认并信奉同一个基督，同样热爱生命，追求永生。在这种情况下，还非要我们证明黑人也是人，岂非咄咄怪事？

你们是要与我争辩“人类是否应当享有自由”，还是要我辩解“人类是否是他们本身的主人”？这些问题你们自己早已经告白天下了，用得着我来贬褒罪恶的奴隶制吗？对于共和国这难道还成为问题吗？奴隶制的是非问题，还如同对付以公正的原则难作判断的、晦涩而棘手的麻烦，需要靠逻辑和推理来解决吗？如果我今天还要当着美国人的面，把讲话分成甲、乙、丙、丁，每项再分成1、2、3、4，从相对、绝对、否定、肯定各个角度来证明人有享受自由的天生权利，那在人们眼里，我成了什么样的人了？这样做既是显示了我的荒唐，也是对你们理解力的侮辱。苍天之下，没有一个人愿成为奴隶制的牺牲品。

奴隶制将人当作牲畜，剥夺他们的自由，逼迫他们无偿劳动，使他们的子孙不识自己的叔伯长辈，他们挨棍棒，受鞭笞，皮开肉绽，奴隶主用镣铐缠住他们手脚，像猪狗般地伤害他们，还要将他们拍卖，害得他们妻离子散，天各一方。还要砸他们的牙齿，将他们在火中烤灼，用饥饿迫使他们归顺于自己的主人。难道还要我去争辩这一切都是大逆不道的吗？还要我来说明这被玷污了的淌着血的奴隶制是极其错误的吗？不！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的时间与精力应当花在值得花的事上，而不能浪费在这种无谓的争辩中。

那么，剩下的还有什么需要争论的呢？难道去争辩说奴隶制度不合神

意，不是上帝创立的，我们的神学博士们搞错了吗？凡心中有不人道的亵渎神明的思想，就不可能敬仰神明。谁要驳斥这种观点，谁就可以亵渎神明。我可不会这样，争论这个问题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事到如今，不能再寄希望于辩论，而是应该烧融我们的镣铐。哦，要是我有神力，能站到我们民族的耳旁，今天我会让辛辣而尖刻的嘲笑冲出我胸膛，将愤懑的痛斥、令人羞惭的讥讽和严厉的谴责一起冲入这耳腔。我们需要的不是火光而是烈焰！和风细雨已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要的是电闪雷劈！我们要的是风暴、狂飙、地震！要激起民族的感情，唤起公众的良知，杜绝我们民族不体面的行为，揭露国家的伪善，将它亵渎上帝和人类的一切罪行公布于众并严加痛斥。

7月4日对于美国的奴隶意味着什么？让我来回答吧。对于长期遭受压迫凌辱的奴隶，7月4日是一年中屈辱和残酷的一天。对于他们来说，你们今天的庆祝活动仅是一场欺骗，你们吹嘘的自由只是一种亵渎的放肆，你们标榜的民族伟大充满骄横自负，你们的喧闹声空虚而毫无心肝，你们对暴君专制的谴责无异于厚颜无耻的言辞，你们所唱的自由平等的高调更是虚伪至极，是对这些口号本身的嘲弄。你们的祈祷与圣歌，你们的布道与感恩，连一切宗教游行与典礼，仅仅是对上帝的装腔作势的信奉，是欺骗，是诡计，是亵渎和伪善——是给罪恶勾当蒙上的一层薄薄的纱巾，这些即令对一个野蛮人的民族来说，也是奇耻大辱的民族，然而世上没有野蛮人。当今世界再也找不到哪个民族能干出比美国人的行为更骇人听闻、血迹斑斑的事了。

到你走得到的一切地方去吧，尽你的能力去寻找吧，纵然涉足旧世界所有的君主国与专制国家，穿越整个南美洲，搜寻一切社会弊病，当你最终面对美国的日常现实时，你终于会与我异口同声地讲：说到令人发指的暴行和恬不知耻的伪善，美国真是举世无双的了。

[简析]

《谴责奴隶制的演说》，是道格拉斯在1854年7月4日，参加纽约州罗彻斯特市举行的国庆节庆典时，发表的一篇废奴演说。当时，美国北方各州的废奴主义者成立了共和党，更广泛地开展废奴运动，与南方各州维护奴隶制势力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在此形势下，道格拉斯充分列举奴隶制的罪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本人及自己母亲都曾沦为奴隶，深受奴隶制残酷的蹂躏，所以这篇演说慷慨激昂，充满深情，深深地打动了听众。这篇著名的废奴演说对组织民众、深入开展废奴运动，都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

英国作家。1837年发表《匹克威克外传》，1838年和1839年先后完成长篇小说《奥利弗·退斯特》和《尼古拉斯·尼可贝》。1842年到美国旅行后，发表《美国札记》和长篇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五十年代前后，接连写出长篇小说《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荒凉之屋》、《艰难时世》等。1859年完成长篇小说《双城记》。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

在访美前送别宴会上的讲话（1867年11月2日）

勋爵们，女士们和先生们：

我能向你们说的任何感激之词，都无法表达我蒙此盛会接待时的感受，也丝毫不能向你们表明，主席热情洋溢的讲话和你们对其所持的赞同态度，已多么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上。〔喝彩声〕但是，由于这两者的力量强烈震撼了我平日在听众面前所有的镇静，所以我想你们可能将发现，我的演说受到了一些影响，缺少华丽的辞藻，但感情真挚。〔热烈喝彩〕说我要热忱感谢你们，等于什么也没说；说我将对此美好情景永志不忘，等于什么也没说；说它使我激情奔放——不仅由于现在感到自豪与荣耀、更由于想到它将永远留在我最亲爱的人们的记忆中——等于什么也没说。只感到这里的一切实在太隆重了，我现在甚至觉得痛苦。墨丘提奥的胸前为敌人之手重创时，曾这样形容自己的伤口：“它没有井深，没有教堂的门宽，不过已经够了，足以说明情况。”我的胸前刚刚为友人之手重创，我可以这样形容我的伤口，它比无底的海还要深，比整座教堂还要宽。〔喝彩声和笑声〕我不妨再补充一句：它现在几乎把我压得说不出话了。

勋爵们，女士们和先生们！在文学界及其他姊妹艺术界、特别是绘画界的专家、教学中，不乏我最老、最真挚的明友。今晚他们来了这样多，要是我不为之激动，要是面对这个有代表性的卓越群体，我的心还能够不颤抖，我就该已超凡入圣，可惜我确实还是凡人。〔喝彩声〕我希望能把与我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我身边的这次聚会，看成他们所作的一种证明，即他们相信我看管下的艺术事业一直是安全的，〔喝彩声〕他们认为它从来没有受过我的欺骗。〔再次喝彩〕我愿望在这里声明，从我执笔写作的最初时刻起，到我引以为荣的今天晚上止，我一直力求忠实于我的事业。假如我不曾这样做，那么你们刚才洪亮的欢呼声就只会成为一种对我十分严厉的谴责。〔热烈欢呼〕我毕生不懈地追求的是，一方面，决不把它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另一方面，也决不许别人以任何借口或理由来轻贱它；有时我自视过高，竟然希望我能让它在英国的社会地位比我所看到的高一些。同样，我相信——这绝非自以为是——我能把今晚广泛地代表着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地位的公众在此的聚会，看作一种表示：公众相信，我虽有缺点和不足之处，但作为一个作家，我始终全心全意地力求忠实于他们，就像他们始终忠实于我一样。〔大声喝彩〕

所以我感到今晚在这里有责任向文艺界朋友和外界人士谈两点看法。我以前不时听人谈论过一些排外的文艺小组、小集团和派系，听说过要扶某人上去、拉某人下来，有些人是铁杆追随派，有些人是铁杆怀疑派、还有些固体互相吹捧。我知道它们是前进道路上凶恶的拦路虎。我开始踏上这条道路时，还很年轻，没有权势，没有金钱，没有同伴，也没有引荐人或顾问，但我仍应在此说明：我还从未碰到过这号人物。〔喝彩声〕

我以前的确听到过不少议论，大意是说英国人不大喜欢或不喜欢为艺术而艺术，说他们不大愿意对艺术家的劳动表示感谢或敬意。我的亲自经验却一直与此相反。〔再次喝彩〕关于我的同胞们，我可以这样评论，不过关于我的国家，我不能作这样的评论。

女士们和先生们！现在的话题要转到你们今晚给我以殊荣的直接理由上来，不过我再度访问美国的事情，说起来很容易，也很简单。我上次去过那

里以后，在美国已出现一代新人，而我的大多数最出名的书也是在我上次访美后问世的。新的这代人接触了我的那些书。许多一直广泛阅读我的著作的人，终殊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即我应该去对自己的书作番解释。这个愿望先通过公开渠道向我转达，后又逐渐被大量以个人名义和联名写来的信所强比。这些信都以热烈、朴实、亲切和诚挚方式表示对我个人很感兴趣，我几乎说成是对我个人的钟爱，〔喝彩声〕对此深情，我要是不珍惜，那就未免太麻木不仁了，你们一定会同意我这个观点的。这压力一点一点地变得十分巨大，所以我明知查尔斯·兰姆说过“我的家神扎了极深的恨”，却把它们连根拔了出来。下星期的今天，我这时已在海上了。我自然很想亲眼看看那边在四分之一世界里出现的惊人变化与进步，很想同大洋彼岸的许多忠实的老朋友握手、同从未谋面的大批新朋友相会，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去尽我最大的努力为新大陆与欧洲之间敷设第三根互通音讯和联络的越洋电缆、〔热烈欢呼〕，所以你们不难想像，我是多么兴奋。12年前，我确实没有想到自己会作眼下这样的航行。关于美利坚民族，我当时写过这样几句：“不管我雪亮的眼睛能够在他们身上挑出一些什么刺来，但我十分清楚地知道，他是一个和善的、富有同情心的、慷慨大方的伟大民族。〔喝彩声〕我怀着这样的信念，再次去看望他们；但愿明年春天我将怀着同样的信念从他们那里回来；怀着这一信念，至死不渝！”

[简析]

《在访美前送别宴会上的讲话》是狄更斯于1867年11月再度访美前在友人为他举行的送别宴会上的演说。整个演说风趣活泼，情真意切，可谓传世名篇。

文德尔·菲利普斯（1811～1844）

美国废奴运动领导人之一，著名演说家。出身波士顿名门。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冲破家族阻挠，投身废奴事业。1836年与废奴运动领袖哈里森（1805—1879）相识，两人结为知己，从此并肩战斗。常为废奴主义报刊《解放者报》撰文，抨击南方奴隶制，主张全国与蓄奴州决裂，批评林肯总统在解放奴隶问题上迟疑不决。1865年当选全美反奴隶制协会主席，为废奴事业尽心竭力，被誉为“具有钢铁般的意志，把过人的毅力和最纯洁的信念结合于一身的人”（马克思语）。

洛夫乔依之死（1837年12月8日）

洛夫乔依 不仅是在捍卫新闻自由，而且是在自己的报馆拿起武器的。这样做维护了公民权。袭击他的人才违反了法律，践踏了法律。刚才发言的那位先生使用了“暴民”这个词。说得真不错！我们作为倾茶者的后代的确具有非凡的忍耐力！但是，那些“讲秩序的暴民”集结在各州倾毁茶叶时，他们抵抗的不是法律，而是那些非法的法令。那些把茶叶税和印花税称作法律美国人应该感到可耻！我们先辈所反抗的并不是国王的特权，而是国王的擅权。谁要是想找出其他什么解释，那就必须颠倒我国革命的历史。本州历史档案中有约翰·亚当斯的许多论辩资料，它们证明了英国国会制定那些税收均属违宪和越权。在尚未理解这一点以前，新英格兰人民已纷纷拿起武器。英国议会所展开的辩论成了这场较量的先声，并鼓励了这场较量。因此，把先辈的业绩描绘成为群氓蜂起、为有权抵制我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开了先例，这样做是对先辈历史的侮辱。那时和现在固然都有群情激奋，但两者之间的区别非常简单：那时人们所努力争取的是法律所保障的种种权利，他们奋起而维护的是本省的法律和宪法；现在的闹事者却一味追求个人意志的渲泄，而不管这些意志是否正确。各位，当我听到刚才那位先生力陈要点，将奥尔顿的谋杀者与奥蒂斯、汉考克、昆西和亚当斯相提并论时，我想，那些画像上的人物（用手指着大厅四周挂着的肖像画）也会开口厉声斥责那个不肖的美国人，那个诋毁中伤死者的人。那位先生说什么如果他斗胆否定那些决议原则，他就变得渺小了。各位，站在这多少虔诚的清教徒为之献身、浸透着无数爱国者鲜血的国土上，我多么希望大地开裂，把那位先生连同他的种种不齿观点吞噬下去。

有些人似乎认为，从发生争端时起，奥尔顿一定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状态。根本没有。一位跟洛夫乔依志同道合的目击者说：“整个骚乱过程中，直到接到市长命令之前，我们没有一个人动用武器。”在洛夫乔依停止呼吸之前，无政府主义从没能够在这个忠于法律的城市中落脚生根。由洛夫乔依所体现的法制一直在反对它的敌对力量，维护自身的价值。可是他倒下了，于是公民权遭到了践踏。“他立足于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他求助于法律；他声明受到公民权的保护；他在宪法的广泛保障下寻求庇护。此后，他被子弹击中了，他倒下了。他只是这场共同灾难的受难者之一。”他向往那面自由的旗帜，并在它的怀抱中寻找保护。他倒下时，鲜血染红了旗帜上光荣的群星和横条；那星条是自由制度的象征，围绕着它，凝聚着多少振奋人心的回忆。

有一种说法，也许并非出自故意，说首先开枪的是洛夫乔依和他的同伴。这一说法已被最了解情况的人们所否定。首先开火的是暴徒。只是在两次受到火力攻击后，报馆大楼里的人经过商量，才开始予以相当谨慎的回击。即便假设是他们开的第一枪，他们也完全有权这么做。每个公民都有权保卫自己。每个公民长官更是有权抵御暴力。即便是洛夫乔依开的第一枪，这也丝

生于1802年。1833年创办《圣路易斯观察家报》，强烈谴责奴隶制。1836年不顾该市头面人物联名恐吓，披露黑人水手被焚实情，并申明自己有发表观点的自由。1837年被迫迁至奥尔顿市，同年在保卫报馆时被害。

参见本书收录的皮特的演说。

四人均均为波士顿倾茶事件领导人。

毫不会影响我们对他的同情，丝毫不会损害他作为捍卫新闻自由的烈士所享有的英名。全部问题在于，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那些1770年3月5日倒在英王街上的人们所做的一切，远甚于洛夫乔依备受指控的内容。为一些不过尔尔的争吵，他们首先发起攻击，把一切能捡到的东西砸向英军。但是，这有没有使汉考克和沃伦对他们的赞美之词逊色丝毫呢？两位先生在追忆那段历史时对那些人大加称颂，欢呼他们是美国自由进程中最早的先烈。各位，倘若遵循所谓和平准则，我也许会为今天的情形悲叹痛悼。然而，我希望你们——凡是和我一样对官长执法的权力和责任确信无疑的人们和我站在一起。让我们把某些人的举动斥为可耻的虚伪，尽管他们年复一年每逢7月4日也聚集起来纪念美国革命。让我们一起诅咒那些苍白无用的溢美之词。否则，我们对洛夫乔依的纪念将蒙受耻辱。为了保卫生命，捍卫自由，保护财产和维护新闻自由，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经历了那个可怕之夜后，我别无它憾。只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公民的权威竟会变得如此软弱，以至于一个公民不得不用武器保卫自己，而连这样的保卫也失败了。有位先生说什么洛夫乔依自以为是，轻率鲁莽，死得极其愚蠢。还有，本市一位受人尊重的牧师竟然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公民都无权发表与社会不相一致的言论！如果一个暴徒听从了这种言论并犯了罪，那个公民就必须对此负责！因此，他必须等待，一直等到人们觉悟过来并同意他的观点！这位对自由的诽谤者还喋喋不休地说，我们所向往、所必需的言论权是邪恶，一种与共和制度不可分离的邪恶！如果真是那样，我们还要那些制度干什么？我们宁愿要那种苏丹式的专制国度，在那儿，人们至少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而不愿要这种多头怪兽般的暴民专制，因为在这种专制下，我们全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直到有一天，我们中间的一位公民为了向它挑战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根据那位牧师的荒谬言论，用来制止新闻机构的陋习的不是法律，却是对暴徒的畏惧。这种做法不仅剥夺了个人和少数人的权力，同时也剥夺了大多数人的权力，因为大多数人表达的意见有时也会激惹起少数人的骚动。极少数人同多数人一样，都可以形成一群暴徒。因此，作为基督徒的大多数人，他们无权渲泄情绪或发表观点，因为这样做很有可能形成暴徒之势！休·彼得斯和约翰·科顿的在天之灵啊，请把我们从那些布道中拯救出来吧！

我们要无所顾忌地声明：在美国大地上，新闻必须自由！主张这样的自由难道超前了吗？难道因为某些团体不喜欢，人们就没有权利提出这样的主张吗？是难以此诋毁自己的国家？正是因为这一点，洛夫乔依应该得到更多的称颂。当年，那项有争议的权利——无代表也可对之征税的权利——引发了一场革命。可是，那种权利根本不能同洛夫乔依为之献身的权利同日而语。简言之，先生们，思想高于金钱；洛夫乔依终生奋斗的事业高于单纯的税收问题。奥提斯曾经在这个大厅里厉声严辞，因为国王坚决不肯在金融问题上让步。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他那充满义愤的雄辩之辞竟使英国迫不及待地要封住他的嘴。那个引发革命的问题也涉及了我们公民的利益。它使我们认识

指“波士顿惨案”：驻扎在该市的英军开枪打死5名北美人士。

均为新英格兰清教徒领袖，后者为波士顿第一所教堂的牧师（1633~1652）。

英国议会中没有北美殖民地代表，便英国诡称有权对之征税。

马萨诸塞州律师，反对英国对北美征税，后成为美国革命领袖之一。

到，我们不仅仅是公民，更是代代相传的人。政治家们经常说，全然听从命运的安排，要么得到拯救，要么失落沉沦。不单是政治家，这还是来自布道讲坛的告诫，是我们信仰的发展必然。

主席先生，我由衷地感激在奥尔顿奋起抵抗的那一小队勇敢的人们。我们必须记住，洛夫乔依从一个城市移到另一个城市，然后又极其忍耐地经受了三台印刷机被毁之难。最后，他同他的友人们进行了商议。他的朋友们充满坚强的个性，具有经过考验的诚挚品质，富于广博的见识，坚持基督原则。他们认为一场危机已经来临，坚持和维护权利的时候到了。但环视四周，他们见到的不是象我们这样具有稳定的习惯传统和成熟个性的人，而是一群“软弱之辈，骨子里缺乏成熟的坚定气质。”那些早期各州人们的后代，一旦看不见新英格兰的山峦，就似乎忘记了先辈用鲜血和磨难换来的原则。必须有所作为，向他们表明新闻自由的无上价值，为他们匡正那些莫衷一是而混乱的思想。洛夫乔依和他的顾问们所面临的就是这么一群人：他们象醉汉一样摇摆不定，对自己的权利漠不关心，情感心绪极其混乱；他们对任何辩论充耳不闻，或许需要猛击一掌方能变得清醒一点。洛夫乔依意识到了我们至今难以评判的东西，就是抵抗的必要性。遭到蔑视的法律呼唤着它。而急趋颓落的公众舆论必须坚决予以遏制。

当今的事件难道不是已经说明洛夫乔依的判断是对的吗？倘若人们纠缠于细微末节，整个民族又怎么可能奋起崛起？因此，象在 1776 年和 1640 年那样，人们又开始议论原则，注重气质，寻找自身价值了。或许，我们能在面临危急的灾难之前清醒过来。

[简析]

本篇是为悼念杰出废奴主义战士、报刊编辑洛夫乔伊而作。演说者慷慨激昂、义愤填膺，把悼念洛夫乔伊同捍卫新闻自由和捍卫法律尊严联系起来，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他的思想反映了正在形成的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他谴责当时的自由资产阶级，称他们为因循守旧、苟且贪生的“庸人”。认为必须否定受理性主义、基督教和人道主义的影响而日趋没落的西方文明，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创造新的价值。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和对生活的“肯定”态度。强调进化即权力意志实现其自身的过程，人生的目的在于发挥权力、“扩张自我”。尼采曾在波恩大学和莱比锡大学攻读神学和古典哲学，后长期在瑞士巴塞尔大学任古典哲学教授。精通古希腊罗马演说术，主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以及《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道德的世系》等。

命运与历史（1862年春）

如果我们能够用无拘无束的自由目光审视基督教学说和基督会史，我们就一定会发表某些违背一般观念的意见。然而，我们从婴儿开始就被束缚在习惯与偏见的枷锁里，童年时代的印象又使我们的精神无法得以自然发展，并确定了我们的秉性的形成，因此，我们如若选择一种更为自由的观点，以便由此出发，对宗教和基督教作出不偏不倚，符合时代的评价，我们会认为这几乎是大逆不道。

试图作出这样一个评价，可不是几个星期的事，而是一生的事。

因为，我们怎么能够用青年人苦思冥想的成果去打倒在两千年之久的权威和破除各个时代有识之士的金科玉律呢？我们怎么能够因幻想和不成熟的观点而对宗教发展所带来的所有那些深深影响世界历史的痛苦与祸福置之不理呢？

要想解决几千年一直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这纯粹是一种恣意妄为：推翻只把追随有识之士的信念的人抬高为真正的人的观点，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主要成果一无所知却要把自然科学与哲学统一起来，在世界史的统一和最原则的基础尚未向精神显露自己的时候最终从自然科学和历史中提出一种实在体系。

一无指南针，二无向导，却偏偏要冒险驶向怀疑的大海。这是愚蠢举动，是头脑不发达的人在自寻毁灭。绝大多数人将被风暴卷走，只有少数人能发现新的陆地。那时，人们从浩瀚无垠的思想大海之中，常常渴望着返回大陆：在徒劳的冥想中，对历史和自然科学的渴望心情常常向我袭来！

历史和自然科学——整个以准时代遗赠给我们的奇异财富，预示我们未来的瑰宝，独自构成了我们可以在其上面建造冥想的塔楼的牢固基础。

我常常觉得，迄今为止的整个哲学，多么像是巴比伦一座宏伟塔档；高耸入云乃是一切伟大追求的目标；人间天堂何尝不是这样。民众中极度的思想混乱就是没有希望的结局；倘若民众弄明白整个基督教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势必会发生巨大变革；什么上帝的存在，什么永生，什么圣经的权威，什么灵感，等等，都将永远成为问题。我曾经试图否定一切：啊，毁坏易如反掌，可是建设难于上青天！而自我毁灭显得更为容易；童年时代的印象，父母亲的影响，教育的熏陶，无不牢牢印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以致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凭理智或者纯粹的意志是不那么容易消除的。习惯的势力，更高的需求，同一切现存的东西决裂，取消所有的社会形式，对人类是不是已被幻想引入歧途两千年的疑虑，对自己的大胆妄为的感觉——所有这一切在进行一场胜负未定的斗争，直至痛苦的经验 and 悲伤的事件最终再使我们的心灵重新树起儿童时代的旧有信念。但是，观察这样的疑虑给情感留下的印象，必定是每个人对自己的文化史的贡献。除了某种东西——所有那些冥想的一种结果之外，不可能会有其他东西铭刻在心了，这种结果并不总是一种知识，也可能是一种信念，甚至是间或激发出或抑制住一种道德情感的东西。

如同习俗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一种思想流派留下的结果，道德是一般人类发展的结果。道德是我们这个世界里一切真理的总和。在无限的世界里，道德可能只是我们这个世界里的一种思想流派留下的结果而已；可能从各个世界的全部真理结论中会发展起一种包罗万象的真理！可是，我们几乎不知道，人类本身是否不单单是一个阶段、一个一般的、发展过程中的时代，

人类是不是上帝的一种任意形象。人也许仅仅是石块通过植物或者动物这种媒介而发展起来，不是吗？人已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吗，而且其中不也包含着历史吗？这种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难道永远不会有尽头？什么是这只巨大钟表的发条呢？发条隐藏在里面，但它正是我们称之为历史的这只巨大钟表里的发条。钟表的表面就是各个重大事件。指针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从不停歇地走动，12点钟以后，它又重新开始新的行程；世界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人作为那种发条不能承载起内在的博爱吗？（这样两方面都可以得到调解）。或者，是更高的利益和更大的计划驾驭着整体吗？人只是一处手段呢还是目的呢？

我们觉得是目的，我们觉得有变化，我们觉得有时期和时代之分。我们怎么能看到更大的计划呢？我们只是看到：思想怎样从同一个源泉中形成，怎样从博爱中形成，怎样在外部印象之下形成；怎样获得生命与形体；怎样成为良知、责任感和大家的共同精神财富；永恒的生产活动怎样把思想作为原料加工成新的思想；思想怎样塑造生活，怎样支配历史；思想怎样在斗争中相互包容，又怎样从这种庞杂的混合体中产生新的形态。各种不同潮流的斗争浪涛，此起彼伏，浩浩荡荡，流向永恒的大海。

一切东西都在相互围绕着旋转，无数巨大的圆圈不断地扩大。人是最里面的圆圈之一。人倘若想估量外面圆圈的活动范围，就必须把自身和邻近的其它圆圈抽象化为更加广博的圆圈。这些邻近的圆圈就是民族史、社会史和人类史。寻找所有圆圈共有的中心，亦即无限小的圆圈，则属于自然科学的使命。因为人同时在自身中，并为了自身寻找那个中心，因此，我们现在认识到历史和自然科学对我们所具有的唯一深远意义。

在世界史的圆圈卷着人走的时候，就出现了个人意志与整体意志的斗争。随着这场斗争，那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个人对民族、民族对人类、人类对世界的权利问题就显露了出来，随着这场斗争，命运与历史的基本关系也就显露了出来。

对人来说，不可能有关于全部历史的最高见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伟大的哲学家一样都是预言家，因为他们都从内部的圆圈抽象到外部的圆圈。而命运的地位还没有得到保证；我们要想认清个别的，乃至整体的权利，还需要观察一下人的生活。

什么决定着我们的幸福生活呢？我们应当感谢那些卷动我们向前的事件吗？或者，我们的禀性难道不是更像一切事件的色调吗？在我们的个性的镜子里所反映的一切不是在与我们作对吗？各个事件不是仿佛仅仅定出我们命运的音调，而命运借以打击我们的那些长处和短处仅仅取决于我们的禀性吗？爱默生不是让我们问问富有才智的医生，禀性对多少东西不起决定作用以及对什么东西压根儿不起决定作用？

我们的禀性无非是我们的性情，它鲜明地显示出我们的境遇和事件所留下的痕迹。究竟是什么硬是把如此众多的人的心灵降为一般的东西，硬是如此阻止思想进行更高的腾飞呢？——是宿命论的头颅与脊柱结构，是他们母亲的体质与气质，是他们的日常境遇，是他们的平庸环境，甚至是他们的单调故乡。我们受到了影响，我们自身没有可以进行抵挡的力量，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受了影响。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感受：在无意识地接受外部印象的过程中，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让习惯势力压抑了自己心灵的能力，并

违背意志让自己心灵里播下了萌发混乱的种子。

在民族历史里，我们又更广泛地发现了这一切。许多民族遭到同类事情的打击，他们同样以各种不同方式受到了影响。

因此，给全人类刻板地套上某种特殊的国家形式或社会形式是一种狭隘做法。一切社会思想都犯这种错误。原因是，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再是同一个人；一旦有可能通过强大的意志推翻过去整个世界，我们就会立刻加入独立的神的行列，于是，世界历史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梦幻般的自我沉迷状态；幕落下来了，而人又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与外界玩耍的孩子，像是一个早晨太阳升起时醒过来，笑嘻嘻将恶梦从额头抹去的孩子。

自由意志似乎是无拘无束，随心所欲的，它是无限自由、任意游荡的东西，是精神。而命运——如若我们不相信世界史是个梦幻错误，不相信人类的剧烈疼痛是幻觉，不相信我们自己是我们的幻想玩物——却是一种必然性。命运是抗拒自由意志的无穷力量。没有命运的自由意志，就如同没有实体的精神，没有恶的善，是同样不可想象的，因为，有了对立面才有特征。

命运反复宣传这样一个原则：“事情是由事情自己决定的。”如果这是唯一真正的原则，那么人就是暗中在起作用的力量的玩物，他不对自己的错误负责，他没有任何道德差别，他是一根链条上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如果他看不透自己的地位，如果他在羁绊自己的锁链里不猛烈地挣扎，如果他不怀着强烈的兴趣力求搞乱这个世界及其运行机制，那将是非常幸运的！

正像精神只是无限小的物质，善只是恶自身的复杂发展，自由意志也许不过是命运最大的潜在力量。如果我们无限扩大物质这个词的意义，那么，世界史就是物质的历史。因为必定还存在着更高的原则，在更高的原则面前，一切差别无一不汇入一个庞大的统一体；在更高的原则面前，一切都在发展，阶梯状的发展，一切都流向一个辽阔无边的大海——在那里，世界发展的一切杠杆，重新汇聚在一起，联合起来，融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

【简析】《命运与历史》是尼采于 1862 年春在他与朋友们创办的“格玛尼亚”文学协会上发表的演说。虽然他当时年仅 18 岁，但整篇演说却极富逻辑性，充满辩证关系，显示出了很高的演讲才能。

莱昂·甘必大（1838～1882）

法国总理（1881～1882），共和派政治家，著名律师。1868年在法庭上为共和主义者德勒克吕泽作精彩辩护，一举成名，次年提出激进的社会改革纲领，当选议员，成为共和派领袖。1870年9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普法战争中乘气球飞越普军围城防线，在外省组织抵抗。1871年1月，为抗议临时政府妥协投降而一度引退。同年7月再次当选议员，创办《法兰西共和国报》，联合温和共和派，挫败恢复帝制的阴谋，成为第三共和国奠基人之一。1879年任众议院议长，继而任总理。1882年1月下台，同年12月去世。

致阿尔萨斯代表（1873）

当我从你们手中接过这封信，我不知道究竟是哪种情感更强烈地触动我，是感激还是悲伤？这封信说明，我们有着牢不可破的团结纽带，它把法兰西大家庭的各个成员彼此联结起来。但此时此刻，唉，正如你们所说，这个大家庭却处于分裂状态。

想起那天我们以高昂的代价进行谈判，想起那次教训，以及你们给我们的最后告诫，这确实是太可怕了——我们失败了，我们从有关省份撤退了，这个结局是冷酷的，也是必然的。我感受到了你们在不得不考虑、权衡乃至延缓你们的各种希望时所经历的一切苦楚。我意识到你们我们一样，有必要告诉自己不要屈服。我也深知，你们在反复告诫自己，坚定不移乃是你们的民族特性。这一点你们做得对。啊！正是根据这一点，我们亲爱的阿尔萨斯对法兰西的统一尤其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与那种在一定时刻遗憾地损害法兰西性格的易变性、轻率性相比，阿尔萨斯是我们的优秀代表，她表明了我们拥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在外敌入侵时，她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保卫祖国，并且战斗到底。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只要阿尔萨斯没有回到法兰西大家庭，我们便有理由说法国不存在了，欧洲也不存在了。

但是时局是严峻的，而且困难重重。尤其可怕的是，如果我们只是倾听那些鼓动沙文主义精神的言词，和那些促使我们进行无谓的战斗的痛苦回忆；如果只是倾听人们诉说在这个世界中的孤立感，和回忆那些曾经压垮我们的弱点，那么我们将走向极端，从而损害我们可以更好地为之服务的事业。

我们必须考虑法兰西的现状，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状。你们不仅一直把共和制同保卫祖国联系起来，而且还把它同祖国的繁荣和新生联系起来。但在目前这一时刻，我要说，有些人对她的忠诚是出于需要，有些人是出于私利，而绝大多数明智的人则发自爱国的感情。

今天，在各种事件的压力下，在这场使我们成为受害者的大搏斗的压力下，法兰西懂得：从今以后，共和制应当被看作是复兴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共同保证。

这一伟大的成果只能通过克制和审慎的方式来取得。共和主义者只有通过节制，并向大多数持中立态度的人证明，唯独如此才能和平地、合理地建立秩序，恢复国内和平并取得进步，这样，共和国才能赢得思想上的赞同，才能调节好各种利益，并提高公众的道德水平。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并不是说我们就当指望在这一形势下实现一切目标。但是，我们必须考虑这个事实，并利用它来诱导全体人民，培养协调一致的精神，求得团结的精神，而首要的是服从和牺牲的精神。哦！要求那些被残酷抛弃的兄弟们具有服从和牺牲精神，这实在太残忍了。然而，正是由于具有了这种精神，我们才对他们提出最高的要求，既要求他们不应扰乱国家的重建工作。正因为阿尔萨斯绝大部分人已拿起武器保卫祖国，正因为你们已献出你们的子弟和财富，正因为你们已长期忍受敌人的枪弹、炮火、轰炸和勒索，所以，在这种令人不快的“和平”环境中，你们必须给法兰西人树立一个榜样：你们不会匆忙地走向极端，不会煽动对他国进行干预，

指普法战争后，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换来了短暂的和平。

而会保持法兰西人的情操。

啊！开展斗争的人们多么强烈地感到，法兰西的力量和荣誉不在别处，而在于把共和大旗变成民族的旗帜。此情此景在敦促着我们。我们要自强不息，从头开始，重整旗鼓，努力使国人认识到振兴我国的道德、科学、金融和军事力量的真正途径。当我们一步一步在各个建筑工地重新把法兰西建设起来之后，你们以为欧洲还会对此视而不见了吗？你们以为各国还会不经三思，就赞同和批准那蛮横的武力原则吗？你们以为那条粗俗的哥特格言“强权即公理”，还会留在国际法的年鉴上吗？不！不会！

让我们向欧洲保证：我们没有别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只是抓紧一切必要的时间，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达到这样一种境地——没有必要兵戎相见，人民享有属于自己的权利，因为他们感到有实力作为后盾。

但是，让我既不要过分地洋洋自得，又不要灰心丧气。

让我们把这封信——请允许我在你们送给我的这组铜雕前说说自己的感想——让我们把这封信，同激发那位艺术家和爱国者的思想联系起来。在这组雕像中，母亲把手伸向已倒下的儿女，怀中的婴儿紧紧偎倚着她；她太虚弱了，她拿不动武器，她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因此，让我们走上这条唯一的，真正怀有明智和坚定目的的人民所走的道路吧。

让我们不要谈论报仇雪仇，不要出言不逊。让我们振作起来。让我们加倍努力，以便获得我们所欠缺的、而你们赞叹不已地谈到的品质——百折不挠的耐心和始终不渝的坚韧。

我们愿意和你们一起，并象你们那样去工作，而不让君主政体的阴谋来转移我们的目标。你们可以对阿尔萨斯的兄弟们重申，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可担忧的。那种担忧非常自然地、严重地影响了你们的爱国愿望。先生们，我再说一遍，既然现在各方面的诡辩家正在断言，如果我们保持共和制就将缺少盟友，就将得不到欧洲各国政府的合作和帮助，因此，我要再说一遍，如果有这样一种政体，一个首先极端厌恶征服和吞并精神的政治体制，那它一定是共和制。除此之外，任何其他政治联合体都将导致内战和对外侵略。我们应当只有一个愿望和目标，即根除战争。我们应当重复意大利人提出的口号：“把外国佬赶出去！”

你们要相信，在这样一个坚决遵循真正民族政策的政府领导下，你们确实能有所期盼，永远不必失望。至于我，你们了解我对你们已坦露的情感；你们知道我完全属于你们。我没有其他雄心，只是仍然忠实地履行你们赋予我的职责，并视之为毕生的准则和荣耀。

[简析]

本篇为接见阿尔萨斯代表团时的讲话。其时，对德战争失败的阴影笼罩着法国，复仇心理大为盛行，共和制受到多方责难，各派势力正在激烈较量。甘必大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确立共和，振兴祖国，一致对外。通篇词恳意切，语重心长，催人奋进，是一篇优秀的政治演说。

马克·吐温 (1835 ~ 1910)

美国声名卓著的幽默讽刺作家，号称“文学界林肯”。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当过排字工、领航员、淘金工人、记者，有丰富的生活阅历。1867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时署名“马克·吐温”（领航员术语，意即“水深两，航船可顺利通过”）。在长达50年的创作生涯中，佳品迭出，包括长篇小说《镀金时代》，《汤姆·索亚历险记》，《王子与贫儿》及短篇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百万英镑》等等。

我也是义和团（1901年11月23日）

我想，要我到这里来讲话，并不是因为把我看作一位教育专家。如果是那样，就会显得在你们方面缺少卓越的判断，并且仿佛是提醒我别忘了我自己的弱点。

我坐在这里思忖着，终于想到了我所以被邀请到这里来，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让我这个曾在大洋之上飘流的不幸的旅客懂得一点你们这个团体的性质与规模，让我懂得，世界上除了我以外，还有别的一些人正在做有益于社会的事，从而对我有所启迪。另一个原因是你们之所以邀请我，是为了通过对照来告诉我，教育如果得法，会有多大的成效。

尊敬的主席先生刚才说，曾在巴黎博览会上获得赞扬的有关学校的图片已经送往俄国，俄国政府对此深表感谢——这对我来说，倒是非常诧异的事。因为还只是一个钟点以前，我在报上读到一段新闻，一开头便说：“俄国准备实行节约”。我倒是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我当即想，要是俄国实行了节约，能把眼下派到满洲去的3万军队召回国，让他们在和平生活中安居乐业，那对俄国来说该是多大的好事啊。

我还想，这也是德国应该毫不拖延地干的事，法国以及其他在中国派有军队的国家都该跟着干。

为什么不让我中国摆脱那些外国人，他们尽是在她的土地上捣乱。如果他们都能回到老家去，中国这个国家将是中国人多么美好的地方啊！既然我们并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自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那便是谢天谢地的事了。

外国人不需要中国人，中国人也不需要外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我把俄国电讯看了一下，这样，我对世界和平的梦想便消失了。电讯上说，保持军队所需的巨额费用使得节约非实行不可，因而政府决定，为了维持这个军队，便必须削减公立学校的经费。而我们则认为，国家的伟大来自公立学校。

试看历史怎样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演，这是多么奇怪。我记得，当我还是密西西比河上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曾有同样的事发生过。有一个镇子也曾主张停办公立学校，因为那太费钱了。有一位老农站出来说了话，说他们要是把学校停办的话，他们不会省下什么钱。因为每关闭一所学校，就得多修造一座牢狱。

这如同把一条狗身上的尾巴用作饲料来喂养这条狗。它肥不了。我看，支持学校要比支持监狱强。

你们这个协会的活动，和沙皇和他的全体臣民比起来，显得具有更高的智慧。这倒不是过奖的话，而是说的我的心里话。

[简析]

马克·吐温是出色的演说家，著有《马克·吐温演讲集》，以诙谐的风格和精妙的比喻著称，本篇是在纽约勃克莱博物馆公共教育协会上的演讲。

他幽默而辛辣地谴责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赞扬了义和团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揭露了沙俄企图进一步霸占中国的野心。全篇妙趣横生，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

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

巴黎公社著名的女英雄。师范学校毕业，当过教师。1870年9月革命后，加入巴黎蒙马特尔区妇女警备委员会工作，并任妇女俱乐部主任。1871年巴黎公社斗争中，她直接参加同凡尔赛反动军队作战，并女扮男装潜入敌营做策反工作，被誉为“蒙马特尔的红色姑娘”。公社失败后被捕审讯，流放到太平洋上的新喀里多尼亚岛。1880年大赦回国后继续进行反对旧制度的斗争。

在法庭上的讲演（1871年12月18日）

我不想为自己辩护，我不接受辩护！我身心都属于社会革命，并且愿意对我的一切行动负责。我要毫无保留地负起这项责任。你们指责我与杀死那两位将军的事有关系吗？当你们叫人向群众开枪的时候，假如我在蒙马特尔，我会肯定有关系的。我会毫不迟疑地亲自向发这种命令的人开枪。至于巴黎放火问题，那我的确参加了。我想树起一道火墙阻止侵入的凡尔赛分子，没有任何同犯，我的行动是自发的。

我只要求你们要象一个军事法庭的样子，你们要做出象审我的法官的举止来，别象特赦委员会那样躲躲藏藏，你们是军人，要在众目睽睽下审判，让我死在萨多利的原野上吧，我们许多战友已经牺牲在那里了。

你们一定要从社会上除掉我。你们已经接到命令这样做！好吧，共和国的委员说得对。一颗为自由而跳动的心似乎仅仅有权利要求得到一粒铅弹，因此我也要求我的一份。你要是让我活着，那么我不会停止呼吁报复，而且要向杀害我那些战友的特赦委员会的凶手们报仇。

（庭长：我必须制止你发言。）

我的话说完了……如果你不是胆小鬼，你就杀我吧。

【简析】

本篇是她出庭受审时发表的演说。她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你要是让我活着，那么我不会停止呼吁报复。”短短几百字的演说，勾勒出无产阶级英雄威武不屈的大无畏气概，谱写了一曲无产阶级的正气歌。

弗洛伊德（1856～1939）

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心理分析学派的创始人，曾创立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等学术研究团体。他把人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对立部分，认为潜意识中的所谓性本能是人的心理的基本动力。主要著作有《癔病研究》、《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等。他创立的心理分析学说，在心理学、医学、教育学、创造学领域都有重要价值。

升华——战胜命运的摆布（1930）

生活正如我们所发现的那样，对我们来说是太艰难了。它带给我们那么多痛苦、失望和难以完成的工作。为了忍受生活，我们不能没有缓冲的措施，正如西奥多·方坦所说：“我们不能没有补救的措施”，这类措施也许有三个：强有力的转移，它使我们无视我们的痛苦；代替的满足，它减轻我们的痛苦；陶醉的方法，它使我们对我们的痛苦迟钝、麻木。这类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伏尔泰在《查第格》的结尾告诫人们要耕种他们自己花园的土地，其目的就是为了转移，科学活动也是这类转移。代替的满足正如艺术所提供的那样，是与现实对照的幻想，但是由于幻想在精神生活中担负的这种作用，它们仍然是精神上的满足。陶醉的方法作用于我们的身体并改变它的化学过程……

除上述措施之外，防范痛苦还有一种方式是我们心理结构所容许的里比多的转移，通过这一转移，这种方式的功能获得了那么的机动性，这里的任务是改变本能的目标，使其不至于被外部世界所挫败。本能的升华借助于这一改变。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增加从精神和智力工作这个源泉中获得的快乐，那么他的收益是极大的。命运摆布他的力量也就小得多了。正如艺术家在创作中、在实现他的幻想中得到的快乐一样。或者像科学家的解决问题或发现真理时一样。这类满足有一个特殊的性质，将来有一天，我们肯定可以用心理玄学的术语去加以描述。现在，对我们来说，只把这样的满足形容为“高尚的和美好的”。但是这种满足的强度，与来自野蛮的原始的本能冲动的满足强度相比较是温和的，它并不震动我们的肉体。但是，这种方式的弱点是不能普遍适用于人们，它只能为少数人所用。它以人的特殊的气质和天赋为其先决条件，而这种气质的天赋在实践中是远不够普遍的。甚至对占有它们的少数人来说，这个方式也不能用来彻底防止痛苦。这个方式无法制造穿不透的盔甲来抵御命运之神的箭矢，当痛苦来自这个人自己的身体时，它常常就失去了作用。

这个过程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一个意图，即通过在内部的、精神的过程中寻求满足，来使自己独立于外部世界，在第二个过程中，这些特征甚至更显著。在这个过程中，与现实的联系更松散，满足是从幻想中获得了的，它表明幻想与现实的联系更加松散，满足幻想带来的快乐。产生幻想的那个领域是对生活的想象，当现实感发展了的时候，这个领域显然避开了现实检验所提出的要求，并为了实现那难以实现的愿望而保留下来。幻想带来的快乐首先是对艺术作品的享受——靠着艺术家的能力，这种享受甚至被那些自己并没有创造力的人得到了，那些受了艺术感染的人并不能把它作为生活中快乐和安慰的源泉，从而给它过高的评价；艺术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温和的麻醉，可以暂时抵消加在生活需求上的压抑，但是它的力量决不能强到可以使我们忘记现实的痛苦……

从这里，从我们可以接下去考虑一下有趣的情况，在这个情况中，生活中的幸福主要来自对美的享受。我们的感觉和判断究竟在哪里发现了美呢——人类形体的运动的美，自然对象的美，风景的美，艺术的美，甚至科学创造物的美。为了生活的目的。审美态度稍许防卫了痛苦的威胁，它提供了大量的补偿。美的享受具有一种感情、特殊的、温和的陶醉性质。美没有明显的用处，也不需要刻意的修养，但文明不能没有它。美学科学考察了事物的

美的条件，但是它不对美的本质和起源作任何说明，像往常一样，失败在于层出不穷的、响亮的、却是空洞的语词。不幸，精神分析学对美几乎也说不出什么话来。看来，所有这些确实是性感领域的衍生物。对美的爱，好像是被抑制的冲动的最完美的例证。“美”和“魅力”是性对象的最原始的特征。

【简析】

《升华——战胜命运的摆布》，是弗洛伊德于 1930 年作的一次演讲。他以心理分析理论，论述战胜挫折的方法，提出“强而有力的转移”、“代替的满足”、“陶醉的方法”等，使人得到乐趣，忘却痛苦，以“升华”战胜自我。弗洛伊德在演讲中指出了人们从失败中奋起、从痛苦中获得安乐的途径。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

美国第28任总统，民主党人。历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校长，新泽西州州长。1912年当选总统。一次大战爆发后，于1917年4月代表美国对德宣战。十月革命后参与组织武装干涉苏联。1918年倡议建立国际联盟，提出结束战争的《14点纲领》。次年1月参加巴黎和会。但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和参加国联活动。

关于国际联盟（1919年1月25日）

主席先生：

我认为让我在这次会议上就国际联盟问题首先发言是一种特殊的荣幸。我们在此集会是为了两个目的：1、针对这次战争产生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若干措施；2、不仅通过当前的解决措施，而且通过本次会议将要作出的支持上述措施的各种安排，来保障世界和平。我认为，国际联盟，对于实现上述两个目的是必不可少的。当前的解决措施涉及许多复杂问题，因此这些措施也许不能按照我们在此达成的协议顺利制订，并得到最终的结果。不难想象，许多解决措施需要今后继续考虑，我们作出的许多决议也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继续进行修改，这是因为，如果根据我个人对某些问题的研究来作出判断，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可靠的判断根据。

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应该建立某些机构，来完善本次会议的工作。我们在此集会的目的决不仅仅是目前需要制订若干解决措施，而是要做许多工作。我们是在国际舆论的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在此集会的。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不是各国政府的代表，而是各国人民的代表。仅仅使世界各国政府满意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使全人类的舆论满意。这次战争的负担已经极大地落到有关各国的全体民众身上。我用不着向你们描绘这种负担从前线转移到后方的老幼妇孺身上，转移到文明世界的千家万户头上的悲惨景象，我用不着向你们描绘战争的真正的沉重压力已经深入到各国政府看不到的地方，但只要有人类的良心在跳动，就会觉察到这种迹象。我们正是受这些人民的嘱咐，来争取能够保障他们安宁的和平。我们正是受这些人民的嘱咐，来保证这种沉重的压力不再落在他们头上。我可以这样说，当时他们所以能够忍受这种压力，正是因为他们希望代表他们的人会在这次战争以后集合起来，一致使他们今后不再遭到这种牺牲。

由此可见，我们的神圣职责就是要作出永久的安排，来反映正义和维护和平。这就是我们这次开会的中心议题。解决问题的措施可能是暂时的，但各国为了和平和正义而实行的行动却必须是永久的。我们可以规定一些常规性步骤。我们不可能作出永久性的决议。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尽可能考虑到全世界的情况。

举例来说，科学的许多伟大发现，学者们在实验室里的潜心研究，在课堂上的富有创造性的发展，现在却都变成了毁灭文明的事物。这不是令人震惊的状况吗？毁灭力不仅得到了成倍的增长，更主要的是获得了各种便利。刚被我们打败的敌人就曾在几所大学拥有某些重要的科学研究发明中心，并利用它们来进行突击性的、彻底的毁灭性研究；人们只有提高警惕、坚持合作，才能使科学和军人同样处于文明的控制之下。

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及不上在此开会的其他国家。这是因为美国幅员辽阔、海疆漫长，与在此开会的其他国家相比，不大可能遭到敌人的攻击。因此美国对于国际社会的热情（这是一种非常深厚、真挚的热情）并不是一种出于担心或恐惧才产生的热情，而是一种出于对这次战争的认识而产生的理想的热情。在参加这次战争时，美国丝毫没有考虑过它是在干涉欧洲的政治、亚洲的政治或世界任何地方的政治。它当时所考虑的是，全世界现在已开始认识到，只有一种事业才能决定这次战争的结局，这就是为一切种族和一切地方的人民争取正义和自由的事业。因此，美国感到，如

果由此产生的只是一个解决欧洲问题的机构，那么它在这次战争中的作用就徒劳无益，它将感到它不可能参加保证欧洲的解决方案，除非这种保证包括世界有关各国经常性监督世界和平的工作在内。

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共同作出最佳判断，使国际联盟成为充满活力的事物。它不是徒具形式，不是临时性的，不是为了适应紧急情况的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一个为了各国的利益，时刻保持警惕、永远发挥作用的机构，而且，它的持续不断的活动应该充满活力；它应该发挥持久的作用，而不能让它的戒备性和它的工作遭到中断，它应该成为密切关注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耳目，成为毫不松懈的耳目，成为随时随地保持戒备和警觉的耳目。

要是我们不能使它成为充满活力的机构，那我们将会造成什么结果呢？我们将会使各国人民伤心失望，因为他们关注的中心就在这里。自从我来到大洋这一边，在访问好几个国家时，我有过非常愉快的经历。每一次我都听到了从代表那里传来的人民群众的呼声。他们最突出的要求是希望成立国际联盟。先生们，人类的优秀阶级已不再是人类的统治者。现在人类的命运已掌握在全世界的普通人手中。为了使他们满意，你们不仅要取得他们的信任，更要建立和平。要是不能使他们满意，你们所能作出的任何安排不仅不可能建立，世界和平也不可能巩固。

先生们，我敢说，你们可以想象到美国的代表们在支持成立国际联盟的伟大计划时的感情和目的。我们认为国际联盟是整个计划的基石，它表达了我们在战争中的目的和理想，而且，有关各国也承认这一计划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一计划就回到美国，我们将遭到我国公民同胞的理所当然的蔑视。因为他们是组成一个伟大民主国家的主体。他们期待着他们的领袖说出他们的想法，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他们希望他们的代表成为他们的公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他们的命令。但是我们是怀着最大的热忱和愉快心情来接受这种命令的。同时，由于这项计划是整个结构的基石，我们已经保证用一切行动来实现它，同时也保证用一切行动来实现这个结构的一切计划。我们决不能取消计划中规定我们必须完成的任何项目。我们作为这件事情——世界和平和对正义的态度的倡议者，决不能在这件事的任何问题上妥协。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这个原则是，我们不是各国人民的主人，而是到这里来努力使世界各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我们的意愿选择主人并掌握自己的命运。总之，我们到这儿来的目的是努力肃清造成这次战争的根源。

这些根源就是，一小批文官武将的个人兴趣；这些根源就是，大国对小国的侵略；这些根源就是，帝国通过武力胁迫，硬把不甘愿的臣民合并在一起；这些根源就是，一小撮有权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人类头上，并利用人类作为自己的赌注。让世界从上述根源上解放出来就会实现和平。因此，你们可以明白，美国代表是决不会陷入选择一条出于私利的道路的死胡同的，因为他们已经为自己规定了坚定不移的原则路线。感谢上帝，这些路线已经被同发起这一伟大事业有关的一切品格高尚的人公认为解决问题的路线。

主席先生，我希望，当人们知道（正如我深信人们是会知道的那样）我们正式通过了国际联盟的原则，亦即要使这一原则付诸实施时，我们将通过这一事情使世界各地的人民解除忧虑不安的负担。我们处于一种独特的情况。当我信步走到这里的街上时，我看见到处都有穿美国军服的人。他们是

在表达了我国的决心后才参加战争的。他们是作为圣战者前来的，不仅是为了打胜一场战争，而且是为了争取一项事业的胜利。因此我要对他们负责。我曾要求他们为了这些目的而打仗，现在该轮到我来详细阐述这些目的了。而且，我也同他们一样，必须是一个人为这些事情而战斗的圣战者，为了实现他们为之战斗的目标，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不管可能需要做什么。

我很高兴，我越来越发现，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地位毫无疑问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一事业拥有各方面的拥护者。我之所以坦率承认这一点，目的是让你们理解，为什么由我们来提出它是拱门的基石，为什么我们慷慨的总统会想到请我首先发言，因为我们对欧洲大陆和东方的政治没有牵涉。这不是由于我们是唯一能够阐述这种思想的人，而是因为能与你们联合起来共同阐述这种思想乃是我们的荣幸。

我不过是试图通过刚才的发言把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热情的源泉传给你们，因为我觉得，这些源泉产生于古往今来人类的一切错误和同情，而且，在这项事业上似乎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世界的脉搏。

【简析】

这篇演说是他在巴黎和会上的发言，对成立国际联盟的目的、原则及美国提出这一计划的原因等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演说站在美国政府立场上，力图打破英法垄断，使美国进入世界政治舞台的领导地位。全文条理清晰、中心突出，为本世纪政治演说中的名篇，历年来被英语国家列为英语读本中的范文。

乔治·萧伯纳 (1856 ~ 1950)

爱尔兰作家。生于都柏林。父亲是小官吏。1876年移居英国。23岁起从事文学创作，陆续写了几十部剧本，如《华伦夫人的职业》、《魔鬼的门徒》、《圣女贞德》、《人与超人》等。从不同角度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好评。1925年荣获诺贝尔奖金。也曾写过一些小说和其他著作。1884年发起成立费边社，发表了不少关于社会和政治的著作。

我们丧失的诚实（1884年5月22日）

我必须向你们提出的命题为“社会主义运动不过是维护我们丧失的诚实”。你们有些人会立刻想到，我对“诚实”的看法一定很奇怪。然而，我敢说，“诚实”并非你们的、或我的一种主观印象，而是一项可以准确界定的社会生活条件。其意义为，若某人为别人工作了1小时，则别人亦应为某人工作不少于1小时。在人人為自己工作——生产自己需要的每样东西——的个人之间，不会出现诚实问题。但这只发生在鲁滨逊的一人社会里，因为这是一种很浪费的安排。男子砍树的能力比妇人强。假设一妇人织长袜的本领比男人强。假设一妇人砍倒1棵树时，一男子能砍2棵，而此男子织成1双长袜时，该妇人能织成2双。进而假设此男子砍倒2棵树与该妇人织成2双长袜所用时间均为1小时。若各人仅为自己生产，妇人需要1棵树生火、1双长袜穿着、势必费1小时于砍树、半小时于织袜，共计1小时半。此男子有同样需要，亦必费半小时于砍树、1小时于织袜，共计亦1小时半。此男子与妇人须付出3小时之劳动，以满足他们生活和着袜之需要、若他们相互为对方工作，即可从此3小时中节约1小时。因两人共需2棵树和2双长袜，而男子1小时能砍2棵树，妇人1小时能织4只长袜。让他们这样做，然后以1棵树交换1双长袜。他们只工作了2小时而非3小时，每人的需要照样得到了满足。两人各得到了半小时闲暇，而且谁也没有做损人利己的事。妇人为男子工作了半小时，男子也为妇人工作了半小时。这就是社会主义运动争取办到的事情。社会主义不是由国家组织劳动、不是取消竞争、不是平均分配现有一切财富、不是宣称某人同别人一样好或比别人好得多、不是给穷人较舒适的住宅、不是级差所得税、不是设街垒打仗，而许多人似乎相信这些事情就是社会主义。这些事情可能是迈向社会主义的步伐，或者是它的必然结果，或者是它的偶然事件，或者只是与制度的改变这种想法有关的历史性联想，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人人必须为那些替自己劳动的人而诚实地劳动；每个人在偿还自己所消费的东西时，不损人利己；人人同等受益于最经济的劳动分配方式，就像上述织袜和砍柴的例子那样。既然如此，若此男子在一旁以拒绝为该妇人挥斧相协，或该妇人在一旁以拒绝为此男子持针相协、或一方用任何借口，强迫另一方完成此二人均应做的工作之绝大部分，就会出现社会主义，来抗议劳动比例之不公平，并努力加以重新调整。现在要求社会主义的呼声响亮而急切，是因为公正的比例被严重破坏，许多身强力壮的人公然过着怠惰、奢侈的生活，而另外一些人虽然不停地辛苦劳动，却过着牲畜不如的生活。这一事实表明，有些人并不偿还自己消费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一个人所生产的东西称作财产，那么上述行为就是无偿地掠走了别人的财产。

我们有时用“诚实”这个词形容一位忠实可靠的男子或一位贞洁的妇女。但我们不用“不诚实”去形容不可靠的男子或不贞洁的妇女。因为每当我们谈到一个“不诚实”的男子或妇女时，我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强盗。强盗是干什么的？强盗是不给你任何东西作交换，就拿去你的财物的人。但是我们现在保护我们的资本家，理由为：他们都是劳工的大雇主。换言之，我们赞美一个人，是因为他给别人许多苦活干；他给的苦活越多，我们越赞美他。他雇许多人从早到晚为他劳动，显然不可能偿还他所消费的劳动的千分之一——简言之，他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强盗。可是，虽然如此。我们却不把他看

作社会的败类，往往还送他进议会去制订对强盗与盗窃行为有利的各种法律。我们当然不是由于这种人肆意践踏公共道德才故意要他们掌权的。我们必定有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强迫别人为自己工作，就是向别人施恩。尽管这种悖论似乎非常丑恶可怕，但在奴隶制国家却站得住脚。无人愿意费神管理一个奴隶，除非能从该奴隶的劳动中获利。如果奴隶对他已无用处，他会把奴隶卖给某个需要奴隶服务的人。如果无人需要该奴隶的劳务，他将被赶出去，并且必定会饿死，除非能找到一位新主人，因为主人们占有资源——人类必须通过劳动从这些资源中取得给养——而且不准别人、只准自己的奴隶使用这些资源。所以该奴隶是在死亡威胁下寻找一位主人的。由于奴隶们很多，他们在奴隶市场上成了滞销货。他们不得不把愿意给他们苦工做的任何人看做自己的恩人，认为自己蒙他拯救，免于饿死，实属幸运。此乃“劳工的大雇主即社会的恩人”这一流行观念之起源。

英国是个奴隶国家。这里的奴隶很多，又穷苦无助，所以不再被人当作动产在市场上卖出买进。他们是市场上的滞销货。现在没有人愿意买一个奴隶——不是由于认识到这样做不对，而是由于买了无用，往往没有苦工给他做。假如一位聪明的火星人被告知，在英国，无偿消费别人财物的人被尊为此财物生产者之恩人，这位火星人会立刻猜想：英国必定在实行奴隶制度，并且会把坚持说英国已废除奴隶制的人视为白痴或说谎者。在奴隶国家产生的第二个悖论为：一个懒汉变为劳动者，就会伤害其他劳动者。比方说，要是有一个对无所事事感到厌倦的奴隶主做起一个奴隶的工作来，他就会解雇该奴隶，从而剥夺其生活资料。在今天的英国，凡自愿到学校教书、到音乐会唱歌或表演、到社会团体任秘书或以任何义务工作人员的身份工作的每位绅士和淑女，都在伤害一些职业教师、演员，或者在其他方面受聘并领取工薪的职业人员。在自由公正的社会，要是还有职业与业余之分，业余活动者只会对职业人员有利，因为他们可免除后者的工作负担。在奴隶国家，免除一个奴隶的工作负担，意味着取消他的工资，使他挨饿。另外还有第三个悖论。在奴隶为市场滞销货的奴隶国家，对奴隶来说，主人越骄奢越好。主人的需要就是奴隶机会。浪费的主人需要许多奴隶。他向奴隶们开放他的土地，条件为：他们除了自己必不可少的口粮外，给主人种他想要的一切食物。他想要的越多，靠这种条件存活的奴隶也越多。他想要的越少，靠这种条件活下来的奴隶也越少。因此，懒惰和奢侈成了奴隶主的美德。穷人总是憎恨、鄙视节俭的贵族，赞美挥霍者。任何地方的职业人员都憎恨那些取代了自己的工作的业余活动者。这种感情是完全合理的。经济学家们已经成功地证明，在自由公正的社会，奢侈以及豪富而懒惰阶级的存在，纯粹是罪恶。以为英国是个公正自由社会的人，自然都相信经济学家们的观点：英国的穷人不该赞美挥霍浪费。知道英国是个奴隶国家的人，才知道穷人是正确的。对经济学一知半解的人，喜欢用陈词滥调去证明：打碎一扇窗，虽然可使装玻璃的工人得到一份活干，却并不有利于社会。可是，如果我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我将毫不犹豫地打碎每年租金 100 磅及 100 磅以上的房子的每扇玻璃窗。

假如说用 6 小时有效劳动交换 6 小时有效劳动，用 10 小时有效劳动交换 10 小时有效劳动，如此类推而不顾及其中所需技能的程度高低，其结果就是社会主义。反之，假如说不按一个人的胃纳，而按他的脑容量来让他进餐，其结果就是个人主义，因为个人主义是建立在“跳得最高的狗必将抢到最大的骨头”这一观念上的。假如大家都同意：你们中间最伟大的人物应该成为

其余所有人的主子，就像母亲是她孩子的支配者一样，结果就是专制主义。如果大家清楚地认为，你们中间最伟大的人物应该成为其余所有人的仆人，像一位好母亲是她孩子的仆人而不是暴君一样，结果就是基督教，不过只有在社会主义已成大势所趋之后，彻底否定并抛弃救世主这一概念，才能达到这样的结果。如果你们没有什么鲜明的原则，仅象迷途的羔羊般彷徨困惑，各人不是走自己选定的路，而是随波逐流，结果就是现在的情形。今天，一个中产阶级的青年的命运相当可悲。他如果很聪明，可能会取得当医生的资格，将来照顾强盗们，帮助他们生育懒汉。他也可以去当律师，在强盗们争吵时分到一点不义之财。他还可以当牧师，在布道坛上说明摩西、耶利米和耶稣基督的教义基本上与邮政部长所说的道理相同。如果他是个穷人，也未能通过政府任职资格的竞争性考试，他 15 岁时就可能当某个办公室的勤杂工；以后，在某次经济危机中，他可能失去这份微薄的收入，为了活命而把强盗和赌棍奉为自己的绝对主人，给他们数钱。我想提醒他，不如去当个社会主义者。他或许会拒绝我的忠告，因为那些从现有制度得益最少的人，往往最害怕因涉嫌颠覆现有制度而失去仅有的一点东西。

最后，我可以这样说，并非任何人都必须成为社会主义者、也没有必要以任何方式让自己为社会主义运动而烦恼。甚至连穷苦受难者也乐于得知，他们的苦难是无法解除的，因为得知这一点后能使他们摆脱那种想要改善自身境况的令人烦恼的责任。至于富有的人更乐于得知，他们的富有也是命中注定的。这样，普通的宿命论经济受到了所有阶级的欢迎，而社会主义只参为少数人所接受。这些人不过是精力过剩、需要发泄、而且欣赏所谓诚实的义愤这一奢侈品而已。可惜社会主义经济实际上也是宿命论经济。进化不会因大多数人不懂得达尔文或不相信达尔文而止步；你们也可以把卡尔·马克思及其学派说得一文不值，却仍丝毫不能阻止那些已引起你们注意的力量之行动。假如不巧，那些力量把你们碾成齏粉——这是很可能的，你们或许可以用这样的反省来安慰自己：既然你们时代的忠诚儿子，又始终忠实于你们时代的原则，受你们时代的意向支配，那么你们被碾成齏粉的日子来得越早，你们身后的世界因而将变得越好。

【简析】

《我们丧失的诚实》，是萧伯纳于 1884 年 5 月，即费边社成立前 3 个月，在贝德福德辩论会上发表的演说。他尖锐地指出“无偿地掠走”他人的劳动果实，就是不诚实的抢劫行为，“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强盗”。他认为表面自由公正的英国社会，事实上丧失了诚实，把强盗送进议会去制订有利于抢劫的法律。他赞美社会主义运动所争取的就是人人诚实劳动和人与人之间的等量劳动交换。演讲中，萧伯纳尽管仍未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但有明显的同情社会主义的倾向。整篇演讲观点尖锐泼辣，论证十分严密，具有根强的战斗力。

在七十寿辰上的讲话（1926年7月26日）

近年来，舆论界竭力企图把我整垮，此计不成，又处心积虑将我捧成伟人。谁赶上这种事都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很明显，有人现在要继续这样干下去。为此，对于我的70寿庆，我完全拒绝发表任何意见。但是，工党、我工党的老朋友们邀我来这里，我知道应该择善而从。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即不存在什么伟人。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那就是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伟大的民族，也没有什么伟大的国家。

我们把这种东西留给19世纪，留给完全属于它们的那个世纪。谁都知道，我在事业上卓有成效。但是，我并没有“伟人的感觉”。你们也同样如此。在我的同行中，我的前辈莎士比亚曾生活在中产阶级圈子内，但是，还有一个跻身在中产阶级圈内的非中产阶级人物，他原来是个泥水匠。莎士比亚去世后，中产阶级就纷至沓来，开始把他的著作编成对开本以示纪念（我虽然还没遇到过那种事，但毫无疑问会有人这样做）。所有的中产阶级作家谱下一曲曲壮丽的诗歌，讴歌莎士比亚的伟大。奇怪的是，至今唯一被人们引用或者铭记的那段颂词却出自这位泥水匠之手。他说：“我犹如所有人崇拜偶像一样喜欢这个人。”

我刚加入工党时，工党正受到自由党和激进党的主张和政策的紧紧束缚。然而，自由党的主张和政策有自己的传统，即1649年、1798年以及1848年的传统，那些传统究竟是什么样的传统呢？那就是街垒、内战和弑君。那就是纯血统的自由党党员的传统。我们唯一不能明白它们至今还存在的原因是自由党本身已不复存在。

激进党是征收员和无神论者。在这个伟大的历史阶段，其重大原则是：在最后一位国王闷死在最后一位神父的肚子里之前，世界就绝不会太平。请他们讲得明确些，用现实的政治来说明时，他们的回答是世界充满了苦难和不公。因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年薪有15000英镑，而查尔斯二世太太们的后裔又享受着终身养老金。

如今，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符合宪法的党。我们这个党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和我的朋友西德尼·韦伯先生、麦克唐纳先生一开始就明确无误地指出，我们一定要使社会党成为一个合法”的党，让每一个受人尊重的敬神者在丝毫无损于他尊严的前提下得以加入这个党。我们抛弃了所有的那些传统；这就是现在的政府为什么对我们比对以往任何激进派更害怕的原因。

我们的主张很简单。我们的优势在于人们理解我们的主张。我们以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我们的一大难题是资本主义者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实际上，问题确很简单，社会党的理论是，如果你想满足私有财产的需要，将所有的生产资料视为私有财产，并把它们作为私有财产保留，就人与人之间据此缔结的关系而论，那么，生产与分配必定会各行其是。

资本主义者声称，将向全世界保证，在这个国家里人人会获得一份职业。他们并不主张这是一份薪水优厚的职业，因为，假如酬金很高，这个人只要一个星期就能节余足够的钱，下个星期就不再工作了。他们决心使人们不停地工作，以挣得勉强维持生计的最低薪金，并且，还要分出一份积累资本。

他们说，资本主义不仅为劳动者提供了这一保证，而且通过确保巨大财富集中在一小批人手中，这样，无论愿意与否，他们都将把钱储蓄起来，并

必须用于投资。这就是资本主义，而这个政府总是与资本主义相抵触。政府既不给人提供就业，又不让他饿死，而是给他一点救济。当然，首先得肯定，他早已为此付足了钱。政府给资本家补贴，又制订五花八门的规定，破坏他们自己的制度。他们一直在这样干。我们提醒他们这是在自我毁灭，他们却听不进去。

我们批评资本主义时说：你们的制度自宣布诞生以来，没有哪一天信守过自己的诺言。我们的生产是荒谬的。当本该需要盖建更多的房屋时，我们却在生产 80 匹马力的汽车。我们在生产最豪华的奢侈品的同时，孩子们却在挨饿。你们已把生产本末倒置了。你们不是首先生产国家最需要的东西，却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这种分配制度已经变得如此荒谬绝伦，以致在这个 4700 万人口的国家里只有两个人赞成目前的分配制度——一个是诺森伯兰郡公爵，另一个则是班伯里勋爵。

我们反对这种理论。社会主义明确无误地指出，一定要注意你的分配问题。我们非得从这个问题开始，要是私有财产成了合理分配制度的绊脚石，那么，就得请它上路。

掌握公共财产的人必须按公共规矩行事。比如，我握着手杖，但不能随心所欲，绝不能用它去敲你的脑袋。我们说，如果分配出了差错，就会一错百错——宗教、道德、政府等都会出问题。因此，我们深知，我们必须从分配着手，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全部含义。

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将此铭记在心，因为我们的职责是要处理好全世界的财产分配。请听我说，正如我曾告诉你们的那样，

我认为在我们 4700 万人口中，没有两个人，也许没有人会赞成现行的财富分配制度。我甚至可以说，在整个文明世界里，也找不出一个人会赞成现行的财富分配制度。这种制度已经分文不值。这一点。你只要询问任何一位明智的中产者都能证实。如仅仅是因为能获得 600 万英镑抚养老金，当一场争夺一个还在摇篮里的婴儿的斗争正在法庭进行的时候，他却去请求发放养老金，他认为这么做是否正确。

这场分配的关键是对那个婴儿如何分配的问题。如果这个新生儿注定要成为一个名门望族，那么他一定还会获得一宗食品收入，一宗比其他任何人都要优厚的收入。可是，一个婴儿还不懂得什么是道德、个性和勤奋，甚至还不懂得什么是通常所说的体面。政府的首要责任是对那个被遗弃儿负责。这是分配问题的有效例子，它同我们的问题有关，是一个确实能将我们引向胜利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得以将自己同资本主义者区分开的那一天终究会到来。我们必须将自己的指导思想公之于众。我们应该宣布，我们力求实现的不是旧概念的再分配，而是收入的再分配。我们指的永远是收入问题。

今天晚上真使我心花怒放。我们的主席对我的赞美，你们对我社会地位的如此尊重，对我个人怀有的深厚感情，我完全理解。我不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但是，我不会对所有这一切无动于衷。我懂得这一切的价值。如今，我已年届古稀，时不再来，我说这话也就这一次了。我心潮澎湃，能够说出了许多人不能说的话。

我现在明白，年轻时思想转变，加入了工党，无论怎么说，我选准了自己的道路。

【简析】

萧伯纳在 70 寿辰的这篇演讲，揭露了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弊端，竭力宣扬工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文如其人。此时的萧伯纳一方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拥护俄国革命；另一方面试图寻找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良方，并寄希望于工党的社会主义。

尤金·维克托·德布斯（1855～1926）

美国社会主义者和左翼劳工领袖。早年当过铁路工人。1875年参加“机车司炉工兄弟会”，历任分会书记、全国委员会书记兼司库。1893年组织美国铁路工会。1898年创建美国社会民主党。1901年组成美国社会党。先后五次以社会党候选人资格参加总统竞选。1918年因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支持苏俄和“阻挠征兵”被判刑10年。1921年被提前释放。著有《联邦主义和社会主义》。

在听取判决前的发言（1918年9月）

法官先生：

多年以前，我认识到我同所有的人都有亲密的关系，同时我下定决心，我要同地球上最下层的人同甘共苦。当时我曾说过，现在我也这样说：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是它的一员；只要有一个罪人，那就是我；只要有一个人被监禁，我就没有自由。

如果判决我的法律是一种好的法律，那就没有理由不对我宣判。我听到法庭上所说的一切都支持这种法律，都证明这种法律有理，但是我的思想始终没有改变。我把它看作是专制暴君的法令，它公然同民主原则及自由制度精神相对立。

法官先生，我已经在这个法庭上声明过，我反对现存的政府体制。我反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制度。我坚信这种政府体制和社会制度必须改变——但要用完全和平的和有条不紊的方式。

法官先生，我和所有社会主义者共同相信，国家应该拥有并控制它的产业。如同一切社会主义者所相信的那样，我相信，象产业和生活的基础等为人们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用的一切事物都应该为人们所共有，它不应成为极少数人用来发财致富的私有财产，而应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并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进行民主管理。

法官先生，我被指控为士兵的敌人。我希望，当我说我相信士兵们不会有比我更加同情他们的朋友，我决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要是我能够实现自己的道路，士兵也不会存在了。但是，法官先生，我认识到，他们正在作出牺牲。我想念他们，我同情他们，我关心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用极其微薄的力量一直在进行工作的理由之一。这种工作就是要在我国造成一种能够同士兵们在过去和现在所做的牺牲完全相称的状况。

法官先生，我想对我的辩护律师表示感谢。他们不仅用卓越的法律才能，而且用他们个人的感情和忠诚为我辩护。对此我深有感受，并且永远不会忘怀。

法官先生，我不请求宽恕，我也不要求赦免。我认为正义最终必将胜利。我从未象现在这样更清楚地认识到，以贪婪的权势为一方，以正在崛起的自由人民为另一方，正在进行伟大的斗争。

我能够看到人类更加美好的时代的曙光。人民正在觉醒。到了适当时候，他们一定会得到应该属于他们的一切。

航行在热带海洋上的水手为了摆脱单调枯燥的天文钟而寻找安慰，便把目光转向在颠簸飘摇的大洋上空红光熠熠的南十字星座。当午夜降临，南十字星开始下沉，于是各种旋转的天体都改变了自己的方位。全能的上帝用星星作为指针在宇宙大钟的钟面上标志着时间的转换。尽管没有钟声传报喜讯，但瞭望员却知道午夜正在消逝——欣慰和安宁就在眼前。

愿世界各地的人民都鼓起勇气和希望，因为十字星座正在下沉，午夜正在消逝，欢乐也正在伴随黎明同时降临。

法官先生，我感谢您，我感谢法庭上所有给予我礼遇和好意的人，对此我将永远不会忘却。

我准备接受您的判决。

【简析】

本文是在法庭宣判前发表的演说。全篇义正辞严，既光明磊落地宣传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又坚强不屈地驳斥当局强加的种种罪名。演说最后以高昂的激情、形象的比喻向群众传播了黑夜即将消逝，黎明就在前头的真理，显示了社会主义者坚定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

德西雷·约瑟夫·梅西埃（1851～1926）

比利时红衣主教，哲学家。就学于梅赫伦神学院和卢汶天主教大学。1874年任神父后在梅赫伦神学院讲授经院哲学，继而在卢汶天主教大学讲授高等哲学并被聘为教授，1888年任该校高等哲学研究所所长。1906年任梅赫伦大主教兼比利时首席主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布《主教通函》，谴责德国占领比利时。

加冕日布道词（1916年7月21日）

耶路撒冷已成为外邦人居地；
它的节日已变成送殡哀悼之日。

《马加比传》 上卷第1章第40~41节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早就该在这里集合，庆祝我国独立86周年了。

在14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许多修缮一新的大教堂和重建的教堂将会敞开大门；人们将象潮水一般涌来；我们的阿贝尔国王将站在王座上，在万王之王面前低下他那未曾屈服过的头；王后和王子们将簇拥在他周围；我们将重新听到欢乐的钟声，在全国每一个地方，在我们教堂的穹形拱门下，比利时人将手挽着手，重新向他们的上帝、他们的国王和他们的自由宣誓，同时，主教们和教士们，民族精神的解释者们，将在一片欢乐感恩、欣喜若狂的气氛中共同吟唱胜利的赞美诗。

然而，今天从我们口中却听不到欢乐的圣歌。

当犹太人被俘虏到巴比伦时，他们眼泪汪汪地坐在幼发拉底河岸，呆望着河水流逝。他们的默默无声的竖琴挂在岸边的柳树上。他们中谁还有勇气在外邦歌唱耶和華之歌呢？“诗篇”作者大卫王喊道：“耶路撒冷啊，要是我忘记了您，就让我的右手失去力气，要是我不想起您，要是您不再是我的快乐的源泉，就让我的舌头和上腭粘在一起。”

诗篇最后用诅咒作为结束，但是我们不能让自己效法这样的诅咒，因为我们不是处在容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报复法则的《旧约》时代。经过基督博爱之火洗礼的嘴唇是说不出仇恨的言词的。我们国家的团结是同普遍的兄弟友爱的感情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即使是这种普遍的兄弟友爱的感情，也必须接受我们对绝对的正义的尊重和支配，因为，如果没有正义，无论是人与人，还是国与国之间，就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圣托马斯·阿奎那，这位基督神学最有权威的导师，一起公开赞成公众惩罚的原因。

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犯下的各种罪行，对正义的践踏，对公众和平生活的严重破坏，都必须加以制止。要让人们及事物都回到原来的位置，这就是要重建秩序，在正义的基础上重新保持平衡和恢复和平。

在这一意义上的公众惩罚，可能会使个性懦弱之辈不自然的感情惴惴不安。这反正是一样，正象圣托马斯所说，公众惩罚是爱心和激情的最崇高、最纯洁的表达和天意的形式，这种激情正是爱心的火焰。爱心不能成为受苦受难的对象，而是向践踏正义者复仇的武器。

《马加比传》，又译《玛加伯》，属于天主教《圣经》的《次经》（即《正经》之外的经书），分上下两卷，记述马加比兄弟三人相继率领犹太人对叙利亚占领者进行宗教斗争的故事。

阿贝尔（1875~1934），比利时国王。

指上帝。

指上帝。

大卫王（前1040？~前970？）以色列王。

按梅西埃布道词的英译文译出，参见《圣经·旧的全书·诗篇》第137篇。

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天主教会经院哲学主要代表人物。

如果我们不憎恨秩序混乱，怎么可能热爱正常的生活？如果我们不排除正在破坏和平的东西，又怎么能够理智地要求和平？

你也许会再一次碰到娇柔软弱的人，战争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地雷爆炸，子弹呼啸，屠杀人群，鲜血飞溅，尸体成堆。

不！尽管战争（我指的是正义的战争）令人心惊胆战，但它有许多质朴的美。这是因为战争使全体人民显示了毫无私利的热情。他们可以献出或准备献出自己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一切，甚至生命，去保卫和维护那些无法衡量、无法估价的事物——即正义、荣誉、和平和自由。当然，这些事物永远不会被消灭。

你们有没有体会到，这两年中，你们为之始终不懈地倾注热情的战争使你们变得纯洁了。战争烧掉了你们的杂质，锤炼出你们的高尚品质，使你们振奋起来，向着获得比你们本人更崇高、更美好的品质前进。

你们正在正义和荣誉的理想指引下站起来。这些理想支持你们，并且指引你们前进。

啊，要是我们能够拥抱我们的英雄们，这该多好啊！他们正在那边为我们战斗，或者正在战壕里急不可耐地等候着轮到自己接受炮火的洗礼。要是我们突然碰到他们，要是能感受到他们那剧烈跳动的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难道不会告诉我们：我正在履行我的责任，正在正义的祭坛上献身。

还有你们，妻子们和母亲们，该轮到你们来倾叙在这悲惨岁月中的动人事迹了。妻子们一心一意挂念着不在眼前的人们。你们虽然悲伤，却又毫无怨言，你们正在把希望、期待和祈祷带给他们。正在漫长的与亲人离别的极度痛苦生活的母亲们，你们已经献出了自己的儿子，你们也决不会叫他们回来。我们在此肃然起立，永远向你们致敬。

一位最显贵的家族的家长曾写信给我：“我们在第7防线军团的孩子已经牺牲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心都碎了；但要是他还活着，需要他重上战场，我们一定会把他再献出去。”

首都有一位副神父被判12年监禁劳役。我获准进入牢房去拥抱他，为他祝福。他说：“我有三个弟弟在前线，我想，我所以关在这里，主要是因为我帮助了年方十七的小弟弟去和哥哥们会合。我的一个妹妹也在隔壁牢房里。不过，感谢上帝，我的母亲并不孤独，她在给我们捎来的信中确实是这么说的，她没有哭。”

在我们身边，在流亡中，在监狱中，在集中营里，在荷兰和德国，有多少崇高的道德教育课值得我们学习啊！

促使人们向前需要勇气，但要控制自己的悲痛同样需要勇气。有时候在沉默中忍受苦痛要比行动更加高贵。

我的兄弟姐妹们，这就是你们必须注意到的一个民族在作出牺牲时的伟大之处。

这种道德上的伟大之处的首要组成部分就是我们的士兵。

当他们回到我们这儿之前，当比利时感谢他们，表扬生者，纪念死者并给予表彰之前，让我们在自己的心中为他们建立起一座永恒的神圣感恩的纪念碑吧。

让我们为那些已经去世的人祷告。让我们把同情给予每一个人。基督的血是为大家流的。有些人正在炼狱中为人类最后残余的弱点赎罪。

让我们也为那些仍旧坚守在火线上的人们祷告。让我们想念他们，让我

们为了他们而克制自己，为了他们而听从上帝的安排，为了他们去达到神圣的死亡。

最后判决的时刻就要到了，但钟声还没有敲响。让我们忍耐吧，让我们的勇气犹豫不决，让我们把完成我国民族检验的工作听凭神的安排吧。

当我国独立 100 周年来临之时，我们一定会比过去更加坚强、更加无所畏惧、更加团结一致。让我们用工作、忍耐和真正的兄弟团结精神来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吧！

【简析】

这篇演说是作者在布鲁塞尔大教堂主教加冕仪式上所作的布道词。他从宗教教义出发，阐述了博爱与抗暴的一致性，号召人民投入抗德斗争。全篇情文并茂，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鼓动性。加冕仪式结束后，群众不顾德国占领当局的禁令，高呼“比利时万岁！”，“自由万岁！”，并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成为一次大战中人民自发斗争的重要史话。

塞尔玛·拉格洛夫（1858—1940）

瑞典小说家。生于瑞典西部韦姆兰省玛巴卡·曼奥村一个贵族军官家庭。毕业于皇家女子师范学院，任中学地理课教师多年。1906~1907年，出版长篇童话小说《骑鹅旅行记》，并因此于190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女作家。

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1909年12月10日）

几天前，晚霞散尽时，我乘上了开往斯德哥尔摩的列车。车厢内灯光幽暗，车窗外夜色浓重。疲惫的旅客们休息了，只有我静静地坐着，谛听火车撞击铁轨的吭吭声。

我浮想联翩，以往去斯德哥尔摩旅行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出现在眼前：通常，是为了去办些麻烦事——去通过考试啦、为手稿找个出版商啦，等等，而这一次，我是去领诺贝尔文学奖，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整个秋天，我离群索居于韦姆兰的一幢老房子里，而现在我却要在大庭广众之中抛头露面。我已经过惯孤独隐遁的生活，对喧闹繁华的场面甚为不适。一想到要面对那么多人，不禁惶恐不不管怎么说，我内心深处，对接受这一殊荣充满了欣喜。我想像着那些分享我的幸运的人们高兴的脸庞。他们中有我好的朋友，我的兄弟姐妹、我那年迈的母亲——她仍留在老家，非常欣慰地在她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一天。

我又想起了我的父亲。一种深切的悲哀占据了我的心田——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再也无法走到他身边。告诉他获奖的喜讯。我知道没有一个人会像他那些听到这一喜讯后更加兴高采烈了。我从未见一个人，像他那样酷爱文学作品并尊敬它的作者。我真希望他的在天之灵能获悉我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啊，我无法亲自告诉他这一消息，这是我心中最大的遗憾。

有过在奔驰的列车中过夜的经验的人都知道，当列车毫无震颤地平稳滑行，万籁俱寂中，“咔嚓，咔嚓”的车轮转动声变成了节奏安祥的旋律，它能抚平人们心中的一切烦恼和忧虑。这时，朦胧入睡的旅客往往会产生在浩瀚的宇宙中飞翔、飘浮的感觉。是呀，我当时就有这种感觉。恍惚中，我坠入了幻想——我也许是搭车前往天国，和父亲去重逢！火车是行驶得那么轻快，像是驾虚凌空一般，我的思绪比列车的速度更快。

父亲像往常那样，坐在前廊的摇椅上，面对着阳光明媚、鲜花盛开、小鸟啾啾的庭园。他正念着《弗里提奥夫萨迦》。当他看到我时，便放下书，把眼镜高高地推到前额上，从椅上站起，朝我走来。他或许会说：“你好，我的女儿，见到你很高兴！”或许会说：“嗨，你来啦！你好吗？我的孩子！”——这些都是他以往常说的。

然后他重新坐上摇椅，揣测我为什么会来看他。“孩子，你一定碰到什么困难了！”他会这样突然地问道：“不，父亲，我一切都很好。”我回答，想把这好消息告诉他。可话到舌尖又咽了回去，我想把它说得含蓄点。“我是来向您讨个主意的，父亲，”我说：“因为我欠了一大笔债。”

“如果是为这件事找我，我恐怕爱莫能助。在这天国，虽说样子很像韦姆兰老家，什么东西都不缺，可就是没有金钱。”

“我欠下的不是钱，父亲。”我会这样说。

“那更糟糕，”父亲说，“你还是从头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吧，我的女儿。”

“我想求你帮忙不算过份，因为这是您开的头，父亲。您还记得吗？您以前常弹钢琴、唱贝尔曼的歌给孩子们听。每年冬天，您至少让我们朗诵两回泰格奈尔、鲁内贝黑和安德森的作品。不是吗？我现在欠的债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父亲，就是您使我喜欢上那些童话故事与英雄传奇，热爱我们的国家，无论在贫富荣辱、顺境逆境中都要热爱人生，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偿还这笔债。”

父亲一定会从椅子上站起来，点头微笑，显出全然放心的神态，说：“能够使你欠上这笔债，我倒是很高兴的。”

“是呀，父亲！但问题是，您还不了解我欠下了多少债！”我说：“使我获益匪浅的人可真不少呀！父亲，还在您年富力强的时候，就常有一些贫穷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艺人，在韦姆兰演唱歌曲和表演喜剧，他们的粗犷、欢闹的街头艺术，使我增长了不少见识。还有那些森林边上的灰色小农舍里，老爷爷、老奶奶曾在我童稚的心灵里灌输了许多聪明、美丽的小姑娘以及小水怪、小精灵的故事，他们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们使我懂得，冷峻的岩石、幽暗的森林，是那么的富有诗意。再想想那些隐居在幽静的修道院里的那些脸色苍白、颧骨高耸的神职人员讲的传奇故事吧！他们讲述亲眼见到的怪诞景象和亲耳听到的奇妙声音，令人难以忘怀。我在作品中借用了他们那些口头创作的故事。还有我们那些徒步走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农民，他们这一非凡的举动为我提供了很多的创造素材。难道我不曾欠下他们的债吗？不仅我欠了人间的债，对大自然，我也欠了债。因为，飞禽走兽、树木森林、鲜花青草，无不向我吐露了他们的秘密，无不便我的创作得益。”

父亲脸上绽露出笑容，显示出一点都不担心的神色。“难道你不明白，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我说道，表情越发沉重：“在人世间，没有人说得出来我怎样才能还清这笔债，但我相信身在天国中的您有办法帮助我。”

“是的，我会帮助你。”父亲说道，神色仍然像往常那样漫不经心的从容自如，“别担心，孩子，你的困难总会有法子解决的。”

“父亲，可我的债还不止这些呢！那些创造了我们的文字、语言，并把它铸成那么称心如意的工具，那些教会我写一手漂亮的瑞典文的人，也是我的债主。还有，那些把写作变成一门艺术的先驱者，在我们时代之前的散文、韵文好手，对在我孩提时代就受其恩惠的我国的、挪威的大作家们，我不是也负债累累吗？我有幸躬逢其盛，生活在我国文学的鼎盛时期，文坛泰斗与后起之秀都以呕心沥血的作品滋养了我，激发我的想象力，砥砺我投身文学事业，使我的梦想结出丰硕的果实，难道我不欠了他们的恩泽之债吗？”

“是呀，是呀，”父亲称是，“你说的对，你果然债台高筑，但不要担心，我们总得找出个还债的办法。”

“父亲，我认为您还不了解这对您有多么困难。我还承受了我的读者对我的多大恩情，从派我去南方旅行的年迈的国王与他的小王子，到读了《骑鹅历险记》之后用童稚的笔迹写信向我致意的小读者，我实在欠了无法偿还的债。要是没有人读我的书，我岂不是一事无成？我也不会忘记写文章评论我的人士。一位丹麦的著名评论家仅写了几句话，就为我在那个国家赢得众多的读者。而在他之前，还没有文学批评家如此炉火纯青，把胆汁般的批评与佳肴般的褒扬融合起来，谆谆地教诲我。可惜现在他已谢世。还有在国外为我写文章的那些人，无论是赞扬或批评都是对我的鞭策。”

“是的，是的，”父亲虽仍是这样说，但我的神色凝重起来，他一定开始明白，我的难处还不好办呢！

“我会记住助过我一臂之力的人们，父亲”，我说：“感谢我忠诚的朋友赛尔德，当我还默默无闻时，就为我四出奔波，帮我打开事业的大门。我的好朋友、旅伴，不仅带我去南方，看到许多珍贵的艺术品，而且使生活本身更愉快幸福，使我拥有伟大的爱、崇高的荣誉和名声。这些情谊叫我如何报答？父亲，您明白我为什么要求助于您了吗？”

父亲低头陷入了沉思，似乎不那么有信心了。“我同意你所说的，我的女儿，要帮你解决这些麻烦，还不容易。不过，除此之外，你大概没有再欠别人债了吧！”

“唉，父亲，前面所说的债务已经使我难以偿还了，可是我最大的一笔债务还没说呢！这就是我特意来听取您指点的原因。”

“我真不明白你怎么旧债未了，又背上了新债！”父亲不解地说。

“事情是这样的，”我回答说，接着把获奖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我简直不敢相信，皇家科学院……”父亲吃惊地看着我，从我的表情中他觉察到，这一切是千真万确的。他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因喜悦而颤动着，眼中满是泪水。

“对于提名我当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和授奖决策人，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父亲，他们给我的不仅是名誉与金钱，他们对我充分信任才把我拔擢出来，把我的名字传遍全世界！我怎样才能偿付这笔天大的债务！”

父亲一言不发地坐着，他的手擦着兴奋的泪花。他举起拳头捶着摇椅的扶手，对我说：“这些债务无论天上或人间都是无法解决的！所以也不必伤透脑筋了！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我高兴都来不及了，顾不上担心别的了！”

尊敬的国王陛下，尊敬的王储殿下，女士们、先生们——在我没有找到更好的回答之前，我只能荣幸地请你们与我一起，为瑞典文学院干杯！

【简析】

本篇是拉格洛夫出席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时的演说，构思奇特，感情真挚，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

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领袖之一。生于德国萨克森。187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89年积极参与第二国际的筹备工作，当选为书记之一，后来成为左派领导人物。1907年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当选为书记处书记，领导国际妇女运动。1910年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大会期间，建议把3月8日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被誉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一次大战后参与创建德国共产党。1920—1933年为国会议员；1932年作为最年长议员主持国会开幕式，抨击纳粹法西斯。晚年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妇女局书记。1933年病逝。

打倒战争！（1915年3月）

劳动人民的妇女们！你们的丈夫在哪儿？你们的儿子在何处？

8个月以来他们就在战场上。他们——青年人，父母的依靠和希望，年富力强的男人，头发灰白的男子，家庭的养育者们，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他们都穿着各种颜色的军服，蹲在战壕里，奉命毁灭勤勉的劳动所建设起来的东

已经有几百万人埋葬在万人冢里，成千上万的人躺在野战医院里，有躯体受伤的、四肢残缺的，有眼睛瞎了的，脑筋变坏的，内心充满了恐惧或者精疲力竭卧床不起的。

被焚毁的城市和村庄、被破坏的桥梁、被摧毁的树林和炸烂了的田园，这就是他们的活动留下的痕迹。

无产阶级的妇女们！有人对你们说，你们的丈夫和儿子出去打仗是为了保卫你们赢弱的妇女，保卫你们的孩子和你们的家园。

实际情况是怎样呢？在赢弱的妇女的肩上，压着加倍的重荷。你们毫无保障地承担着悲惨和痛苦。你们的孩子忍饥受冻，房东威胁着你们要收回房子，你们的锅灶是冷的空的。

人们对你们谈过贵与贱之间的伟大友爱，谈到贫与富之间的国内和平。那么国内和平就表现在资本家压低你们的工资，商人和丧尽天良的投机商抬高物价，房东要把你们赶上街头。国家一毛不拔，资产阶级的慈善家煮了给乞丐喝的汤，劝你们节约。

给你们带来如此可怕灾难的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有人说：这是幸福，是保卫祖国。

祖国的幸福是什么？

战争使千百万人成为死尸、残废、失业者，成为乞丐、寡妇和孤儿，这难道就是千百万人的幸福吗？

谁危害着祖国的安全呢？难道是那些在我国边界之外，穿着另一种军服的人吗？他们也跟你们的丈夫一样，不愿意打仗，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害他们的兄弟。不！危害祖国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从广大群众的痛苦中积累财富，把他们的统治建立在压迫的基础上。

战争对谁有利？

只对每个国家里的一小撮人有利。

对制造枪炮、装甲钢板和鱼雷艇的工厂主，对造船厂老板和军需品供应有利。他们为了利润，在各国人民中间煽动民族仇恨，引起战争。

战争的目的并不是要保卫祖国，而是要扩大国家的领土。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它就不能存在。

到现在为止，你们为了你们的亲人而忍耐着，现在必须为你们的丈夫，为你们的儿子行动起来了！

你们要在统一的意志、一致的行动里团结起来！

各国劳动人民是兄弟般的人民。只有人民的统一意志才能阻止屠杀。

打倒战争！向社会主义前进！

【简析】

这篇演说是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给妇女带来深重灾难的名篇。演说者把战争灾难展现在妇女眼前，无情地揭穿了“保卫祖国就是幸福”的谎言，号召妇女为了丈夫，为了儿子，行动起来，反对战争，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简·亚当斯 (1860 ~ 1935)

美国女社会革命家，贫民区社会福利工作的先驱，和平主义者。1881年毕业于罗克福学院。在随后充满波折和不幸的8年间，动过几次脊骨矫正手术。期间不顾病痛，两次赴欧，考察一些国家的社会福利工作。早年即具忧患意识和反抗精神，对社会不良现象深恶痛绝。认为明智的爱国主义在于廉洁吏治，铲除腐败，健全法制，建立机会均等的社会。1889年在芝加哥贫民区建立名为“赫尔堂”的社会服务社，为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提供教育、文娱、医疗等服务。1911年起任“全国社会改革者同盟”主席。1915年后主要从事和平运动。1919年起任“国际妇女和平与自由联盟”主席。193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华盛顿诞辰演说（1903年2月23日）

我们在纪念伟人诞辰之际聚首一堂，不仅仅是为了缅怀他们的生平，而且是为了激励和培育我们自己的爱国主义。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首先，我们总是认为，只要列举这些伟人的辉煌业绩，我们就会脸上有光，未来就一定属于我们，因为过去是那样美好。

其次，我们往往认为，我们继承了那些伟人的优秀品质，仅仅是因为我们具有共同的血统，和居住在同一块领土上。

说到血统和领土，我们完全知道，共同血统的爱国主义是纯粹的宗族爱国主义，即早期的部族爱国主义。我们知道，占有一块领土只是向那块领土进军而已。我们知道，两者都算不上是一个伟大的世界性国家的爱国主义，因为世界性国家的爱国主义必须大得足以消除种族差别和忘掉丈量界域之类的事。所以，当我们向伟人学习的时候，动辄只考虑他们的伟大业绩，而不去充分考虑他们的精神。一个彪炳史册的伟人是怎样的人呢？只要我们深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他是这样一个人：他透过当前的迷雾，看到所涉及的道德问题；他不许别人歪曲他的正义感；他听从自己的良心，直到良心变成对志同道合者的召唤，召唤他们聚集在他的周围，团结一心，目标一致，互相帮助，开创一个历史新时代。

让我们设想一下，倘若我们要使今天有益于我们，我们就必须给伟人以下这样一个定义。我们就必须既求助于过去，也求助于现在。我们必须既唤起民族自豪感，又唤起国民的良知。因此我们大家务必牢记：国家的命运掌握在青年手里，而不论国家是否打算一如既往，有始有终。

假如我们追溯到乔治·华盛顿，并且问一问：他若是肩负我们今生的重任，面临我们当前的问题，他会有何作为？不用说，我们必须一点一点地研究他的生平，作为一位军人、一位政治家和一位普通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生平。

首先，作为一位军人。我们赞美这位军人的是什么呢？肯定不是赞美他投入战斗；我们赞美这位军人的，是他有为了伟大事业而牺牲个人生命的魄力；他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斗争他不惜抛弃一切，并说：“我与这一事业共存亡。”我以为，这就是我最赞赏的可歌可泣的事。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保持军人的这种精神，我们就必须在平民百姓当中培植类似的精神，培植同样的自豪感，培植大无畏精神以及作为其后盾的执着精神。

如果我们展望国家的前途，我们确实没有看到缺乏爱国主义所造成的巨大危险吗？我们环顾周围，物质主义风气泛滥成灾——人们过分重视物质财产；过分渴望获得财富；过分害怕失去财富；过分希望取悦于财富所有者。现在，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话，让我们声明，我们将用我们的全部力量，以军人的刚毅，唤醒有高尚理想的我国青年起来反对这股物质主义歪风。今天我们要声明，我们并不认为市场开放是我国重大的利益所在，而是认为，当我们的旗帜在任何地方飘扬的时候，它既是为了日益增长的商业繁荣而飘扬，也是为了正义而飘扬。我们务必不要在旗帜飘扬的地方犯下商业掠夺的罪行；我们务必不要使我国商业史上有任何一件事不经过最周密的研究和仔细的审查；我们要重振商业活动，不论它多么复杂，要使它象乔治·华盛顿在商业交往中表现的那般光明正大、诚实无欺。

让我们来看一看作为政治家的乔治·华盛顿。在人们制定宪法的日子里，

在人们每晚聚在一起，试图调整社会各阶级的权利和特权的日子里，乔治·华盛顿在干什么？在所有那些日子里、那些星期里，那些年月里，是什么支持着他呢？是这样一个信念，即他们正在把国家建立在人人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上。假如乔治·华盛顿发现我们中间有人总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会怎样说呢？假如他知道，任何一个过早地被卷入工业洪流的儿童，一生一世都没有象免遭这种痛苦和不幸的儿童那样的机遇；假如他知道，每一条不卫生的街道，每一听不卫生的住宅都在庄重地损害着人的健康，使人丧失工作能力，没有精力去从事维持生计的劳动；假如他知道，我们周围尽是嫉贤妒能之辈，尽是压抑优秀男女人才的势力，他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如果平等意味着什么的话，它意味着机会均等；一旦我们失去机会均等，我们也就失去全国平等的唯一机会。

我们看看作为平民的乔治·华盛顿。他怕在位久了自己会犯错误，会给热爱的祖国带来损害，所以他引退了。他引退以后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知道，他回到了波托马克河畔的种植园。他在居住在那儿的极为短暂的日子里在思考什么呢？他在思考许多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在展望国家的未来时，他曾担心会有许多人居官在位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是为了一己的私利？假如他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一群群、一帮帮职业政客，他们毫不在乎地、毫不掩饰地在党派内部私分官职，并把无党派人士看作纯粹的入侵者，地道的外来音；假如他看到我们对于为官的本份和政府的职能已经漠不关心，我们并不运用我们的谋虑和我们的良知去找出这个正在腐蚀自治基础的重大弊端，他会不预感到灾难临头吗？他会告诉我们，凡是有助于更好地为市政服务、有利于任人唯贤制度、有利于廉洁吏治的事情，都将是消除这一弊端的最好事情。这种做法就是最明智的爱国主义。他在最后一封信件中写了些什么呢？他写道，他时奴隶问题感到很沮丧，他认为，蓄奴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我们知道，他本人没有买卖过奴隶，而且他在遗嘱中释放了自己的奴隶。那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一个世纪以前能够做出那种事的人，你们想想看，现在会对我们周围到处可见的社会腐败问题漠不关心吗？他的书信充满了为奴隶提供更好条件的渴望，正象当今一切伟人的书信充满了为非熟练和拿不足额工资的工人提供更好条件的渴望一样。明智的爱国主义控制这些问题的办法是，填密周详地制定法律和坚定不移、铁面无私地执行法律，因为假如共和国的市井小民被剥夺了权利，那么共和国的每个人都被剥夺了权利。这样的爱国主义才是具有大彻大悟良知的、热心公益的男女能够据以出色地为这个共和国服务的爱国主义。让我们再说一遍，假如伟大的教益不能使我们向自己提出最高要求在脑海中得到加强的话，这些教益就会付诸东流；假如它们不能驱使我们萎靡不振的意志向着崇高理想前进的话，它们就会失之交臂。

【简析】

本文是亚当斯 1903 年在芝加哥工会联合会俱乐部发表的演说。主旨是从伟人的精神中吸取爱国主义营养。语重心长，高瞻远瞩。于细微处见精神，于平凡处见伟大。

威廉·布赖恩 (1860 ~ 1925)

美国民主党人。生于伊利诺伊州。1883年毕业于芝加哥联合法学院，曾任律师。1890年当选为国会众议员。1896年、1900年、1908年三次竞选总统未果。1912年帮助伍德罗·威尔逊竞选总统有功，次年被任命为国务卿。主张和平外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严守中立。因对美国日益卷入战争感到不安，于1915年辞职，但美国宣战后仍转而支持参战。晚年参与审理田纳西州一案件，称被告讲授进化论为违反州宪，忽因心力交瘁而死，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金十字架演说（1896年7月8日）

大家已经听过许多名人雅士的发言。如果这只是个人能力的较量，我要与他们对垒实属斗胆冒昧。但这并不是个人之间的较量。全国各地最卑微的公民，一旦披上正义事业的甲冑，就比所何谬误之徒更强大。我来向你们讲话为的是捍卫一种事业。它像自由事业一样崇高——它就是人道的事业。

辩论结束后，将对赞扬或谴责本届政府的决议进行表决。我们反对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个人问题。个人只不过是一颗原子；他不断产生，运动，然后消亡；原则却会永存，而这次正是原则之争。

在我国历史上，从未有像我们刚刚经历过的那样激烈的交锋。在美国政治史上，任何重大问题也不曾像这个问题那样，须由一个伟大的政党的选民通过斗争才能解决。1893年3月4日，一批民主党人，其中大部分为国会议员，向全国民主党人发出了一份呼吁书，呼吁书坚称，货币问题是当前头等大事，而民主党多数派有权在这件大事上支配党的行动。呼吁书在结论部分号召党内信奉自由铸造银币的人组织起来，把民主党的政策掌握在自己手中。3个月后，银币派民主党人健全了自己的组织，公开地、勇敢地宣布了自己的信仰。他们宣布，如果能获得成功，他们将把自己的宣言写入政纲。斗争的帷幕随即拉开。银币派民主党人满腔热忱，犹如当年紧随彼得的十字军。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今天，他们已经聚集起来，不是要讨论，也不是要辩论早已由我国普通人提出的意见，而是要把这些意见写入政纲。在斗争过程中，兄弟反目，父子参商。爱情、交情、友情等令人温馨的纽带被弃之下顾；老领袖被抛在一旁，因为他们拒不反映领导的呼声；新领袖脱颖而出，为这一维护真理的事业指明了方向。斗争就这样进行着。我们已经遵照命令在这里济济一堂；像以往任何时候人民代表都必须遵守的命令一样，这些命令是有约束力的，是十分庄严的。

我们不是作为个人到这里来的。如果作为个人，我们也许会愉快地向来自纽约州的这位先生致敬。但我们知道，我们所代表的人民决不愿为他捧场，决不愿让他占据能够阻挠民主党意志的地位。我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而且，我的朋友们，我们发觉自己已经卷入这一场冲突，另一方已经严阵以待，而且我认为，这件事并不是令人愉快的。

在我前面发言的那位先生谈到了马萨诸塞州。让我向他保证，本次大会的任何一位与会者，都不会对马萨诸塞怀有一丝敌意；但是，我们站在这里代表的人民，在法律上与马萨诸塞州的最伟大的公民是平等的。你们来到我们面前，说我们将会妨碍你们的实业利益。我们的回答是：你们的行动方针一直在妨碍我们的实业利益。

我们要对你们说，你们把实业家的定义弄得太狭窄了。一个为工资而受雇的人，同他的雇主一样是实业家；一个乡间小镇的律师，同大都市里大公司的法律顾问一样是实业家；一个十字路口小店的商人，同纽约州大商人一样是实业家；一个从早忙到晚，从春忙到夏，用脑力和体力把农业资源变为财富的农业，同每天出没于商会并操纵粮价的人一样是实业家；一个入地千尺，或登山万丈，开采出珍贵金属并使之汇入贸易渠道的人，同少数策划于密室，屯积世界货币的金融巨头一样是实业家。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为这个更广大的实业家阶层说话。

啊，我的朋友们，我们并没有反对大西洋沿岸的居民，我们对他们未置

一词。但是，那些吃苦耐劳，历经艰险，披荆斩棘，使沙漠像玫瑰一样开花吐艳的开拓者们，那些遥远西部的开拓者们——他们在大自然的腹地生儿育女，把人间话语和鸟儿啼鸣交汇在一起，他们在那里为教育儿童建起校舍，为颂扬造物主建起教堂，为安息死者建起墓地——我们认为，这些人与我国任何其他人一样值得本党考虑。我们正是要为这些人说话。我们不是为作为侵略者而来。我们的战争不是征服之战；我们是在为捍卫自己的家园而战，是在为捍卫自己的家庭和后代而战。我们请求过，但我们的请求被嗤之以鼻；我们恳求过，但我们的恳求被置之不理；我们乞求过，但灾害降临时，他们却对我们冷嘲热讽。我们不再乞求，不再恳求，也不再请求了。我们起来反抗他们了！

来自威斯康星州的那位先生说，他担心会出现罗伯斯比尔那样的人物。我的朋友们，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你们不必担心会在人民中间出现暴君。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安德鲁·杰克逊式的人物，并像杰克逊那样迎击富人团体的侵犯。

他们对我们说，制定这个政纲是为了拉选票。我们的回答是：条件的变化会产生新的问题；民主赖以为基础的原则像青山一样历久常新，但这些原则在新条件到来时必须得到应用。新条件已经出现，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迎合这些条件。他们对我们说，所得税问题不应当带到会上来，因为这是个新问题。他们还就我们对联邦最高法院的批评提出反批评。我的朋友们，我们并没有批评；我们只是吁请你们注意早已家喻户晓的事实。如果你们想找到批评，读一读上法庭上的反对意见吧，你们能从那里找到批评。他们说我们通过了一条违宪的法令；我们予以否认。所得税条款在通过时并不违宪；它在第一次提交给最高法院裁定时并不违宪；直到有一名法官改变了主意，它才变得违宪。但是，不能指望我们知道某位法官何时改变主意。征收所得税是正当的。它只是想将政府的负担公正地放在人民的肩上。我赞成征收所得税。凡不愿分挑政府负担的人，不配享有像我们这样的政府所给予的赐福。

他们说我们是在反对国家银行券；他们说对了。大家读一读托马斯·本顿说了些什么，就会发现他说过：查遍史册，他只能找到一个堪与安德鲁·杰克逊相媲美的历史人物，这个人就是西塞罗；西塞罗击败了卡提利那的阴谋，拯救了罗马，而克逊击败了银行的阴谋，拯救了美国；西塞罗对古罗马的贡献犹如杰克逊对美国的贡献。我们在政纲中言明，我们认为铸造和发行货币是政府的职权。我们深信此理。我们认为，这是主权的组成部分。杰斐逊先生曾被看作是民主的权威，他的意见似乎与刚才代表少数派发言的那位先生不同。持反对意见的人对我们说，发行货币的职责属于银行，政府不得干涉银行业务。我的立场与杰斐逊相同，我要像他那样对他们说：发行货币是政府的职责，银行不得干涉政府事务。他们还对这份反对终身任职的政纲怨气冲天。他们企业歪曲政纲，使它面目全非。我们这份政纲把矛头指向正在华盛顿愈演愈烈的终身制，因为终身制排斥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使他们无法担任官职。

现在，我的朋友们，让我谈谈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他们责问我们，为什么我们大谈货币问题而不是关税问题，我的回答是：如果说保护主义贸易打击了成百上千人，那么金本位制就打击了成千上万人。如果他们问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把一切信仰都写入政纲。我们的回答是：一旦恢复法定货币的地位，其它必要的改革就会迎刃而解，但在此之前，任何改革也不能完成。

为什么不到 3 个月，全国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3 个月前，虽然人们信心十足地断言，党内金本位制的信奉者将确定党的政纲，并提名本党候选人，但甚至连金本位制的鼓吹者也不认为我们能赢得总统选举。他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今天，要求实行金本位制的州几乎都掌握在共和党的绝对控制之下，但是，请大家注意下列变化；麦金莱先生在圣路易斯得到了提名，他的政纲宣布，要维护金本位制，直到通过国际协议把它变为复本位制。麦金莱先生是最著名的共和党人。在共和党内，3 个月前人人都预言他能当选。但今天的情况怎样了呢？哦，那个曾经兴高采烈地自以为长得像拿破仑的人——他记起了自己是在滑铁卢战役周年纪念日得到提名的，他感到不寒而栗。不仅如此，当他侧耳细听时，他还会越来越清晰地听到圣赫勒拿海岸的凄凉的波涛声。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呢？啊，我的朋友们，凡是能正视这个问题的人，变化的原因不是很清楚吗？一个人无论有多么纯洁的品格，多么崇高的声望，如果他宣称要加强对我国实行金本位制，如果他甘愿牺牲自治政府的权利，把治理国事的法定权力交到外国统治者手中，他就不能逃脱义愤填膺的人民的惩罚。

我们满怀信心地宣布：我们将赢得胜利！为什么？因为在这次竞先的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的对手毫无立足之地，居然敢于向我们挑战。如果他们对我们说，金本位制是好东西，我们就指着他们的政纲对他们说，他们的政纲保证要废除金本位制，而代之以复本位制。既然金本位制是好东西，为什么还要废除呢？我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在今天的大会上，一些人告诫说我们应当宣布赞成国际复本位制——因此，金本位制是错误的，而复本位制是好的——但正是这些人，他们在 4 个月前却公开地、坚定地鼓吹金本位制，并告诉我们说，即便全世界都支持我们，我们也不能同时把金币和银币作为法定货币。金本位制如果是好东西，我们就应当宣布赞成予以保留而不是废除；如果它是坏东西，为什么我们非要等到其他国家愿意提供帮助才予以废除呢？在这条战线上，我们毫不在乎他们从哪个方面起战斗。我们已经严阵以待。如果他们对我们说，金本位制是一种文明的制度，我们就回答说，美利坚民族——地球上所有民族中最开明的民族——从未宣称要赞成金本位制，而今年两大政党都宣布反对金本位制。金本位制如果是文明的制度，那么，我的朋友们，我们难道不应当采纳吗？如果他们要在这个问题上与我们较量，我们可以摆出美利坚民族的历史。此外，我们还可以告诉他们，即使翻遍史册，也休想找到一点儿证据可以说明任何国家的普通群众宣称赞成金本位制。他们可以找到固定资产持有人赞成金本位制，却找不到任何人民群众赞成金本位制。

卡莱儿先生在 1878 年说过，这场斗争以“持有闲置资本的游手好闲者”为一方，以“创造财富并交纳国家税款的、正在斗争的人民大众”为一方。我的朋友们，我们必须决定的问题是：民主党将站在哪一方作战？是站在“持有闲置资本的游手好闲者”一方？还是站在“正在斗争的人民大众”一方？这是党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然后每个党员都应当作出回答。民主党的政纲表明，它是支持正在斗争的人民大众的，而人民大众一直是民主党的基础。治理国家有两种观念。一些人认为，只要通过立法使富人兴旺发达，他们的兴旺就会向下传递给下层人士。而民主党人的观念一直是，如果让人民大众兴旺起来，他们的兴旺就会向上传递给依靠他们的每个阶级。

你们来到我们面前说，大城市都赞成金本位制；我们回答说，大城市的基础是我们的辽阔富饶的草原。烧掉你们的城市，留下我们的农场，你们的城市还会奇迹般地复兴；但是，毁掉我们的农场，这个国家的每一座城市的街道就会杂草丛生。

我的朋友们，我们宣布：这个国家有能力为本国人民制定法律，而无需等待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援助或赞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期望联邦各州都能达成一致意见。我不想给马萨诸塞州或纽约州的公民抹黑，说什么他们在面对这个建议时，竟会宣称这个国家没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务。这是 1776 年问题的再现。我们的先辈只有 300 万人口时，就已有勇气宣布在政治上独立于民族之林；我们作为他们的后代已发展到 7000 万人口，我们难道要宣布我们的独立能力不如先辈吗？

不，我的朋友们，我国人民决不会作出那样的决断。因此，我们不在乎战斗会在哪条战线上打响。如果他们说复本位制好，但要等到其他国家帮助我们时才能实行，我们就回答说：与其因为英国实行金本位制，所以我们也实行金本位制，不如我们恢复复本位制，然后让英国也仿效美国实行复本位制。如果他们公然把金本位制作为一件好东西加以庇护，我们就同他们作殊死搏斗。我们的背后有全国和全世界从事生产的广大群众，我们得到各地商业界、劳工界和辛勤工作的人们支持，所以，对于他们实行金本位制的要求，我们的回答将是：你们不要把这顶荆冠强套在劳动人民的额头上，你们不要把人类钉死在金十字架上。

【简析】

《金十字架演说》是布赖恩于 1896 年 7 月为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发表的演说，也是美国竞选史上最著名的演说之一。如同传统的政治演说一样，本篇演说态度鲜明，锋芒直指政敌，在批驳的过程中，阐述自己的立场，全篇充满了演说者必胜的信心，语调铿锵有力，富有感染力。

让·饶勒斯 (1859 ~ 1914)

法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历史学家，哲学家。1881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曾任教师。1885年当选议员，1903年任众议院副院长。1901年创建法国社会党；1904年创办《人道报》；1905年成为法国统一社会党领袖。曾在议会内外积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最后的演说（1914年7月29日）

外交官们在进行谈判了。他们对于要塞尔维亚稍稍流点血，似乎感到很满意。因此，我们也可以稍稍休息，以确保安宁。但是欧洲能得到什么教训呢？基督教已经历了20个世纪，人权获得胜利已有100多年，世界上怎么竟然还会有数百万人毫无理由地相互残杀呢？

德国又怎么样呢？如果德国知道奥地利的照会，那么它允许采取这一举动就是不可宽恕的；如果德国政府不知道，那么它打的是什么主意呢？你与别人签了条约，这个条约管束着你并将你拖入战争，而你居然不知道为何被拖入战争？请问，是谁树立了这样一个混乱政府的榜样呢？（掌声）

然而，各国当局却犹豫不决。我们应当利用这个机会组织起来。我们法国社会党人的任务很简单。我们无需把和平政策强加于政府，因为政府已经在实行这一政策。我一直毫不犹豫地担当起沙文主义者强加给我的罪名，因为我坚决主张并十分希望法德两国握手言和，因此，我有权说法国政府是渴望和平的。（掌声）

法国政府是英国政府争取和平的最好同盟。英国政府在调解中采取了主动态度，并告诫俄国要慎重耐心。对我们来说，我们的任务是坚持要求政府强硬地对俄国说话，从而使俄国有所收敛。如果很遗憾，俄国并不予理会，那么我们的职责就是声明：“我们只知道一个条约；这个条约把我们同全人类联系在一起。”（掌声）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在表达这一职责时，我们发现我们与德国同志是一致的，他们要求本国政府务必使奥地利政府节制其行为。我提到这份电报，可能部分要归功于德国工人的愿望。任何人都不能违抗400万有知识、有良心的人的愿望。

你们知道无产者是什么样的人吗？他们是热爱和平而痛恨战争的集体。而沙文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则是嗜好战争和嗜好屠杀之流。然而，一旦当他们感到，那些可能会断送资本主义的冲突和战争威胁已迫在眉睫时，他们便会想到，他们还有一些试图降服这一风暴的朋友。但是，对那些控制局势的高层人士来说，大地上已遍布地雷。在战争初期的令人陶醉的气氛中，沙文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还能拢络住群众。可是渐渐地，当疾病完成了枪弹的职能，当死亡和痛苦袭来，这些人便转向德国、法国、俄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当局，询问他们如何对所有的死难者作出解释。于是，突然爆发的革命将会宣告：“向上帝和人乞求慈悲吧。”

【简析】

1914年7月28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乌云笼罩欧洲的时刻，饶勒斯去布鲁塞尔参加社会党国际局为拯救和平而召开的一次大会，29日在皇家马戏场作了生平最精彩的也是最后一次讲演。几千名听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奥皇太子6月28日在塞尔维亚被刺后，帝国主义各国进行了频繁的幕后外交活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鸣锣开道。

指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

指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1882年签订，1912年续订。

他的演说如号角，激励人民为反对战争、保卫和平而斗争；似投枪，刺向反动势力和战争狂人的心脏，具有难以想象的号召力。就在发表演说的两天后，他遭到了反动势力的暗杀。他的被害被称为“全世界的灾难”。

皮埃尔·居里 (1859 ~ 1906)

法国物理学家，放射性研究的创始人之一，曾荣获诺贝尔奖。他与居里夫人一起进行放射性研究，经过无数次充满艰辛的实验，终于发现了化学元素钋和镭。1906年不幸死于车祸。

镭的发现和对镭的担忧（1905年6月6日）

首先请允许我告诉大家，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向皇家科学院讲演。皇家科学院决定把诺贝尔奖这一极大的荣誉授予居里夫人和我本人。我们应该感到歉意的是，由于一些我们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原因，我们没有能早日在斯德哥尔摩同大家见面。

今天我要讲的是“放射性物质”的特性，或者说“镭”的特性。我不可能只讲我们自己的研究工作。在1898年开始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个人和贝克勒尔对此问题感兴趣，但是从那时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出现了，如果不讲这些物理学家们的研究成果，那么放射性也就无从谈起。这些人有卢瑟福、德比尔纳、埃尔斯特、盖泰耳、盖斯勒、考夫曼、克鲁克斯、拉姆赛和索迪。我只谈其中的几位，他们使我们对于放射性的认识有了重要的进展。

关于镭的发现，我想快一些讲过去，对它的特性只作简单的概括，然后向大家讲放射性的发现在科学各个分支中给我们带来的重大成果。

1896年贝勒尔发现了“铀”及其化合物的特殊的放射性。铀放射出的微弱射线可在照相底板上留下痕迹。这种射线可穿透黑纸和金属，可使空气导电。这种辐射不随时间而变化，但产生这种放射性的原因并不清楚。

法国的居里夫人和德国的施密特都指出，钍及其化合物也具有这种性质。1898年居里夫人又指出，在实验室制备或使用的化学物质中，只有含铀或钍的那些物质才放射出一定量的贝克勒尔射线。我们称这些物质为“放射性物质”。

这样，放射性本身是铀或钍的一种原子特性。如果一种物质含铀或钍的量越多，它的放射性也就越强。

居里夫人研究了含铀或钍的矿物。按照刚才所讲的观点，这些矿物都是放射性的。但是在测量时她发现，这些矿物的放射性比它们含铀或含钍的量所对应的辐射强很多。居里夫人认为，这些物质中含有我们尚未认识的放射性化学元素。居里夫人和我决定在一种铀矿物——“沥青铀矿”中寻找这种设想的新物质。我们对这些矿物作了化学分析，对分别处理的每批矿物的放射性进行化验。首先我们发现了化学性质与铋很相似的强放射性物质，我们称它为“钋”，后来与贝蒙特合作又发现了与钡相似的第二种强放射性物质，我们称它为“镭”，最后，德比纳尔又分离出属于稀土族的第三种放射性物质“锕”。

这些物质在沥青铀矿中只是微量存在，但它们的放射性很强，比铀的放射性大200万倍。经过大量的处理工作，我们成功地获得了足够数量的有放射性的钡盐，以使用分馏法从中提取纯盐形式的镭。镭是碱土族中比钡序数大的同族元素，它的原子量经居里夫人测定是225。

镭的放射性产生的效应很强，而且有各种不同的效应。

镭这种放射性物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能源，它的放射性可以表示出它的能量。在我与拉博尔德合作的研究中还发现，1克镭每小时连续释放的热量达100卡。卢瑟福和索迪，朗格和普里希特，还有埃格斯特朗，都曾测量过镭释放的热量。看来，能量的释放经过数年后仍将是不会变的，因此镭释放的总能量是相当惊人的。

许多物理学家，如迈耶、施威德莱尔、盖勒斯、贝克勒尔、皮埃尔·居

里、居里夫人、卢瑟福和维拉德等人的研究工作指出，放射性物质放射出三种不同的射线。卢瑟福把它们命名为 α 射线、β 射线和 γ 射线。三种射线的不同点表现在磁场和电场对它们的作用不同：磁场和电场能改变 α 射线和 β 射线的轨迹。

α 射线与阴极射线相似，其特性很像质量比氢原子小 2000 倍的带负电粒子（电子）。居里夫人和我已经确定 β 射线带负电。β 射线与哥尔德斯坦发现的射线相似，其特性很像比 α 射线重 1000 倍的带正电的粒子。β 射线与伦琴射线相似。

当固体物质置于放射性物质周围有放射性的空气中时，它也会变成有放射性的。居里夫人和我发现的这个现象叫作“感生放射性”。这种感生放射性同射气一样，也是不稳定的，各自按特定的指数规律自发地衰变。

看来，铀、钍、镭、锕的放射性在若干年内是不变的，但钋却按指数规律衰减着，140 天衰减 1/2，若干年后它将几乎完全消失。

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事实，是经过许多物理学家的努力而被证实了的。

这些事实的重要意义正在各门学科中显示出来。对于物理学来说意义是很明显的。在实验室中镭成了研究工作的一种新的手段，是一个新的放射源。对于 α 射线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项研究证明了 J.J. 汤姆逊和亥维赛（Heaviside）关于运动中的带电粒子的质量的理论。如果假设物质是由带电粒子集合而成，那么看来力学的基本原理就要从根本上加以修正。

对化学来说，认识放射性物质的特性，意义或许更为重大，它使我们认识了一种维持着放射现象的能源。

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居里夫人和我就认为，此现象可用两种不同的一般假设来解释。关于这些假设，居里夫人在 1899 年和 1900 年作过阐述。

1. 第一种假设：放射性物质从外界摄取能量并加以释放，因此这种放射是二次辐射。

2. 第二种假设：放射性物质释放的能量出自物质本身，因此放射性物质处在变化当中，它们缓慢地逐渐衰变，尽管某些物质在状态在表面上是不变的。镭在数年中释放出的热量如果与相同重量的物质在化学反应中释放的热量相比，那是非常巨大的。然而，释放出的这些热量只不过是少量的镭在衰变中放出的能量，这些镭少得甚至衰变数年后还察觉不出。这就使我们得出一种假设：放射性物质的衰变要比普通的化学变化深刻得多，原子的存在可能要成为问题，因为放射性衰变是元素的转化。

放射性现象对地质学也有意想不到的重大意义。例如，人们发现在矿物中镭总是与铀伴生，甚至还发现，在所有的矿物中镭和铀的比例是一个常数（鲍特伍德的发现）。这就证实了镭是从铀产生的想法。这一理论也可以推广去解释在矿物中经常存在的其他元素共存的现象。可以想象到，某些元素是在地球表面的一定区域形成的，它们是在一定时间内由其他元素产生的，这个时间可能就是地质年代的标志。这是一个新的观点，地质学家们将会加以考虑。

最后，在生物科学方面，镭射线和镭射气产生了令人感兴趣的效应，目前正在被人们研究着。镭的射线已用于治疗某些疾病（狼疮、癌症和神经方面的疾病）。在某些情况下射线的作用可能会有危险性。如果一个人把装有数十毫克镭盐的小玻璃瓶放在一个木盒或纸盒中放在口袋里几个小时，这个人决不会有任意的感觉，但是经过 15 天以后，他的皮肤就会发红，然后是疼

痛，再想治愈是很困难的。如果受放射作用的时间再长，人就会瘫痪和死去。镭必须封在厚的铅盒中传送。

可以想象到，如果镭落到恶人的手中，它就会变成非常危险的东西。这里可能产生这样一个问题：知晓了大自然的奥秘是否有益于人类？从新发现中得到的是裨益呢，还是它将有害于人类？诺贝尔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烈性炸药可以使人们创造奇迹，然而它在那些把人民推向战争的罪魁们的手中就成了可怕的破坏手段。我是信仰诺贝尔的人们当中的一个，我相信，人类从新的发现中获得的将是更美好的东西，而不是危害。

【简析】

《镭的发现和对镭的担忧》，是居里代表他和居里夫人在获得诺贝尔奖后所作演讲的一部分。他介绍了镭的发现过程，以及镭的发现在化学、医学等领域所产生的革命性变化。在演讲结尾，他指出：“如果镭落在恶人的手中，它就会变成非常危险的东西”，表露了科学成果可能为坏人所用的担忧，从而体现了居里夫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科学的远见。这篇讲演的语言十分朴实，也相当流畅，表现了两位卓越的科学家实事求是的崇高风格。

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

美国第 26 任总统，共和党人。1880 年毕业于哈佛学院（今哈佛大学）。1898 年组织志愿骑兵团参加美西战争，次年任纽约州州长。1901 年当选副总统，同年麦金莱总统遇刺身亡，继任总统，时年 42 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任职期间，对内以“改革家”面貌出现，对外奉行“大棒”政策，扩展美国势力范围。

19 和 20 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弊端屡见不鲜，人欲横流，骄奢淫逸、贪图享受之风漫延，美国建国初期的艰苦奋斗作风被忘诸脑后。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列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在此严重关头，作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罗斯福深知若不整顿社会风气，励精图治，必将落在他国之后。

勤奋地生活（公元 1899 年 4 月 10 日）

先生们：

你们是西方最大城市的公民，是产生了林肯和格兰特 的国家的公民。你们卓越和杰出地体现了美国性格中最具美国特色的一切。在向你们这样的人物讲话时，我想谈的不是苟且偷安的人生哲学，而是过勤奋生活的道理——过艰苦奋斗的生活，劳动、竞争的生活；我想谈那种最崇高的成就，即贪图安逸之辈与之无缘，而不畏艰险、不避劳苦从而获得最大的辉煌胜利的人才能取得的那种成就。

胆小的人，懒惰的人，不信任祖国的人，丧失坚强斗志和英勇气概的“过于文明”的人，愚昧无知的人，对“胸怀大志的铮铮铁汉”亦为之动容的巨大鼓舞力量也无动于衷的、麻木不仁的人——总之，所有这些都闭眼不看国家正在承担新的责任；闭眼不看我们正在建设能满足我国需要的海军和陆军；闭眼不看我们正在世界事务中尽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英勇的陆、海军士兵把西班牙势力逐出了美丽的热带岛国，恢复了那里的秩序。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害怕过勤奋的生活，害怕过唯一真正有价值的国民生活。他们相信与世隔绝的生活，那种生活会消蚀一个民族的吃苦耐劳美德，正象消蚀个人的吃苦耐劳美德一样。不然，他们就沉湎于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认为经商致富乃国民生活之根本。殊不知，经商致富固然重要，但毕竟只是造就真正伟大国家的许多环节中的一环而已。物质繁荣来自勤俭，来自干劲和事业心，来自工业活动领域中的艰苦努力；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深厚的物质繁荣的基础，都不可能长久生存下去；但是，如果仅仅依赖于物质繁荣，任何国家也永远不会成为真正伟大的国家。不错，一切荣誉应当归之于物质繁荣的设计师；归之于创办了工厂和铁路的实业巨头；归之于那些为了富裕而殚精竭虑、不辞劳苦的强人；国家大大感激这些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但是，我们更感激那样一些人，他们的最崇高典范应当到林肯那样的政治家和格兰特那样的军人当中去寻找。他们以自己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深谙工作的法则和斗争的法则；他们含辛茹苦，使自己和家属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但他们懂得还有更崇高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和对民族的责任。

因此，我的同胞们，我对你们要讲的是，祖国要求你们不要过安逸的生活，而要过艰苦奋斗的生活。20 世纪已赫然在目，它将决定许多国家的命运。假如我们游手好闲，虚度光阴，一味骄奢淫逸，苟且偷安，假如我们在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前畏首畏尾，裹足不前，那么，更勇敢、更坚强的民族将超过我们，并将赢得统治世界的权利。因此，让我们勇敢地面对斗争的生活，下定决心卓越而果敢地履行我们的职责；下定决心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坚持正义；下定决心做既诚实又勇敢的人，脚踏实地地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最重要的是，只要我们坚信斗争是正当的，就让我们不要逃避斗争，不论是精神的或物质的斗争，国内的或国外的斗争；因为只有通过斗争、通过不避艰险的努力，我们才能最终达到真正伟大国家的目标。

分别为美国第 16 任和第 18 任总统。

听众均为靠个人奋斗而发家致富的共和党俱乐部成员，故出此言。

指美西战争中，美军占据原属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菲律宾等岛国。

【简析】

本文是作者就“勤奋地生活”这一主题在芝加哥发表的著名演说的一部分。忧国之情，溢于言表。“过艰苦奋斗的生活，劳动、竞争的生活”从此成为限制腐败风气，推行国内改革的响亮口号。

保罗·雷诺 (1878 ~ 1966)

法国总理 (1940)。1919年起为议员。历任财政部长、殖民部长、司法部长和副总理等职。曾支持戴高乐提出的发展装甲部队的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40年3月20日任总理，在法国危急的时刻主张转到北非继续进行抵抗，6月16日辞职。后被囚禁于德国。战后获释回国。1948年任财政部长，1953年任副总理。

法兰西不会灭亡（1940年6月13日）

当祖国大难临头之际，首先必须讲一件事。在这命运使人们不知所措的时刻，我要向全世界大声宣扬法国军队的英雄主义，我们士兵的英雄主义以及我们统帅的英雄主义。

我看到从战场上下来的人，他们由于敌机的骚扰，由于长途行军和激烈的战斗已经5天没合眼了。

这些被敌人认为神经已经崩溃的人对战争的最后结果没有丝毫怀疑。他们对祖国的未来没有丝毫怀疑。

从海岸到阿尔贡的战斗已经超过了敦刻尔克军队的英雄主义。法国的灵魂并没有消失。

我们的民族是不为入侵者所屈服的民族。几个世纪以来，我们所生存的土地遭受过多少次入侵，然而我们的民族总是击退或战胜了入侵者。

世界应该知道法国所遭受的苦难。世界应该知道它对法国欠下了债务。现在是偿还债务的时候了。

法国军队是民主国家军队的先锋队。它牺牲了自己，但是尽管在这场战斗中失败了，它给予共同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的数百辆坦克被摧毁、飞机被击落、人员遭伤亡、综合汽油工厂和飞机遭损失，这一切都说明德国人目前的精神状态，尽管他们取得了胜利。

法国受到了创伤，她有权求助于别的民主国家，对她们说：“我们有权向你们提出要求。”她们要是具有正义感的话，没有一个会对此拒绝。

但是同意是一回事，付诸行动是另一回事。我们知道，理想在伟大美国人民的生活中占有多么崇高的地位。难道他们宣告反对纳粹德国还要犹豫吗？

你们知道，我已经向罗斯福总统要求援助。我今晚已向他发出新的也是最后的呼吁。

每次我要求美国总统增加美国法律所允许的各种形式的援助，他都慷慨地应允了，他的人民赞成这种援助。

但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更为严重。今天，法国的生命，至少法国生命的精华处于危险之中。我们的战斗一天比一天艰苦，如果一直看不到共同胜利的遥远希望，那么我们继续打下去没有多大意义。

英国飞机的优势更大了，质量更高了。必须派遣大批战机越过大西洋，去击垮统治欧洲的邪恶军队。

尽管我们遭到了挫折，民主国家的力量依然强大。我们有权希望，这个力量发挥作用的日子就要到来了。这就是我们心中保持希望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希望法国保持一个自由政府离开巴黎的原因。

必须防止希特勒镇压合法政府，防止希特勒向世界宣告法国仅有一个受他雇佣的傀儡政府，就象他企图在各地建立的傀儡政府一样。

在伟大的历史考验中，我们的人民经历了受失败主义情绪折磨的岁月。这是因为他们一向认为他们是伟大的人民。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情况，法国人民准备遭受痛苦。愿他们无愧于他们国家的历史，愿他们成为兄弟，愿他们团结在遭受创伤的祖国周围。

复兴的日子必将到来！

【简析】

《法兰西不会灭亡》是雷诺于 1940 年 6 月在法国遭法西斯德国入侵的紧急关头向全国人民发表的广播讲话。全篇通过分析国际形势，号召人民坚定必胜的信心，去迎接法兰西复兴最后胜利的到来。

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

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生于贵族家庭。毕业于皇家军事学院。1900年参加保守党。先后当选为自由党、保守党议员，历任贸易、内政、海军、军需、陆军、空军、财政大臣等职，两度出任首相。

1940年5月，他在危难之时出任首相，发表了这篇著名的就职演说。他坦率真诚，慷慨陈词，满怀激情，给人果敢刚毅之感。他的演说获得巨大成功，下院以381票对0票通过了对他的信任投票。

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1940年5月13日）

上星期五晚上，我接受了英王陛下的委托，组织新政府。这次组阁，应包括所有的政党，既有支持上届政府的政党，也有上届政府的反对党，显而易见，这是议会和国家的希望与意愿。我已完成了此项任务中最重要的部分。战时内阁业已成立，由5位阁员组成，其中包括反对党的自由主义者，代表了举国一致的团结。三党领袖已经同意加入战时内阁，或者担任国家高级行政职务。三军指挥机构已加以充实。由于事态发展的极端紧迫感和严重性，仅仅用一天时间完成此项任务，是完全必要的。其他许多重要职位已在昨天任命。我将在今天晚上向英王陛下呈递补充名单，并希望于明日一天完成对政府主要大臣的任命。其他一些大臣的任命，虽然通常需要更多一点的时间，但是，我相信会议再次开会时，我的这项任务将告完成，而且本届政府在各方面都将是完整无缺的。

我认为，向下院建议在今天开会符合公众利益的。议长先生同意这个建议，并根据下院决议所授予他的权力，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今天议程结束时，建议下院休会到5月21日星期二。当然，还要附加规定，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提前复会。下周会议所要考虑的议题，将尽早通知全体议员。现在，我请求下院，根据以我的名义提出的决议案，批准已采取的各项步骤，将它记录在案，并宣布对新政府的信任。

组成一届具有这种规模和复杂性的政府，本身就是一项严肃的任务。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正处在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战争的初期阶段，我们正在挪威和荷兰的许多地方进行战斗，我们必须在地中海地区做好准备，空战仍在继续，众多的战备工作必须在国内完成。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如果我今天没有向下院做长篇演说，我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宽恕。我还希望，因为这次政府改组而受到影响的任何朋友和同事，或者以前的同事，会对礼节上的不周之处予以充分谅解，这种礼节上的欠缺，到目前为止是在所难免的。正如我曾对参加本届政府的成员所说的那样，我要向下院说：“我没什么可以奉献，有的只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极为痛苦的严峻的考验。在我们面前，有许多许多漫长的斗争和苦难的岁月。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要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我们全部能力，用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人类黑暗悲惨的罪恶史上所未有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赢得胜利；无论多么可怕，也要赢得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赢得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大家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没有胜利，就没有英帝国的存在，就没有英帝国所代表的一切，就没有促使人类朝着自己目标奋勇前进这一世代相因的强烈欲望和动力。但是当我挑起这个担子的时候，我是心情愉快、满怀希望的。我深信，人们不会听任我们的事业遭受失败。此时此刻，我觉得我有权要求大家的支持，我要说：“来吧，让我们同心协力，一道前进。”

【简析】

丘吉尔有很高的文学造诣，1953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数百篇演说

无一不具文采。为此，他曾被美国《展示》杂志列为近百年来世界最有说服力的八大演说家之一。

关于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广播演说（1941年6月22日）

今晚，我要借此机会向大家发表演说，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战争的关键时刻。

今天凌晨4时，希特勒已进攻并入侵俄国。既没有宣战，也没有最后通牒；但德国炸弹却突然从俄国城市上空象雨点般地落下，德国军队大举侵犯俄国边界。一小时后，德国大使拜见俄国外交部长，称两国已处于战争状态。但正是这位大使，昨夜却喋喋不休地向俄国人保证，德国是朋友，而且几乎是盟友。

希特勒是个十恶不赦、杀人如麻、欲壑难填的魔鬼；而纳粹制度除了贪得无厌和种族统治外，别无主旨和原则。它横暴凶悍，野蛮侵略，为人类一切形式的卑劣行径所不及。

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和悲剧，都一闪而逝了。我看见俄国士兵站在祖国的大门口，守卫着他们的祖先自远古以来劳作的土地。我看见他们守卫着自己的家园，他们的母亲和妻子在祈祷——呵，是的，有时人人都要祈祷，祝愿亲人平安，祝愿他们的赡养者、战斗者和保护者回归。

我看见俄国数以万计的村庄正在耕种土地，正在艰难地获取生活资料，那儿依然有着人类的基本乐趣，少女在欢笑，儿童在玩耍。我看见纳粹的战争机器向他们碾压过去，穷凶极恶地展开了屠杀。我看见全副戎装，佩剑、马刀和鞋钉叮当作响的普鲁士军官，以及刚刚威吓、压制过十多个国家的、奸诈无比的特工高手。我还看见大批愚笨迟钝，受过训练，唯命是从，凶残暴戾的德国士兵，象一大群爬行的蝗虫正在蹒跚行进。我看见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在天空盘旋，它们依然因英国人的多次鞭挞而心有余悸，却在为找到一个自以为唾手可得的猎物而得意忘形。在这番嚣张气焰的背后，在这场突然袭击的背后，我看到了那一小撮策划、组织并向人类发动这场恐怖战争的恶棍。

于是，我的思绪回到了若干年前。那时，俄国军队是我们抗击同一不共戴天的敌人的盟军，他们坚韧不拔，英勇善战，帮助我们赢得了胜利，但后来，他们却完全同这一切隔绝开了——虽然这并非我们的过错。

我亲身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如果我直抒胸臆，感怀旧事，你们是会原谅我的。但现在我必须宣布国王陛下政府的决定，我确信伟大的自治领地在适当时候会一致同意这项决定。然而我们必须现在，必须立即宣布这项决定，一天也不能耽搁。我必须发表这项声明，我相信，你们绝不会怀疑我们将要采取的政策。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一个唯一的、不可变更的目标。我们决心要消灭希特勒，肃清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什么也不能使我们改变这个决心。什么也不能！我们决不谈判；我们决不同希特勒或他的任何党羽进行谈判。我们将在陆地同他作战；我们将在海洋同他作战；我们将在天空同他作战，直至邀天之助，在地球上肃清他的阴影，并把地球上的人民从他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任何一个同纳粹主义作斗争的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一个与希特勒同流合污的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国家，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俄“三国协约”。

指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

而且适用于所有那些卑劣的、吉斯林之流的代表人物，他们充当了纳粹制度的工具和代理人，反对自己的同胞，反对自己的故土。这些吉斯林们，就象纳粹头目自身一样，如果没有被自己的同胞干掉（干掉就会省下很多麻烦），就将在胜利的翌日被我们送交同盟国法庭审判。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声明。

因此，我们将尽力给俄国和俄国人民提供一切援助。我们将呼吁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采取同样的方针，并且同我们一样，忠诚不渝地推行到底。

我们已经向苏俄政府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可能对他们有用的技术援助和经济援助。我们将日以继夜地、越来越大规模地轰炸德国，月复一月地向它大量投掷炸弹，使它每一个月都尝到并吞下它倾洒给人类的更加深重的苦难。

值得指出的是，仅仅在昨天，皇家空军曾深入法国腹地，以极小损失击落了 28 架侵犯、玷污并扬言要控制法兰西领空的德国战斗机。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从现在起，我国空军的扩充将加速进行。在今后 6 个月，我们从美国那儿得到的援助，包括各种战争物资，尤其是重型轰炸机，将开始展示出重要意义。这不是阶级战争。这是一场整个大英帝国和英联邦，不分种族，不分信仰，不分党派，全都投入进去的战争。

希特勒侵略俄国仅仅是蓄谋侵略不列颠诸岛的前奏。毫无疑问，他指望到冬季到来之前结束这一切，并在美国海军和空军进行干涉之前击溃英国。他指望更大规模地重演故伎，各个击破。他一直在凭借这种伎俩得逞。那时，他就可以为最后行动清除障碍了，也就是说，他就要迫使西半球屈服于他的意志和他的制度了，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的一切征服都将落空。

因此，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俄国人民为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

让我们从如此残酷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吧！在这生命尚存，力量还在之际，让我们加倍努力，合力奋战吧！

【简析】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军大举入侵苏联。当晚，丘吉尔发表广播演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动员国人及世界人民大力援助苏联，彻底打败德国法西斯。

吉斯林（1887~1945），挪威军官，二次大战期间卖国投敌，任纳粹侵占挪威后的傀儡政府的头子，因而他的名字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词。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加里宁（1875～1946）

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被誉为“全俄老总管”。生于农民家庭。189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候补中央委员。1919年根据列宁提议，接替去世的斯维尔德洛夫，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此后历任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1938年起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46年因病辞职，同年去世。

保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志向（1922年10月11日）

同志们：

我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祝贺。请允许我在讲话中不提政治问题和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

同志们，过去的5年是非常独特的、新颖和极其光辉的年代。在这5年中，在这段最艰苦的时期内，全体工农群众——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都在战胜我们的敌人这一个愿望下团结起来。在邓尼金逼近图拉，同时尤登尼奇又威胁着彼得格勒的时期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个时期中，各阶层劳动人民只想着一件事：保持住已经争得的自由。自然，在这个时期中，无论全体民众或各个部队，英雄气概都达到了最高限度；现在，我们处在暂时歇息的时期，当这些鲜明的战斗情景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情景就越来越珍贵，越来越可爱了。因为在这一时期中，一切不良的、恶劣的东西都被遗忘了，被铲除了，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了，而一切最鲜明的、最美丽的东西却保留下来，而且时间愈久，就愈突出地、愈鲜明地浮现在新的青年一代面前。同志们，无疑地，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些诗人、剧作家和艺术家，他们能够把这些最伟大的历史事件用鲜明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以便将来教育革命的后一代。我们现在仅仅凭回忆录，凭大量搜集到的、未经整理的原始材料来追忆这些情景。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期是非常复杂、独特和有趣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个在前线上表现过最伟大的英雄气概、刚毅精神和指挥大量部队的才能的战士，回到日常工作岗位以后，农民的贫困对他显得特别刺目。现在，在这次战争中受到过重大牺牲的残废军人，正从前线回来，他们需要最细心的照顾，需要特殊的母亲般的关怀，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然而，同志们，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大多数都缺少最必要的东西。可是，在这个时候，那些根本没有在这场刚刚结束的斗争中出过一点儿革命热力的人，却在利用目前的情况，利用新经济政策，过着很好的生活，而且愈过愈美。我现在向你们引述前天我和列夫·托尔斯泰的爱女亚历山大娜·里沃芙娜·托尔斯达雅的一段简短的谈话吧。

她说：“我整整一个夏天都没有闲过，现在觉得挺好。可是，难道不能把这个讨厌的新经济政策给取消吗？”有意思的是，受到新经济政策影响最大的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前实际要求过新经济政策的人。为什么新经济政策给亚历山大娜·里沃芙娜这种人的影响比给共产党员的影响来得大呢？只因为和资产阶级势力作坚决斗争的共产党员，在看出需要稍微利用一下资产阶级势力的时候，就毫无顾忌地采用新经济政策，虽然他非常明白新经济政策的许多缺点。如果我们让鱼活下去，那么鱼就需要水。如果我们要实行新经济政策，那么必然就会随着产生许多不良现象。可是，除了这一切不良现象外，还有好的现象，这些好的现象最后将引导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的胜利。只有共产党才能看到新经济政策的这些缺点，但是它也看到，新经济政策实际上会使共产主义获得最终的胜利。同志们，这里清楚地显示出来（青年们了解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能够给每个参加实际生活的人指出最好的方向。

每一个年满20岁的人，都应有为人民、为人类服务的志向。

同志们，让我向你们表示一点希望：我们共产主义青年要更充分地掌握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最能使我们在各种复杂的生活环境中辨明方向。

同志们，我希望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今后跟过去一样，仍旧遵循着革命的教训，保持着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志向。

【简析】

加里宁任职期间，特别关心青年的成长，对青年教育问题发表过许多重要演讲。这里选用的是他在俄国共青团五大上的演说。当时苏联处于特殊环境之中，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加里宁要求青年充分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以便在各种复杂生活环境中辨明方向，保持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志向。演说篇幅不长，但紧密联系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谆谆善诱，语重心长，充满了革命前辈对青年一代的深情厚爱和殷切希望。今天读来，仍具有现实意义。

弗·伊·列宁（1870～1924）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苏联共产党的创始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缔造者，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朽事业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继承者。1917年领导人民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当选为第1届人民委员会主席。1924年1月21日在莫斯科去世。

苏维埃政权的任务（1917年11月7日）

同志们！布尔什维克始终认为必要的工农革命，已经成功了。

这个工农革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意义首先在于我们将拥有一个苏维埃政府、一个绝无资产阶级参加的我们自己的政权机关。被压迫的群众将亲自建立政权。旧的国家机构将被彻底打碎，而新的管理机构即苏维埃组织将建立起来。

俄国历史的新时期从此开始了，这第三次俄国革命终将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

我们当前的任务之一，就是必须立刻结束战争。可是大家都很清楚，要结束同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密切联系着的这场战争，就必须打倒资本本身。

在意大利、英国和德国已经逐渐展开的世界工人运动一定会在这方面帮助我们。

我们向国际民主派提出的立即缔结公正和约的建议，一定会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群众的热烈响应。为了增强无产阶级的这种信任，必须立刻公布一切秘密条约。

在国内，农民中很大一部分人都说：我们不再跟资本家打交道了，我们要同工人一道干。我们只要颁布一项废除地主所有制的法令，就可以赢得农民的信任。农民会懂得，只有同工人结成联盟，他们才能得救。我们要对生产实行真正的工人监督。

现在我们已学会了齐心协力地工作。刚刚发生的革命就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拥有群众组织的力量，它定能战胜一切，并把无产阶级引向世界革命。

在俄国，我们现在应该着手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热烈鼓掌）

【简析】

本篇是十月革命当天列宁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列宁的演说只有短短600多字，但具有划时代意义。简洁而有力的话语，宣告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坚定而明确的声音，指明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

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8年11月7日）

今天，我们为世界工人革命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的纪念碑举行揭幕典礼。

多少世纪以来，人类都是在一小撮蹂躏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剥削者的压迫下受苦受难。旧时代的剥削者地主压榨和掠夺的是分散的愚昧的农奴，而新时代的剥削者资本家所碰到的是被压迫群众的先进部队，即城市工人，工厂工人，产业工人。工厂把工人联合起来了，城市生活启发开导了他们，共同的罢工斗争和革命行动锻炼了他们。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率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场斗争中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我们处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处在两位伟大社会主义者的这个预见开始实现的时代。我们大家都看到，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显露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各民族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所造成的不堪言状的惨祸，无论在哪里都激起被压迫群众英勇精神的高涨，大大加强他们争取解放的斗争力量。

愿一个个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都来提醒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我们在斗争中不是孤立的。更先进的国家的工人正挺身奋起同我们并肩奋斗。在我们和他们的面前还有艰苦的战斗。通过共同的斗争，我们一定会粉碎资本的压迫，最终赢得社会主义！

【简析】

本篇演说是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正值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他热情地赞扬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业绩，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讲演言简意赅，思想深刻，紧紧抓住听众，具有非凡的魅力。

罗莎·卢森堡（1871～1919）

国际共运著名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生于波兰，后加入德国籍。1893年同战友一起创建波兰社会民主党。1897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918年与李卜克内西一起创建德国共产党，并同时当选为主席。1919年1月参加领导柏林工人武装起义，与李卜克内西同时被捕后被杀害。一生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贞不渝，被誉为“革命之鹰”（列宁语）。

关于军国主义问题的发言（1900年9月27日）

社会主义活动家一贯赞成与军国主义作斗争的基本原则。军国主义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大敌，它力图压垮我们，使我们挨饿，败坏我们的道德。老的国际发出了反对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的呼声；每一次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和各国社会党代表大会都抗议并谴责军国主义这一资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最有力的工具。从这一意义上说，公民们，我们的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同以前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相类似的反对军国主义的决议，并没有做什么新的事情。

但是，我所要宣读的以及我们准备投票表决的决议内容，并不是重复这一观点；相反，我很高兴地看到，在两个委员会中，我们大家一致希望走得更远一些，提出某种新的东西，首先是某种实际的东西。这就是在讨论我们的决议时大家一致同意接受的纲领。

某种新的东西？难道军国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老的祸害之一，最老的罪行之一？会产生什么新东西呢？这就是：这种军国主义政策已经普遍化，并且在帝国主义世界政策的形式下变本加厉。这不再仅仅是在两个或三个邻国之间为可能发生的战争作准备的大规模武装；这是一种军国主义，它经常地促使世界列强进行新的殖民掠夺，它把美利坚合众国变成一个纯粹的军国主义国家，英国也同样；迄今为止，德国几乎是唯一致力于不断扩充自己的军队和舰队的国家，现在这种政策成了整个世界的口号。这种政策以中日战争为发端；接着是美西战争，德兰士瓦战争以及欧洲国家联合反对中国的战争。公民们，如此迅速地接连发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是从未有过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还从来不曾这样疯狂！

确实，资产阶级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世界在自己的发展中获得了新的推动力；但是它将耗尽自己的最后的力量，从而加快自己的不可避免的崩溃时刻的到来。

这种殖民政策开始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部对内对外政策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在社会主义的政策中必须准备好应付的办法。现在该是社会党通过自己的代表对世界政策公开表明态度的时候了；这正是我们想要通过这个决议所指出的。

我现在谈一谈这个决议的实际方面；决议建议开展经常的反对军国主义的国际性行动。公民们，迄今为止，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团结主要表现在一些原则宣言和社会主义的代表们在各次代表大会上进行定期的磋商；至于自己的行动，它迄今主要只限于经济领域，只限于工会领域。国际团结迄今只具有这样的性质，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在所有国家几乎都是同样的，而政治状况则差别很大。但是，这种世界政策也将改变所有国家政治状况。

自从这个新时代开始以来，无论在法兰西共和国或俄国专制制度下，无论在古老的英国或年轻的德意志帝国，我们到处看到同样的军国主义统治，同样的殖民政策，同样的反动，所有国家都处于经常的战争状态。正是这种同样的反动，在所有国家为社会主义者的行动和宣传造成了新的基础和一致性。正是这种不断的战争状态导致无产者不断地团结起来维护和平！（鼓掌）

然而，不仅为了给予我们的日常斗争以新的推动力，而且从我们的最终目的来看，各国无产者在政治方面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在目前是迫切需要的。

公民们，在社会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一般设想，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将成为资本主义末日的开头，资本主义大崩溃的开端。现在这种设想在许多方面失去了可能；恰恰相反，愈来愈可能的是，一次大规模的世界政治危机将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

因此，公民们，既然资本主义的马尔波罗 不断地处于战争状态（也许他再也无法脱离战争状态），既然世界政策引起各种冲突和突然的、难以预料的事变，那么，我们就必须为我们迟早必然要担负起的重大任务作好准备。

当然，我十分清楚，大崩溃并不是在今天或明天就会到来；也许，我们的被奴役状态比我们所设想的还要长久，还要痛苦。但是这个时刻必将到来，我们的代表大会敲起警钟，号召全体无产者联合起来，结成联盟，进行政治行动！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行动的时刻到来了；让我们手挽着手，共同前进，组成一支队伍，为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作好准备！（长时间的鼓掌。欢呼声）

【简析】

卢森堡精通六七门外语，文笔犀利，口才出众。本篇是她在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党人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她指出，军国主义是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文明的死敌，无产者必须“团结起来维护和平”。演讲主旨清楚，观点鲜明，分析精辟，给人以信心和力量！

约翰·邱吉尔·马尔波罗公爵（1650—1722）——英国统帅和政治活动家，1702—1711年在西班牙王位继任战争中任英军总司令。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869—1948）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著名领袖，有“圣雄”之称。生于一个土邦的贵族家庭。毕业于伦敦大学。1893年在南非任一印度商业公司的法律顾问，旋即投入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1915年回国，节欲苦行，将家财尽数捐为慈善费。鉴于英国未履行让印度自治的诺言，遂发起非暴力抵抗运动，并于1920年倡导不合作运动。长期任国大党主席，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印度独立事业。1948年1月在制止教派纠纷时被一狂热分子刺死。

论不合作（1920年8月12日）

有关不合作这个问题，你们已经颇有所闻。那么，什么叫不合作，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不合作？借此，我愿直抒己见。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着两个问题：首先是基拉法问题，印度的穆斯林为此心如刀割。英国首相经过深思熟虑、以英国名义许下的诺言已陷入泥淖。由于印度穆斯林的努力，并经英国政府斟酌再三后作出的许诺，现已化为乌有，伟大的伊斯兰宗教正处于危险之中。穆斯林教徒们坚持认为——我敢相信他们是正确的——只要不列颠不履行诺言，他们对不列颠就不可能有真心实意和忠诚。如果让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在忠诚于不列颠的关系还是忠诚于他的信仰和穆罕默德之间作出抉择，他会不加思索地作出抉择——他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抉择。穆斯林们直言不讳地、公开而又体面地向全世界声明，如果不列颠的部长们和不列颠民族违背诺言，不想尊重居住在印度、信奉伊斯兰教的7000万臣民的感情，就可能失去穆斯林对他们的忠诚。然而，这对其他印度人来说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即是否要与穆斯林同胞一起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便抓住了向穆斯林同胞表达友好亲善和深情厚谊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并证明你们多年来所说的话：穆斯林是印度教的兄弟。如果印度教徒认为，你们同穆斯林的兄弟般的血肉情谊胜于同英国人的关系，如果你们发现穆斯林的要求是公正的，是出自真挚的感情的，是伟大的宗教情感，那么我要提醒你们，只要他们的事业依然是正义的，为达到最终目标而做到的一切是正义的，体面的，无损于印度的，你们就要对穆斯林一帮到底，别无选择。印度的穆斯林已经接受了这些简单的条件。这是在他们发现，他们可以接受印度教徒提供的援助，可以永远在全世界面前证明他们的事业和他们所做的一切是正义的时候，才决定接受同伴伸出的援助之手的。然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将以联合阵线的面貌出现在欧洲所有基督教列强面前，并向后者表明，尽管印度还很懦弱，但她还是有能力维护自己的自尊，并知道如何为自己的信仰和自尊而献身。

基拉法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此。还有一个旁遮普问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没有任何问题象旁遮普问题那样令印度心碎。我并非没有考虑到1857年暴动。印度在暴动期间曾蒙受极大的痛苦，然而，在通过《罗拉特法案》期间和此后所遭受的凌辱，在印度史上却是空前的。因为，在同旁遮普暴力事件有关的问题上，你要求从英国那里得到公正，但你不得不寻求得到这种公正的途径和方法。无论是上议院、下议院、还是印度总督和蒙塔古先生，谁不知道印度在基拉法和旁遮普问题上的感情。但在议会两院的辩论中，蒙塔古先生和总督大人的所作所为淋漓尽致地向你证实，他们谁愿意给予属于印度并为印度所急需的公正呢？我建议，我们的领导人必须设法摆脱这一困境。除非我们使自己同印度的英国统治者平起平坐，除非我们从他们手中获得自尊，否则我们同他们之间就根本不可能有互相联系和友好交往。因而，

又称哈里发运动，为印度穆斯林反对英殖民统治的运动，一次大战后以反对英国等协约国瓜分土耳其，保卫伊斯兰教为号召而兴起。

即1857年印度人民大起义。先由英国土著雇佣兵于5月兵变，后席卷广大地区。

英国于1919年通过《罗拉特法案》，残酷镇压一切旨在要求印度解放的“骚乱”。

1919年4月13日英军对旁遮普省阿姆利则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数千名居民开枪射击，死伤1516人。

我敢于提出这个绝妙的而又无可辩驳的不合作办法。

有人告诉我，不合作违反宪法。我敢否认这是违反宪法的。相反，我确信，不合作是正义的，是一条宗教原则，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力，它完全符合宪法。一位不列颠帝国的狂热推崇者曾说过，在不列颠的宪法里，甚至连一场成功的叛乱也是全然合法的。他还列举了一些令我无法否认的历史事件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只要叛乱就其通常的含意是指用暴力手段夺取公正，我认为无论成败都是不合法的。相反，我反复向我的同胞言明，暴力行为不管能给欧洲带来什么，绝不适合印度。

我的兄弟和朋友肖卡特·阿里相信暴力方法。如果他要行使自己的权力，抽出利剑去反击不列颠帝国，我知道他有男子汉的勇气，他能够看清应该向不列颠帝国宣战。然而，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勇士，他认识到暴力手段不适合于印度，于是他站在我一边，接受了我的微薄援助并保证：只要与我在一起，只要相信这个道理，他就永远不会有对任何一个英国人，甚至对地球上任何人施行暴力的念头。此时此刻我要告诉你们，他言必信，行必果，始终虔诚地信守诺言。在此我能作证，他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个非暴力的不合作计划，同时，我要求印度接受这一计划。我告诉你们，在我们这个英属印度的战士行列中，没有哪个人胜过肖卡特·阿里。当剑出鞘的一刻来临，如果确实来临的话，你们会发现他会抽出利剑，而我就会隐退到印度斯坦的丛林深处。一旦印度接受利剑的信条，我将结束作为印度人的生命。因为我相信印度肩负着独特的使命，因为我相信几百年的历史教训已经告诉印度先辈们，人类的公正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真正的公正是建立在自我牺牲、道义和无私奉献的基础上。我对此忠贞不渝，我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一信念。为此，我告诉你们，我的朋友在相信暴力的同时，也相信非暴力是弱者的一种武器，而我却相信非暴力这种武器属于最强者。我相信，一个最坚强的战士才敢于手无寸铁，赤裸着胸膛面对敌人而死。这就是不合作的非暴力的关键所在。因而，我敢向睿智的同胞们说，只要坚持非暴力的不合作主义，这种不合作主义就没有什么违反宪法之处。

请问，我对不列颠政府说“我拒绝为你服务”，难道这违反宪法？难道我们受人尊敬的主席先生恭敬地辞去所有政府授予的官衔也违反宪法？难道家长从公立学校或政府资助的学校领回自己的孩子违反宪法？难道一个律师说“只要法律非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我的地位，我就不再拥护法律”违反宪法？难道一个文职人员或法官提出：“我拒绝为一个强奸民意的政府服务”也违反宪法？再请问，如果一个警察或一位士兵，当他知道自己是被征来效忠于迫害自己同胞的政府时，提出辞呈也违反宪法？如果我到克里希纳河畔对一位农民说，“假如政府不是用你的税款来提高你的地位，相反地在削弱你的地位，你交税是不明智的”，难道这也违反宪法？我确信并敢于指出，这没有违反宪法，根本没有！况且，我一生就是这样干的，并没有人提出过疑义。在盖拉，我曾在70万农民中间工作过，他们停止了交税，整个印度都支持我。没有谁认为这是违反宪法的。在我提出的一整套不合作计划中，无一不是违反宪法的。但是，我敢说，在这个违反宪法的政府中间，在这个已经庄严地制定了宪法的国度里确有严重的违宪行为——使印度成为一个懦弱的民族，只得在地上爬行，让印度人民忍受强加于她的侮辱才是严重的违反宪

基拉发运动领导人之一，后参加不合作运动，以换取甘地的支持。

法；7000万印度穆斯林屈从于对他们的宗教施行不道德的暴力才是不折不扣的违反宪法；让整个印度麻木不仁地同一个践踏旁遮普尊严的非正义的政府合作才是真正的违反宪法。同胞们，只要你们还有一点尊严，只要你们承认自己是世代相传的高尚传统的后裔和维护者，你们不支持不合作立场就是违反宪法，同这样一个变得如此非正义的政府合作就是违反宪法。我不是一个反英主义者，不是一个反不列颠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反政府主义者。但是，我反对虚伪，反对欺骗，反对不公。这个政府坚持非正义一天，就会视我为敌一天——把我视为死敌。在阿姆利则的国会上——我对你们开诚布公——我曾跪在你们中的一些人面前，恳求你们同这个政府合作。我曾信心满怀地希望那些通常被认为是英明的不列颠部长们会安抚穆斯林的感情，他们会在旁遮普暴行事件中完全主持公道。因此我当时说，让我们与他们重归于好吧，握住伸向我们友谊之手吧，因为我认为这是通过皇家宣言给我们传递友谊。正因为如此，我当时才保证给予合作。但是今天，这种信念已烟消云散，这要归咎不列颠部长先生们的所作所为。现在我请求，不要在立法委员会内设置无为的障碍，而要采取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不合作立场，这样就会使这个世界最强大的政府瘫痪。这就是我今天立场。

只有当政府保护你们自尊心的时候，合作才是你们唯一的职责。同样，当政府不但不保护你，反而剥夺你的尊严时，不合作就是你的天职。这就是不合作之真谛。

【简析】

1919年4月殖民当局制造的阿姆利则大屠杀导致反英大起义，次年9月国大党通过“非暴力，不合作”方案。《论不合作》就是在这次之前作者向马德拉斯的5万多名听众发表的一次讲演。全篇围绕一个中心展开，说理清楚，极有说服力，表现了甘地的杰出的演讲才能。美国《展示》杂志称之为近百年来世界最有说服力的八大演说家之一。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

苏联作家，苏联社会主义文艺奠基人。原名阿历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生于木工家庭，只读过二年小学。1892年用“高尔基”笔名发表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从此踏上文坛。1906年写成著名长篇小说《母亲》，被认为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一生创作了大量小说、诗歌、剧本以及文论、政论文章，为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列宁称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1905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9年当选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

你们出色的、英雄的劳动使世界吃惊（1932年7月）

同志们，我要讲的也许超出你们这里讨论过的问题的范围。但你们是“工农青年近卫军”，你们是本国主人，在我们的现实里，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哪一个问题不受到你们的注意。不应有这样的问題，同志们，你们的处境，比我那时代的青年好得无可比拟了。我们的兄弟不得不在自由主义、民粹派、消极的和积极的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主义的形形色色的理论中迷失方向。无政府主义是小市民意识形态的最高成就，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曾为它而度过了一生。

你们是处在另一种环境里。展现在你们面前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和阐述的无可争辩的世界真理的最纯真的源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和预料到的，象你们看见的，如今正实现着。资本主义世界正在腐烂，瓦解。弗拉基米尔·列宁的教导正在由你们来实现。象格林柯同志刚才说的，这是你们千万只手实现的。

在已做出的一切基础上，在追求拟定的目标，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一定会成为日益有成效的容易的事业。

我觉得，我们的青少年社会主义教育一定会成为更有成效的事业。它是否成为这样的事业呢？我对自己，也对你们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事业进行得并不象应有和必须的那样有成效。它进行得不大有成效，因为，你们知道，在我国，家庭和学校之间有一些脱节现象。学校比家庭更社会主义化。

学校比家庭更社会主义化；儿童比父母更左倾。这是事实。你们当中有许多人亲自体验到这一点。儿童在学校里不仅读书，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受社会主义教育。在学校里给儿童讲到建设的崇高任务，告诉他们未来应该是什么。但是，他们放学回到家里，他们就进入了过去的时代。你们看，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这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家庭至今还是很难把旧的市民生活习惯改掉，可是孩子已经摆脱了这种生活习惯。

然而很可能，这种生活习惯会毁掉他们当中许多人。你们都知道，过去的时代把人培养成了个人主义者。我们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敌人。我们要创造出集体主义的人，国际主义的人。我们能不能创造出这样的人呢？你们，共青团员、无疑的会肯定而坚决地回答这个问题：是的，我们能创造出来！

但是还有一种事实，不能不提出来。我们大多数青年企望进中等技术学校，企望当工程师。同志们，这是非常自然的。我们正在要使国家工业化。我们需要大批工程师干部。这是对的。不错。但是，同志们，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许多别的干部。例如，我们需要大批医生干部，需要保卫国家的健康的人。在我国，他们的人数还很少。比起工程师来，他们处在另一种的。更艰苦得多的环境里。因此，青年不大愿意进医学系，你们自己知道这一点，许多教师和教授都可以证实这一点。我已经提到，工程师是需要的。医生——小儿科、卫生学等等的专家也很需要。

需要合理分配力量。我们的青年应该到文化力量缺乏的任何地方去，这些力量可以改造而且已经在改造我们的国家。

我可以列举好些事实，说明医科学校的大学生转入工业中等技术学校。也可以指出这样一桩事实：有一个人学成了当医生、跑到某地，住了下来，医术不好，人们埋怨他。他本人也知道自己是个蹩脚医生。他写道：“我对

医学没有兴趣，我爱好文学。”然而他还是留在那里，干自己的事业。

我不打算再谈这些事实。但是我知道很多这些事实。

同志们，我提出了问题，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医学是保卫国家健康的科学。儿童的隆康操在医生手里，这些儿童经过几年以后就会站在你们的岗位上。在我国，有才能的专家不多，很不多，而且他们逐渐会死掉。然而他们创造了巨大的很好的遗产。他们会这样说：瞧，我们的青年不善于利用这些遗产；不仅在乡村，而且在城市，如果我们留下蹩脚的医生，很蹩脚的医生，这样的情况是很可能的。这就必须想点办法。

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对你们来说，不能是别人的问题。总之，对你们来说，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什么是别人的，不可能有你们不该响应的事情。今天你们是共青团员，明天你们就是党员，站在责任重大的岗位上了。因此我觉得，你们必须认真注意事情的这一方面，从事正确的培养和分配你们的力量。

我们在文化方面有点落后。可是你们青年精力这么充沛，不会引起惊慌，也不会责备。你们能够干得很好。很好地干吧。你们能够胜任一切。你们是刚强的、精力充沛的人、你们懂得生活的革命问题和社会主义劳动的意义。

我再说一遍：不可能而且不应该有哪一个问题不受到你们的注意。同志们，我的话讲完了，希望你们更加强你们的能力，表现出更出色的、英雄的劳动，使全世界吃惊。（暴风雨般的鼓掌）

【简析】

高尔基是一名出色的演说家。本篇是他在 1932 年苏联共青团第 7 届全苏代表会议上的讲演。他密切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向共青团员们指出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提出了培养目标问题，相信他们定能“表现出更出色的、英雄的劳动，使全世界吃惊”。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

印度杰出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生于没落的地主家庭。1878年赴英留学，1880年回国。1913年发表诗集《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为第一个获得此奖的东方人。一生创作50多部诗集，20余种剧本，12部长篇小说，100余篇短篇小说，30多部散文，1500多幅画，2000多首歌曲。其中，《人民的意志》之歌1950年被定为印度国歌。

毕生追求祖国的独立自由，坚持正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热爱和平。对中国怀有真挚感情，曾说“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

印度面临的问题（1916）

我们印度的真正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这不仅是印度的情况，而且是所有国家的情况。我不相信什么单纯的政治利益。西方的政治已经支配西方的理想，我们印度正在努力模仿你们。我们不能不记住，欧洲各国人民一开始就拥有种族团结，那里的自然资源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它的文明自然具有政治侵略和商业侵略的性质。因为一方面他们没有内部纷争，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对付强大的、具有掠夺性的邻国。他们把自己完善地组织起来，并且对别人采取敌视的戒备态度，以此作为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过去，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抢劫，现在，依然保持同样态度——他们组织起来剥削全世界。

但是印度有史以来一直有它自己的问题——种族问题。每个民族都要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而我们在印度必须认识到，当我们力图成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时候，我们的形象是很难看的，这完全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够完成上天交给我们的使命。

种族团结问题是我们多年来力图解决的问题，也是在你们美国面临的问题。这个国家的许多人问我，印度的种姓制度是怎么回事。对我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常常带有一种优越感。我不由得以稍加改变的提法向批评我们的美国人提出同样的问题：“你们是怎样对待红种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因为你们并没有改变对待他们的种姓态度。你们使用残暴的方法避开其他种族，但是在你们美国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你们没有权利质问印度。

尽管我们有很大困难，然而印度仍然做了一些事情。它设法在种族之间进行调整，承认真正存在于种族之间的差别，并且寻求团结的某种基础。这个基础来自我们的先哲那纳克、咯毕尔、柴特纳雅等人，他们倡导印度所有种族信奉一个上帝。

在寻求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办法时，我们也会有助于世界问题的解决。印度的过去就是全世界的现在。由于科学提供的便利，全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国家。你们也必须找到一个非政治的团结基础，这样的时刻正在到来。如果印度能够向世界提供它的解决办法，那将是对人类的贡献。只有一种历史，那就是人类的历史。一切民族的历史不过是这种巨大历史的一些篇章。我们在印度情愿为实现这个伟大事业含辛茹苦。

每个人都有他的利己主义。因此，他的兽类本能使他为了单纯追求自身利益，而同别人斗争。但是人类还有更崇高的同情和互助的本能。缺乏这种崇高的道义力量而且彼此不能结成伙伴关系的人，他们一定会灭亡，或者在堕落中生活。唯有具备强烈的合作精神的人，才能生存，并创造文明。因此，我们发现有史以来人们就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互相斗争或者联合。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或者为全体的共同利益服务。

在我们早期的历史上，每个国家的地理疆域和交通设施的规模都部很小，这个问题就其范围来说是比较小的。人们在他们各自分离区域内培育他们的团结感也就足够了。那时候他们自己联合起来，同别人斗争。然而正是这种联合的道义精神才是他们伟大之处的真正基础，并且抚育了他们的艺术、科学和宗教。那时候，人们不得不注意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一个特定的人类种族的成员彼此密切接触的事实。只有那些通过他们的崇高本性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的人，才能在历史上占有他们的地位。

现代最重要的事实是，所有不同的人类种族都亲密地来到一起。我们两次遇到两种抉择。问题是属于不同集团的人不是继续互相斗争，就是找出某种和解的真正基础并且互相帮助；不是无休止的竞争就是合作。

我毫不怀疑地说，拥有爱的道义力量和精神团结的眼光的人，对异族人的敌对感情最少并且能够设身处地对别人有同情心的人，将是在我们面临的这个时代最适合占有永久地位的人；而那些不断发展他们的斗争本能和不容异己的人，将被消灭。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凭借我们更崇高的本性的帮助来解决它，从而证明我们的人性。为了伤害他人并避开别人打击、为了挣钱而把别人拖在后边的庞大组织，不会帮助我们。相反，由于它们的沉重躯体，它们的高昂代价和它们对活的人性的有害影响，它们会在更高文明的更广阔的生活中严重地妨碍我们的自由。

在民族的演变过程中，兄弟情谊的道德文明受到了地理疆界的限制，因为那时候这些疆界是实在的。可是现在它们已经成为传统上的想象的界线，并不具有真正障碍的性质。因此人类的道义本性必须极端认真地对待这个重大事实，否则就是灭亡。环境改变的首次刺激，酿成了人类的贪欲和残酷仇恨的卑鄙感情。如果这种情况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军备扩充到不可想象的荒唐地步，机器和仓库以它们的污秽、烟雾和丑恶，包围这个美好的世界，那么世界将在自杀的熊熊烈火中毁灭。所以人类必须运用他的爱的全部力量和明澈的眼力作出另一次伟大的道义上的调整，这种调整将包括整个人类世界，而不只是分散的民族。现代的每个人为了争取新时代的黎明都要使自己和自己的环境有所准备，这样的号召已经来到。在新时代的黎明，人将在全人类的精神团结中发现自己的灵魂。

【简析】

本篇是 1916 年泰戈尔访美时的讲演。他在阐述印度面临的问题时指出，印度的过去就是全世界的现在，西方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冲突和征服精神，西方文明具有侵略性质。他呼吁结束给人类带来灾难的集团争斗，争取新时代的黎明。演讲词结构严谨，条理清晰，语言朴实，很有说服力。

阿·托尔斯泰（1882～1945）

前苏联作家。出身贵族家庭。十月革命前的作品，主要描写俄国贵族地主的堕落及破产的情况。十月革命后，一度侨居国外，思想上对革命由反感发展到敌视，后来，经历了反复的探索和痛苦的反思，特别是1922年在德国结识了高尔基，受到了他的影响，逐步改变了态度，回归祖国，并以20年时间写成巨著《苦难的历程》。这部著作对全世界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曾三次获得斯大林奖金，并任前苏联科学院院士。

在红场高尔基追悼会上的演说（1936年6月20日）

高尔基是位能深刻、准确反映革命历史时代的艺术家，列宁是位能带领人类建立大同世界的创造者。

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存在不是具有两个日期：生日和忌日，而仅仅只有一个：他们的誕生日。

在这座古老的广场上人民几千年都在为自己创建着国家，为大众建立了国体的最高形态。我们在这儿聚会，是为了把这位不仅属于我国，而且属于世界人民的作家的骨灰盒安放进名人墓。

艺术家高尔基的诞辰是在90年代。少年彼什科夫在自己心灵美妙的深处积聚了革命前那个时代所有爆发性的力量：积聚了受屈辱、受压迫人们的满腔悲愤、所有令人痛苦的期盼、所有寻找不到出路的激情。

他替别人感受到了市侩的、小市民的和警察拳头下黑沉沉堡垒的滋味。他不止一次发疯似地搏斗，单枪匹马为保护被侮辱、被欺压者而与许多人作对。这样到了90年代，这个高高、瘦瘦，背有点驼，有着一双蓝眼睛的少年，怀着了一颗勇猛、炽热的心，在那个受欺压、剑拔弩张、死气沉沉的可怕岁月里发起了反抗。

他说，谁有一颗活人的心，就该去砸烂这万恶的小市民的麻木不仁状态，到广阔的空间去，去点燃自由生活的篝火！

他用强有力的笔触急不可耐地、天才地勾画出剥削阶级愚蠢的禽兽面目。这就是那张俄罗斯的、涂上了阴沉油彩的贪得无厌的嘴脸，请欣赏吧！

我还是在孩提时代便记得震撼过全世界的巨大爆炸声。腐朽的，看上去却又像能持久的资产阶级生活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人们只要有一颗跳动着的的心，都会朝那儿飞奔过去。

高尔基的名字无论在哪个年代总是传遍全世界，他是革命的先驱者、革命的海燕。

对列宁的新近鼓动着他去反抗，促使他的艺术朝着明确标记的具体目标进发。

对斯大林的亲近鼓动着他去工作：除了个人创作外，他还负责去完成领导苏维埃文学的重要艰巨任务。他积极地、不懈地领导苏维埃文学冲向世界高度。他用唯一的方法领导苏维埃文学，即现实主义的、文化的、真实的、广泛深刻认识我们苏维埃生活全部多样性的方法。

列宁的公式是他的领导思想：“为认识共性所作努力的本身已经能把我们从因循守旧中解救出来。”

苏维埃文学所走的道路是竭力尽可能多、尽可能深入、尽可能准确地去认识我们复杂的、创造性的、不断发展的、史无前例的生活。不朽的高尔基捍卫过并还在捍卫着这种努力。

同志们，我们不用葬礼进行曲，而是用生活的胜利歌声去迎接伟大的艺术家，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并继续用自己永不颓丧的词语帮助我们高举越举越高的苏维埃艺术的火炬。

高尔基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的作品中！

【简析】

《在红场高尔基追悼会上的演说》作于 1936 年 6 月，托尔斯泰在这篇短小精悍的演说中概括了高尔基的人生道路，赞颂了高尔基的功绩，表达了他对高尔基无比真挚的感情，堪称短演讲中的名篇。

克里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1880～1958）

英国女权运动领袖，著名女权运动者埃米林·古尔登·潘克赫斯特的长女。主张用激烈手段争取妇女参政权。1903年与其母共同创建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1905年在曼彻斯特因扰乱自由党会议被捕，引起世界舆论关注。在狱中愈益增强了斗争必胜的信念，同时认识到，用呼吁、陈情、说理等手段，希冀从统治者那里得到同情、怜悯均属徒劳。出狱后，领导女权运动者以暴力、绝食、群众大会等形式进行斗争。在1918年大选中，以斯梅西克工人阶级选区的联合候选人身份获8000多张选票。虽未当选，但显示了女权运动的力量。1936年获得英帝国勋章。

战斗的女权主义（1908年12月22日）

朋友们：

今天晚上，我不能不想起这个国家已经举行过的好几百次捍卫妇女公民权的集会。有多少次，高贵的女士们为了呼吁政治公正而披肝沥胆，慷慨陈词。有多少次提出了这种呼吁，人们已经充耳不闻，漠然置之了。我们所从事的并不是什么新的运动，记住这一点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在我们之前，40年和56年前，已经有人开始鼓吹妇女参政，她们才是先驱者。她们工作勤奋，不辞辛劳，但是在那么多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之后，议会仍然没有通过投票赋予妇女选举权。

其中的原因，恐怕是我国的统治者对呼吁或陈情无动于衷。我认为，一般人往往看不清那些身居高位、统治他人的人的本质；老实说，他们根本不懂女权主义者通常唯一信赖的那种文明的呼吁。有一句古话说得对：天助自助者。以前的女权主义者犯了一个错误，她们过分依赖她们事业的正义性，而没有充分依赖自己的强大力量。她们认为，没有那些需要正义的人的帮助，正义也能前进。我的朋友们，那是永远不可能的，过去也从未有过这种事。一种思想，只有付诸实践，才有生命和力量。这就是成功的全部秘诀，进行改革的全部秘诀。正是由于我们认识到，陈情、说理、议论的方法失败了，我们才从事新的富有战斗性的运动。这一运动，我相信，我想你们也相信，业已胜利在望。当男子们开始从事象我们这样的宣传鼓动时，他们当然也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攻击，但是我认为，最危险和最令人难堪的攻击不是针对他们的，而是针对我们的。人们从来不对男子们说他们歇斯底里，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们可能会说他们粗暴，他们的行为应受谴责，但是人们通常乐于承认，至少男子们错也错得有道理，并且认为，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男子们过度受到压迫，他们有权反抗压迫。相反，在这次妇女运动中我们却被指责为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一意孤行，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以及为什么那样干。

不，我的朋友们，我们从事这一运动决不是出于轻率或考虑不周。我们早就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是危险，十足的肉体危险。我们非常清楚，我们为了事业，冒着被监禁的危险。那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啊。在一般人看来，被监禁的是危害社会的人，是国家的敌人。监禁是对他们最严厉的惩罚。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十分清楚，我们这些不惜一切对他人尽自己义务的人必须认识到，这种命运随时会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早就知道，我们肯定会受到职业政客的刻薄攻击——我想没有比这种攻击更恶毒、更无耻的了。而且，因为我们是女人，我们还不得不面对另一件事，即面对这样的攻讦：说我们不象女人，有失淑女风范（你们知道，这后一条比前一条厉害10倍），出格，荒唐等等。

说句真心话，若不是有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刻不容缓，我们大家本来宁愿过正常人的生活，而不必让自己遭受我所说的那些艰难。什么事刻不容缓呢？人的自由。这是一件超越任何价值的事，唯一值得为之奋斗的事，唯一值得付出代价的事。我们正在为之斗争。我们正在为妇女的解放而斗争。男子的解放很久以前便开始了，目前他们正在自谋出路。但是在妇女——他们的母亲和姐妹——也获得解放之前，男子的解放就是不充分的。我们在为妇女的福利而努力，我们在为妇女的温饱而努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为妇女

的尊严而努力。

在座有些女士希望有选举权，却不同意我们的方法。现在，我要对这些人讲几句话。我要问她们，为什么你们袖手旁观，为什么你们不相信我们的方法，而如果你们相信，为什么不加以实行呢？要知道，我们既不需要你们的也不需要内阁大臣们的同情。不，我们需要的是行动。我们宁愿你们和我们一起前进，而不要你们的欢呼、支持或赞扬。我们不稀罕那个。我们不希望你们来说我们干得好。我们希望你们来和我们一起干。你们为什么不投身于这种鼓动呢？你们为什么不做好入狱的准备呢？你们不应当通过别人的眼睛去看监狱，而应当亲自到那里去，如果你们认为我们去那里干得好的话。你们认为争取选举权的老办法不管用，不仅不管用，而且不光彩，不值得你们采用。我说，只满足于呼吁选举权而不要求选举权并为之斗争的妇女不光彩哩。代价太大吗？你们不能做出必要的牺牲吗？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这些甘愿作出牺牲的人深感荣幸。是啊，参加这个联盟的妇女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们享有同伴的友爱，我们受到敌人的尊敬，我们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们为事业而活着，我们准备去做值得做的事。我们为那去参加补缺选举，以反对政府。那肯定并不很出格，也谈不上什么暴力。我们在群众大会上提出的抗议颇为引人瞩目，但是并没有构成生命危险，除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以外。正如我所说，这些抗议并没有给我们的内阁大臣带来肉体危险，虽说令人们产生了很深刻的印象。大臣们简直怕得要命。他们躲在上了锁的大门里面，不让我们看见。现在他们行踪诡秘。他们甚至不敢冒险在火车上遇见妇女。你们看过今天《每日新闻》关于劳合·乔治先生的报道没有？他不仅不愿会见妇女，甚至躲开她们。如果他是俄国沙皇，处在他的臣民中间，那倒并不奇怪。现在他怕什么呢？为什么不相信人民？近来他们确实无疑地害怕妇女——你们还说妇女使用战斗性的方法不会成功哩。布丁好坏，尝后方知，这方面我有经验：他们害怕一个女权主义者胜过害怕 5000 个男子。

所以我们要在下议院有代表。这有什么不对呢？男子一向有代表，我从来没听说过男代表被捕的事，但是我们会被捕。我真纳闷，你们怎么没有看到：不是我们使用暴力，而是别人对我们使用暴力。我们没有让阿斯奎恩坐过一天牢，是他通过代理人攻击和监禁我们。我们对引起这一切麻烦感到十分遗憾；我们宁愿停止使用战斗的方法，如果我们有选举权的话，是会停止使用的。瞧，事情多么简单。难道你们就不明白政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此我们没有责任，他们应负责任。不要对他们浪费你们的怜悯吧，我的朋友们。全是他们自己的错。如果他们给了我们选举权，他们就不会从我们这里再有麻烦了。

但是，他们已经通过了另一项法案——公共集会法案。他们匆匆忙忙将这项由非内阁阁员的下院议员提出的法案——名副其实地强制法案——付诸实施，而且由于急于结束我们的行动（他们本可以以给我们选举权这一更好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的），他们将这个国家的公共集会权变成了徒有其名的可笑点缀。但是，这项法案将无法阻止妇女要求选举权。我们既非精神萎靡，也不缺乏勇气，一个月的监禁岂能吓退我们，让我们放弃对正义的要求！

指潘克赫斯特母女共同创建的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

自由党首领，贸易和财政大臣，后任英国首相（1916~1922）。

1908~1916 年任英国首相。

人们在监狱里有大量的时间进行沉思冥想。我常看报纸，然后思考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于是我注意到这样一件事：眼看着世界在不停地前进，情况在迅速地发生变化，实在令人惊讶不已。我注意到，在我们被监禁的两个月里，飞机已经从理论上的、尚在未定之天的东西变成完全实际可行的东西，我们将会象使用汽车一样使用飞机，甚至更普遍。这意味着，未来的世界将与今日的世界大不相同，而首先意味着，我们自己国家的情况就要发生变化了。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国家将要面对新的局面，我们必须把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使自己适应这一点。其他国家富有，其他国家比我国地大物博，有更多的自然资源。假如我们要保持我们自己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我们这些大不列颠的男女，我们必须更好地装备起来。我们的帝国必须是一个有头脑、有智慧、有精神的帝国，否则我们会落后，别的国家就会占有我们今天的地位。

好，我想我们大家都是真正的爱国者，都希望我们的国家强大。我们是伟大的历史的继承者；而我们将传给子孙后代什么呢？将传给未来的大不列颠什么呢？是呵，我并不认为目前我国的情况很好；我并不认为人民大众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或者说精神状况达到应有的水平。因此，今天晚上我们是作为爱国者聚集在这里的。我们都希望分担拯救国家的责任。对此你们会拒绝我们吗——我们会遭到拒绝吗？我想不会的。我认为，所有胸怀坦荡、心地纯洁的人都将同我们一起参加这一斗争。这不是一个党派问题，它是整个国家的问题。这不是一时的问题，它是任何时候都适用的问题。我号召今晚在座的男士们同我们联合起来，帮助我们战胜这个在当前成为人类进步道路上最大障碍的政府。如果说男子仍然闭眼不看这些事实，那么妇女则是清醒的，而且妇女有力量；她们有获得她们所需要的自由的绝对力量；她们有力量和才能夺取这一不可缺少的改革武器，改革符合她们自己的利益，也符合她们热爱的国家的利益。她们应当有自由，她们很快就会有自由的。

【简析】

本文是 1908 年 12 月 22 日作者在皇后厅发表的讲演。文如其人，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从中不难看出讲演者战斗的个性、不屈的人格和必胜的信念。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1964）

美国五星上将。1903年西点军校毕业，在菲律宾、日本等地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作战。后任西点军校校长、驻菲律宾美军司令、陆军参谋长等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远东美军司令，后撤至澳大利亚，负责指挥西南太平洋地区的盟军。1944年晋升五星上将。次年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战后任驻日盟军总司令。1950年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参与策划和指挥侵略朝鲜的战争。1951年4月，因侵朝战争失利，被免职，返美。1952年退役。

责任—荣誉—国家（1962年5月2日）

今天早晨，我走出旅馆的时候，看门人问道：“将军，您上哪儿去？”一听说我到西点时，他说：“那是一个好地方，您从前去过吗？”

这样的荣誉是没有人不深受感动的，长期以来，我从事这个职业；我又如此热爱这个民族；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感情。然而，这种奖赏主要的并非着重推崇个人，而是表现一个伟大的道德情操——捍卫这块可爱土地上的文化与古老传统的那些人的行为与品质的准则。这就是这个大奖章的意义。从现在以及后代看来，这是美国军人的道德标准的一种表现。我一定要遵循这种方式，结合崇高的理想，唤起自豪感；也要保持谦虚。

责任—荣誉—国家。这些神圣的名词尊严地指出您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可能成为怎样的人，一定要成为怎样的人。它们是您振奋精神的起点；当您似乎丧失勇气时由此鼓起勇气；似乎没有理由相信时重建信念；当信心快要失去的时候，由此产生希望。遗憾得很，我既没有雄辩的辞令，诗意的想象，也没有华丽的隐喻向你们说明它的意义。怀疑者一定要说它们只不过是几个名词，一句口号，一个华丽的词句而已。每一个迂腐的学究，每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每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每一个伪君子，每一个专肇事端者，很遗憾，还有其他个性完全不同的人，一定企图贬低它们，甚至达到愚弄、嘲笑它们的程度。

但这些名词却能完成这些事。它们建立您的基本特性，它们塑造您将来成为国防卫士的角色；使您软弱时能够坚强地起来，畏惧时有勇气面对自己。在真正失败时要自尊，要不屈不挠；成功时要谦和，要身体力行不崇尚空谈，要面对重压以及困难和挑战的刺激；要学会巍然屹立于风浪之中，但是，对遇难者要寄予同情；要律人也律己；心灵要纯洁的，国标要崇高的；要学会笑，不要忘记怎么哭；要长驱直入未来，可不该忽略过去；要为人持重，但不可过于严肃；要谦逊。这样您就会记住真正伟大的纯朴，智慧的虚心，强大的温顺。它们赋予您意志的坚韧，想象的质量，感情的活力，从生命深处所焕发精神，以勇敢的优势克服胆怯，甘去冒险胜过贪图安逸。它们在你们心中创造奇境，永不熄灭的进取精神，以及生命的灵感与欢乐。它们以这种方式教导你们成为军官或绅士。

您所率领的是哪一类士兵？他们可靠吗？勇敢吗？他们有能力赢得胜利吗？他们的故事您全都熟悉，那是美国士兵的故事。我对他们估价是多年前在战场上形成的，至今并没有改变。那时，我把他们看作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物！现在，仍然这样看待他们。不仅是一个具有最优秀的军事品德，而且也是最纯洁的一个人。他们的名字与威望是每一个美国公民的骄傲。在年轻力壮时期，他们奉献出了一切与忠诚，他们无需找与别人来颂扬，他们自己写下了自己的历史，用鲜血写在敌人的胸膛上。可是，当我想到他们在灾难中的坚忍，在战火里的勇气，成功的谦虚，我满怀的赞美之情是无法言状的。他们在历史上成为一位成功的爱国者的伟大典范；他们是后代的，作为对于子孙进行解放与自由主义的教导者；现在，他们把美德与成就献给我们。在20次会战中，在上百个战场上，在成千堆的营火中，我亲眼目睹不朽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爱国的忘我精神以及不可战胜的决心，这些已把他们的形势铭刻在他们的人民的心坎上。从天涯到海角，他们已深深饮干勇气之杯。

当我听到合唱队的这些歌曲，在记忆的眼光中，我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蹒跚的行列，在透湿的背包的重负下，从大雨到黄昏、从细雨到黎明，疲惫不堪地在行军，沉重的脚踝深深踩在弹痕斑斑的泥泞路上，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嘴唇发青，浑身泥泞，在风雨中哆嗦着，从家里被赶到敌人面前，而且，许多人被赶到上帝的审判席上。我不了解他们出生的高贵，可我知道他们死的光荣。他们从不犹豫，毫不怨恨，满怀信念，嘴边唠叨着继续战斗直到胜利的希望而死。他们信奉——责任—荣誉—国家；当他们在开启光明与真理时，他们一直为此流血、挥汗、洒泪。

20年以后，在地球另一边，又是肮脏的散兵坑，泥泞的地下洞；那灼热的阳光，倾盆的大雨，荒无人烟的丛林小道，与亲人长期分离的痛苦，热带疾病的猖獗蔓延，战后的恐怖阴森；他们坚定果敢的防御，他们迅速准确的攻击，他们不屈不挠的意志，他们全面决定性的胜利——永远通过他们最后在血泊中的攻击，庄严地跟随着您的责任—荣誉—国家。

这几个名词的准则贯穿着最高的道德准则，并将经受任何为提高人类文明而传播的伦理或哲学的检验。它所要求的是正确的事物、它所制止的是谬误的东西。在众人之上的战士，要履行宗教修炼的最伟大行为——牺牲。在战斗中，面对着危险与死亡。他显示出造物者按照自己意愿创造人类时所赋予的品质，只有神明的援助能支持他，任何肉体的勇敢与动物的本能都代替不了。无论战争如何恐怖，召之即来的战士准备为国捐躯是人类最崇高的进化。

现在，你们面临着一个新世界——一个变革中的世界。人造卫星和火箭进入太空，标志着人类漫长的历史开始了另一个时代——太空时代的篇章。自然科学家告诉我们，花费了50亿年造成的地球，在3万万才出现的人类，再没有比现在发展更快、更伟大了。我们从现在起，不单要处理世界上的事物，同时要探索宇宙中无穷无尽尚未发现的秘密。我们正在迈向一个崭新的无边无际的界限。我们谈论着不可思议的话：控制宇宙的能源；呼风唤雨为我们工作；创造空前的合成物质，补充甚至代替古老的基本物质；净化海水供我们饮用；开发海底作为财富与粮食新基地；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几百岁；调节空气，使冷热、晴雨分布均衡；登月宇宙飞船；战争中的主要目标不仅限于敌人的军队，也包括其居民；团结起来的人类与某些星系行星的恶势力的最根本矛盾；使生命成为有史以来最扣人心弦的那些梦境与幻想。

在所有这些巨大变化与发展中，你们的任务就是坚定与神圣的——即赢得我们战争的胜利。你们是职业军人，这是个生死攸关的献身的职业。其余的一切公共目的、公共计划、公共需求、无论大小，都可以寻找其他的办法去完成；而你们就是训练好参加战斗的，你们的职业就是战斗——决心取胜。在战争中明确的认识就是为了胜利，胜利不是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假如您失败了，国家就要遭到灭亡，唯一缠住您的公务职责就是责任—荣誉—国家。其他人将争论着国内外的、分散人们思想的争论结果，可是，您将安详、宁静地屹立在远处，作为国家的卫士，作为国际矛盾的怒潮中的救生员，作为战斗的竞技场上的格斗士。一个半世纪以来，你们曾经防御、守卫、保护着解放与自由、权利与正义的神圣传统。让老百姓的声音来辩论我们政府的功过，诸如我们的力量是否因长期的财政赤字而衰竭；是否因联邦的家长式统治力量过大、权力集团发展过于骄横自大，政治太腐败，罪犯过于猖獗，道德标准降得太低，捐税提得太高，极端分子的偏激而衰竭；我们个人的自由是否像应有的那样完全彻底。这些重大的国家问题毋须你们的职业去分担或

军事来解释。你们的路标——责任—荣誉—国家，这抵得上夜里的 10 倍灯塔。

你们是联系我国防御系统全部机构的酵母。从你们的队伍中涌现那些战争警钟敲响时手操国家命运的伟大军官。从来也没有人打败过我们。假如您这样做，100 万身穿橄榄色、棕卡琪、蓝色和灰色制服的灵魂将从他们的白色十字架下站起来，以雷霆般的声音响起神奇的词句——责任—荣誉—国家。

我并不是说你们是好色之徒。相反，战士比任何人更祈求和平、因为他必须忍受战争最深刻的伤痛与疮疤。可是，在我们的耳边经常响起著名哲人柏拉图的不祥之话：“只有死者看到战争的结束。”

我已老朽，黄昏将至，我肉体行将入木，声音与颜色也将随之消失，辉煌的往事，已在梦境中消逝。这些回忆是非常美好的，是以泪水湿润，以昨天的微笑抚慰的。我以渴望的耳朵聆听着微弱的起床号声的迷人旋律，远处咚咚作响的鼓声，在我的梦境里又听到劈啪的枪炮声，咯咯的步枪射击声，战场上忧伤的低语声。可是，在我记忆的黄昏，我又来到西点，那里始终在我的耳边回响着：责任—荣誉—国家。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检阅你们。但是，我希望你们知道，当我死去时，我最后内心深处一定是这个部队的——这个部队的——这个部队的。

我愿你们珍重，再见了！

【简析】

《责任—荣誉—国家》是麦克阿瑟于 1962 年 5 月在西点军校接受美国军事学院给他颁发的最高荣誉奖——西尔韦纳斯·塞耶荣誉勋章仪式上所发表的演说。尽管此时的他已有 82 岁高龄，但整篇演讲却娓娓动听，充满了活力。

南希·阿斯特 (1879 ~ 1964)

英国政治领袖。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原名南希·兰霍尔内。1906年嫁给一金融家后裔、英国上院议员(1910~1919)沃尔多夫·阿斯特。1919年作为保守党联合候选人进入下院，成为英国下院第一个女议员；此后连选连任，直至1945年退休。30年代曾因姑息德国之嫌而受到指责。一生致力于维护妇女儿童权利、公共教育及禁酒，有“禁酒先锋”之称。

妇女在政坛（1922年4月9日）

我进入下议院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场革命。这是一种进化。我的丈夫，是他促使我走上这条道路——从家庭走向社会。要说我帮助了妇女事业的话，他才是值得感谢的人，而不是我。

一个妇女在下议院占有一席之地！这几乎足以将议院搞得支离破碎。我并不责备他们——不仅对男人，即使对妇女来说，她们也感到不知所措。开创者也许光彩照人，但他们通常颇为孤独。我必须为下议院说上几句，他们确实力之震惊，却又不失礼议地泰然处之。没有一个男人能够比他们更善良，更公正地对待...个“非法闯入者”。当你们听到有人在这儿试图对英国说三道四，请记住，英国是第一个赋予妇女以选举权的大国，英国男人以合理和公正的态度，欢迎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妇女步入议院。对此，至少这位妇女将永志不忘。

妇女和政治——一些妇女终生投身于政治，而且还干得不赖。当我们还处于兰加斯特王朝时，听说，国王之所以能成为国王是由于议会的作用——确实，他们借助议会来实施他们的统治。后来，亨利八世那个无用的老家伙，接受了兰加斯特王朝的由议会实施统治的原则，但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方式。他将议会变成了个人意志的发动机。他对议会施加压力和进行恐吓，迫使他们完全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在他的授意下，议会在精神上暂时地剥夺和压倒了其他所有的权力机构。他的所作所为是没有一位国王或一个议会敢尝试的——前所未闻，糟糕透顶。

接着，伊丽莎白登基。确实，她曾责备议会多管闲事，她认为一些事情同他们无关。她不止一次恰如其分地评价她的下议院议长，但她的责备总是适可而止，她有能力运用明智的让步以了结争执。换句话说，她从不让议会下不了台。因而我相信，没有一个明智的妇女会置男人的担忧而不顾，我行我素，而能如愿以偿。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投身政治呢？意义何在呢？其意义远远超过妇女参政本身。叔本华有关妇女的一些描述，差不多都是些大谬不然的东西，而且他写得很多。但有一点他写得入情入理。在谈到妇女时，他说：“种族对一个妇女来说，比她的个性更重要”。我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我觉得由于某种原因，总体上我们确实是计较种族的。我们的本性使我们向前看；我们为什么要往后看呢，这没有理由，我们在政治上没有留下历史记载；立法上的性别区别谬误百出，令人震惊地将我们引入歧途。

我们应该懂得要避免什么。一味谴责男人徒劳无益——是我们使他们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现在，努力使我们自己，亦即使男人的塑造者们在将来更加负责一些，这就取决于我们自己了。我们认识到无论是男性或女性都无法单独行使统治权。我相信，文明之所以沦落到如此悲哀的地步，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内只有一种性别。我们不能再允许自己重蹈覆辙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由妇女统治的世界与一个男人统治的世界同样糟糕——但我们可以看到，如两者携手并进，以基督精神而不是以武力为准绳，我们会创造更为名副其实的文明，一种建立在公正和仁慈基础上的文明。我

1818年2月6日，英国议会通过妇女享有选举权的法律。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著有《世界即意志和观念》等。

感到男人有伟大的正义感，而我们妇女有伟大的仁慈。我们必须取长补短。我们是一对新婚情侣，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重振家业吧。

【简析】

南希精力充沛，才智过人，以“利嘴”著称。《妇女在政坛》是她在纽约市市政厅发表的一篇讲演。认为妇女与男人享有同等权利，妇女进入下院是十分正常的事。演词十分平和而得体，既不为妇女进入议会而趾高气扬，更不为议会只有一个女性而自卑自馁；既使女人感到扬眉吐气，又不使男性有失体面，这正是演说者的巧妙高明之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

20 世纪最有影响、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相对论创立者，对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犹太人，生于德国。1933 年受法西斯迫害迁居美国，1940 年加入美国籍。1921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还是一位不倦的社会活动家，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反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

科学的颂歌（1931年2月16日）

看到你们这支以应用科学作为自己专业的青年人的兴旺队伍，我感到十分高兴。

我可以唱一首赞美诗，反复颂扬应用科学已达到的辉煌成就和你们将要进一步作出的巨大进展。我们的确是生活在应用科学的时代和应用科学的家乡。

但是我不想这样来谈。我倒是想起了那个娶了个不太漂亮的妻子的青年人，当人家问他是否感到幸福，他用了这样的话回答：“如果我要说真话，我就不得不扯谎。”

我也正是这样想。试想，一个很不开化的印第安人的经验是否不如一般文明人幸福丰富呢？我想并不是。文明国家的儿童都那么喜欢扮“印第安人”玩，意味是深长的。

这样了不起的应用科学，既然节约了劳动力，又使生活变得更加舒服，却为什么给我们那么少的幸福呢？坦率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合理地去使用它。

在战争中，它被用来相互残杀毒害；在和平时，它使生活促迫而不安定。它不是把我们从耗费精力的劳动中大大地解放出来，却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绝大部分情况下总是在厌倦地完成他们冗长单调的工作，还必须经常为那一点可怜的口粮而担心。

你们会以为，我这老头子是在唱不吉利的调子。但我却只是想作点善意的忠告。

为了使你们的工作增进人类的幸福，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及其命运，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组织劳动和产品分配这个重大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才能保证我们智慧的产物会促进人类幸福，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式中时，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一点！

国家的安全（1950年2月17日）

我要感谢您，罗斯福夫人，使我有机会来表达我在这个最重大政治问题上的信念。

相信由一个国家去扩军备战就能达到安全的那种信念，在目前军事技术的状态下是一种灾难性的幻想。在美国，由于它首先制造出原子弹，这种幻想就特别会滋长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相信这个国家能够取得永久的和决定性的军事优势，有希望威慑任何潜在敌人，并带来我们和人类热烈追求的安全的缘故。最近五年来我们所遵循的原则，简单他说，就是不惜任何代价，用优势的军事实力来获得安全。

在军事政策中，这种技术上和心理上的倾向已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后果。同外交政策有关的每一行动都单单由一种考虑来支配，那就是为了能在战争爆发时对敌人占绝对优势，我们应当怎样办？已有的答案是，在美国国外，我们必须在地球上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建立军事基地，同时武装我们可能的同盟者，并加强它们的经济力量。在美国国内，则正在把巨大的财政权集中到军人手里；对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公民的忠诚，特别是文职公务人员的忠诚，受到权力日益增大的警察的严密监视。有独立政治思想的人受到折磨。利用无线电、报纸、学校对公众进行巧妙的思想灌输。在军事秘密的压力下，消息报道的范围愈来愈缩小。

美国同苏联之间的军备竞赛，原来是作为预防措施而引起的，现在已出现歇斯底里的成分。双方都正在严格保密下，以狂热的飞快速度去完成大规模的破坏工具。而现在公众又被告知，制造氢弹是新的目标，并且大概将会完成。总统已经隆重地宣布，要向这个目标加速发展。如果这种努力成功了，那末大气的放射性毒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球上一切生命的灭绝，都将被带进技术上可能的范围之内。这种发展之所以可怕，在于它显然是无可避免的。每一步都好象是前面一步的必然结果。最后，呈现得再清楚也没有的，就是一切的毁灭。

难道就没有一条出路可以走出人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个死胡同吗？我们大家，特别是美国和苏联的决策人，必须了解到，尽管我们已打败了外部的敌人，但是我们还未能从战争情绪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着眼干将来可能发生的冲突，我们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尤其是因为事情已经非常清楚，这样的战争会毁掉一切。所以，一切政治行动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怎样才能促成一切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第一个目标必须是消除相互恐惧和不信任。不仅是废弃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还要严肃地宣告放弃武力政策，这些无疑都是必要的。但是只有在同时建立起超国家的制裁和执行机构，使它有权去解决同各国安全直接有关的问题，这种宣告才有效。哪怕只有若干国家宣称它们愿为实现这种“有限的世界政府”而忠诚合作，也会大大减轻急迫的战争危险。

总之，人们的和平共处，首先是靠相互信任，其次才靠象法庭和警察等等组织。这点对于国家和对于个人一样都是正确的。而信任的基础是一种忠诚的互让态度。

国际管制行不行呢？固然，作为一种警备措施，它可能是有用的，但不能把它当作首要的办法。无论怎样，比较明智一点。恐怕还是不要去过分估计它的重要性。它教人想起美国禁酒的例子而踌躇起来。

【简析】

这里进收了爱因斯坦的两篇演说。《科学的颂歌》是对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生团体的讲话。他忠告即将走进科学殿堂的青年学生要“关心人本身”，“千万不要忘记”使科学造福于人类，而不致使其成为祸害。《国家的安全》是在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将全力以赴制造氢弹，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之际，在罗斯福夫人组织的电视演讲会上发表的。他强烈谴责了军备竞赛，反对战争，渴望人类和平共处。

两篇演说文短意深，说理精辟，感情真实，表现了一个科学巨匠的社会责任感。

约·维·斯大林（1870～1953）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曾长期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生于格鲁吉亚一个皮鞋工人家庭。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为职业革命家。曾被捕7次，流放6次。1912年起先后当选为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17年参与并主持了党中央领导武装起义的总部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22年至1952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广播演说（1941年7月3日）

同志们！公民们！

兄弟姐妹们！

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

希特勒德国从6月22日起向我们祖国发动的背信弃义的军事进攻，正在继续着。虽然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敌人的精锐师和精锐空军部队已被击溃，被埋葬在战场上，但是敌人又向前线投入了新的兵力，继续向前进犯。希特勒军队侵占了立陶宛全境、拉脱维亚的大部地区、白俄罗斯西部地区，乌克兰西部一部分地区。法西斯空军正在扩大其轰炸区域，对摩尔曼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斯摩棱斯克、基辅、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等城市大肆轰炸。我们的祖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我们光荣的红军怎么会让法西斯军队占领了我们的一些城市和地区呢？难道德国法西斯军队真的象法西斯的吹牛宣传家所不断吹嘘的那样，是无敌的军队吗？

当然不是！历史表明，无敌的军队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过。拿破仑的军队曾被认为是无敌的，可是这支军队却先后被俄国的、英国的和德国的军队击溃了。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威廉的德国军队也曾被认为是无敌的军队，可是这支军队曾经数次败在俄国军队和英法军队的手中，终于被英法军队击溃了。对于现在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军队也应当这样说。这支军队在欧洲大陆上还没有遇到过重大的抵抗，只是在我国领土上，它才遇到了重大的抵抗。既然由于这种抵抗，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精锐师已被我们红军击溃，这就是说，正象拿破仑和威廉的军队曾经被击溃一样，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也是能够被击溃的，而且一定会被击溃。

至于说我们的一部分领土毕竟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了，这主要是由于法西斯德国的反苏战争是在有利于德国军队而不利于苏联军队的情况下发动的。问题就在于，德国军队是进行着战争的国家的军队，它已经全部都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德国用来进攻苏联并且集结到苏联边境的170个师已经完全处于战备状态，只等进攻的信号了；而当时苏联的军队还需要进行充分动员，还需要向边境集结。这里还有一个情况起了不小的作用，就是法西斯德国不顾它被全世界认为是进攻一方，而突然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它同苏联在1939年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显然，爱好和平的我国是不愿意首先破坏条约的，因此也就不能走上背信弃义的道路。。

也许有人要问：苏联政府怎么会同象希特勒和里宾特洛普这样一些背信弃义的人和恶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呢？苏联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是犯了错误？当然没有犯错误！互不侵犯条约是两国之间的和平条约。1939年德国向我们提出的正是这样的条约。苏联政府能不能拒绝这样的建议呢？我想，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不能拒绝同邻国缔结和平协定，即使这个国家是由象希特勒和里宾特洛普这样一些吃人魔鬼领导的。当然，这是在一个必要的条件下缔结的，即和平协定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间接触犯爱好和平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和荣誉。大家知道，德国同苏联订立的互不侵犯条约正是这样的条约。

我们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得到些什么呢？我们保证我国获得了一年半的和平，使我国有可能准备好自己的力量，在法西斯德国胆敢冒险违

反条约进攻我国的情况下予以反击。这肯定是我们有所得，而法西斯德国有所失。

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撕毁条约，进攻苏联，得到了些什么，又失掉了些什么呢？这使它的军队在短期内取得了某种有利的地位，可是它在政治上却输了，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自己是血腥的侵略者。毫无疑问，德国在军事上暂时有所得，只是偶然因素，而苏联在政治上大有所得，却是重大的长久的因素，在这个基础上，红军在反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胜利必将日益扩大。

正因为如此，我们全体英勇的陆军，我们全体英勇的海军，我们全部的飞行员——我们的雄鹰，我国各族人民，欧洲、美洲、亚洲所有的优秀人士，以及德国所有的优秀人士，都谴责德国法西斯分子的背信弃义行为而同情苏联政府，赞同苏联政府的行为，并且认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一定会被击溃，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由于强加于我们的战争，我国已经同最凶恶而阴险的敌人——德国法西斯主义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我国军队正在同以坦克和飞机武装到牙齿的敌人英勇作战。红军和红海军正在克服重重困难、为保卫每一寸苏联国土而奋不顾身地战斗。拥有数千辆坦克和数千架飞机的红军主力正在投入战斗。红军战士的勇敢精神是举世无双的。我们对敌人的抗击日益加强。全体苏联人民都同红军一道奋起保卫祖国。

为了消除我们祖国面临的危险，需要做些什么呢？为了粉碎敌人、应该采取哪项措施呢？

首先必须使我们苏联人了解到威胁我国的危险的严重程度，坚决克服泰然自若、漠不关心的心理，克服和平建设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战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当战争使形势根本改变了的时候，就是十分有害的了。敌人是残酷无情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侵占我们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土地，掠夺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粮食和石油。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地主政权，恢复沙皇制度，摧残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摩尔达维亚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以及苏联其他各自由民族的民族文化和国家制度，把他们德意志化，把他们变成德国王公贵族的奴隶。因此，这是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享受自由还是沦为奴隶的问题。必须使苏联人了解这一点，不要再漠不关心，必须使他们动员起来，按照新的战时的方式改造自己的全部工作，拿出对敌人毫不留情的气概。

其次，必须使怨天尤人的人和怕死鬼、惊惶失措分子和逃兵在我们的队伍中毫无容身之地，使我们的人在斗争中无所畏惧，并且奋不顾身地投入我们反法西斯奴役者的卫国解放战争。我们国家的缔造者伟大的列宁曾经说过，苏联人的基本品质应当是在斗争中勇敢、大胆、不知畏惧、决心同人民一起为反对我们祖国的敌人而战斗。必须使布尔什维克的这种优良品质成为红军、红海军以及苏联各族人民中千百万人所具有美德。

我们应当立即按照战时的方式改造我们的全部工作，使一切都服从于前线的利益，都服从于组织粉碎敌人的任务。苏联各族人民现在都看到，德国法西斯主义对保证全体劳动者享有自由劳动和美好生活的我们的祖国，是咬牙切齿、极为仇视的。苏联各族人民应当奋起反对敌人，保卫自己的权利和

自己的国土。

红军，红海军和苏联全体公民都应当捍卫每一寸苏联国土，应当为保卫我国的城市和乡村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应当表现出我国人民所固有的勇敢、主动和机智。

我们应当组织对红军的全面支援，保证大力补充红军队伍，保证供应红军一切必需品，组织军队和军用物资的迅速运输，以及广泛救护伤员。

我们应当巩固红军的后方，使全部工作都服从于这个事业的利益，做到一切企业都能加紧工作，生产更多的步枪、机枪、火炮、子弹、炮弹、飞机，组织对工厂、电站、电话和电报通讯的警卫工作，整顿地方防空事宜。

我们应当对一切扰乱后方分子、逃兵、惊惶失措分子和造谣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消灭间谍、破坏分子和敌人的伞兵，在这些方面及时地协助我们的锄奸营。必须注意到，敌人是阴险狡猾的，善于欺骗和造谣。必须估计到这一切，不要受敌人的挑拨。凡是因惊惶失措和贪生怕死而有害防务的人，不论是谁，都应当立即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当红军部队不得不撤退时，必须运走全部铁路机车车辆，不给敌人留下一部机车、一节车厢，不给敌人留下一公斤粮食、一公升燃料。集体农庄庄员应当把所有的牲畜赶走，把粮食交给国家机关保管，以便运到后方。凡是不能运走的一切贵重物资，其中包括有色金属、粮食和燃料等，都应当绝对销毁。

在敌占区，必须建立骑兵和步兵游击队，建立破坏小组，以便同敌军部队斗争，以便遍地燃起游击战争的烽火，以便炸毁桥梁、道路，破坏电话和电报通信设施，焚毁森林，仓库和辎重。在沦陷区，要造成使敌人及其所有走狗无法安身的条件，步步追击他们，消灭他们，破坏他们的一切活动。

同法西斯德国的战争，绝不能看成普通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是两国军队之间的战争。它同时是全体苏联人民反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伟大战争。这场反法西斯压迫者的全民卫国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消除我国面临的危险，而已还要帮助那些呻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的欧洲各国人民。在这场解放战争中，我们不是孤立的。在这场伟大战争中，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受希特勒头目们奴役的德国人民，将是我们可靠的同盟者。我们为了保卫我们祖国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将同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为争取他们的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汇合在一起。这将是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奴役和奴役威胁而结成的统一战线。因此。英国首相邱吉尔先生关于支援苏联的历史性的演说和美国政府关于准备援助我国的宣言，就是十分明显的例证，苏联各族人民对此只能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志们！我们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趾高气扬的敌人很快就一定会相信这一点。同红军一道对进犯我国的敌人奋起作战的，有成千上万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我国千百万人民群众都将奋起作战。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劳动者已经开始成立有成千上万人的民兵队伍来支援红军。在我们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卫国战争中，在每一个遭到敌人侵犯危险的城市里，我们都应当成立这样的民兵队伍，发动全体劳动者起来斗争，挺身捍卫自己的自由、自己的荣誉、自己的祖国。

为了迅速动员苏联各族人民的一切力量，抗击背信弃义地进犯我们祖国的敌人，国防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它现在把国家的全部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国防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它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在列宁——斯大林党的

周围，团结在苏联政府的周围，以忘我的精神支援红军和红海军，粉碎敌人，争取胜利。

用我们的一切力量来支援我们英勇的红军和我们光荣的红海军！

用人民的一切力量来粉碎敌人！

为争取我们的胜利，前进！

告人民书（1945年5月9日）

同志们，男女同胞们！

战胜德国这一伟大的日子来到了。法西斯德国被迫向红军和我们盟国的军队屈膝，承认自己已经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5月7日，在兰斯签订了投降的初步议定书。5月8日，德军统帅部的代表在柏林，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和苏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面前，签署了最终投降书，投降书自5月8日24时开始执行。我们深知德国头目们的豺狼癖性，他们素来把条约和协定看成一纸空文，所以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话。但是，今天从早晨起，德军为了履行投降书，已开始大批向我军缴械投降。这已经不是纸上空文。这是德国武装力量的真正投降了。的确，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一批德军仍然不肯投降。但我相信，红军会使他们觉醒过来的。

现在我们可以有充分根据地声明，彻底击败德国的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我国人民取得对德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的日子来到了。

我们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遭到的巨大牺牲，我国人民在战争进程中所经受的无数苦难，为了祖国而在后方和前线进行的紧张劳动，这一切都没有白白过去，而是获得了完全战胜敌人的结果。各斯拉夫民族长期以来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终于以战胜德国侵略者和德国暴政而告終了。

从此，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伟大旗帜，将飘扬在欧洲上空。

三年前，希特勒公开宣称，支解苏联，把高加索、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以及其他地区从苏联割裂出去是他的任务。他直截了当地声明：“我们要消灭俄国，使它永远不能再站起来。”这是三年以前的事情。但是，希特勒的妄想本来就不能实现，战争的进程更把它打得粉碎。实际结果与希特勒分子的梦话正好相反。德国被彻底打败了。德军正在投降。苏联获得了胜利，虽然它既不打算支解德国，也不打算消灭德国。

同志们！伟大卫国战争的结果是我们完全胜利了。欧洲的战事时期结束了。和平发展时期开始了。

我亲爱的男女同胞们！我向你们祝贺胜利！

光荣属于保卫了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赢得对敌胜利的我们的英勇的红军！

光荣属于我们伟大的人民，赢得胜利的人民！

在同敌人作战中牺牲了的、为了我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献出了生命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简析】

二次大战期间，斯大林坚定地领导苏联人民进行反对希特勒德国侵略的战争。《广播演说》就是他在德国进攻苏联后向苏联人民和军队发出的总动员令。演说沉着、坚定，回答了苏联人民最为关心的几个问题，解决了“怎么样”、“为什么”、“怎么办”的问题。演说分析透彻，有条有理，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经过4年战争，苏联人民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在德国正式投降的当天，斯大林发表了《告人民书》、宣布战胜德国法西斯。这篇演说满怀胜利的喜

悦，但深沉而不露，表现了一个统帅的冷静、沉着、坚定、刚毅。

夏尔·戴高乐（1890～1970）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1959～1969）。法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反法西斯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战士。执政期间，积极维护法国的独立自主，并在西方国家中，率先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二次大战期间先后任第四装甲师师长，雷诺政府国防部次长。1940年6月18日，即法国贝当元帅向希特勒投降的次日，他在伦敦布什大厦的播音室里，向法国人民发表了这篇著名演说，举起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大旗，领导法国人民开展抵抗运动，使法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重新点燃了希望之火。他从此成为法国人民心目中的“六·一八”英雄。

谁说败局已定（1940年6月18日）

那些多年身居军界要职的将领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政府。这个政府以我们的军队吃了败仗为由，同敌人接触，意在谋取停战。

毫无疑问，我们确是吃了败仗，我们陷入敌人陆、空军的机械化部队的围困之中。我们之所以受挫，不仅是因德军人数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飞机、坦克和战略。正是德军的坦克、飞机和战略使我们的将领们不知所措，置他们于今天的境地。

但是难道已一锤定音，胜利无望，败局已定吗？不，绝不如此！

请相信我，因为我对自已说的话胸有成竹。我告诉你们，法兰西并没有失败。我们完全可以以其入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有朝一日扭转乾坤，取得胜利。

因为法兰西并不孤立，她不是在孤军作战！她绝不孤立！她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作后盾。她可以同控制着海域并继续在战斗着的不列颠帝国结盟。同英国一样，她可以得到美国雄厚工业力量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这场战争不仅限于在我们这块不幸的土地上，战争的胜败不取决于法国战场的局势。这是一场世界大战。所有的过失、延误和磨难都不会改变一个事实，即世界上仍有种种锦囊妙计，能够最终置我们的敌人于死地。我们今天虽然受挫于机械化部队，将来，我们却可用更高级的机械化部队制胜。世界的命运正系于此。

我，戴高乐将军，现在在伦敦向法国的官兵发出请求，不管你们现在还是将来踏上英国的国土，不管是否持有武器，都同我联系。我请求具有制造武器技能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不管你们现在或是将来踏上英国的国土，都和我联系。

不管风云如何变幻，法兰西的抗战烽火都不会被扑灭，法兰西的抗战烽火也决不可能被扑灭。

明天，我还会像今天一样继续在伦敦发表广播演讲。

【简析】

戴高乐是著名的演说家，演讲技巧高超，善于随机应变，抓住听众。“六·一八”演讲是他的杰作之一。这篇演讲句简意明，充满爱国主义的激情和必胜的信念，不愧为法国抵抗运动的动员会和号召书。

查尔斯·斯潘塞·卓别林（1889～1977）

美国喜剧电影艺术大师。生于英国伦敦一个艺人家庭，家境贫寒，7岁便登台演戏。1906年加入英国加尔诺剧团，崭露头角。1913年起专演喜剧电影。1918年在好莱坞自建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许多揭露和讽刺资本主义制度丑恶现象、同情被压迫受欺凌的穷苦人的影片。战后受麦卡锡主义迫害，于1952年移居瑞士。1972年返回美国，被授予奥斯卡特别学术奖。1975年英国女王封为爵士。精通哑剧，喜剧、舞剧、音乐，一生主演过80多部影片，大部自编，自导、自演，其中《淘金记》、《都市之光》、《大独裁者》等均享誉世界。

要为自由而战斗（1943）

遗憾得很，我并不想当皇帝，那不是我干的行当。我既不想统治任何人，也不想征服任何人。如果可能的话，我倒挺想帮助所有的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是黑种人还是白种人。

我们都要互相帮助。做人就是应当如此。我们要把生活建筑在别人的幸福上，而不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我们不要彼此仇恨、互相鄙视。这个世界上有足够的地方让所有的人生活。大地是富饶的，是可以使每一个人都丰衣足食的。

生活的道路可以是自由的，美丽的，只可惜我们迷失了方向。贪婪毒化了人的灵魂，在全世界筑起仇恨的壁垒，强迫我们踏着正步走向苦难，进行屠杀。我们发展了速度，但是我们隔离了自己。机器是应当创造财富的，但它们反而给我们带来了穷困。我们有了知识，反而看破了一切；我们学得聪明乖巧了，反而变得冷酷无情了。我们头脑用得太多了，感情用得太少了。我们更需要的不是机器，而是人性。我们更需要的不是聪明乖巧，而是仁慈温情。缺少了这些东西，人生就会变得凶暴、一切也都完了。

飞机和无线电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这些东西的性质，本身就是为了要发挥人类的优良品质：要求全世界的人彼此友爱，要求我们大家互相团结。现在世界上就有千百万人听到我的声音——一千百万失望的男人、女人、小孩——他们都是一个制度下的受害者，这个制度使人们受尽折磨，把无辜者投入监狱。我要向那些听得见我讲话的人说：“不要绝望呀。”我们现在受到苦难，这只是因为那些害怕人类进步的人在即将消逝之前发泄他们的怨毒，满足他们的贪婪。这些人的仇恨会消逝的，独裁者会死亡的，他们从人民那里夺去的权力会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的。只要我们不怕死，自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战士们！你们别为那些野兽去卖命呀——他们鄙视你们——奴役你们——他们统治你们——吩咐你们应当做什么——应当想什么，应当怀抱什么样的感情！他们强迫你们去操练——限定你们的伙食——把你们当牲口，用你们当炮灰。你们别去受这些丧失了理性的人摆布了——他们都是一伙机器人，长的是机器人的脑袋，有的是机器人的心肝！可是你们不是机器！你们是人！你们心里有着人类的爱！不要仇恨呀！只有那些得不到爱护的人才仇恨——那些得不到爱护和丧失了理性的人才仇恨！

战士们！不要为奴役而战斗！要为自由而战斗！《路加福音》第17章里写着，神的国就在人的心里——不是在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心里，而是在所有人的心里！在你们的心里！你们人民有力量——有创造机器的力量。有创造幸福的力量！你们人民有力量建立起自由美好的生活——使生活富有意义。那么——为了民主——就让我们使出那力量来吧——就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吧。就让我们进行战斗，建设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美好的世界，它将使每一个人都有工作的机会——它将使青年人都有光明的前途，老年人都过安定的生活。

那些野兽也就是用这些诺言窃取了权力。但是，他们是说谎！他们从来不去履行他们的诺言。他们永远不会履行他们的诺言！独裁者自己享有自由，但是他们使人民沦为奴隶。现在，就让我们进行斗争，为了解放全世界，为了消除国家的壁垒，为了消除贪婪、仇恨、顽固；让我们进行斗争，为了建

立一个理智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上，科学与进步将使我们所有的人获得幸福。战士们，为了民主，让我们团结在一起！

哈娜，你听见我在说什么吗？不管这会儿在哪里，你抬起头来看呀！抬起头来看呀，哈娜！乌云正在消散！阳光照射出来！我们正在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更可爱的世界，那里的人将克服他们的贪婪，他们的仇恨，他们的残忍。抬起头来看呀，哈娜！人的灵魂已经长了翅膀，他们终于要振翅飞翔了。他们飞到了虹霓里——飞到了希望的光辉里。抬起头来看呀，哈娜！抬起头来看呀！

【简析】

本篇是为《大独裁者》写的演词，是投向法西斯独裁者的利剑。它道出了一切热爱自由的人们的心声：“只要我们不怕死，自由是永远不会消失的。”通篇气势雄伟，说理透彻，文词优美，不但给人以力量和希望，而且给人以艺术享受。

马卡连柯（1888～1939）

前苏联教育家和作家。曾担任高级小学校长，1920年起积极从事流浪儿童和少年违法者的教育改造工作。他还创办了高尔基劳动普教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他认为，苏维埃的学校，应培养出一大批有政治觉悟、有高度责任感和荣誉感、遵守纪律、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他还认为，有效的良好的教育，必须通过集体、结合劳动进行。而每个家庭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集体，所以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是很大的。主要著作有：《父母必读》、《儿童教育演讲集》、《教育诗）等。

幸福的父母往往会有最优秀的子女（1938年7月22日）

每一个人都要说：我要我的儿子成为一个能够立功的人，成为一个心地好的、热情的、有希望和有志气的真正的人，同时我要他不致成为能把一切都花光的废物，因为，您看，这种好心地会使他成了一个穷光蛋，使老婆、孩子也陷入穷困的状态，而且由于这种善良甚至也会丧失精神上的财富。

我们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所赢得的、年年都在增长着的那种人类的幸福应该属于所有的人，我呢——作为一个个别的人——也有权利来享受这种幸福。我想成为一个英雄，我想立功，我想给国家和社会以更多的贡献，同时，我也想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我们的孩子也应该是这样的。必要的时候，他们应该毫不犹豫，毫无盘算，幸福也好，悲哀也好，不去斤斤计较地把自己贡献出来，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呢，他们应该成为幸福的人。

可惜，我还没有作完全的检查，但是，我已经看到，幸福的父母往往会有最优秀的子女。而所谓幸福的父母，并不等于说他们的住宅有煤气装置，有澡盆，有一切舒适的设备。完全不是这样的。我看见许多人的住宅有五个房间，有煤气设备、有热水、冷水，此外还有两名家庭女工，可是孩子们并不好。有的妻子走掉了，有的丈夫走掉了，有的不好好上班，有的想要第六个房间或者另要一座别墅了。我也看到许多幸福的人，他们在许许多多方面都感到缺乏。我在我本人的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的情况，然而，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我的幸福是不依赖任何一种物质福利的。请回忆一下你们自己的最奇妙的时代罢，那时候好像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可是在心灵里有一致的精神力量，可以放心前进。

这种纯粹的幸福的全部可能性，它的必要性、义务性是由我们的革命所赢得的，是由苏维埃制度保证的。我们的人的幸福在于我国人民的团结一致，在于对党和伟大的斯大林的信任。应该成为一个诚实的、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当中具有党性的人，因为，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信念，就是正确地生活下去，就是并不在暗地里隐藏着卑鄙、懦弱、狡猾、陷害以及任何一种其他的败行。这种光明磊落的、诚实的人的幸福不但给本人带来极大的好处，而且首先给自己的儿女带来极大的好处。因此，请允许我对你们这样说：为了有优秀的儿女起见，你们都要成为幸福的人。鞠躬尽瘁，使用你们全部的天才、全部的能力，带动你们的朋友、熟人，都成为具有真正的人类幸福的人。可是，往往也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打算获得幸福，于是就抓住了几块石头，将来用它们来建立幸福。我自己有一回也犯了这样的错误。在我看来，假如我一抓住这个东西的话，这当然还不是幸福，而是在以后，要在这个东西上面求得幸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些作为地基用的石头，这些为了以后在它们上面盖成幸福的宫殿的石头，后来却往往砸破了人的头脑，造成了纯粹的灾难。

这一点是不难想象的，那就是说，有些幸福的父母，他们是由于自己的社会活动、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活而感到幸福的，他们也善于支配这种幸福，——这些父母经常会有优秀的子女，他们经常能正确地教育子女。

这个定义的要害就在这里，关于这个定义，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在我们的教育活动当中是应该有一个中庸之道的。中庸是介于我们的重大的、献身于社会的工作与我们从社会取得的幸福之间的。不管你们采用哪一类家庭教育方法，你们都需要找到一个尺度，因此，也就需要在自己的身上

培养分寸感。

拿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人们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来说罢——这就是关于纪律的问题。严厉和慈爱——这是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

可是，在大多数的场合，人们不善于给慈爱和严厉制定标准，而在教育上，这种本领是完全必要的。最常引人注意的是人们虽然在解决这些问题，可是他们心里却在想：不错，严厉是应当有标准的，慈爱是应当有标准的，不过，这是孩子长大到六七岁的时候才需要的，六岁以前是可以不要什么标准的。事实上，主要的教育基础是在五岁以前奠定的，还有，你们在五岁以前所作的一切，等于整个教育过程里的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以后，一个人的教育还在继续进行，一个人的锻炼也还在继续进行，不过，一般说过，你们却开始尝到了果实，至于你们所照料的那些花朵，却在五岁以前就开过了。因此，在五岁以前，有关严厉与慈爱的尺度的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人们往往过分地让一个孩子去耍脾气，让他整天叫喊，完全不让他哭泣。另一个孩子乱忙乱闹，把一切都抓在手里，这个也问问，那个也问问，没有一分钟的安静。第三个完全唯命是听，像一个玩偶似地，不过，在我们这里，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

你们都可以在所有的这三种情况当中看到严厉和慈爱的缺乏标准。自然，在五岁、六岁以至七岁的时候，这个标准，这个黄金一般的中庸，某种介于严厉和慈爱之间的和谐，永远是应该具备的。

有人在这一点上反驳我说：您谈的是严厉的尺度，然而，教育孩子是可以不要任何一种的严厉的。假如你理智地、慈爱地去处理一切，那么，您一辈子也用不着去严厉地对待孩子的。

我认为严厉并不是什么愤怒，也不是什么歇斯底里的叫喊。完全不是这样的。严厉这个东西只有当它并不具有歇斯底里的任何特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

我在自己的实践当中学会了怎样在非常慈爱的口吻中保持严厉。这能够十分温和、慈爱而又冷静他说出一些话，但是我的学生们会由于这些话而变得脸色苍白起来。严厉不一定是以大嚷大叫为前提的。这是多余的。你们的镇静、你们的信念、你们的坚决的意志，即使你们表现得很慈爱，同样会造成强烈的印象。

“出去”——这会造成这种印象，如果说“请你离开这里”——也同样是造成那种印象，或许，甚至会造成格外强烈一些的印象。

第一条规则就是，要特别在你们过问孩子生活的程度这一问题上有所标准的规则。这是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它在家庭里面往往解决得不很正确。独立性的成分应该有多么大，要给孩子什么样的自由，在哪一种程度上需要“手把手指导”，在哪一种程度上需要他自己来加以解决，禁止什么，什么应该取决于他本人的意志？

孩子走到街上去了。你们高声大叫：别往那里跑，别往这里走。这在哪一程度上才算是正确的呢？如果你们想到的只是对于孩子的无限的自由，那么，这是有害的。可是，假如孩子应该什么都问，应该永远到你们那里来，经常由你们去决定并且按照你们所说的那样去行动，那么，孩子就没有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机动性和从事个人冒险的任何余地了。这也是要不得的。

我谈到了“冒险”这两个字。该于在六七岁的时候已经应该在他自己的行为当中冒一冒险了，你们应该看着他冒险，应该在一定的程度上允许他去

冒险，以便使孩子成为一个勇敢的人，以便使孩子不要完全由于你们的责任心的影响而形成这样的性格：妈妈说过了，爸爸也说过了，他们什么都知道，一切应该由他们来决定，我将要按照他们所说的那样去作。你们的那种最大限度的过问，会使儿子不能长大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时长大成为一个毫无主见的、既不能作出任何的决定、又不能作任何的冒险和勇敢行为的人，而有时候适得其反，他服从，在某种程度上服从于你们的压力，然而，奔腾着的、要求出路的力量有时爆发起来，结果演成家庭的乱事：“本来是一个好孩子，结果却成了这么一副样子。”事实上，当他服从、听话的时候，他一直是在变成这副样子的，不过是自然所赋予他的、随着成长和学习而发展着的那种力量产生了它的行动罢了，起初，他秘密地进行反抗，而以后是公然反抗而已。

往往也有另一种极端，这也是屡见不鲜的，就是人们认为孩子应当表现出全部的主动性，应当为所欲为，至于孩子们究竟在怎样地生活，他们正在干些什么，人们却完全不去注意，这样，孩子们就习惯于毫无拘束的生活、思维和作决定了。许多人这样想，在这种场合，在孩子身上是培养着坚强的意志的。其实不是这样。在这种场合并没有培养任何意志，因为真正的坚强的意志绝不是一种想什么就获得什么的那种本事。坚强的意志——这不但是想什么就获得什么的那种本事，也是迫使自己在必要的时候放弃什么的那种本事。意志——这不单纯是欲望和欲望的满足。同时也是欲望和制止，欲望和放弃。假如你们的孩子仅仅受到实现自己的愿望的训练而没有受到克制那种愿望的训练，他是不会有最大的意志的。没有制动器就不可能有汽车，而没有克制也不可能有任何的意志。

我的公社社员们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一向是非常熟悉的：“你为什么不克制你自己，你已经知道，这里需要抑制。”我问他们。而在同时要求：“你为什么不敢放心，你为什么拿不定主意，等我来告诉你吗？”同样是有错误的。

在孩子身上需要培植制止和抑制自己的能力。这自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我将要在自己的书里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此外，还需要培养一种十分重要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起来并不十分困难：这就是判断的能力。它常常表现在一些小事小节上。你们要从你们孩子的幼年时代就注意他怎样辨别事物。他说些什么话。这时候，如果来了一个外人，也许不完全是一个外人，而是你们的社会和你们家庭的附加的分子，如访问者，客人，姨妈或者祖母，孩子们就应该懂得什么话需要说，什么话这时候不需要说（例如在上岁数的人的面前不需要说老年的事情，因为他们不喜欢听这种话。一开始的时候听人讲话，后来自己说，等等）。儿子对于他们所处的情况的感觉能力，对所处时间的感觉能力——这种能力是极其需要培养的，也是不难加以培养的。只要在两三件事情上充分地注意一下，再跟儿女谈一谈，你们的推动就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判断能力对于周围的人来说、对于掌握和精通它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令人愉快的。

【简析】

《幸福的父母往往会有最优秀的子女》是马卡连柯于1938年7月在《社会活动家》杂志的讲话。他抓住人们“望子成龙”的心态，提出正确的教育观点。整篇演讲深入浅出，通俗生动地阐述了复杂的教育理论。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1889 ~ 1964)

印度首任总理。生于名门望族，曾就读于英国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1912年回国后即参加国大党政治活动，历任总书记、主席。在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中曹九进监狱，在狱中度过 10 年时光。1947 年印度独立后任总理，直至逝世。反对殖民主义，奉行不结盟政策，是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印度获得了新生和自由（1947年8月14日）

多年以前，我们曾相信命运，如今却到了履行我们的誓言的时候……午夜时分，当世界正在酣睡之中，印度奋起获得了新生和自由。一个历史上罕见的时刻业已来临：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告别旧世界，迈向新未来，当一个时代宣告结束、当一个长期受压抑的民族心灵得到了解放……在这历史的黎明，印度开始了无穷无尽的求索；从蒙昧时代起，它的过去目睹了它的努力和成败。不管运气好坏，它从未失去自己的目标，也未忘记它从中汲取力量的理想。今天，我们结束了不幸的时代。印度又重新上路了……

现在不是进行狭隘的、破坏性批评的时候，也不是怨恨和指责的时候。我们应该建设自由印度的崇高的大厦，在这座大厦中，它的所有儿女都会受到欢迎。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一切国家（1954年6月26日）

15年前，我去过中国并希望在那里停留一个月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我特别希望会见一些人，其中就有周恩来先生。但是不久，在欧洲爆发了后来发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我不得不匆忙赶回我的国家。遗憾的是，那一次我没有会见周恩来先生。现在，在过了动乱不安的、紧张多变的15年后，我的宿愿实现了。我很高兴能会见我们邻国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我尤其高兴的是能会见一个伟大民族的卓越的代表。

我们是以个人的身份会晤的，但是我们也是以印度和中国两个有着光辉的过去和有着伟大的前途的伟大国家的代表的身份会晤的。这两个国家彼此如何相处，它们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幸福能够进行什么程度的合作，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和意义重大的问题，不仅对我们两国如此，而且对亚洲、甚至对整个世界也是如此。

过去的两千年是我们的相互关系的见证。在这样长的时期里，我们一直是邻国，我们一直是彼此交流思想和文化并和其他邻国交流思想和文化的重要国家。我们的人民在许多地方建立了接触，特别是在东南亚；而历史上还不曾有过我们两国发生战争的记录。这是一个关于长期交流思想、宗教、艺术和文化的记录。

中国和印度各自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它们各有自己的特殊的文化传统。它们在许多方面各不相同，它们是按照自己的特征成长起来的。但是，虽然有这些不同，我们一直是和睦的邻居，是朋友，在这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彼此之间从未发生过冲突。

这是历史的见证，而现在，因为我们处在我们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的当前这个时刻，我们可以从过去获得教训而对我们的现在和将来有所助益。我们两国不久前已经获得自由和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我们的命运的机会。我们是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方法获得自由的。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甘地用和平的方法领导我们通过艰难困苦得到了自由。

中国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我们两个国家都为老百姓谋福利并且要通过不同的道路提高过去遭受了许多痛苦而现在期望着一个美好未来的千百万人们。

我们的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这样的前途，主要取决于避免战争、保证和平和安全。

因此，目前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驱散今天压抑着这样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战争、恐惧和憎恨的阴影。

先生，您最近与其他卓越的政治家们一道从事解决这些重大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我们很高兴地知道，您的努力和其他政治家们的努力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我们为局势的这种可喜的转机向您和其他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人士道贺。我们诚恳地希望，这将导致印度支那战争的早日结束；接着会求得一种足以保证那里的各个国家的和平与自由的解决。

如果我们能消除人民的对战争和侵略的沉重的恐惧，保证每一国家就都有自由按照它自己的愿望，在不受其他国家干涉的情况下安排它自己的命运，那么我们便为我们这一代服务得很好并且给世界的持久和平奠定了基础。

全世界都需要和平，今天，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和平在亚洲比在任

何其他地方更是重要，更是不可少，因为我们必须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需要利用我们全部精力来从事建设工作而不是破坏工作。

世界上存在着分裂和分歧。但是，也有一种统一的感觉和日益增长的整体感觉。我诚恳地相信，我们的思想将奉献于这种日益增长的整体感觉，奉献于追求与实现今天人类所怀抱的共同理想而不侧重于分裂和分歧。

最近，印度和中国签订了一个关于某些事项的协定，在签订这协定的过程中，我们定下了某些原则，这些原则应成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规范。这些原则就是承认每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以及和平共处。这些原则不但对我们两国适用，而且对其他国家也适用，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些原则很可以作为一个榜样。假如这些原则在更广的范围得到承认，那么，对战争的恐惧就会消失，国际合作的精神就会发扬。每个国家都会有自由来奉行它自己的政策、安排它自己的命运、向别人学习并和别人合作，但基本上是根据它自己的才智。现代科学使我们有机会从世界上消除过去危害着这个世界的灾害。不幸，这种科学用于破坏工作者多，用于建设工作者少。假如我们抓住了今天，使它向和平及合作努力的方向发展，使科学为人类的幸福服务而不成为祸因，那么，我们就必能使人心脱离恐惧和仇恨，而趋向了解及合作。这样，我们就能建立一种和平气氛并改变地球的面貌。

命运在向我们两国招手，我希望我们两国在这个历史上的伟大时刻都没有愧色。

我诚恳地希望：先生，您的努力和其他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卓越政治家的努力得到成功，我也希望我们两国能维护和平并且为了和平和人类进步而和睦相处与共同合作，正如它们在人类历史上过去两千年间所作的一样。

【简析】

《印度获得了新生和自由》这篇讲演，是他于印度独立前一小时在印度议会上发表的即兴讲话。演说简短有力，语句如泉水奔涌，雄辩而响亮，宣告了一个殖民时代的结束。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一切国家》是尼赫鲁在宴请访印的周恩来总理时的讲话。在这次访问中，两国总理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后来逐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确认，成为指导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则。这篇演说抚今追昔，求同存异，坦率诚恳，展示了政治家的远见和胸怀。

片山哲（1887—1978）

日本第46任首相，战后第一位根据新宪法由国会推选的首相。和歌山县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历任社会民众党书记长、农民组合总同盟会长、社会党书记长和执行委员会会长，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会长、社会党顾问，民主党最高顾问等，1956年与中岛健藏等发起成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先后任会长、顾问、中国文化研究会会长、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顾问和日中友协顾问。执政后倾向和平民主，反对重整军备，主张走中间道路。

就职演说（1947年7月1日）

在按新宪法组建的首届国会上，我能代表政府发表施政演说感到无比荣幸。自着手组阁以来就努力想建立一个举国一致的四党联合政府，虽未取得圆满的成功，但现已成立的三党联合内阁，仍然希望留在阁外的自由党人士通力合作，举国一致突破危机。

在日本历史上首届国会召开之际，谈谈政府对目前时局的信心和看法，希望得到诸位的合作。

政府对贯彻新宪法的信心政府宣誓将严格遵守新宪法，忠实于新宪法的原则精神，特别要将新宪法中的民主主义伟大精神及和平主义的远大理想，作为一切政治行动的基本目标、并毫不含糊地付诸实施。也就是说，要自觉意识到政府是由国民代表组成的国会提名的、应尊重国会，根据宪法的条款处理政府和国会的关系，避免各种矛盾。尤其是关注司法权的独立、最高法院的构成以及根据宪法精神所产生的各种民主方法，尽快实现新宪法提出的各种远大理想和目标，尽快准备向国会提出各种必要的法规。

政府的施政方针根据目前形势，政府必须全面考虑发展理想的民主主义，建立高度民主的民主主义体制，使各个领域充满体现新时代精神的政治观念。本届内阁的最高指导思想是在各个方面都能自觉地贯彻高度民主。

毋庸说，政治上迫切需要彻底的民主。不仅如此，产业经济的各个方面也需要贯彻民主思想。产业经济的发展实际反映了组织民主化的程度。社会生活方面为发展健康的文化生活、必须改革社会领域，将民主引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的民主化是日本社会改革的当务之急。政治上实行民主，能彻底扫除封建的官僚机构；产业经济中贯彻民主，将推动产业的全面发展；在社会各领域推进民主，将提高全民的文化素养；在国际关系方面倡导民主，将会结出和平的硕果。

民主主义作为人类生活规律的政治原理，较18世纪有了更大发展，在几经周折，直至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首次作为世界各国新生活的共同原理和准则。西方文明是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和现代科学的聚集。

今天我们所说的高度民主，既包括西方文明的内涵，又是以和平为基础的。没有民主，决不可能实现全面和平和世界和平。发展产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也是以高度民主为基础的。

高度民主是一种人道主义、合理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因此，在反对一切暴力的同时，严格遵循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的议会政治原则，坚定地选择基于这一信念的施政方针，就是本届政府的基本政治纲领。

我国的特殊性质鉴于目前的国际形势，必须向世界各国明确而坦率地说明我国的特殊性质，以便在谋求各国理解和援助的同时恢复国际信誉。新宪法明文规定主权在民、放弃战争和尊重人权，因而我国的性质将发生根本变化，一个崭新的日本将重现于世。我国明确宣布已不再是穷兵黩武或好战国家，并要从制度上肃清封建官僚机构，重建民主议会政治，以这些事实向全世界表明日本国民的努力和真挚的情感。

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和平国家，它具有下列特征：一，保障宪法赋予国民的各种基本权利和自由；二，保障国民健康与文化生活；三，排斥暴力、非

理性和非正义，铭记道德、仁爱、和平及维护正义；四，尊重劳动、科学、艺术和宗教；五，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努力培养和平民主的一代新人。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应该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日本人民正在建设的是和平民主的新国家。

我国经济所面临的危机因战争失败，诸般值得忧虑的现实问题摆在日本人民面前，如粮食匮乏、通货膨胀、企业萧条、失业增加，黑市猖獗等等。政府组阁后立即提出这一问题，决心排除万难，克服危机，并提出了 8 项经济紧急对策，希望国民配合。

关于目前经济的困难程度及具体事实，在经济实况报告书中可见端倪。经济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可归纳为下述几点：其一，我国因战败丧失了相当部分的经济来源，生产与运输设备因战争而破损老化，生产资料库存渐趋枯竭，劳动生产率也比战前低下；其二，生产能力如此低下，人口却呈增长趋势，消费需求随战时被压抑的欲望的解放而越来越大；其三，由于战争和商品供应无法保证而爆发的巨大购买力，引起了通货膨胀，导致了经济赤字，形成了工资与物价的恶性循环并逐渐加速。

这些原因不是孤立的，它们盘根错节，互为因果，将经济引向崩溃。面对这样的经济状态，更坚定了我们竭尽全力重建日本经济的决心，只要措施正确，万众一心共同努力，相信定能挽回持续恶化的经济局面，把经济纳入重建的轨道。

政府的当务之急首先是改革行政机构，刷新人事制度。改革的精神准备是打破官僚观念，政府官员无论到哪里都担负着为国民服务的职责，对自己承担的任务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将正义、公平作为生命来捍卫。同时，要废除内务省，彻底改革地方自治制度，实行新的警察制度、官吏任免制度和服务纪律，坚决肃正官纪。从实现行政机构民主化的精神出发，迫切希望国民也积极参加建设自主新日本的国民运动。

国民运动决不仅是思想运动和表面文章。经常可以听到粮食问题比思想运动更重要的议论，然而、政府准备将突破粮食危机与这一国民运动作为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同时贯彻执行。政府公平而全面地要求国民过艰苦生活。前景是充满光明和希望的。

与国民运动密切相关的是恢复宪法精神的文教问题。目前，全面推广第 92 次议会通过的新教育制度，尤其是六三学制尚有种种困难，但政府将尽可能地实现这一目标。

关于媾和会议召开媾和会议对日本人民是充满希望和光明的大事。政府与全国人民一样，都热切盼望能尽早举行。战后两年来，波茨坦宣言规定的我国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进程，在国民共同努力下已有了明显进展。今后，政府将更加努力和诚心诚意地忠实履行我们在宣言中承诺的义务，建设真正的和平民主国家，创造回归国际社会的条件。

经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同意，决定 8 月 15 日起恢复民间贸易，我衷心祝愿并希望顺利展开。日本人民应向世界各国显示自己坦荡的胸怀和不断革新的形象。我们希望国民生活安定，重建产业经济，维恃永久世界和平，谋求联合国及各国的精神和经济援助。政府将注意制定相应政策，鼓励海外同胞奋发向上。

总之，时局困难，危机深刻，为克服经济危机，迎接媾和会议，重建祖国，全国人民必须艰苦努力和忍耐。作为按新宪法和国民自由意志选举的第

一届民主的国民政府和人民的公仆，政府真正意识到目前正处在生死存亡关头，更坚定了迈步重建祖国的决心。无论如何，请诸位体谅并协助政府，举国一致共渡危机。

我们的道路充满艰辛，但我们的前途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坚信，如果突破这一危机，在联合国的仁慈帮助下，是能够立于国际社会之林，建设和平、民主和文明国家，并实现生活安定和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为了拯救祖国，为了光明的明天，我衷心希望全国人民齐心协力。【简要】本篇是作者在二战后首届国会上的演说。强调维护民主体制，重建日本经济，突出战后宪法赋予国民的权利、义务及自由、和平、正义与反对暴力的原则。语言朴实，主题突出，观点明确，反映了新内阁准备突破危机、刷新政治的良好愿望。

乔治·巴顿（1885—1945）

美国军事将领、上将。毕业于西点军校。历任装甲部队旅长、师长、军长。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美军第七集团军司令、第三集团军司令等职，参加过卡萨布兰卡登陆战、西西里岛战役等重大战役。二战结束后，先后任德国巴伐利亚军事总督、第十五集团军司令。1945年死于车祸。

战争会造就英雄豪杰（1943年6月27日）

显然，你们大家知道战斗即将来临。但是，战争并不像你们许多人想象的那样。你们第45师的战士们必须面对这一现实，你们是要同久经沙场的老兵去竞赛，但你们也不要发愁。他们也都打过第一仗，他们的第一仗是打胜了，而你们也会打胜第一仗。

战争并不像那些从未打过仗的人想象的那么可怕。作家们夸夸其谈，说什么会思念你们的母亲、情人和妻子（妻子也是你们的情人）。这些作家们既没有听到过一声敌人的枪声，也从未耽误过一餐饭，他们不是按照战争的本来面目来描写战争，而是按他们的想象来描写。

战争是人类所能参加的最壮观的竞赛。战争会造就英雄豪杰，会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所有的人都害怕战争。然而，懦夫只是那些让自己的恐惧战胜了责任感的人。责任感是大丈夫气概的精华。美国人可以为他们都是好汉而感到自豪。他们的确是好汉。

要记住，敌人也和你们一样害怕，可能比你们更害怕。他们不是超人。我们已经消灭了敌人的精锐部队，我们在下次战斗中将要碰到的并不是他们的精华。此外，你们还要记住，无论是在肉搏中还是在战斗中，总是进攻者取胜。招架是不能打胜仗的。但是敌人不了解我们的意图，因而他们必然要招架的。

不让敌人进攻你的办法就是去进攻他，不停地向他进攻。这样可以防止敌人重整旗鼓。战斗中的死亡是因为时间和敌方有效火力在起作用。你们应以自己的火力去压制住敌人的火力，以迅速的行动来缩短时间。

我们美国人是个喜欢竞争的民族，我们对任何事物都下赌注，我们好胜。在下次战斗中，你们将参加一场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竞争。你们要同其他美国人和同盟国的军队竞争，去赢得最伟大的荣誉——那就是胜利。最先取得胜利，达到目标的人，也就是赢得荣誉的人。永远不要忘掉这一点。还要记住，上帝，无论你们用什么方式去思念他，他总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简析】

《战争会造就英雄豪杰》是巴顿于1943年6月在一次检阅军事演习后对年轻士兵的讲话。他言辞恳切，语重心长而又充满自信地要求士兵们在接受炮火前夕，要清楚战争的一切危险和艰难，以勇猛压倒怯懦。他结合自身的感受和体验，指出“战争会造就英雄豪杰”，来鼓励广大士兵，收到了鼓舞士气的良好效果。

乔治·萨顿 (1884 ~ 1956)

美国著名的科学史专家。1884 年生于比利时的根特。1911 年获博士学位。1912 年创办国际性科学史杂志《Isis》，担任该杂志主编近 40 年，并发起成立了国际科学史学会，为科学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一生出版著作 15 部，论文 800 余篇。其中《科学史导论》一书影响很大。

科学史上的东方和西方（1930）

你听过美国西部牛仔的故事吧，一天他突然来到了科拉多大峡谷的边缘，感叹道：“上帝，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如果这位牛仔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内迅速完成的事情，那么他错了，在这个意义上，大峡谷什么也没发生。同样，科学的发展虽然比大峡谷的断裂快得多，但它是一个渐进过程。它看上去是革命的，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看到这个过程，只看到巨大的成果。

从实验科学的角度（特别是在其发展的现阶段）来看，东方和西方是极端对立的。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两件事。

第一件事，实际上科学的种子，包括实验科学和数学，科学全部形式的种子是来自东方的。在中世纪、这些方法又被东方人民大大发展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实验科学不只是西方的子孙，也是东方的后代，东方是母亲，西方是父亲。

第二，我完全确信正如东方需要西方一样，今日的西方仍然需要东方。当东方人民像我们在16世纪那样，一旦抛弃了他们经院式的、论辩的方法，当他们一旦真正被实验精神所鼓舞的时候，谁知道他们能为我们做什么，谁又知道他们为反对我们（上帝饶恕我）而做什么呢？当然，就科学研究领域来说，他们只能是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但是他们的应用可以是大不相同的。我们不要重蹈希腊人的覆辙，他们认为希腊精神是绝无仅有的，他们还忽视犹太精神，把外国人一律视为野蛮人，他们最后衰亡，一落千丈，就像他们的胜利顶峰曾高耸入云一样。不要忘记东西方之间曾经有过协调，不要忘记我们的灵感多次来自东方。为什么这不会再次发生？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地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两臂欢迎它。

对于东方科学采取粗暴态度的人，对于西方文明言过其实的人，大概不是科学家。他们大多数既无知识又不懂科学，也就是说，他们丝毫不应享有那种被他们吹嘘得天花乱坠的优越性，而且如果听其自便，他们关于这种优越性的支离破碎的想望，要不了多久就要消灭。

我们有理由为我们的美国文明而骄傲，但是它的历史记载至今还是很短的。只有300年！和人类经验的整体相比是何等渺小，简直就是一会儿，一瞬间。它会持久吗？它将进步，将衰退，抑或灭亡？我们的文明中有许多不健康的因素，如果我们想在疾病蔓延起来以前根除它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揭露它们，但这不是我的任务。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文明能为自己辩护，我们必须尽最大力量去净化它。实现这项任务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发展不谋私利的科学；热爱真理——像科学家那样热爱真理，热爱真理的全部，愉快和不愉快的、有实际用途的和没有实际用途的；热爱真理而不是害怕真理；憎恨迷信，不管迷信的伪装是多么美丽。我们文明的长寿至少还没有得到证明，其延续与否，还不一定。因此，我们心须谦虚。归根结底，主要的考验是经历沧桑而存活下来，这一点我们还没有经历过。

新的鼓舞可能仍然、而且确实实仍然来自东方，如果我们觉察到了这一点，我们会聪明一些。尽管科学方法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它也还不是十全十美的。当科学方法能够被利用，并且是很好地被利用的时候，它是至高无上的。但是，若不承认这种利用也会产生两种局限，则是愚蠢的。第一，这种方法不能永远使用。有许多思想领域（艺术、宗教、道德）不能使用它。

也许永远不能应用于这些领域。第二，这种方法很容易被错误地应用，而滥用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的可能性是骇人听闻的。

十分清楚，科学精神不能控制它本身的应用。首先，科学的应用常常掌握在那些没有任何科学知识的人手中，例如，为要驾驶一辆能导致各种破坏的大马力汽车并不需要教育和训练。而即使是科学家，在一种强烈的感情影响下，也可能滥用他们的知识。科学精神应该以其他不同的力量对自身给予辅助——以宗教和道德的力量来给予帮助。无论如何，科学不应傲慢，不应气势汹汹，因为和其他人间事物一样，科学本质上也是不完满的。

人类的统一包括东方和西方。东方和西方正像一个人的不同神态，代表着人类经验的基本和互相补充的两个方面。东方和西方的科学真理是一样的，美丽和博爱也是如此。人，到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特点稍稍显著一些或是那种特点突出一些罢了。

东方和西方，谁说二者永不碰头？它们在伟大艺术家的灵魂中相聚，伟大的艺术家不仅是艺术家，他们所热爱的不局限于美；它们在伟大科学家的头脑上相会，伟大的科学家已经认识到，真理，不论是多么珍贵的真理，也不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它应该以美和博爱来补充。

我们怀着感激之情回忆起我们得之于东方的全部东西——犹太的道德热忱，黄金规则，我们引以为荣的科学的基础——这是巨大的恩惠。没有什么理由说它在将来不该无限增加。我们不应该太自信，我们的科学是伟大的，但是我们的无知之处更多。总之，让我们发展我们的方法，改进我们的智力训练，继续我们的科学工作，慢慢地、坚定地、以谦虚的态度从事这一切。同时，让我们更加博爱，永远留意周围的美，永远留意我们人类同胞或者我们自己身上的美德。让我们摧毁那些恶的东西，那些损坏我们居住环境的丑的事物，那些我们对别人做的不公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掩盖各种罪恶的谎言；但是让我们谨防摧残或伤害那许多善良、天真事物中最弱小的东西。让我们捍卫我们的传统、我们对往昔的怀念，这些是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当然如此，但是我的灵魂的最高意向，我对那看不见的事物的怀恋之情，我对于美与公正的渴求，这些也都是真实和珍贵的东西。那些我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不真实的。我们必须准备经常去探求这些感觉不到的真实，正是它赋予我们的生活以高尚的情操和最根本的方向。

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让我们训练我们的灵魂，忠于客观真理，并处处留心现实生活的每一个侧面。那不太骄傲的、不采取盛气凌人的“西方”态度而记得自己最高思想的东方来源的、无愧于自己的理想的科学家——不一定会更有能力，但他将更富有人性，更好地为真理服务，更完满地实现人类使命，也将是一个更高尚的人。

【简析】

《科学史上的东方和西方》是萨顿于 1930 年在美国布朗大学所作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只有把东方和西方的科学精华融合起来，才能创造更灿烂的科学时代。作者在演说中充分肯定了东方科学在人类历史中的贡献。演说多处采用形象比喻的手法，乱服力强，说理透彻。

季米特洛夫（1882～1949）

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1946～1949），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反法西斯杰出战士。生于贫苦的工人家庭。1902年加入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历任中央委员、总工会书记、社会民主党左翼“紧密派”议会党团书记。1919年该派改组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继续任党的领导工作。1923年参与领导反法西斯起义。1934年到苏联。1935～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1944年组织领导保加利亚武装起义。1949年病逝。

在“国会纵火案”审讯时的最后发言（1933年12月16日）

季米特洛夫：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58条，我有以辩护人和被告人的两种身分说话的权利。

庭长：你有最后发言的权利，现在你可以利用那个权利了。

季米特洛夫：依照刑事诉讼法，我有权与检察官辩论，然后再作最后发言。

我是在保卫我自己，一个被控的共产党员。

我是在保卫自己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荣誉。

我是在保卫我的理想，我的共产主义信仰。

我是在保卫我整个生命的内容和意义。

因为这些理由，我在法庭上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出自衷心，每一句话都表示我对这种不正当的控诉，对这种诬陷共产党人的反共罪行，怀着深切的愤恨。

我常常受到指责，说我对待德国最高法院不够严肃。这是毫无理由的。

诚然，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最高法律是共产国际纲领、最高法院是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

但是作为被告，对我来说，帝国法院是应以极严肃的态度来看待的机构，这不仅由于它的审判员们具有很高的法定资格，而且由于它是国家一个极其重要的机构，是社会统治阶层的一个重要机构，是一个能处人以极刑的法院。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凡我对法庭所陈述过的，因而也就是我对公众所说过的，都是真话。至于处在地下状态的我们的党，我拒绝对它作出任何供述。我是经常以严肃的态度和出自内心的信念而说话的。

庭长：我不允许你在法庭中作共产主义的宣传。你总是这样干的。倘若你再这样放肆，我就要剥夺你的发言权了。

季米特洛夫：我必须绝对否认那种认为我是在追求宣传目的的说法。可能，我在法庭中的辩护已经产生某种宣传的效果。或许，我在法庭中的行为可以作为其他被控的共产党人的榜样。但是那些都不是我辩护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反驳这个诬说季米特

洛夫、托尔格列尔、波波夫和汤尼夫、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同纵火案有关的起诉书。

我知道，在保加利亚是没有人会相信我们是国会纵火案的捏造的同谋的。我知道，在任何其他国家也不会有人相信我们与纵火案有任何关系。但是在德国，有其他情况的存在，在德国，人们可能相信这样离奇事件。因此，我希望证明共产党过去和现在都与这一罪行丝毫无关。

谈到宣传的问题，我可以这样说，在这个法庭里有很多发言是具有宣传性质的。戈培尔和戈林的发言也起了对共产主义有利的间接宣传作用，但是没有人能以他们的行为产生了宣传作用而责备他们。（法庭里一片激动声和笑声）不仅我自己被报纸肆意攻击——我对这种事是完全漠然视之的——而且保加利亚人民也因我而被指为“残忍的”、“野蛮的”。

我被叫作“巴尔干的可疑分子”，“一个野蛮的保加利亚人”。我对于

托尔格列尔当时任德国共产党议会党团主席，在季米特洛夫被捕后由于害怕而自动向警方投案，后又同意由法庭指定的律师为其辩护。波波夫和汤尼夫是与季米特洛夫一起被捕的保加利亚人。

这类事情不能默而不言。

是的，保加利亚法西斯主义是残忍的、野蛮的。但是保加利亚的工农和人民知识分子是绝不残忍，也不野蛮的。是的，巴尔干的物质幸福水平还不能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高，但是要说我国人民大众在政治上或精神上也比其他民族水平低，那就错了。我们的政治斗争，我们的政治愿望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是同样崇高的。在外国奴役下生存了五百年而没有丧失其语言及其民族性的一个民族，过去和现在都在与保加利亚法西斯作斗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我国工农——这样一个民族不会是残忍的、野蛮的。只

有保加利亚法西斯主义者是残忍的、野蛮的。但是我请问你，庭长先生，哪个国家的法西斯不是残忍的和野蛮的呢？

庭长（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你不是在暗示德国的政治情况吗？

季米特洛夫（带着讥笑）：当然不是，庭长先生……

很久以前，德国皇帝卡尔第五说过，他只愿对他的马说德国话，德国贵族和知识界只写拉丁文，而以本国文字为耻。而那时在“野蛮”的保加利亚，圣西利和圣梅托吉就创立了并传布了保加利亚古文字。

保加利亚民族曾经坚决地全力地反抗外国的压迫。所以，我要抗议对保加利亚民族的攻击。我没有耻于做保加利亚人的理由。我因为自己是保加利亚工人阶级之子而自豪。

庭长：你不应该用这样一些不敬的字眼。

季米特洛夫：我要从另一点上再来谈谈这一控诉的方法和起诉书。

说放火烧国会德国共产党干的事，甚至是全世界共产主义干的事，这一理论决定了这个审讯的性质。人们用放火烧国会这种反共的行为来诬陷共产党，宣称这是共产党武装起义的信号，是推翻德国政体的烽火。由于运用这种理论，全部诉讼程序里面就贯串了反共产党的性质。起诉书写道：

“……控诉的根据是，这种犯罪的暴行是对国家的敌人们的一种信号，他们见到信号以后，就要向德帝国进行总进攻，把它消灭，然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第一个唯第三国际之命是从的苏维埃国家……”

先生们，把这样的暴行归罪于共产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不能在这里列举所有例子，我要你们回想一件铁路暴行，那是某一个精神错乱的冒险家和特务不久以前在德国尤特堡干出来的。有几个星期之久，德国的和国外的报纸都宣称这一暴行是德国共产党干的，是共产党采取的恐怖手段。后来才搞清楚，这是一个叫做马杜式加的精神错乱的冒险家干的。他被捕了，并被判刑了。

让我再提起另一个例子，那是戈尔古洛夫暗杀法国总统的案件。那时许多国家的报纸又叫嚣说共产党又显身手了。大家都说戈尔古洛夫是一个共产党员和苏联的密探。但是真相如何呢？这个暴行是俄国白卫军所作的事，戈尔古洛夫是意在破坏法苏友好关系的特务。

我再请你们回想关于索非亚大教堂的暴行。这一事件不是保加利亚共产党所组织的，但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却因此而受到迫害。在这个借口下，两千个保加利亚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被法西斯匪帮残杀了。这个炸毁索非亚大教堂的挑衅行为，实际上是保加利亚警察局所主使的。早在1920年，索非亚

即德皇查理五世。他是由教皇最后加冕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统一的德意志语文形成于16世纪中期，而保加利亚则于7世纪后期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字。

警察局长普鲁特金就在铁路工人罢工的时候组织炸弹爆炸事件，以挑拨保加利亚工人。

庭长（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那与这个审讯不相干。

季米特洛夫：有人在这里断言，国会纵火案是武装起义的信号。人们企图用下列方式来证实这种说法。

戈林在法庭上宣布，希特勒一上台，德国共产党就不得不鼓动群众，从事行动。他宣称：“共产党被迫干一场，现在不干，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他说共产党许多年来都号召大众反对国社党，现在国社党掌握了政权，共产党要就是立即采取行动，要就是永远不采取行动，这中间再没有别的选择了。检察官企图更清楚地更“巧妙”地阐明这一臆断。

硬套到共产党身上的这种设想，绝不是共产党的设想。这证明共产党的敌人们并不深知德国共产党。一个人要想正确地与他的敌人作战，就应该很好地认识这一敌人。禁止党的活动、解散群众组织、否认党的合法地位，当然是对革命运动的严重打击。但是这远不表明，因此就一切都完了。

1933年2月共产党面临着被镇压的威胁，党报被禁止了，取消党的合法性是随时可以预期的。德国共产党等候着这一天。在小册子及报纸上都谈到这一点。德国共产党很懂得，虽然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是非法的，但是它们继续进行活动和斗争。波兰、保加利亚、意大利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共产党都是被禁止活动的。

我可以就保加利亚党的经验说一说。那里的共产党于1923年起义后就被禁止了，然而还继续工作着。虽然经过巨大的牺牲，但是它已比1923年被禁以前更加强大了。这是每一个有判断力的人都能够理解的。

德国共产党虽然处在非法的地位，仍然能够在一定的形势下进行革命。俄国共产党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俄国共产党是非法的，它遭受到残酷迫害，但是后来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终于获得了政权。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不会认为现在一切就都完了；不会认为他们所能选择的不是起义就是毁灭。德国共产党领袖们不会有如此愚蠢的想法。当然，德国共产党完全知道非法地位意味着巨大的损失，意味着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但是它也知道党的革命力量势将重行增强，总有一天它能够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務。因为这些理由，共产党就绝不可能有意在这孤注一掷。共产党人很幸运地不象他们的敌人那样近视，他们不会在困难的环境中丧失理性。

.....

先生们，法庭调查的结果如何？国会纵火是共产党所干的这一神话已经完完全全地给粉碎了。我不想象某些其他的辩护士一样援引例证。但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具有正常智力的人说来，可以认为是完全搞清楚了。国会纵火与共产党的任务活动丝毫无关，不仅与起义无关，即与罢工、示威或其他类似的任何事件都无关。法庭的调查已经彻底地证明了这一点。任何人（我把罪犯和精神病患者除外）都不认为国会纵火是起义的信号。没有人发现与国会纵火有关的任何起义的事实、行动或企图。当时没有人听到过这类说法。有关的种种捏造都是在很久以后才编出来的。那时工人阶级处在防卫法西斯进攻的状态。德国共产党正力图组织群众的反抗和自卫。但事实证明：国会纵火是大规模地预先布置好的屠杀德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一种借口的前奏。

.....

庭长：这同本题无关。你应当提出建议来了。

季米特洛夫：检察官已经提议，被告保加利亚人罪证不足，应予开释。但我绝对不能满足这一建议。问题远不如此简单。这没有洗刷掉我们的嫌疑。不，在审讯已经证实，我们同国会纵火案毫不相干，并且没有再对我们怀疑的丝毫理由。我们保加利亚人和托尔格列尔所以必须全被开释，倒不是由于证据的缺乏，而是由于我们作为共产党员，不会与也不能与反共产主义的行为有任何关系。

我建议作如下的判决：

一、托尔格列尔、波波夫、汤泥夫和我自己应予宣判无罪，起诉书应予撤销；

二、卢贝应予宣布为利用来陷害工人阶级的工具；

三、对我们负诬告责任的人应受处分；

四、我们在审讯中所损失的时间、被损坏的健康以及所遭遇的一切痛苦均应给予赔偿。

庭长：这就是你要法庭在讨论判决时考虑的所谓建议。

季米特洛夫：加上利息来履行这些建议的时机终会到来！至于国会纵火案的完全搞清楚和真正放火犯的认定，当然，这是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下人民法院会完成的事。

17世纪科学物理学的奠基者伽利略曾经受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宗教裁判所认为他是一个异教徒，要处他死刑，而他却满怀信心和决心地叫道：

“地球仍然在转动！”

这个科学的原理后来成了全人类的财富。

（庭长急剧地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站起来，整理纸张，准备离开。）

季米特洛夫（继续说）：我们共产党人现在能够和老伽利略一样坚定地说：

“他仍然在转动！”

历史的车轮在转动，向前转动，朝着苏维埃的欧洲、朝着苏维埃共和国世界联盟的方向转动。

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所推动的这个车轮，无论是用恐怖手段、判处苦役或者死刑，都不能把它挡住。它在现在和将来都在转动，直转到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

【简析】

1933年2月，希特勒指使纳粹头目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国会纵火事件”，以此镇压共产党人。3月9日季米特洛夫被捕，9月21日开始在莱比锡帝国法庭受审。在法庭上，他发表了这篇著名演说，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纳粹德国的可耻阴谋，迫使法庭宣布无罪释放他。演词字字千钧，掷地有声，诘问犀利，论据有力，充满浩然正气，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

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

美国第32任总统，民主党人，具有远见的政治家。生于名门望族。毕业于哈佛大学。1910年步入政界，历任州参议员，海军助理部长，纽约州州长。1933年当选美国总统，后连选连任，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四届的总统。

民主的兵工厂（1940年12月19日）

朋友们：

今晚，面对世界性危机，我思绪万千，回忆起8年前国内危机时期的一个晚上。当时，美国工业之轮嘎然而止，全国银行系统不再运行。

当时，我们以勇气和现实主义态度面对1933年的危机。现在，我们要以同样的勇气和现实主义态度来面对新的危机——面对我国安全所受到的新威胁。

自从美利坚文明在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磐石上扎根以来，我们从未遇到过眼下这样严峻的危险。

因为1940年即今年9月27日，三个强国在柏林签署了协议。其中，两个是欧洲强国，一个是亚洲强国。它们勾结起来，恫吓美国，如果美国干预或者制止这三个国家的扩张计划——它们企图控制全球的计划——它们将孤注一掷，联合起来，将矛头直指美国。

纳粹德国的主子们用心昭然若揭，他们不仅要控制本国人民的生活和思想，还要置整个欧洲于其铁蹄之下，然后利用欧洲的资源征服全世界。

仅在三个星期前，他们的元首声称：“世界上存在着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接着此人用挑衅的口吻回答他的对手：“要是有人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安分守己，那他们就说对了，我能够击败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大对手。”

换言之，轴心国不仅仅承认，而且公开声明，他们的政治观点同我们的政治观点，最终没有可调和的余地。

就这不可否认的威胁而言，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明确断言，只要这些侵略国不明确表示愿意放弃统治和征服全世界的念头，美国就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去鼓励与它们进行和谈。

此刻，那些与生活在自由之中的人民为敌的军事同盟国的武装力量，被阻止在远离我们海岸的地方。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受到英国人和希腊人的阻遏，使大批士兵和水手得以从被占领国逃脱。在亚洲，日本人遇上了中华民族的顽强反击。而太平洋上有我们的舰队。

我们有些人似乎认为，战争发生在欧洲和亚洲，与自己无关。但是，这是一个同我们有着生死存亡关系的问题，即不能让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制造者控制通向我们这个半球的海域。

170年前，门罗主义被我国政府拟定为护国之本。当时欧洲大陆联合了起来，使我们这个半球面临威胁。后来，我们以不列颠为邻，守卫着大西洋，没有什么条约，也没有什么“不成交协定”。

但是，有一种观点，一种被历史证明为正确的观点，即我们作为邻国，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任何争端。事实上，在一段漫长的岁月里，西半球始终得以免遭来自欧洲和亚洲的侵略。

是否有人深信，当一个自由的不列颠依然是我们大西洋上一个强有力的

（1607）年美国移民在弗吉尼亚詹姆斯河口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

英国第一批移民到美洲的登陆处。

指德、帝、日三国结成军事经济同盟。

指美国总统门罗于1823年提出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海上邻国时，我们就不必担心美洲任何地方会遭受袭击了呢？反之，如果轴心国与我们为邻，我们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一旦不列颠沦陷，轴心国就会控制欧洲、亚洲和非洲大陆，控制澳大利亚和公海——它们就占据了有利位置，就能调动大量陆军和海军对我们这半球发动进攻。到那时，我们全美洲，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都会直接面临枪口的威胁——一支子弹已上膛的枪，这并非是危言耸听。

那时，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既陌生，又可怕的时代。整个世界，包括我们这个半球，都会被野蛮势力的威胁所笼罩。而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我们将不得不根据战争经济的需要，永远变成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

我们有些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即使不列颠沦陷，我们照样安然无恙，因为浩瀚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将是一道屏障。

但帆船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辽阔的海域已经失去了昔日的作用。从非洲某地到达巴西某地，其距离比从华盛顿到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还近。最新式轰炸机只需5小时即可飞完全程。在太平洋北端，美洲和亚洲几乎毗邻接壤。

直言不讳地说，危险迫在眉睫，我们必须准备应付这种危险。毋庸置疑，我们不能爬上床，把被子蒙住头，以这种办法逃避危险，或者摆脱恐惧心理。

欧洲的一些国家曾同德国签署了庄严的互不干涉条约，得到过德国的保证，因而捆住了手脚。还有一些国家得到过德国的保证，说是永远不必担忧入侵，但不管有没有互不干涉条约，事实是这些国家被攻占，被蹂躏，成了现代奴隶。他们有的在二小时前才收到宣战书，有的则是不宣而战。

纳粹用各种道貌岸然的假话为这种行径寻找理由。其中之一是为了“恢复秩序”而占领一个国家。另外一种诡辩是为了“保护”一个国家免遭其他国家的侵略，因而占领或控制这个国家。

比如说，德国称，它占领比利时是为了把比利时从不列颠手中解救出来。德国以后是否会毫无顾忌地对任何一个美洲国家说：“我们占须你们为的是让你们免遭美国的侵略？”

比利时今天已被用作进攻不列颠的基地，尽管它现在正在为生存而奋战。任何一个被纳粹控制的南美国家，永远都会是德国进攻这个半球任何一个共和国的跳板。

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说轴心国绝无进攻西半球的欲望。这同样是一种危险的幻想。这种幻想使许多被征服人民丧失了抵抗能力。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纳粹分子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因而都得对德国唯命是从。更为重要的是，辽阔富饶的美洲被视为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掠夺目标。我们不能再对不容争辩的事实视而不见。那股邪恶势力，已经压榨、践踏、摧毁了如此众多国家，现在已逼近我们的国门。对此政府了如指掌，每天都在为把它拒之国门之外而操劳。

两年来的经验已毫无疑问地证明，任何国家都不能姑息，没有一个人能用安抚的办法使猛虎变成温顺的小猫。对残忍不能姑息，不能对牛弹琴。现在我们确信，一个国家要和纳粹讲和，只有以彻底投降为代价。

最近几年来的历史证明：枪杀，镣铐和集中营不仅仅是现代独裁者的权宜之计，他们已将此奉若神明。也许，他们在口头上还侈谈世界“新秩序”，

而他们内心想的是恢复最古老、最野蛮的暴政。没有自由、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希望。

今天，不列颠人民和他们的盟友正在为反抗这一邪恶的同盟而奋战。我们将来的安全同这场战斗的结果息息相关。我们能否“置身于战争之外”将取决于这个结果。

思考今天，展望未来，我宣言不讳地告诉你们，美国要想尽可能不卷入这场战争，现在就要不遗余力地支持那些正在保卫自己抗击轴心国的国家，不能对它们的失败袖手旁观，也不能屈服于轴心国的胜利，等待它下一轮对我们进攻。

不言而喻，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采取的任何方针都要承担风险。但是我坚信我国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我所提议的方针。从目前来看，风险最小；从长远看来，会给世界和平带来最大的希望。

欧洲人民正在保卫自己，他们没有要求我们替他们作战。他们请我们提供战斗的工具，提供飞机、坦克、枪支和货船，使他们能为自己的自由，从而也为我们的安全而战。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这些武器，而且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提供给他们。这样，我们及我们的孩子们就可以免受别人正在忍受着的战争和磨难。

美国工业界的天才解决生产问题的能力举世无双，他们已被唤起，将以其聪明才智在战斗中一展风采。手表厂，农具厂，行型活字铸造机厂，现金出纳机厂，缝纫机厂，割草机厂和机车制造厂等等，现在纷纷转而生产导火线、炸药箱、望远镜底座、炮弹、手枪和坦克。

但是我们目前的一切努力还不够，我们必须有更多的船只、更多的枪炮、更多的飞机——更多的一切物品。我们只有摒弃“照常办事”的观念，才能达到上述目标。仅仅依靠现有的生产设备，附加一些国防的需要是不能实现这一目标的。

我们的防卫努力绝不能受到那些担心将来工厂生产能力过剩的人的阻碍，我们目前的防卫努力可能失败的后果更令人担忧。

我想阐明，我国的目的是在当今尽快地让我们所拥有的每一台机器、每一家兵工厂和我们所要求的任何一家工厂，制造出我们所需要的防卫物资。我们有人，有技术和财富，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决心。

我呼吁全体工厂主、经理、工人和政府雇员，为尽快生产出军需品而毫不吝惜地贡献出一切力量。与此同时，我向你们保证、全体政府官员也一定会全心全意地投身于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

我国必须成为巨大的民主的兵工厂。对我们来说其迫切性不亚于战争本身。我们必须象亲临战争一样，以同样的决心，同样的迫切感，同样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献身精神来投身于我们的工作。

我深信，美国人民现在正坚定不移地以前所未有的努力来增加各种防卫物资的生产，迎击我们民主信仰所受到的威胁。

作为合众国总统，我号召全国人民作出这种努力，我以祖国的名义发出这个号召，因为我们热爱她、尊敬她，我们为能为她服务而感到自豪和荣幸。

我坚信，我们的共同事业必将取得巨大的成功。

遗臭万年之日（1941年12月8日）

副总统先生、议长先生、参众两院各位议员：

昨天，1941年12月7日——一个遗臭万年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部队蓄谋已久的突然进攻。

合众国当时同该国处于和平状态，而且，根据日本的请求，当时仍在同该国政府和该国天皇进行着对话，对于维持太平洋的和平有所期待。实际上，就在日本空军中队已经开始轰炸美国瓦胡岛之后一小时，日本驻合众国大使及其同事还向我们国务卿提交了对美国最近致日方的信函的正式答复。虽然复函声言继续现行外交谈判似已无用，它并未包含有关战争或武装进攻的威胁或暗示。

应该记录在案的是：由于夏威夷同日本的距离，这次进攻显然是许多天乃至若干星期以前就已蓄意策划好了的。在策划过程中，日本政府通过虚伪的声明和表示希望维系和平而蓄意欺骗了合众国。

昨天对夏威夷群岛的进攻，给美国海陆军部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遗憾地告诉各位，很多美国人丧失了生命。此外，据报，美国船只在旧金山和火奴鲁鲁之间的公海上也遭到了鱼雷袭击。

昨天，日本政府已发动了对马来亚的进攻。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香港。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关岛。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菲律宾群岛。

昨夜，日本人进攻了威克岛。

今晨，日本人进攻了中途岛。

因此，日本在整个太平洋区域采取了突然的攻势。昨天和今天的事实不言而喻。合众国的人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十分清楚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生存本身。

作为陆海军总司令，我已指示为我们的防务采取一切措施。

但是，我们整个国家都将永远记住这次对于我们进攻的性质。

不论要用多长的时间才能战胜这次预谋的入侵，美国人民以自己的正义力量一定要赢得绝对的胜利。

我现在断言，我们不仅要作出最大的努力来保卫我们自己，我们还将确保这种形式的背信弃义永远不会再危及我们。我这样说，相信是表达了国会和人民的意志。

敌对行动已经存在。无庸讳言，我国人民，我国领土和我国利益都处于严重危险之中。

信赖我们的武装部队——依靠我国人民的坚定决心——我们将取得必然的胜利——上帝助我！

我要求国会宣布：自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进行无缘无故和卑鄙怯懦的进攻时起，合众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简析】

这里选录了罗斯福在二次大战中的两篇演说。《民主的兵工厂》是在美国面临是否继续奉行“中立”政策的关键时刻发表的。他“思考今天，展望

未来”、力陈战争形势的严峻，认为美国难以继续“袖手旁观”，必须大力援助英国，改变“中立”政策。演说分析精辟，说理透彻，令人折服。《遗臭万年之日》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在国会发表的演说，呼吁立即对日宣战。演说不足千字，简洁有力，寓公理于冷酷的现实之中，融激愤于冷静的判断之内，显得坚定而庄严，雄辩而严肃，具有难以估量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乔莫·肯雅塔 (1891 ~ 1978)

肯尼亚首任总统，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终身主席，“肯尼亚民族主义之父”。原名约翰斯通·卡莫·瓦·恩根吉，1936年改用现名。1922年开始参加反英政治活动。1929年在伦敦与恩克鲁玛组织“泛非大会”。1945年协助召开第5次泛非大会。1947年当选肯尼亚非洲人联盟主席。1952年曾被殖民当局逮捕。1959年起历任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主席，议员，自治政府总理。1964年肯尼亚共和国成立，任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1974年当选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终身主席。1978年病逝。

我们是无罪的（1953年4月8日）

庭长阁下：

我代表我的同事想说明一下，我们是无罪的。我们不接受你的判决这次审判所作出的种种安排，都是为了使我们在准备我们的案件时设置种种困难和不便。因此在这次审讯中，我们觉得并没有受到原先所希望的那种公正的审判。

我还想告诉阁下，根据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个案件之所以如此安排，无非是要使我们成为替罪羊，以便扼杀为争取非洲人民权利而斗争的非洲人的唯一政治组织——肯尼亚非洲人联盟。我们希望说明，我们所采取的种种行动，一直是在竭尽全力找到某种方法，以使这个国家的群众可以和睦相处。但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还将继续反对的——就是这个国家的政府的种种歧视政策。不论我们坐牢与否，阁下，我们都不接受这种歧视，因为我们觉得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要让人类过幸福的生活，平等地享受美好的事物和国家的财富，并且享受这个国家必将提供的种种机会。因此，阁下，我并不是说你是受了欺骗或是受了影响，不过你所持的论点却是我们反对了欧洲人，鉴于你也是欧洲人，阁下，你也许更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本是很自然的。我并不指责你存在偏见，不过我觉得你不应该过于强调这一事实，即我们的动机完全出于对欧洲人的憎恨。我们请你不要有这种看法，我们希望你接受如下的看法，即：我们的种种活动都是反对非洲人民所蒙受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如果说，在试图确立非洲人民的权利时，我们竟然成了你们所谓的茅茅，那我们很抱歉，你在这方面是受骗了。我们所做的，以及我们将继续做的，就是要求非洲人民有做人的权利，让他们可以象其他人民那样享受种种便利和特权。

我们期待，有朝一日，和平将降临这片国土。事实也将证明，我们作为非洲人的领袖，是一直维护和平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对残余人类感到快乐，也不会宽恕这种行为。我们是人，我们都有家属，我们没有谁会宽恕你们认为我们曾经犯下的那种纵火之类的罪恶活动。

为了不占去你更多的时间，我要告诉阁下，我们作为政治团体或政治领袖，将在宪法范围内坚持我们的要求，这些要求你和政府无疑全部知道。我这么说，根本不是代表我的同事要求宽恕。我们所要求的只是伸张正义，并纠正目前存在的种种不公。毫无疑问，我们是有怨愤的，在这个国家内，不论地位高低，人人都知道得十分清楚，是存在着令人怨愤的事影响到非洲人民，而我们一直在战斗。我们要求纠正这些事情，在这方面，我们并不请求你原谅。

我并不想占去你更多的时间，阁下。我想向你说明的是，我们强烈地意识到，政府在这个时候竟然试图扼杀由我们担任领导人的唯一的组织，那就是肯尼亚非洲人联盟，而我们却一直在为改善非洲人民的生活而工作，我们一直都设法在各族人民间建立和睦的关系。除了这几句话以外，阁下，我还可以说，我们不接受你的判罪。我们有义务通知我们的律师来承办这件事，我们打算向上级法院申诉，我们相信，肯尼亚最高法院会对我们作出公正的判决，因为我们拥护和平，我们拥护非洲人民的权利，我们相信，非洲人一定会立足于民族之林。

简括地说，这就是我代表我的同事所要讲的话，我们希望你和其余那些

当权的人会找出一些方法，使我们可以给这个国家带来和睦，因为我们的确相信，通过任何一部分人的暴力来取得和平是不可能的。任何方式的暴力，不论来自欧洲人或是来自非洲人，都绝对不能带来和平。

【简析】

本篇是作者被英国殖民当局以领导“茅茅”运动罪逮捕后，在卡彭古里亚市法庭受审时发表的自辩。他揭露了法庭的骗局，控诉了当局的不公，宣布了一个反殖民主义战士的坚定信念——“非洲人一定会立足于民族之林”。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1892～1980）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杰出的政治家。生于克罗地亚一个贫农家庭。1911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后合并为南斯拉夫共产党）。1937年任南共总书记。二次大战期间任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1943年当选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1945年解放后，历任联邦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共和国总统和最高统帅、终身总统，南共联盟总书记、主席、终身主席，并兼任联邦主席团主席。对内奉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对外坚持独立自主，是不结盟运动发起人之一。

在联邦国民议会上的讲话（1953年1月14日）

人民议员同志们：

首先我要表示深切的感谢，感谢这一最高的人民代表机构在选举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时给予我的巨大信任和荣誉。

我要向你们保证，在这一崇高的、负有重任的和艰巨的岗位上，我也将竭尽全力认真工作，不辜负你们的信任，按照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利益所要求的那样去做工作。因为我过去一贯认为，今后也仍将认为，我自己只不过是中国人民的一名忠诚的勤务员而已。

今天通过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这一历史性的文件，即有关最高权力机构（联邦的和各共和国的权力机构）的组织和性质的宪法，这样，在我国管理社会主义民主化发展上的又一个阶段结束了。这一阶段就已标志着从最高到最基层的人民权力机构在一个长时期里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今后这确保正常的革命的社会发展。

法令是由最高人民代表机构即联邦议会和各共和国会议制定的。我国政权在革命发展时期中通过的这些法令取代了强制性的行政性法令和其他革命性法令。这样，强制现在就让位于那些确保并调整今后社会制度的正常发展及调整社会关系等的法令。权力机关的任何独断专行和违法的强制办法现在不仅多余，而且有害，并阻碍今后的发展；现在它已具有反革命的因素，因为这影响人们对新政权和法令的信任，削弱整个共同体。

在社会共同体内使公民的权利完全得到保障的安全感是整个社会制度稳定的强有力因素，正如纪律和每个公民都守法是坚如磐石的团结和提高公民对其社会存在的意识的强大因素一样。

没有我上面提到的这些，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因为民主不是那种只要用通过法律的办法和用权力机关通过的各种法令可取得的宣言式的东西；民主还是一个牵涉到每一个公民的良心、责任、纪律和权利的问题，人们对民主的认识需要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正常发展中，民主是随着个人的认识的发展和共同体集体的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公民必须认识到，民主不是与他们无关，而是必然同他们有关，必然同他们对权利和义务的认识有关。我谈到这一点是因为还有人一直认为，民主只是一件与政权有关的事——同法律如何规定和政权机关如何行动有关的事——就是说，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简单。这是错误的。如果大家同意这样的看法，那么我国社会生活的分散管理和民主化就会发生危险。不仅阻碍发展，而且还会倒退。因为这样就会便于个别人或一些人利用这种分散管理和民主化来干危害整个共同体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正常发展的事。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允许这种事。今天我们的社会制度就其组织形式而言已达到了社会关系的较高阶段，因此，当前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是为这一形成具有充分的社会主义内容而自觉地工作。

同志们，我国进一步的工业化和建设，农业的发展，进一步努力提高我国劳动者的文化和生活水平，为我国的安全与和平发展进一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继续不断地关心并致力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加强，继续警惕地捍卫人民革命的成果，特别是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和团结，同所有那些希望并珍惜这种合作的国家进一步加强经济、文化和政治合作——这将是我和将在这次会议上选出的执行委员会主要关心的事和要努力完成的主要任务。

国民议会今天通过的历史性文件证明了我国迄今在社会发展的一切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力量，证明了我国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证明了我国各族人民不怕我们道路上不断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前进，努力建设自己更美好的生活的决心。

我深信，宪法中关于最高国家机关组织的这些决定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今后正常发展将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万岁！

在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的发言（1961年9月3日）

主席先生，
亲爱的朋友们：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南斯拉夫政府和人民感谢大家对我国人民、政府和我个人所说的非常热情友好的话。我想再次强调指出，我国人民感到无比荣幸的是，能够接待带着伟大使命来到我国的如此众多的贵宾。

主席先生！

我想在这篇发言中谈谈目前引起人类很大关切的最重要问题，其中每一个问题都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这些问题也是促使我们召开这次非集团国家最高级代表会议的原因。

很久以来，我们曾经幻想各大国最负责任的政治家自己将寻求一条道路来和平解决我要谈到的问题，我们抱这种幻想也许是错了。有人以为小国、特别是不结盟国家没有资格作更大的努力来解决国际问题，并更坚决地表示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而认为这只是各大国的事情，这种看法也许同样是错误的。但是，大家知道，目前的局势太严重的，太危险了，因此不能让这种局势继续下去了。现在必须集中世界上一切争取和平的努力和力量，以便通过更坚决的行动促进和平的胜利。不结盟国家的代表在奉行和平政策时，不仅可以依靠它们自己国家的人民，而且可以依靠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包括参加集团的国家的人民。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我们对国际关系中目前局势的客观分析，通过我们的建设性倡议对国际局势的改善作出贡献，那我们将很高兴。从这一点出发，在我的发言中我将着重谈五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今天不仅引起各国领导人愈来愈大的关注，而且引起了各国人民的普遍关注。这些问题就是：普遍裁军，目前的柏林危机，殖民主义，经济问题和援助不发达国家以及我们所说的积极和平共处。

.....

主席先生！

如果我们从不结盟国家为了和平、建设性合作和人类未来的利益而强调指出的悬而未决问题出发，我们就会看到，这次会议是我们大家吸取许多经验和教训的直接结果。同时，会议证明我们决心承担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对世界和平和命运必须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

国际关系的消极发展和在最微妙方面的新紧张局势和危机的倾向，使得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认真解决悬而未决的和迫切问题成为不可能。在这些地区，许多国家的人民仍然受到殖民主义束缚，处于贫穷、落后和各种形式的歧视以及新形式的外来干涉和统治之下。冷战的保持和加剧以及反复发生的危机不可避免地转移了世界对附属的和发达的地区和国家的迫切问题的注意力。因此，旨在及时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受到了阻碍，陷于瘫痪，这也延长了这些地区的和平的渺茫和不稳定的状态。

我们是在一个严重的时刻，在对世界和平的前途生死攸关的日子里，在这里聚会的。

我们的物质资源是不多的，我们的能力决不是无限的，然而我们的道义力量却是巨大的，这在今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不仅我们各国的人民，而且全世界的舆论都对我们寄予很大的期望。他们以期待和信任的眼光望着我

们。我们把自己的全部资源和能力用于争取我们这些国家和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的美好未来的诚意和决心，是无限的，是无法阻挡的。

当我们走上独立的道路而不同两个对立阵营的国家集团结盟的时候，当我们反对分裂世界的政策和拒绝这个政策所带来的一切时，我们选择了一条艰苦的道路。尽管如此，我们有力量走上并坚持这条道路，宣传并实行今天全世界都知道和承认的和平与共处的纲领。由于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对共同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并不断增加我们的贡献。为了实现这一纲领，为了表示我们要多作贡献的决心，我们聚会在这里，以便协调我们的力量，联合我们的努力，帮助这个不断地被推向毁灭的边缘的世界，并在这个很晚的时刻看到正在威胁世界的一切危险，动员世界上巨大的道义力量和精力来巩固世界和平和扩大普遍的和平等的国际合作。

【简析】

1953年，铁托在联邦国民议会上发表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围绕宪法辩证地、言简意赅地阐明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指出每个公民都必须奉公守法。

《在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的发言》，则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动荡不安的世界，以及不结盟运动的巨大意义。讲话观点明确，层次清楚，庄重得体，展现了这位不结盟运动发起人的风采。

海尔·塞拉西（1892～1975）

埃塞俄比亚皇帝（1930～1974）。原名塔法里·马康南，受洗礼时取教名海尔·塞拉西，意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威力”。生于王族家庭。1916年发动宫廷政变，出任摄政王和皇储。1928年再次发动政变，废黜了顽固派佐迪图女皇。1930年加冕称帝。1935年为抗击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入侵，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失败后流亡英国，领导复国活动。1940年组织爱国武装，次年同英军一起打回国内，击败意大利侵略军。同年5月复位。1974年埃塞俄比亚发生革命后被废黜，次年死于狱中。

埃塞俄比亚的立场（1935年9月13日）

意大利在12月瓦尔瓦尔事件中找到了进犯埃塞俄比亚的借口。但是，早在5个月前，意大利就开始着手武装其殖民地了。在国际联盟理事会和仲裁委员会调查瓦尔瓦尔事件期间，意大利持续不断地运送部队、机械化装备和弹药，加强了军备，制造了紧张气氛。

现在，他们企图向我们开战的借口已不复存在。于是，意大利在获悉其他列强，拒绝让我们购买那些我们不能生产，而防卫又必需的装备和弹药后，又企图在世界舆论前羞辱埃塞俄比亚人民和政府。

他们将我们描绘成非得使之开比的野蛮人。意大利的这种看法将由历史来作出评价。我们将拭目以待，究竟一个自诩为文明化身的国家是否会对爱好和平的、赤手空拳的人民发动一场非正义的进攻。这个文明国家在7年前，即1928年8月2日主动作出了和平和友谊的许诺，并白纸黑字写上了条约。埃塞俄比亚人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此。

意大利力图为其准备反对我国人民的拙劣行径寻找合法的理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意大利军队骚扰我国边界，非法武装占领我国领土。意大利政府避而不答我们提出的正当质疑，反而在最后关头匆匆抛出了一份旨在反对我国人民的文件，这份文件是由分布在我国各地的许多雇佣来的所谓外交代表精心策划而成的。

此时此刻，就意大利对我们的指控作出合法的答复或同其争论都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指控都是道听途说，而那份子9月4日提交给国际联盟的备忘录，还未来得及转到我们手中。我国政府有能力向国际联盟逐条驳回意大利在最后一刻形成的、对我们的从前的所有指控，有能力向应该作出判断的世界舆论法庭证明一切。

我们在日内瓦的代表团已经收到政府的正式指示，要求国际联盟理事会，一个唯一有资格的国际性调查委员会，在听取双方争辩后来解决这一问题。

埃塞俄比亚人民渴望和平，同时他们因深深地爱着这个国家而群情激昂。虽然意大利玩弄了外交手腕，在一定程度上非法解除了埃塞俄比亚人民的武装，可是，我们的人民不管处境如何，都会珍惜他们的独立，知道如何保卫他们耕耘和热爱的土地，甚至不惜使用利剑和长矛。

我们不要战争。埃塞俄比亚寄希望于上帝，她知道上帝的审判胜过人类，人类发明的旨在摆布他人的现代战争手段绝不是真正文明的象征。

她感谢那些国务活动家，因为他们尽管有诸多公务缠身，但数月来一直在为维护被意大利执意破坏的这一和平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埃塞俄比亚政府、教会和她的全体公民祈求上帝，为他们在维护和平而努力时给予帮助并且指明方向。埃塞俄比亚一如既往地自觉履行其国际义务。至目前为止，她已为确保和平解决目前的争端，为维护荣誉和尊严作出了一切牺牲。

埃塞俄比亚真心实意地祝愿能有一个公正、正确，而又友好和和平的解

1934年12月5日，埃塞俄比亚军队与意大利军队在意属索马里边境的瓦尔瓦尔发生冲突。这是意大利入侵前的试探性行动。

1928年8月2日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缔结《友好条约》，有效期为20年。

决方法。希望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官员遵照公约，促使世界上所有视和平为理想的国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共同制止这场危及文明世界的危机。

【简析】

这篇演说是在意大利法西斯入侵迫在眉睫之时发表的。作者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意大利法西斯制造的藉口，揭露了敌人蓄谋已久的入侵阴谋，表达了埃塞俄比亚人民珍视独立、不要战争但也不伯战争的坚强决心。通篇充满被压迫民族的凛然正气，语言质朴，闪烁着一个誓死捍卫独立的伟大民族的光彩。

马雅可夫斯基 (1893 ~ 1930)

俄罗斯著名诗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但从小向往革命，190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因参加党的地下工作而几次被捕入狱。自幼喜爱诗歌，早年便开始创作诗歌，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他成功地创造了梯型结构的新的诗歌形式，使世界诗歌的样式有了发展。著名长诗《列宁》、《好》等，曾被千百万民众热情传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于重演《钦差大臣》的演说（1927年1月3日）

（笑声）同志们，你们干吗哈哈大笑？请稍停片刻。

对艺术作品我已不再会表现出想当然的兴奋，并且对此而沾沾自喜。对艺术作品我只保留一个看法，这是对正干着这一事业的人的看法。然而此时此刻，我想放弃这一并不抽象，却有些冷漠的想法，原因在于我想旗帜鲜明地为这出戏辩护，为排演这出戏的梅耶荷德辩护。

我是抱有成见来看《钦差大臣》的，我是来骂《钦差大臣》的。因为报刊在骂，熟人们在骂，再加上我与《钦差大臣》又毫无特殊关系，所以很容易便会去附和报刊和熟人们的意见。由此可见，为了在日常生活中避免产生某些争执，最简单不过的办法是附和众人的意见。但是，我来看这出戏，两幕一演完，我便决定改变自己的观点，确切说，我从旁人那儿得来的对该戏的看法。目前还有一些反对意见，我们抛开了个人因素不谈，专指在报刊上、在今天的研讨会上以及在家庭争论中提出的反对意见。

第一个反对意见是纯理论式的。我非常高兴，尊敬的来自罗斯托夫的教授为这出戏贴上了自己的学术标记。（鼓掌）这个反对意见是针对“自说自话”的。这个人看问题像是记录员：他巴不得说每句话都来编个号，上帝保佑，可别出差错。他有一本原著，于是就对照原著看戏，并能背熟。他要做的，也就是将原著和舞台上的演出进行比较。如果两相一致就是好，他就会满意而归。他撰文、讲学不会有这方面的差错，于是他去继续过自己平静的生活，过那安宁而平稳的教授式生活。

正是剧本和舞台演出的这种吻合，对我、左翼文艺阵线成员即未来派来说，这不是优点，而是一个大大的缺点，戏剧恐怕会因此而完蛋。

超群绝伦的艺术作品在我们这儿并不多见。《钦差大臣》无论从文字本身、从作者提出的任务来看，无疑都属于我们现有的出类拔萃之作。但十分痛心的是，艺术上的辉煌巨作正日渐衰亡、腐朽、奄奄一息，它们已不能对观众再起什么作用，不能像作者在世时那样突现出来。有人出自种种原因为了鼓励已故作者而排演这出戏，而且使这出戏演得让死者不管满意不满意都会在棺材里翻几十次身，他的功劳也就非同小可。我敢肯定，果戈理最初的抄本显得才气非凡，但这一初稿却并没流传到我们今天，因为这出戏是写给没文化的人看的（？）。当剧中有人说：信使，信使，三万五千名信使时，我一分钟都不想笑，就是笑，发出的也不是果戈理式的笑声，而是那位顿河罗斯托夫来的教授的笑声。我觉得，这出戏所有的价值在于导演的巧妙设计，对原作所进行的改动，用各种方法激活这出戏，使它以尖锐的讽刺剧形式、刺耳的直率性来表现，这正是果戈理已经赋予它的震撼人心的伟大之所在。

第一个问题：梅耶荷德是否扼杀了果戈理的笑声？或换一种提法：有没有这种笑？这不是问题，而是演出和原著的比较。于是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梅耶荷德不是把《钦差大臣》改好了？这儿引申出必须对好几个地方要作清醒估计的问题。正如梅耶荷德所说，有些地方改动得非常精彩，即不是改动而是把原著精彩地展开了。例如，关于在涅瓦河面上漂浮起一具女尸的一段话，赫列斯塔科夫开始瞎吹，说什么有些女人为他而自杀并漂浮了上来。但也有败笔，例如一只鹤鹑只值700卢布，这句台词我毫无反应，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西瓜值700卢布的说法了。显然，它被果戈理引用是为加强对比。然而鹤鹑毕竟价格昂贵些。15名信使还不如30年前所说的3.5万名信使来

得好。但现在说 3.5 万名信使又不如说 15 名来得好。多少名信使，保留原台词不变动，肯定不行。为此，我对这场演出的第一点异议也即在“教授式”方面，可归结为改动还太少，果戈理的原文变动不大。保留了鲍布钦斯基和陀布钦斯基，难道鲍布钦斯基和陀布钦斯基都是遥远过去的形象吗？难道我们现在就没有这种难舍难分的鲍布钦斯基和陀布钦斯基吗？难道格拉西莫夫不总是和基里洛夫走在一起？难道扎罗夫和乌特金不是非得成双成对地出出进进吗？这是当代的鲍布钦斯基和陀布钦斯基。要是他能把这两人的名字改为扎罗金和乌特金，我一定会更欢迎。果戈理并非从姓名上而是从性格上来构思他们，也就不觉奇怪了。这也就是他们酷似活生生的人那样行动、交谈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是对这次上演果戈理作品的总意见：有没有上演《钦差大臣》的必要？我们和左翼艺术阵线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没有演出《钦差大臣》的必要。排它是谁的错？难道只是一个梅耶荷德？而马雅可夫斯基预支了稿酬，而剧本却没写出来，就没有错？我也有错。可是，安·卢那察尔斯基说“退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基身边去！”他难道没错？那么是不是当有人谈起革新，大家都离场了，才意识到这是缺点，不能演这类戏呢？也许正因为大家都跑光了，其中隐藏有评判好戏的真正标准？我们留给革新的余地实在太少了。这不是说所有戏剧都必须革新，也不是说应该排演那些大家都中途离场的戏剧。在导演个性、技巧都出色的情况下，有人离开剧场并不能说明演出水平，而只说明离场者的水平。该描述什么呢？不是去写某个人退场，而是要写离开的那位太可怜了。（鼓掌）

关于演出方面，我有许多不喜欢之处，也有许多了不起的地方。有关了不起的地方，我可以举出例如咸鳕鱼那场戏。它给果戈理剧本增色 5%，这场戏也不可能不加进去，因为剧本中“鳕鱼”这个词是起作用的。也有很失败的地方：行贿一场戏，我怎么也无法接受，因为这儿应该渐渐增加：赫拉斯塔科夫从一个人那儿取走一百，另一人那儿二百，到了第三个人那儿，他干脆伸出两只爪子赶快掳走了能拿的一切，可这时人们从各扇门里上场，台上乱成了一团。但这是一个革新问题，戏的平衡问题。

有人对我说，梅耶荷德没有照应该表现的去表现，因此我想回到梅耶荷德个人经历和他今天在戏剧界地位这一题目来谈。我不想把梅耶荷德支离破碎地呈现在你们面前。你们把《冒险家叶甫格拉夫》、《榆树下的爱情》硬塞给了我们，以此来作为梅耶荷德的代表作。我们应该清醒估计到苏维埃共和国的戏剧现状，我们有才华的人太少，许多都是埋在故纸堆里的人。我们有些人只要有地方能白吃夹肉面包，便最爱去参加别人的婚礼，对参加埋葬死者的事也同样乐意。这些葬礼和婚礼仪式早该进历史博物馆，代之而起的应是冷静的核算。

第三个反对意见，我不想全部讲出来，但又必须讲，因为有些冷言冷语侵蚀着我们的戏剧生活，比几十篇评论文章还厉害。例如，有人说到季娜伊达·赖赫。大家把她推到首位，为什么？妻子么。我们不该这样提问题：因为某位女士是他的妻子，所以就突出她，而应该是：因为她是位好演员，所以他才和她结婚。（鼓掌）我的反对意见不是对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解决：夫妻俩不能在一个单位工作，也不是说，妻子在演戏，因为演得好，就必须把她撤换掉。而是说如果她演技平庸，就该对她施加压力，直到离婚。不要对不存在或者存在的家庭瞎起哄，这是我千万希望我们的评论家能做到的

事。例如谈到赖赫所演角色的印象，我应当说，这是她所扮演角色中最好的一个。我看过《布布斯》，气得我站在一边，但现在我有了好的比较，就该说，这是一个演得相当出色的角色。她把主要的东西全部凝聚到此一角色中去，而不是市长的女儿中去了，这也是没有把赫列斯特科夫信中的最后几句话作为依据的原因。在信中他写道：“我不知道该去追求谁？追母亲呢，还是女儿？”当然，对他这样的人，来了五分钟，而且从此一去不回，不是女儿应该成为他情欲发泄的对象，而是母亲，因此，母亲被极度夸张是完全正确的。

市长夫人和从柜子里爬出来的军人们的一场戏处理得很对路，一点神秘主义都没有。这是什么？这是隐喻，小小的一点暗示揭示出果戈理笔下市长夫人的淫荡本性，它是在精彩的戏剧效果中得以表现的。我唯一能提出异议的是，这些人物在以后几场戏中重又作为现实人物来处理，我反对这种处理，但这毕竟是细节、小事，它们不会影响全剧总结构、总体系。

再谈一谈关于刚才提取的低级趣味问题。遗憾的是，我的朋友什克洛夫斯基同志硬要谈有人离场一事：第一幕有人退场了，第二幕又有什么人退场了，我们苏维埃共和国不应当用报纸来议论这些是非，我们无权刊登它们。我不喜欢在我朗诵的时候有人退场，这种情况少有发生，一旦发生，我也是不讲情面的。例如，有一次我骂了一个同志，刚好是个女的。后来我收到一封歇斯底里发作的信：难道我什么时候会不愿听您朗诵吗？我是去给孩子喂饭。我不知道，也许这是真的，新年吃的腿肉还没去采购，也许商店十一点关门，连一小片面包也没买。这些原因和后果根本不必写到我们的报上去，特别是在纸张缺乏的情况下。

梅耶荷德同志走过革命戏剧和左翼艺术阵线戏剧的漫漫长路。如果他没排演过《朝霞》，没排演过《宗教滑稽剧》，没排演过《咆哮吧，中国！》，也许在我们的土地上就不会有排演当代革命戏剧的导演。在第一次出现动摇时，在第一次由于任务艰巨而出现失败时、我们决不能把梅耶荷德交给那些庸俗低级的畜牲们去践踏！

【简析】

《关于重演 钦差大臣 的演说》，是马雅可夫斯基于1927年1月发表的著名演说。当时，果戈理的剧作《钦差大臣》首次公演后，引起社会各界的种种评论，褒贬不一。马雅可夫斯基的这篇演说就是针对这些评论而发的，他观点明确，对该剧导演的创新处理给予很高评价，对那些守旧的评论家给予尖锐的讽刺，还对少数恶意中伤者给予无情的抨击。听众当时反响强烈，演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马雅可夫斯基极善于口才，这篇演讲是他众多演讲辞中的典型之作。

威廉·福克纳 (1897 ~ 1962)

美国小说家、诗人。生于美国南部。1918年在加拿大受训成为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1919~1920年进密西西比大学学习。1925年曾短期旅居巴黎，后长期居住在美国。1924年发表首部作品诗集《大理石的牧神》。1926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士兵的报酬》。此后作品多以南部生活为背景，揭示南方种植园主的没落腐朽生活。主要作品有《喧嚣与狂怒》、《当我垂死的时候》、《圣殿》、《城镇》、《大厦》以及一些短篇故事。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1950年12月10日）

我感到，这个奖金不是授予我个人的，而是授予我的工作的——一生献身于表现人类的精神痛苦和不安，不求荣耀，更为不牟利，只求以人类精神为原料、创造出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来。因此，对这项奖，我谨代为保管。至于奖金，不难找到一个与设奖的本来目的和意义相称的捐赠机会。此刻，我站在一个顶点，或许有些已同样献身于表现人类精神痛苦的男女青年在倾听我的演说。他们当中有人将在某一天站到我现在站的位置上。所以我也趁此机会为他们喝彩。

我们今天的悲剧，是普遍存在着对实际问题的担心。到现在它已持续很久，我们甚至能够泰然处之。精神问题不复存在。只有一个问题：我何时会倒大霉？因此，现在从事写作的青年，忘掉了人类内心在天人交战时闪现的各种问题。但只有这些问题能够产生优秀作品，因为只有它们才值得写，才值得称为人类的痛苦和不安。

他必须重新认识它们。他必须告诫自己：一切事物中最卑劣的是胆怯，还要告诫自己永远忘掉它。他的创作室应该不容其他任何东西存在，只留下内心亘古常存的真情与真理——爱和荣誉感、怜悯和自豪、同情和奉献精神；缺少这些古老而普遍存在的真实性，任何故事或小说都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在他这样做之前，他写的东西应该受到诅咒，因为他描写的不是爱，而是淫欲，他描写的是打败，但是人们在失败中所丧失的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他描写的是胜利，但获胜者没有希望、甚至没有怜悯和同情心。他为世上无一具尸体不留下伤疤而感到悲痛。他描写的不是心灵，而是腺体。

他在重新认识那些问题之前，就像身处人类末日的前夕，看着它的到来而写作。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有人可以很随便地说，人类由于忍耐，所以将永存，即使在最后那个血红的、逐渐消逝的黄昏中，世界末日的钟声从退潮后突出的岩石那边响起并消失时，还会有一点声响，是他那微弱的、不绝的声音还在说话。我不能接受这些。我深信，人类不仅会忍耐，而且会获胜。人类之所以永存，不在于万物之中唯有他能连绵不绝地出声音，而在于他有灵魂，有一种会同情、奉献和忍耐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描写这些东西。他的殊荣就是去鼓舞人心，唤起人类过去引以为荣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与奉献精神，以增强其忍耐力。诗人的声音应该不仅记录人类的活动，也应该是帮助人类忍耐和获胜的后盾和支柱。

【简析】

本篇是福克纳于1950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授奖会上发表的著名演说。在这篇演说中，福克纳首先表明自己矢志献身于表现人类的精神痛苦和不安，不求名利。他呼吁作家应该只有人类心灵永恒的真情。通篇演说简短质朴，充满了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厄纳斯特·海明威（1899～1961）

美国作家。出身于乡村医生家庭。中学毕业后即从事写作，做过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和意大利做过战地救护工作，曾受重伤。战后侨居巴黎。1926年以发表长篇小说《太阳也升起来了》闻名。1936～1939年参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晚年流露悲观情绪，1961年自杀身亡。著有《永别了，武器》、《第五纵队》、《战也钟声》，中篇小说《渡河入林》、《老人与海》等，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作家和战争（1937）

作家的任务是不会改变的。作家本身可以发生变化，但他的任务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写得真实，并在理解真理何在的前提下把真理表现出来，并且使之作为他自身经验的一部分深入读者的意识。

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情了，正因如此，所以无论早晚，作家总会得到极大的奖赏。如果奖赏来得太快，这常常会毁掉一个作家。如果奖赏迟迟不至，这也常常会使作家愤懑。有时奖赏直到作家去世后才来，这时对作家来说，一切都已无所谓了。正因为创作真实、永恒的作品是这么困难，所以一个真正的优秀作家迟早都会得到承认。只有浪漫主义者才会认为世界上有所谓“无名大师”。

一个真正的作家在他可以忍受的任何一种现有统治形式下，几乎都能得到承认。只有一种政治制度不会产生优秀作家，这种制度就是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强盗们所说出的谎言。一个不愿意撒谎的作家是不可能在这种制度下生活和工作的。

法西斯主义是谎言，因此它在文学上必然是不育的。就是到它灭亡时，除了血腥屠杀史，也不会有历史。而这部血腥屠杀史现在就已尽人皆知，并为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最近几个月所亲眼目睹。

一个作家如果知道发生战争的原因，以及战争是如何进行的，他对战争就会习惯。这是一个重要发现。一想到自己对战争已经习惯了，你简直会感到吃惊。当你每天都在前线，并且看到阵地战、运动战、冲锋和反攻，如果你知道人们为何而战，知道他们战得有理，无论我们有多少人为此牺牲和负伤，这一切就都有意义。当人们为把祖国从外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战，当这些人是你的朋友，新朋友，老朋友，而你知道他们如何受到进攻，如何一开始几乎是手无寸铁地起来斗争的，那么，当你看到他们的生活、斗争和死亡时，你就会开始懂得，有比战争更坏的东西。胆怯就更坏，背叛就更坏，自私自利就更坏。

在马德里，上个月我们这些战地记者一连十九天目睹了大屠杀。那是德国炮兵干的，那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

我说过，对战争是会习惯的。如果对战争科学真正感兴趣（而这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对人们在危急时刻如何表现的问题真正感兴趣，那么，这会使人专心致志，以致于考虑一下个人的命运就会像是一种卑鄙的自爱。

但是，对屠杀是无法习惯的。而我们在马德里整整目睹了十九天的大屠杀。

法西斯国家是相信总体战的。每当他们在战场上遭到一次打击，他们就将自己的失败发泄在和平居民身上。在这场战争中，从1937年11月中旬起，他们在西部公园受到打击，在帕尔多受到打击、在卡拉班切尔受到打击，在哈拉玛受到打击，在布里韦加城下和科尔多瓦城下受到打击。每一次在战场遭到失败之后，他们以屠杀和平居民来挽回不知由何说起的自己的荣誉。

我开始描述这一切，很可能只会引起你们的厌恶。我也许会唤起你们的仇恨。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个。我们需要的是充分理解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和如何同它进行斗争。我们应该知道，这些屠杀，只是一个强盗、一个危险的强盗——法西斯主义所作的一些姿态。要征服这个强盗，只能用一种方法，就是给它以迎头痛击。现在在西班牙，正给这个法西斯强盗以痛击，

像一百三十年以前在这个半岛上痛击拿破仑一样。法西斯国家知道这一点，并且决心蛮干到底。意大利知道，它的士兵们不愿意到国外去作战，他们尽管有精良的装备，却不能同西班牙人民军相比，更不能同国际纵队的战士们相比。

德国认识到，它不能指望意大利，在任何一场进攻战中不能依赖这个盟国。不久前我读到，冯·布龙贝尔克参加了巴多略元帅为他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演习。但是，在远离任何敌人的威尼斯平原演习是一回事，在布里韦加和特里乌埃戈依之间的高原上，同第十一和十二国际纵队以及里斯特、康佩希诺和麦尔的西班牙精锐部队作战中遭到反攻并损失三个师，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轰炸阿尔美利亚和占领被出卖的不设防的马拉加是一回事，在科尔多瓦城下死伤七千和在马德里的失败的进攻中死伤三万人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开始时说过要写得好而真实是多么困难，说过能够达到这种技巧的人都一定会得到奖赏。但是，在战时（而我们现在，正不由自主地处于战争时期），奖赏是要推迟到将来的。描写战争的真实是有很大危险的，而探索到真实也是有很大危险的。我不确切知道美国作家中有谁到西班牙寻求真实去了。我认识林肯营的很多战士。但是，他们不是作家。他们只会写信。很多英国作家、德国作家到西班牙去了，还有很多法国作家和荷兰作家。当一个人到前线来寻求真实时，他是可能不幸找到死亡的。如果去的是十二个人，回来的只是两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带回来的真实，却将实实在在是真实，而不是被我们当作历史的走了样的传闻。为了找到这个真实，是否值得冒这么大的危险，这要由作家自己决定。当然，坐在学术讨论会上探讨理论问题要安全得多。各种新的异端，各种新的教派，各种令人惊叹的域外学说，各种浪温而高深的教师，对那些人来说，总是可以找到的，——他们也似乎信仰某种事业，但却不想为这个事业的利益而奋斗，他们只想争论和坚持自己的阵地，这种阵地是巧妙地选择的，是可以平平安安占据的。这是由打字机支撑并由自来水笔加固的阵地。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希望研究战争的作家来说，现在正有，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都会有可去的地方。看来，他们还会经历很多不宣而战的年代。作家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参加这些战争。以后也许会有奖赏。但是，作家们不必为此而感到不好意思，因为奖赏很久都不会来的。对此也不必特别寄予希望，因为，也可能像拉尔夫·福克斯和其他一些作家那样，当领取奖赏的时间到来时，他们已经不在人间了。

【简析】

本篇是海明威于1937年在第二次美国作家大会上的讲话。当时正值西班牙内战期间，海明威以北美报业联盟记者的身份去报道战事。他从正义的立场出发，积极支持年轻的共和政府。作家在演说中认为，作家描述战争，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写得真实，并号召作家为真理去描写战争。

交哈迈德·苏加诺（1901～1970）

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领袖，共和国首任总统生于东爪哇的勿里达。1925年毕业于万隆工学院。早年从事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斗争，曾任印尼民族党、印度尼西亚党主席。1945年提出建国五原则（“潘查希拉”）；同年印尼共和国诞生，任总统。荷军卷土重来后，继续领导反荷斗争。1949年后任统一的印尼联邦共和国和印尼共和国总统，1963年宣布为终身总统。1965年军事政变后被撤销总统职务，并遭软禁。1980年印尼政府宣布恢复苏加诺的名誉。

让新的亚洲和新的非洲诞生吧！（1955年4月18日）

在我环顾这个大厅和在此聚会的贵宾的时候，我内心十分感动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我对我国能够款待诸位，感到自豪；我对诸位能够接受五个发起国家的邀请，感到高兴。然而，当我回想起我们许多国家的人民最近经历的苦难的时候，我不由得感到悲伤。这些苦难使我们在生命、物质和精神方面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认识到：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是我们的祖先、我们自己一代和年纪更轻的人牺牲的结果。在我看来，这个大厅不仅容纳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领袖们，而且容纳了先我们而去的人们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不朽精神。他们的斗争和牺牲为世界上最大两洲的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级代表的这个集会开辟了道路。

亚非两洲各国人民的领袖能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聚集一堂讨论和商议共同有关的事项，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新的起点。不过在几十年前，我们各国人民的代表往往得不到其他国家甚至别的洲去，才能聚会。

今天，对比很鲜明。我们各个民族和国家不再是殖民地了。现在，我们已经取得自由、主权和独立。我们重新当家作主。我们不需要到别的洲去开会了。

在亚洲土地上，已经举行了几次亚洲国家的重要会议。

如果我们寻找我们这次伟大的集会的先驱者，那末我们必须望着科伦坡——独立的锡兰的首都——和1954年在那里举行的五国总理会议。而1954年12月的茂物会议表明，走向亚非团结的道路已经扫清了，今天我荣幸地欢迎各位来参加的会议就是这种团结的实现。

你们并不是在一个和平、团结和合作的世界中齐集一堂的。在国与国之间，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我们的不幸的世界支离破碎，受着折磨，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怀着恐惧的心情，担心尽管他们没有过错而战争的恶犬仍会再一次被放出笼来。

如果尽管各国人民作了一切努力，竟仍然发生这种情形，那时将会怎样呢？我们的新近恢复的独立将会怎样呢？我们的子女和父母将会怎样呢？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责任是不轻的，因为我知道，这些关系人类本身生死存亡的问题一定会放在你们的心上，正象它们放在我的心上一样，而亚洲和非洲国家是无法逃避它们对于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所负的责任的，即使它们想逃避也做不到。因为这是独立本身的责任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为我们的独立而愉快地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

许多代以来，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一直是世界上无声无息的人民。我们一直不被人注意，一直由那些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别的国家代为作出决定，一直生活在贫困和耻辱中。于是我们各个民族要求独立，并且为独立而战，最后终于获得了独立。随着独立的获得，就担负了责任。我们对我们自己，对世界和对那些还未出生的后代负有沉重的责任。但我们并不因负有这些责任而懊悔。

今天在这个会议厅里聚集的，就是那些国家的人民的领袖。他们已经不再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别人的工具和他们不能影响的势力的玩物了。今天，你们是自由的人民、在世界上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的人民的代表。

是的，“亚洲有风暴”，非洲也是如此。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民族和国家从许多世纪的沉睡状态中苏醒过来了。被动的人民已经过去，表面的平静已让位给斗争和活动。不可抗拒的力量横扫了两个大陆。整个世界的心理的、精神的和政治的面貌已经改变了，这种改变的进程还没有完结。世界上到处产生新的情况、新的概念、新的问题、新的理想。民族觉醒和复苏的狂风横扫了大地，震撼它，改变它，把它改变得更好。

我们属于许多不同的国家，我们有许多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我们的民族特性、色彩或主旨——你们愿意怎样称呼它都可以——是不同的。我们的种族是不同的。甚至我们的肤色也是不同的。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人类是由于这些东西以外的考虑而分裂或团结的。冲突并不起于肤色的不同，也不起于宗教的不同，而起于欲望的不同。

我深信，我们大家是由比表面上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更为重要的东西联合起来的。例如，我们是由我们对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的殖民主义的共同厌恶联合起来的。我们是由对种族主义的共同厌恶联合起来的。我们是由维护和稳定世界和平的共同决心联合起来的。这些不就是你们接受的邀请书中提到的那些目的吗？

我坦白地承认，对于这些目的，我不是漠不关心的，也不是为纯粹和个人无关的动机所驱使的。

怎么可能对殖民主义漠不关心呢？对于我们来说，殖民主义并不是什么很遥远的东西。我们知道它的全部残酷性。我们曾看到它对人类造成的巨大破坏，它所造成的贫困，以及它终于无可奈何地在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前进下被赶出去时所留下的遗迹。我国人民和亚非两洲许多国家的人民都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曾亲历其境。

的确，我们还不能说，我们这些国家的全部地区都已经自由了。有些地区也仍然在皮鞭下受苦，没有派代表到这里来的亚非两洲某些地区仍然在这种情况下受难。

是的，我们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现在还不是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还不能认为现在已经达到目的地的原因。只要祖国的一部分还不是自由的，任何民族都不能认为他们是自由的。象和平一样，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半自由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正如半生半死的事情不存在一样。

我们时常听说，“殖民主义已经死亡了。”我们不要为这种话所欺骗或甚至为这种话所麻痹。我告诉你们，殖民主义并没有死亡。只要亚非两洲的广大地区还不自由，我们怎么能说它已经死亡了呢？

我请你们不要仅仅想到我们印度尼西亚人和我们在亚非两洲各个地区的弟兄们所知道的那种古典的殖民主义。殖民主义也有它的现代化的外衣，它可以表现为由一个国家之内的一个小小的然而却是外国的集团进行经济控制、思想控制、实际的物质上的控制。它是一个狡猾的、坚决的敌人，它以各种各样的伪装出现。它不轻易放弃它的赃物。不管殖民主义在何地、何时、如何出现，它总归是一个邪恶的东西，一个必须从世界上铲除的东西。

所以，在我谈到反殖民斗争的时候，我并不是超然的。

在我谈到争取和平的斗争的时候，我也不是超然的。我们中间谁又能对和平采取超然态度呢？

就在很久以前，我们提出理由说，和平对我们是必要的，因为要是在世界上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爆发战争的话，那就会危及我们不久以前以十分重

大代价赢得的宝贵的独立。

今天，景象更黑暗了、战争不仅意味着对我们的独立的威胁，还可能意味着文明、甚至是人类生命的毁灭。在世界上有这么一种已经解放出来的力量、没有人真正知道它有多么大的造成恶果的潜力。那怕是在战争的演习和预演中，它的影响就很可能扩大成为某种不测的恐怖。

没有比维护和平更迫切的任务了。没有和平，我们的独立就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国家的复兴和建设也就没有什么意义，我们的革命就无法进行到底。

那末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亚非人民所拥有的物质力量是很小的，就连他们的经济力量也是分散而薄弱的。我们不能迷恋强权政治。外交对我们说来也不是一件挥舞大棒的事情。我们的政治家大体上都不是有密集的喷气轰炸机队伍做后盾的。那末，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能做许多事情。我们能理智的声音贯注到世界事务中。我们能够动员亚非两洲的一切精神力量、一切道义力量和一切政治力量来站在和平的一边。是的，我们！我们亚非两洲有 14 亿人民，远超出世界总人口的一半。我们能够动员我称之为各国的道义暴力来拥护和平。我们能够向住在其他各洲的世界上的少数派表明，我们多数人是和平而不要战争的。并且表明，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力量总是要投到和平方面的。

这个斗争已经取得了一定胜利。我想大家都承认，邀请诸位到这里来的发起国的总理们的活动在结束印度支那战事方面，发挥了不是不重要的作用。

我的兄弟姐妹们，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自由亚洲的某些国家发言，世界各国倾听。它们所谈论的是同亚洲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它们这样就表明，亚洲的事务是亚洲人民自己的事。亚洲的前途可以由遥远的其他的民族来决定的日子现在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我们不能够、也不敢把我们的关心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大陆的事务。今天，世界各国是互相依赖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自身孤立起来。光荣的孤立也许一度是可能的。但是情况再也不是这样了。全世界的事务也就是我们的事务，我们的将来有赖于一切国际问题——不论这些问题看来可能与我们多么无关——的获得解决。

因此，让这个亚非会议取得伟大成就吧！使“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和殊途同归的格言成为团结的力量，使我们团结起来，通过友好的没有拘束的讨论设法使我们每个国家能和平融洽地过自己的生活并让其他国家也能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来过活。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获得成功，那末这在整个世界对人类自由、独立和幸福的影响将是很大的。谅解的光芒已经再度燃起，合作的支柱已经再度树立。会议成功的可能性已经由于各位今天来到这里而得到了证实。我们的任务是给予会议以力量，使会议具有鼓舞的力量，把会议的言论散布到全世界。

会议如果失败，那将意味着在东方刚露出的谅解的光芒，过去在这里诞生的所有伟大的宗教所期望的这种光芒，将再一次被不友好的乌云所掩盖，使人们得不到它温暖的照耀。

但是让我们充满着希望和信心吧。我们是有着非常多的共同之处的。

我希望，会议将证明这样的事实：我们亚洲和非洲的领袖们都了解到、亚洲和非洲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得到繁荣，若没有一个团结的亚洲和非洲，甚至全世界的安全也不能得到保证。我希望，这个会议将给人类以指导，指出

他们取得安全和和平所必须遵循的道路。我希望，它将证明，亚洲和非洲已经再生了，不，新的亚洲和新的非洲已经诞生了！

我们的任务首先是彼此取得谅解，从谅解中将产生彼此间的更大的尊重，从尊重中将产生集体的行动。我们应当记住亚洲最伟大的儿子之一所讲过的话：“说易行难知最难，一旦知后行就易。”

最后，我祈求真主，但愿诸位的讨论有很多收获，但愿诸位的智慧从今日环境的坚硬燧石上击出光明的火花来。

让我们不记旧怨，让我们的目光坚定地注视未来。让我们记住，真主的任何祝福也不如生命和自由甘美。让我们记住，只要是有的国家或国家的一部分仍未得到自由，全人类的气概就为之减色。让我们记住，人类的最高目的是，把人类从恐惧的羁绊中，从类堕落的羁绊中，从贫困的羁绊中解放出来，把人类从长久以来阻碍多数人类发展的肉体、精神和智识的羁绊中解放出来。

兄弟姐妹们，让我们记住，为了这一切，我们亚洲人和非洲人必须团结起来。

【简析】

苏加诺任职期间，执行独立自主、反帝反殖外交政策。他是 1955 年万隆会议主要组织者之一，也是不结盟运动主要发起人之一，为亚非人民的团结反帝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

苏加诺擅长演讲，被称为“演讲台上的雄狮”。他的演说热情洋溢，发挥自如。《让新的亚洲和新的非洲诞生吧！》是他在万隆亚非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演说风格。

波普（1902 ~ ）

英国科学哲学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有过深入的研究。曾在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和伦敦大学教授哲学 1965 年被封为爵士。代表著作有《探究的逻辑》、《科学发现的逻辑》等。

科学进步的障碍（1975）

从生物学观点或进化观点看，可以把科学或科学进步看作是人类为了适应环境而采取的手段。

科学发现总是革命的、创造性的。当然，即使遗传水平也有一定的创造性：新的试探造成新的环境，产生新的环境压力，从而对各级水平都带来革命性的后果。但只有在科学水平下才有以下两个新情况。最重要的是，科学理论可以用语言来表示，甚至可以发表。理论成了我们以外的客体，可以研究的对象。现在又成了可以批判的对象。这样，采用一个理论如果产能使我们更好地适应于生存，我们就可以甩掉这种理论——通过对理论的批判，我们可让理论代替我们死亡。

问题很清楚，科学进步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不能归结为科学家的个人问题。伟大科学和大科学家，像大诗人一样，常由非理性的直觉所激发。大数学家也这样。彭加勒和哈达马德已指出，一个数学证明也很可能是在一种显然属于美学灵感的指引下发现，在不知不觉之中试探出来，而不是理性思维指引的结果。我认为阻挡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是社会的，可分为两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

在经济方面，贫穷往往是个障碍。但近年来愈来愈清楚，富裕也会成为障碍；钞票大多的结果是思想太少。在这样的逆境中虽然也有进步，但科学精神却陷入危机。“大科学”可能毁掉伟大科学，刊物激增可能扼杀思想：宝贵的思想反而被这种洪水淹没了。

在意识形态障碍中人们看得最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偏执或宗教偏执，一般都带有武断而缺乏想象。历史事例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倒是：即使压制也能引起进步。布鲁诺殉难和伽利略受审对科学进步所作的贡献，归根要到底可能还大于宗教法庭对科学进步的反反对。

新思想被忽视的事例很多，如达尔文以前的进化论、孟德尔学说。可以找到大批阻挡进步的障碍。

亚默还讲过一个更惊人的例子，即 1913 年爱因斯坦光子理论的否定。这理论最早发表于 1905 年，1921 年爱因斯坦为此获得诺贝尔奖金。在推荐爱因斯坦为普鲁士科学院成员的申请书中，也写了否定光子理论这一段。这个文件是由马克思·普朗克、沃泽尔·奈恩斯特和其他两个著名物理学家共同签署的。文件对爱因斯坦赞扬备至，但要求不要因他的失足（他们显然深信光子理论也是其中的一次）而反对他。这种过于自信的态度，同一年中居然还经受了密立根进行的一次严格的实验鉴定，真是令人好笑；但我们理当把它看作是科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插曲，说明最大的专家们有时也会通过最富于自由思想的鉴别而携手作出武断的否定，这些人做梦也没有想去隐瞒他们所相信的东西错了。对爱因斯坦的“失足”表示遗憾的话，真是再有趣、再有启发不过了。申请书是这样写的：“他有时也会想得太过远，例如他的光电子假说，但是不应当把这一点看得太重。要引进一点真正的新思想，即使是引进到最精密的自然科学中去有时谁也不能不冒一点风险。”说得很好，但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人总是要冒犯错误的风险，但也要冒受到误解或错判不那么重要的风险。

专横武断是阻挡进步的一大障碍。我们不但应当通过讨论使别的理论也能生存，还应当有计划地寻求新的理论：什么时候占统治的理论过分排斥一

切，我们什么时候就应当感到忧虑。如果这种理论达到了一家垄断的地步，对科学进步的危害就更严重了。

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一种理论，甚至一种科学理论，也会变成一种时髦思想，一种宗教的替身，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我的讲演第二部分的中心：科学革命同意识形态革命的区别。

在一个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在内）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或时髦思想的时代里，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可能完全是由于宗教的衰落，由于我们这个无序社会未得到满足的不自觉的宗教需要。除了各种极权主义以外，我平生目睹了许许多多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公开声明的非宗教运动。

第一个例子是哥白尼革命和达尔文革命，这两场科学革命都引起了意识形态革命。它们双双改变了人类对自己在宇宙中地位的认识，就这点而言，这是意识形态革命。就它们各自推翻了一种占统治的科学理论而言，又显然是科学革命。

哥白尼革命和达尔文理论之所以发生那么大的意识形态影响，看来都是因为同宗教教义发生了冲突。这对我们的思想文化史意识重大，同时又反射到科学史中。但是哥白尼和达尔文同宗教发生冲突这个社会历史事实，却同这种科学理论本身的理性价值毫无关系。在逻辑上，也同理论所激起的科学革命毫不相干。因此把科学革命同意识形态革命加以区别就很重要了。

我还要举例说明，有些重大科学革命并没有引起任何意识形态革命。

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革命，从科学角度看，同哥白尼革命一样伟大，也许更伟大，它改变了牛顿的中心信条，它鼓舞了一代物理学家，却没有引起一场意识形态革命来。汤姆逊发现电子（及其理论）也是一场大革命。推翻古老的原子可分性理论所形成的一场革命，足以同哥白尼的成就相媲美。当汤姆逊宣布这个发现时，许多物理学家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这个成就把二千四百年以来一直在争夺统治地位的两种敌对的物质理论，即原子不可分理论和物质连续性理论，一古脑儿都推翻了。要估计这个突破的革命意义，你只要记住，正是它把结构和电引进了原子，从而引进了物质构成之中，这就够了。后来到1925、1926，海森堡、德布罗意、薛定谔以及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基本上也是汤姆逊电子理论的量子化。而汤姆逊的科学革命也没有产生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导致一场意识形态革命。

还有许多重大科学革命都没有触发意识形态革命，像孟德尔革命，还有X射线、放射性同位素的发现以及超导的发现。这些都没有引起相应的意识形态革命。克里克和沃森的革命性发现，我也青不出引起什么意识形态革命来。

最有意思的还是爱因斯坦革命。我是指爱因斯坦的科学革命，但它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却足以同哥白尼或者达尔文革命相媲美。

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中的革命性发现，一个狭义相对论，它推翻了牛顿动力，用洛仑兹不变性代替了伽利略不变性。这一次革命可满足我们的合理性准则：旧理论可解释为在低于光速的情况下仍然近似正确。

但科学革命不管多么彻底，都必须保留前人的成就，因而不可能真正同传统决裂。正是这样，科学革命是理性的。当然我不是说，这就意味着，凡进行这个革命的伟大科学家就应当是完全理性的人。恰恰相反，尽管我在论证科学革命的合理性，我却猜想，假如真正的科学家成了“不偏不倚”意义

上的那种“客观的和理性的人”，那么我们将发现，科学的革命性就真会被一种针插不进的障碍挡住了去路。

【简析】

本篇是波普于 1975 年在以“科学进步的障碍”为主题的纪念斯宾塞演讲会上的演讲，本文为节选。作者在演说中从经济发展、意识形态方面发展所遇到的障碍说起，指出科学发展的障碍需要“革命性”去破除。演说逻辑严密，层次递进，体现了科学工作者严谨的思辩与智慧。

尤利乌斯·伏契克（1903～1943）

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英雄，杰出的共产主义者，作家和政论家。生于布拉格的一个工人家庭。1921年加入捷共，曾任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编辑、文艺政治评论刊物《创造》总编辑。1939年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参与领导地下斗争，1941年当选中央委员。因叛徒告密，次年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并写成举世闻名的、后来被译成86种文学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1943年9月8日他高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1950年世界和平理事会追授伏契克以特别荣誉和平奖。

人类永生！未来属于共产主义（1943年9月8日）

在审判时审判长弗莱斯莱尔问尤利乌斯·伏契克：“你承认你以自己的行动帮助了帝国的敌人——布尔什维克俄国吗？”尤利乌斯·伏契克骄傲地回答纳粹刽子手们说：“是的，我帮助了苏联，帮助了红军。而且这是我一生40年来所作的一件最好的事。”尤利乌斯·伏契克继续说道：“我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一个共产党员，因为我不能而且也不愿意和资本主义制度妥协。我坚信在这次战争结束之后，会开始另一个时代。我开始地下工作，为的是帮助我国人民驱逐占领者，把卖国求荣的保护国政府也连同占领者一起驱逐。我所指的还不仅只这一点。如果在解放之后，掌握政权的又是那些把我国人民弄到国破家亡的境地，曾经宣誓效忠但远在1938年以前就准备叛变的人们，那么我们的全部斗争就丧失了意义。如果又是那些破产的政客来领导我国，那也是荒谬的。换句话说，我的地下革命活动是为了给人民争取真正的自由，是为了将来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的胜利进行准备工作。”弗莱斯莱尔气得满面通红，浑身发抖，他开始叫喊、跺脚，但是尤利乌斯·伏契克并没想中断自己的发言。他高昂着头，朝着检察长和法官们说：

“你们现在将向我宣读判决书。我知道这个判决书是宣判一个人的死亡。但是，我对你们早已作了判决书。在这个判决书中用全世界一切正直人们的鲜血写着：法西斯主义死亡，资本主义奴役制度死亡！”

人类永生！未来属于共产主义！

尤利乌斯·伏契克高唱着国际歌去从容就义。国社党党卫军堵住他的嘴，但是勃洛琛监狱第三组的囚徒们听到了伏契克的歌，于是就齐声唱起这个无产阶级的歌曲。在走往行刑的地方——第四号牢房的时候，《百万战士为争取人类幸福》的高傲的歌曲一直伴送着他，这个歌曲是他在狱中最先开始唱的。

【简析】

《人类永生！未来属于共产主义！》是伏契克1943年9月8日临刑前的演说。伏契克视死如归，在演说中他坚信：“法西斯主义死亡，资本主义奴役制度死亡！”慷慨就义的英勇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未来属于共产主义（1943年8月25日）

弗赖兹列尔（审判长）：你为什么转入地下？要知道我们还没有采取任何反对你们的措施？

伏契克：你们为什么在占领的第一天就逮捕我们那么多的同志？他们还未做出任何反对帝国的事情。但是他们已早不在人间了。

弗赖兹列尔：既然历史证明了捷克和摩拉维亚一向属于德意志的版图，你为什么进行反对帝国的斗争？

.....

伏契克：这是无耻的谎言。连你自己也不相信这一点。你们在捏造历史，在歪曲事实，因为这样做对你们有利。

弗赖兹列尔：你是否觉得自己有罪？

伏契克：我根本不承认你们对我国的统治权，我根本不应受到你们的审判。

弗赖兹列尔：我不许你发表这种言论，你要回答问题：你承认你以自己的行为帮助帝国的敌人——布尔什维克俄国吗？

伏契克：是的，我帮助了苏联，帮助了红军。而这是我一生40年来所作的一件最好的事.....

（最高法院总检察长诺培尔宣读判决书，要求时伏契克处以极刑。）

伏契克：我所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因为我不能也不愿意向资本主义制度妥协。我坚信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会开始另一个时代。我开始地下工作，为的是帮助我国人民驱逐占领者，把卖国求荣的保护国政府连同占领者一起驱逐。我所指的还不仅这一点。如果在解放之后，掌握政权的人又是那些把我国人民弄到国破家亡的境地、曾经宣誓效忠但远在1938年以前就准备叛变的人们，那么我们的全部斗争就丧失了意义。如果又是那些破产的政客来领导我国，那也是荒谬的。换句话说，我的地下革命活动是为了给人民争得真正的自由，是为了将来社会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胜利进行准备工作。

（伏契克的发言使在场的法西斯分子气得浑身发抖，他们挥臂跺脚，高声叫喊，想制止伏契克继续发言。伏契克不理睬他们。）

伏契克：你们现在向我宣读判决书。我知道，这个判决书是宣判一个人的死亡。但是，我对你们早已作了判决。这个判决书中用全世界一切正直人们的鲜血写着：法西斯主义死亡！资本主义死亡！人类永生！未来属于共产主义！

【简析】

《未来属于共产主义》是伏契克临刑前在法西斯法庭上的演说。演说者变被告为原告，将法庭当讲坛，怒斥德国法西斯的罪行。法西斯分子气急败坏，暴跳如雷；而伏契克沉着坚定，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演说篇幅虽短，但每字每句似干钧霹雳，沉重地击向法西斯的心脏，不愧为当代法庭辩论演说的名篇之一。

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

前苏联作家，生于乌克兰一个工人家庭，只读过3年书，做过铁路工人、车站食堂伙计等。国内战争时当过炮兵、骑兵。1920年，在战斗中负伤，转业到生产部门后，仍忘我工作。1924年，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任共青团的区委和州委书记。1927年，24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不幸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但他没有因此而丧失生活的勇气，相反，他以更坚强的意志，开始文学创作，由他口述，别人笔录，于1933年写成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受到全苏联乃至世界各国许多读者的赞扬。

我为什么要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5年5月16日）

同志们，我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是为着响应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号召。团中央曾号召苏联作家创造我们时代青年革命者的典型。假如我们看一看由中世纪到现在的世界各国的文学，就可看出，那些文学杰作都是讲述统治阶级的青年的历史的。资产阶级文学的天才作家，是如何生动如何努力地描绘了本阶级青年人的典型，和他的生活、成长、志愿、感情呀！他们是如何地用力指明了青年人是怎样地学习着取得荣誉，怎样继承了父亲的财产并增多了这财产，改进了从工人阶级身上吸血的技巧！

苏维埃作家的崇高事业乃是在自己的书里创造我们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青年革命者的典型。谁应该是这些书的主人公呢？曾经与父亲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而现在正建设着社会主义的青年们。这是优秀的，大胆的，英勇的人们。这样的典型（我说的是青年人的典型）在我们的文学里还少。我们的生活比我们的书更英雄。

你们问，我怎样成为作者？疾病使我掉了队。我不能动了，看不见，不能与你们在一起了。生活在我面前摆了一项任务，叫我掌握新武器，藉此把我送回全线进攻的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去。看不见，不能动也可以写字。

写什么呢？同志们向我说：“写你自己亲眼看见过，经历过的。写你所知道的人物，写你所亲自处过的环境。写那些曾经在党的旗帜下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的人。”我就由此开始。这即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基本主题。这书我写了4年（1930~1934年）。青年们热烈地欢迎这书，这真是我一生最愉快的事。

我还必须讲到一点。在刊物上常有文章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种自传性的文件，即是说，是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活史。应当不完全正确。我的小说，首先便是艺术作品，其中我利用了假想的权利。在小说的基础上放了不少实际材料。但是，说这是文件则不对。这是小说，不是传记，譬如，这不是共青团员奥斯特洛夫斯基传。我必须说明这一点，这然人们会说我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谦虚性。

现在我正写《暴风雨所诞生的》这部小说。这部书讲的是乌克兰无产阶级和农民反抗波兰帝国主义的斗争。事情发生的时间是1918年末到1919年初。我为自己定出的任务是向我们的青年指明敌人的面目。你们看，十月革命以后所生的一代不是已经长起来了吗？这一代既未亲眼见过地主，也未见过厂主、宪兵，——那些使劳动人民的血洒遍了加里西亚和乌克兰的土地的人，他们并未亲眼见过。

我在我的新书里要描写这些刽子手，要叙述过去的情形。我这样做是为着：如果将来敌人还强使我们和他们作战的话，那么青年人中，谁的手也不至于哆嗦。我的书是写给那些起来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边疆和用火与铁扫除那些胆敢犯我边疆的人的青年们读的。

我愿意提一提党和青年团对我的创作所给的极大的关怀。为我的工作创造了一切必须的条件。这一切都使我产生出新的力量。我党出自己是实实在在地回到队伍里来了。我能对自己说，我是幸福的人。虽然医生们都以为我不久就要“无限期的休假”了，可是，他们不是5年以前就说过这样的话吗？而奥斯特洛夫斯基不但活过了这5年，而且还打算至少再活上3年。

我由全国各地青年团组织收到上百封信，都号召我努力奋斗。这些信燃

起我心中的火焰。因此我即使空过一天，不工作，也觉得有罪。

我一昼夜工作 10 小时，或 12 小时。我必须赶紧生活。有时候必须在创作战线上努力进攻，那时一切意志都集中在创作上。有时候我几个礼拜，除了报纸以外，什么也不读。可是积累的东西都写到纸上以后，就完全不同了。不论什么杂志，只要有，我都订阅。我经常地读“布尔什维克”杂志及我们的各种评论性的刊物。此外，在文艺书籍方面，凡是国内多少出名的新书我都读。

一切都很好，可以说“百分之百”。不足的只是健康。我的心情很好，脑筋清楚，我是幸福的人。这并不是空话。

作家的职责：以天下为己任（1935年10月23日）

同志们，我和你们都是生活在伟大的时代里。我们是人类的新生的一代的代表，是在沙皇俄罗斯举起义旗的布尔什维克一代的代表。我们从这个俄罗斯造出了一个极好的无产阶级国家。从国内赶走了压迫者之后，我们就把自己的一切力量，一切热情都贡献给和平劳动了。

国家是复兴了，强大了。我们高举了文化的旗帜，并把人类天才所创造的一切宝藏都变成了劳动人民的财产。以前这只是属于上层统治者，少数的财主们的。谁还能给我们指出还有别的国家，各方面的文化能够提升到这样空前未有的高度呢？我们获得这样的成就并不是容易的。一切都得从头建设。旧世界遗留给我们的是一些苦痛的遗产：文盲、贫困、破坏、少数民族因沙皇制度的压榨而退化。野兽般的阶级敌人，眼看自己将要灭亡，就用尽所有的丑恶手段来设法破坏我们的伟大事业。但是无论谁都不能阻止获得解放的人民向着新的美丽的生活勇猛进军。在今天，甚至我们那些死敌也不得不承认我国人民的财富和文化的巨大增长了。

在我们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面前，正摆着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用艺术的形象写出一切正在发生的伟大事物。如果我们这些曾经参加了和看见过伟大革命的人们不来完成，那么还有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呢？我就想来谈谈，苏维埃国家的作家应该是怎样的。

他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不是漠不关心的“观察者”。他应该是战士、教师，人民的喉舌。是一个被尊敬的人。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仅要用自己写出来的文字，而且要用自己的整个生活和作风来教育别人。

我们知道，在斗争和困难的时期，常常会看到一些胆小得像兔子一样的人，这样的人是不能战斗的。他们只能混乱步伐，妨碍进攻。革命的浪潮会把他们冲击到一边去。我们作家们，应当揭露那些叛徒的、两面派的、阶级敌人代理人的、还有懦夫的、造谣惑众的，以及那些被革命抛弃到历史的臭水坑里的人们的丑陋面目。必须这样做，因为敌人还未被完全消灭。他们被击溃之后，就钻进地缝子里藏起来了。应该让青年人认识这些叛徒的丑恶面目。

我们的生活也供给我们作家们以丰富的材料，来创造诚实的热心劳动者的美丽典型。我们国家已经培养起多少英雄人物呀！在我国，每一个人人都可以成为著名的人，因为在我国劳动已经成为崇高的、勇敢的、光荣的，英雄的事情。每一天都给我们带来日新又新的、解放了的人们的劳动英雄主义的新事迹。人们第一次认识到，为了自己和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劳动的快乐。

作家只须去描写这些事实，把他们描画得如我们的生活本身一样生动。我们作家们，没有权利落在生活后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用全副精力去工作的缘故；也就是说，必须用一切精神的和创造的心力，努力工作，以便使我们的可赞美的读者能够得到值得他一读的书籍……

常有人问我，我是怎样成为作家的。这个，我可不知道。但是，若问我怎样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这一点我却知道得很清楚！

在结束演说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我的一些遥远的童年时代的事情，一段插话，它能部分地回答这两个问题。

记得，那时我才12岁。我在车站食堂厨房里当“小伙计”。差不多还是

小孩子，我便从亲身的体验里认识到资本主义下苦役劳动的全部重压。我费很大的力气得到了一本书 KK 法国资产阶级什么文人的一本长篇小说。在这本书里，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位混蛋伯爵，他闲极无聊，便来戏弄他的仆人，想尽一切方法：或是出其不意地向仆人的鼻子上打一下，或是突然向他大喝一声，以致仆人吓得两腿发抖，甚至跪下。

我把所有这些事情都念给我的老母亲听，我渐渐不能忍受了。等念到伯爵打了仆人的鼻子，因而仆人把盘子掉在地上的时候，书上本来写着说，仆人顺顺服服地笑了笑就走了；可是我却气愤极了，竟按着自己编造的话骂起来了。

不错，经我这么一编，法国的优雅文体早就滚蛋了，书就变了腔调说：“那时候，仆人就回过身来，走到伯爵跟前，照着脸就是一下！打完一下，又打一下，直打得伯爵两眼冒金花……”“等一等，等一等！”母亲叫起来，“哪见过谁还敢打伯爵的嘴巴？！”那时我脸气得通红，我说：“活该，活该，这该死的坏蛋该打！也叫他知道，不许打工人！”“可是哪里见过这样事呀？我不信，把书递给我，”妈妈说，“这上没有这个！”我气愤地把书扔在地板上，喊道：“没有就没有，活该没有！若是我，我不把这混蛋的肋骨都打断才怪！”

瞧，同志们，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每逢读到这一类的故事，我便想象仆人能够回手打伯爵。也许，这便是我的作家生涯的开始。当然，那还是非常幼稚的。不过现在我已经把自己的水平提高一些了。

【简析】

奥斯特洛夫斯基除了创作外，还发表许多演说。这里选录的两篇演说，都充分反映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革命热情，表达了他对光明的执著追求，体现了他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精神。他的这些演讲和他的小说一样，曾激励过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具有震撼人心的鼓舞力和感染力。

在平正芳（1910～1980）

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1978～1980），日本香川县人。东京商科大学毕业。曾长期在大藏省任职。1952年起11次当选众议员。1960年起历任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通产大臣、大藏大臣。1976年任自民党干事长。1978年任自民党总裁、首相，次年再度当选。任内，提出以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为中心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曾陪同田中首相访华，实现了日中关系正常化。二次组阁后再度访华，重申推进日中友好关系。1980年病逝。

首任就职演说（1979年1月25日）

战后30多年来，我国在谋求经济富足方面进展神速，效果显著。这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为楷模，经历明治维新后百余年现代化发展的结晶。今天我们所享受的自由、平等、进步和繁荣，正是100多年来国民不懈努力的结果。可以说，我们从现代化时代发展到了超现代化时代，从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发展到了重视文化的时代。

我们所努力建设的新社会是要克服不信任和对抗，培养理解和信任，追求人类生活的真谛；这就涉及家庭、地域、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创造能力，合理按劳取酬，并尊重法律秩序，自我约束和节制，给他人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理解。

我将重视文化和恢复人类理性作为施政的基本依据；我决心通过充实家庭的基础，推动田园城市的构想，建设公正的日本式福利社会。

今天，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相互间依赖的程度已日渐提高，相互间的影响和反应已愈加敏感。地球上出现的任何一种矛盾，瞬间就会敏感地涉及到整个世界。因此，如果不以整个人类社会为前提作出决策，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效果；假如不制止对立和抗争，相互间缺乏理解和合作，人类就很难以生存下去。

从世界的现状看，国际政治的多元化倾向增强了，不安定因素增加了。另一方面，维持战后国际经济秩序达25年之久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国际通货体制，目前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各国因此在摸索新的适应对策。围绕资源问题和民族主义问题，出现了异常紧张的关系，南北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

地球面临的现实极为严峻，不容许对世界的认识过于乐观，作出轻率的决策。应该视世界为一个共同体，依据我国对世界各国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认真制定国内外政策和措施。

保证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是最大的政治任务。因此，有必要坚持由有限的自卫能力和作为补充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共同构成的安全保障体制。但真正的安全保障仅仅依靠防卫力量是不够的，世界形势变化的冷酷现实告诉我们，在充分稳定国内政治秩序的同时，为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作出积极的外交努力是不可缺少的。

今天，国民对于民主政治已经基本形成统一的意见：一是遵循议会民主的原则和程序；二是维持有序而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经济；三是确保综合内政外交方式的安全保障体制。制定政策措施不能违反这些基本原则。在民主社会中，决不允许对传统思想束缚之下的、毫无意义的对立、个人集团的利害冲突，采取固执或僵化的态度。我将遵照民主的原则，谦虚、真诚而又坦率地正视目前面临的困难。我的基本政治态度是决心依靠国民的力量，与广大国民一起，实行灵活有效的政策措施，以对付当前的严峻现实。

行政本是国民的行政，焕发国民的物质与精神力量是行政的主要任务。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行精简而又高效的行政管理。政治过分干预国民生活，或国民对政治寄予过高希望，都应予以纠正。

诚然，确保社会公正，推进结构改革等等，使行政担负的任务和领域不断扩大；但另一方面，对不合时代要求的制度或习俗，必须不断重新认识，进一步控制行政机构及其规模编制，使之合理化。无论是一个家庭或一个企

业，都应正视今天的严峻现实，并共同作出努力，政府将与国民同甘共苦。

我国的外交基轴是维持和加强日美友好关系。日美合作已经历了各种考验，愈加坚如磐石，日美两国不断加深了相互理解。为了谋求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必须携手解决当前存在的各种经济问题。对此我将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进一步促进同作为我国邻邦、在国际社会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及苏联的友好关系，也是我国外交的重要课题。我国与苏联之间目前还存在着悬而未决的北方领土问题，政府将以缔结日苏和平友好条约为努力目标，耐心地解决这一问题。

去年秋天缔结了日中友好和平条约，今年元旦美中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系列外交进展，不仅对于亚太地区，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有重大的贡献。我国将坚定地沿着这一方向发展日中和平友好关系。

当前经济面临的问题是确保物价稳定，努力维持和扩大就业面，在承担我国对世界经济责任的同时重建财政。

与克服当前经济困难并存的另一重要任务，是对我国经济中期和长期发展的展望。政府准备制定至 1985 年的新经济计划基本构想，它将使同民看清前途，对均衡发展的经济社会进行展望。政府将根据这一设想制定计划，以此指导制定今后的具体经济政策。

我设想创建一种田园式的城市。这是一种健康的、富裕的田园城市：既有城市的高生产率和完备的通讯设施，又有田园的色彩，秀美的自然风光及富有人情味的人际关系。我们要在全国推广包含绿色和自然风光，充满悠闲、乡土气息和清新的人际关系的地域生活圈，不断建设由农居、山乡、渔村等构成的，各具个性、特点和自主性的地域，形成均衡而又多彩的国土。我们将按这一目标，积极促进制定一系列诸如公共事业计划、住宅政策、福利政策、文教政策、山庄渔村措施、大城市对策和防灾措施，并将按实际发展趋势，制定振兴开发冲绳的各项政策与措施。

我们在西式式的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作为代价，我国所特有的精神文化方面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我希望能珍惜日本民族的精华，并将它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位置。

当前，世界和日本都迎来了崭新的时代。依然采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陈旧的领导手段是不行的。目前最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也要将确切的未来政治前景展示给国民，与大家一起，一步一步地前进。

创造宏伟的日本文化，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社会，革新科学技术，改革产业结构，开发海洋、太空，确保与严峻的世界现实相适应的综合安全保障体制等，是我们当前应付挑战的重要课题。

【简析】

本篇是大平正芳在第 87 届国会上发表的首任就职演说，就日本外交、内政发表了施政设想，强调以整个人类社会作为出发点，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来考虑日本的走向和未来。方方面面，十分具体周到，这是施政演说的一个主要特色。

铃木善幸（1911～）

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首相（1980～1982）。1955年加入自由民主党，曾任第一副干事长和十任总务会长。历任池田内阁邮政相、内阁官房长官、佐藤内阁厚生相、福田内阁农林相。1980年当选自民党总裁并出任首相。

开辟通向和平之路是人类共同使命（1982年6月9日）

在第一次联合国裁军特别大会上，世界各国聚集一堂，为人类共同的愿望持久和平进行了会谈。终于一致通过了争取国际性裁军的最终文件。这对于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作为主要目的的联合国来说，的确是件划时代的大事。

但从至今的形势看，事态并未朝着最终文件所揭示的方向发展，裁军的步伐不仅迟迟得不到进展，以核武器为首的军备反而进一步增大。世界用于军事的总开支现已远远超过五千亿美元。

核武器在质和量上都有增长趋势，现在世界上拥有的核弹头相当于一百多万枚广岛型原子弹。自1963年禁止部队核试验条约生效以来，核试验丝毫没有减少。尽管有核不扩散条约，但核武器扩散的危险仍在继续。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日益增大的常规武器的威胁。

军备竞赛给和平造成了极大威胁，对此，各国国民忧心忡忡，加重了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的负担。这不能不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今天，我带着日本国民在促进裁军，特别是核裁军决议中所寄托的心愿出席这次特别大会。我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深深感受到，是对和平的强烈愿望把我们聚集在这里。只有齐心协力，共同实现这一愿望，开辟通向和平的道路才是我们的共同使命。

我想指出，从裁军的观点来看，当今在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上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应通过促进国家间的信任关系，改变军备毫无止境地不断扩充的状况，削减军备首先应该削减对人类生存构成最大威胁的核武器。第二，应有效地运用由于裁军而创造出来的人和物的余力，消除阻碍和平的社会动乱和贫困。第三，加强和扩充联合国维护和平的职能，以便有可能促进裁军。当有关军事、经济、政治这三个侧面的努力相辅相成，并有机地发挥作用时，才能开辟一条走向持久和平的道路。我建议将以上三点当作裁军方面的和平三项原则。

首先我想谈谈裁军问题。促进裁军的前提，是在国家之间结成相互信任的关系。但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指出，近年来，在军备竞赛的背景下，这种信任关系受到严重损害。特别是由于苏联显著增加了具有高性能的机动性中程导弹的部署，以及对阿富汗发动的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军事入侵，使亚洲国家对安全问题更为担忧。

接下来，我想主要就裁军问题谈一下我国的看法。

第一，我们面临的最优先课题是实现核裁军。实现没有核武器的世界，避免第二次出现核惨祸。这是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国民的愿望，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为早日实现这一愿望，首先必须扎扎实实地采取核裁军的具体措施。我强烈呼吁，以有核国家为首的世界各国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再一次使用核武器。为此，核大国应首先带头努力大幅度削减核武器。

第二，必须停止谋求核武器更尖端化的研究。我国已表明反对所有国家的一切核试验。我呼吁所有国家都参加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今年，在日内瓦裁军委员会上终于达成协议，设立有关禁止核试验的工作委员会，这是值得欢迎的事情。我国强烈期望它能够加速裁军委员会的谈判，促进缔结全面禁止包括地下核试验在内的核试验条约。

第三，防止核扩散条约为防止有核国家的扩大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我国再次呼吁所有非成员国，不论是有核国还是无核国，都要尽快地加入该条约。同样，我国也希望国际上继续作出努力，争取在有条件的地区设立无核区。保障已放弃选择发展核武器道路的无核国家的安全，使其免遭威胁。

第四，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原子能是将来人类不可缺少的能源，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至关重要。同时，世界各国非常关心能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消除不安全因素。尤其重要的是，要确保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子能设施的安全。因此强烈希望各国的合作能取得成果。我国也要为此努力作出贡献。

第五，我国重视禁止研究、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这种武器是仅次于核武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第六，裁减常规武器。裁军的最优先课题无疑是裁减核武器。但与此同时，如果不裁减常规武器，就不能实现包括销毁核武器在内的全面彻底的裁军。

我国从坚持和平国家基本立场出发，将继续执行全面禁止出口武器的政策。裁军同各国的安全保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有关国家之间，为充分保证相互遵守裁军的检查措施是不可缺少的。我国将为世界裁军运动的顺利发展进行合作。向联合国提供我国有关原子弹爆炸的珍贵资料，供全世界人民利用。同时希望联合国裁军特别研究计划能为年青一代提供访问广岛的和长崎的机会。我国将给予合作。

关于作为保卫和平的裁军三原则的第二支柱：裁军创造出来的人的能力与有效地利用资源的重要性。

我国宪法中明确写有“全世界人民都具有免除恐怖和贫乏，并在和平中生存的平等权利”。我们应该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共同体，有效、恰当并且公正地把属于整个世界所有的人的、物质的资源进行分配并加以充分利用。但是，目前世界的军事开支已达世界生产总值的6%。这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先进国家都会造成社会、经济上的巨大压力。目前，地球上一方面不断地生产新式武器，一方面仍有许多人在饥饿贫困上挣扎。这种状况酿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同时也成了地区纠纷的诱发因素。因此，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所遇到的巨大困难不仅有助于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社会上的稳定，而且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协调和扩大的作用。

第三根支柱是联合国如何提高维护和平机能的问题。

37年前，联合国作为普通的国际机构开始工作，其崇高的任务在于维护国际的和平及安全，给人类带来繁荣。我认为，联合国在通过为防止地区纠纷的重新发生和扩大所开展的维持和平活动，以及制止大规模战争的作用方面，应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是，联合国并没有成功地建立创立联合国当初所期待的那种安全保障体制。要抑制重新激化起来的军备竞赛，使裁军取得具体进展，必须进一步扩大并发展维护和平活动，强化维和活动的机能，建立起足以应付国际纠纷的体制。我确信，这样可起到使国际纠纷防患于未然的效果。以联合国的权威促成国家间的信赖关系，进而开辟促进裁军的道路。

为提高联合国维护和平的作用，我国一向主张加强联合国对国际纠纷进行实际调查的作用，并提出限制联合国秘书长活动极限及否决权的提案。我要求联合国尽快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一、联合国对防止与和平解决国际纠纷所能起到的作用；二、关于依靠成员国开展联合国维护和平活动的合作体制；三、关于建立专门掌握世界各地形势，公布基本状况的机构设置的

可行性研究。我国将尽可能地对这些研究给予合作。

众所周知，我国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土化为一片瓦砾，数百万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广岛、长崎遭到了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核爆炸的灾难。我们日本人决不再重蹈战争的覆辙，并希望人类不要再遭受核战争的威胁。这个强烈的愿望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每个日本国民的心里，永远不会磨灭。

我国基于这样的誓言，制定了以和平为国策的宪法。宪法明文规定“日本国民期望永久的和平，深怀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崇高理想，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心，决心保持我们的安全与生存”。在该宪法下，我国决心不做军事大国，坚持以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国策的无核三原则。

我是从战火的废墟中走过来的，立志政治，我将与国民一起，为实现我国宪法的理想，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社会而努力。

我们将遵从理性，顽强拼搏，用和平方式把充满信任、安居乐业的地球，传给我们的子孙。我们期待着误入歧途的人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这次特别大会上，我希望国际社会能力完成这一使命再迈出坚定的第一步。同时，在结束以前我要再次表明我国政府将为此竭尽全力。

【简评】

本篇是铃木善幸于1982年6月在联合国第二次裁军大会上发表的演说。演说者在演说过程中，运用罗列事实的方法，充分表达自己演说的主旨。同时，演说者一开始就表明自己与听众的立场一致，拥护裁军，从而达到了与听众情感交流，易被接受的目的。

金日成（1912～1994）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共和国元帅。少时随父移民中国东北，后加入共产青年同盟。1932年组织抗日游击队，1934年创建朝鲜人民革命军，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抗击日军。1936年建立祖国光复会，任会长。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任内阁首相。1966年起任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50～1953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领导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赢得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1994年病逝。

为光复祖国而顽强战斗（1937年6月4日）

同胞兄弟姐妹们！

我们是为祖国的光复和民族的解放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朝鲜人民革命军。

我们能够这样有意义地在消灭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胜利的战场上同怀念已久的祖国同胞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我代表朝鲜人民革命军向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积极支持和声援我们革命军的诸位以及国内爱国人士，表示深切的感谢。

诸位！

今天，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在整个三千里疆土上布满了军队，宪兵和警察网，炮制出各种反动法令，对无数的爱国者野蛮地加以逮捕、监禁和屠杀，把耻辱的、奴隶式的屈从强加在我国人民身上。

狡猾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阉割我国人民高尚的民族精神，叫嚷什么“日鲜一体”、“同祖同根”，企图对我们民族强行灌输“皇道精神”，甚至企图蹂躏和扼杀夸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我们优美的语言。

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变本加厉地加强对我国人民的剥削和掠夺，尽量抢劫我国的宝贵财富。日本帝国主义者甚至把掠夺的魔爪伸到这个偏僻的山村里来，尽量抢走我们宝贵的山林资源。日本帝国主义者驱使你们像牛马一样从事种种苦役，拼命榨取你们的血汗，害得你们连水田也种不好。因此，你们被迫用草根树皮勉强延命，连土布衣服都穿不上，不得不在快要倒塌的破草房里过着充满血泪的生活。

最近，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正在进一步加强侵略中国大陆的活动，同时发疯地对我国人民进行法西斯镇压和强盗式的掠夺。

的确，今天我们民族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整个国土荒芜不堪，变成了黑暗世界、人间地狱。

诸位！

有压迫者的地方必然有斗争。我国的热血青年和爱国人士已经毅然奋起投入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高压政策的反日圣战。

朝鲜人民革命军为了开拓我们民族的出路，为了光复祖国，六七年来，手持武器在朝鲜和满洲的旷野上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无比的战斗。我们革命军到处消灭敌人，从政治和军事上给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体系以沉重的打击，给怀着亡国奴的悲愤受凌辱的我们民族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我们的力量加强了，世界革命力量强大起来了，全世界进步人民对我们的斗争的支持也越来越大了。我们必将完成光复祖国的历史事业，取得最后胜利。

在杀出血路前进的我们的革命军勇士们英勇无比的活动和辉煌的战果面前惊惶失措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讨伐”朝鲜人民革命军进行着种种疯狂活动，最后，愚蠢地妄图阻止我们革命军向国内进军，红着眼睛拼命加强国境警备线。敌人甚至玩弄荒唐的虚假的宣传把戏，说什么“完全消灭”了朝鲜人民革命军。诸位！尽管日本鬼子如此疯狂活动，但是朝鲜人民革命军依然存在，向全世界显示着它的声威。

这次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突破日本帝国主义者吹虚为“铜墙铁壁”的国

境警备线进军到国内，几天前在茂山方面展开纵横驰骋的活动，把复仇的火焰倾泻到敌人身上，今天，又在普天堡这个地方充分显示了我们民族的不屈斗志和崇高气概。

刚才，我们革命军摧毁了警察官驻在所、面事务所等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镇压机构和统治机关，消灭了盘据在那里把种种不幸和苦役强加在你们身上的同我们民族有着血海深仇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诸位！请看那火焰——那熊熊燃烧着的火焰揭示了敌人的下场；那火焰向全世界显示：我们民族并没有死亡，还活着，只要同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进行斗争，就一定能获得胜利；那火焰将作为希望的曙光，在被虐待和饥饿中呻吟的我们民族的心里大放光芒，并将成为斗争的火种燃遍整个三千里疆土。

朝鲜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是“同祖同根”，我们不承认敌人叫嚷的“日鲜一体”。

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将更加紧握复仇的枪，一定要解放在饥饿和贫穷，无知和愚昧中挣扎的 2300 万同胞，光复祖国，并在独立了的祖国疆土上建立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民的国家。

诸位！今天，光复祖国是朝鲜民族的生死攸关的要求。

我们大家不要光是坐在那里为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受屈辱的悲惨处境而叹息，而要在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旗帜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象一个人一样奋起投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实现光复祖国大业的圣战。只有斗争才有活路，才是民族复兴的唯一道路。

你们要克服万难，竭尽一切诚意和热情，同心协国力，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钱出钱，一致动员起来投入争取朝鲜独立的反日圣战。

你们要展开各种斗争，彻底粉碎吮吸我们民族的鲜血来喂肥自己的吸血鬼——朝鲜总督府的种种反人民的阴谋活动。

你们要彻底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虚假宣传，始终保卫我国的语言文字和我们的民族精神，从而显示出朝鲜民族的不屈的气概。

你们要抱着只要有百战百胜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在，我国就一定能获得独立这样的坚定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从物质、精神两方面支援朝鲜人民革命军，并顽强地战斗下去。从而让那火焰在整个三千里疆土上熊熊燃烧起来。

同胞兄弟姐妹们！

最后胜利是属于为光复祖国而战的我们的。

让我们大家都为在光复的祖国土地上重逢，高呼独立万岁，过幸福生活的那一天而奋勇前进吧。

朝鲜独立万岁！

朝鲜革命万岁！

【简析】

《为光复祖国而顽强战斗》是金日成于 1937 年 6 月率军越过鸭绿江，在普天堡取得对日军作战胜利后向人民发表的演讲，体现了作者为民族领袖而对整个民族所肩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演说充分运用了口号、呐喊等语言表达方式，起到渲染气氛，鼓舞士气的效果。

理查德·尼克松（1913～1995）

美国第 37 任总统，共和党人。爱尔兰人后裔。从小自谋生活，当过清洁工、看门人等。先后在惠特尔学院和杜克大学毕业，后从事律师工作。1974 年后任众议员、参议员，以反共著称。1951～1963 年任副总统，1969 年当选总统，1973 年连任，1974 年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任内积极推行“尼克松主义”，强调以实力为后盾，建立“现实威慑力量”，推行“均势外交”。他结束了侵越战争；并于 1972 年 2 月访华，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

在答谢宴会上的祝酒词（1972年2月25日）

总理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我们十分尊贵的客人们：我们能有机会在贵国作客期间欢迎你和今晚在座的诸位中国客人，感到十分荣幸。

我要代表我的夫人和同行的全体正式成员，对你们给予我们的无限盛情的款待，表示深切的感谢。

大家知道，按照我国的习惯，我们的新闻界人士有权代表他们自己讲话，而政府中的人谁也不能代表他们讲话。但是我相信，今晚在座的全体美国新闻界人士都会授予我这一少有的特权来代表他们感谢你和贵国政府给予他们的种种礼遇。

你们已使全世界空前之多的人们得以读到、看到、听到这一历史性访问的情景。

昨天，我们同几亿电视观众一起，看到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奇迹之一——中国的长城。当我在城墙上漫步时，我想到了为建筑这座城墙而付出的牺牲；我想到它显示的在悠久的历史始终保持独立的中国人民的决心；我想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长城告诉我们，中国有伟大的历史，建造这个世界奇迹的人民也有伟大的未来。

长城已不再是一道把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隔开的城墙。但是，它使人们想起，世界上仍然存在着许多把各个国家和人民隔开的城墙。

长城还使人们想起，在几乎一代的岁月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道城墙。

四天以来，我们已经开始了拆除我们之间这座城墙的长期过程。我们开始会谈时就承认我们之间有巨大的分歧，但是我们决心不让这些分歧阻碍我们和平相处。

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我们在这里聚会，并不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而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希望，我们每一方都有这样的利益，就是维护我们的独立和我们人民的安全；我们每一方都有这样的希望，就是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具有不同制度和不同价值标准的国家和人民可以在其中和平相处，互有分歧但互相尊重，让历史而不是让战场对他们的不同思想作出判断。

总理先生，你已注意到送我们到这里来的飞机名为“76年精神号”。就在这个星期，我们美国庆祝了我们的国父乔治·华盛顿的生日，是他领导美国在我们的革命中取得了独立，并担任了我们的第一届总统。

在他任期届满时，他用下面的话向他的同胞告别：“对一切国家恪守信用和正义。同所有的人和与和睦相处。”

就是本着这种精神——76年精神，我请大家站起来和我一起举杯，为毛主席，为周总理，为我们两国人民，为我们的孩子们的希望，即我们这一代能给他们留下和平与和睦的遗产，干杯！

【简析】

本篇是尼克松在访华答谢宴会上的祝酒词。他以长城作为话题而着意铺陈，既富有哲理，又具有现实意义；既象征着中美隔离的过去，又代表着中

美友好的未来。贴切而生动的比喻，骤然缩短了两国间的距离，缩小了感情上的鸿沟，使满座宾客倍感亲切。本篇不失为文采飞扬的佳作。

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1918～1981）

前埃及总统、埃及民族民主党主席。1938年毕业于埃及军事学院。曾因从事反英活动被开除军籍。当过记者、承包商和司机。1950年重新入伍。是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核心成员。1952年“七·二三”革命后历任革命指导委员会委员、总统政治顾问、国务部长、国民议会副议长和议长、副总统，以及埃及民族联盟总书记、埃及社会主义联盟主席。1970年9月纳赛尔逝世后任临时总统，同年10月当选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1981年遇刺身亡。

和平属于我们大家（1977年11月20日）

总统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好。愿真主怜悯你们。

蒙真主允许，和平属于我们大家。

和平属于我们大家，属于在阿拉伯土地上的，在以色列的，在这个充满着血淋淋的争斗、为尖锐的矛盾所困扰、不时遭受流血战争威胁的广袤世界的每一个地方的所有的人。人类制造战争，以此最终消灭自己的兄弟——人类。在人类所建树的一切的废墟上、在人类牺牲者的尸骨中间，是没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真正的被征服者永远是人类——真主创造的最高之物、真主创造的人类。正如和平的圣徒甘地所说：“为了建设生活、为了崇拜真主而奔走。”

今天，我以坚定的步伐来到你们这里，为的是我们大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真主的土地上的所有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一起来为了建立和平而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我们崇拜真主，此外，我们没有任何别的崇拜。真主的教诲和戒律是友爱、信任、纯洁与和平。

我请求所有当我在埃及人民议会向全世界宣布我的决定时以惊讶甚至张惶的心情听到这一消息的人原谅。这一异常的突然行动甚至使得有些人认为我的决定最多只不过是世界舆论面前玩弄花招，给人们提供饭后的谈资而已，另外一些人则把它说成是我为了掩盖发动一次新战争意图的政治策略。

我不想隐瞒你们。共和国总统办公室的我的一名助手在那天深夜我从人民议会回到家里后同我联系，忧心忡忡地问我：假如以色列真的向你发出邀请的话，你怎么办呢？总统先生。我十分镇静地回答他：我将立即接受邀请。

我曾经公开宣布过，我将到天涯海角去，我将到以色列去，因为我想在以色列人民面前说明全部事实真相。

我请求所有对我的决定感到惊愕的人，或者对宣布决定的真实意图表示怀疑的人原谅。因为没有任何人能设想到一个承担着最大负担，承担着中东地区战争和平问题首要责任的最大的阿拉伯国家的总统会作出准备到敌对的国家去的决定。我们仍然处在战争状态之中，我们大家还都在遭受着在30年中发生的四次残酷战争所造成的苦痛，1973年10月战争牺牲者的家庭仍然生活在丧夫失子、父兄阵亡的孤苦之中。

正如以前我所宣布的那样，关于这个决定我没有同任何一个同事和兄弟——阿拉伯国家或前线国家的首脑商量过。他们中间有些人在决定宣布以后同我进行了联系，表示反对。因为以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为一方，以以色列为另一方之间的全面怀疑和全面不信任至今在所有人的心中仍然存在。长长的几个月足可以实现和平，但是在关于举行日内瓦会议的程度方面所进行的毫无益处的分歧和讨论中白白浪费了。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全面怀疑和全面的失去信任。

但是，我要非常诚恳地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作出这个决定是经过长时间的考虑的。我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冒险。因为如果说真主决定我要对埃及和人民负责，要分担有关阿拉伯人民、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的责任的话，那么这种责任的首要任务就是利用一切办法，避免阿拉伯埃及人民以及全体阿拉伯人民再一次遭受毁灭性的、只有真主才知道其规模的战争灾难。

在经过长时期的思考以后，我确认对真主，对人民的责任的忠诚要求我走遍天涯海角，而且要到耶路撒冷去、去向以色列人民的代表、国会成员说明我考虑已久的全部事实，然后让你们自己考虑并作出你们的决定。最后，让真主按照他的意旨为我们安排一切。

女士们，先生们：

每一个民族和人民的生活中都有这样一些时刻，所有具有聪明才智和远见卓识的人在这样的时刻必须注意到过去的复杂状况和遗留问题，以便勇敢地向新的境界前进。

那些象我们一样肩负着同样责任的人们首先应该有勇气作出同形势的主流相一致的重大决定。我们大家应该站得高一些，摆脱一切形式的偏见，摆脱心理错觉和腐朽的优势理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永远不要忘记无过只属于真主，如果我说我要使全体阿拉伯人民避免新的令人痛苦的战争灾难的话，那么我十分诚挚地向你们宣布，我对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怀有同样的感情，负有同样的责任，对以色列人民当然也会这样。

战争的牺牲品是：人类。

在战争中灭亡的生命是人的生命——不管是阿拉伯人还是以色列人；失去丈夫的妻子是应该生活在幸福家庭中的妇女，不管是阿拉伯的还是以色列的妇女。

失去父亲的照料和爱抚的儿童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无论是在阿拉伯的还是以色列的土地上，我们都应该担负起为他们创造快乐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的巨大责任。

为了这一切，为了保卫我们所有孩子和兄弟的生命。

为了我们社会的安居乐业，为了人类的发展，使他们幸福，给他们以崇高的生活权利，为了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

为了降生在我们土地上的每一个孩子的欢笑。

为了所有这一切，我甘冒一切风险，我决定来到你们这儿，发表我的意见。

我曾经担负起、现在仍然担负着历史责任提出的要求。为此，从前，几年以前，确切他说是在 1971 年 2 月 4 日，我宣布我准备同以色列签订一项和平条约。这是阿以冲突开始以来阿拉伯负责人发表的第一个公开声明。出于领导责任应有的这一切动机，我在 1973 年 10 月 16 日在埃及人民议会宣布呼吁召集一次国际会议，以便确立持久的公正的和平。

在那个时候，我无需乞求和平或要求停火。我在历史的、领导的责任应有的动机的推动下，签订了第一个脱离接触协议，接着是在西奈的第二个脱离接触协议。然后，我努力敲打那些开着的、关着的大门，以寻求一条通向持久的公正和平道路。我向全世界人民敞开心胸，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动机和目标，让他们真正相信我们是正义的倡导者和和平的创造者。

在这一切动机的推动下，我决定以坦率的思想、坦荡的胸怀、自觉的意志来到你们这里，以共同创造建立在公正基础之上的持久和平。

我这次到你们这里来是在伊斯兰最大的节日、吉祥的宰牲节、牺牲和赎罪的节日里进行的一次和平之行，这是天意。当初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祖先易卜拉欣皈依了伊斯兰教，我说，当真主命令他的时候，他就立即心甘情愿地挺身而出，这不是由于软弱，而是由于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的鼓舞、由于不惜牺牲自己心爱的儿子的自由选择，是出于对崇高理想的不可动摇的坚定

信念——这一崇高理想赋予生活的深刻的意义。也许这一巧合在我们大家的心中具有一种新的含义，也许它将变成安全、宽恕与和平吉兆中的真正希望。

女士们，先生们：

让我们用没有任何隐晦曲折的直接了当的语言和明确的思想进行坦率的交谈，让我们今天坦率地交谈。包括东方和西方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这个珍贵的时刻，它可能成为世界这一地区——如果不是整个世界的话——的历史进程中的根本转折点的时刻。

让我们坦率地回答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怎样才有可能实现持久、公正的和平。

我带着对这重大问题的明确、坦率的答案来到你们这里，为的是让以色列人民听到它，让全世界都听到它，也是为了让所有那些我听到他们诚挚呼吁的人们听到它；他们希望最终实现千百万人对这次历史性会晤所期望的结果。

在我向你们公布我的回答以前，我希望向你们强调，我在这个明确的、坦率的回答中，根据的是任何人都必须承认的若干事实：

第一个事实：任何人的幸福都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第二个事实：我从来没有，也绝不会用两种语言说话。我从来没有，也绝不会用两种政策同别人打交道。我只用一种语言、一种政策、一个面貌同任何人打交道。

第三个事实：直接对话和直接了当的路线是达到明确目标的最近也是最成功的道路。

第四个事实：建立在尊重联合国各项决议基础上的持久、公正和平的主张今天已经成了全世界的主张，它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国际社会的意志：这种意志既反映在制定政策、作出决定的官方首脑，也代表了影响制定政策、作出决定的全世界的公众舆论。

第五个事实，这也许是最突出、最明显的事实：阿拉伯民族不是从一种软弱或动摇的地位出发去为争取持久公正和平而进行活动的，恰恰相反，它拥有实力和稳定的基础。因此，它的意见出自对和平的真诚意愿，发自为了避免将要落在我们和你们以及全世界头上的一场灾难的明智理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确立公正的和平。核弹不能撼动它。怀疑不能损害它。不管是别有用心还是隐晦曲折的意图都不能动摇它。

出于我想使你们了解的我所看到的全部事实真相，我还希望诚恳地提醒你们，提醒你们注意可能出现在你们脑海中的某些想法。

开诚相见要求我向你们说明下列各点：

一、我到你们这里来不是为了签订埃及同以色列的单独协议。这不是埃及政策的出发点。问题不在埃及和以色列。埃及同以色列之间，或者任何一个前线国家同以色列之间的任何单独和平都不可能在整个这个地区建立持久公正的和平。再说，即使在所有前线国家同以色列之间实现了和平，只要没有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也永远不可能实现今天全世界迫切要求的持久公正的和平。

二、我来到你们这里不是为了争取局部和平，也就是说先在现阶段结束战争，而把全部问题推延到第二阶段。

这不是使我们实现持久和平的根本解决。

与此相联系，我来到你们这里不是为了签订西奈或者西奈、戈兰和西岸

的第三个脱离接触协议。因为这仅仅是把点燃导火线推迟到以后某个时候而已。

而且，这还意味着面对和平我们缺乏勇气，我们不能担负持久公正和平的重担和责任。

我来到你们这里是为了共同建立持久公正的和平，避免任何一个阿拉伯人或者以色列人的躯体再流一滴鲜血。

为此，我宣布我准备走遍天涯海角。

【简析】

1977年11月，萨达特不顾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毅然访问以色列，打开埃以直接对话的渠道；并于1979年3月签署《埃以和约》，结束了两国间长达30多年的战争状态。1978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本篇就是他访以时在以色列国会发表的演说。演说洋洋万余言，字里行间洋溢着真诚的和平愿望。

弗朗索瓦·密特朗（1916～1996）

法国总统，社会党人。毕业于巴黎大学。二次大战期间参加过抵抗运动。战后历任国会议员、退伍军人部长、海外领地部长、国务部长、内政部长、司法部长、参议员等职，以及社会民主左翼联盟主席（1965～1968）、共和大会党主席团主席（1970～1971）、社会党第一书记（1971～1981）和社会党国际副主席（1972～1981）。1981年就任总统，1988年连任。

希望（1981年5月21日）

在我就任我国最高职务的今天，我想到了作为我国人民精英的千千万万法国男女。他们在漫长的两个世纪中，在和平和战争的环境中，用劳动和鲜血创造了法国的历史，他们只是在我们社会出现短暂而光辉的突变时才偶然登上历史舞台。

忠于饶勒斯的教导，我现在首先以这些千千万万法国男女的名义讲话。继人民阵线和解放战争之后，现在开始了漫长历程的第三阶段，通过民主方式表明的法国人中的政治上的多数派刚刚与社会上的多数派成为同一体。一个伟大民族当然应该有宏伟计划。对于我国来说，还有什么比建成社会主义和自由的新联盟更崇高的要求呢？还有什么比把这新联盟贡献给未来的世界更宏大的抱负呢？总之，这正是我的主张和决心，它使我确信，在不公正和不宽容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是不可能有序和安全的。我要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

1981年5月10日的胜利者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但愿这种希望能成为每个法国人的希望。为此，我将不懈地沿着多元化的道路前进，尊重别人，让不同意互相争论。作为全体法国人的总统，我要使举国上下团结起来去从事我们面临的伟大事业，无论如何，我要为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大家庭创造条件。

我再次向瓦莱利·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表示我个人的祝愿。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移交权力，而是全体人民将要行使实际上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力。

此外，如果我们放眼国际局势，怎么能不考虑各种利害冲突的影响以及层出不穷的对抗对和平造成的威胁呢？法国要强有力地指出，只要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继续付出人力和财力，而换来的仅是饥饿和蔑视，那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国际大家庭。

公正而团结的法国希望同所有人和平相处，能够照亮人类前进的道路。为此，法国首先应当自力更生。

在此，我要向所有决心为国家服务的人发出呼吁。我期待着他们的智慧、经验和忠诚的帮助。

我要向在这个大厅和这座大厦外面的所有法国男女说：要充满信心，相信未来。

共和国万岁！法国万岁！

【简析】

本篇是密特朗1981年就任总统时的讲演。他避实就虚，不谈具体问题，而只就社会党的胜利表示“希望”，并要使社会党的“希望”变为全体法国人的“希望”，在法国建立社会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自由的新联盟”。演说言简意明，使人看到了法国社会党上台后施政的大致方向。

卡斯珀·威拉德·温伯格（1917～）

美国前国防部长。1917年8月生于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先后于1938年和1941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学士、法学士学位。1969～1973年先后任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和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副局长、局长。1973～1975年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总统顾问等职。1980～1987年任国防部长。

军事力量的使用（1984年11月28日）

感谢你们今天邀请我到这里和全国新闻俱乐部——一个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极为重要的团体——的成员们相聚。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在今天的讲话中打算阐明这样一个主要观点，即民主制度得以保障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的基本目标必须得到大家坚定一致的支持和赞同。如果公众不能清楚地理解我们制定的政策将要达到什么目的，那么，这些政策将永远不会发生作用。而你们的工作使美国公众能够理解这些政策。

在美国公民应该和需要了解的所有政策中，没有哪些政策比我们今天的题目，即军事力量的使用所涉及的内容更为重要。只有在苏联人了解我们保持和平的坚定决心之后，威慑才会发生作用；而只有公众通晓国家大事，我们才有希望获得这种国家意志和决心。

因此今天，我想和你们讨论的也许是保卫和平方面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像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究竟在什么情况下，通过何种方式，才会做出这样一个痛苦的决定，即军事力量的使用是保护我们的利益、推行国家政策所必需的？

当今世界，和平与战争的界限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难以清楚地划定。当乔治·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警告我们作为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应竭力避免与外国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欧洲还在地平线的另一端，海上航行需要2~3个月。辽阔的海洋保护了美国。而在当今的核时代里，我们是以分钟而不是以月份来计算时间的。

我们仍然知道任何失策的后果，但我们也坚信我们所享受的自由的宝贵价值。我们一方面力求避免冲突，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强大国防。我们的政策一直是为和平而努力，但也作好战争来临的准备。然而，公开的冲突与半隐蔽的敌意行为之间的界限是如此地模糊不清，以致于我们无法准确地预测侵略将于何地、何时、以何种方式和从何方向而至。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应付从孤立的恐怖行为、游击活动到全面的军事冲突等各种形式的威胁。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称“不可能预测或划定国家将面临的危机的范围和种类，或者克服这些危机所必需的相应手段的范围和种类”。如果这么说在当时是正确的，那么，在我们必须准备以一切手段应付诸如代理人战争和个人恐怖行为等各种对和平的严重的间接挑战的今天，这段话更加正确。考虑到尽可能低的水平下慑止冲突一旦失败而造成的后果，我们更能理解这段话是多么重要。当自己受到进攻，甚至连生存都受到威胁时，一个民主国家从未对防御性地使用军事力量以保卫自己的领土提出疑问。同时，大多数民主国家始终反对侵略性地使用武力，单方面入侵、占领和征服其他国家。但有许多情况既不是防守性使用武力，也不是侵略性地使用武力，在这些场合下，多大程度地使用武力才为人所接受，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因此，我们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现代难题：对和平最为可能的挑战，即灰色地区的冲突，恰恰是民主国家必须作出反应而又最难作出反应的挑战。不过，尽管当今挑战的来源和性质仍不确定，但是我们的反应必须是明确的和能为人所理解的。如果我们不清楚地了解武力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就很可能在需要运用国家力量的时候犯国家意志不足的错误。

由于我们面临着一系列威胁——从隐蔽的侵略、恐怖活动、颠覆到公开

的恫吓和野蛮地使用武力，选择适当的反应是困难的。灵活反应并不意味着任何反应都是合适的。然而，一旦决定了在某种程度上使用武力，而且确定了使用武器的目的，我们的政府必须有明确的权威执行和坚决执行这一决定，直至实现目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同样很不容易。

我们在不断加强美国军事威慑能力时，也面临着各种困难的挑战，这是由于我们已进入一个战争与和平的分界线更加模糊，敌人更不明确的时代。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不仅知道谁是敌人，而且还清楚地认识到敌人信奉的原则为什么是没有价值的。

由于这两次战争威胁到了我们作为自由国家的生存和我们盟国的生存。因此，这两次战争都是全面战争，涉及到我们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为了战争的胜利，我们使用了所有的生产手段，投入了全部的资源。我们的政策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民无条件的支持。的确，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敌人的无条件投降而告结束的，这是唯一可接受的结果，因为另一种结果将使我们丧失自由。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我们遇到了更难以捉摸的战争形式，在这种战争形式中，敌人的面孔经常是掩盖起来的。敌人可在遥远的地方通过援助和指挥代理力量间接地进行领土扩张。尽管有些冲突是在“民族解放”的名义下进行的，但更为经常的是意识形态或宗教分歧提供了冲突的导火线。

在当今这个以秒计算时间的世界中，果断的领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不论冲突是否有限，威胁的定义是否恰当，我们都必须能够迅速确定威胁和冲突是否影响了美国及其盟国的重大利益，并作出适当反应。

这些威胁也许不包括对我们的领土发动的即时和直接的进攻，我们的反应也许并不是即时和直接地保卫祖国。但是当我们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和盟国的利益处于危急中时，我们不能忽视自己的安全，也不能抛弃自己的盟国。

同时，最近的历史也证明我们不能单独承担保卫世界的责任。我们已经认识到在履行保卫和平与自由的职责时，我们能够奉献出的精神、热血和财富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也许能够并且应该在需要时向我们的盟国提供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帮助它们保持慑止进攻的力量，但通常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军队和意志来代替他们的军队和意志。

只在有关系到我们自己的重大国家利益而必须动用军队时，我们才会动用军队。在我们自己的自由未受到威胁的时候，如果没得到其他主权国家坚决的请求，我们不能为它们承担保卫领土的责任。

另一方面，在最近的许多事件中，美国已经认识到有必要与其他国家的部队合作，通过协助谈判，分离交战各方，使交战各方完全脱离敌对状态等方式维持和平。在近千年来被战争弄得支离破碎的中东地区，我们近年来已向西奈和黎巴嫩派遣了军队来执行这种维持和平的使命。但是我们不是按作战的要求组织和装备这些部队的，他们的装备只限于进行自卫。他们的使命要求他们成为和平保卫者并为人们所承认。我们知道一旦条件恶化，他们将身处险境。如果交战国采取了行动，维持和平的使命无法完成，我们就有必要或充分增加军队的数量和武器装备——简言之即为了作战而做好准备——或将他们撤离。在黎巴嫩，由于交战国既未撤离也未达成和平协议，我们便面临着这样的抉择。总统及时撤出了只为维持和平而装备的部队。

在国家利益需要我们投入作战部队时，我们决不能让人们对我们的决心

产主怀疑。当我们有必要把部队投入战斗时，我们就必须这样做，同时尽我们的所有力量有效而坚定地支持他们。当我们把部队投入战斗时，要抱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取胜。

我相信战后时期已为我们提供了几条教训，从这些教训中，我归纳出了在国外使用美国作战部队的6条标准。让我告诉大家这6条标准是什么：第一，除非某些特殊战斗和特殊场合对我们的国家利益和盟国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否则，美国不应投入军事力量在海外作战。第二，如果我们决定在某种情况下必须投入作战部队，那么我们就应全力以赴地这么做，并应具有战则必须胜的明确目的。第三，如果我们确实决定投入部队在海外作战，就应具有明确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同时清楚地知道部队怎样才能实现这些明确的目标。而且，我们应拥有并派遣所需要的军事力量来实现这些目标。正如克劳塞维茨所写的那样：“如果对战争想要达成的目的事先没有清楚的认识，谁也不会发动战争，或更确切地说，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发动战争。”第四，如果有必要，我们必须不断重新估价和调整我们的目标与我们投放的部队之间的关系，投入部队的情况包括规模、构成和部署。我们必须不断地将一些基本问题的答案作为指导我们前进的灯塔，如“这场冲突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吗？”“我们的国家利益要求我们进行战斗，使用武装力量吗？”如果回答“是”，那么我们就必须胜利，如果回答是“否”，那么我们就不应参加战斗。第五，美国在国外投入作战部队之前，必须有某种程度的把握赢得美国人民和他们选择出来的国会议员的支持。最后，美国应该把使用武力作为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

我相信这6条标准有助于我们在未来的岁月中决定是否应投入军队进行战斗。我们都必须牢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只要我们决定投入军队去作战，我们就必须竭尽国家意志始终支持这些军队直至取得胜利。因此，我们必须牢记为最广大的民众所明确规定、理解和支持的目标，而对美国作为自由国家继续生存，并履行世界大国责任来说，这些目标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富有远见卓识，明白对小事件作出迅速和坚决的反应可以防止以后作出极端强烈的反应。我们必须永不要忘记欧洲那些孤立主义者曾耸着肩所说的“但是不值得发动战争”以及“为什么我们要为保持莱茵兰地区的非军事化而打仗呢？”这样的话。

我相信我今天在这里阐明的标准若能认真采用，可以避免一种逐渐陷入战争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武力几乎总是下够用。这些标准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无可奈何地陷入无力的泥淖之中，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作战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来说并非至关重要。

我相信我们能够慑止苏联和其他潜在敌国在全世界推行其计划。我们可以使中美洲的朋友挫败侵略，为进行民主改革赢得呼吸空间。我们可以迎接80年代逐渐出现的复杂因素所提出的挑战。

然后我们将一切就绪，在和平中迈入本世纪最后10年，这和平是靠面对现实获得的，是靠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实力维持的。这种和平将我们——在国内的我们自己和在国外的朋友们——获得从前不敢企望的高质量的精神和物质生活。

【简析】

《军事力量的使用》是温伯格于 1984 年 11 月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讲演。演说者先反复强调演说主题的重要性，从而吸引听众的注意力。整个演讲过程中，情绪饱满、感染力强。

纳尔逊·曼德拉（1918～）

南非著名黑人领袖，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南非总统。生于部落酋长家庭。1944 年参加非国大；1948 年当选为该党“青年联盟”全国书记。1961 年领导罢工运动和为抵制白人种族主义者成立的“南非共和国”。1961 年 6 月非国大决定组建军事组织“民族之矛”，任司令员，领导地下武装斗争。1962 年 8 月被南非当局逮捕，判终身监禁。由于南非人民的斗争和世界人民的声援，在狱中度过 27 年之后，于 1990 年 2 月获释。不久被任命为非国大副主席，后被选为南非总统。

种族隔离制度绝无前途（1990年2月22日）

朋友们，同志们，南非同胞们：

我以和平、民主和全人类自由的名义，向你们大家致敬。我不是作为一名预言家，而是作为你们的谦卑的公仆，作为人民的公仆，站在这里和你们面前。

你们经过不懈的奋斗和英勇牺牲，使我有可能会在今天站在这里，因此，我要把余生献给你们。

在我获得释放的今天，我要向千百万同胞，向全球各地为我的获释而作出过不懈斗争的同胞，致以亲切的和最热烈的感谢。

今天，大多数南非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已认识到种族隔离制度绝无前途。为了确保和平与安全，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声势浩大的决定性行动，来结束这种制度。我国各个团体和我国人民的大规模反抗运动和其他行动，终将导致、也只能导致民主制度的确立。

种族隔离制度给我们这片大陆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破坏。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生活基础遭到了摧毁。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无法就业。

我们的经济濒临崩溃，我们的人民卷入了政治冲突。我们在1960年采取了武装斗争方式，建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战斗组织——“民族之矛”，这纯属为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暴力而采取的自卫行动。

今天，必须进行武装斗争的种种原因依然存在。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我们希望，不久将能创造出一种有利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气氛，以便不再有必要开展武装斗争。

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忠诚的遵守纪律的一员。因此，我完全赞同它所提出的目标、战略和策略。

现在需要把我国人民团结起来，这是一项一如既往的重要任务。任何领导人，都无法独自承担起所有这些重任。作为领袖，我们的任务是向我们的组织阐明观点，并允许民主机制来决定前方的道路。

关于实行民主问题，我感到有责任强调一点：运动的领导人要由全国性会议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这是一条必须坚持，毫无例外的原则。

今天，我希望能向大家通报：我同政府进行的一系列会谈，其目的一直是使我国的政治局势正常化。我们还没有开始讨论斗争的基本要求。

我希望强调一下，除了坚持要求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之间进行会晤以外，我本人从未就我国的未来问题同政府进行过谈判。

谈判还不能开始——谈判不能凌驾于我国人民之上，不能背着人民进行。我们的信念是，我国的未来只能由一个在不分肤色的基础上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机构来决走。

要谈判消灭种族隔离制度问题，就必须正视我国人民的压倒一切的要求，即建立一个民主的、不分肤色的和统一的南非。人垄断政权的状况必须结束。

还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我国的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以便使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不平等问题得到解决，并保证我们的社会彻底实现民主化。

我们的斗争已经到了决定性时刻。我们呼吁人民要抓住这个时机，以便使民主进程迅速地、不间断地得到发展。我们等待自由等得太久了。我们不再等了。现在是在各条战线上加强斗争的时候了。

现在放松努力将铸成大错，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不会原谅这个错误。地平线上萌现的自由奇观，应该激励我们付出加倍的努力。只有通过有纪律的群众运动，胜利才有保障我们呼吁白人同胞加入我们的行列，来共同创造一个新南非，自由运动也是你们的政治归宿。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采取行动，来孤立这个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政府。

如果在目前取消对这个政府的制裁，彻底消灭种族隔离制度的进程就会有夭折的危险。我们向自由的迈进不可逆转。我们不应让畏惧挡住我们的道路。

由统一的、民主的和不分肤色的南非实行普选，是通向和平与种族和谐的唯一大道。

最后，我想回顾一下我在 1964 年受审时说过的话。这些话在当时和现在都一样千真万确。我说过：我为反对白人统治而斗争，也为反对黑人统治而斗争；我珍视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人人和睦相处，机会均等。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并希望实现这个理想。但是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而死。

【简析】

本篇是曼德拉出狱后的首次演讲。他全面阐述了非国大的政策，表达了与南非当局种族隔离政策斗争到底的决心，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对南非当局实行制裁。演说追昔抚今，充满对同胞的感激和对人民的热爱之情。他的名字，他的声音将鼓舞南非人民取得彻底胜利。

约翰·肯尼迪 (1917 ~ 1963)

美国第 35 任总统，民主党人。生于马萨诸塞州一个富豪世家。毕业于哈佛大学。1946 年当选众议员，1952 年当选参议员。1961 年当选为总统，时年 43 岁，为美国历史上经选举产生的最年轻的总统，1963 年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身亡。

就职演说（1961年1月20日）

首席法官先生、艾森豪威尔总统、尼克松副总统、杜鲁门总统、尊敬的牧师、各位公民：

今天我们不是要庆祝政党的胜利，而是要庆祝自由的胜利。这象征着一个结束，也象征着一个开端，表示了一种更新，也表示了一种变革。因为我已在了你们和全能的上帝面前，宣读了我们的先辈在将近170年以前拟定的庄严的誓言。

现在的世界已大不相同了，因为人类的巨手掌握着既能消灭人间的各种贫困、又能毁灭人间的各种生活的力量。但我们的先辈为之奋斗的那种革命信念，在世界各地仍然有着争论。这个信念就是：人的权利并非来自国家的慷慨，而是来自上帝恩赐。

今天，我们不敢忘记我们是第一次革命的继承者。让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同样听见我此时此地的讲话：火炬已经传给新一代美国人，这一代人在本世纪诞生，在战争时期经受过锻炼，在艰难痛苦的和平时期经受过陶冶，他们为我国悠长的传统感到自豪，他们不愿目睹或听任我国一向保证的、今天仍在国内外作出保证的人权渐渐遭到剥夺。

让每个国家都知道——不论它希望我们繁荣还是希望我们衰落——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

这些就是我们的保证——而且还有更多的保证。

对那些和我们有着共同文化和精神渊源的老盟友，我们保证待以诚实朋友那样的忠诚。如果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能在许多合作事业中无往而不胜；如果我们分歧对立，我们就会一事无成，因为我们不敢在争吵不休而四分五裂时去迎接强大的挑战。

对那些我们欢迎加入到自由行列中来的新国家，我们恪守我们的誓言，决不能让一种更为残酷的暴政来取代一种行将消失的殖民统治。我们并不总是指望他们会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我们始终希望看到他们坚强地维护他们自己的自由——而且要记住，在历史上，凡愚蠢地骑在虎背上谋求权力的人，都是以葬身虎口而告终。

对世界上身居茅舍和乡村、为摆脱普遍贫困而斗争的人们，我们保证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自救，不管所需要的时间要多长——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共产党可能正在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选票，而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自由社会如果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也就无法保全少数富人。

对我国南面的姐妹共和国，我们提出一项特殊的保证——在一个争取进步的新同盟中，把我们善意的话变为善意的行动，帮助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政府摆脱贫困的枷锁。但是，我们所希望的这种和平革命决不可以成为敌对国家的牺牲品。我们要让所有邻国都知道，我们将和他们在一起，反对在美洲任何地区进行的侵略和颠覆活动，让其他国家都知道，本半球的人仍然想做自己家园的主人。

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的世界性议事场所、是我们在战争手段大大超过和平

指1776年北美13州人民为反对美国殖民统治而进行的独立战争。

手段的时代里最后、最美好的希望所在，因此，我们重申予以支持的保证——防止它仅仅成为谩骂的场所——加强它对新生国家和弱小国家的保护，并扩大它的行使法令的管束范围。

最后，对那些想与我们为敌的国家，我们提出一个要求而不是一项保证：在科学释放出可怕的破坏力量，把全人类卷入到预谋或意外的自我毁灭的深渊之前，让我们双方重新开始寻求和平。

我们不敢以怯弱来引诱他们。因为只有当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足够的军备时，我们才能毫无疑问地确信永远不会使用这些军备。

但是，这两个强大的国家集团都无法从目前所走的道路中得到安慰——发展现代武器所需的费用使双方负担过重，致命的原子武器不断扩散理所当然使双方忧心忡忡，但是，双方却在争着去改变那制止人类发动最后战争的不稳定的恐怖均势。

因此，让我们双方重新开始——双方都要牢记，礼貌并不意味着怯弱，诚意永远有待于验证。让我们决不要由于害怕而谈判。但我们决不能害怕谈判。

让双方都来探讨使我们团结起来的问题，而不要操劳那些使我们分裂的问题。

让双方首次为军备检查和军备控制，制订认真而又明确的提案，把毁灭他国的绝对力量置于所有国家的绝对控制之下。

让双方寻求利用科学的奇迹，而不是乞灵于科学造成的恐怖。让我们一起去探索星球，征服沙漠，根除疾患，开发深海，并鼓励艺术和商业的发展。

让双方团结起来，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倾听以塞亚的训令，“解下轭上的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

如果合作的滩头阵地能逼退猜忌的丛林，那么就让双方共同作一次新的努力，不是建立一种新的均势，而是创造一个新的法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强者公正待人，弱者感到安全，和平将得到维护。

所有这一切不可能在第一个 100 天内完成，也不可能在第一个 1000 天或者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甚至也许不可能在我们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有生之年完成。但是，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吧。

公民们，我们方针的最终成败与其说掌握在我的手中，不如说掌握在你们的手中。自从合众国建立以来，每一代美国人都曾受到召唤去证明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响应召唤而献身的美国青年的坟墓遍及全球。

现在，号角已再次吹响。它不是召唤我们拿起武器，虽然我们需要武器；不是召唤我们去作战，虽然我们严阵以待。它召唤我们为迎接黎明而承受漫长斗争的重任，年复一年，“欣喜地满怀希望，耐心地经受考验”，去反对人类共同的敌人——专制、贫困、疾病和战争本身。

为反对这些敌人，确保人类更为丰裕的生活，我们能够组成一个包括东、西、南、北各方的全球大联盟吗？你们愿意参加这一历史性的努力吗？

在漫长的世界史中，只有少数几代人在自由处于最危急的时刻被授予保卫自由的责任。我不会推卸这一责任，我欢迎这一责任。我不相信我们中间有人想同其他人或其他时代的人交换位置。我们为这一努力所奉献的精力、信念和忠诚，将照亮我们的国家和所有为国效劳的人，而这火焰发出的光芒

定能照亮全世界。

因此，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

全世界的公民们，不要问美国将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我们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最后，不论你们是美国公民还是其他国家的公民，你们应要求我们献出我们同样要求于你们的高度力量和牺牲。问心无愧是我们唯一可靠的奖赏，历史是我们行动的最终裁判，我们祈求上帝的保佑和帮助，但我们知道，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确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因此，让我们走向前去引导我们所热爱的国家吧。

【简析】

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新边疆”施政纲领：一方面，要对付国内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另一方面又要在国际上与苏联争霸。他宣称，为此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在短暂的任期内，他确实为此费尽心机：他制造了入侵古巴的吉隆滩事件和苏联导弹事件，发动和扩大侵越战争；同时又加紧向亚非拉地区渗透，强化与苏联的争夺，露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

这篇演说被认为是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中最精彩的演说之一。它虽是施政演说，但却颇具文采，妙语连珠，佳句迭出，使人读来颇有兴味。

本杰明·亚历山大（1921～）

美国现代科学家。195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政府官员、国立健康服务和发展中心主任，1984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电脑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未来而不是现在（1982年12月7日）

你们也许还记得几周前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它披露了一种新的不幸者的类型——电脑寡妇。电脑寡妇显然是这种既被誉为世界救星、又被贬为全球恶魔的神奇机器的最新受害者。

这篇文章描述了电脑迷们的生活，他们把每个晚上和周末都花在家用电脑上——做游戏，发明游戏，编制程序，以及寻求其他新奇的玩法。

文章继续报道了小型电脑已成为严重的家庭纠纷的祸根。电脑迷们不顾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抛弃了自己的家庭责任。文章指责家用电脑破坏了男人和妻子之间的正常关系，并且报道了好几个因为沉溺于电脑游戏而引起离婚的例子。

这一切促使哥伦比亚大学电脑科技系的一位成员指出：“电脑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交往、教育、娱乐的方式，现在它似乎又在影响我们的生育了。”

自从30年代诞生电脑以来，电脑时代始终向前发展，一直没有倒退过。电脑已经永久性地紧密结合在我们的个人生活结构和社会结构之中。它已经成为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和在经济上必不可少的事物。除了逃避尘世、独居在某些山顶的隐士，没有一个美国人的生活未曾受到电脑的影响。电脑技术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公认的组成部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把电脑看作是理所当然、应该拥有的东西。

由于电子硅集成电路块的出现，几年前曾被认为是令人惊愕的技术进展而黯然失色了。这种只有手指尖大小、却具有惊人的强大威力的集成电路块，其计算能力相当于25年前应用的一间房间大小的计算机的能力。硅集成电路块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技术的一次量子飞跃。

电脑革命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程序还刚刚开始可以估量。你怎么可能跟踪那种能在极其迅速的时间，用计算机的术语来说，是在1毫秒内发生的因果关系呢？几乎每一项电脑技术的重大成就和新的应用都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结果。我们现在听到的无论是外行还是专家的意见，基本上都是建设性的。一方面是学龄儿童的家长抗议非常流行的电子游戏对自己孩子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一位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著名电脑科学家对人类越来越依赖电脑的情况深表忧虑。人们关注和担心的事情还有个人隐私的遭到侵犯、电脑犯罪等等。

情况已变得日益严重。家长们不得不采取行动，寻求控制；地区的主管机关也通过法律限制电子游戏机房的营业时间；美国卫生局医务主任更是公开谴责这种对许多青少年充满诱惑力的电子游戏。

几星期前，卫生局医务主任C·埃弗雷特·库普指出，电子游戏对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可能是一种危险品。他说：“他们的身心深深陷入到电子游戏中去了……在这种游戏中没有什么积极的、建设性的东西。一切都是消灭、杀人、破坏，而且干得干净利落。”

库普的意见在最近一期的（喷气）杂志上得到了反应。哈佛大学著名精神病专家阿尔文·波圣博士指出：“我认为医务主任的忧虑很有道理，因为在我们的青少年中已经有这么多暴力事件，所以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对待我们的所作所为和我们所教给孩子的价值观。”波圣博士认为，他相信“电子游戏在助长社会暴力问题方面有极大可能。”他指出，没有头脑的、但在智力上却是无可争议的电子游戏“正在教唆孩子们，暴力是某种可能接受的方

式，是表达愤怒的一种合理的手段。”

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那种认为电脑的差错会引发一场核战争的担心，事实上是一种杞人之忧。但我们不能光归罪机器，因为电脑只是一个听话的蠢货。它准确地执行主人告诉它的命令——既不多，也不少。它完美地按照指令办事，但当指令不正确时，差错就会发生。如果输入一个错误的程序，一台军事电脑就会把导弹送往错误的方向，或者在错误的时刻发射出去。

几年前，海军上将，后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穆勒在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上承认：“不幸的是，我们已经变成这些该死的电脑的奴隶了。”

众所周知，我们每天都有可能发生电脑程序的差错或者某种故障的威胁，从而造成一系列无法挽救的毁灭性后果，有些已经得到五角大楼证实的报告记录了由于所谓的电脑差错，美国的导弹系统曾一度处于随时开火状态。

我们害怕那种由电脑起爆的核打击，但它正是我们享受电脑技术的好处所支付的代价的一部分。

即使我们能够一直侥幸地控制住我们的军用电脑，我们还有其它的控制问题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必须对一位电脑科学家所说的“全球个人档案的威胁”保持警惕。他指的是政府机构和私营团体共同拥有的记录我们的情况的情报。

关于我国现有的数据库有多少，我们没有精确的数字，但只要你想一下金融机构、医院、新旧雇主、国内税务局、社会生活保障署、联邦调查局、人口统计局等各种与人民有关的联邦机构……以及百货公司、信用机构、执法机构、法院等拥有的我们大家的情报规模就足够了。

这些情报多数是客观的、冷酷的、完整的、线性的数据。它们可能准确，也可能不准确。许多数据是个人无法看到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你无法对这些数据验证核实或者提出异议。

由于许多公司从事着多种经营，它们把被兼并的公司的人事情报看作是自己理所当然应该继承的财产。这种情报的集中化，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会是一种有力的武器。

联邦法规保护个人隐私不受侵犯，但却始终存在着滥用个人情报的潜在威胁。正如我们在水门事件调查期间所揭发的那样，政府泄露或提供了许多个人档案，不恰当地查阅或利用了机密数据，甚至利用联邦纳税记录进行政治迫害和个人报复。

还有一桩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情，那就是政府将会掌握一个无比巨大的电脑联网系统。这种主张可能会在为了方便行事或提高效率或国家安全的名义下提出来。如果这个主张得到实行，我们将被一下子推到另一个陌生时代的开端。它将是我们所珍爱的个人隐私不受干涉的自由 ends 的结束。

雄踞电脑能力前沿的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开发。这种极端复杂的科学力图使电脑脱离目前所处的只是根据指令行事的“机器傻瓜”的范畴。这一领域的科学家正在设计赋予电脑的类人智能和程序。它的前景是，人工智能可以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工具，能把人的智力进一步扩大到从未梦想过的程度。尽管人工智能仍处在襁褓阶段，但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已可以使机器人收集垃圾、采煤，清除核反应堆的放射场。

这种新技术的阴暗面是，人们担心它会被人利用变成潜在的帮凶。例如，

有人早就建议，可以把懂得语言的电脑设计成实际上能对每一个人的谈话进行监听的工具；也可把电脑侦视器设计成能向当局汇报后者感兴趣的事情的机器。

有些社会评论家担心，电脑的广泛应用最终将导致人类智力的衰退。有人则忧虑，电脑将使我们的生活统一化，我们将不得不与某些工艺和技巧告别。

然而，马丁·加德纳——《数学狂欢》杂志的作者却宣称：“我们不明白的是，如果电脑正在把人们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从事更有兴趣的工作，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坐下来用笔计算7的平方根呢？”

我个人并不同意上述观点，不过这种观点确有许多支持者。这些乐观主义者认为，这种拥有近乎无限能力和灵活性的新的精密技术将会扩大个人的自由。例如，人们可以在家中的终端而不是办公室进行工作：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自修各种科目；购物电子化；可以把纳税、投资、保险、汽车维修等个人心要的记录组合成整件。

如果电脑能够在个人身上产生好的结果，它也可以在个人身上产生坏的结果。毋须用枪对准银行出纳员的白领阶层的电脑犯罪率正在日益增长。执法机关不得不通过训练警察制止电子窃贼的培训计划来对付这一现象。

有些科学家则担心另一种犯罪活动。匹茨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D·雷·里迪的忧虑是，如果大学拥有的尖端的微电脑掌握在坏人手中，他就可以指令其他电脑切断电话，停止银行服务和我们日常生活所依赖的其他系统的业务。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被破坏了。

不过，我还是同意艾萨克·阿西莫大的观点，他说：“我们正在走向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必须解决的难题正在变得没有电脑就无法解决。我不担心电脑，我担心的是缺乏电脑。”

人类拥有一切力量和弱点，拥有一切只有人类才拥有的感情。我希望每一项新的惊人的技术突破都会遇到来自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医学家和法律专家以及一切能够监督、评估新技术对人的影响的其他各种专业人士的怀疑主义的质难。

既然我们正在向着新的、前所未闻的领域前进，我们就需要小心谨慎地弄清这种运动对于我们生活的含义。我们需要在电脑能够提供的好处和什么是对人类最美好的事物之间权衡轻重，及时提醒。

社会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我们是否会让电脑诱惑我们去滥用、甚至践踏下列基本价值——诚实、自由、平等、相互信任、爱情、尊重法律和他人的权利以及其他兄弟人类的幸福；因为这些基本价值正是一个文明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希望。

【简析】

本篇是亚里山大于1982年12月在哥伦比亚大学保罗·卡尔系列讲座上所作的演讲。

伊扎克·拉宾（1922——1995）

以色列国防部长。少将。生于耶路撒冷。曾在农业学校和美国迈阿密大学受过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参加盟军在叙利亚的袭击和敌后作战。1948年第一次阿以战争期间任“哈雷尔”旅旅长，在耶路撒冷前线作战。后任“年格夫”旅旅长。1950~1952年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1954~1956年任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并任少将。1959年~1969年任作战部长。1964年1月升总参谋长。任职期间制定了进攻阿拉伯国家的计划。1967年组织的指挥“六·五”战争。1968年出任美国大使。1973年回国任劳工部长。1974年任内阁总理。1984年9月起任国防部长。1992年再次出任总理。1995年遇刺身亡。

睦邻友好的新起点（1993年9月13日）

今天在此签署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原则宣言，无论是对友色列战争的一名军人来说，还是对以色列人民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这些犹太人正抱着希望和忧虑的心情注视着我们。对于战争、暴力和恐怖活动的受害者的家属来说，这当然也是不容易的。他们遭受的痛苦是永远无法治愈的。对于以其自身生命保卫我们的生命、甚至为了我们而牺牲他们的生命的成千上万人来说，这也是很不容易的。显然，对他们来说，这个签字仪式的举行为时太晚了。

今天，在实现和平，也许也是结束暴力活动和战争的前夕，我们永远铭记着他们中的每个人，并永远对他们怀着敬爱的心情。我们来自犹太人民古老和永恒的首都耶路撒冷。我们来自遭受痛苦和悲伤的国度。我们来自这样的人民和家庭：那里的母亲没有一年、甚至没有一个月不为她们的儿子而哭泣。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设法结束这种敌对行动，以便让我们的子子孙孙不再经受战争、恐怖和暴力行动带来的磨难。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不使他们的生命受到伤害，是为了减轻他们因想到过去而产生的痛苦。我们抱着希望到这里来并祈求和平的到来。

巴勒斯坦人，让我对你们说，我们命中注定要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同样的土壤上。我们的军人已从鲜血染红的战场上回来；我们亲眼目睹了我们的亲朋好友在我们的面前被杀害；我们参加了他们的葬礼，却不敢正视他们父母的眼睛；我们来自一块父母掩埋孩子们的土地；我们同你们巴勒斯坦人作战，今天，我们用宏而又清晰的声音、饱含着鲜血和热泪的声音对你们说：“够了！”我们不想报复，也不想记恨你们。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是人——都想建立一个家、想栽一棵树，希望友爱，和你们一道像人、像自由人那样体面、和睦地生活在一起。我们今天给了和平一个机会，我对你们说，再次对你们说：“够了！”让我们祈祷，我们共同告别武器的一天终将来临。我们希望，我们共同生活的悲惨历史掀开一个新的篇章，一个相互承认的篇章，一个睦邻友好的篇章，一个相互尊重的篇章和一个相互理解的篇章。我们希望，将开辟一个中东历史新时期。

今天在这里，在华盛顿的白宫，我们将在两个民族的关系中，在厌倦战争的父母的关系中，在不知道战争为何物的孩子们的关系中，拉开一个新的帷幕。

【简析】

《睦邻友好的新起点》是拉宾于1993年9月13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签署巴以和平协议仪式上发表的演说。这类演说，往往更具一个国家的政策性，更强调形式。而本篇演说，自始至终以情动人，达到了预期的演讲效果。

艾哈迈德·塞古·杜尔（1922——1984）

几内亚首任总统，国家党总书记。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先驱之一。长期从事工会运动。1945年起历任邮电职员工会总书记，几内亚总工会副主席，国库职员工会、法属西非洲——多哥工会协调委员会和法国总工会领地工会总书记，非洲工人总工会和黑非洲工人总联合会主席等职。1947年创建几内亚民主党（1978年改名国家党），先后任主席、总书记。1957年任非洲民主联盟副主席。1958年几内亚独立，任总理，年底任总统，直至1984年病逝。

在为周总理举行的文艺晚会上的讲话（1964年1月21日）

几内亚人民及其党和政府感到特别高兴和骄傲，能通过你——总理先生，并通过陪同你前来访问的代表团成员向英雄的中国人民致敬，因为对于世界上一切遭受统治和剥削势力奴役的各国人民来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统治的英勇斗争，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令人得到鼓舞的源泉和自觉的勇敢精神的范例。

除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的选择、丰富的经验以及正义和和平的目标以外，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还体现了各国人民享有当家作主和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自由不可剥夺的权利。正是在这方面，中国人民的英勇业绩刻划出一种不可抗拒的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以各国人民之间的真正平等和在一切种族和所有的人之间一律尊重自由的实际来代替种族歧视和统治的由来已久的可耻的实际。

在举世闻名的万隆会议上有力地宣告了的各国人民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权利的原则，有力地把民族解放斗争向前推进、民族解放斗争在过去20年中是走向人类物质和精神福利的普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以统治和剥削为特征的同等的历史条件，形成了各国人民之间的显而易见的兄弟般的战友之谊，他们已经动员起来为恢复自己的民族权利、为从事国内经济建设和为恢复自己的人格而斗争。

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几内亚共和国之间有不共之处，但是也存在着决定他们的行动的根本相同之点，这种行动的特点是同样力求保证自己国家的人民享有正义、平等和自由，保证自己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消除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事实上，在我们两国获得民族独立以后，我们两国人民就着手进行全面的复兴工作，办法是不断适应发展所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的需要，使同我们两国的历史悠久的特性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就要求有意识地有成效地把国家的全部有生力量动员起来，这种动员只能建立在使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感的真正民主的基础之上。因此，正如由具有崇高威望的领袖——我的朋友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样，几内亚民主党摒弃了自由民主主义的虚假形式，充分信赖人民的创造力，并且发动人民积极参与审议、决定国家的行动，并享受其裨益。

诚然，革命是不能输入也不能输出的。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在类似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建立在相同的原则基础上的、争取实现相似的目标的革命，必然属于同样的性质，以同样的名义归属于势将决定全世界发展的性质的唯一历史潮流。正是在两国的物质力量和人力得到充分发挥的情况下，建立起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几内亚共和国联结在一起的休戚与共的关系，更不用说把中国人民和几内亚人民在整个亚非关系的范围之内紧紧团结在一起的真挚友好的深厚情谊了。

总理先生和亲爱的贵宾们，你们的党和你们的政府在我们为巩固独立和争取迅速发展经济的斗争中，给予了几内亚共和国大量的无私援助，我们能代表我国人民和我们的党为此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感谢，这使我们感到特别愉快。

你们在我国短暂访问期间，可以看到促使几内亚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现实情况，以及几内亚人民认识到必须迅速加以改变来达到保证他们获得完全的经济独立的发达状态的决心。在为争取社会进步与民主的斗争中锻炼和提

高了革命觉悟的我国人民，始终是从根本上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我国人民坚决地选择了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途径，从而走上了完全为人民谋福利和行使真正主权的情况下协调和平衡发展的道路。除了古典的社会主义教义和理论之外，不曾经遭受外国统治的各国人民所特有的一项新的原理主要在非洲确立下来，这是对势将加速社会发展进程的平衡的一个贡献。本着思想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人民为思想服务这个根本原则，几内亚民主党出于一心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和为了人民的意愿从事政治活动。这就意味着绝对的平等和完全的自由，在我国人民目前所处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平等和自由只有在“民族民主”的制度下才能得到维护和保证。这种制度超越依然存在于我国社会内部的不可避免的差异，有意识地把我们的创造性活动导向争取社会进步和民主。

本着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要同世界各国人民进行合作和兄弟般友好的坚决意志，我们党和我国政府在不结盟和积极中立的基础上作出了努力，这种积极中立并不是对互相谅解、积极互助、真正和平的世界的来临采取漠不关心的中立态度。因此，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是我国政府所继续遵循的原则之一。

这种观点正是几内亚共和国在国际上奉行的政策的基础，这种观点是完全符合万隆原则的，我们党和我国政府决心要使这些原则付诸实施，以便消除存在于国际关系中的任意造成的差异，任意造成的差异特别明显的表现在经济和技术高度发展的国家一意要把统治和剥削强加于不发达国家，具体说来就是在经济和贸易交往方面的极不公正的条件以及明目张胆地要在世界范围内保持其拥有特殊利益的霸权。

总理先生，在这里要向你重申，几内亚共和国毫无保留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使贵国人民毫不迟延地在联合国组织内和所有国际机构内占有自己应有的席位。

邪恶势力永远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加深人类的穷困、对各国人民进行经济剥削以及政治和军事统治的罪恶勾当，除非迫于劳动群众的强有力和不断斗争。只有劳动群众才能抗击和消灭它们的压迫势力。为了获得这样的彻底胜利，各国人民和被压迫群众只能依靠自己的自觉一致行动、不惜牺牲和对正义和进步事业的忠诚。

非洲各国人民正在为争取一劳永逸地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统治、殖民主义剥削和新殖民主义的欺骗而进行胜利的斗争，朝着如上述的和平、团结和人类普遍进步的前景迈进。

争取幸福和维护尊严的这些目标，是非洲国家争取非洲统一、建立经济共同体和非洲共同市场以及复兴和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斗争的基础。

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各国人民，特别是有觉悟的各国人民，必须继续和加强他们争取自由与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形式的对人民和人类进行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显然，要由更加直接地同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令人不能容忍的歧视有关的亚非各国人民来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以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在下届联大会议时就在这个国际组织中占有自己的席位；因此，我们借此机会不仅向亚非各国政府而且也向世界各国政府发出庄严的呼吁，呼吁它们一致投票赞成人民中国进入国际组织。

【简析】

几内亚是黑非洲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1964年周总理访几，杜尔举行文艺晚会欢迎周总理一行，发表了这篇热情洋溢的讲话，以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并借机阐述对国际事务的看法。通篇感情真挚，观点鲜明，端庄得体，富有时代气息，是一篇优秀的外交演说。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1923～）

美国前国务卿。生于德国费尔特市。为犹太人后裔。1938年因不堪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全家迁居英国，同年转到美国。1943年加入美国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3年起在美国陆军中服役。1946年退伍。战后在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1950年毕业。1952年获文学硕士、195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曾在哈佛大学任过讲师、副教授、教授。1969～1974年任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69～1975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1973～1977年任国务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原籍非美国人的国务卿和第一个兼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国务卿。任职期间，推行“均势外交”。1971年首访中国，1972年2月又陪同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随后又多次访问中国。

在北京外交学院的演讲（1983年11月9日）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应邀来外交学院讲话。我知道诸位要听清楚我讲的英语，一定会有困难，因为我讲英语带有德语的口音。对我来说，每次访问中国都使我心情激动。我们两国重新建立关系时，双方当然都有重要的具体原因。大国之间的长期关系确实只能建立在对国家利益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上。此外，我在多次来中国访问期间，还同许多人结下了个人的友谊并留下了那么多亲切的回忆。就我而言，这些交往不仅反映了国家利益，而且也带有感情色彩，这么说是违背了在执行外交政策时我自己的某些原则。我应邀同你们谈谈美苏关系问题，大约在一周前我才接到邀请，因此我来不及写成讲稿，我只能按照提纲来讲。我并不是因为你们是中国听众才这样来谈这一问题的，我对你们讲的也同我对其他听众所讲的一样。

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部分原因是两国有极其不同的历史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美国实际上一直无须执行什么对外政策，它受到两个大洋的保护。对我们来说，并不存在强大邻国的问题。因此，美国当时形成的对外政策的观点，部分是孤立主义的，部分是道义上的。那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历史的偶然性使我们有幸在地理上远离他国，这也反映了我们在道义上的优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以及第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所寻求的只是能够再次回到它以前与外国隔绝的地位。第一次大战结束时，威尔逊总统坚持认为美国应该与势力均衡之类的概念划清界限。我们当时考虑建立世界性组织，甚至考虑建立世界政府，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有责任改善世界，而不仅仅是控制世界。当杜鲁门总统去参加波茨坦会议时，他拒绝提前与英国首相会晤，因为他不想让斯大林认为我们和英国串通一气对付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多数美国人梦寐以求的是发挥今天不结盟运动所起的那种作用，也就是在英国与苏联（当时是这样认为）的冲突中充当仲裁人，采取超脱的立场，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切，是因为与苏联发生冲突并非美国人天生的嗜好，和苏联发生争执是不符合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愿望的。

现在我简要谈一谈俄国的历史。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即今日的苏联及昔日的帝俄地处辽阔的平原，没有自然疆界，俄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扩张史，既向西扩张，又向东扩张。19世纪扩张到西伯利亚，18世纪末、19世纪初扩张到欧洲。人们经常说，俄国人是有理由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常常受到侵犯。这是事实，他们确实经常受到侵犯。但是，如果你翻开任何一本历史上的地图集，将任何一个世纪末与任何一个世纪初的欧洲、亚洲和世界的地图相比较，你就会发现，俄国仿佛永无休止地向亚洲、中东和欧洲推进。这一点也是事实。在苏联占领阿富汗之前，在19世纪后半叶，帝俄就已占领了位于阿富汗以西的许多独立的公国。人们有时说，从历史上看，不管谁统治现代俄国，都会感到不安全，除非他在边界两侧都派驻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出现了这一问题。美国当时突然发现，苏联军队正在东欧建立政府；而原来许多美国人认为美苏关系会是合作关系，但结果却变成了敌对关系。因此，战后两国关系曾多次出现过紧张。但是，认为这种紧张都具有同样的根源是错误的。在我看来，就美国和苏联而言，东西方关系的根本问题是十分简单的。如果苏联愿意成为一个同其他国家一样的国家，那么就有可能制定出共处原则并做出同苏联共处的具体安排。如果苏联认为，它能够

确立像勃列日涅夫主义那样的原则，根据这种主义，它有权强行扶植它所喜欢的政府，或当它认为是正确的政府遭到威胁时，它有权进行干涉，那么紧张就会持续下去。

我注意到，中国曾就中苏关系问题表明，要改善关系，必须先满足三个条件。美国就没有那样系统和那样明确。我国的历史毕竟比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要短。因此，我们没有用同样明确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要求。但是，我相信，从根本上说，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完全一样。如果苏联愿意在它目前的疆界内与别国共处，那就肯定可以找到做出某些具体安排的途径。否则，如果我们声称我们可以在不作某些重大调整的情况下就能解决问题，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对美国没有好处，对直接或间接依赖于美国的人也没有好处。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想谈谈首脑会谈前夕的当前形势，并提出几点看法。如果像一位教授那样抽象地分析形势，人们就必须讲出许多理由，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一个缓和紧张形势的时期对各方都有好处。在西方，人们常常把这归结为苏联新领导的个性。但我认为没有必要对受过一些马克思主义训练的听众强调客观条件比个性重要。像苏联这样的制度不可能产生和平主义的共产党总书记。但是，我之所以认为苏联有可能出现寻求缓和的动机，是因为苏联社会面临着某些客观趋势，至少抽象地看这是它必须着重关心的。在我看来，首先必须承认目前这种政府制度过份依赖于个人。尚未实行像中国近几月、近几年来所开始采取的那种轮换制度。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出现周期性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一段安定的时期。

第二个问题同苏联经济的性质有关。经验表明，完全由中央计划机构管理、不允许权力下放、不让下面发挥积极性的经济体制会使经济停滞不前，无法实现社会的愿望。在这方面，又是中国的经验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或应当提供极其重要的借鉴。我个人认为，问题并不在于生产资料归谁来掌握，而在于决策权是集中还是分散以及物质刺激在各级的作用。如果人们读一读苏联领导人就本国经济问题在报纸和电台上向苏联公众所说的那些话，那么，他就能理解在国际形势紧张的情况下，苏联为什么不愿进行改革的原因。所以，我认为，改善关系的客观条件是存在的。在核时代，关于这种力量的许多传统看法已不再适用，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在核时代，很有可能战争既无战胜国，又无战败国，大家都打输。而在战争结束时，却记不清发生战争的起因。但是，情况肯定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所有这些理由都说明，苏美有达成某种具体谅解的可能性。然而，也还存在一些障碍：一是在美国有许多人倾向于把外交政策看作是精神病学的一个分支。他们因此相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他们更喜欢治标而不治本的办法。在苏联方面，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那些想搞经济改革的人感到难以同时在外交政策上也采取灵活态度。所以，在苏联方面，可能也有类似的倾向，即希望建立某种缓和的气氛，而不去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任何问题。在西方，常有人说当代压倒一切的问题是军备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武器限制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消除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主要并不在于此，这也是事实。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政治冲突，在于企图扩张势力，企图把单方面的解决办法强加于人。因此，我建议，首脑会晤必须解决三个基本原则，三个已确定的根本问题：

第一，地区性的冲突。只要强国可以进攻弱小邻国而不受惩罚，就不可

能有和平。不能到处都推行勃列日涅夫主义，也不应当承认可以用输入武器的办法来加剧国际冲突的原则。因此，双方都必须实行克制。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当然认为，苏联在超级大国中是侵略性要大得多的一个。第二，两个超级大国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必须建立起某种体现互相克制的行动准则，并表现于具体的政治安排之中。换句话说，它们不应当威胁和平精神，也不应当相互进行威胁。第三点才是军备控制问题，这一点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这一点涉及到十分复杂的技术问题。我想强调指出：提出一些数字上的关系是容易的，而且听起来也很动听，但实际上却毫无意义。今天，对于苏联提出的双方将各自的核武器裁减 50% 的建议，人们议论纷纷。但是，事实上双方各有多达一万个以上的弹头。在没有任何防御力量的情况下，减少 50%，并不使形势有所变化。如果原来是能够毁灭人类 20 次，现在只能毁灭 10 次，这并未取得任何根本性的进展。

我认为，一个政府有寻求保护其人民的道义责任。我认为最有效的军备控制是把进攻力量和防御力量联系起来的军备控制。这样的军备控制最少可能产生核战争，即使由于某种原因发生了战争，也最有可能减少伤亡。我深信，如果我们采取我也许可以称之为中国人的谈判方式，如果我们清楚地阐明在政治关系和战略关系中的稳定的基本因素是什么的话，那么这样的军备控制就可以实现。

现在，我想在这方面简单地谈谈中国在世界和平及美苏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中、美重新建立了关系，先是接触，然后是建立关系，因为两国都认识到，如果彼此不了解对方的观点，不可能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美国十分关心中国的完整、独立和发展，这并不是作为一种反苏行动，也不是因为我们达成了这方面的协议，而是因为不能将一个具有这样的历史、幅员和重要性的国家，排除在国际均衡之外。几年前，曾有一些美国人说，美国应当打所谓中国牌。这是荒谬可笑的。中国不是一张可以往美国打的牌，中国是活生生的现实，必须作为现实来对待。只要中国独立强盛，它本身的份量就有助于全球平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独立的外交政策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现在，人们有时猜测苏中关系可能改善以及这种改善可能对美国和美苏关系产生的影响。我愿向你们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苏中关系极端紧张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发生战争则更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这将使整个国际形势激化。中国回到 50 年代那样，成为苏联的亲密盟友对美国也不利。但是，最终北京不是根据什么对美国有利，而是根据什么对中国有利来对这些问题做出决定的。我认为，中国和美国在这方面的利益是非常相近的。极端紧张的关系不可能符合中国的利益，与苏联结盟不可能符合中国的利益，作为苏联的盟国而同美国处于冲突的地位也不可能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要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确定自己的地位。至于美国，历史把它置于这样的地位，即它必须保卫世界上许多友好国家的独立和完整，否则就不可能有均衡。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其他国家力量的壮大，将可以减轻美国肩上的部分担子，许多美国人对此都会表示欢迎。美国人当然对缓和紧张形势的任何机会都表示欢迎。我在政府任职时，参与了与苏缓和政策的实施，我现在仍认为这项政策是正确的，只要这个政策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并导致真正的克制，而不仅仅是形式主义的宣言。我已说过，我认为存在着取得进展的客观条件，能否取得进展，那就要看是否具备了某些具体条件。政治家所能做的一切都是保持对话，并确保让世界人民理解我们所讲的和平条件是什么。就中国和美国

而言，一个强大的不断发展的中国是符合共同利益的。我们这些 70 年代初到中国的人都必然会钦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适应情况变化、承担使 10 亿人民现代化这一宏伟崇高的任务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想象力。就中国和美国而言，保持对话是很重要的，这样我们可以了解彼此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对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的看法。各方都有自己的看法，都独立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双方的利益在一些带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上吻合，但在某些策略问题上存在分歧。在和平问题上没有分歧。在你们向我提出的美苏关系问题上，我只能说：这一直是个根深刻的问题。存在着很好的机会，但如果我们以为靠口号就能抓住这一机会，那我们是在欺骗自己。如果我们愿意为此而努力，我想我们是能够获得长时间的和平的，这对全世界人民都有利。在这个进程中，美国对中国的关系将起重大作用。谢谢诸位。

【简析】

本篇是基辛格于 1983 年 11 月在北京外交学院的演讲。演说者一开始强调自己多次到中国访问，对中国人民怀有深深的感情，一下子接近了自己与听众的距离。这篇演讲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美国对待中国、前苏联的政策，也使人可从中读到一个外交家的智慧和风采。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1924～）

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生于马萨诸塞州密尔顿。1942年菲利普斯学院毕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海军当飞行员。退伍后到那鲁大学攻读经济学，1948年获经济学士学位。六十年代初，开始从事政治活动。1966～1970年为国会众议员。1971～1973年为联合国常任代表。1973～1974年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74～1975年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1976～1977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80年当选为副总统。1984年11月再度当选，连任副总统。1988年当选总统。

一个归队老兵的演讲（1990年8月15日）

今天，我来到这里，是作为一名归队的老兵来向你们发表演讲的。

40多年前，我作为一名航空兵参加了太平洋战争。那场战争的悲惨与残酷，直到现在仍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当时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多么凶狠的敌人，一个蔑视人类良知和建立在人类良知基础上的社会公理的敌人。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就想，让我们永远丢掉战争吧，地球再也经受不住，也不应该再经受这样的人类大厮杀。

40年过去了，人类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更富理智，更具责任感；战争结束了。东西方的铁幕消融了，社会的物质发展与文明进步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苏联、东欧的政府更富人情味；美、苏两国的裁军正在大踏步地向前推进；这一切，都给人类带来无限的希望，战争消失了。和平的曙光再一次照射在人类栖息的地球上。

然而，人类总是用自己理想的色彩来塑造这个世界，他们总是祷告上帝，预祝平安；甚至我们也想，我们将在和平的氛围里进入21世纪。

美国不希望战争。

然而，战争还是来了。

10天前，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打破了人类和平的梦幻。一场恶梦醒来，一个国家灭亡了，这是个热爱和平的国家，这是一个从不招惹别人的国家，然而，还是被它的强大邻国吞并了。其手段之残暴，其借口之荒谬，都是骇人听闻的。

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吞并，远远超过了两国冲突的本身。这是一场发生在地球心脏地区的战争；它威胁到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文明；由于伊拉克贪得无厌和侵略成性，这里威胁增大了。

沙特面临着威胁。

美国面临着考验。

海湾的安全与美国的利益息息相关；美国不可能也不应当表现出无动于衷。应沙特阿拉伯政府的请求，我们出兵了。

我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到责任的重大，我们在进行一次越战后的最大的海外军事集结；我们将为正义而战。这是美国军人的光荣和自豪。

美国人民支持我们。国会支持我们。我们的盟国支持我们。

绝大多数阿拉伯人民支持我们。

我们的目标是：

——伊拉克军队立即全部无条件地撤出科威特。

——恢复科威特合法政治的权力。

——保证沙特阿拉伯和整个海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保护在国外的美国人的生命安全。

我们将实现这些光荣的目标。

谁也不用怀疑美国的强大。

更不要冒险去尝试这一点。

【简析】

本篇是布什于1990年8月针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一事在五角大楼会议大

厅向国防部军官们作的一次演讲。这实质上是一次战争动员令，但演讲者强调自己是“一个归队的老兵”表示自己与大家共负历史使命，从而达到了与听众相互认同的目的。

玛格丽特·希达尔·撒切尔（1925～）

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生于英格兰林肯郡格兰瑟姆。曾在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女子学院攻读化学。大学时代，参加保守党。1959年当选为下院议员。1970～1974年任教育和科学大臣、妇女全国委员会两主席之一。1975年当选为保守党领袖。1979年大选获胜，出任首相。为英国历史第一位女首相。1983年和1987年保守党又两次在大选中获胜，她接任首相。在对外政策上，强调“依靠美国”和“依靠英联邦”；并主张采取联合西欧，借重中国、对抗苏联的政策。1977年、1982年访问中国。1984年12月第三次访问中国时，签署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在关于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上的讲话（1984年12月19日）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邓小平主任能够光临，我感到特别高兴。刚才我们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署的关于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在香港的生活中、在英中关系的历程中以及在国际外交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这个协议从现在起到1997年和1997年以后这段时期保持对香港的信心以及为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愉快地回忆起我于1982年9月对中国的访问以及我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那次我会见邓小平主任时，我们同意就香港前途开始会谈。我们共同的目的是维护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正是本着自豪和对前途充满乐观的精神，我再次来到北京签署作为会谈成果的这项协议。

谈判并非都很顺利，我想你们会同意这一看法。有时双方要做出决定都很困难，有时也出现紧张气氛。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们需要依靠双方共同的诚意、友情和对香港前途共同承担的义务。这是取得成功的原因。我谨对在杰弗里·豪爵士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指导下的两个谈判代表团及其全体工作人员的忘我工作表示敬意。正是由于他们表现出的创造力和智慧，我们今天才得以签署这个协议。

这项协议完全符合英中两国的政治要求和香港人民的利益。它提供了一个框架，根据这个框架，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1997年7月1日以后的五十年中，将保持其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协议给予香港高度的自治权：香港人民将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将制定自己的法律。协议允许香港继续制订自己的经济、财政和贸易政策，并适当地参加国际组织和协定。它保持了香港所熟悉的法律制度及其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总之，协议为香港的未来提供了所需要的保证，使香港能继续作为贸易和金融中心在世界上发挥独特的作用。

英国议会和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都认可了协议中的这些特点，并批准了各自政府进行签署的意向。香港人民对决定他们前途的协议进行了充分的公开辩论。虽然他们表示有些保留，并要求澄清某些具体问题，但很明显，他们认为，协议总的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这一协议也受到了其他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以及金融和经济界的广泛赞扬。联合国秘书长说，这个协议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成功地解决困难的国际问题的榜样。国际善意和支持今后对香港至关重要。我毫不怀疑，香港会得到这种善意和支持。

中国领导人对谈判采取了高瞻远瞩的态度，为此，我谨向他们表示敬意。“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国家中保留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特殊的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提供了一个典范，说明了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可以而且应该解决的。

协议是香港人民今后赖以发展的基础。他们将以干劲、毅力和决心来进行工作，他们以具有这些品质而著称于世，这是理所当然的。我确信，他们将使香港变得比现在更加繁荣。

英中两国都继续负有责任来保持香港人民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条件。我们在这个庄严的国际协议里，为此奠定了基础。通过成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我们为履行协议提供了合作的场所。今天，总理先生和我签署这项协议，表明我们对协议承担义务的决心。贵国政府一再表示，协议中有关香港的安

排不是权宜之计，这种保证使我感到鼓舞。这些安排是长期的政策，它们将写入为香港制定的基本法，并在 1997 年以后的五十年内保持不变。

就我而言，我保证，英国政府将尽其所能使这个协议取得成功。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以前，我们将自豪而愉快地按照英国政府的最高原则来管理香港。我们将以人民的最高利益，谨慎而具有远见地管理香港。根据协议的规定，我们准备通过联合联络小组同中国政府磋商，以保证顺利地过渡。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种磋商将进行到 1997 年以后，直至 2000 年。谈判本身使我们两国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它增进了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尊重和信任。我相信，在今后的合作中，我们将为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两国之间的关系奠定基础。这对英国有利，对中国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最重要的是，这对香港人民有利。

今天，我们荣幸地同中国朋友一起参加一个独特的仪式，情况是独特的，协议也是独特的。我们的确应该有一种历史感，一种自豪感和对未来的信心。

【简析】

本文是撒切尔夫人于 1984 年 12 月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上的讲话节录。演讲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理性、严峻的个人性格，同时用词简洁，分寸把握适中，成为在重大历史事件上，代表一个国家政府宣讲自己政策的典范之作。

帕特里斯·卢蒙巴（1925～1961）

刚果（利）（今扎伊尔）首任总理，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生于农民家庭。早年做过邮局职员，创立东方省邮政工会，任主席。1958年创建第一个全国性政党——刚果民族运动党，任主席。同年参加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1959年11月因领导反比斗争被捕入狱；次年1月获释，参加比利时——刚果（利）圆桌会议。1960年6月刚果（利）正式独立，任总理。主张国家独立和统一，奉行反帝反殖和不结盟政策。同年9月政变后，被解除总理职务。次年被害。1961年3月，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追授他为“非洲英雄”。

最后的录音演说（1961年1月）

亲爱的同胞们！共和国的公民们！我谨向你们致以问候！我深信，今天你们将高兴地听到一个已发誓决不背叛自己人民的人的声音。

无论命运是好是坏，我将永远站在你们一边。为了使我国摆脱外国统治，我曾和你们共同战斗过。现在，我正同你们站在一起，为巩固我们的民族独立而奋斗。我还将和你们一起，为保卫刚果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统一而奋斗。

我们已作出选择，这就是赤胆忠心地为祖国服务。我们将永不偏离这条道路。自由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想，我国人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之奋斗和牺牲。

我们生来是自由的，但是，整整80年来，我们一直处于奴隶状态而不能自由地生活。这是饱受压迫、羞辱和剥削的80年。在这80年里，我国人民完全被剥夺了应该享有的最神圣的权利。正是为了结束殖民主义所代表的20世纪的耻辱，使刚果人民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管理自己国家的事务，所以我们进行了一场反抗那些篡夺我们权利的人们的决定性战斗。

历史业已证明，独立决不会轻而易举地降临给任何一个民族。独立必须经由斗争才能获得。为了争取独立，我们必须组织和动员我国的全部有生力量。刚果人民响应了我们的号召。正是由于这样一股力量源泉，我们才能给没落的殖民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一些美洲前殖民地就是以这种方式才获得解放的。在这一点上，我想提醒你们，177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布：推翻殖民统治、各统一的殖民地脱离英国管辖、然后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因此，刚果民族主义者不过是沿着法国、比利时、美国、俄国以及其他各民族主义者的足迹前进而已。我们为自己的斗争选择了唯一的武器，这就是非暴力。这是可以在尊严和荣誉中取得胜利的武器。我们在解放运动中的口号一直是：刚果要立即独立，刚果要完全独立。

我们从来不允许自己对过去的占领者表露出仇恨和敌视。我们反对的是殖民统治，而不是任何个人。不仅如此，我们还充分意识到，建立在仇恨和痛苦基础上的统治是无论如何不会持久的。我们的政治纲领始终是：刚果应该是刚果人民的。在那些愿意为刚果服务的任何国籍的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刚果的事务由刚果人民自己来管理。

作为人类大家庭的一员，独立的刚果决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

而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就无法生存下去。我认为，我们必须同种族主义和部落主义进行斗争，因为它们是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和睦关系的障碍。

在获得独立、将国家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过程中，我们从未打算要把那些定居在这里的欧洲人赶走或没收他们的财产。恰恰相反，我们始终相信，他们会适应新的现实，他们在经商、创办实业、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经验会给这个年轻的国家带来好处。

我的政府庄严地保证，我们将确保外国人的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刚果于1885年沦为比利时国王的采地，1908年改为比利时殖民地，称比属刚果。1960年6月30日独立时，已被比利时统治了80多年。

那些对刚果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公司，必须正常运行并得到更安全的保护。我国的政治独立如果不伴随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那么这种独立将不可能对本国人民有利。我们历来反对控制别国的政策，并选择了互相尊重的每一个国家的主权，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合作的政策。

我们选择了积极的中立主义政策。在推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我们指望同所有尊重我国主权和尊严、不以任何方式干涉我国事务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我们反对强权集团政策，我们认为这种政策有害于世界和平事业并阻碍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的加强。

我们不想追随任何集团。如果我们不谨慎行事，便会陷入同我们去年 6 月 30 日埋葬了的殖民主义一样危险的新殖民主义泥淖。帝国主义者的战略就是要在刚果保持殖民体制，他们只是要调换一下在舞台上表演的角色，也就是说以那些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即可加以摆布的新殖民主义者来代替比利时殖民主义者。

这就是帝国主义者为了使我们能获得他们的恩赐和支持而要我们去做的事。

诚如我一贯表示的，我非常赞同比利时、美国、法国、德国、瑞士、加拿大、意大利及其他国家私人公司在这里建立机构和我们做买卖。但是我将永远竭尽全力反对对我们的人员进行贿赂和对我国进行分裂活动的阴谋。

我们是非洲人，并且希望仍然是非洲人。我们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风俗和自己的传统，而且同其他民族的哲学、风俗和传统一样崇高无比。

放弃我们自己的哲学，自己的风俗和自己的传统，单纯地接受其他民族的哲学、风俗和传统，这将否定我们自己的民族个性。我们的目标，即每一个热爱祖国的刚果人的目标，必须是通过相互理解和民族和睦，团结起来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近期规划是，齐心协力，共同开发我国的财富，建立民族经济，迅速提高全体公民的生活水平。

我们决心团结一致，为非洲和我们国土的解放贡献一切。

我们的希望，即我国全体男男女女的希望，就是使和平与秩序支配一切，为了能过上幸福生活并能真正获得独立的果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和平与秩序。

如果说刚果人在获得独立之前必须团结一致，以便同殖民主义压迫者进行战斗，那么，今天，为了勇敢地面对危害独立的人，团结一致就是刚果人的义务了。我们的得救就在于团结一致、共同工作。任何个人，如果仅凭单独行动，是不能建立伟大的刚果的。

我国的敌人觊觎着我们。全世界正注视着我们。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地行动起来，维护我国英勇人民的荣耀与声誉。我们并不想为了获得我们的独立而相互残杀，我们只是希望采取团结、有纪律、尊重全体人民的办法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亲爱的同胞们，战斗中的同志们，这就是为什么我号召你们以兄弟般的精神来结束自相残杀的战争，结束内部和部落之争以及个人之间和兄弟之间的对峙。如果出于盲目轻率，因而未能挫败某些人试图从分歧中获利、破坏我国独立、延缓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步伐等一连串阴谋，那么，我们子孙后代必将严酷地审判我们。

许多国家准备援助我们，但是为了使这种援助落实，我们务必首先恢复国内的秩序，并为这种合作创造有利条件。

这就是一直同你们并肩作战的一个成员所要说的话，为的是要让这个国家勇往直前，并有效地发挥它作为非洲解放运动旗手的作用。

公民们，为建立一个团结、自豪和繁荣的刚果前进吧！

灿烂前途的曙光已出现在我国的地平线上！

独立的和拥有主权的刚果共和国万岁！

【简析】

卢蒙巴被捕期间，外国记者设法同他会面，并录下了他向刚果（利）人民发表的谈话。这篇谈话阐明了他的政策主张，表达了对独立、尊严的无比渴望，充满对祖国的深情，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在整个非洲激起巨大反响，卢蒙巴因而成为人们争颂的传奇式英雄。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1918～1970）

埃及总统（1954～1970）。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奠基者。生于邮电职员家庭。1937～1948年在军事学院学习和任教期间，秘密组建“自由军官组织”，1952年领导该组织推翻了埃及封建王朝。1953年埃及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副总理、总理、代总统，1956年当选总统。1962年任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主席。奉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为阿拉伯民族解放和第三世界的反帝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齐心协力，共同斗争（1961年3月25日）

先生们，朋友们，非洲各友好国家人民代表团的代表们：

在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的一次战斗以后，我又一次能同大家会晤，并在这个对自由怀有信心的首都来接待你们，我感到高兴。

为共同目标一致奋斗的战友、斗争伙伴和战士们聚会一堂，再没有比这更愉快的了，我们的心也没有比这时候更接近的了。而且这种聚会是在斗争的间隙中进行，以便加强互相联系、交流经验、研究这种经验的适用范围，并根据共同愿望来制定争取自由斗争的新目标。

我在1957年与现在差不多的时候，就在这里，在开罗，同前来参加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非洲各国人民的代表团见过面。当时，苏伊士运河之战刚结束不久，那次战争已成为我们长期的艰巨的解放战争中最著名的一次战役。它也大大地加强了决心从剥夺和压制自己意志的人的手里夺回自己的意志的非洲人民取得胜利的信心。

现在，1961年刚刚开始，我们又在一场痛苦的战役之后，在开罗，同非洲各国人民的代表团见面了。这就是刚果战役；我们尽管感到遗憾，却不能不承认：在这次战役中，尽管我们为它付出了无数的牺牲和生命，而自由的力量未能取得胜利。但是，在现阶段承认这一点，丝毫也不会影响我们争取自由的、不可动摇的必胜信心。

如果我们在刚果战役中没有取得胜利，那么，我们应当指出两个情况：第一，必须考虑到刚果战役还在继续；第二，这一战役不过是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中的一个阶段。

我毫不怀疑，斗志昂扬的人民，只要研究一下他们所经历的危机，并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他们一定能够从不幸和波折中获得教益。他们将会了解到，所取得的这些教训和觉悟，在斗争的未来阶段所起的作用将会大大超过以往阶段所蒙受的损失。

根据这种情况，我可以大胆地说，刚果人民所受的损失，非洲独立国家和全世界自由人民为支持刚果人民的自由事业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就我们的经验来说，都只不过是斗争的前途所投下的巨大资本，以便收复殖民主义在侵略刚果人民中夺去的阵地，和保证非洲大陆其他地区沿着自由的道路前进。

因此，为了更有效地支持负责抗敌的刚果民族力量，为了保证在整个非洲大陆上争取自由胜利的可能性，研究一下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认真地、勇敢地正视它，以便从战斗的灰烬中找出更大的、新的希望，从烈士和被害者的坟墓中产生出更坚决的新的生命和更坚强的青年一代，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先生们，朋友们，

如果我们公正地、客观地分析我们最近几个月的经历，不去考虑那些使我们脱离实质问题的一切次要细节，排除那些足以影响感情和印象的情绪或因素，那么我们可以从刚果事件中看出主要的两点。

正是这两点使刚果的斗争走上错误的道路。

正是从这两点出发，局势才发生变化的。反对自由的人们乘机利用这种变化来剥夺刚果人民以牺牲为代价而取得的果实，从而，使非洲自由事业未能在刚果取得足以加强和巩固它的地位的胜利。

第一点是：我们中间大多数人认为在非洲的帝国主义已经完结，改变了它的目的，并已开始卷铺盖，准备动身了。

这种看法确实存在过，而实际上帝国主义却一心要赖在这里不走，并决心拿着它从真正主人手里夺去的全部财富，不肯放手。

第二点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一个共同目标下采取了互相支持的一致立场；而在我们这方面，我们所维护的权利却未能使我们团结在一个阵地上。我们应该坚守这个阵地。我们确信：保卫这一阵地的安全，就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安全，也就是保卫自由。

弟兄们，朋友们，非洲各友好国家人民代表团的代表们：

认为帝国主义已经在非洲放下武器，或者就要放下武器的想法，是一种违反我们自身利益、违反历史的时代错误；甚至是比这更严重的错误。各种危险从四面八方向我们侵袭。这种危险威胁着一切独立的根本基础、甚至威胁到独立的本质，因为，在外表上，这种危险是伪装得足以掩藏实际威胁和致命危险的。不了解这种危险，就是比时代错误更严重的错误，简直可以说是阴谋。

帝国主义还没有放下武器，反帝斗争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更加尖锐了，因为帝国主义更根深蒂固了。

如果说 1960 年的特点是“非洲的跃进”，那么 1961 年的特点应该是加速这种跃进、巩固其根基、扩大其基础的“非洲的前进”。

这就是大家在这里光荣地所代表的非洲各国人民应该承担起来的伟大责任。

先生们，朋友们，非洲各友好国家人民的代表团的代表们，

我必须在这里指出，我们已经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了好几步，这几步使我们满怀希望，使我们对于争取非洲自由和非洲统一的斗争的前途，对于为巩固独立和大大发挥非洲人民创造性的斗争的前途，满怀信心。

卡隆布兰卡大会团结了一定数目的独立的非洲国家，这是我们在胜利的道路上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这次大会的召开表明了非洲的信念，非洲大陆必将实现自己的天然的团结，因此非洲人必须齐心协力、共同斗争，必须同呼吸、共命运。

【简析】

60 年代初，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1961 年 3 月，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在开罗举行，纳赛尔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这篇讲演。他分析了卢蒙巴事件后的非洲形势，总结了教训：帝国主义在非洲并没有完结；非洲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帝国主义。演词充满战斗激情和辩证方法，主题明确，中心突出，使人既看到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又看到前途和希望。

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

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生于种植园主家庭。1950年获哈瓦那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53年7月26日，率领一批青年攻打蒙卡达兵营，受挫后成立名为“七·二六运动”政党组织。1956年率部在奥连特省登陆，并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1959年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解放古巴全境，继而领导古巴人民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威胁作斗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1953年10月16日）

诸位法官先生，这里所发生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政府害怕将一个被告带到法庭上来；一个恐怖和血腥的政权惧怕一个无力自卫、手无寸铁、遭到隔离和诬蔑的人的道义信念。这样，在剥夺了我的一切之后，又剥夺了我作为一名主要被告出庭的权利。请注意，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停止一切保证、严格地执行公共秩序法以及对广播、报刊进行检查的时候。现政权该是犯下何等骇人的罪行，才会这样惧怕一个被告的声音啊！

我应该强调指出那些军事首脑们一向对你们所持的傲慢不逊的态度。法庭一再下令停止施加于我的非人的隔离，一再下令尊重我的最起码的权利，一再要求将我交付审判，然而无人遵从，所有这些命令一个一个地都遭到抗拒。更恶劣的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开庭时，就在法庭上，在我身旁布下了一道卫队防线，阻止我同任何人讲话——哪怕是在短短的休息的时候，这表明他们不仅在监狱里，而且即使是在法庭上，在你们各位面前，也丝毫不理会你们的规定。当时，我原打算在下次出庭时把它作为一个法院的起码的荣誉问题提出来，但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出庭了。他们作出了那些傲慢不逊的事之后，终于把我们带到这儿来，为的是要你们以法律的名义——而恰恰是他们，也仅仅是他们从3月10日以来一直在践踏法律——把我们送进监狱，他们要强加给你们的角色实在是极其可悲的。“愿武器顺从袍服”这句拉丁谚语在这里一次也没有实现过。我要求你们多多注意这种情况。

但是，所有这些手段到头来都是完全徒劳的，因为我的勇敢的伙伴们以空前的爱国精神，出色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

“不错，我们是为古巴的自由而战斗了，我们决不为此而反悔。”当他们挨个被传去讯问的时候，大家都这样说，并且跟着就以令人感动的勇气向法庭揭露在我们的弟兄们的身上犯下的可怕的罪行。虽然我不在场，但是由于博尼亚托监狱的难友们的帮助，我能够足不出户而了解审判的全部详情，难友们不顾任何严厉惩罚的威胁，运用各种机智的方法将剪报和各种情报传到我的手中。他们就这样地报复监狱长塔沃亚达和副监狱官罗萨瓦尔的胡作非为，这两个人让他们一天到晚地劳动，修建私人别墅，贪污他们的生活费，让他们挨饿。

随着审判的进展，双方扮演的角色颠倒了过来；原告结果成了被告，而被告却变成了原告。在那里受审的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位叫作巴蒂斯塔的先生……杀人魔王！……如果明天这个独裁者和他的凶残的走狗们会遭到人民的判决的话，那末这些勇敢而高尚的青年人现在受到判决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被送往皮诺斯岛，在那里的环形牢房里，卡斯特尔斯的幽灵还在徘徊，无数受害者的呼声还萦绕在人们耳中。他们被带到那里，背乡离井，被放逐到祖国之外，隔绝在社会之外，在苦狱中磨灭他们对自由的热爱。难道你们不认为，正象我所说的，这样的情况对本律师履行他的使命来说是不愉快的和困难的吗？

经过这些卑污和非法的阴谋以后，根据发号施令者的意志，也由于审判者的软弱，我被押送到了市立医院这个小房间里，在这里悄悄地对我进行审判，让别人听不到我的讲话，压住我的声音，使任何人都无法知道我将要说的话。那末，庄严的司法大厦又作什么用呢？毫无疑问，法官先生们在那里要感到舒适得多。我提醒你们注意一点：在这样一个由带着锋利的刺刀的哨

兵包围着的医院里设立法庭是不适合的，因为人民可能认为我们的司法制度病了……被监禁了……

我请你们回忆一下，你们的诉讼法规定，审判应当“公开进行，允许旁听”；然而这次开庭却绝对不许人民出庭旁听。只有两名律师和六名记者获准出庭，而新闻检查却不许记者在报纸上发表片言只语。我看到，在这个房间里和走廊上，我所仅有的听众是百来名士兵和军官。这样亲切地认真关怀我，太叫我感谢了！但愿整个军队都到我面前来！我知道，总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急切希望洗净一小撮没有灵魂的人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而在他们的军服上溅上的耻辱和血的可怕的污点。到那一天，那些今天逍遥自在地骑在高尚的士兵背上的人们可够瞧的了！……当然这是假定人民没有早就把他们打倒的话。

最后，我应该说，我在狱中不能拿到任何论述刑法的著作。我手头只有一部薄薄的法典，这是一位律师——为我的同志们辩护的英勇的包迪利奥·卡斯蒂利亚诺斯博士刚刚借给我的。同样，他们也禁止马蒂的著作到我手中；看来，监狱的检查当局也许认为这些著作太富于颠覆性了吧。也许是因为我说过马蒂是7月26日事件的主谋的缘故吧。

此外还禁止我携带有关任何其他问题的参考书出庭。这一点也没关系！导师的学说我铭刻在心，一切曾保卫各国人民自由的人们的崇高理想，全都保留在我的脑海中。

我对法庭只有一个要求：为了补偿被告在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所遭受的这么多无法无天的虐待，我希望法庭应允我这一要求，即尊重我完全自由地表达我的意见的权利。不这样的话，就连一点纯粹表面的公正也没有了，那么这次审判的最后这一段将是空前的耻辱和卑怯。

我承认，我感到有点失望。我原来以为，检察官先生会提出一个严重的控告，会充分说明，根据什么论点和什么理由来以法律和正义的名义（什么法律，什么正义？！）应该判处我26年徒刑。然而没有这样。他仅仅是宣读了社会保安法第148条，根据这条以及加重处分的规定，要求判处我26年徒刑。我认为，要求把一个人送到不见天日的地方关上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只花两分钟提出要求和陈述理由，那是太少了。也许检察官先生对法庭感到不满意吧？因为，据我看到，他在本案上三言两语了事的态度，同法官先生们颇有点儿矜持地宣布这是一场重要审讯的庄严口吻对照起来，简直是开玩笑。因为，我曾经看到过，检察官先生在—件小小的贩毒案上作十倍长的滔滔发言，而只不过要求判某个公民六个月徒刑。检察官先生没有就他的主张讲一句话。我是公道的，……我明白，一个检察官既然曾经宣誓忠诚于共和国和宪法，要他到这里来代表一个不合宪法的、虽有法规为依据但是没有任何法律和道义基础的事实上的政府，要求把一个古巴青年，一个像他一样的律师，一个……也许像他一样正直的人判处26年徒刑，那是很为难的。然而检察官先生是一位有才能的人，我曾看到许多才能比他差得远的人写下长篇累牍的东西，为这种局面辩护。那末，怎能认为他是缺乏为此辩护的理由，怎能认为——不论任何正直的人对此是感到如何厌恶——他哪怕是谈一刻钟也不成呢？毫无疑问，这一切隐藏着幕后的大阴谋。

诸位法官先生：为什么他们这么想让我沉默呢？为什么甚至中止任何申述，让我何以有一个驳斥的目标呢？难道完全缺乏任何法律、道义和政治的根本，竟不能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个严肃的论点吗？难道是这样害怕真理吗？

难道是希望我也只讲两分钟,而不涉及那些自7月26日以来就使某些人夜不成眠的问题吗?检察官的起诉只限于念一念社会保安法的一条五行字的条文,难道他们以为,我也只纠缠在这一点上,象一个奴隶围着一扇石磨那样,只围绕着这几行字打转吗?但是,我绝不接受这种约束,因为在这次审判中,所争论的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自由的问题,而是讨论根本的原则问题,是人的自由权利遭到审讯的问题,讨论我们作为文明的民主国家存在的基础本身的问题。我不希望,当这次审判结束时,我会因为不曾维护原则、不曾说出真理、不曾谴责罪行而感到内疚。

检察官先生这篇拙劣的大作不值得花一分钟来反驳。我现在只限于在法律上对它作一番小小的批驳,因为我打算先把战场上七零八碎的东西扫除干净,以便随后对一切谎言、虚伪、伪善、因循苟且和道德上的极端卑怯大加讨伐,这一切就是3月10日以来、甚至在3月10日以前就已开始的在古巴称为司法的粗制滥造的滑稽剧的基础。

【简析】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被捕后,在法庭上所作的自辩词。他把法庭当讲坛,宣传革命主张,揭露独裁政府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剥开了法庭践踏法律的虚伪嘴脸。这篇演词观点鲜明,措词犀利,说理充分,令人叫绝,是一篇优秀的论辩演说。

李政道 (1926 ~)

美籍中国物理学家,生于上海。1946年公费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195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副教授,1956~1960年升任教授。1964年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至今荣任哥伦比亚大学费米讲座物理学教授。他的物理学方面的贡献是与杨振宁一起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为此,两人同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他只有31岁,成为历史上第二个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科学的发展：从古代中国到现在（1992年11月11日）

整个科学的发展与全人类的文化是分不开的，在西方是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可是科学的发展在西方与中国并不完全一样。在西方，尤其是如果把希腊文化也算作西方文化的话，可以说，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和古希腊有更密切的联系。古希腊时也和现代的想法基本相似，即觉得要了解宇宙的构造，就追问最后的元素是什么。大的物质是由小的元素构造的，小的元素是由更小的粒子构造的，所以是从大到小，小到更小。这个观念是古希腊时就有的（Atom就是希腊字），一直到近代。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略有不同。我们是从开始就感觉到，微观的元素与宏观的天体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人从开始就把五行与天体联系起来。五行的一个很原始的看法，那就是金、木、水、火、土。

可是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相当重要的科学观察结果，在全世界恐怕最早的即是超新星的观察。全世界最早的有关新星的记录，是甲骨文，原件在台湾中央研究院。Nova这个名词是中国人定的，这是在公元前1300年，是全世界最早的记录。世界上最早最全面的超新星记录，是在宋朝1054年发现的。

中国很早的时候就有科学的仪器。这是商朝的悬机，大概是玉做成的。把它的中间架在一个架子上，当中一头对北极，而天是在转的，北极是不动的，因此这个星体正好是北斗。张衡的浑天仪是自动的，它有水源来推动，用齿轮的方法，自己会动，整个是自动的。第谷·布赖的观天仪器是1598年，张衡是125年，这中间相差了1400多年。

可是紧跟着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国科学下降了。（李教授指着伽利略自己使用的1642年时的望远镜图片）这个望远镜在17世纪初，即明末清初时做成的。在西方，望远镜是帮助文艺复兴的第一步，它是崭新的科学仪器。我们没有跟上这一步，第二步，西方抓住了基础物理和应用物理的关系。在19世纪，经过法拉第的试验，麦克斯韦在1864年创建了电磁理论概念，即把磁生电、电动生磁这两个现象完全用精密的麦克斯韦方程组表示出来。此后很快就产生了19世纪末的发电机、电动马达，一直到20世纪的电报、电视、雷达，所有的现代通讯设备都是从这两个东西里出来的，因为经过麦克斯韦电磁学说，所有的总关键都抓住了。一切与电、磁有关的东西都是受麦克斯韦方程组规律控制的。

从迈克尔逊和莫利的实验就产生了相对论，从普朗克的公式就产生了量子力学。到了1925年，整个基础科学的了解被人们完全操纵住了，之间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1950年初，原子结构、分子物理、原子核能、半导体、超导体、计算机，这些20世纪的文化都产生了。

如果没有量子力学、没有相对论，就没有20世纪的文化。再过了20年，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些理论已达到顶点。回顾以上一段科学史，可知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我们的物质文化的关系是如何紧紧相扣、不可分割。我们现在正处在20世纪末，当我们面向21世纪时，不禁要问，什么是21世纪的科学文明呢？什么是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呢？这是今天我要讲的主要问题。

中国从商朝到汉朝，科学文明一直是走在前列的，为什么到明末清初（17

世纪)中国的科学却落后了、文艺复兴完全在西方发展?道理之一是在物理上、在科学上。我们觉得所有的物质的动因、它的原理是由一些很基本、很简单的理论操纵的,我们能找出这些原理,就可以知道一切东西的原理,如19世纪的电磁理论和20世纪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18世纪很难了解19世纪的文化,在19世纪根本无法想象20世纪的文化。同样,我们20世纪也很难猜测到21世纪的科学文化是什么。所以我提出,如何恢复中华民族在科学界的地位。在19世纪前,无疑中国是处于领导地位,今天不是。这里的主题至少有两个,第一个是要了解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机制关系;第二个是当我们展望21世纪时,我们必须了解当代科学的大问题,了解了这些大问题,才有可能突破,其他问题才迎刃而解。了解当代的大问题对于了解21世纪的科学发展无疑是有帮助的,当然,这只能是猜测。

当代的科学大问题,可以与19世纪末相当的大问题,在宇宙学里有两个:一个是类星体,一个是暗物质;粒子物质学里有两个:一个是对称破缺,一个是不可见夸克。若能了解这些问题,将对21世纪的科学发展产生重大作用。

我先来解释宇宙学里的大问题。类星体是什么,新星忽然一下子亮度超过太阳1至10万倍,超新星又比新星亮1至10万倍,寿命从几天到1至2年。类星体更厉害,其亮度是1000个银河系的亮度总和,而每个银河系里有1000亿个太阳,每个太阳几乎可以生存100亿年。那么,什么东西产生类星体能量?核能是普通的太阳能,它与核能之比相当于核与油灯之比。我们尚不知道其能量来自何处。我们宇宙里至少有100万个类星体,其中仔细研究了近1000个。我们宇宙间有一种我们尚不了解的发能方式,它远远超过核能,远远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

下面谈一下暗物质。所谓看得见的物质是指用光学、红外、放射等手段,即凡是用仪器能推出有能量的物质。然而,我们发现,在银河系里,有个叫作星系群的圆球,里面有20个像银河系那样的星体,通过研究整个星系群里每个星云的运动可以推出地心引力,从地心引力里求出来,就发现在星系群里,有四分之三的物质是我们看不见的,这就是暗物质。暗物质有很高的能量产生,有相当的普遍性。但我们不知道其原因何在,来源如何。以上两个就是当代天体研究上的大问题。

我们了解的理论,如量子色动力学、爱因斯坦的普遍相对论,所有这些理论有17个参数,都是对称出来的,可是在我们的宇宙里,对你的量子数是不守恒的。其中第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宇称不守恒,现在还有不少东西不守恒。这就很奇怪,我们的很多理论是根据对称产生的,可是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又是不对称的,这是非常奇怪的。那么是否我们相信对称就是错误的呢?不然,我们有很充分的实验证据表明,我们这个宇宙、我们这个世界是不对你的,这两个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表明现有的全部知识是很不全面的,一定另外存一个力,这个力是推动对称的。这个力是什么?我们不了解、它的存在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认为,真空在里面起作用。真空与以太不同,它是洛伦兹不变的,可它有很复杂的性质,真空很可能是可以变化,如果我们了解了不对称的来源,很可能我们可以了解质量的来源,包括暗物质。

第二个谜即看不见的夸克。所有的强子、核子是由夸克来的,有强作用。所有的强子都是由夸克构造的,但单独的夸克是看不见的,从来没有人看见过,这也是很稀奇的。但若你据此说夸克观念是错误的,那就不然。我们有

充分的实验证据表明夸克是存在的。我们知道其质量不大，但就是看不见。所以，为什么一切强作用的物质是由夸克组成，而为何夸克又看不见，这是当代的一个很大的奇怪的事情。

现在我们猜不到 21 世纪的文化是什么，就如同在 19 世纪我们猜不到 20 世纪的文化将是怎样一样。同样，若我们真能激发真空的话，很可能我们对宇宙的了解要远远超过 20 世纪。将来的历史会写上：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把微观的世界和宏观的世界用科学的方法连结起来。

最后送给复旦青年两句话：复兴文化，旦旦生光。

【简析】

本篇是李政道于 1992 年 11 月在复旦大学“李政道物理奖颁发大会”上的演讲。反复强调了中西在科学上的贡献及互补关系。演说者例举材料事实，更具说服力。

马丁·路德·金（1929——1968）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著名领袖，浸礼会牧师。生于牧师家庭。曾获神学博士学位。一贯主张非暴力主义，倡导非暴力抵抗原则。1954年起参加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活动。1955年率先在蒙哥马利抵制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制度。1957年当选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主席。1963年领导了25万人参加的“向华盛顿进军”的示威游行集会，此集会为美国民权运动重要里程碑。196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组织“贫民进军”，途中被种族主义分子枪杀。

我有一个梦（1963年8月28日）

今天，我高兴地同大家一起，参加这次将成为我国历史上为了争取自由而举行的最伟大的示威集会

100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今天我们就站在他象征性的身影下——签署了《解放宣言》。这项重要法令的颁布，对于千百万灼烤于非正义残焰中的黑奴，犹如带来希望之光的硕大灯塔，恰似结束漫漫长夜禁锢的欢畅黎明。

然而，100年后，黑人依然没有获得自由。100年后，黑人依然悲惨地蹒跚于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之下。100年后，黑人依然生活在物质繁荣瀚海的贫困孤岛上。100年后，黑人依然在美国社会中向隅而泣，依然感到自己在国土家园中流离漂泊。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要把这骇人听闻的情况公诸于众。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来到国家的首都是为了兑现一张支票。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拟写宪法和独立宣言的辉煌篇章时，就签定了一张每一个美国人都能继承的期票。这张期票向所有人承诺——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享有不可让渡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

然而，今天美国显然对他的有色公民拖欠着这张期票。美国没有承兑这笔神圣的债务，而是开给黑人一张空头支票——一张盖着“资金不足”的印戳被退回的支票。但是，我们决不相信正义的银行会破产。我们决不相信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宝库会资金不足。

因此，我们来兑现这张支票。这张支票将给我们以宝贵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

我们来到这块圣地还为了提醒美国：现在正是万分紧急的时刻。现在不是从容不迫悠然行事或服用渐进主义镇静剂的时候。现在是实现民主诺言的时候。现在是走出幽暗荒凉的种族隔离深谷，踏上种族平等的阳光大道的时候。现在是使我们国家走出种族不平等的流沙，踏上充满手足之情的磐石的时候。现在是使上帝的所有孩子真正享有公正的时候。

忽视这一时刻的紧迫性，对于国家将会是致命的。自由平等的朗朗秋日不到来，黑人顺情合理哀怨的酷暑就不会过去。1963年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端。

如果国家依然我行我素，那些希望黑人只需出出气就会心满意足的人将大失所望。在黑人得到公民权之前，美国既不会安宁，也不会平静。反抗的旋风将继续震撼着我们国家的基石，直至光辉灿烂的正义之日来临。

但是，对于站在通向正义之宫艰险门槛上的人们，有一些话我必须要说。在我们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切不要错误行事导致犯罪。我们切不要吞饮仇恨辛酸的苦酒，来解除对于自由的饥渴。

我们应该永远得体地、纪律严明地进行斗争。我们不能容许我们富有创造性的抗议沦为暴力行动。我们应该不断升华到用灵魂力量对付肉体力量的崇高境界。

席卷黑人社会的新的奇迹般的战斗精神，不应导致我们对所有白人的不

即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

示威集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举行，纪念堂前耸立着林肯雕像、故有此说。

信任——因为许多白人兄弟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同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的自由同我们的自由休戚相关。他们今天来到这里参加集会就是明证。

我们不能单独行动。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必须保证勇往直前。我们不能后退。有人问热心民权运动的人：“你们什么时候会感到满意？”只要黑人依然是不堪形容的警察暴行恐怖的牺牲品，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我们在旅途劳顿之后，却被会路旁汽车旅客旅社和城市旅馆拒之门外，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黑人的基本活动范围只限于从狭小的黑人居住区到较大的黑人居住区，我们就决不会满意。只要我们的孩子被“仅供白人”的牌子剥夺个性，损毁尊严，我们就决不会满意。

只要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不能参加选举，纽约州的黑人认为他们与选举毫不相干，我们就决不会满意。不，不，我们不会满意，直至公正似水奔流，正义如泉喷涌。

我并非没有注意到，你们有些人历尽艰难困苦来到这里。你们有些人刚刚走出狭小的牢房。有些人来自因追求自由而遭受迫害风暴袭击和警察暴虐狂飚摧残的地区。你们饱经风霜，历尽苦难。继续努力吧，要相信：无辜受苦终得拯救。

回到密西西比去吧；回到亚拉巴马去吧；回到南卡罗来纳去吧；回到佐治亚去吧；回到路易斯安去吧；回到我们北方城市中的贫民窟和黑人居住区去吧。要知道，这种情况能够而且将会改变。我们切不要在绝望的深渊里沉沦。

朋友们，今天我要对你们说，尽管眼下困难重重，但我依然怀有一个梦。这个梦深深植根于美国梦之中。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立国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洲的红色山岗上，昔日奴隶的儿子能够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

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一个非正义和压迫的热浪逼人的荒漠之州，也会改造成自由和公正的青青绿洲。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小儿女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皮肤的颜色，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里。

我今天怀有一个梦。

我梦想有一天，亚拉巴马州会有所改变——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滔滔不绝地说什么要对联邦法令提出异议和拒绝执行——在那里，黑人儿童能够与白人儿童兄弟姐妹般地携手并行。

我今天怀有一个梦。

我梦想有一天，深谷弥合，高山夷平，崎岖化坦途，曲径成通衢，上帝的光华再现，普天下生灵共谒。

这是我们的希望。这是我将带回南方去的信念。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从绝望之山开采出希望之石。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把这个国家的嘈杂刺耳的争吵声，变为充满手足之情的悦耳交响曲。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就能

这是美国种族歧视最严重的5个州。

引自美国《独立宣言》。

一同工作，一同祈祷，一同斗争，一同入狱，一同维护自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终有一天会获得自由。

到了这一天，上帝的所有孩子都能以新的含义高唱这首歌：

我的祖国，

可爱的自由之邦，

我为您歌唱。

这是我祖先终老的地方，

这是早期移民自豪的地方，

让自由之声，

响彻每一座山岗。

如果美国要成为伟大的国家，这一点必须实现。因此，让自由之声响彻新罕布什尔州的巍峨高峰！

让自由之声响彻纽约州的崇山峻岭！

让自由之声响彻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高峰！

让自由之声响彻科罗拉多州冰雪皑皑的落基山！

让自由之声响彻加利福尼亚州的啊娜群峰！

不，不仅如此；让自由之声响彻佐治亚洲的石山！让自由之声响彻田纳西州的望山！让自由之声响彻密西西比州的一座座山峰，一个个土丘！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个山岗！

当我们让自由之声轰响，当我们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个大村小庄，每一个州府城镇，我们就能加速这一天的到来。那时，上帝的所有孩子，黑人和白人，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将能携手同唱那首古老的黑人灵歌：“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

【简析】

金是出色的演说家，被誉为“黑人之音”。美国《展示》杂志将他列为近百年世界最具有说服力的演说家之一。本篇演说发表于1963年的示威集会。全文以美国宪法和《解放宣言》为依据，猛烈抨击种族歧视政策。通篇感情激昂，文字优美，极富感召力。“我今天怀有一个梦”，“让自由之声响彻山岗”，这些脍炙人口的佳句已成为激励黑人进行斗争的座右铭。

埃德温·奥尔德林（1930～）

美国宇航科学家。1951年毕业于西点军校，1963年完成关于空间轨道力学的学位论文，获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学位。1966年11月11日参加双子座12号进行航天飞行，成功地完成了太空行走的实验。1969年7月16日进行阿波罗工程的登月飞行，4天后登上月球，完成了采集标本、装置科研设备等任务。

我们在月球上散步了（1969年9月16日）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怀着身为美国人的高度自豪感和身为人类的谦恭心情，向你们说一句从前任何人都无权说的话：“我们在月球上散步了。”但是，在静海基地留下的脚印，不仅是属于“阿波罗11号”的全体宇航员，而是由全国数以万计的人所共同留下的，他们是政府、工业界和大学的人员，是这些年来在我们之间为“水星号”、“双子座号”和“阿波罗号”辛勤劳动的工作小组和全体宇航员。

那些脚印是美国人民和你们的，你们是美国人民的代表，你们接受并支持了那不可避免的登月计划的挑战。同时，既然我们是为全人类的和平而踏上月球，那些脚印也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对于所有在悠悠转动的地球上仰望夜空的人，月亮都匀洒银光，绝不厚此薄彼。因此，我们希望，太空探索的成果也将由大家平等分享，从而给整个人类带来和谐的影响。

科学考察意味着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人们根本无法预知全部结果。查尔斯·林白说过：“科研成果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一条通向奥秘而又消失在奥秘中的道路。”

当我们同全世界敞开门窗，让外界了解我们的成就和失败时，当我们同世界各国分享我们的发现时，我们在太空方面取得的成就，已成为我国生活方式的象征。“土星”号运载火箭、宇宙飞船的“哥伦比亚”与“鹰”等机舱，以及座舱外活动装置都已向尼尔、迈克和我证实：我国能够生产质量最高和最可靠的设备。这给予我们所有人以希望和鼓舞，以便解决地球上某些更为困难的意志去干，国家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踏上月球的第一步，也是踏上太阳系各行星和最终走向太空其他星球的一步。“对一个人来说是一小步”，这句话阐述的是事实，而“对人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跃进”，则是对未来的希望。

我们国家在“阿波罗”计划上的做法，可以运用来解决国内问题，我们在未来太空探测计划中所做的工作，将决定我们的跃进究竟有多大，谢谢大家。

【简析】

《我们在月球上散步了》是奥尔德林登月归来后在国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讲。本篇的特色是既讲述了自己登月的经过，又展望了未来，但整篇篇幅却又十分有限。同时，作为一个科学家，本篇演说者充满激情，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丁肇中（1936～）

美籍中国物理学家。山东日照人。他在美国出生，但在中国长大。1956年移居美国，就读于密歇根大学。1962年获博士学位。1963年在日内瓦欧洲原子核研究委员会供职。1964年返回美国。1969年被麻省理工学院委任为物理学教授。1974年在长岛布鲁克黑文国立实验室工作时，发现了一种新的亚原粒子，即J粒子。由于这项工作，获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77年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1991年10月18日）

我非常荣幸地接受《瞭望》周刊授予我的“情系中华”征文特别荣誉奖。我父亲是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的，我受的教育的一部分是传统教育，一部分是西方教育。缅怀我的父亲，我写了《怀念》这篇文章。多年来，我在学校里接触到不少中国学生，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谈谈学习自然科学的中国学生应该怎样了解自然科学。

在中国传统教育里，最重要的书是“四书”。“四书”之一的《大学》里这样说：一个人教育的出发点是“格物”和“致知”。就是说，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用这个名词描写现代学术发展再适当也没有了。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实验。

但是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大学》本身就说，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为这样，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被淹没了。

大学都知道明朝的大理论家王阳明，他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有一天王阳明要依照《大学》的指示，先从“格物”做起。他决定要“格”院子里的竹子。于是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竹子硬想了七天，结果因为头痛而宣告失败。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

王阳明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传统的看法认为天下有不变的真理，而真理是“圣人”从内心领悟到的。圣人知道真理以后，就传给一般人。所以经书上的道理是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这种观点，经验告诉我们，是不能适用于现在的世界的。

我是研究科学的人，所以先让我谈谈实验精神在科学上的重要性。

科学进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只能通过实地实验而得到，不是由自我探讨或哲理的清谈就可求到的。

实验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观察，而是积极的、有计划的探测。比如，我们要知道竹子的性质，就要特别栽种竹树，以研究它生长的过程，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绝不是袖手旁观就可以得到知识的。

实验的过程不是毫无选择的测量，它需要有小心的具体的计划。特别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适当的目标，以作为整个探索过程的向导。至于这目标是怎样选定，就要靠实验者判断力和灵感。一个成功的实验需要的是眼光、勇气和毅力。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基本知识上的突破是不常有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历史上学术的进展只靠极少数的人关键性的发现。

在今天，王阳明的思想还在继续地支配着一些中国读书人的头脑。因为这个文化背景，中国学生大都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的思维而不愿动手。中国学生往往念功课成绩很好，考试都得近一百分，但是面临着需要主意的研究工作时，就常常不知所措了。

在这方面，我有个人的经验为证。我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到美国大学念物理的时候，起先以为只要很“用功”，什么都遵照老师的指导，就可以一帆风顺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一开始做研究就马上发现不能光靠教师，

需要自己做主张、出主意。当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不知吃了多少苦。最使我彷徨恐慌的，是当时的唯一办法——以埋头读书应付一切，对于实际的需要毫无帮助。

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是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不可少的。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我们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管研究科学，研究人文学，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为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我们要自己有判断力。在环境激变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体会到几千年前经书里说的格物致知真正的意义。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袖手旁观，而是有想象力的有计划的探索。希望我们这一代对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地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简析】

《应有格物致知精神》是丁肇中于 1991 年 10 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情系中华”大会上发表的演讲。演讲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同时更要注意演讲的时间、地点与环境。丁肇中在这篇演说中，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演说的主题是从中国传统的科学思维方式、去探求世界上的未知世界，其效果使听众更易接受，也易引起大家的共鸣。

贝纳德·洛·蒙哥马利（1887～1976）

英国陆军元帅。生于伦敦。1908年毕业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一次大战中战功卓著。二次大战中历任第3军军长、第8集团军司令、欧洲盟军集团司令等职。在阿拉曼一役中，挫败德军名将隆美尔，建立奇功；后又成功地指挥诺曼底登陆战。1944年晋升元帅。战后历任英国驻德占领军总司令和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英国代表、帝国总参谋长、西欧总司令委员会主席、北约最高司令部副总司令等职。1958年退役。1960年、1961年两次访华。1976年病逝。

告别演说（1943年12月30日）

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们，我离开第八集团军的时刻来到了。我受命去指挥在英国的英国军队。他们将在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作战。

我实在很难把离别之情适当地向你们表达出来。我就要离开曾经和我一起战斗的战友。在艰苦作战与赢得胜利的岁月中，你们忠于职守的勇敢与献身精神，永远令我钦佩。我觉得，在这支伟大的军队中，我有许多朋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会想念我，但我对你们的思念，特别是回忆起那些个人的接触，以及路上相遇时愉快致意的光景，实非言语所能表达。

我们共同作战，从未失败过。我们共同所做的每件事，总是成功的。

我知道，这是由于每个官兵忠于职守、全心全意合作的结果，而不是我一人之力所能做到的。

正因为这样，你们和我彼此建立了信任。司令与他的部队之间的相互信任是无价之宝。

与沙漠空军部队告别，我也依依不舍。在第八集团军整个胜利作战的过程中，这支出色的空中打击力量一直同我们并肩作战。第八集团军的每名士兵引以为荣地承认，这支强有力的空军的支援是取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对于盟国空军，尤其是对于沙漠空军的大力支援，我们将永志不忘。

临别依依，我要向你们说些什么呢？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但我还是同你们说：

第八集团军之有今天，是你们的功劳，是你们，使得它在全世界家喻户晓。因此，你们一定要维护它的良好名声和它的传统。

请你们对我一贯的忠诚和献身精神同样地对待我的接任者。

再见吧！

希望不久又再见面，希望在这次大战的最后阶段，会再次并肩作战。

【简析】

1943年底，身为第8集团军司令的蒙哥马利在意大利前线突然接到回国命令，要他准备实施横渡海峡、进军西欧大陆的军事行动。仓促离别之际，他在司令部所在地瓦斯托城的歌剧院举行了告别会，向官兵作了这篇简短的演说。演说质朴无华，充满了驰骋疆场、同生死共患难的战斗情谊，表达了“临别依依”的“离别之情”。

穆阿迈尔·穆罕默德·卡尔菲（1942～）

利比亚“九·一”革命领导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上校。1961年在利比亚大学攻读历史。1963年入班加西军事学院，1965年毕业。1964年在军事学院组织秘密团体“自由军官组织”。1966年被派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受训。1969年9月1日领导以“自由军官组织”为核心的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任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并升为上校。1971年6月任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主席。1973年3月改国名为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任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总人民代表大会总秘书处秘书长。1979年3月起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称“九·一”革命领导人。他提倡“伊斯兰教的社会主义”。1973年5月提出“世界第三理论”。鼓吹泛阿拉伯主义，极力主张统一阿拉伯国家。

奴婢时代结束的先声（1981）

建立女子军事学院在过去是不可能的。诬蔑者说，不可能有任何妇女挺身而出参加这样一所学院。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已经战胜了这那心理，并造就了一代新人。

今天，世界上第一所女子军事学院的学员在利比亚民众国毕业而成为军官，我们为此感到自豪。这是新生事物。

在美国陆军中也有 15 万名妇女在服役，但这支庞大队伍不是作战部队，她们在美国陆军中也不受重视，这批妇女是供娱乐消遣的，分配给她们的工作是低贱的，不过是表示对妇女的恩赐而已。而我们，阿拉伯人，东方穆斯林人，我们新兴力量和新文明的缔造者，不能允许妇女被买卖。

自从革命肇始之日，就对所有妇女——特别是欧洲妇女——在愚昧、落后的社会中被当作廉价商品买卖的现象进行抨击，其中也包括利比亚昔日的君主制政权，它曾开设游乐性夜总会，作为妇女卖笑的场所。欧洲妇女错误地自以为获得了解放事实上却仍然被买卖，是欧洲军队中的娱乐品。

然而在利比亚民众国和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坚决主张尊重妇女，并高举她们的旗帜。我们下定决心使利比亚妇女获得彻底解放，从而使她们摆脱受压迫和被征服的世界，从而她们可以在一个民主的环境中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在这样一个民主的环境中，她们和社会的所有其他成员一样，都具有同等的机会。

阿拉伯各国的男人和妇女都面临着外来侵略的威胁。但是，在阿拉伯国家内部，妇女事实上一直处于压迫、封建主义和利润等势力的统治之下。我们呼吁爆发一场革命，解放阿拉伯民族的妇女。这是一颗炸弹，它将震撼整个阿拉伯地区，并将推动被囚禁在宫殿和市场中的妇女们冲破牢笼，起来反抗她们的监禁者、剥削者和压迫者。这一号召无疑将会在整个阿拉伯民族和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今天不是平凡的日子，则是预兆奴婢时代结束的先声，是阿拉伯民族妇女解放的开端。

我们决心要使这场革命摧毁反动派的大本营和他们的堡垒，袭击这些奴役阿拉伯妇女的高大宫殿，捣毁它们，使从（大西）洋到（阿拉伯）湾的妇女统统获得解放。我们愿意宣布，利比亚军事院校的大门，不但对利比亚的阿拉伯女青年，而且对拉阿拉民族和非洲的所有女青年都是敞开的。战斗还在继续。

【简评】

本篇是卡扎菲于 1981 年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女子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本篇演讲意义深远，在阿拉伯妇女解放运动史上有很大的影响。

